

芙蓉国情节梗概

无论哪里的人踏入北京，都会知道北京有一块特别的地方，叫燕京区。

燕京区是一片很大的地方，中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公园，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古建筑，叫日月坛。日月坛南北东西各开一门。

日月坛的南边是南苑，这里有芙蓉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清大学。

日月坛的东边是东苑，北清大学工科分校——北清东校就设在这里。

日月坛的北边是北清大学附属中学——北清中学。在北清中学的背后，是芙蓉国历史上有名的圆明园旧址。一百多年前的英法联军放火将它烧成一片灰烬，

残存的废墟上是一片片的草坡、苇塘、稻田和农庄，弥漫伸展到很远。

在北清中学稀稀疏疏的领地内，有一棵北京城内最古老的槐树，

像一个饱经沧桑的童话神秘莫测地立在那里。这棵树下又有几个神秘的小院，高墙锁闭着没有任何声响的空间。

当一群乌鸦从高大的古树上沙哑地鸣叫着投落下来时，

很难从它们飞行的轨迹中判断这几个灰沉沉的四方院落是否有人居住。据附近的老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

这里似乎软禁着几个曾经大胆妄言的将帅。

情 节 梗 概

卷 一

第一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卢小龙心情复杂地拥挤在人群中

.....

第二章 批斗教师贾昆、米娜 北清大学学生马胜利成为中学造反的点火人

.....

第三章 批斗现场转移至日月坛公园 贾昆、米娜遭到残酷殴打

.....

第四章 贾昆被打致死 米娜在绝望中呼救.....

第五章 原国民党将领沈昊与女儿沈丽雨中穿过日月坛 准备救助米娜

.....
第六章 卢小龙与同学李黛玉日月坛 卢小龙邂逅沈丽

.....
卷 二

第七章 卢小龙的父亲、农林牧业部副部长卢铁汉的苦恼

.....
第八章 卢小龙的妹妹卢小慧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就是给你这样受压的人提供翻身的机会

.....
第九章 马胜利与李黛玉 李黛玉看到父亲在万人大会上遭批斗

.....
第十章 北清大学造反派头号人物武克勤给康生、陈伯达打电话

.....
第十一章 北清大学教授李浩然的妻子茹珍希望丈夫带头自我革命

.....
第十二章 沈昊生日聚会 沈丽在北清大学看大字报时近距离观察卢小龙

.....
第十三章 米娜销毁了与李铁汉交往的一切文字 决心不顾一切地活下去

.....
第十四章 卢小龙组建北清中学红卫兵

.....
卷 三

第十五章 北清大学造反派学生呼昌盛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

.....
第十六章 卢小龙在北清大学张贴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
第十七章 北清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卢小龙 沈丽挤在批斗人群中

.....
第十八章 卢小慧无意中发现了米娜写给父亲的信

.....
第十九章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沈昊父女 称卢小龙为学生领袖

.....
第二十章 康生接到江青电话，得知毛泽东明日回京

.....
第二十一章 李黛玉被马胜利教训得胆战心惊

.....
第二十二章 马胜利在自己居住的平民大院张贴传单

.....
卷 四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回到北京 听取中央文革汇报工作

.....
第二十四章 卢小龙被隔离审查 在监禁中绝食

.....
第二十五章 江青等人出席北清大学群众大会 陈伯达宣布撤消工作组

.....
第二十六章 7.29会议 刘少奇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
第二十七章 《炮打司令部》 平反后的卢小龙回到家中

.....
第二十八章 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展开 朱立红率人冲进沈丽家中

.....
第二十九章 李浩然面对被搜寻的反革命证据无以辩白

.....
第三十章 作家鲁湘岭被马胜利率领的红卫兵抄家 女儿鲁敏敏被当众羞辱

.....
第三十一章 米娜装疯露出破绽 学生告诉米娜：文化大革命还早呢

.....
第三十二章 卢小龙将抄家的红卫兵劝走 房间里只剩下卢小龙和沈丽

.....
卷 五

第三十三章 卢小龙初次走进沈丽的卧室 沈丽说：我不会和比我小的男孩谈情说爱

.....
第三十四章 北清中学红卫兵宋发回村闹革命 将右派和地主活埋

.....
第三十五章 北清大学展开“对联”大辩论 卢小龙跳上讲台，坚决反对“血统论”

.....
第三十六章 武克勤巡视校园 大字报棚区 牛鬼蛇神关押地

.....
第三十七章 鲁敏敏随卢小慧外出大串联，第一次知道自己长得漂亮

.....
第三十八章 朱立红与父亲朱严明一起将老干部照片分为左中右 要求与父亲一起见林彪

.....
第三十九章 卢小龙与鲁敏敏在赣江边 知道自己对女性的征服刚刚开始

.....
第四十章 林彪在毛家湾准备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

.....
第四十一章 沈丽躲避着卢小龙的亲吻说：让咱们的故事慢慢发展吧

.....
第四十二章 卢铁汉在部里看大字报 米娜在电话中向卢铁汉哭诉

.....
第四十三章 李黛玉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点支配马胜利的权力

.....
卷 六

第四十四章 卢小龙与沈丽参加北航反林彪秘密会议

.....
第四十五章 “联动”受到围攻 黄海与田小黎回到家中 准备自杀

.....
第四十六章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接见造反派头头 受宠的卢小龙将手绘的江青画像送给江青

.....
第四十七章 王洪文在高干俱乐部游泳池看《红楼梦》

.....
第四十八章 卢小龙率领联合调查团上崇明岛 王洪文对沈丽很感兴趣

.....
第四十九章 张春桥在中南海召见呼昌盛 布置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
第五十章 四十万人批斗王光美 胡萍十分钦佩王光美的勇气

.....
第五十一章 王光美与刘少奇相依为命 她在大字报栏前搀挽着刘少奇慢慢往回走

.....
第五十二章 新华门成为“揪刘前线指挥部” 卢铁汉与米娜在天安门广场见面

.....
第五十三章 震惊全国的赣江大惨案 卢小龙和几百名首都红卫兵乘坐的江轮被击沉

.....
第五十四章 李黛玉希望马胜利成为最了不起的造反派

.....
第五十五章 劫后余生的卢小龙回到北京 与沈丽久别重逢

.....
卷 七

第五十六章 “杨余傅事件” 卢小龙带沈丽去白洋淀遇险

.....
第五十七章 北清大学已被两派武装割据

.....
第五十八章 卢小龙决定带已经痴呆的鲁敏敏一起下乡

.....
第五十九章 毛泽东接见北京学生领袖，决心制止武斗

.....
第六十章 胡萍与解除隔离审查的父母在家中相聚，忧喜参半

.....
第六十一章 马胜利投靠军宣队 茹珍的揭发造成一老教授当场跳楼身亡

.....
第六十二章 毛泽东在书房中观看八届十二中全会电视 与小护士谈论“全国山河一片红”

.....
第六十三章 下干校前，卢铁汉召开家庭会议 一家人从此各奔东西

.....
第六十四章 江青在钓鱼台会见叶群 江青说：九大争取咱俩都进政治局

第六十五章 卢小龙从天安门步行出发去农村 在风雪中与沈丽挥手告别

.....

卷 八

第六十六章 卢小龙带领知青在刘堡落户 鲁敏敏和姐姐鲁继敏值日

.....

第六十七章 叶群用排列卡片的方式分析上层权力结构

.....

第六十八章 沈丽一家在颐和园荡舟 沈夏告诉沈丽：无名指代表婚姻

.....

第六十九章 河南介修大柳村 农林牧业部干校庆祝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

.....

第七十章 卢小龙在刘堡的作为遭到大队支书的嫉恨

.....

第七十一章 刘少奇被秘密押送到河南开封 含冤去世

.....

第七十二章 卢小龙在沈丽家中召开知青座谈会 论及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

第七十三章 李黛玉未婚先孕 马胜利以暴力迫使李黛玉流产

.....

第七十四章 朱立红调查卢小龙 北清中学一派凋零

.....

第七十五章 胡萍上吊自杀 胡象在苦闷中走出户外 到处是不满的窃窃私语

.....

第七十六章 林彪指导林立果执掌权力 林立果在空军大会上发表“天才”讲演

.....

第七十七章 卢小龙在农村被打成“五一六”份子 刘堡知青点分崩离析

.....

卷 九

第七十八章 卢小龙在流浪中对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

第七十九章 庐山会议后 在林彪的授意下，林立果准备发动军事政变

.....

第八十章 马胜利陪同北清大学党委书记汪沦视察江西干校 看到了被关押的武克勤和呼昌盛

.....

第八十一章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八十二章 林彪垮台后卢小龙回到北京 企图有一番新的作为

.....

第八十三章 卢小龙在北京研究理论 苦闷中不时与沈丽发生冲突

.....

第八十四章 1972年是中国的周恩来年

.....

第八十五章 米娜在结婚前到干校看望卢铁汉

.....

第八十六章 李黛玉想为父亲平反，遭到母亲的反对

.....

第八十七章 1973年的春天十分料峭地开始了 卢小龙与沈丽一天天疏远

.....

卷 十

第八十八章 卢小龙回刘堡办招工手续 看到已完全疯傻的鲁敏敏

.....
第八十九章 江青在北海公园骑马后读史 认为自己比武则天有更大的政治优势

.....
第九十章 卢铁汉病重 为保护卢小龙不再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而死

.....
第九十一章 1975年大整顿 邓小平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
第九十二章 卢小龙最后一次见到沈丽 沈丽怀着无限温情与卢小龙分手

.....
第九十三章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 马胜利在长安街对悼念人群进行调查

.....
第九十四章 四五运动爆发 黄海、田小黎、米娜之死

.....
第九十五章 毛泽东在病榻上的谈话

.....
第九十六章 1976年10月，卢小龙因反革命罪被枪杀 同日，“四人帮”被捕

.....
尾 声.....

卷 一

第一章

无论哪里的人踏入北京，都会知道北京有一块特别的地方，叫燕京区。燕京区是一片很大的地方，中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公园，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古建筑，叫日月坛。日月坛南北东西各开一门。

日月坛的南边是南苑，这里有芙蓉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清大学。

日月坛的东边是东苑，北清大学工科分校 北清东校就设在这里。

日月坛的北边是北清大学附属中学 北清中学。在北清中学的背后，是芙蓉园历史上有名的圆明园旧址。一百多年前的英法联军放火将它烧成一片灰烬，残存的废墟上是一片片的草坡、苇塘、稻田和农庄，弥漫伸展到很远。在北清中学稀稀疏疏的领地内，有一棵北京城内最古老的槐树，像一个饱经沧桑的童话神秘莫测地立在那里。这棵树下又有几个神秘的小院，高墙锁闭着没有任何声响的空间。当一群乌鸦从高大的古树上沙哑地鸣叫着投落下来时，很难从它们飞行的轨迹中判断这几个灰沉沉的四方院落是否有人居住。据附近的老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这里似乎软禁着几个曾经大胆妄言的将帅。

日月坛的西边就是西苑了，那里有一处由花岗岩围墙堂堂皇皇围起来的地方。从外望去，其间松柏苍苍，掩映着一些楼阁。这里住着若干既不惹人注意又有某种高贵身份的人物，他们和京城大多数人的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环绕日月坛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位处日月坛南边的北清大学。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北清大学的南边是一大片繁华商业区，沿袭着几百年前的老名 黄村。

公元1966年6月1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在北清大学开始了。这场大革命很快辐射向全国，首先受到辐射的自然是北京。北清大学附属中学 北清中学最先受其影响，在炎热的夏季，这所中学第二天就开始了自己的大革命运动。

因为急于抢先跟进，这个坐落在圆明园旧址的中学里的学生们能够想到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老师揪了出来。将两块小黑板贴上有光白纸，用毛笔写上“反革命流氓分子”挂在了他们的脖子上。男老师叫贾昆，女老师叫米娜，他们的名字也都分别写在了各自胸前的牌子上，并且用红笔打上了大大的“×”。

这一天，校园里汹涌喧嚷，人头攒动，停课闹革命事实上从这一天起已在北清中学开始，一群学生将两个反革命流氓犯推搡到操场的检阅台上进行公审批斗。检阅台位于包围足球场的环形跑道旁边，那是运动会时校领导就座的地方。一男一女两个反革命流氓犯被一群气汹汹的学生一左一右反剪着胳膊，摁成喷气式【2】。

我们一时还无法看清学校的师生们对大革命就这样开始持什么态度，我们只看到操场

上聚拢的各种各样的面孔：或震惊，或兴奋，或惊愕，或恐慌，或疑惑，或犹豫，或好奇，或刺激，或喜笑颜开，或瞻前顾后，或惴惴不安，或毛骨悚然，或故作轻松，或故作激昂慷慨……不少人伸长脖子踮起脚尖，拼命往前挤。这其中无论什么样的表情，猎奇是普遍的，就像街头撞死了人，凶恶的人，善良的人，同情的人，幸灾乐祸的人，都不会放过围观的机会。上千之众像是争夺光源的一簇荒草，倾斜着聚向检阅台；又像是一齐跃出海面的一千多条海豚，争戏着一只色彩艳丽的大圆球；还像同时从草丛中立起身来大大小小的上千条毒蛇，或惊恐、或凶狠、或犹豫、或坚决地注视着同一个目标。每条蛇的眼睛都在露出思索，咝咝吐出的信子表明内心思索的节奏。聚拢向检阅台的一千多人还像上千只章鱼的触角在海水中朝向同一个目标，在弯弯曲曲地不停舞动着，最终要攫取什么。六月的上午，天气晴朗，甚至可以说十分炎热。这一千多人还像一大片向日葵，齐刷刷地仰起接受阳光的金灿灿的面孔，这些面孔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抛物镜，焦点聚在检阅台上。

上午的太阳半斜不直地照下来，男女学生如此密集地簇拥在一起，空气中飘散着骄阳蒸发的浓烈汗气。无论面对多么令人斗志昂扬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人群中只要有男女，性的意味便悠然存在。在今天这个突如其来的革命运动中，这个一向以校风严肃闻名的校园里，男男女女的学生都在缺乏思想准备的动荡中，初初感到性的兴奋。往日，体育课男女生分着上，数理化在教室里端端正正坐着上。只有到运动会时，男女生才有了欢欢喜喜的相互刺激与兴奋。现在，不分男女地挤在一起，没有队列，没有规矩，没有年级班级之分，没有距离，他们首次尝到了别样的滋味。要好的女生们相互手拉手肩并肩站在一起，亲近的男生们靠在一堆，当他们交头接耳、男男女女地交换情况时，似乎都在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这个重大的命题掩护了他们，使他们突破了往日的禁忌与矜持。

高三·八班的卢小龙正挤在人群中，踮着脚伸长了脖子仰望着检阅台上正在进行的批斗。他中等身高，清白长条脸。最初听到校园里一片喧嚷，听说揪出了反革命流氓分子贾昆和米娜时，卢小龙十分惊骇。那一瞬间，他甚至觉得小便有些失禁。

他随着人群或者说被人群裹挟着去围观大革命时，正赶上两个流氓老师被押向操场。

一小群人气势汹汹地押着俘虏走在前面，大群的人呼呼啦啦簇拥跟随着，有的还超越到前面。及至批斗在检阅台上开始时，人群中卢小龙不过扮演了争夺同一光源的大片野草中的一株，然而，他的惊骇远远超过周围的人，因为他和此刻正弯腰批斗的两个反革命流氓犯都有一点特殊的联系。

贾昆是美术老师，而卢小龙曾是北清中学业余美术班中最被赏识的学员。后来，听说贾昆因为流氓作风，一个挺生疏的词，叫什么“同性恋”，受到校方的内部处分，被调到校办工厂劳动去了。自此，卢小龙很少见到他，偶尔碰面，对方不过像一片枯叶滞涩地飘过。每次看到贾昆，卢小龙都会漾起极为异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很不舒服又特别纠缠人的感觉。

看到贾昆低着头灰影一般在校园里滑过，卢小龙就会想到“流氓”的说法，也不由得想到自己作为美术老师的得意门生和他有过的一些亲密交往。曾经有一次，贾昆玩笑似的抱住他，轻轻将他挤压在墙上，他当时更多地感到一种得到长辈喜爱的暖意，同时也隐隐有一丝被羞辱的抵触。这样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在卢小龙心中很快被师生的友情解释过去，变为一种事后想来并不坏的感觉。然而，自从听说贾昆是同性恋流氓犯之后，这种感觉立刻在心中翻了个个儿。它让你浮想联翩地恶心，就像吃了一块异常肥嫩鲜美的肉之后，有人告诉他那是一块人肉，这时，记忆中鲜美的滋味尤其引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恶心与呕吐。

现在，贾昆被架成喷气式弯腰弓背，又被揪着头发抬起头面对台下时，卢小龙看到的是一张形同木雕般干枯的脸，很像印地安人的鬼怪脸谱。他的眼珠死人般向上翻着，黑眼珠的大半隐没在上眼睑中，因为腰弯着，头发又向后拽着，垂直的头和水平的脊背成一个直角，下巴像一把木犁伸向前方。嘴大张着，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因为脸太黑，黑黄的牙齿居然显出一点白来。凝视着这张面孔，你会觉得它和身体已经脱离，像是被桌下的一个首级，放在黑漆托盘里示众。贾昆的口水沿着嘴角流下来，像两串念珠一样垂落飘逸着，不由得让你想象这是一个传说中的龙头，龙涎下坠。这样看着贾昆，他心中更直接的思绪是，贾昆与自己无关，自己虽然曾经是他的得意门生，但与他的流氓行为无关。

突然，那对死人般的眼睛转动了一下，黑白在眼眶里的比重变化了。卢小龙觉得他的目光似乎正在扫过自己，便让自己的头稍稍移动了一下，使前边一个女孩成为自己的屏蔽。

这一瞬间，贾昆的头显得如此硕大，像恐怖的老龙头一样转动着，寻找着猎物。他只有躲在这个女孩的身后，凝视女孩雪白的脖颈同时闻着她被汗湿蒸腾起来的体味，才能够驱散虎视眈眈的老龙头形象。他吸了吸鼻子，更清楚地闻到了这个女孩的体味，借着人群的涌动，他懵懵懂懂地趁机贴进了这个女孩的身体。操场上大革命情绪的高涨，使得拥挤更合理化了。在和身前这个女孩的拥挤中，他从对老龙头的恐惧中清醒过来，而且觉出了自己的冲动，就像夜晚在宿舍失眠时，他常常用性的自我刺激来转移和驱散各种缭绕心头的烦恼一样，此时，他多少有点自觉地运用性的刺激来转移对老龙头的恐惧。

身前这个女孩很好看，当他贴到她的身体上之后，觉出一种冲动的紧张和紧张的冲动。他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挤压的程度，以免引起对方的抗议。这种借着人群涌动的若即若离的挤压，似乎并未引起对方多心。对方时而往前让一让，似乎在躲避他的挤压，这让他受到打击，甚至心生一丝懊悔，责怪自己的鲁莽；随后，对方又在人群的自然涌动中向后靠近了他的身体，这又使他怦然心动，即刻用身体温柔地迎着，同时微微增加向前挤压的力量。他和对方身体的接触多少有了一点拥抱的感觉。隔着夏季薄薄的衬衫，他觉出对方身体的柔软、弹性、青春和美丽，他有些心惊肉跳地意识到自己男人标志的勃起，他渴望着那个标志与对方臀部的接触，但这毕竟太危险了。他只能在若有若无甚至象征的意义上完成这个身体下部的接触。随着前面人群一阵海潮般的涌动，这个女生在抵抗不住的压力下向后靠过来，这给了卢小龙一个机会，这不过是若干秒钟的接触，随着人群拥挤的反动，卢小龙也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这极具冒险的、惊心动魄的挤压。

他立在那里，以一种亢奋有所得又沮丧有所失的矛盾心态面对眼前的大革命。

那个女孩还在与身旁的另一个女孩说笑议论着什么，而卢小龙此刻倒完全克服了对老龙头的恐怖，开始有点冷静地观看起检阅台上的戏剧。

和贾昆一起受到批斗的另一个流氓犯是外语老师米娜。可能因为是女教师，或者因为流氓性质不同，对她的“喷气式”似乎温柔一些。她的罪行很简单，是生活作风不正派。所谓不正派，就是二十多岁了，挺漂亮的一个人，一直不结婚，每逢周末总去参加不知什

么地方的舞会，据说是陪某些首长跳舞，其实一定是搞腐化去了。看着她，卢小龙心中又是别样的一种滋味。这个叫做米娜的老师也曾是他性观想的重要对象，她的细腰和隆胸曾经在很多个夜晚使卢小龙辗转难眠，然而，一次偶然的遭遇使得他对这些想象感到极为恶心。那一天晚上，他与一伙男孩子结伴玩耍后路过舞厅，看到春风得意的父亲正健步走下台阶，父亲身边天真烂漫地走着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他意外地认出，这个美丽的姑娘竟是米娜。他一时有些傻了，目瞪口呆地看着米娜钻进了父亲的黑色伏尔加，直到车开走了，他还回不过神来。当他半夜三更为迟迟不归的父亲打开家门时，突然感到父亲身上有股陌生的气息。那个夜晚，同一房间的弟弟早已睡得死去活来，而他却呆呆地望着窗外矫情的月亮辗转反侧。

米娜是学校的老师，虽然她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但只要是老师，就隐隐约约有了长辈的感觉。正是由于年龄的差别和师生的关系，他对这个女性的觊觎和渴望才显出另一种深刻有力而绵软柔和的刺激。看到她的时候，他要很礼貌地称呼“老师”，用学生的目光面对她，而当他突破了年龄和师生这个等级差别的压力而把对方当做性想象的目标之后，她那窈窕而丰满的身段，在他心中纠缠起远比校园里漂亮女生更大得多的吸引力。然而，那一晚意外的发现，一切想象都如水中倒影被击碎了。

今天，看到她被揪到台上，他一时说不清自己的态度。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有惊骇，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被搞得不成成人样，她披头散发，脸上满是泥污和血手印。

当卢小龙将这些联想驱散之后，往下的思绪就显得具有一般性了。他现在无须考虑贾昆和米娜与他个人的那点特殊关系，因为那是任何人都不知晓的。他要考虑的是，如何理解这个事态？如何理解当前的革命造反运动？为了个人的进步，他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注：

【1】文化大革命 现在叙述它时，应该对其加引号，即“文化大革命”，它全面发动于1966年5月，结束于1976年10月。

【2】喷气式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一种法西斯性质的体罚行为，在各种批判斗争中，常常有两个乃至更多的人一左一右扭住被批判者，抓住他的头发，摁住他的头，

使其弯腰九十度，并将其双臂极力反剪向后，像喷气式飞机翅膀一样高高地呈后掠形，当时通称喷气式。

第二章

检阅台正闹闹嚷嚷地进行着对两个反革命流氓分子的批斗。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粗茶淡饭的斗争方式。不时拥上来一批批的男女学生对两个流氓分子拳打脚踢加高声叫骂。他们就是流氓，就是反革命，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就是资产阶级，就是牛鬼蛇神，就是恶棍，就是美女蛇。打脸，打头，踢腿，踢屁股。

当一个长着金鱼眼的矮个子女生抡起军用皮带一下一下抽打米娜时，操场上所有的脖子都伸得更长了，像一片要被连根拔起的向日葵。检阅台上拥挤着三四十个最坚决造反的学生，有人喊道：打得好！那个金鱼眼的矮个子女生像个斗志昂扬的小母猫，越打越来劲。三四寸宽的牛皮带带着百来克重的铜头，抡起来打人再得劲不过了。皮带抽在脊背上噼啪作响，铜头砸在肩上、背上、臀上，发出轻重不同的闷响。当皮带抽在米娜弯下的腰背上时，皮带头便绕过去，砸在米娜的肋骨上，胸腔一定也是比较空洞的，铜头砸在上面，发出一点击鼓的震动声。如果抽在臀部，铜头随着皮带落下去，就好像砸在面袋上扑扑地沉闷发实。

这位金鱼眼的矮胖女生叫朱立红，与卢小龙同班，是一个政治课一结束就急步跑上台围在老师身边左一个右一个提问题的学生，对一切不圣洁的东西都誓不两立，她憎恨米娜脸蛋的娇柔，身段的风流。打了一阵，她有些累了，当她用手背擦去额头热气腾腾的汗水时，一个大块头的男生劈手夺过她手中的武装带，说道：“这个流氓更该打！”说罢，便抽打起与米娜并排的贾昆来。

朱立红汗水淋漓地看着这个更有力的抽打。一瞬间，她多少有些泄气，因为她被夺去了皮带，从大革命的中心人物变为陪衬，站在那里有点无所适从。转念一想，自己毕竟是最早行动的，她垂下目光，瞄了一眼弯腰撅屁股的米娜：短袖白衬衫上已经洒上了血迹，

深蓝底白花的短裙也洒出了血迹。因为大弯腰，衬衫上滑，露出了一段细腰，上边已有了血汪汪的裂口。两个雄赳赳的女生依然一左一右反剪着米娜的双臂，同时使劲抓住她的头发，让她弯腰抬头，看得出米娜浑身在摇摇欲坠地颤抖着。朱立红觉出了一种成就感，也第一次体验到打人的快感。这种快感在意识中朦胧对应的图像是帮助妈妈杀鱼。一条大鱼白白嫩嫩，用剪刀将其开膛，揪出五脏，刮去鱼鳞，用锋利的大刀把它砍成几段，再切上一些刀口以进味。刀很沉很快，切在肥肥嫩嫩的鱼肚子上锐利无比。米娜腰部绽开的伤口让她联想到开了膛的血淋淋的大白鱼。这种打人的快感在她心头还唤醒了一种东西，这似乎是有生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冲动。没有比直接抽打肉体更能发泄心中的仇恨了，此刻，快感像酵母一样在她体内发酵了。为了再表达什么，她又抬起脚朝米娜腿上踢过去，米娜的腿一弯，几乎跪倒在地，立刻被两个扭押着她的女生拉起来。朱立红又狠狠地盯了一下米娜露出一截的细腰，同时在心中默念了一句民间俗语：最毒不过水蛇腰，然后，就以一种心悦诚服的目光观赏起那个大块头男生对贾昆的抽打。

此刻，高扬铜头皮带的是今天北清中学造反的点火人，他两年前在北清中学毕业，现在北清大学读书，有一个与他的形象和气质非常一致的名字——马胜利。当他今天杀回母校传播革命火种时，正值北清中学的学生们已经自行发动，揪出了两个反革命流氓分子，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他提出要挂牌子，要公审。当革命的潮流兴起时，用一系列激进的口号去引导、去加温，你就推动了潮流，而潮流也便把你捧为领袖。今天，他在北清中学首次享受到了领袖的待遇，闹嚷嚷的一千多人被他驱动了，当他号召将两个流氓分子押到大操场批斗时，人群便潮水一般跟了过来。

作为三轮车运输工人的儿子，马胜利长着一副壮实的身躯，腰围几乎和胸围一样大。他的脸盘很大，颧骨很高，三角眼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眯着眼盯视对方，皮肤很黑，十几岁的时候走在街上就让人怀疑是三四十岁的人。在北清中学上学时成绩很差，因为是铁饼冠军，虽然屡屡留级，却是北清中学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的骄傲之一。凭此，他作为特长生又被北清大学录取。如果对他的情况再做一点背景性交待，他的父亲酗酒，脾气暴躁，时常打骂老婆，以至母亲在马胜利年幼时就患病去世。从小生活的穷困，自然是对马胜利又一个必

要的说明。此外，在中学时他就被同学们所嫌恶，理由非常简单，他与生俱来的腋臭。上了北清大学之后，因为打架斗殴伤了右臂，随之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点凭借扔铁饼的好成绩。说来说去，他举双手赞成一切革命，特别是当这样的革命和一些具体的细节相结合时，尤其激发他的冲动：这个流氓老师米娜，是他记恨的人物，今天落在他的手里，真是报应。

还在三年前的一天，他穿着运动短裤小背心，露着一身黑红发达的肌肉在操场上练铁饼。穿着蓝运动衣的米娜夹着脸盆匆匆朝水房走去，显然她也刚刚锻炼过，秀丽的鸭蛋脸都是汗水。路过这里时，大概被马胜利的姿势所吸引，她站住了。马胜利受到鼓舞，极为奋勇地表现着，一次又一次做着扔铁饼的练习，旋转，爆发，抛出，稳住重心，挺立，表现男性的力量。米娜看了好一会儿，还非常和善地同他说了几句话。从这以后，马胜利就盯上她了，总是想方设法地碰见她，在她面前表现自己运动员的体魄。一天晚上下了大雨，他穿着短裤在单杠上锻炼，哼哧哼哧地发出运用力量的声音，把单杠摇得哗哗乱响，眼里却不时注意着旁边的女生宿舍楼，米娜就住在这幢楼中，紧靠单杠的一层楼中间的那个灯窗，就是米娜的房间。雨更大了，浇在身上也更凉了，瀑布般冲洗着他雄马一样健壮的胸脯和肩背。他壮起嗓子吼了两句伏尔加河纤夫曲，终于，那扇灯窗有了反应：窗帘拉开了，看到了米娜的身影。接着，窗户推开了，米娜隔着雨幕张望着，问了一句：“你还在锻炼呢？”马胜利装做毫不介意地握紧双拳，屈臂隆了隆胳膊上发达的肌肉，说道：“是。”米娜说：“学生宿舍已经熄灯了，你不要破坏纪律，也回去休息吧，明天再练。”一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她关上窗，又推开加了一句：“女生宿舍楼的同学们也都睡了，你不要影响大家。”窗户关上了，薄窗帘拉上了，又拉起了一层厚厚的窗帘，整个女生宿舍楼便没有任何光亮，一片黑暗在雨中给了他一个冷淡的回答。他拖泥带水地回到了宿舍，觉得自己昏了头脑。再后来一个周六的夜晚，他在校门口看见穿着黑色呢大衣的米娜从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中钻出来，对着车窗挥挥手，便兴冲冲地沿着白杨树相夹的甬道朝校园里边走去。她迎面碰见了马胜利，问了一句：“礼拜六你也没回家？”仍旧兴冲冲地哼着歌，延续着自

己的快乐走了。马胜利凝视着她的背影，一转身，朝一棵粗大的白桦树狠狠踢了一脚。

今天，看到米娜被挂上流氓犯的牌子，他感到解恨。当米娜被皮带抽打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时，他想起了自己踢杨树那一晚上感受到的屈辱。那一脚自然没能踢倒树，倒是自己的脚拇趾被踢伤了，现在都能回想起当时脚指甲翻裂、鲜血淋漓的钻心疼痛。当今天他高扬起皮带时，他知道手中的皮带、皮带上的铜头是这个大操场上的最高高度了。真是“黑手高悬霸主鞭”【2】。真是“别梦依稀咒逝川”【3】。真是“风展红旗如画”【4】。真是“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5】。真是“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6】。真是“好得很，而

不是糟得很”【7】。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8】。真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

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9】。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10】。真是“钟山风雨起苍黄”

【11】。真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12】。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13】。真是“造反

有理”【14】。这个世界怎么能没有革命呢？自己的额头有棱有角，像花岗岩一样，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他的下巴大而有力，钢牙铁齿可以咬断一切锁链。

他为什么要夺过抽打米娜的皮带，抽打起这个贾昆来？他对贾昆也有恨。他恨这些装模作样、卖弄学识的知识分子。你他妈的什么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装什么样子？打断你的脊梁骨！没几下，贾昆就被打得皮开肉绽。头一次抽打人，他便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打人的技术，和掷铁饼一样，需要爆发力。先要高举，将重心提起来，然后，随着重心下落从腰部发力，一直传到肩部，整个手臂到手腕一个爆发力冲下来。第一下，就把贾昆打得呻吟着歪倒下去，两个男生一左一右架着胳膊拉住了。第二下，打在他的臀部，大概是屁股太瘦没什么肉，听见铜头打在骨头上的声音，卡叽布的裤子一下子打裂了，里边的短裤也裂了，皮肉翻卷着露了出来。想不到贾昆如此不禁打，同时也尝到了掌握一种新技术的刺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更是其乐无穷！他又一次抡起皮带，更有弹性地提起自己的重心，脚跟完全离地，然后，皮带带着铜头在空中做出一个极

为优美的高扬，那一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力量的造型，嗨地一声猛喊，皮带从空中直落贾昆的腰部，扑哧一声，就像十镑大锤砸下来一样，贾昆顿时瘫倒在地。当两个学生要将贾昆再次用力扯起来时，贾昆已浑身瘫软站立不住了，他像一条被斩断的蚯蚓痛苦万状地扭动着身体，鼻涕口水带着白沫淌了出来，像是吐着白沫的螃蟹。

尽管有使不完的力量，但是马胜利知道，这两个流氓犯绝对都禁不住他的抽打。文化大革命，重要的是革文化的命。他把皮带铜头倒握在手中，挥臂说了一声：“将他们游街！”

朱立红响应道：“到北清大学去！”于是前呼后拥着，检阅台上这群最积极的学生们押送着两个反革命流氓犯朝校门口拥去。一边走马胜利一边挥手招唤着涌动而又有些茫然的人群：“要革命的都去！不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都去！”大部分人跟了上来，少数人还在犹豫。

马胜利继续前瞻后顾地呼喊，发动着，人们纷纷汇入了这个潮流。马胜利在队伍的后面又做了一阵鼓动之后，便一路狂喊地跑到了最前面。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造反队伍。一男一女脖子上两块大牌子像两副死刑犯的布告一样向前推进着。两个女生一左一右反剪着米娜的胳膊押着她往前走，贾昆早已被马胜利打得快没气了，所以他的左右又增加了两个人，架着拖着他走。他的头像折断了一样耷拉在胸前，两条腿被拖着趟过校园里的土路。马胜利气势汹汹地走在两个犯人的后面，前面是他的俘虏，后面是他的部队。在北清大学他没有争上领袖的位置，在北清中学这里他成了司令。

他一边走一边用皮带随随便便地抽打着贾昆和米娜，好像在驱赶两匹骡马，大概是这种抽打很能满足什么，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多地抽打米娜的屁股。皮带啪啪地抽在屁股上，并不用力，却听着很响，很有一种调戏的快感。一左一右用宽宽的皮带抽打女人的屁股，和用手拍打一样，他甚至感觉到了那个屁股的体积、弹性和质地。他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要在米娜的屁股上抽出各种花样来。

然而，米娜站住了，夹持她的两个女生喝问道：“为什么不走？”米娜转过头，透过蓬乱的头发露出满是血痕的面孔，朦朦胧胧地直视着马胜利。一瞬间，马胜利突然明白了自

己在做什么。

马胜利的手僵在了半空，他恼羞成怒地高扬起皮带，对方只是有气无力地看了他一眼，就扭过头继续朝前走。马胜利高扬的皮带朝米娜右肩斜劈下去，仅此一下，把她打得右边塌陷了下去，歪倒在扭送她的学生身上。马胜利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吆喝道：“押他们往前走！”同时回转身，带领整个队伍振臂呼喊口号：“打倒反革命流氓分子！”队伍缺乏思想准

备，不多的人跟着呼喊一声。他再一次振臂领呼。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喊成了响彻天地的口号。为了使长龙般的队伍能够呼喊得更有力，他走出队列，等待队伍缓缓游过去，在队伍的中央带领着呼喊口号。此刻，他完全被自己正义凛然的战斗精神所振奋，他觉得自己无比崇高，以天下为己任。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镜头使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快，他看见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正在队伍中很亲近地交谈着。

他认识这两个人，男的，一张说白不白说黄不黄的长条脸，叫卢小龙。女的，甜甜的圆脸，秀丽的短发，纤细的身段，叫李黛玉。在米娜那里碰壁之后，马胜利几乎有一年把全部热情都指向了这个名字像小姐、模样像小姐、性格也像小姐的女孩身上，他和她之间还发生过一点说得上的故事。看见她对卢小龙露出情投意合的表情，他不禁用力握紧了手中的铜头皮带。

如果他能够获得随便抽打任何人的权力，那一定是他此时的最大幸福。

注：

【1】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被专政的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通称“牛鬼蛇神”。

【2】黑手高悬霸主鞭 毛泽东诗词《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

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3】别梦依稀咒逝川 参看【2】

【4】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诗词《如梦令·元旦》（1930年1月）“宁化、清流、

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5】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1936年2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诗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在这以前，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词书赠柳亚子，因而被重庆《新民报晚刊》在11月14日传抄发表，以后别的报纸陆续转载，但多有讹误，不足为据。1951年1月8日《文汇报附刊》曾将作者书赠柳亚子的这首词的墨迹制版刊出。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6】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原话是“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6年，第16页）

【7】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讲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6年，第1

5页 - 第16页）

【8】天翻地覆慨而慷 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9】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文化大革命”中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语录，见《毛主席语录》。

【10】宜将剩勇追穷寇 参看【8】

【11】钟山风雨起苍黄 参看【8】

【12】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13】不到长城非好汉 参看【12】

【14】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中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语录，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第三章

北清中学游斗反革命流氓犯的队伍准备穿过日月坛公园，径直进入北清大学北门。不料，一到日月坛公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北清大学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显然已经溢出了校园，日月坛公园里早已堆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公园的南门正对着大学的北门，就好像北清中学的南门正对着日月坛公园的北门一样。那里进进出出的人流，在正午的阳光下尤显得热气腾腾。透过北清大学的北门望去，校园内更是人山人海。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忙着赶到北清大学看大字报。校园里的大字报早已铺天盖地，校外的围墙乃至日月坛公园里都覆盖着白黄红绿的大字报。

马胜利没有料到这个形势，率领一千多中学生挤进北清大学的人山人海看来有困难，

日月坛公园已经变成热烈的革命场所，就在这儿扩大影响吧！公园内成千上万的人拥过来围观，使得对两个反革命流氓犯的批斗没有适当的空间。马胜利和簇拥着他的学生们手拉手刚刚在人群中拦出一圈空场，看热闹的人像浪潮一样涌过来涌过去，将他们极力打开的批判会现场破坏得七零八落，就连北清中学的游行队伍也被冲散了。马胜利这伙人急了，扭压着两个俘虏，奋力拱开围观的人群，经过一番跌跌撞撞的拼斗，终于将贾昆和米娜推进了一个喷水池。

这是一个直径二三十米的圆形水泥池，一人多深，半干枯着，池壁高出地面半米多，池中汪着没脚踝深的浊水。当马胜利带着一群勇猛的年轻人跳到水池中时，一个特殊的批斗现场形成了。黑压压的人群围在水泥池四周，前几排人蹲坐着，后面的人站着，再后面，不少人爬到假山上观看圆形水池中的“现场表演”。水池的中央是一朵水泥大莲花，莲花芯是喷泉的喷头，因为年久失修，水泥莲花早已破裂，喷头也坏了，池底污泥淤结。马胜利与学生们在池子里趟着泥水，翻起的污泥将原本看着墨绿的水染成一片乌黑，正是这不深的池子再加上浅浅的污水，将看热闹的人群挡在了四周。对两个流氓犯的又一轮拷打和批斗也便在闹嚷中开始了。

贾昆像一条被打断肋骨的老狗，一路上被拖过来。在晕眩中，他不断闻到自己口里混杂着烟味的血腥味。他是个烟鬼，一天要抽一两包烟。此刻，大难临头，他的神经却麻木木地停留在自己口鼻的烟味上。烟味是从胸腔里冒出来的，多年抽烟一定在自己的肺部、气管和咽喉留下了足够的烟油和尼古丁。他现在没有权利再得到一支烟，就把身体内累积的烟味提取出来，陶醉自己，也许生命就剩下最后的这一点点意义了。让他交待什么？交待他的身世，交待他的腐化，交待他的流氓。他是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喜欢画画，喜欢画人体，但那绝不是流氓。他同样喜欢自然。他的画的确晦暗的调子多一些，那是因为他从小不善讲话，性格比较内向，画画就是他的语言。他至今记得小时候观察过的一只螳螂，那只螳螂趴在一片弧形的绿叶上，剑一样锋利的绿叶在阳光下绿得透明。螳螂和绿叶一样绿，也在阳光下晶莹透亮，它优美地舞动着两把大刀，瘦长的脖子、伶俐的脑袋也

一下一下动着。后来，这只螳螂变得很大很大，占满了视觉屏幕，而渐渐长大了的自己，则变成一个与螳螂玩耍的顽皮的大儿童。他把它画下来了。此刻，在恍恍惚惚中，他觉得每个人都像大螳螂，伸着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头，得意洋洋地舞着两把大刀。每个人又都像袋鼠，像鸵鸟，像吐着信子的毒蛇，像伸长了脖子的长颈鹿。自己的眼睛被打坏了，视觉已经错乱，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腹部、腰部、两肋下有什么器官被打坏了，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到疼痛，甚至能感到那里的破碎。

让他交待流氓罪行，他对别人没有罪，只对自己有罪。由于从小说不清的怪癖，他没有力量接受异性的情感，只有在同性中才感到信赖，感到温存。他曾为这天大的罪过痛不欲生，可是后来也便冷漠地活了下来。他知道，这个世界绝不容许这种错乱的情感，他也从未敢越雷池一步。有生以来，他只有过两次可以视为这种错乱的流露。一次是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时，宿舍里来了客人，床铺不够，他和一个男同学挤在一张床上，合盖一床被子。那一夜，对方鼾声不断，而他先是异常紧张地偎着对方，继而鼓足勇气轻轻搂住对方，摸着对方的肩膀和胸脯，闻着对方腋下的气味，他感到冲动和幸福，甚至还冒险地在对方的腋部亲吻了一下。对方在熟睡中似乎被触痒了，翻了个身，将他吓了一跳。看见对方背对着他又响起鼾声，他再一次轻轻偎过去，贴着对方的后脊背，轻轻摸着对方肌肉发达的肩背，小心翼翼地维持到天亮。那一夜，是他此生中惟一次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再一个事件，发生在他到北清中学当老师之后。在课余的美术训练班，他对一个很有画画才赋的男生不由自主地喜爱，当然，作为师生他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只是在彼此说话时自然而然地拥抱了对方一下，那个拥抱虽然给他带来极大的美好和兴奋的感觉，但随后，他有很大罪过感和不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这个叫卢小龙的学生更加师道尊严，加倍在绘画训练上关心指导，直到确认对方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之后，才放下心。这些罪过，他只对自己倾诉，并且把对自己的谴责记在了日记中。不知怎么，日记被发现了，有人向校领导做了报告，一年多前他被打入另册，今天更是下到十八层地狱。

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周围一片痛斥，说他“装死狗”。他是死狗。朦朦胧胧中，他还能够感觉皮带从什么方向举起来，将要向身体的什么部位落下去，“死狗”还有求生的欲望，

他蠕动着身体，尽可能用肩背和屁股这些不致命的部位承受抽打。身体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粘在上面，有些地方鲜血已经干枯，稍一动作就有掀开皮肉的剧痛，有的伤口血刚刚流出来，沿着两肋、腰部或屁股向下淌。在烈日暴晒下，汗水血水交混一片。他还能够区分出脸上血水和汗水的差别。汗水更流畅一些，挂着挂着就扑簌簌流了下去；血水就粘稠多了，一直挂着，蔓延延顺着脸颊流下来。视觉不清楚，其它感觉就灵敏了。脑海中奇怪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高高在上的眼睛在观看自己。

对贾昆，只有批判，只有抽打，没有更多的拷问，因为这种流氓罪是恶心到不能够公开说的。当围观的人打听这个男的是什么流氓犯时，学生们只能说，这是特大特大流氓犯。他们不审问他的具体罪行，他们只要他承认是不是流氓犯？回答“是”就可以了。是不是该死？回答“是”就可以了。是不是该打倒？回答“是”就可以了。

对米娜的批判斗争，倒显出更实际的内容来。要她交待有哪些流氓行为？都和谁发生了流氓关系？北清中学的学生们早已从马胜利手中接过了皮带与权力，现在，不止是水泡眼的朱立红在抽打和审问米娜，又有几个学生加入了这个行列。奇怪的是，加入者绝大多数是初中的学生，他们一定觉得这样抽打一个女流氓显得既光荣又勇敢，或者还觉得很好玩。

米娜早已失去了思维。她腐化，她追求享受，她勾引老干部，老干部是革命的，她是反革命的。她只知道不能说出对方的名字，永远不能连累他。她自作自受。

批斗进行到一定阶段，显出松懈和恶作剧来，池子里又跳下来几个中学生，他们抢过皮带接着抽打两个反革命流氓犯，骂骂咧咧地你一下我一下。他们似乎有一个大致的分工：

男学生抽男流氓，女学生抽女流氓。周围居高临下的人群像在动物园围观猴山上的猴子一样，看着看着便松散了。中午的烈日直直的照下来，显出六月北京的炎热。人们似乎在观看一个与己无关的事情，其实，又都被这种惨烈的批斗所震慑。

卢小龙感到自己的灵魂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似乎觉得贾昆曾在人群中辨认出他，因为那死人一样的眼睛在那一瞬间有所停留。那个停留让他感到贾昆颇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痛苦，无奈，干瘪，又像西风中摇晃的稻草人。米娜靠着水池中的水泥莲花，直愣愣

地扫视了一下水池边的人们。她知道卢小龙就是那位副部长的儿子，因此，当她朦胧的目光在卢小龙脸上停留了一下之后，便垂下眼皮。那张被蓬乱的头发遮盖的划着几道血痕的面孔，让卢小龙心中震颤。眼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一个篱笆墙围绕的农家小院。米娜脸上的几道血痕像小院的篱笆墙，一道血痕从左眼角斜着划过鼻子一直到右脸颊，下边又一道平行的血痕从左眼角下经过上唇划到右嘴角上，三道竖的血痕与两道斜横的血痕交叉，典型的篱笆墙图案。

卢小龙知道，贾昆即使有问题，但不致罪该万死，也知道充其量米娜只是牺牲品。他觉出眼前这场大革命的残酷来。残酷就残酷在不能书生气十足地讲道理。他厌恶马胜利这种人，然而，他知道自己必须接受眼前的事实。当皮带高高地举起猛烈地抽打贾昆和米娜时，他不得不闭上眼睛，让耳朵完成观察。听到皮带落到他们身上的沉闷声响，他感到了自己心中的软弱。这样的大革命是绝不能温良恭俭让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1】，能不能硬下心来，是能不能适应这个历史变化的关键。当皮带一次又一次落在贾昆和米娜的身上时，他发现自己的心正在这沉闷的锤炼中一点点硬起来。在一大片并不很清醒的思绪中，他大致知道，自己一定要尽快克服思想上的软弱，从而找到行动的机会。北清大学那人山人海的大字报，昨天他已经和同学们一起挤着看过了。今天马胜利吆喝千军万马的行动，在他心中刺激起的是类似的行动意识。一个有抱负的人绝不该错过这样的机会。

一个小小的场面给了他新的刺激。马胜利不知何时已经爬到了水池外面，正在和李黛玉谈话。马胜利一身铁块地立在那里，目光炯炯地盯着李黛玉问：“你是什么出身？”李黛玉谦卑地回答：“高知【2】。”马胜利的大脸盘立刻现出一副严厉的训导表情，他说：“你这

样的家庭出身，就更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李黛玉脸色惨白，低着头说道：“是。”马胜利伸出五指粗硬的手掌，一挥说道：“以后你可以来北清大学找我，我会帮助你，北清大学现在是革命的中心。”李黛玉点点头说：“好的。”

卢小龙突然感到自己太窝囊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天，不知什么时候天上开始晦暗，布开了厚厚的乌云，他定了定心，跳到了半米多高的水泥池沿上，向汹汹嚷嚷的人群大声说道：

“天快下雨了，咱们北清中学的同学们该集中起来，把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押回学校了。”他

希望自己这个发布及时的号令能够形成指挥权，这是卢小龙在芙蓉国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第一次有点政治意识或者说权力意识的行动。或许因为他的声音不够响亮，不够坚定，不够权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呼应。他伸出手，再一次重复发出了这个建议。

这时，马胜利鼓励地轻轻拍了拍李黛玉的手臂，一个健步跳上水池沿，大手一挥，用极为坚决响亮和权威的声音大声喊道：“革命就不怕下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气壮山河的声音连同他有力的手势将卢小龙扫到一边。接着，他振臂高呼：“坚决打倒反革命流氓犯！”水池上下有为数不多的人跟着他喊了一声，更多的人一边抬头观察天气，做着要否撤退的判断，一边又振奋起来，有了观看新表演的激动。马胜利瞥了一眼已被扫到下面的卢小龙，看见卢小龙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他哼了一声说道：“你不是贾昆的得意门生吗？想包庇他？”然后一转身扑地跳进水池，污水四溅。

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天上刮起了风，风越刮越大，树木也都摇头摆尾哗哗响了起来，真是一幅要下雨的景象。马胜利抬眼看了看天，顺手夺过一个学生手中的皮带，晃着铜头指向贾昆，喝道：“快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流氓犯？”贾昆早已像死狗一样瘫靠在身后的水泥莲花上。马胜利说：“你想装死狗？让你装死！”他高高抡起皮带一个爆发力猛抽过去，贾昆立刻像一条受到重创的蛇，全身凄惨地扭动起来。围观的人群都被这惨烈的刺激攫住了目光，虽然隐隐的雷声已在头顶上空滚动，人们依然将目光投向了水池内的新高潮。马胜利觉出了这奋力一击的戏剧性效果，他指着斜靠在水泥莲花上扭动的贾昆说：“装什么死？你动得很欢嘛！”说着，再一次凌空举起铜头皮带，提起全身的重心，像从云空高处一样直落下来，听见很沉闷的一声重响，贾昆双手捂着后腰，扭动着瘫软地滑到池底。他的下身浸泡在污水中，上身斜倚在水泥莲花上，气息奄奄地喘着，那张焦黄黑瘦的脸被蓬乱的头发装饰着，像大火烧焦的老树根。马胜利继续在大声批判中发挥他的抽打技术，几个高举猛抽，就把贾昆打得一动不动地倒在污水中。用皮带的铜头拨拉他，眼皮没有任何反应。有个学生说：“他是不是死了？”马胜利说：“那是装死！”

不知又有什么无名火在他胸中升腾起来，他抡起皮带朝一旁的米娜抽去。一个高举猛

抽，把米娜打得旋转了一圈，摔倒在水泥莲花的基座上。马胜利高举皮带，像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面对乌云笼罩下的人群喊道：“我们要打翻旧世界，再踏上一只脚！”说着，他从污水中拔出脚来，用力踏在米娜的大腿上。米娜痛苦地扭动着，他一脚把她的两条腿踏实，再一记猛抽，打在米娜的臀部，蓝底白花的裙子又裂开一个大口子，鲜血透过里面的白裤衩汩汩地冒出来。米娜的胸脯贴在莲花底座的斜坡上，下巴挣扎地前伸着，好像这样就能够躲开痛苦。马胜利冷冷地看着脚下的米娜，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踏倒她，俯视她，比抽打她更有批判力。

一阵狂风过后，天上的雨哗哗地下来了。公园里没有多少可以避雨的地方，围观的人们顿时四散逃窜。这时，一个男生伸手试了试贾昆的鼻息，转身对马胜利说：“贾昆可能死了。”马胜利稍有些吃惊，回头看了看，大雨哗哗地淋在贾昆的脸上竟毫无动静。马胜利一挥手中的武装带，说道：“都撤吧！”说着，自己也纵身跳出水池，走了。

几声炸雷，雨水如倾倒一般，革命造反的学生们都做鸟兽散了。

注：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见《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1966年）

【2】高知 “文化大革命”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简称。

第四章

大雨从乌云密布的天空落下来，偌大的日月坛公园顿时显出空旷冷清。在暴雨的冲刷下，米娜挣扎着坐起身来，她靠着水泥莲花的基座，双手撑着粗糙的水泥斜面，一点点向上提高自己的身体，好像一个小孩滑到滑梯的底部，又倒着用手脚和屁股往滑梯上上，终于，下半身从污水中拔了出来，脚和小腿浸在污水中就不那么要紧了。即使是满身伤痛，

血流不止，她还知道求生：不能将腰背和臀部皮肉绽开的伤口浸在污水中，也不能将自己女人的下身浸在浊黑的污水中。至于自天而落的雨水浇在身上，那不要紧，天上的水总是干净的。

雨水淋浴一样冲洗着她，她觉出了全身伤口的疼痛。此刻，她闭着眼听任雨水的冲刷，那或许能把伤口上的污泥冲洗干净。当雨水从头上弥漫下来时，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疼痛的轨迹向她描绘了伤口的图案。从左眼角斜向右嘴角的两道斜横纹，明显地阻挡着沿脸面向下淌流的雨水，特别是上面一道斜横纹，将雨水导引着从右边的嘴角流下来。斜横纹阻挡不住时，雨水便漫过伤口垂直流下来，在第二道斜横纹处又被导引走一部分，剩下的雨水垂直地流淌，两道斜横纹真像山坡上两道保持水土的沟渠。接着，她便体察到了脸上的三道竖纹，它们可能没有斜横纹那么粗，它们和两道斜横纹是相互交叉的。

她试着抬起手，肩背和手臂的疼痛使这个过程十分艰难。终于抬到了脸部，她轻轻摸了脸上的伤口，验证了自己的感觉。这一触摸以及引发的疼痛，使她确切地知道了自己伤得多么严重。特别是第一道斜横纹，从左边的眼角一直挂到右边的嘴角，皮肉都翻了起来，像犁出的一道深沟，她的手指触摸到了伤口的深度。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破相了。此刻，生死都显得不那么紧要了，疼痛也不那么紧要了，自己的名声和政治生命也显得不那么紧要了，要紧的是，她被毁了容。

她吃力地摘下还挂在脖子上的那块使她受尽屈辱的大牌子，并尽可能将它推得远一些。污水池像开了锅一样冒着泡，翻腾起烈日晒下的浓臭热气。她闭上眼，任世界变得模糊黑暗。听见大雨落在地上发出的种种声音：落在树林上的声音，落在土地上的声音，落在水泥池沿上的声音，落在污水中的声音，还有落在自己身体上的声音。她的头被雨水冲得嗡嗡作响，胸腹和大腿也被雨水冲得发出不同的声响，夏日的雨水温中带凉，被烈日晒烫的水泥莲花基座正在雨水的冲洗中逐渐降温，斜伸在池水中的双脚觉出了一池污水还积蓄着烈日的炎热。这些模模糊糊的感觉使她受到催眠，刚才还因为被毁容而痛不欲生，现在却冷漠下来，一种逆来顺受的、听天由命的麻木此时和大雨一同浸泡着她，她甚至醉生梦死

地浮现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半回忆半憧憬的微笑。

那是一个引起脸部疼痛的、残缺不全的微笑，她从中看到了曾经鲜活的自己。她有一个娇小而丰满的身体，一双明亮的丹凤眼，一个俄罗斯风度的美丽的鼻子。她喜欢充实，喜欢光荣，从中学到大学都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追求进步，拼命地又红又专。她会跟着吸引她的一切光荣、幸福与激情旋转。她有用不完的精力，年轻的生命溢满了跃跃欲试的弹性与冲动。她像春风中的小鸟，快活地掠过树梢。她会扬起双手拂动路边的垂柳，欢快地朝前奔跑。后来，她踏入舞场，遇到了他。

他是副部长，引起她足够的崇敬。他是一个很有气派的人，造成她足够的崇拜。他又是一个伟岸结实的男人，给了她有依有靠的温暖感觉。他的身材很魁梧，发际很高，高大的额头颇像汉白玉圆柱的顶端。他的脸是粗糙的，眼睛大而有力，鼻子更给人硕果累累的感觉。嘴唇厚而宽阔，说话的声音沉闷有力，从声音的共鸣中也传达出他身体的强悍。他的手是强硬的，自己的小手放在这双大手中，更加觉出自己的娇小和柔软。他的舞步沉稳而滞重，以至最初觉得像在与一座石像跳舞，他的身体随时可能倾倒下来将自己压成肉饼；很快，发现他其实很温和，厚重中透出的温和尤其给自己一种父亲般的爱意。再往下，发现他的温和还有些小心翼翼。他在跳舞时从未踩过她，粗硬的大手总是暖烘烘地握住她的小手，搭在她背上的手也总是非常温厚地给着她爱抚和照顾的压力。隔着衣服，她的腰背能够觉出一只大手敦实的存在，同时也便觉出自己的腰背是多么柔韧。她眼前还曾浮现过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孩躺在粗糙的大水盆中洗浴的图画，大水盆并不曾伤害那个婴孩。他魁梧的身体发出的暖烘气息，还让她想到小鸟的窝。

她终于落进了这个窝里。……

大雨无情地浇淋下来，天空滚过一道道沉闷的雷声，一丝残缺不全的微笑引起的飘飘渺渺的回忆和憧憬掠过去了，她睁开眼，看了看自己所处的环境。水池边，一棵棵柳树在大雨中沉默不语。她扭过头，看见贾昆一动不动躺在被大雨浇得冒泡的污水中，好像倒伏在河中的一株朽树，只有头部枕在水泥莲花的基座上，水已经淹到他的下巴，再淹上去就会断了他的呼吸。一瞬间，模模糊糊的想起刚才批斗时有人说贾昆死了。她清醒过来，在

雨水的倾浇中使劲眨了眨眼，澄清自己的视线，竭力使自己清醒地理解一天来的经历和此时面对的现实。也许贾昆并没有死，只是暂时的昏迷，可是水继续漫上来，他却可能被淹死。他不应该死。米娜挣扎着撑起上半身想站立起来，一阵头晕目眩告诉她，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她跪在雨水中，闭上眼等待晕眩慢慢过去，然后，扶着水泥莲花的斜坡，趟着污水向前爬行。

她爬到了贾昆的身边，那是一张枯槁的瘦脸，很安详地睡着。米娜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同校的男老师。最初，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美术学院高才生。后来，听说他搞同性恋，止不住从心底生出极大的厌恶和蔑视。再在校园里碰面时，总是装做看不见，匆匆地躲开。即使是现在，她也依然难以消除这种反感，只是觉得再怎么样，也罪不至死。她先把那块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来，然后，跪着用双手将贾昆从污水中往外拉，想让他斜躺在水泥莲花基座上。她把他的胸部拉出了水面，让他躺在那里，露出了上半身。这时，她才又想到：贾昆是不是活着？在她磕磕碰碰拉扯他的时候，贾昆已没有任何知觉。

然而，她总觉得他似乎还没有死，便使劲摇撼他的肩膀。他依然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她又掀开他的眼皮，那眼睛像死鱼眼一样吓人，没有任何光泽。米娜在瓢泼大雨中跪着，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也许应当呼唤一下对方？那么，应当称呼对方什么？过去，她称他为贾老师，对方自然也称自己为米老师，以后，他因为“同性恋”受了处分，她便不再与他打招呼了。现在，情急之中，她顾不得多想，只能大声喊道：“贾老师！贾老师！贾老师！”在瓢泼大雨中，这个对磕磕碰碰的搬动已没有任何反应的贾昆，听到呼唤，眼皮居然慢慢蠕动起来。米娜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一个心跳都停止了死寂中，贾昆慢慢睁开一线眼皮，目光直直地射过来，好像在极为古老的回忆中辨认着米娜，那朦胧而又令人恐怖的目光盯视了好一会儿，嘴唇微微款动起来，像要说什么。米娜此时呆若木鸡。贾昆似乎在做最后的努力，在微弱的呼吸中，他的嘴唇款动着发出了声音：“……米老师。”尽管声音极其微弱，但一字一字听得很清楚。一天以来，一直被当做“反革命流氓犯”批斗，此刻听到这个称呼，米娜的两眼一下溢出了泪水，同时便明白了自己的呼喊为何使这个濒临

死亡的人睁开了眼睛。米娜迎视着对方的目光，微微点了点头，表明她听到了对方的称呼，并感谢对方的称呼。贾昆在得到了准确无误的判断之后，头歪到了一边。接下来，不管米娜如何呼叫，都不再有任何反应了。

贾昆死了。

米娜痴痴地跪在池水中好一会儿，她已经没有余力为这个生命的死亡悲哀。他不应该死，但是死了。她此刻只剩下一个麻木不仁的念头，那就是她一定要活下去。

她爬到水池边，扶着直直的池壁挣扎着站起来，池壁高过她的头，双手举起能够抓住池壁的上沿，却没有力量爬上去。这对健康的男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在她这样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却望尘莫及。雨依然不依不饶地下着，天似乎在一点一点黑下来，要是到了天黑还不能离开这里，自己能否坚持下去就很难说了。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血水透过斑驳破碎的衬衫和裙子渗出来，顺着雨水一缕缕散到污浊的池水中，汪成一片暧昧不清的斑斓。她扶着池壁，趟着污水，一步步绕着池边走着，希望找到一个便于攀援的地方，然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水池已成悬崖绝壁，她如被囚禁的野兽一样无法离开。她仰望池边垂下枝梢的柳树，希望那些柳枝垂得再低些，为她提供攀援的绳索，然而，都太吝啬了，没有丝毫的可能。她又吃力地趟着水朝池中央的水泥莲花走去，腿一软，跪倒在污水中。她爬到莲花旁站起身，晃动着水泥莲花瓣，希望能够晃下几块水泥，作为爬出水池的垫脚石。然而，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无望的努力。

她跪坐在那里，目光落到贾昆身上，看着他在另一个世界酣睡。她想了想，一个念头生出来，又感到罪恶地微微摇了摇头。内心不知经过多少翻来覆去的斗争，终于，她咬了咬嘴唇，将手伸到贾昆的腋下，拖着他往池边爬行。贾昆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硬了，拖起来十分费力。米娜此时毛骨悚然地领会了平常所说的“死沉”二字，没有比死人更沉的东西了。当她拖着一个死人在瓢泼大雨中跪着爬行时，就像掉落在深不见底的地狱中。为了爬出地狱，她必须抱着死尸前进，她必须以死尸作为阶梯爬向地狱的出口。由死到生的隧道是恐怖的，想求生只有不顾一切。在如死如生的奋力拖拽和爬行中，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疯狂的

巫婆。

终于，她气喘吁吁地爬到池边，首先要设法将贾昆的身体弯过来，让他坐靠着水池壁，这样才能踏着他的身体和双肩爬出污水池，然而，当她战战兢兢地将贾昆的身体勉强弯折摆弄好时，却不敢爬上去。第一步，她要踩到贾昆的大腿上，而且要保持平衡，尽量不把贾昆踩倒，再想办法踏着他的腹部踩到他的肩上，最后才能双手抓住池沿爬出去。她的脚刚刚放到贾昆的腿上，这个死去的身体就像石头一样歪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她发现，自己没有踏着死人爬出地狱的心理力量，她没有那么恶。虽然她在心中反复对贾昆说：我踏着你爬上去，会去叫人把你拉上去。可是，她禁不住两腿哆嗦，怎么也不敢再踏上去。

她靠着池壁，在大雨的倾浇中悲伤地哭了，哭了一阵又停住，仰起脸看了看四周，她想，附近会不会有人来呢？于是，她大声呼喊起来：“来人哪！来人哪！”

没有回应。

大雨浇着靠在池壁而坐的贾昆，他的头发像落汤鸡一样乱七八糟地覆盖在脸上。她伸出手把他的头发理齐。身在地狱中，她不再对死人恐惧。梳理着贾昆的头发，她甚至生出一些对他的怜悯。她继续用手给他理着湿漉漉的头发，终于把它理顺成一个最妥当的发型。现在面色焦黑的贾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他此时一定对一切都无所谓了，脸上显出了某种超然的宁静，这种表情让米娜感动。米娜左臂贴放在水池壁上，头枕在左臂上俯看着贾昆，右手继续漫不经心地理着他的头发，心中莫名其妙地对死者产生了一种照料的亲情。这个男人死得太冤枉，他那点事情算不得大罪，年纪轻轻就这样死掉，实在可惜了。正是对他的这一点点照料，使得米娜突破了社会设置的种种障碍，真正理解了那个可怜的男人。

她现在觉得死人并不可怕，有些活人才是真正可怕的。她靠着池壁滑着蹲下身。这样，她不仅在更近的距离上把贾昆的头发理得更顺，而且把他褴褛破碎的上衣也尽量拉整理齐。

她叹了口气，在雨中，隔着如此近的距离凝视一个猝死的男人，她觉出了自己作为女人的善良和同情，也便想到自己在今天的毒打中惟一萦绕着的念头，那就是至死也不能交待那个像温暖的石像一样与她来往的男人。此刻，她觉出这种善良的冤屈与可怜，泪水汨汨地流了出来，在满面浇淋的雨水中，她依然能够觉出眼泪比雨水热。她再一次扶着池壁站了

起来 自己不能死，自己要活下去！

她再次拼尽全力地大声喊叫起来：“来人哪！来人哪！”远远听到了脚步声，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有男也有女。男的说：“有人在喊！”女的说：“我们过去看看！”

第五章

住在西苑的沈昊老先生见大雨暴下了一阵之后开始平稳了，便决定冒雨去北清大学看大字报。他立起高高大大的身躯，一跛一跛地拖着一条有毛病的腿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雨景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太太杜蓉弥勒佛一样胖胖地端坐在藤椅上，一脸主见地说道：“你这个民主党派，不要搅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里。”沈昊穿着短袖白衬衫灰色背带裤站在窗前，回头说道：“当然。我不过是旁观一下，满足一下政治上的好奇心而已。”说着，举起望远镜观察起窗外的景象来。

沈昊一家住在西苑的一幢三层小洋楼里。站在楼上，目光穿过影影绰绰的树影，再越过西苑的围墙，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日月坛公园笼罩在茫茫大雨中。越过日月坛公园，对面远远的就是北清大学东校的西大门了。往北看，正对日月坛公园的是北清中学，学校的围墙在雨中若隐若现。目光向右转，也就是往南看，与日月坛南门相对的是北清大学的北门。上午，沈昊一直在楼上用望远镜观看进出日月坛的人群。这些人熙熙攘攘地拥向北清大学北门，又源源不断地从北清大学北门溢出来。他放下望远镜，背着手对着窗外的雨景凝思着，他的脸盘比较大，鼻子很高，有些秃顶，额头呈45度宽广地向后舒展着，那里布着几十年的风云。沉思了一会儿，他转过身，一跛一跛地走到门口，声音洪亮地说了一句：“丽丽，爸爸想去外面走一走。”

在另一房间窗下的女儿沈丽听到喊声，放下手中正在读的《安娜·卡列尼娜》，身段婀娜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应道：“我这就来。”随她一同站起来的，是沈丽高大而英俊的堂哥沈夏，国字脸上一双聪明大眼，沈夏说：“我陪你们一起去吧。”沈丽搀扶着父亲下了楼，
打上伞走进雨中。为了方便，她与父亲合打着一把大伞，一跛一跛地走出了小洋楼错落有

致、曲径回廊婉转秀丽的西苑。由西苑东大门出来，横过一条不宽的马路，就进入了日月坛的西大门。从这里穿过日月坛，由它的南门进入北清大学的北门是一条捷径。沈夏用比沈昊更高的高度在后边举着伞，既照顾着自己，也兼顾着伯伯和堂妹，父女俩共用一把伞，毕竟有些拮据。

沈昊一边走一边说道：“共产党搞的政治还是蛮好看的。”沈丽说：“好看是什么意思？”

沈昊说：“好看就是好看，没有什么意思。”沈丽白白净净的脸上露出一丝好玩的微笑，她太理解父亲了，留过洋，学过建筑，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四九年投诚了共产党，

历史上还好像救助过毛泽东，所以解放后共产党对他蛮客气，在政协和民主党派中都挂着职。搞过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的危险，但又常常对政治上瘾。他现在站在共产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观察政治，没风险，有兴趣。沈丽笑着揶揄了父亲一句：“人家斗得要死要活，你倒好，站干岸看热闹。”沈昊一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边打着手势声音洪亮地说道：“我这也是关心国运。说到底，我也是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沈夏此刻很乖觉地笑着跟了一句话：“伯伯也是闲情逸致嘛。”沈昊摇着头声音洪亮地笑了，不知对这话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呼喊。他们循声来到莲花喷水池旁，看见米娜仰着血痕可怕的脸站在池水里向他们求救。

“你这是怎么了？”沈昊略俯下身问道。米娜仰着脸在雨水的冲洗下睁不开眼地说道：“我想上去，求求你们，拉我一把。”沈昊说：“拉你是可以的，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米娜摇了摇头，她无法解释。沈丽问：“你是哪儿的？”米娜说：“我是北清中学的老师。”沈

丽立刻猜测到什么，问：“是不是学校的学生批斗你了？”米娜点点头。沈丽伸出手去拉她，

沈夏在后面劝阻道：“还是先问问清楚。”他俯过身来问道：“因为什么批斗你？”米娜一手抓着水泥池沿，脸靠在了手臂上，她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只用手朝后指了一下。

池中心水泥莲花柱旁边斜摊着两块牌子，大雨早已把小黑板上的有光纸冲得湿烂，上边

的毛笔字也早就模糊不清了，只有一块木牌能隐约看出“流氓”二字。这时，他们才发现米娜的身旁还坐着一个僵硬的男人。“他也是和你一起被批斗的吗？”沈昊问。米娜点点头。

“他怎么不动？”沈昊问。米娜说：“他已经死了。”沈昊和沈丽互相看了一下，一时都感到眼前的事态比较严重。

沈昊说：“先把她拉上来吧。”沈夏忙道：“伯伯，这个事最好不要介入，死人的事会说不清楚的。”沈昊略犹豫一下，挥着手说：“这么大的雨，先把活人救上来。”沈夏说：“这附近

应该有派出所，让他们来处理吧。”沈昊瞪起眼睛说道：“不管怎么样，先把活人救起来再说。”说着，他便伸出手。沈丽说：“爸爸，我来吧。”她索性把伞塞到爸爸手里，俯下身，

一手扶住水池边，一手拉住米娜。米娜睁开眼，醒了醒自己，拉住沈丽的手，用力往上爬。

沈丽的劲显然不够，米娜就更不行了，一番配合失败了，米娜滑倒在地。当米娜又一次挣扎着慢慢站起来时，沈夏走了过来。只是此刻米娜更没有力气了，手像布条一样绵软，抬不起来。她贴着池壁喘息着，手指像蜈蚣的足一样向上爬着，拉动整条手臂一点点向上举。

沈夏一手举着伞照顾着自己不被淋湿，一手伸下去有些不耐烦地说：“快，快伸出手来呀！”米娜的手怎么也伸不上来，沈昊在一旁对沈夏示意道：“你再弯一点腰，把手伸下去，你没看她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显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穿着弄脏，因此，他的动作显出反复调试的困难来。

正在这时，北清中学的卢小龙和李黛玉湿淋淋地冒雨跑来了。

第六章

看到就要下雨了，又听说贾昆被打死了，北清中学的学生们很快就跑散了。有的人就近跑到北清大学避雨，有的人跑回了北清中学，日月坛公园一下变得空落落的。

在跑回学校的路上，李黛玉看见校门外的路边有一个废弃的小活动房子，便躲到了里

面。这个大小不过一平方米的小房是专门用来站岗的，风扫着雨从四面小方窗扑进来，即使这样，她也不愿意再往学校里跑了。从这里跑回宿舍还有好长的一段泥路，她已经跑不动了。一天来学校发生的事情加上被雨水淋得透湿，让她一阵又一阵颤栗着，上下牙碰得咯咯直响。她用双手搂抱着自己，茫然地看着马路上飞溅起的水光。不时有人在雨中张着衣服遮头盖脑地跑过，偶尔有人跑到小房子前，一看里边有人，便转身又跑了。她看到一个男生跑过来，是卢小龙，便伸出手喊道：“卢小龙！”卢小龙往这边看了一下，便快步跑了过来，水淋淋地钻进了小屋。两人很近地挤在了一起，一阵寒凉的哆嗦过去之后，卢小龙稳定下来，两个人便说开了话。

李黛玉和卢小龙是同班，她一直对卢小龙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倾向。现在，两个人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四面是白茫茫的大雨，让她产生了梦一般的童话感觉。她的下巴还在微微打抖，却说出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真是怕死了。”卢小龙眨了眨眼，很严肃地说：“有什么怕的？这就是政治。”李黛玉说：“那样打人，我实在是怕。”卢小龙说：“怕也没用。”

李黛玉看了看卢小龙，咬着嘴唇不说话了。卢小龙凝视眼前，陷入遐想。

雨仍在乌烟瘴气地下着，椎形的屋顶被雨水冲得哗哗作响。

“你在想什么？”李黛玉小心地问。卢小龙稍有点恶狠狠地说：“我想今天发生的事呢。”

他的态度无疑让她的情感受到了了一点伤害，李黛玉低下头不说话了。这一瞬间，卢小龙突然感到了什么，他看了看这个离自己很近的女孩，领悟到这个女孩可能一直对自己一往情深。他很奇怪，天下很多事情明明白白地放在眼前，自己一直耳闻目睹着，可就是没有明确意识。原因大概很简单，自己从没有对李黛玉产生过任何异性的兴趣。

这是一个很单薄的女孩，脖子纤细，肩膀薄薄的，淋湿了的衣服更显出了她身体的瘦弱。此刻倒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对方单薄的身体上却挺立着丰满的乳房。他一时很难想象这个单薄的女孩何以有如此隆起的乳房。短袖衬衫外面的手臂湿漉漉的，尤其显出细瘦，这是他能接受的。不过他知道这个女孩子很善良，可是善良有什么用？看见她被马胜利

训得小心谨慎的样子，不由得让他心生一丝轻蔑。这个女孩此刻让他想到一本很薄的教科书。教科书很新，纸张却干燥松软，顺手一翻，毛毛地、轻飘飘地就过去了。而经过这一翻，它也便蓬松变形，失去了新书的平整，放在那里显得单调而乏味。他的目光不由得从对方领口露出的锁骨凸起的脖颈处下移，又瞄了一眼湿衬衫下隆起的乳房，感觉了一下那里具有的意思，便转开目光，检讨了自己心中的邪恶，决定说几句比较关心的话。

卢小龙说：“你一定要善于观察人，判断人。”李黛玉说：“是。”卢小龙又说：“社会挺

复杂的，人也挺复杂的。”李黛玉又说：“是。”卢小龙说：“你看马胜利这个人怎么样？”

李黛玉说：“他是不是阶级爱憎特别分明？”卢小龙一下子显得面色严厉，说：“那是个野心家。”李黛玉看了看卢小龙，垂下眼想着什么，没再说话。

卢小龙接着说：“你看今天叫什么批斗？一场大雨，就把人都吓跑了。马胜利把人打死了，自己就跑了。”李黛玉低着头问：“不应该打人是吧？”卢小龙说：“当然不应该，这是

‘文化’大革命。”李黛玉问：“那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呢？”卢小龙说：“谁敢制止？”

李黛玉抬眼看了看卢小龙，没有说话。卢小龙却受到了这个目光的刺激，说：“流氓无产者长不了。”两个人一时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李黛玉问：“你说，贾昆真的被打死了吗？”卢小龙想了一下，说：“那

谁知道？”李黛玉又问：“那个米娜呢？我原来对她印象还不错呢，她现在还在水池里吗？”

卢小龙目光凝冻住了，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很具体地想起了贾昆和米娜这两个人。在刚才完全政治化的思维中，这两个人很抽象，是被大家当做“反革命流氓犯”批判的，是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而此刻，他想到了他们和自己的全部具体的关系。他再一次感到了内心的某种冲突。

对马胜利的批判，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与马胜利对立的思想情绪，他显得很有英雄气概地说道：“走，咱们回去看看。”

就这样，卢小龙带着李黛玉又冒着雨急冲冲地赶回日月坛公园的喷水池边，看到有人要把米娜拉上来，又看到拉她的人犹犹豫豫的动作，卢小龙一瞬间没有过多的逻辑推理，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男子汉的事情。他一个跨步纵身跳了下去，蹲下身抱住米娜的双腿把她举起来，米娜昏头昏脑地向上伸着手，沈夏趁势把她拉了上去。

这时，卢小龙才看见僵硬地坐在污水中的贾昆，他俯下身想观察一下贾昆是死是活，上面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对他嚷道：“那个人已经死了。”卢小龙蹲在贾昆面前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知道他死了，却没有引起自己的恐怖，他只是在面对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实。虽然头脑中也掠过把一个死人弄上来是否会带来麻烦的念头，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

当他打算伸出手抱起贾昆时，对死人的恐怖却一下子让他全身悚然。刚才眼睛看着贾昆时，脑子里恍恍惚惚联想起的是过去与他的交往；一旦伸手搬动，这个僵硬冰冷的身体才给了他真正的死尸的概念。大雨笼罩下的黄昏显出晦暗来，脚下咕咕冒泡的污水尤其渲染了“坟场”的气氛。那个陌生的小伙子此时连连朝下摆着手说：“那个死人咱们不要动了，保持现场吧，让公安局来处理。不然搞不清是谁把他打死的。”

卢小龙站直了身子说道：“谁把他打死的，我们学校的人都知道，不会让无关的人承担责任的。他是北清中学的老师，死了也不该在污水中泡着。”正是这些义正辞严的话释放了他心头潜伏的某种罪过感并战胜了对死人的恐怖，卢小龙蹲下身抱住贾昆泡在水中的双腿，像托着硬梆梆的石头人一样举了上去。

沈夏看着这个面目焦黑枯槁的死人，吓得往后退了两步，不敢伸手去拉。沈丽也吓得不敢动，倒是老先生沈昊严厉地挥着手说：“死人怕什么？人都要死的。”沈夏扭过头，不敢正视地伸手将贾昆的尸体拉了上来，硬梆梆地撂倒在池子外面。

卢小龙双手搭在水池边，一纵身爬了上来。沈昊扬着轮廓有力的大脸，目光炯炯地问道：“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卢小龙扭头看了看米娜，米娜将歪倒在地的贾昆扶了起来，又摆成了一个背靠池壁而坐的姿势。她自己也和贾昆一样，靠着高出地面的池壁坐着，喘着气，任雨水哗哗地浇着她。卢小龙说：“这是我们北清中学的两

位老师。”沈昊又问：“他们是什么问题？”卢小龙直到这时才认真想了一下贾昆和米娜的“问题”，回答道：“不知道。”

沈昊很魁梧地立在年轻人面前，那高大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坡度呈45度的宽大额头，凝冻了一个几秒钟的造型。沈丽扶住父亲的胳膊说道：“爸爸，咱们走吧。”

卢小龙这才注意到站在老先生身边的沈丽，从小到大，他从未见过如此堂皇秀美的女性。她的肤色白皙而光亮，眼睛水汪汪的像两股黑潭，头发光泽亮丽。即使在雨中，衣服早已湿透，她的美仍显出一种掩抑不住的高贵。这种高贵让卢小龙一瞬间感到了男人的寒伧与自卑。

卷二

第七章

卢铁汉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个程序就是上厕所，用《西游记》里的话讲，是上“五谷轮回所”，这是上班前的轻装。当他双肘撑着大腿在马桶上坐下时，手中的《人民日报》通栏标题都是雷厉风行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肚胀，粪路不通，他暂时停止了看报，憋住劲全身用起力来。及至突破难点后，精神才又神思恍惚地活动起来，物质真是精神的基础。他想到昨天晚上儿子讲的情况。

北清中学的米娜被当做“反革命流氓犯”揪出来了，据说批斗了一阵以后，有些精神失常了。听到这个消息，他脑袋当时就嗡地一声。他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思忖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装做毫无关系地问了一句：“这个叫米娜的老师是教什么课的？”卢小龙当时看了他一眼，回答道：“教外语的。”卢铁汉微微点点头，表示他作为一个关心政治形势的家长正在和蔼地、关心地听取儿子学校的情况，或许能够给予儿子某种政治上的教诲。当他一口一口喷吐着烟雾将客厅笼罩在浓重的烟气中时，也便觉得自己做父亲的权威统治了这个家庭。空气中到处是他喷吐的烟味，其中混杂着他胸膛的热气和整个身体散发的气息。他的身材比儿子魁梧高大，他的气味比儿子浓重强大，他抽烟，儿子不抽烟，

这更是绝对的优势。他深刻的思想和做父亲的权威是笼罩一切的，当他伸出粗硬的大手缓缓做着手势时，烟气缭绕的客厅是他做父亲的天下。他能觉出儿子沉默寡言的顺从，也能觉出儿子在他的控制下有如一株阳光下刚刚立起身的豆芽菜，脆弱稚嫩。他一边吞烟吐雾，一边垂下眼帘训导地说了一句：“要多观察，多思考，多学习。”而后就闭上眼，一下又一下缓慢而又连续地抽着烟，这是他宣布与儿子谈话结束的一贯做法。儿子也便不声不响地站起来，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从那一刻起，卢铁汉想得最多的，是米娜会不会把自己牵连进去。从儿子的讲述中似乎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然而，也不能断然排除这种可能。为此，他昨天晚上食欲不振，老婆范立贞见状给他做了一锅山西老家的玉米面糊涂。每当他累了，情绪不好了，不思饮食了，大鱼大肉便都不顺嘴了，还是土里土气的饭食更容易下肚。玉米面掺着土豆丝、萝卜丝，在锅里一边搅一边熬，熬得稠稠的，半粥半饭地端上来，蘸着山西陈醋和蒜泥辣椒，吃起来一口一口源源不断。吃下去的是饭，咽下去的是满脑子的愁绪，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由吃不下饭到吃得太多。顺嘴的家乡饭伴着没有停顿的思索，把自己吃了个肚圆，乃至一晚上背着手在客厅里踱了许久。当一大早坐在马桶上解除肚内的憋胀时，他的思想零乱不堪。家乡土饭和京城洋饭交叉着吃，会不会水土不服？

作为农林牧业部的副部长，自己从来关心土地问题。粪便是土壤最有效的肥料，在老家山村里，一家一户都有自己的茅厕，外出串门，有尿胀肚时总要赶回家来排泄，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一户的茅厕围墙齐胸高，蹲着是屏蔽，站起来就四面了望。当你呼地站起来，左邻右舍的茅厕中也有人呼地立起来时，一边系着裤带，一边就隔山打牛地聊起大天来，甚至毫不忌讳地相互问起当天的吃食。不过，那种原始农业的生活离他很遥远了，他年纪轻轻就参加革命，打出来了，现在是用城市领导农村了。这样想着，便又浮想联翩地想到自己所在的农林牧业部，想到文化大革命，他瞟了一眼放在一边方凳上的《人民日报》，还想到老婆那张曾经俊俏但现在已经衰老的黄蜡蜡的瓜子脸。俊俏是过去的造型，衰老是现在的模样。不要说人，就是一个钢印，用久了也会把新鲜的模样变成模糊不堪的老样的。

眼前又闪闪烁烁地浮现出米娜的形象，自己搂着她在周末舞会上舞来舞去。他还带着她去中南海跳过一回，那天的舞会上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着实让这个身材娇小的米娜兴奋得满脸放光。对舞会上的回忆引发了全身的感觉，自己裸着男人巨大的身躯俯向娇小的女人的裸体。这时候，他的身体热烘烘地发放着男人的气息，同时也感到了女人的身体就在自己的身体下面，实体还没有接触，双方的热气已在相互熏蒸。他温和地、小心翼翼地一点点趴下去，对方仰起光润的鸭蛋脸迎着他，终于，自己的身体压在了娇小的女人的身体上，他一点点把身体的重量放上去，掌握着对方能够承受的程度。对方的身体被激起柔软而又冲动不已的起伏蠕动，让他感到自己施加的男人的压迫是多么难以动摇和伟大，他听凭对方光润娇小的身体在自己巨大的身躯下像个小婴孩一样翻腾着，又像一条被抓在手中的泥鳅一样扭动着，所有这些奔腾不已的柔软撞击都让他铁牛一样结实的身躯舒服地承受着，他觉出男人根本的权利。然而，这些闪闪烁烁的回忆此时却显得模糊而破碎，像转快了的唱机中尖利变调的旋律一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始终像驱之不去的背景一样存在着，那就是米娜的现状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威胁？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这是很难用逻辑推衍的问题，因为没有更多的情况与资料，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明朗。虽然自己一贯比较谨慎，但也还有一些书信来往和礼物留在米娜手中。他们会不会抄米娜的家？米娜懂不懂把这些东西销毁或藏匿起来？如果他们得到了那些书信，米娜在批斗的压力下又会怎么样？一系列非常烦人的问题困扰着他，烦人的问题不能清清楚楚地去想，只能任其模模糊糊地萦绕和存在。

茫然的目光四处移动，居然发现卫生间的水管、暖气与墙角之间布着七八片巴掌大的蜘蛛网。仔细凝视，每张网上都缠缚着一两个小小的蚊虫。这么高的楼房，蜘蛛如何爬上来的？又如何知道这里有蚊虫可做食物？动物的食物链真是无孔不入地表现着。他沿着直上直下的水管搜寻蛛网的缔造者，发现它就在一旁的瓷砖墙上。那是一个看来很稀薄的小动物，中间的身体几乎若有若无，四下张开的脚爪像几根毛发一样吸附在墙上。他伸出中指轻轻一戳，就将它戳得不成样子了，再一看，墙上多了一点污斑，仅有一两个蜘蛛脚像

毛发一样还在残缺不全地扭动着，表明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最后一线挣扎。他不由得想到，在这样大的社会中，面临这样一场运动，米娜不过和这个小蜘蛛一样，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你很难顾及。这样想着，他止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听见范立贞忙叨叨地从卫生间门口走过，一边说：“怎么又开着门，臭全家呀？”一边把开着寸宽一条缝的门咚地推上了，听见她不饶人的脚步声下到楼下客厅后，卢铁汉伸又将卫生间推开了窄窄的一条缝。这个娘们总是不知道他的规矩，这个卫生间四面无窗，只在高处墙角有一孔不大的抽风口，而有出气，必有进气。照理说，卫生间的门下端应该有一个百叶窗式的进气口，有进有出才能将臭味拔出去，但这个卫生间的门却是严整的一块。面对着不合理的设计与制作，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将门打开一条缝。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拿起小方凳上的牡丹牌香烟，抽出一支，划着了火柴。当浓重的烟气喷吐出来时，他抬头看了看抽风口，烟气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向那里飘去的轨迹，他便一口接一口地抽起来。浓重的烟气终于弥漫了卫生间，那轻烟缭绕的存在，毕竟很辉煌地掩盖了不可见但又熏人的臭味。

当卢铁汉完成了早晨一系列操作后，再次经过卫生间门口时，看见它还保持着他离开时有意为之的开缝寸宽的格局，便夹起文件袋，脚步很重地咚咚咚下了楼，穿过客厅走出大门，上了已经等在那里的黑色伏尔加轿车。司机早已把车掸得干干净净，当他坐上去时，能感到车身在自己的重量下微微下陷，也能感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一定的身份。当小轿车在公共汽车多、自行车多而小轿车稀少的街道上行驶时，这种身份的感觉正是革命的感觉。当风驰电掣的街景注释了这种革命的感觉之后，他来到了朴素而又庄严的农林牧业部大楼。他一如既往地踏上一级级大理石台阶，对站岗的军人略点头致意。

他走入宽敞的大厅，发现迎面大影壁上的一幅根治海河的宣传画被覆盖上了一片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部领导为什么压制我们去北清大学参观取经？》《我们是做革命派，还是做保皇派？》《农林牧业部的文化大革命革什么？》。大字报前围拢了不少人。看到卢铁汉，秘书苏小钟转身迎了上来，这是一个黑瘦的年轻人，长得有些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黑黝黝的脸，黑黝黝的额头，一双聪明灵活的大眼睛，一脸广东人的喜笑颜开风貌。

他走过来对卢铁汉说：“卢部长，您先上去吧，等一会儿我把有关大字报的情况向您汇报。”

卢铁汉沉稳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向电梯，在苏小钟那一贯忠诚乖觉的面孔上，卢铁汉隐隐读到了一丝不自然。

卢小龙常常苦恼于自己对环境的敏感，特别是回到家中，他尤其敏感，就像一个人想睡觉，却被迫睁着眼，或不得不听着嘈杂的声音。父亲上卫生间打开一条门缝的做法，他明白其意，也常常心怀感激。卫生间里只要有一丝父亲排泄的余味，他就迈不进去，就恶心得要呕吐。且不说排泄的臭味，就是父亲洗过澡，卫生间蒸气腾腾地充溢着父亲浓烈的体味，他同样迈不进去。在湿热的蒸气中，他甚至能够分辨出哪些味道发自父亲的头部，哪些味道发自父亲的腋下，哪些味道发自父亲的生殖器部位。他敏感父亲的气息对空间的粗暴占领。

当父亲在客厅里和他谈话时，他同样感到父亲气息的压迫。父亲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喷吐的烟雾缭绕地将整个空间占满，这尤其显得粗暴。常常让他联想到老虎等凶猛动物总是用它们的气息，屎尿的气息、足迹的气息、全身散发的气息划出自己的领地。就连农村的一只狗都要一路走着一路迤迤沥沥地蹶起后腿在路边、树根、墙角、山坡拐弯处撒尿，那同样是布下它的气息，描绘出它的活动领域。不仅是烟味和父亲身上发出的气味描绘着父亲的统治范围，他的目光，他的手势，都描绘出父亲的威力所在。

父亲比他魁梧高大得多，身体也比他强硬得多，这都是父亲在他心目中“残暴”的原因。父亲威严的仪表，总像他的身躯一样高大而粗壮地矗立在面前，压迫着他，让他感到呼吸的困难。父亲的地位，父亲的社会经验，父亲的工作能力，包括他用红蓝铅笔批阅文件时的首长气派，上小轿车时的从容风度，都是儿子心中的统治者形象。那一晚，他看到自己暗恋的老师米娜也投入父亲的怀抱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屈辱。父亲掠夺了儿子的世界，这大概是造成世界上最深刻仇恨的原因之一。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十岁时跟随父亲一同去澡堂洗浴的情景。那时，家中还没有可以洗浴的卫生间，这种情景每周都要发生。父亲

粗红高壮，他白瘦细小。父亲的生殖器黑红长大，自己的生殖器像个小猪尾巴。这种对比总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自卑与敌视，他希望自己总有一天能够超过父亲，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终于明白自己男人的身躯和男人的标志永远都不可能超过父亲时，自卑不能消失，仇视便也不能消失。失败者总是在心中累积着屈辱与仇恨。

他一生下来，就被父亲扔在了山村的老家中。父亲去干革命打天下、风光自己，儿子却嚼着红薯秧子在土炕上爬大。解放好几年了，他十岁时才被父亲从老家领回来。他一身土里土气的补丁衣服，跟在父亲身后怯巴巴地迈进北京城。那时，除了看见父亲的高大背影之外，他还看到一个白亮刺眼的世界。他以后再没有看到比当时父亲的背影更高大的事物了，那真是顶天立地难以仰视。他以后也再没有看到比当时更晃眼的风光了，第一眼的北京让他知道了世界之大。他渐渐懂事了，便有了对父亲的怨恨。怨恨父亲从小把他扔在山沟里吃糠咽菜，没有长成个好身架。也怨恨父亲没有好好照料母亲，使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困难产死去。现在这个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叫妈妈的继母，是卢小龙的生母死去不到半年就被父亲娶过来的。听说原来是秧歌剧团的演员，早就和父亲认识。

面对这个女人，卢小龙更加感到家中的气息是多么不可忍受。这个女人倒没有十分虐待过他，但也从没有喜欢过他。他看着她一天天的衰老，干干瘦瘦的，直直立立的，没有水分的脸上刻着一些让你绝对不愿阅读的皱纹。她的手伸出来，连同手腕，都给你一个毫无水分的干硬感觉。她极其热衷于父亲部里的工作，喜欢给父亲出谋划策，千方百计去认识和联络父亲的同事与下属，当父亲冷冷地瞥瞥眼对她有所批评时，她不羞不恼，也不当回事。批评归批评，父亲还是常和她说部里的事情，晚饭也总是尽量回家吃，接受着她汤汤水水、碗碗碟碟的照顾，却从不携带夫人参加任何活动。无论是节日联欢，还是看戏看电影，他通常是把票留在家中，自己单独行动。这位继母似乎也习惯了，从不干涉父亲节假日的活动，在家中称王称霸已经使她感到满足。她也有自己的班上，在北京京剧团当党总支副书记，不过是挂名的虚职而已。

如果是继母进了卫生间，无论是排泄还是洗浴，卢小龙尤其不愿继承其空间。无论隔

多长时间，他也不愿意进去。除非家中又有其他人，或弟弟、或妹妹、或保姆用过后，他才会随后使用。他厌恶她的气味，虽然她的气味并不像父亲那样强烈，却更让他反感。他常常想象自己生母的样子，那年头很少照相，留下的几张照片，只能看出生母长得很秀气。上帝不知道如何铸造了他卢小龙这个生命，他汇集了什么样的遗传？他的敏感，他的洁癖，他的自尊，他要出人头地的好强，他的沉默寡言，有多少来自父母的血液？有多少来自山村里的吃糠咽菜？

当然，这个家庭也有他接受的成分，如果没有这些成分，回到这个家真要痛苦死了。他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长得白白胖胖，老老实实。从他十岁那年来到北京，兄弟俩就同住一屋。两个人的气息相互浸染，没有什么大的隔阂。只不过弟弟比他还要沉默寡言，常常让家里人觉不出他的存在。他一个人可以坐在那里写他的字，画他的画，装他的航模，一天不说一句话。他和弟弟既没有什么敌对，也没有什么交流。倒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卢小慧，现在北京女子实验中学上初二，是卢小龙最亲切的谈话对象。这也是最近的一年卢小龙才明白的事情，自己住校后还愿意每周回家，不仅是因为想改善伙食，更大的原因是想和妹妹说话。

家中惟有妹妹既不畏惧父亲，也不忌惮母亲。她最小，可某种意义上她在家中最大。她常常以她特有的聪明为父母排忧解难，一锤定音。昨天晚上在客厅里父亲讲到，看来文化大革命也会波及到部里，他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全家人面对着共同的利益，连卢小龙也在认真的思索。妹妹卢小慧却说出了一句了断一切的明白话：“预先担心也没有用，走着看就是了。”父亲说：“这次运动看来主要是整党内，特别是整党内领导干部。”卢小慧便又给了

一句：“中国当部长的有的是，没别人的活路，就没你的活路，有别人的活路，就有你的活路。”父亲仰在沙发上思索着，高大的额头下双眼露出领悟的目光。

和父亲谈话结束之后，妹妹跑到卢小龙房间，两人之间有过一段对卢小龙一生都影响重大的对话。

妹妹先是问：“哥哥，听说你们学校把米娜打成反革命流氓犯了？”卢小龙反问道：“你

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事？”卢小慧回头看了一下，走过去把房门关上，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了，隔着黄亮的台灯光看着卢小龙说：“你知道吗，她和……”说到这里，她又回头看了

看房门。卢小龙知道妹妹往下要说的两个字是“爸爸”，便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卢小慧垂下眼停了一会儿，说道：“我挺同情她的。”卢小龙看着她，妹妹长着一张很好看的圆圆脸，两个眼睛特别大，宽宽的额头像父亲又不像父亲，显得很有福气，从她的相貌中一点都看不出继母的痕迹。妹妹又说：“我也挺同情爸爸的。”妹妹的话让卢小龙有些惊讶。

卢小慧眨了眨眼，垂下眼睫毛很好看的大眼睛，停了一会儿，对卢小龙说：“哥哥，现在是在你的机会。”卢小龙问：“什么？”卢小慧说：“文化大革命是你的机会。”卢小龙又问：

“为什么？”卢小慧说：“你里里外外都是受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给你这样受压的人提供翻身的机会。”

卢小龙一瞬间感到浑身受到雷击一般，他吃惊地看着妹妹，妹妹也用一双大大的聪明的眼睛凝视着他。妹妹的目光表明，她完全知道卢小龙在家里家外所处的受压抑的状态：他总是沉默寡言，总是有所压抑，总是埋藏着强烈的好强心，又总是不甘于默默无闻和地位卑下。卢小龙略垂下眼，不做解释地笑了一下。

卢小慧在台灯光下凝视着他，说道：“哥哥，一般人可能都以为你不爱说话，特别窝囊，

以为你怯懦，其实，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行动。”卢小龙以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心情看着这个才十五岁的妹妹，他没有想到，世界上还会有人如此了解他。

卢小慧又说：“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敢于行动。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最让人讨厌。”

卢小龙思索地长长出了一口气，拿着手中的红蓝铅笔在纸上划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惊叹号。

从这一天起，卢小龙每天晚上睡觉前想得最多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才能出类拔萃。另一个，就是那天在日月坛公园水池边遇到的那个激起他神往和冲动的姑娘。他不能断定她的年龄，也许十七八岁，可能再大一点。她如此明媚的美丽，

让他想到了古代对美人的各种描述，想到了“倾城倾国”这几个字。当想到自己也许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女性时，他的喉头就一阵阵揪紧。他给对方杜撰了种种身份和故事，最好是她的父母相继被打倒，她被迫流落街头，他因为革命的成功而成为伟大人物，他保护了她和她的全家，她感激涕零地投入他的怀抱。每个故事都很曲折，最终都以他英雄般的获得她的爱情而结束。

曲折的故事激发了他持久而强烈的冲动，当这种冲动在栩栩如生的想象中被激发到如饥如渴的程度时，他只能用手淫来解决问题。

第九章

马胜利以前并不知道李黛玉的父亲是北清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当他今天在大学校园中遇到李黛玉时，颇有些意外的惊喜。在校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自觉身材无比宽大地立在那里，问李黛玉：“你家就是北清大学的，我怎么不知道？”李黛玉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马胜利说：“我以前怎么没在北清大学遇到过你？”李黛玉低声说：“我很少出门。”

马胜利说：“这很好。”李黛玉说：“怎么？”马胜利说：“你家和北清大学，这太好了。”

李黛玉抬眼看了看他，脸一下子涨红了。马胜利看着眼前这个纤细文静、略有点神经质的女孩，体内止不住抖起一阵冲动。他觉得自己像一堵宽大的墙，守在足球大门前，可以将李黛玉这样软乎乎的皮球一个又一个搂接在怀里，供他捏揉。

还是两年前，在北清中学时，他和李黛玉之间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故事。

那天练铁饼，他眼里落进了一粒粗沙，趴在洗碗房的水龙头前拼命地冲洗，就是冲不出来，急得直跺脚。李黛玉正好过来洗碗，看见他红肿着眼睛，问：“怎么了？”他说：“迷眼了。”李黛玉说：“不能瞎揉，我来帮你弄。”随后跑回宿舍拿来点药棉，在水龙头上弄湿、捏干，翻起马胜利的眼皮，轻轻一点就把沙子粘了出来。李黛玉说：“不疼了吧？你看，

沙子在这儿呢。”马胜利看到了李黛玉手中的棉花上有一粒黑色的粗沙，揉揉眼笑了。那双纤细温柔的手翻动自己眼皮时的感觉常常让他回味无穷，从那一刻起，他就喜欢上了这个

高一的女生。当时曾那么近地站在一起，闻着她身上泛出的淡淡的藕香，一股十分有力的冲动漾上来，他真想把对方搂过来啃个遍。

有过那次小小的来往，他们之间就有了一点情分。李黛玉除了帮他翻眼皮那一刻显得自然大方以外，别的时候总是拘谨局促，动不动就脸红，就像此刻一样。马胜利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每次见到她时也不够磊落大方。现在，立身于北清大学的人山人海，他一瞬间就找到了正义凛然的新角色，这个新角色那天在日月坛公园领导批斗坏分子时，就在对李黛玉的训导中萌芽了。他显得对李黛玉的局促毫无知觉，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训导道：“你一定要紧跟文化大革命形势，彻底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要一切为了革命。”当他这样振振有辞地训话时，他的新感觉实在是大方有力的，对方的神情也比较自然了。

马胜利挥手指着人群密集的大字报区说道：“今天你就不要上学了，反正中学也停课闹革命了，就在北清大学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吧，北清大学今天召开批斗大会。”李黛玉垂着头声音很低地说：“我知道。”她的神情显出一种难言的困难来。马胜利虎视眈眈地问：“你

不敢参加？”李黛玉没有说话。马胜利问：“你这个人怎么吞吞吐吐的，一点都不像造反派？”

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向我看齐，舍得一身刚，

敢把皇帝拉下马。说吧，有什么话！”李黛玉两手捏着白衬衫的一角，怯怯地说道：“我爸爸也是批斗对象。”马胜利眼睛一亮，问：“是一类还是二类？”李黛玉回答：“二类。”马

胜利说：“这没什么嘛。”李黛玉有些疑惑地看着他。马胜利解释道：“一类是重点，二类是次重点，是陪斗对象。接受批判斗争，也是接受教育、接受改造嘛。你的家庭有问题，你尤其要积极革命。今天你哪儿也不要去了，就跟着我。这个批判会是我们组织的，你跟着我经受锻炼。”李黛玉犹豫了几秒钟，点了点头。

马胜利像打了胜仗一样意气风发地带着李黛玉在校园里急匆匆地走着。

校园的图书馆前，学生食堂前，教学楼门口，甬道两边，早已贴满了大字报。部分大字报指向校党委，更多的大字报指向校党委瘫痪后中央派来的工作组：“致工作组的公开信”，“向工作组提出十大问题”；“工作组不要当革命运动的绊脚石”，这些大字报充满了战斗的硝烟。马胜利雄赳赳气昂昂地趟开比肩接踵的人流，自由穿行着，李黛玉像个无声无息的尾巴跟在后面。这种破浪前进的雄壮感觉，让马胜利想起了1958年大跃进时一首著名的民歌：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

来到马胜利的宿舍，这里早已成为战斗的堡垒。门敞开着，迎面是窗户，两边各摆放两个学生专用的上下铺双层床。每个床上都摊放着写好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些刚写好的就像帘子一样挂在上铺栏杆上。迎门顶窗接连地放着两张桌子，上面放着毛笔、排笔和几碗墨汁。六七个男女学生正忙得团团转，有的俯身抄写大字报，有的哗啦哗啦搬着纸张，晾晒整理着写好的大字报，还有的缩在靠窗的一角正在构思新的大字报。马胜利显然是这里的首领，李黛玉怯怯地站在门口，看着马胜利指东划西地大声分派任务，筒子楼里的每个学生宿舍似乎都充满了浓烈的气氛。马胜利指着靠门的一个下铺说道：“这是我的床，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联络点事。”他把李黛玉安置下，就踏着很重的脚步声跑下楼去了。

李黛玉坐在那里，看着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纸被哗啦哗啦从桌上拿起来，晾到上下床铺上，地上，脸盆架上，实在晾不下，就晾到门外走廊上。浓浓的墨香中，还能闻到马胜利床上散发的一股股汗臭。她看了看马胜利的床，一顶破蚊帐脏乎乎地撩起着，蚊帐用麻绳吊在双人铺的四个角上，颇像一艘破船上的布顶篷。床上是一领裂着缝的旧席，枕头上堆着臭烘烘的背心裤衩。一转头，就能碰到已经撩起的蚊帐，蚊帐顶上还扔着几双臭袜子。视觉一旦准确告知了实物，嗅觉对气味的分辨就更自觉了，臭袜子的气味熏得她肠胃乌烟瘴气地翻腾。视线穿过宿舍里晃动的人与拿来拿去的大字报，可以看见楼下白灿灿的阳光照着大字报墙相夹的甬道，那里密密麻麻的人流在五颜六色的大字报海洋中涌动，让她想起古代的元宵灯会。

过了好一阵，马胜利端着两个大碗、一个饭盒热气腾腾地进来了，宿舍里的人也都纷

纷拿起碗筷饭盒下楼，屋里只剩下马胜利和李黛玉。马胜利递给李黛玉一个饭盒，里边是土豆炒青椒，斜插着一把铝勺，又给了她一个馒头，说道：“先吃饭，吃了午饭好参加批斗大会。”李黛玉心事重重地接过饭盒，她本想中午回家看看昨夜通宵不眠的父亲。马胜利伸开黑粗的大手，说道：“你是不是在想你爸爸？这一关你一定得过，要不你有什么前途？”李黛玉端着饭盒慢慢舀起一勺菜来，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竟毫无道理地浮现出白居易《琵琶行》中两句并不衔接的诗：“低眉信手续续弹”，“本是教坊第一部”。

马胜利很开胃地狼吞虎咽着，两个馒头就着菜一阵风就送到了肚子里。他又在碗里倒点开水涮了涮，咕咚咚喝了一气，一抹嘴对李黛玉说道：“你怎么不吃？嫌我的饭盒不干净？”李黛玉忙吃了一口，笑着摇了摇头，同时便闻到马胜利那逼人的狐臭，她尽量克制着用嘴呼吸。马胜利短短的寸头下那张黑大的脸庞正对着她，又问：“李黛玉，你嫌不嫌像我这样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李黛玉赶忙摇头，同时端起饭盒勉强吃了一口。当马胜利将饭盒与他个人联系起来之后，李黛玉在一瞬间更增加了对饭盒气味的敏感。她现在每吃一口菜，都是向对方的解释与表白。

马胜利从桌边站起来，说：“你干脆坐到这儿来吃，我的床太乱。”李黛玉又摇了摇头，

表明她毫不在意。马胜利坚持着：“你坐过来吧，我也顺便收拾一下。”李黛玉挪到了一个小凳上，马胜利三下两下将床上的臭袜子脏衣服一团，塞到枕头下面，又把撩起来的蚊帐理了理，将席子拉整。席子下边露出了很旧的粗布褥子，上面是农家气氛的红花绿叶。

马胜利在床上坐下，问李黛玉：“你真的对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嫌弃吗？”李黛玉一边就着饭盒里的土豆炒青椒咬了几口馒头，一边坚决地摇了摇头。马胜利拿起挂在门背后的毛巾擦了擦脸，又坐下说道：“你知道我最看不起什么人吗？”李黛玉说：“不知道。”马胜利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看不起我的人。”说着，他把毛巾重重地摔到脸盆里，准确无误而又有力的投掷，使得脸盆咣地翘起来又落下去。马胜利接着说：“谁看不起我，我就看不起他！谁看不起我，我就打倒他！”李黛玉被他恶狠狠的话所惊骇，呆呆地看着马胜利。

马胜利说：“你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最想打倒的是什么人吗？”李黛玉没有说

话。马胜利一挥手说道：“第一，就是小白脸。”李黛玉有些不解地看着他。马胜利做了一个凌厉砍杀状，说：“那些小白脸能说会道，脑袋瓜机灵，会考高分，会讨女生好，我第一就讨厌他们，想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他停了停又说：“你知道我第二讨厌什么吗？我第二讨厌资产阶级臭小姐，讨厌那些林黛玉式的娇滴滴的臭样子。米娜那样的女人只要交给我，我立马扭断她的脖子。”看着马胜利那硕大的下巴很凶恶地活动着，李黛玉不禁感到毛发悚立。

马胜利说得激动了，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一阵，又拉过一把凳子，近近地坐到李黛玉面前，他一手在桌上重重地拍着，一手直指李黛玉的面孔，逼视着她，说道：“你们不要看不起我。”李黛玉闻到了他那夹杂着饭菜气息的口臭扑面而来。她不知道所谓“你们”

是指哪些人？连忙惶惑地摇摇头。马胜利接着说道：“你真的没有看不起过我吗？”他挨得极近地盯视着李黛玉，眼白很大眼黑较小的眼睛显出了残忍和犀利，李黛玉觉得自己的下巴和脖颈有几条筋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如果马胜利再这样近距离地逼问她，她会浑身都抽搐起来的。

马胜利审视地盯了她好一会儿，伸手轻轻托起她的下巴，那下巴的颤动一定传达到他手上了，他又一次问：“你真的没有看不起我吗？”李黛玉惊恐地摇了摇头，摇头幅度之小，有如抖动了一下。马胜利继续盯视着她，说道：“你的下巴怎么都打开抖了，你是不是怕我？”

李黛玉又惊惧地摇了摇头。她的下巴被马胜利托仰得十分难受，但是她一动不敢动，似乎会有生命危险。马胜利松开手，说道：“只要你没有看不起我，你就不用怕。”

他接着又说：“你知道，我第三恨的是什么人吗？”李黛玉眼睛直直的，思想一片麻木。

马胜利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我第三恨的，就是臭知识分子！”他把一支搁在墨汁碗上的毛笔拿起来，远远一投，投到一个插满毛笔的大茶缸中，茶缸一下子歪倒了，所有的毛笔都滚落出来，墨迹溅了一桌子，桌子上放的一卷黄色大字报纸上也飞满了墨点。马胜

利走过去一把将七八支毛笔握在手中，很重地将笔尖插入茶缸，用力向下一摞，再拔出手来让李黛玉看，所有的毛笔尖都歪倒脱落了。马胜利使劲抖了抖，使毛笔尖彻底脱离了笔杆，跌落在桌子上。他把这些没有笔尖的笔杆竖在李黛玉面前的桌子上，说道：“你看，这些毛笔没了头，还有什么用？那些知识分子就仗着头脑里有点文化，一旦打掉他们的头，他们还有什么用？”李黛玉看着他手中这一握笔杆，有好几支笔杆已经破碎，桌上瘫软的笔头歪斜地布成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

马胜利顺手将破笔杆扔到墙角的纸篓里，拿起一块沾满墨迹的抹布擦了擦手上的墨汁，又在李黛玉身边坐下，用非常和气的声音问：“我没有吓着你吧？”李黛玉连忙摇了摇头，马胜利又十分温和地问：“你还吃得下吗？”李黛玉看了看饭盒中的剩菜和手中的大半个馒头，一时感到十分不安。马胜利宽和地说：“吃不下也不要硬吃。我估计你饭量不大，喝点水吧。”他拿起墙角的暖壶，给李黛玉饭盒里倒水：“就这样冲点水当菜汤喝一口吧。”他用手指试了试壶口，说：“水不是很热，要不要给你去打一壶？”李黛玉赶忙摇摇头。马胜利在床上坐下了，若有所思地感叹了一句：“你不要怕我，我其实不坏，我只是爱憎分明。”

吃了饭，马胜利带李黛玉参加一个紧急碰头会。临行前，他对李黛玉说：“参加会的是北清大学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我带你去看一看，打开革命眼界。你不要说你爸爸是谁，什么也别提，万一有人问，只说自己是北清中学的学生。”

碰头会在一个系的会议室召开，李黛玉心怀惊惧地坐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北清大学革命派的第一号人物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女性，戴一副眼镜，一张皱纹比较多的干部脸，叫武克勤。她坐在长条会议桌的顶端，说话很沉稳。北清大学革命派的第二号人物叫呼昌盛，学生，也戴一副眼镜，是一个颧骨高下巴尖的小白脸。他的额头很长，眉毛上方的空白处似乎写着“六亲不认”四个字。他的话急促激烈，手势极多，对北清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做着一系列战略部署。

碰头会议论的中心话题，是和工作组针锋相对地干。在这个碰头会上，马胜利一点也不嚣张，他还远不是北清大学运动的头面人物，挤入这个高层次会议，他已经倍感荣幸。当有人把他介绍给武克勤时，武克勤很平和地看着他，问了几句话。他站起来，十分恭敬

地一一做着回答，并且表示：“你们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干。”这一简单干脆的回答，颇得武克勤的好感，她示意他坐下，细声慢语地说：“我们革命队伍中就要有一批敢说敢做的小将。”从这一刻起，马胜利就产生了对武克勤的信赖感。第二号人物呼昌盛对马胜利倒没有过多的注意，他像首长一样发布着批斗大会维持现场秩序的注意事项。马胜利被任命为批斗大会的纠察队队长。

下午，批斗大会开始了，几万人聚集在大操场上，扩音喇叭响起了高昂的革命歌曲和震天动地的革命口号，批斗对象被一排排揪上一人多高的主席台。批斗的所谓一类对象，是罪大恶极的黑帮【1】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2】。前者，是北清大学原校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后者，是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很著名的学者教授。仅一类对象就有七八十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铁板制成的大牌子，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每个人的反动身份和名字，名字用红笔打着×。

当七八十个批斗对象分别被造反派学生摁成喷气式一排排站在主席台前沿时，站在检阅台附近的李黛玉发现，这些沉重的铁牌子是被细细的铁丝吊在脖子上的。从批斗对象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铁丝在他们脖颈上的勒痛。接着，二类批斗对象胸前也挂着牌押上主席台，他们在一类对象的后面密密麻麻站了好几排。与一类对象的待遇不同：这批人胸前挂的是木牌，名字也没有打红×，没坐喷气式，责令他们自行弯腰90度。

李黛玉远远看见了身材高瘦的父亲，他脸色憔悴地被一同押上主席台，花白的头发乱草一样垂下来。当他弯下腰时，也许是腰弯得不到位，被人用皮带抽了脊背几下，他才符合标准地弯成了90度。

批判大会开始了，每批斗到一个人，就给这个人增加一顶一米来高的马粪纸做成的大高帽。几个反革命黑帮分子在台上拒不认罪，北清大学的副校长居然不识时务地在左右的扭捏中挣扎地立起身喊道：“我不是反革命，那些都是造谣！”

午后的斜阳放出逼人的热气，数万人的会场在酷热中立刻显出骚动起来，人们拥挤着上前要看个究竟。台上被批斗的人中也有人扭过头观看着这一幕。

对于这类对抗行为，立刻实行打击。一个粗黑魁梧的人飞身跳上主席台，抡起闪闪发亮的铜头皮带，一个高举猛抽，就把两个人都摁不住的副校长打趴了下去。对方似乎还想挣扎，又是几记“黑手高悬霸主鞭”的猛抽，打得他像一条无声的蚯蚓在扭捏下痛苦地蠕动着。李黛玉战战兢兢的目光看见，打人的正是马胜利。

批斗会往下的发展是，又有几个被斗的黑帮高声驳斥麦克风前的批判发言，局面似乎失去了控制，大批的人拥上主席台对批斗对象展开了大规模的几乎是全体性的毒打。皮带、拳脚、棍棒在烈日下飞舞。李黛玉看到父亲在无法躲避的拳脚中恐惧地缩成一团。

骄阳当空。李黛玉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注：

【1】黑帮 原意多指黑社会势力，“文化大革命”对此赋予了新的特殊意义，主要是指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黑帮”常指一群相互关联的领导干部，“黑帮”分子则指某一个领导干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0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使“打倒黑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

【2】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又称“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有一定专长、成就及名望的知识分子，通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化大革命”中，“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曾被定为“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即所谓“斗批改”。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北清大学教职员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那里的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1】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曹轶欧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情况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

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说道：“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下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

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

她没能那样做，她缺乏哄慰的力量。人经常处在微妙的矛盾状态中，这时一是一否的相反抉择常常只是微微可察的细小差别，而这细小差别有时却决定了其后的一切。

以后，当他们每晚并排躺在床上时，经常出现一种难堪的沉默。再后来，他们尽可能避免同时上床，总是一先一后，后上床的总是在先上床者已经入睡或者快要入睡时才上床。光明和黑暗又将两人分开了，第一个人自然是开着灯上床，第二个人常常是闭着灯上床，在黑暗中似乎可以不惊醒先睡者而保持和平。当先睡者实在无法用伪装的熟睡避免尴尬时，他们就并排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光，或者看着黑暗的天花板，说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或者校内家中的琐碎。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合适的理由下，他们分开房间睡了。好在当初就是并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分开很方便。很多年后，想到这段历史的变迁，武克勤还有一种联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原本就埋下了一分为二的伏笔……

陆丈夫还是尽可能坚强地抓住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当然，一些大革命也有从始至终都坚持胜利的人物和力量。”武克勤稍含不屑地问道：“谁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从始至终坚持胜利的人？”陆丈夫扶了一下眼镜，摸了摸凹陷的两颊，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和很多大革命一样，风云人物此起彼伏。”武克勤问：“那有没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陆丈夫说：“在中国，只有一种人物或者说只有一个人物从始至终都会胜利。”武克勤问：“谁？”

陆丈夫回答：“毛泽东。”武克勤把眼前的一摞材料拨到一边，说了一句：“那还用你说？”

陆丈夫说：“所以，你的策略就是，永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和永远胜利的人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永远胜利。”武克勤瞟了丈夫一眼，说：“谈何容易？”陆丈夫说：“作为这个策略的派生原则就是，你要永远和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

对方的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点尊重，或者说多少淡化了她对丈夫根深蒂固的成见。多年来，她对丈夫的冷蔑不断增长，夫妻关系之所以维系下来，除了有种种环境、惯性及社会舆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难被他人觉察的原因，那就是陆丈夫时而还能有一些引起她

注意的言论。

陆丈夫接着说道：“所以，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和他站在一起的。”武克勤问：“那现在的情况呢？”陆丈夫终于显出挺拔和振作来，他站起身说道：“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还有，陈伯达、康生与中央的其他领导相比，谁离毛主席更近？”武克勤说：“现在中央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从运动开始以来的迹象看，康生、陈伯达当然比刘少奇离毛主席更近。至于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们俩今天在电话中的态度有差别。”陆丈夫一伸拿着蒲扇的细长手臂，指着武克勤煞有介事地说道：“凡是看得清的时候，就要最大限度地投入；凡是看不清的时候，你宁肯退在后面。”为了加重语气，他的蒲扇像把刀一样挥舞着，切割着夏日炎热的空气。他难得争到这样的好气氛，他要抓住话头，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

今晚，他早就想过来与武克勤商谈国家大事，然而，踌躇良久，总下不了决心。及至端起茶杯硬着头皮走进武克勤房间时，武克勤的冷淡以及房间里充溢的武克勤的气息都对他有压力。顶着这些压力硬往里走，他能觉出自己瘦长身躯的贫瘠。现在，他像一只快被旱死的大虾又回到了水中，可以舒展长须挥舞一番了。他要争取为妻子出谋划策的资格与权力，他说：“你要和昨天的批斗大会尽可能保持距离。你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你已经和毛主席站到了一起，轻易不要伤了自己的老本。”武克勤脸上现出思索的神情，这让陆丈夫感到特别舒畅。他只能通过不间断的精辟论断牵引妻子的注意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大量地读报纸，听社论，看大字报，翻历史，他渴望成为武克勤的军师。

他正要接着讲下去，女儿陆文琳与她并不曾公开的男友江小才来了，说着嚷着就进到了武克勤的房间。看见陆丈夫坐在这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也在妈妈屋里。”然后伸手拿过父亲手中的蒲扇，自顾自地扇了起来，另一只手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她高瘦的身材像父亲，脸庞更像母亲，至于戴眼镜这一点，她和父母都没有差别。因为激动和天热，她脸涨得通红，说道：“你们都知道工作组的决定了吧？妈妈，你得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判断。我刚才还和江小才讨论呢，小才，说说你的看法。”

江小才个子不高，是个江西籍的男生，他和陆文琳同在北清大学哲学系读书，陆文琳

二年级，江小才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江小才长白脸，额头宽下巴尖的形状像葵花子。他站在陆文琳身边，因为局促，尤其显出身长腿短的特殊比例，像是屈着膝。武克勤不知道女儿怎么会看上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只知道江小才是以同一届的最高分考入北清大学的高才生。江小才很腼腆地挠了一下后脑勺，笑了笑说道：“我还要再想一想。”

陆丈夫的高谈阔论被打断虽然有些不快，但见到女儿还是感到愉快，女儿一直是缓解他在家中终日压抑的和平使者。武克勤看着比自己高出多半头的女儿，平和地问：“学校里都有什么议论和动向？”

陆文琳拉着江小才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停地在眼镜片后面眨着眼，说道：“我觉得批判黑帮及反动学术权威，大方向肯定没错，但是带钢牌子、打人肯定不应该。”武克勤又问：“这是不是保守派的说法？”陆文琳说：“我和江小才都是造

反派，我就不同意打人。钢牌子据说有二十来斤，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谁受得了？”她捅了捅身旁的江小才，说道：“李浩然教授不是心脏病发作了吗？”

武克勤与陆丈夫交换了一下目光。李浩然是哲学系的老教授，五十年代初从欧洲回来的，在国内有些名气。陆文琳又接着说：“昨天在现场，李浩然的女儿当场晕倒，还叫人踩伤了。”武克勤问：“李浩然的女儿也参加大会了？”陆文琳说：“她女儿是北清中学的学生，

好像叫李黛玉。”她转头问江小才：“是吧？”江小才点头说：“是。”武克勤看看这对年轻

人，没说什么。她知道，江小才是李浩然的研究生，自然熟悉李浩然家中的情况。

陆丈夫看着两个年轻人问道：“昨天没有死人吧？”陆文琳摇了摇头，说：“那倒还没听说。”陆丈夫转头对武克勤说：“那就不算什么。任何大革命都难免有些过头行为，政治家用不着有什么妇人之仁。”

他的话此刻无疑有一点分量，武克勤正陷入与康生、陈伯达通电话的恍惚回忆中，这时冷静地一笑，说道：“让革命造反派【2】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该谁做出牺牲，就让谁做出牺牲。”

注：

【1】中央文革 全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28日，是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成为指挥“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权力机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组长）、江青（副组长）、康生（顾问）、张春桥（副组长）、姚文元。中共九大建立了新的政治局后，中央文革活动随之停止。

【2】革命造反派 指“文化大革命”中造各级领导反的人和组织，与之相对立的人和组织则称为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曾演化得十分激烈复杂，阵营也不断变化。

第十三章

米娜的命运从日月坛公园批斗会开始发生剧变。那天，卢小龙在公园管理处借了一辆三轮平板车，将她与贾昆都放在车上。李黛玉本不愿意上车，一看卢小龙瞪起了眼，只好勉强坐在了车上。卢小龙蹬着平板车穿过日月坛公园，进入了北清中学的大门。这是一段土路，有点颠簸，米娜抱膝坐在车上，湿漉漉地摇晃着。路两边是高高低低的灌木丛，灌木后面东一棵西一棵立着槐树，再往后就是一片桃园。沙沙的雨声描绘着校园的地貌和植被。她恍恍惚惚看着烟雨朦胧中已经亮起灯的教学楼，思绪像雪地里的狐狸弯弯曲曲、闪烁地移动着。

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学校将如何对待她？她还会挨打吗？所谓“反革命流氓犯”定性了吗？那个马胜利还会到北清中学来吗？一想到他高举皮带的可怕样子，她的心就打起抖来。这种抖动波及全身，与三轮车的颠动混合在一起，让她在麻木中又有些如醉如痴。伤口的疼痛既标出身躯的存在，也把鲜血的腥味迤迤迤迤地留在了身后的烟雨中。

卢小龙腰背一起一伏地蹬着车，走过了校园内长长的林荫路，到了教学楼前，他停下车，想了想，回过头对李黛玉说：“李黛玉，你先下车吧。”李黛玉从湿漉漉的平板车上下来，他又对米娜说：“您走得动吗？”米娜注意到对方没有称呼自己老师，只是尊敬地用了

一个“您”字，她有些懵懵懂懂又诚惶诚恐地在李黛玉的扶持下下了车。卢小龙对李黛玉说：“你陪米老师回宿舍吧。”米娜非常感谢卢小龙在对他人的叙述中还称自己为“老师”，

立刻识时务地说道：“我自己走吧。”李黛玉在一旁犹豫不安地看着米娜，卢小龙不再坚持。

米娜像受伤的灰老鼠一样，在烟雨中挣扎到了宿舍。

她在女生宿舍楼独居着一个单间，当她穿过晦暗的楼道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时，两边的房门有的关着，有的半开着，透出一些光亮。她浑身哆嗦着穿过这些光亮，生怕有人突然从房间里蹿出来，让她无法逃避。经过一个宿舍时，门口正好站着一个圆圆脸的女学生，一定是自己的样子太吓人了，看到自己，她立刻像受惊的小兔耳朵都竖起来了。米娜低着头一瘸一拐地走着，那个女生倚在门口目光跟着她，听到她转身和同宿舍的同学小声地说着什么，门口立刻又挤上来四五个女孩，目光落在自己的脊背上。一只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受伤的老鼠被无数手电筒集中照住后，大概就会有这种无处藏身的恐惧。

她终于拱开了自己的宿舍门。当她关上门背靠在门上喘气时，觉出在几个女孩的“追踪”下，坚持走完这段距离的艰难。心脏像小兔子一样咚咚咚地跳着。小兔子几乎要从喉咙里把头探上来，胀得胸脯、口鼻呼吸憋闷难受。渺渺茫茫中，居然想到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他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把脚一踹，把头一拱，铁扇公主便疼得满地打滚。

喘息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插上房门。一大早，学生们便冲进来把她揪走，连门都没来得及锁。当她拉上窗帘打开台灯时，先将房间扫描一遍，发现学生们并没有抄她的家，她松了口气，忘记了疼痛，脑子里掠过了共产党搞地下斗争的故事。她一瘸一拐走到门边，确认门已插好，又一瘸一拐走到靠窗的写字台旁，将台灯的灯罩上又轻轻盖了一块毛巾，同时再一次把窗帘拉严。幸好只有一个宿舍的女生看见她了，从她们的反应看不是凶恶的，她们不一定会怎么样，那些揪斗她的学生们可能正忙于别的，她要抓紧时间处理掉危险的“罪证”。

她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草草地翻了一下，里面有她日常生活的简单记录。对于周末

舞会，只有一些她自己才看得懂的文字。她盯着眼前这段文字，停顿了一下：“今天，他显得特别有心事，但还是很关照我。活动结束后，他用车把我送回学校。”她从来没有在日记本上写过他的名字，那是一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名字：卢铁汉。她也从来没有写过跳舞、舞会这类文字，她把那一律称作“活动”。从中学时起，她就知道日记本有时会使人栽跟头，这是母亲从小对自己的教诲。

她又翻开一页日记，也是周末写的：“今天，是很可怕的一天。”只有这几个字。这段文字写了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第一次懵懵懂懂将自己交给一个还比较陌生的男人，与其说交给，不如说糊里糊涂地被一种命运安排了。眼前又浮现出那张粗壮巨大的面孔，对方口中那浓重的烟味连同山西腔的喃喃低语一起热烘烘地扑在她脸上。她娇小的身体被这个夏日里晒热的石像一样的身躯包裹住了，她根本没有力量做其他选择。她是心甘情愿的，又是被强迫的。她是被强迫的，又是心甘情愿的。那是一种逆来顺受又顺来顺受的决定。无论如何，那“第一次”让她腾云驾雾惊恐不安，让她觉得天空塌了下来。她无力抗拒，被压迫得一动不能动，自己女人的器官在小腹下撕裂般地疼痛。对方一直在喷着烟臭热气喃喃低语地哄慰着她，同时，那生理的进入也在小心翼翼地开拓着。她疼痛得推开了他，对方进进退退地试探着，最后还是没有留情地进入了。她简直不能想象自己娇小的身体怎样能够让这个巨大的男人进入。她甚至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眼前浮现出村姑在小溪边举起捶洗衣服的棒槌。要把一个棒槌插入女人的身体，是十分残忍的。烟气袅袅中，捶洗衣服的妇女收起棒槌，端起盛满衣服的木盆走了。小河弯弯曲曲流向地平线，在那里，大地可能折断，小河会变成瀑布直落万丈深渊。她也会随着瀑布落下深渊，在瀑布飞溅中翻腾不已，昏迷不醒。

又一页日记，写了这样几个字：“这是比较可怕的一天。”这是她第二次被他热烘烘的巨大身体包裹住，那一天，她觉得自己滑入一个热烘烘的隧道，隧道是粗糙的石壁，一半黑暗一半明亮，下滑时没有尽头。这种幻觉常常和她坐火车时穿过隧道的印象相联系……时间不允许，她不能再翻下去了。倘若这些文字落到造反派手里，是经不住字斟句酌的推敲的，她要立刻把日记本撕碎！

日记本是硬皮，用力一撕，纸芯和硬皮分离了，中间的连线被一根根扯断，微微翘着，让她想到战争片中被剪断的敌人的铁丝网，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在铁丝网那边的地堡旁巡逻，地堡地像个乌贼头，背衬着暗蓝的天空。她赶走这些毫无道理的联想，将厚厚的纸芯分成一小打一小打。她的力气早已耗尽在一天的折磨中，手指绵绵软软的几乎都抓不住纸。她不得不用嘴来帮忙，两只手抓住一半，嘴咬住另一半，将一打一打的纸撕碎，再将纸片扔在纸篓里。

日记处理完了，她又拉开抽屉，里面还有卢铁汉的几封信。信是寄到学校的，信封的落款是“本市”，没有发信人的详细地址。这个有权势的男人在这些事情上倒是极为小心的，

她在高兴的时候曾揶揄他是“胆大心细”。他问：“我怎么胆大了？”她说：“你还不胆大吗？”

对方呵呵地笑了，说：“我当然是胆大的，不胆大怎么会有今天！可我也是心细的，不心细，我也没有今天。”她打开珍藏的信件，信中没有任何可能留有把柄的文字，往往只有一两句话，都是联络安排。比如这一封写的是：“米娜：这个星期我要出差，周末活动暂停。下礼拜回来，一切照常。希望你一切都好。卢”。就是这种电报体的文字也曾在她心头唤起浮想联翩的柔情。他总是用蓝色的横格纸写信，薄薄的信纸，遒劲的粗铅笔字，表现出男人的力量和自信。看到他的字，就能闻到他的气息，想到他的神气。如果不是和他走得这么近，在街上碰见这个男人，她一定会觉出对方和自己年龄的巨大差异，也会觉出自己在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非常大的距离。

没有那么多时间回想了，那些文字再舍不得，也只能撕碎了。所有可能带来危险的纸张大概都撕碎扔在了纸篓里。她喘了口气，搜寻着，看看还有什么危险的物品。

她扫描着房间里的物品，写字台，单人床，蚊帐，小书架，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籍，脸盆架，水桶，门背后是两个大木箱。她想起什么，又翻开褥子，从下面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他的短信。她抽出信纸，上面的字更简单，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一句话：“我一般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有会，周一和周三上午也有可能开会。你可酌情选择与我通话的

时间。”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他告诉她，这是他办公桌上的电话，只有这个电话是他亲自接，办公室的其他电话都是秘书先接。这还是他们认识不久写给她的，一直压在褥子下面，已经有些发潮，她把纸凑在鼻子下面轻轻嗅着，能够闻到床褥的气味。这是一封标志着两个人关系的实质性开始的信件，她再一次陷入恍惚。

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像被惊吓的小野兔一样猛的一个激灵，情急之中想到的是地下革命者应付国民党宪兵搜查的英勇举动，她立刻将信纸扔到嘴里。门还在不停地敲，她吃力地将嚼得半烂不烂的信纸咽了下去，纸团卡在食道口，非常难受，但总算消灭了这个最危险的电话号码。她瘸到门口将门打开，面前是她教过课的几个女学生，她倚着门，不知她们要干什么。她正要问，刚刚咽下的纸团又从喉咙口探了出来。她哽咽着下咽，却怎么也咽不下去，脸上露出极为痛苦的痉挛。几个学生相互看了看，似乎在考虑什么，她却嗓子眼一痒，强烈的呕吐带着粘稠的未消化的食物及灼热的胃酸夺口而出，几个女学生急忙闪开，那团信纸也像随瀑布飞落的小船一样落在一滩污泊中，她顾不得多想，连忙趴下身，从污泊中抓起那团粘糊糊的信纸重又塞进嘴里，带着呕吐物的酸臭往下吞咽。

几个女生显然没有弄明白她在干什么，只是为这种失常的举动感到惊骇。米娜终于将那张嚼得半烂不烂的信纸吞了下去，这才抬起伤痕累累的面孔。几个女学生像看疯子一样，不知道能否和她正常对话。一个人举起了手中的瓶瓶袋袋，说道：“米老师，这些东西给你。”

她们惊骇的目光在打量她是否能够听懂这些话语。米娜听清了她们的话，也看清了她们手中拿的只是一些酒精、红药水、药膏、药棉、纱布，但她脸上仍然是木木的，没有任何表情，几个学生没有再说什么，留下东西匆匆走了。

她回到屋里，逐渐冷静下来。她慢慢走到墙上的那面课本大小的方镜前站住，对着镜子，她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现在的样子。那是一张非常人的面孔：零乱的头发披散着，半遮半掩的是两横三竖的血痕。她在脸盆里洗净了手上的污物，用毛巾轻轻擦去嘴角的呕吐物，再翻转毛巾轻轻揩掉脸上的污泥血迹。她发现，这绝不是简单擦擦就能清洗干净的。撩开遮住脸颊的乱发，那两横三竖的伤口如此醒目，竟然有点像在镜子上贴了两横三竖的

红纸条。她倚墙站了好一会儿，拿起扫帚，轻轻打开门，趁着楼道里没人，将门口呕吐的污物扫净，然后关上房门，插好。想了想，将盆里的脏水倒到一个大些的洗衣盆里，同时将纸篓里撕碎的纸张浸到里面，用手搅动着将它们浸透，再一点点将这些碎纸揉烂。她知道，撕得再碎的纸也可以重新拼起来。把这些纸揉烂了，快成纸浆了，她又把它们攥干，重新扔在纸篓里。最后，她在脸盆里舀上清水，将手洗净。再换上清水，对着镜子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洗脸。

暖壶里还有水，她又加了点热水，温水增添了一点去污的能力。脸大致洗出来了，当那些肮脏的黑灰污秽洗掉后，她发现脸的皮肤还是光洁的，但那两横三竖的伤口却比原来更加触目。她呆滞了好一会儿，拿出学生们刚刚送来的药棉，打开了酒精瓶，想了想，又摇摇头，伤口受不了。于是，她把暖壶里的开水倒在茶杯里，将药棉在开水中沾湿，对着镜子清洗起脸上的伤痕来。皮肉开裂的伤痕里有泥土，清洗引起的疼痛就好像再一次撕裂自己的面孔，她忍痛清洗着，她要脸面。

把伤痕洗净之后，轻轻涂上消炎的药膏，她又看了看自己已经破碎褴褛的上衣和裙子，再没有一点力气照顾自己了。被雨水浸泡了一天的衣服，已被体温烘得半干。现在最影响她的是臀部的疼痛，她小心翼翼地试了又试，才能在大腿的某个狭小部位找到与椅子接触的安全区。她只能悬空着臀部，轻轻坐在床边。夜深人静中，她此刻真正想念的人是已去世的母亲。

母亲的照片在写字台上的一个小镜框里，神情很严肃，很辛苦，当然，也很漂亮。不知为什么，她觉出自己的眼睛潮湿了。母亲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这次失败的婚姻留下两个记录：一个，是她这个女儿；另一个，是对所有男人的不信任。她独自一人将女儿带大，女儿从小也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米娜经常羡慕别的女孩子，当看见她们被父亲手拉手领着在街上玩耍时，她常常会呆呆地站住，直到他们的背影远去。这时，她往往会咬住自己的手指，好像对手指的吮吸能够克服内心的寂寞。在童年的想象中，最经常的故事就是有一天突然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出现了，他拉着自己的手说：我就是你的爸爸。每当她在书籍中、电影中看到某个了不起的男人时，她就会在心中编织一个故事，让

这个男人最终以父亲的身份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这种时候，她会对母亲生出些许怨恨：怨恨母亲没有为自己找下一个好父亲。

懵懵懂懂中，卢铁汉高大的形象出现了，他侧对着自己走过去，又站住，转过那大理石一样高耸的额头看着她。这原本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形象，她最初觉得他像一个阴险叵测的坏人。当那厚厚的嘴唇蠕动着说话时，更让她觉得一种冷酷。然而，随着他们的接近，她却慢慢感到对方的和善，这种和善淡化了他相貌的严厉而衬托了他身份的高贵，并且和自己一贯想象的父亲有了远远的一点联系，当然，比自己想象中的父亲更遥远，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更像爷爷。

夜深了，校园里一片寂静。她觉出夏日的闷热，挣扎着欠起身，关上台灯后拉开窗帘，推开了窗户。窗外泻进来的新鲜空气给了她奇妙的自由感觉，她顾不得对蚊虫的禁忌，将纱窗也打开了。大雨过后的后半夜显出了透人的凉爽与湿润，近处的几个单双杠在黑暗的楼影中无声无息地构成着几何图案。黑色的楼影过去，在月光的照射下，体育器械室的平房屋顶像帽檐，帽檐下是一扇一扇映着月光发亮的玻璃窗，像审视的眼睛。再远处，就是月光下的大操场了，相对的足球大门隔着遥远的距离虎视眈眈。沿着学校的围墙，一排高大的杨树在深夜中像深色的山脉将校园围住。杨树后面是圆明园遗址，一片野草坡中，竖立着英法联军焚烧后遗下的石柱、石门和零零散散裸露在土地外面的石基。大片大片的湖泊里长满了芦苇。夜空中芦苇的气息、野草的气息、杨树的气息像睡神一样游荡着。更远处就是麦田和稻田包围的村庄，隐隐约约能闻到远处飘来的稻香。麦子刚刚割过，留着麦茬的土地被雨水浸湿后，将麦草的香气播散得十分遥远。宁静中听到水流的声音，小河就在操场边那排杨树的后面，几个肤浅的小小落差，让河水发出占领夜晚空间的音响，间或听到农村的犬吠。月光如此明亮，居然还听到雄鸡打鸣的声音，她不由得想到了高玉宝“半夜鸡叫”的故事。

看着窗外黑暗而又明亮的夜色，看着操场上一片片雨后的积水在月光下镜子一样发亮，她多少忘记了一天来的遭遇，或者说正视了自己的遭遇。她不死，她要好好活下去。第一，要想办法养好伤口，特别要养好脸上的伤口。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容貌。第二，要应付好眼

前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可以装疯。刚才自己扑到地上将呕吐物塞到嘴里吞咽的行为在那几个女学生中引起的惊骇，使她看到了疯子的力量。第三，要尽快和卢铁汉联系，同时又绝对不能连累他；只要不连累他，他就可能帮助自己。最好能找到机会不惹人注意地溜到办公室打个电话。或者托卢小龙转交一封信，但这样不妥，卢小龙肯定不知道她和卢铁汉的这层关系。还是寄信更安全。第四，她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求进步的机会。她要争取做革命的动力，不做革命的对象。

这样思索着，窗外的月色更亮了，楼影投下的黑暗与月光照亮的广大空间的分界更清楚了。黑压压的杨树后面升起缭绕的雾气，雾气像一个个若有若无的问号在操场的边缘模模糊糊地飘动起来。操场东边是一片桃园，桃园后面的池塘中响起了一声两声有力的蛙鸣，更多的蛙鸣此起彼伏地在月夜中连成一片。

第十四章

卢小龙在六六年的夏天最喜欢的成语就是“铤而走险”，四个字的节奏像铁锁桥的铁链一样带有钢铁的性质，含着大胆的冒险精神。闭上眼，一个“铤”字和一个“走”字就活生生地画出了人物的形象：那是踏着铁锁桥渡过高山峡谷的形象，那是踏着荆棘泥潭冒险前进的形象。冒险不一定成功，不冒险不可能成功。当“铤而走险”进入自己的身体与骨骼合一时，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无畏。

他还喜欢的一个成语是“大器晚成”。北清中学第一轮革命揪出了贾昆和米娜，作为一个非常肤浅的举动已经过去了。第二轮革命是有一批学生贴出造校领导反的大字报，一些人贴出了保校领导的大字报，双方的首领都成了北清中学的风云人物。在这一轮革命中卢小龙也没有什么行动。学校里已经涌现了不少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还出现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还是冷冷地看在眼里。第三轮革命，学校来了工作组，北清中学的工作组是隶属于北清大学工作组的小支队。当北清大学与北清中学同步发生造反派与工作组的冲突时，北清大学工作组在中央的支持下，已将前两天的万人批斗大会打成了“反革命事件”，同时

开始在学生中追查反革命，北清中学工作组也开始整顿学生。一时间，学校里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很多师生这时才真正回忆起中国1957年的反右历史。正当那些活跃分子有些张皇时，在一片颓废的大字报栏上突然出现了卢小龙的大字报。四张黄纸写成的的大字报上，第一张纸就是一个大标题：《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

这个世界是一个矛盾冲突的世界，一切声音都在与对立面斗争中表现出影响力。你反对的对立面越大，你的影响也越大。“顶风亮相”是一种冒险，也最容易轰动。卢小龙的大字报使沉寂了两天的校园一片哗然，大食堂门口的大字报前密密匝匝站满了人。从这一天起，卢小龙便成为北清中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当北清中学工作组开始清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态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转抄张贴在北清大学大字报的中心区，在北清大学也成为舆论的焦点。大字报栏出现了“向北清中学革命小将卢小龙致敬！”的大标语，当然，更多的是围剿卢小龙的大字报。立刻，卢小龙成为北清大学政治舆论的中心人物。随着他的大字报被各大中院校传抄，他很快也成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新闻人物。

与此同时，北清大学造反派的第二号人物呼昌盛顶着工作组追查反革命的高压，贴出了题为《踢开工作组闹革命——从中学小将卢小龙大字报中获得的启示》的大字报，将卢小龙点燃的火种进一步扩大了。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对呼昌盛和卢小龙的批判攻势在北清大学遮天盖地地铺开，北清中学也贴满了声讨卢小龙的大字报。就在很多人为卢小龙担心的时候，卢小龙却在“铤而走险”的精神鼓舞下继续行动着。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平平常常的孩子，从未引起过人们太多的注意，现在，全校一千多双眼睛都在追踪他，仅仅为了这种感觉也值得冒险。像铁针围拢磁铁一样，一群学生开始聚拢到他身边，这使他获得兴奋感。他决定开始在这个社会大动荡中第一个有组织意义的行动：发起成立北清中学红卫兵【1】。

一行七人在黑夜的尾巴还盘踞在校园中时，像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兵一样悄无声息地穿过学校后围墙的缺口，走过围墙后面小河上的独木桥，穿过一片桦树林，又越过几片鱼塘，走过一段土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入了圆明园遗址。东边的田野刚刚露出草莽中的黎明，一片铁青色的微光透过稀疏的灌木将黑乎乎的大地勾画成浓重模糊的风景，一坡一

坡的荒草像沉默的火焰一样起伏着，几个摇摇欲坠的雕花拱形石门立在巨石狼藉的废墟上。他们在草莽簇拥的圆明园废墟上双手抱膝围坐成一圈。一只猫头鹰在朦胧的树影中发出凄厉的鸣叫。

卢小龙坐在最高处，屁股下面毛糙的大石头还带着露水的潮湿。他的话非常简单：很多中学都开始成立红卫兵，北清中学也应当成立红卫兵，而且要成为一支最高水平的红卫兵，投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接下来，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在那个时代最激烈、最勇敢的讲话，这些话虽然在几十年后曾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回想起来很可笑，然而，在那个朦胧的黎明中，他们选择了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废墟举行这个仪式，无疑表明当时的庄严情绪。

卢小龙在这次聚会中第一次感受到执掌权力的享受。黑暗的风从背后吹过来，描绘出怪石林立的废墟的险峻气氛，他所设计的宣誓仪式使他第一次获得了领袖感。他们宣誓为保卫毛主席而战，为保卫红色江山而战。那篇卢小龙亲自起草的誓词，由他领诵一句，大家宣誓一句。在誓词中特别讲到红卫兵的组织纪律：坚决服从红卫兵总部的领导。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卢小龙的权威地位。七个人都将是北清中学未来红卫兵总部的成员，卢小龙是自然而然的核心人物。黎明从卢小龙背后的东方露出亮光，照亮了围拢着卢小龙的另外六个人的面孔，卢小龙生平中第一次以领袖的角度观察身边的人物，有一种极为异常的感觉。

坐在卢小龙左手的第一人，就是那天将米娜抽打得皮开肉绽的朱立红。这位同班的女生在卢小龙贴出大字报的当天就找到了他，她说：“我坚决支持你！咱们一起干。”卢小龙从感情上很不接受这个水泡眼的矮胖女孩，他想象中的政治伙伴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朱立红非常神秘的一句话就让他们沟通了，她告诉他，工作组不是毛主席派出的，是中央别的人决定的，这里的背景她知道。她的父亲在卫生部，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工作组早晚要垮台，因为支持它的上层人物早晚要垮台。她当时还不无嫉妒地说：“我本来还想贴大字报呢，叫你抢先了。”卢小龙非常庆幸自己当机立断贴出大字报的行动。正是凭着这个别人无法侵夺的政治资本，才使得朱立红这种人不得不归属于他的旗下。当朱立红坐在这里发表言论时，除了激昂慷慨的表态之外，其实是在争夺卢小龙之外的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她在卖弄自己掌握的上层背景，在渲染她在这方面的敏锐，她不止一次重复着卢小龙刚贴出大字报之后她如何与卢小龙串连。

卢小龙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潜台词。朱立红在极力争取第二号位置的过程中，并不敢否认他的第一号位置，她的做法实际上是加强了卢小龙的地位。在第一天的组织活动中卢小龙就懂得了什么叫权力中心。今天到会的六个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争夺从一开始就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倘若这个核心只有他和朱立红两人，倒有可能经常发生谁也不服从谁的冲突。

左边挨着朱立红的第二个人也是女生，初一，叫田小黎。很好看的小圆脸，精瘦的身子，薄薄的嘴唇，说起话快如鸟雀，干部子弟，喜欢冒险，看到卢小龙的大字报，她立刻找到他，说：“我佩服你，你写的大字报是北清中学第一张有水平的大字报。他们那些都是顺风吃屁，只有你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我跟着你干。”在她连竹炮般的激烈讲话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比小孩过年跑着放鞭炮更撒欢。她的出身使她对中国上层生活并不陌生，所以对朱立红煞有介事的渲染也不太在意，她的兴奋点在于红卫兵的成立，成立了红卫兵就可以有声有色地干，在全北京干出名。

再转过来，迎面坐的是一个高三男生，叫黄海。在黎明的凉风中，他披着一件旧军衣盘腿而坐，一身的军干子弟气。他选择了与卢小龙对面的位置，意味着他在这个团体中与卢小龙旗鼓相当。在北清中学前一轮浪潮中，他写了一堆大字报，成为风云人物。他有他的独立意识，有他的领袖欲。看了卢小龙的大字报，他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与卢小龙交流的，对他在前一段运动中建立的影响也颇自以为是，然而，卢小龙还是以善于团结人的胸怀把他拉了过来。可能是卢小龙的朴素和平易给了对方心理上的满足。当时黄海曾桀骜不驯地说：“咱俩联合着干，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听其自然形成。”他一定觉得自己那洋洋万言的写作能力适合扮演马克思的角色，而卢小龙只适合扮演辅助的角色，然而，今天在这里一坐，他就意识到，卢小龙在这个小团体中的领袖位置暂时是难以动摇的，他的大字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

剃着寸头的黄海脸上始终做着深刻状，他发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富有理论色彩的观点。卢小龙知道，最终能够落实的是自己提出的最基本的行动纲领。面对黄海的表演，卢小龙明白了，一个人想保持领导权，除了其他因素，一定要最早提出行动的纲领。当你的行动纲领真正代表了下一步能够做的全部事情或者大部分事情，你就具备了号召力与领导权。卢小龙原本对黄海颇有戒心，当他看到黄海野心勃勃地表演一番之后，倒觉出黄海的表演恰恰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与排斥，朱立红就常常用审视的目光打量黄海。看清了这一点，卢小龙真正地平稳与宽和了，在这个团体中，他依然可以保持寡言的习惯，听凭其他人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他的领导权只会在这些锋芒毕露的互相磨擦中更加稳固。

挨着黄海，在右前方坐的是又一个高中的男生，叫唐北生，也是干部子弟。和黄海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是一个性格平稳喜笑颜开的人，额头上有三道横纹，长着一张中年人一样老气的面孔。文化大革命在他眼里似乎和参加一次中学生运动会差不多，是一个忙忙碌碌的高兴事。他是卢小龙不多的朋友之一。当他出现在这个团体中时，感到一种政治活动的兴奋，用他的话讲，这和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核心。他平平淡淡的讲的都是极为具体的事情，卢小龙想，他对自己的忠诚大概没有问题，对其他人锋芒毕露的表现也不太介意。这种人是一个组织中的粘接剂。在这个黎明前的活动中，卢小龙为自己能有这么多的新体验而欣喜。他发现，权力的奥秘只有在运用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发现。而领袖的奥秘只有处在领袖的位置上才能够真正掌握。他的眼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在心中跳出了“嫡系”二字，唐北生无疑属于自己的“嫡系”。

挨着唐北生的又一个男生叫宋发。很黑的剑眉，很黑的眼睛，很红的脸，说话时总是目光平平地盯着眼前，两颊还带着一点络腮胡。他是这个团体中惟一的贫下中农子弟，虽然与干部子弟有天然的隔阂，今天却被同一个神圣的主题捆在了一起，他无疑会更慎重地思考政治的是非。他不像朱立红那样激昂慷慨、煞有介事，也不像田小黎那样无所畏惧、以政治为游戏，更不像黄海那样野心勃勃，也不像唐北生那样悠哉游哉，他很认真，每做一件事都会三思而行。他的这种气质与卢小龙颇有些对劲，团体中有了这样的人物，做事

情会更严肃，也会更郑重其事。

再过来，紧挨着卢小龙右手的是同班的女生华军。她从一开始就寻找了这个紧挨着自己的位置。这个脸颊通红、老面得有点像老太太的女生同样是干部子弟。她的出现，卢小龙一点也不意外。几年来她一直对他非常友好，好像卢小龙是一个需要她经常照顾的人。今天，没有任何人吩咐，当黎明给了足够的光亮之后，她就掏出小本开始简单的记录，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卢小龙的帮手。过去，对于这张难看的脸卢小龙从不愿正视，然而，当她此刻飞快地做着记录，并且附和着他的意思讲话，却真正烘托了自己的领袖位置。华军还特别讲到：“我们这个组织的核心就是卢小龙，他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是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大的。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替他多想一想，有什么情况要向他多汇报，要加强内部的组织纪律性。”这样的话无疑造成了新的气氛，像一道箍将大家箍在了一起。

东方的亮光已经铺展在大地上，草莽山坡中的圆明园遗址露出全貌，远处的苇塘、树林、稻田、村庄、炊烟描绘出一幅清晨的图画。周边的世界大了，这个团体显得更小了。然而，卢小龙却感到了自己手中的力量：凭借一个政治纲领，还有一个组织，他可以征服世界。

一个自然界的小现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在旁边的一棵松树上跑下来两只小松鼠，它们一前一后在土坡和石头上跑跳着。经过一连串你追我赶的玩耍嬉戏，在一段横倒在地的粗树枝上停住了，一只松鼠骑在另一只松鼠的身上。下面那只松鼠睁着机灵的小眼睛一动不动，上面那只小松鼠翘着蓬松的大尾巴也一动不动。背衬着天空，这两个黄色的小松鼠被勾画得玲珑精致，灰色的眼睛亮闪闪的。田小黎仰着她那喜眉喜眼的小圆脸好奇地问：“它们在干什么呢？”几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学生自然都不解其意。卢小龙从小在山村长大，知道这跟猪羊牛马相通的动物生活，他犹豫着没有张嘴，倒是七个人中惟一的贫下中农子弟宋发不耐烦地冒出了一句话：“它们那是结婚呢。”几个学生都愣了，猜到了什么，有点不自然地笑了。

卢小龙这时才发现，这个小团体中的三个女生只有田小黎还稍有点俊样，一左一右的朱立红和华军都长得太困难了。他不由得又一次想到那天在日月坛喷水池边遇到的漂亮姑娘。她为什么不能坐在自己的左右手位置上呢？

注：

【1】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学生、大学生中的学生造反组织，它的原意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种组织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始创于1966年5月，后来扩展到全社会，演变为各种形式的群众造反组织。

卷 三

第十五章

历史是一切人物表演的舞台。当北清大学革命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被工作组押上万人批判大会的台上时，他感到了什么是命运。看着大操场上黑压压的上万名师生，他想到就在几天前自己还是批斗大会的组织者，几天后却沦为批斗对象。

在工作组发起的“反干扰、查反革命”的运动中，顶风亮相反对工作组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北清中学的卢小龙，另一个就是呼昌盛。大学生自然比中学生更适合做斗争对象，于是，他被很光荣地押到了检阅台上。工作组组织的批判会似乎文明一些，不戴牌子，也没有坐喷气式，只是低头接受批判。他的身后摆着几个长条桌和麦克风，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在那里亲自督阵。台上大横幅是：坚决批判反革命分子呼昌盛。同样是一个个跳到台上的激昂慷慨批判，同样是振臂高呼的口号。呼昌盛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中回想着从早晨到现在发生的事：一清早就被北清大学的几个戴着纠察队袖章的学生从被窝里揪了起来，押了一上午，中午给了一个馒头一份菜，下午两点连推带搽把他带到了会场，这和几天前自己组织的批斗大会做法也差不多。这样想着，便有一种豁出去的冷潮热讽浮上心头：自己批斗了几百人，挨一下批斗，也值了。

批斗大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因为他是北清大学东校的学生，批判会一结束，就被一群人押着挤出大操场汹涌的人群，往北清东校走，成群结队的人围观地跟随着。当这支押送他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校园，又穿过日月坛公园，带着先声夺人的气势拥进北清东校西大门时，呼昌盛觉得这简直是变相的游街。左右的人同样是反剪他的双臂强扭着他，沿途有

此起彼伏的振臂高呼声讨着他，“打倒反革命分子呼昌盛”的口号震耳欲聋。校园的道路，道路两边的树，树后面的河流，河流后面的荷塘，荷塘后面树影掩映中的一栋栋楼房，都在汹涌人流的冲击下活动起来。不时有人从人群中挤上来，劈头盖脑地抽他的耳光，打他的头，恶狠狠地踢他。有一脚踢在小腹上，他疼得弯下腰蹲在地上，扭送他的学生毫不留情地把他拽起来。在潮水般的游街过程中，呼昌盛遭受着越来越难以顶住的殴打。眼镜早已打飞，嘴角流出了鲜血，衬衫的扣子全被拽脱，黑瘦的胸脯上布满青紫的伤痕。他禁不住想，你们又不是工作组，哪来这么大仇恨？当然，这是极为幼稚的思维。他组织的批斗会上不是同样将几百人毒毒地打了一顿吗？情势决定一切。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右边是一个拱形小石桥，左边是一个历史闻名的石牌坊，又冒出来一群气势汹汹的学生，还有两个五大三粗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将拳头和巴掌飞过来。一个面孔粗壮的人很像是宣传画上标准的炼钢工人，上来喝道：“你为什么反革命？”一手劈胸抓住他的衣服，另一手一拳打过来，呼昌盛眼前一片金花，几乎无法站住。在爆炸般的剧痛与昏迷中，他觉得自己像一头被打得半死的狼崽，被成群的猎人押送着，最后，他被撵在一个地方，听见有人说：“就在这儿隔离审查，不许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随后，听见纷沓嘈杂的脚步声撤出房间，房门关上了，有铁链子哗啦哗啦的声响，最后是很重的咔嚓一声，显然是上了一把特大号的铁锁。咚咚咚的脚步声似乎在穿过很长的走廊远去。听到大门的开阖，隐隐约约听到一些人的脚步声走下台阶，随后，众多的人声分散消失在辽阔的空间里。

声音的统治暂时放松了，气味的威严便在黑暗中显示出来。有生冷的钢铁的味道，有厚重的机油的味道，还有煤油的味道，有机床切削时飞旋出的铁屑的味道。学机械的呼昌盛在校办工厂实习过，熟悉这些味道，这些味道带着一股阴潮的气息浸透着他，他这才觉出自己正趴在地上。用双手触摸地面，是冰冷的水泥地，地上有厚厚的尘土。手向前伸，摸到了一片粘糊糊的油渍，慢慢放到鼻子前闻一闻，是机油和煤油的混合物。他抬起头极力睁开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阴暗而空旷的空间，好像是库房，空空荡荡的，靠墙放着几块钢板和几桶机油。

对着门口的一面墙上有两块很高的小方窗，两道光亮透过小方窗斜照进来，让他想到农村夜晚放露天电影时放映机的光柱。库房里还有一张学生宿舍用的双层床，也落满厚厚的尘土。他挪过身去，背靠着床栏坐起来，瞄了一下六七米高的房顶和二三米高的窗户，这里摆放一个双层床，不怕为他提供逃跑的方便吗？他随即摇了摇头，窗上插着铁条，算得上是一个条件充分的“牢房”。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是开铁锁的声音、下铁链的声音和开门的声音，他低着头一动不动。有人在门口摸索着拉亮了电灯。一盏昏暗的灯泡从头顶照下来，面前出现了几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学生，还有一个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他们将抱来的一卷被褥放在了双层床的下铺，荡起一阵烟尘，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你的行李。这是纸，这是笔，你要老老实实检查交待。饭有人送，大小便你就在这儿解决。”说着，他们走到房屋的一角，那里有一个水龙头，下面是一个水池子。水池的出水口是钢板隔制成的水漏，很像微缩的马路上的栅条状漏水盖。他们说：“小便就这样了，大便你多冲一冲，还不行，就把铁漏拉起来。”他用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表情面对着这些吩咐。有人把饭盒放在上铺，说：“这是晚饭，喝水就是自来水，你到这一步也没有权利挑三拣四。”咣啷咣啷门又关上了，铁链子又穿上了，大铁锁又锁上了，脚步声穿过长长的走廊远去了，只把一盏20瓦的昏黄灯泡点亮了留在这里。

他开始清醒了，挣扎着站起来。眼镜打碎了，左眼打肿了，只剩下残缺的一点视力，但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他走到水龙头前，拉开了铁漏板，看见一个方形的孔道斜着通向外面，顺着孔道看去，外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坡。大概这面墙朝向西面，正是黄昏，洞口处的杂草辉映着桔黄色的光亮。这是不是晚霞所致？他在北清东校上学的两年中，从来没有观察过晚霞。人到了这种孤寂的境地，才会注意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在闹哄哄的人世中，人人都把自然当做与己无关的遥远存在。他一瘸一拐回到床边，打开饭盒看了看，一个馒头，一点咸菜，他冷笑了一下，盖上饭盒。疼痛消灭了食欲，留下的是思想。

他将褥子打开，床单铺平，枕头放好，同时生出了对熟悉的被褥的亲切感。这套被褥

陪伴了他整整两年，一打开就洋溢着自身体味和学生宿舍的气味。在生冷的机油味统治的空间里，被褥给他带来了温馨的生活气息，里面还很仁慈地裹着他的毛巾、肥皂、牙刷、茶缸，白茶缸上写着“又红又专”四个红漆字。牙膏的清香，潮湿毛巾捂出的馊味，此刻在昏黄的牢房里悠悠扬扬地描绘出他与人间的联系。一瞬间他想到，倘若一个人流落到与世隔绝的荒岛上，那么任何人类制作的物品在岛上出现，都会引起如见故人的亲切与惊喜。一个随海潮飘来的破瓶罐，一只破胶鞋，都能使落荒者生出思乡的遐想。

将脸和手臂洗净后，才知道自己浑身伤痕累累。想到自己的所做所为，知道眼下没有权利自怜自怨，便在水龙头上将腿脚冲洗干净，然后坐在床上。奇怪的是，他在下意识中采取了和尚盘腿而坐的姿势。这种姿势他在大学里从未用过，莫非有着什么不自觉的表示？小方窗外已一片黑暗，他下了床，一瘸一拐的拖着步子走到门口，将电灯拉灭，黑暗中沉淀出那两个小方窗的亮光。他回到床上依然盘腿而坐，一个小方窗外的天空有一颗硕大的星星。刚才通过下水道，他第一次看到了北京的晚霞光亮；在这茫茫的铁窗里，又第一次看到了北京的星空，那颗星星在铁栏杆旁边闪烁着。自从他踏入北清大学就始终处在穷凶极恶、风风火火的努力之中，学习上要进步，政治上要进步，整个人像旋转的车轱辘一样忙碌地奔跑着，从来都将晚霞与星光置之度外。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像一只被长期囚禁的野兽冲出了笼子，更像一只被马戏团驯化了的老虎重归山林。如果这些比喻还没能传达出他的自我感觉，他觉得自己其实更像一头食肉的小猛兽。他看过一个彩色纪录片《岛》，一种叫做的野兽像闪电一样攻击草莽和树上爬行的毒蛇。只要毒蛇在草丛中一探出头，或者从树上游下来时，就箭一样射出去，咬住蛇头，任其挣扎着直到将其置于死地。如果说小一点，他觉得自己更像狼，在无边无际的荒山野地里奔跑，搜寻着猎物，时刻准备做拼死的搏斗。它会把野猪逼到悬崖绝壁，当野猪发疯地冲过来时，它机敏地跳上去咬住野猪的脖子。野猪狂暴地将它甩脱在地，再一次扑过来，它会灵活地腾跃躲闪，伺机进攻，直到野猪毙命，哪怕自己也伤痕累累。

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看到善良的马一副善相，愚蠢的猪一副蠢相，驯服的狗一副驯服相，残忍的狼一副残忍相，用这种眼光看人，他常常觉得长得像马的人善良，长得像猪的

人愚蠢，长得像狼的人残忍。自己的相貌像狼，像狐狸，像一切攻击性的食肉动物，他就是一匹好斗的狼。回忆自己的童年，除了几次龇牙咧嘴地与邻村的小孩打架之外，他更多的好斗情绪只表现为倔强的沉默。而真正让他敌视的，是那个人人看来都善良但在他的眼里十分冷酷的父亲。

他小时候常挨父亲打，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双暖鞋，冬天走七八里地上学，一双露着脚趾的破布鞋给他带来了烂得流脓的一脚冻疮。每天他踏着脓血从学校走回家，都像走一条布满尖刀的路。父亲却常常因为他没有及时赶回来拾柴喂猪，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将他打翻在地。从那时起，他有一个耳朵失去了听觉。一天，他去棉花地拾野菜，他把父亲的名字用铅笔写在棉花叶上，然后前面写上一个“打”字。虽然那字迹模糊不清，但他写一遍，就发泄一次仇恨，他在数不清的棉花叶上都写上了对父亲的仇恨。现在，当他领着成千上万人进行大革命时，就像在黑夜中举着火把冲锋陷阵。谁压迫他，他就反对谁。他就是要把一切压迫他的人物打倒！与工作组的对抗是一个压抑已久的反压迫情绪的发泄，不管把他关在什么样的牢笼中，他都会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四面冲撞。在万人大会上遭受暴风雨般的批判时，他低着头，既感到紧张，也有一种拼死对着干的快感。狼被猎人的铁夹子夹住了腿，一定会用尽力气撕咬铁夹子，哪怕把牙齿咬碎，也要拼死一争。

脑子里闪烁地回忆联想了一遍，身体还像深山寺庙的和尚一样盘腿而坐。他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冷静与智谋，绝不会撞死在这间牢房里。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北清大学政治局势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他要做一个勇敢而机智的食肉猛兽，一旦得逞，就要把那些囚禁他的人同样囚禁起来。

外面的星空更加明亮了，那颗硕大的星不见了。地球在旋转，恒星也在天幕中相对移动着。两方铁窗中出现了几颗闪烁的暗淡小星。从暗蓝天空的明亮程度看，今晚大概有月亮。

突然，他听到奇怪的声音，全身的神经都敏感起来。他静下心来用听力完整的右耳仔细谛听着，好像有人在外面敲打墙壁。他又听了一会儿，听出敲打的节奏是寻寻觅觅的呼唤，这让他想起国民党监狱里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方式。他立刻下了床，两腿因久盘而一阵麻

木，几乎无法迈步，他扶着床轻轻活动着双脚，等待难以触地的麻木逐渐过去。敲打的声音在移动，停了一会儿，又在另一面墙上敲起来，而且节奏慢下来，显出寻找的失望。呼昌盛此刻什么也顾不得了，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迈步，腿的麻木让他产生触电一样强烈的刺痛，他摔倒在墙角处。他用拳头使劲捶着墙，墙太厚，他的捶打不能引起任何呼应。敲打的声音透透迤迤拐到墙角那边，似乎就要离去，他将身子一滚来到床边，拿起床头的茶缸，又滚动着回到墙边，用茶缸一下一下敲起墙壁来。敲三下，再敲三下，再敲三下，听到外面的声音搜寻着移动了过来。终于，里外有了呼应：他敲两下，对方敲两下；他敲三下，对方敲三下。他大声嚷道：“我在这里。”对方对他的呼喊没有回应，显然听不到他的声音。

他一边朝墙角的水池那里爬，一边敲打着墙壁，用敲击的声音引导对方。外面的敲击声也同步移动到了墙角。他打开水龙头，掀开了铁漏，让自来水哗哗地流出去。水龙头开到最大，隔着一方下水孔可以看见水沿着45度斜坡的水道流向月光照亮的出口。屋里很黑，出口却是亮晃晃的，水像一股小瀑布泻出去，冲洗着出口处的杂草和泥土。

终于，看见一只手在出口处摆动，他把水龙头关上，听到一个声音：“你是呼昌盛吗？”

那声音衬出了月光世界的开阔。他立刻回答：“是我。”对方说：“就你一个人吗？”他说：

“就我一个人。”对方说：“我是胡萍。”呼昌盛立刻听出来了，对方是北清东校大一的女生，长着一头自然弯曲的黑褐色头发，眼睛水汪汪的，有点像三十年代电影中的女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处处跟着呼昌盛。二十天来，他并不怎么注意这个女生，但此刻听着她的声音，真有些“如闻仙乐耳暂明”了。听见对方说：“你等一下。”他看见月光照亮的出口处有一双手在刨出口处的泥土，在拔出口处的杂草，又是这双手拿起一个破瓦片，像原始人运用石器一样加快了她对环境的改造。过了一会儿，出口处的泥土和杂草都不见了，一张面孔出现在月光照亮的方孔中，方孔远没有一张脸大，面孔在移动中，他便整个看清了她，一双闪亮的眼睛。他说：“我看见你了，胡萍。”

胡萍说：“可惜我看不见你。”呼昌盛想去开灯，转念一想，如此昏暗的灯光即使从头

顶照下来也无济于事，便说：“情况怎么样？”胡萍说：“我找了武克勤，武克勤说，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看来她不想管你的事。马胜利那些人把批斗大会也都推在你头上，说是执行你的指示。”呼昌盛问：“还有什么情况？”胡萍因为看不见对方，目光只能没有焦点地向里望着：“其他没有什么，你有饭吃吗？”呼昌盛说：“有，馒头咸菜。”胡萍说：

“你等一下。”那张脸在洞口消失了，听见不远处折断树枝的声音，又听见 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那张秀气的脸又在洞口出现了，她说：“这里有点吃的，我给你捅上去。”

一个铝饭盒被捆绑在一根树枝上磨磨蹭蹭勉强强地上来了。呼昌盛在黑暗中摸到了饭盒的

温热，将饭盒和树枝捆在一起的是一副鞋带。他将饭盒和树枝放到一边，说道：“谢谢你，快回去吧，别让他们发现。”胡萍微微叹了口气，说：“好吧，那我走了。饭盒里还有给你的一个小礼物，明天晚上我还会来。”

那双大眼睛从月光照亮的洞口离开了，听见脚步声，又听到墙壁上三下告别的敲击声，呼昌盛坐在水池边，看着下水道洞口外的一方月光，两眼不禁有些潮湿。他从小很少流眼泪，现在却有了一点要哭的意思。洞口那一方光亮映照进来，黑暗的下水道模模糊糊地有些发亮，屋里的黑暗，外面的光明，通过这个小洞沟通了。他拉开电灯，将饭盒打开，是肉沫烧豆腐和白米饭。他是江苏人，爱吃米饭，这一点胡萍大概已经知道。饭盒里还有一个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信封。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的信纸，信纸里包着一张自己的照片，是那天在北清大学大字报中心区她为他照的：他双手叉腰站在大字报栏前很开心地笑着。呼昌盛看了一会儿，将照片塞到裤子的布缝里。然后吃了饭，洗净饭盒，依然将饭盒用鞋带捆在那根一米来长的树枝上，将它们藏在墙角斜立的几块厚钢板后面。他此刻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不能将这个出水孔当做厕所，他明天要为争取上厕所的权利而斗争。

他躺在床上，久久地仰望着窗外的星空。他第一次发现，世界上有如此好看的星空。

卢小龙还在“铤而走险”的铁锁桥上。当北清大学将呼昌盛打成干扰运动的反革命坏分子进行批斗并隔离审查之后，北清中学工作组也组织本校师生对卢小龙进行了批判。由于中学的工作组力量相对薄弱，对中学生又要放宽政策，加上卢小龙是个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对他的批判斗争远没有北清大学对呼昌盛的批判声势浩大。工作组在有线广播中做了相关讲话，校园里也贴出了一些批判卢小龙的大字报，但并没有将他隔离审查。卢小龙仍像一只四面观风的警犬，时常到北清大学看大字报。

到底是这里的政治斗争规模浩大，他最早在这里贴出的《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现在还被当做一张重点大字报保存着。周围大字报栏上的大字报在这些天中早已刷新了好几遍，他的这张大字报已经有些残缺，不大惹人注意了。前几天遮天盖地批判卢小龙的大字报、大标语都不见了，被新的大字报、大标语所覆盖。现在的大字报中最突出的内容是批判呼昌盛。“坚决打倒反革命坏分子呼昌盛！”“坚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大方向！”“谁

反对工作组就打倒谁！”“跟呼昌盛跑的人必须立刻悬崖勒马，反戈一击！”“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一张题目为《呼昌盛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的大字报，用极为尖锐的语言揭露呼昌盛冒充贫农出身，其实曾祖父是破落地主，祖父是封建社会的旧文人，呼昌盛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孝子贤孙。

卢小龙在人流中缓缓走着，不露声色地观看着。那些打倒呼昌盛的大幅标语都是一张大字报纸一个字，白纸黑字或黄纸黑字矗立在两边，显出专政的力量。支持工作组的势力统治了北清大学，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很多胆战心惊的面孔。没遭到呼昌盛的下场使卢小龙既感到侥幸，又有些失落。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中学的革命小将卢小龙，想到这里，他颇为忿忿不平。他的眼睛微眯着，额头透出冷冷的光。他咬了咬嘴唇，下巴抽搐了一下，牙关不由自主地微微用力，好像要把什么东西咽下去。狼咽下自己唾沫，就会伸长脖子，勇猛出击。他决定继续“铤而走险”。

周末，回到家中，遇到父亲分外严厉的面孔。父亲坐在一楼门厅的沙发里，吞云吐雾地抽着烟。今天，他换抽了烟斗，当他端着烟斗一下一下慢慢吐着浓烟时，卢小龙知道，

这是父亲遇到重大问题时的抽烟方式。轻飘的纸烟不足以稳定他的情绪，组织他的思想，他要用浓重的烟斗来沉静自己。他走到父亲面前站住，尊敬地叫了一声：“爸爸。”父亲凝视着手中的烟斗和喷吐出的浓浓的青烟，一动不动，沉寂了几秒钟后，父亲说了一句：“坐下吧，我正等着和你谈谈。”

卢小龙拘谨地在父亲对面的椅子上轻轻坐下，父亲那石柱一样高高的额头下，一双略有些臃肿的大眼睛久久地凝视着烟斗上弥漫的烟雾。他知道父亲有很严重的话题，他正襟危坐地等待着。继母范立贞从厨房出来，在腰间的围裙上擦着手，同时打量着父子俩，小心翼翼地在一旁坐下。妹妹卢小慧从楼梯上走下来，也打量着客厅里严峻凝固的沉默气氛，坐下了。烟雾缭绕中，他面对着父亲，一左一右是这个家庭中的两个女性。

父亲伸手在烟灰缸里磕着烟灰，又用一根火柴棍把烟斗中的烟灰挖干净，一边往里添着烟丝一边说：“听说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卢小龙体会着父亲的问话，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把烟斗里的烟丝用拇指压实，又划着了火柴，地吸着，吐出一口浓重的青烟。随着这长长的一吐，父亲皱了皱眉头，问道：“听说呼昌盛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你倒还幸运。”卢小龙立刻明白了，父亲对北清大学和北清中学发生的事情已经了如指掌，对他贴过的大字报自然也不例外。他无需再陈述什么，只需解释自己的立场。而此刻他能做的惟一反应就是继续沉默，因为父亲现在并不需要他说，而是听。

父亲含威不露不可违抗的训话开始了，那是言简意赅深思熟虑的：“要慎重啊！要多动动脑筋。这么复杂的政治，不是你轻举妄动的小孩游戏，做事不能凭脑袋一热，要总结经验教训。”屋子里的空气是凝固的，惟有青色的烟雾在缓缓地缭绕飘动。经过片刻权威的沉默之后，父亲瞟了儿子一眼，又转开目光，用手拍了拍沙发扶手，说道：“你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写一个总结，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写好了，我看一看。”这是父亲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儿子特有的教育方式。每当他觉得卢小龙犯了错误，或者有什么弱点，就会像刚才这样言简意赅地教育几句，然后让他写一个书面的认识。父亲会在这个书面认识上做出修改和批示，那些批示就是儿子应该照办的，父子二人的关系很特别地体现在这种文

字往来上。每当这时，卢小龙只需站起来说：“行，我去写。”然后离开就是了。

然而，他今天坐在那里，毫无动静。

父亲有些诧异地打量他一下，继母和妹妹也从一左一右观察着他。这是他必须对抗的一个指示，他顶着父亲目光的压力，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的行动不是轻率的，是深思熟虑的。”父亲问：“你不后悔？”卢小龙咽了一口唾沫，说：“我不后悔。”父亲说：“因

为你是中学生，因为你有这样的家庭出身，要不，你也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是十分侥幸的。”卢小龙沉默了几秒钟，说道：“我不侥幸，我还会继续行动。”

父亲有些瞠目结舌地看着儿子，用烟斗指着他说：“你懂不懂政治？”父亲那长大而又粗糙的面孔因为出其不意的恼怒而有些抖动。卢小龙说：“我懂。”继母在一旁插话了：“你

父亲搞了几十年政治了，都不敢说懂。”卢小龙十分倔强地用额头顶着压力，说道：“不懂就是不懂，懂就是懂。”父亲有点失去一贯在家中的沉稳常态，立起身来，高大的身躯在客厅中显得突兀，声音尤其显得严厉：“你小小年纪，懂什么深思熟虑，我倒早已深思熟虑了。你这样做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卢小龙觉得父亲的身高太压人了，也站了起来，这样，父亲虽然还高出多半个头，但毕竟不那么悬殊了。他双手相握，低下头保持着往日的礼貌，说道：“天下没有没危险的事，坐车还可能遇车祸撞死呢。”他的声音不高，而且委婉，然而父亲已经勃然大怒，他额头暴起青筋，瞪着眼指着卢小龙说：“我不允许你继续胡来！”

卢小龙一动不动，过了好几秒钟，说道：“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父亲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继母在一旁说：“小龙，你不光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为全家负责，为你爸爸负责。”父亲愤然挥了一下手：“让他为自己好好负责吧！”说着，背着手步子重重地踏着楼梯回自己的房间了。继母看了看他也站起身，一掸围在腰间的围裙，生气地进厨房了。

妹妹卢小慧站起身对卢小龙说：“哥哥，你今天有必要和爸爸宣战吗？”卢小龙看了看妹妹，说“我总得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妹妹扑闪着大眼睛说道：“要是爸爸对了，你错了呢？”

“我不会错，我也不怕错。”卢小龙稍有点激愤地说。

卢小龙通宵没睡，他没有写父亲要的检查，而是起草了一份新的大字报：《北清大学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学校，召集了北清中学红卫兵七人领导小组会议，并在会上说，要将这张大字报贴到北清大学去。这一次，七人核心出现了动摇。

首先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宋发忧心忡忡，黑黑的剑眉下一双黑黑的眼睛眯缝着，粗红的脸上布满了惊疑的表情，他显然被北清大学的形势吓着了，有些紧张地说：“我看，最好还是不介入大学的运动。”朱立红前些天还自称从给中央首长保健的父亲那里掌握了上层斗争的背景，今天也显得有些暧昧了，她说：“我们倒不是怕，要了解清楚，看准了再干。”那个自命不凡桀骜不驯的黄海晃着留着板寸的小圆脑袋说：“这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影响的行动计划，可以再酝酿酝酿，另外，卢小龙的大字报也简单了一些，指导运动要有理论，要加强理论色彩。”额头上横着三道成年人深刻皱纹的唐北生用他在任何时候都喜笑颜开的神态调和地说道：“关键的问题上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要的是鲜明的口号，有时候你有口号，写成一条大标语就行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行动我们看准了没有？”

说来说去只有两个女生支持他，一个是初一的田小黎，俊俏的小圆脸，薄薄的嘴唇，她天不怕地不怕地说道：“怕什么，贴了再说，顶多打成反革命。”还有一个就是有点老太婆模样的同班女生华军，她说：“既然卢小龙下决心贴，我们就应该支持。”

卢小龙在这个团体中再次感到了在家中感到的形势，在这里，他同样要证明自己的正确。人活在世，大概要不断地为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奋斗。虽然他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也是领袖，如果他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犯了错误，领导力必然丧失。一种情况是，组织存在，他的领袖地位丧失；还有一种情况，他的领袖地位与整个组织一同覆灭。眼前浮现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雪山草地，联想起毛泽东的党内斗争。从这天起，他经常将自己领导的红卫兵组织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相类比。毛泽东靠路线正确取得党内的领导力，自己也只有靠路线正确巩固自己在学生组织中的领导力。他可以不冒险，也可以停下来，然而，那不符合他的个性。

他想到一句古话，“箭在弦尔不得不发”，又想到另一句古话，“一发而不可收”。当他在

校园内的大操场上踽踽独行时，只看到阳光下跟随自己的影子。人生中只有影子会永远跟着自己，接着便联想到一个魔鬼将人的影子收买去的故事。有些人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影子，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影子的价值。影子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影子的失去却是攸关重大的，没有影子的人是要被打入另册的。当他顶着白日在操场上踏着零乱的杂草走来走去时，胡思乱想了一大篇。他拖着影子走，转过来又踩着自己的影子走，横过来与影子并肩走。身正不怕影斜，他立正了，影子短而挺直。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影子太短小，于是乎，又想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将腰一拱，说声长，就顶天立地，身高万丈。孙悟空身量瘦小，高大靠的是神通。他也一样，身量不大，要靠与孙悟空不同的另一种神通。

这么一想，他决定豁出去了。他把大字报抄好，就与华军、田小黎一人一辆自行车开始行动。他的自行车后座一侧挂着糨糊桶，抄好的大字报夹在田小黎的车上。三个人出了北清中学大门，穿过日月坛公园，进入北清大学北门，又穿过一片教职员宿舍，就到了大字报中心区。正是炎热的中午，大字报区依然很拥挤。卢小龙推着车寻到了最显赫的位置。这是食堂大门口的一个宣传栏，过去是北清大学张贴重要布告的地方，北清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就贴在这里。他把车放好，取下糨糊桶，同时无巧不成书地发现，马胜利正晃着大块头指指点点地领着李黛玉看大字报，他讲解的样子，俨然是李黛玉的革命导师，当他的目光和卢小龙相遇时，是直直的、敌视的。卢小龙从自行车上拿下糨糊桶时，一瞬间稍微犹豫了一下。马胜利的目光让他觉得一个中学生跑到大学张贴大字报，显得很突兀。然而，他已经突兀过了，不妨再突兀一次，便旁若无人地将扫帚伸到糨糊桶里，蘸着糨糊在宣传栏上涂开了。

宣传栏上张贴着一些刚刚刷上去的大字报，人群中有人嚷：“这是我们刚贴的大字报，你没看上边写着请保留三日？”接着，就有人气势汹汹地挤上来。卢小龙冷冷地看了看挤上来的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留着小胡子。他二话没说，将扫帚插回浆糊桶中，从田小黎手中接过大字报的第一页糊了上去。后边有人使劲拽他，把他的衣领扣子都拽脱了。他

奋力挣扎着将第一页铺展在涂满糨糊的宣传栏上，露出显赫的大题目：《北清大学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拽他的人一下停住了手，闹闹嚷嚷围观的人们也立刻被这个题目所震慑，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学生一手还抓在卢小龙的肩膀上，目光却看着这张大字报发直了。卢小龙感觉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看到身后围上来更多的人，很快就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这种哗动舆论的感觉实在好极了。

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接着，又有更多的声音喊：“让反革命

跳出来，让他们贴完。”卢小龙拿起扫帚又刷开了。先刷大字报纸的四框，再米字交叉刷中间，还嫌不够，又将其余的面积补齐。他从田小黎手中接过第二页大字报，高举双手与第一页大字报对齐，先将最上边粘好，然后顺势捋下来，将整张纸铺平。宣传栏上早已重叠覆盖着厚厚的大字报了，在上面张贴新的大字报，铺展着按压下来，柔韧而有弹性，手感十分舒服。田小黎这时把未贴出的大字报递到华军手中，腾出手帮他将大字报的四边贴好。

围观的人实在太多，后边的人看不见，站在第一排的一个大学生开始高声朗读。卢小龙又在田小黎的帮助下将第三页大字报贴好。接着贴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贴到第十页时，露出了署名：北清中学红卫兵卢小龙。这个署名表明北清中学已经成立了红卫兵，又表明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卢小龙一人负责。正像他所预知的那样，最后一页一贴出，就像第一页大标题一样，引起一片哗然。听到身后有人说：“又是那个卢小龙。”他感到了一种独领风骚的兴奋，为了这一刻惊天动地的好感觉，坐一辈子牢也在所不惜。

这时，人群出现气势汹汹的拥挤，上来一群张牙舞爪的大学生。一个耳旁长着一大块乌痣的大学生伸着通红的细长脖子对卢小龙说：“你就是卢小龙？”卢小龙回答：“是。”这个大学生一挥手，上来几个人，将卢小龙双臂反扭起来。

第十七章

天下大概只有一样东西，尽管你一天比一天更熟悉，你却不会感到厌倦，那就是自己

的身体。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沈丽经常紧闭卧室裸体坐在床上，面对着大衣柜上的穿衣镜。

窗外的绿树遮着阳光，屋里有些阴暗，她在穿衣镜中看到的是自己那柔白发亮的身体。镜框中的自己就像一幅裸体画，引得她恍恍惚惚的长久打量。她曲腿坐在床上，裸露的身体显出寂寞无奈的美丽。慵怠的目光有一点忧郁，头发如黑色的瀑布披泻下来，双乳无邪地隆起着，浅褐色的乳头和乳晕像一双特别的眼睛，朦朦胧胧地睁着。乳房下的弧度有着特别适合绘画的立体感，因为坐着而在胸腹的过渡区出现的轻微横褶，尤其显出腰身的苗条。圆滑的腹部下面是女人最隐秘的部位，被弯曲的大腿与膝盖半遮半掩着，像一个不愿问世的故事。曲腿造成的从腰到臀、再由臀到大腿的线条，让人想到盘山公路上最急猛的弯度，光滑的柏油路划出了盘旋而下的流利曲线。

她转过身，看着整个房间。房间里光线幽暗，木质地板及墙壁用深棕色勾画出古旧的富贵气，莲花吊灯枯燥地垂挂着，闭紧的木门显示着不受干扰的无聊，木门上装饰单调的凸凹条纹。窗外的蝉鸣从不停歇，注意它时，它就像窗外的绿树一样覆盖着天空，不注意它时，它便像树荫投进房间里的幽暗一样隐隐地存在。遮窗的是槐树，靠窗口的细枝上，可以看到槐树羽毛一样对称的叶瓣，一枝细嫩的叶柄上对称排列着十几瓣叶子，它常常成为小学生算命游戏的道具。透过树荫，可以看见烈日照射下的日月坛公园，也能依稀看见与日月坛南门相对的北清大学北门。

她穿上内衣，又穿上一件挺凉快的花绸裙。这件绸裙立刻让她像孔雀一样自我打量地站在了穿衣镜前。她在屋里慢慢走着，膝盖和大腿一下一下撩蹭着有着极好质感的绸裙，体会着丝绸与皮肤接触的感觉。那是一种滑嫩、悠闲、荒凉的感觉，让她想到了吃粉皮。妈妈经常在夏日里调制一种小吃，粉皮煮好了，漂凉，再用浓茶浸泡，再漂凉，将染上茶色的凉皮拌上糖、醋、果脯，凉滑润口。

她在穿衣镜前转圈看了看长及脚面的孔雀图案的连衣裙，又整理了一下腰间的宽绸带，在镜子里端详出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她冲镜子里的人笑了笑，有种若有所思又百无聊赖的味道。她捏着裙带想：现在干什么好？觉已然不想睡了。琴也不想弹，何况父母正在午睡。书也不想看，无论是安娜的生活，还是林黛玉的生活，都不让她向往了。在这个世界上

上，她想不起什么令她羡慕的女人生活。像武则天那样当女皇，她不愿意。当皇后、王妃被囚在宫中，更是无聊。当古代的大家闺秀，那不过是林黛玉、薛宝钗的样式。当小家碧玉，不过是小桥流水人家、柴米油盐醋茶。倒是杜十娘那样色艺俱全的古代名妓有那么点意思，与同时代的风流人物诗书琴画、风月酬唱，或许会有光怪陆离韵味深长的故事，不过，那样的生活也不可细想。

拿起床头的《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一本一本翻了翻，那些翻来覆去

看过的目录便都随随便便地跳了出来：《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十五

贯戏言成巧祸》，《苏小妹三难新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些故事是躺在床上闲翻的故

事，远远地看着有趣，静静地细想也没多大意思。很多故事经不住设身处地的想象。这三本书被多年翻阅，浸濡着自己身体的气息，包括那稍有些翻卷的书角、开裂的封面以及纸张的味道，都让她感到麻木不仁的亲近。她对自己的房间立刻有了新的判断。当一个房间被你住久了，虽然失去刺激与新鲜感，但它那令人麻木的熟悉与陈旧中，有一种照顾你的舒适感与亲近感。这时，它多多少少有点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当然，和身体又不一样，

你还是会嫌它旧，你在习惯它的同时，还会嫌弃它。她叹息地完成了一个抒发惆怅又表现懒散的哈欠，做了一个有意无意的深呼吸。房间里木墙、木地板和木家具都浮现了，她也便觉出了自己的气味与房间的气味互相渗透。

她决定采取一个稍有些别致的活动，她拿起一把黑布阳伞，穿上拖鞋，踏着木楼梯在午睡的寂闷中下了楼，推开大门走了出来。外面的空气明显比家中炎热，好在树很多，又有些曲折迂回的长廊，她闲散地在西苑内游荡开了。院子比较大，到处可以看到古代园林的情调。花岗岩围墙内，有懒洋洋的池塘，有小石桥，有小河，水边有方亭，有古柏，也有柳树、杨树、槐树、桦树，一块块不算整齐的草坪和十几栋与自己家差不多的三层小楼。这些三四十年代的建筑，都住着像父亲这样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晚上，经常有一些颤巍巍的老头老太太在院子里拄着拐杖散步。

她有意走出长廊，在烈日下站了一会儿。阳伞罩着她，透过微微的烘热，她体会到树荫外的光天化日是什么样。太阳很直，伞影就踏在自己脚下，站着一动不动时，自己便是圆形伞影的中心。这种顶着太阳垂直而立的感觉，有点像在天地间独往独来。“沈丽，你怎么大中午的站在这里？”有人呼唤，是堂哥沈夏出现在长廊，她立刻无聊地叹了口气。

两个人来到池塘边的亭子上。沈丽看了看方亭四边与四角亭柱相连的红漆木凳，上面粗糙的裂纹与尘土使她有点犹豫。沈夏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展开铺在长凳上，说道：“干净的手绢，我还没有用过。”沈丽看了看，在上面坐下了。沈夏侧坐在长凳上，很规矩的样子。沈丽把脚搭到了长凳上，用长裙将自己的双腿罩严，露出一双穿着草拖鞋的脚。自己的脚很干净很匀称地微微翘动着，五个趾头个个长得端正。想到古代女子的脚是人体一大隐秘，三寸金莲是女性最敏感的部位之一，目光中不由得露出好玩的微笑。

沈夏问：“笑什么呢？”沈丽看着这段时间一直住在这里的堂哥，他那有些发胖的国字脸显得丰满光明，让人想起“窗明几净”这个成语，那双眼睛聪明漂亮，甚至带有女性的波光。在夏日的蒸热中，她隐隐闻到对方男性的体味，按说这种体味和父亲的体味有相似之处，一个老些，一个嫩些，他们有共同的血缘，也便和自己有共同的血缘，但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厌烦。父亲是上海人，母亲从绍兴到上海，也可以看成上海人，娘家的亲戚大都是上海人，自己在上海人的家庭气氛中长大，对这个一身上海气的堂哥，却说不上喜欢。作为堂哥，他的上海气让她认同；但他要扮演另一个角色时，她就排斥了。

沈夏和她共同消磨时间的最主要内容是音乐，他会拉二胡，会拉小提琴，沈丽喜欢弹钢琴。两人合奏的时候，沈夏常常表现得兴致勃勃，有无尽的热情，沈丽却往往感到兴味索然。她在音乐学院受过专业训练，对于沈夏的演奏技巧只是听之任之而已。一次，弹着弹着她停住了，合上琴盖陷入恍惚。沈夏则掏出指甲刀细心修剪起指甲来。看到沈丽注意的目光，他解释道：“从小喜欢拉小提琴，就特别注意保护指甲。”修了左手，接着又修右手。沈丽凝视着沈夏修指甲的动作，感到很无聊。

现在，沈夏又掏出了指甲刀，细心修理起左手的指甲来。那一下一下剪指甲的声音，在中午的寂闷中显得十分清脆。他从拇指修起，然后顺序修食指，中指。每修完一个手指，

便伸展到眼前仔细地欣赏半天。

沈夏问：“你修指甲，先从哪个指甲开始？”沈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问题，略想了一下：

“我好像从中指开始。”沈夏开始修他的无名指，又修小指，修完之后，一边用指甲刀上的

小锉加工着一边说：“你认为五个手指哪个最重要？”沈丽不解地看着他，说：“你觉得哪

个最重要？”沈夏说：“换个问法吧，你最喜欢哪个手指？”沈丽伸出手看了看，五个手指

都很美丽，但她似乎更喜欢无名指，无名指最温柔最漂亮，于是她说：“我最喜欢无名指。

你呢？”沈夏说：“我最喜欢拇指。”沈丽问：“这里有什么道理吗？”沈夏说：“拇指代表

父母，食指代表自己，中指代表爱情，无名指代表婚姻，小指代表子女。”沈丽想了一下，

说：“那就是说，你最重视你的父母，我最重视我的婚姻，是这样吗？”沈夏得意地抬起头：

“我测验过很多人，百分之九十都符合这个规律。”沈丽眯着眼想了一下，说道：“我不同意。我从来没有想过婚姻，我最排斥的就是婚姻。如果说我最重视的是爱情，倒还有情有原。”

沈夏接着使用一口上海话喋喋不休地讲起与手指相关的知识来。沈丽心不在焉地听着，感到这个水塘边的夏日中午实在是太寂寞无聊了。

这年夏天，沈丽学会了舞台化妆，略施小技，就使自己的脸色显得晦暗憔悴。同样一张面孔，颜色一老气，立刻就换了一个人，再戴上一副蹩脚的眼镜，腊黄的框子，两块正圆的玻璃，便将她变得面目全非了。看着镜子里的模样，她不禁好笑，人好看难看其实差不了多少。小时候她对着镜子经常恶作剧，只要用手将眼睛压得眼角下垂，一双三角眼立刻将自己漂亮的面孔变得丑陋不堪。

她换上一身最普通的衣装，灰衬衫，蓝裤子，在镜子里一照，很像一个满面辛苦的小学女教师了。她放心大胆地来到北清大学看大字报。这个样子出现在人群中，自我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往常牵动男性目光的风光荡然无存，没有哪个人注意她。最初，她还有点失落，随即就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奇感。一个人能够用伪造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同样会获得

优越感和恶作剧的快感。过去，她在别人的目光中读出了自己的漂亮；今天，她也在别人的态度中读到一个新的角色。拥挤的人群谁也不多看她一眼，没有一个男人面对她时眼睛发亮，也没有一个女人介意她。就好像二分钱一包的火柴，家家都在用，又都从未介意过它，甚至很少有人仔细读完火柴盒上的商标。

她在喧闹的人群中游来荡去，以往，男人们对她都很拘谨，现在，人们在她身后毫不介意地挤碰着，她也在这种毫不介意的碰撞中感到了一种自在。这是不可思议的，她从小就对身体的接触十分敏感，现在看来，这也是被他人的敏感烘托起来的。此刻，为了争得看大字报的好位置，她不再拘谨，也会在人群中钻进钻出。当然，只要条件允许，她还要保持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她总是尽可能不在人群中拥挤，尽可能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她读到了卢小龙的大字报《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看到了北清大学对这张大字报的反应。有“向中学革命小将卢小龙致敬！”的大标语；也有对卢小龙群起而攻之的批判，接着，便看到北清大学革命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的大字报《踢开工作组闹革命——从中学小将卢小龙的大字报得到的启示》。接下来，是北清大学对呼昌盛的大规模批判斗争。

在呼昌盛被定性为反革命坏分子并被隔离审查时，那个被淡忘的卢小龙却再一次顶风亮相了，他的《北清大学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的大字报成了运动的焦点，对卢小龙的批判也显出了浩大的声势。人山人海的大字报区抬眼就能接触到卢小龙的名字，或者在十几米长、一人来高的一幅幅大标语中，或者在一张张大字报中。特别是那些大标语：“揪出反革命坏分子卢小龙好得很！”每个字都是一张大字报纸，颇有触目惊心的强烈效果。凝视着大标语上“卢小龙”三个字，沈丽想起了那个额头微微凸起、貌不惊人的中学生，他专注思索的表情有一种恍若隔世的不可思议感。沈丽觉出了自己对这个男孩的关注，这种关注含着偏袒，就好像读《红楼梦》时对贾宝玉的偏袒，看《西游记》时对孙悟空偏袒一样。从日月坛公园第一次见到卢小龙到现在，她看到了一个男孩的故事一步步如何发展。她读到了开头，自然而然有了关心主人公命运的悬念。在极为模糊的记忆中，她回忆起在日月坛公园与卢小龙初次相遇时他注视自己的目光，同时闪过一个毫无道理的念

头：她把自己化妆得过于难看了。

又一天，听说北清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卢小龙，她早早的就赶去了。天太热，她没有化妆，只戴了那副老旧的平光眼镜，她还买了一顶工农气十足的草帽。卢小龙被押到台前，操场上万头攒动。草帽和眼镜的遮挡使沈丽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她挤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卢小龙站在台上，他的长脸相当的长度在额头，那个额头表明他的倔强，这种倔强并不嚣张，却根深蒂固。大会的组织者似乎想显出文明来，一将他押上台，就松开了让他自行站立。批判发言者一个个登台亮相，随即，就看到卢小龙对发言者进行反驳。他的反驳不是呐喊，更像座谈时的辩论。有人上来一左一右反剪他的胳膊，将他控制住。他挣脱着，继续固执地申辩，有人使劲抽了他两个嘴巴，并将他扭压成90度的喷气式。卢小龙不服，还在奋力挣扎，会场的气氛显出了混乱。被批判者的抗拒使得布置好的批判发言丧失了正常进行的条件。有人在台上高呼起口号来：“打倒反革命坏分子卢小龙！”“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排除干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这时，台下也出现了骚动。几个女生试图往主席台上冲，被纠察队挡住了。那几个女生与纠察队的冲突在台下引起了一片喧嚷。凭借着草帽和眼镜带给她的自由感，沈丽也尝试着挤到了这群人附近。听见台上有人指着这里大声说：“维持好秩序，不许破坏秩序。”

隔着一段距离，看到冲击纠察线的一个是有点老面的女学生；一个是俊气的小姑娘，一看就是初中生。她们一边迎着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往前冲撞，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为什么打人？”然后振臂高呼：“有理讲理，无理打人！打人无理！”纠察队员是一些粗壮的男学生和工人，他们除了手拉手挡住之外，一时找不到对付女学生的办法。接着，一个大眼睛的圆脸女孩挥动着胳膊做起了讲演，讲演的大致内容是：卢小龙出身革命干部，从小在革命根据地长大，亲生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作为中学生，为什么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不允许辩论就是虚弱的表现。

坐在台上的工作组组长顶着一头稀疏的花白头发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示意了一下，那些扭住卢小龙双臂的人便松了手。卢小龙整了整零乱的衬衫，直起身来，用手背擦掉嘴角的鲜血。几个女生冲击纠察线的气势也松懈下来，显然，她们没有力量中止这个批判，她们所能提出的合理要求就是不许打人。沈丽又往前运动了一截，草帽早被挤脱了，伸手去抓，草帽在潮水一样的人头上漂走了。她只得扶了扶眼镜，顺势来到那几个女生面前。

批判发言又开始了，麦克风中的声音依然通过高音喇叭笼罩着会场，然而，经过刚才的那一番骚动，气氛显然被削弱了。沈丽挤到了几个女学生面前，那个圆脸女孩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她的眼睛之大、之明亮让她也止不住惊叹。她问：“你们是和卢小龙一个学校的吗？”圆脸女孩显然还在激愤之中，看了她一眼，说：“也是，也不是。”沈丽从对方的眼睛中读出这副老旧眼镜给了人何种印象，她赶忙摘掉眼镜，接着问：“什么叫也是也不是？”

对方又看了她一眼，目光一下停住了，明显地被沈丽的美丽所震惊，随即也读出了沈丽问话的善意，便指着背后的两个女学生说：“她们俩和他是一个学校的，我是他妹妹。”

沈丽觉得自己和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下子距离很近了。她转身看了看台上的卢小龙，他十分倔强又有点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好像小男孩在不服气地听着家长的训斥。卢小龙注意着妹妹这里的动静，这时也看到了沈丽。沈丽在与他的目光相遇时，露出了关注的微笑，她看到他很快扭过头，两条腿动了一下，站得更镇定了。

沈丽又与卢小龙的妹妹交谈了几句，注意到卢小慧对自己的好奇，她笑着解释了一句：“我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家住在附近，经常来这里看大字报。”说着，仍然戴上那副老旧的黄框眼镜，注视起台上的批判会来。

第十八章

卢小龙的妹妹卢小慧是北京实验女子中学初二的学生，润润的圆脸，遮耳的短发，中等的身高。初看觉得她微胖，细看身材还是苗条的，大概是那略显富态的圆脸和那双特别大、相距又特别开展的眼睛给人一个胖娃娃的感觉。那张面孔和那双眼睛让你想到宽大的落地

窗，白亮的太阳，也让你想到一队幼儿园小孩被阿姨牵着走过来，队伍中总会有一张或两张特别圆润白亮的胖乎乎的面孔，在一群参差不齐的孩子中引起你的注意，你的目光会被他吸引，甚至无形中会感到生活的美好。

从生理上考察，卢小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为清洁。这种清洁并不只是她爱干净，而是长得清洁。有的人即使经常洗浴，勤换衣服，也还是给人不洁不净的感觉。而她的清洁习惯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的脸、脖颈、手臂天生长得白净，身体的气息也让你感到清爽朗。用她母亲的话讲，我们家小慧不像我们家的人，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父亲和母亲都说，她的身上包括她的房间里都有一种淡淡的莲子香。

卢小慧还有着特别的聪明，这种聪明有些可能来自父亲的政治城府和母亲的事事精明，更多地却是这个家庭没有的。小时候，家住一片平房宿舍，邻居是一位旧社会的阔太太，当丈夫的国民党军官投诚了革命，也便汇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卢小慧常去她家里玩，管那位旧社会的阔太太、现在的首长夫人叫金奶奶。在金奶奶那里，她受到了一整套别样的熏陶，用她自己的话讲，她第一个在金奶奶那里学到的就是如何分辨和欣赏女性的美。金奶奶告诉她，什么样的鼻子好看，什么样的步法高贵，怎样的脸叫漂亮，怎样的脸叫俊气。这些在同龄学生中会被当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东西，在卢小慧那里却成为理解人生的出发点。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文学名著，后天的文化熏陶与天生的灵性结合在一起，把她塑造成了一个特别“有心眼”的姑娘。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在批斗大会上见到沈丽时，她十分敏感。当沈丽摘下眼镜时，卢小慧发现，这是一张与周围环境迥然有别的面孔。她皮肤的白亮与容貌的清丽在这个世界中显得突兀，或者说世所难容，其气质又是自己从金奶奶的世界中才熟悉的。在这个稠密嘈杂的人山人海，她一瞬间就觉出了对方和自己的相通之处。对方比自己高一些，自己矮一些。对方比自己凉一些，自己暖一些。对方比自己高贵一些，也生癖一些，自己比对方更接近和适应环境。对方比自己白一些，自己虽然长得白，但与环境的差异比对方柔和一些。当这个漂亮的女性对哥哥表示关注时，她一瞬间的反应有些微妙。这种微妙被她后来

善于自省的回顾看得很清楚：她对对方既亲切，又有隐隐的抵触。

当华军、田小黎这样的女孩为哥哥奋力拼搏时，她和她们只有同仇敌忾的亲近感。而当这个自称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的女子在哥哥的世界中出现时，她的心理就比较复杂了。

复杂的原因，她已然明白。当时，对沈丽相貌的惊叹和欣赏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她在批斗大会上的激动情绪，在随后回家的路上，也还在人头攒动的大操场背景上回忆起那个女子的明亮面貌来，她甚至猜到了对方戴的只是一副平光镜。真后悔，当时没有和她建立联系，也可能以后永远联系不上了。她有些惆怅，既是为哥哥，也是为自己。失去了这个联系，就好像读了一部小说的开头，发现了一个引起你极大兴趣的女主人公，却没有了继续阅读的权利。

流烟一样的思绪很快被现实所驱散。当她放下自行车推门进到家里时，客厅里已然烟气腾腾。父亲埋在烟雾中继续一动不动地喷吐着，母亲从厨房走出来，问了一句：“你哥哥现在怎么样了？”黑瘦的脸上副严重的神情。卢小慧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走到面对父亲的沙发旁坐下了。

在家里惟有她谁都不怕。父亲，几乎是全家人都怕他，母亲怕，哥哥们怕，而她不怕。母亲，家里的人也都怕她，父亲怕她，哥哥们有点怕她，而自己不怕她。她是父亲最小的孩子，从小受到宠爱；又是母亲惟一亲生的孩子，理应受到偏袒。父母对哥哥们似乎很威严，其实也有一点怕。其中的道理她明白：父亲一定觉得自己没有保护住他们的亲生母亲；而作为继母的母亲又担心这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感情上的生分。结果，所有的人都在相互怕，只是怕多怕少有差别。母亲怕父亲多一些，父亲怕母亲少一些。哥哥怕父亲多一些，父亲怕哥哥少一些。只有她，谁都不怕。

父亲打量着她，似乎在思考怎样谈话。母亲则在离父亲不远不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两手放在膝盖上关心地等待着。卢小慧知道，父亲不提问题，已经把问题放在面前了，他在等待她的回答。她说：“北清大学开了万人批判大会。”父亲没有表情地抽着烟，母亲问：

“批判你哥哥？他是中学生，又不是北清大学的。”父亲不耐烦了，缓缓伸出手在空中摆

了摆。他今天抽的又是烟斗，表明思绪的沉重。他叼着烟斗大口大口地抽着，抬起眼看着卢小慧，等待她继续讲下去。

卢小慧简单讲述了批判大会的情况，父亲一言不发地听着，母亲有些急切地说：“小龙一点都不听你的，现在事情闹得更大了。”父亲还是没有说话，母亲看了看他，埋怨道：“早知道这样，你为什么不管住他？”父亲哐当一下把烟斗撂在了茶几上，背着双手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道：“儿子早就过十八岁了，他还不知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说罢，背转身望着窗外的葡萄架。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他也不想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父亲转过身愤怒地挥了挥手，那手沉甸甸的，动作虽然不很迅捷，却显出了少有的不满，他说道：“你这是混帐话！”

母亲看着父亲的背影不吭气了。卢小慧对母亲说道：“妈妈，爸爸正为哥哥的事着急呢，你就别添乱了。”她又对父亲说：“爸爸，你的衣服换下来了吗？我想趁着饭前把衣服洗了。”

父亲站着没动，卢小慧又说：“你换下来的衣服呢？有事着急也没用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哥哥的事还说不定怎么样呢！”父亲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了，说道：“这还不是明摆着？”卢小慧说：“那可不一定。”父亲看了看卢小慧，似乎希望从中发现什么有利的可能，又垂下眼慢慢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儿，说道：“衣服换下来了，在我床头的椅子上。”

衣服是晚饭后才开始洗的，二哥卢小刚住校没有回来，三口人在比较沉闷的气氛中吃完了饭，父亲就上楼到书房去了。卢小慧在门厅里摆开大木盆、小木盆、脸盆，架上搓板，开始洗衣服。妈妈偶尔帮她倒一倒脏水，打一桶清水，心事重重地坐在一旁看着她洗衣服。卢小慧穿着短袖衬衫，露着丰柔的手臂和精巧的小手，她将大木盆拉近自己，将搓衣板抵在身前，顺着搓衣板的斜坡吭哧吭哧地搓洗着。

洗衣服照例给她带来一种宁静怡悦的心情。这是一件白汗衫，在大盆里的肥皂水中浸一浸，水汁饱满，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搓着。肥皂水随着搓洗从卷成一团的衣服中扑哧哧地喷泄出来。水声渐渐小了，肥皂水都流到盆里了，再把衣服放到木盆里浸一浸，又水淋漓地带着吸饱的肥皂水放到搓衣板上哼哧哼哧地搓起来。一件内衣，有那么三五回搓洗，

就将其拧干，放到脸盆里，接着搓洗第二件。有些小背心她两把就搓出来，拧干放到脸盆里。母亲呆呆地看着她利利索索地干活，要在往常早就赞叹了：“小慧能干，真不知从哪儿学的？”洗到衬衫，就在领口袖口上洒点干肥皂粉，水汪汪地一搓，再在大木盆里浸一浸，吸饱肥皂水，在搓板上三把两把搓出来。洗到外衣外裤了，整件搓不动，就一条裤腿一条裤腿地搓洗，重点的部分用手撒上肥皂粉搓洗，最后整个一团大致搓洗一下，拧干放到脸盆里。衣服在肥皂水中搓洗完毕后，再到厨房的水龙头上漂洗。在洗衣服的过程中，她体会到掌管家务的乐趣。

当母亲呆呆地坐在一边看她洗衣服时，她常常会觉得母亲比她还小。母亲的赞叹，常常让她生出特别从容的好感觉，好像这个五口之家她是掌管一切的主妇，在很多问题上母亲要听她的训导，好像卢小慧是她的姐姐。这种感觉让卢小慧觉得很有趣。每到这时，她就会像指使妹妹一样指使母亲，让她把肥皂粉盒递给她，让她再拿一个空脸盆过来，母亲总是心甘情愿地配合着。在这个家庭，面对两个非她所生的哥哥，母亲总有一种孤立感，她常常在女儿这里寻找更多的精神依靠，这一点卢小慧是明白的。

母亲又止不住发问了：“你说小龙会被定成反革命吗？”卢小慧用手臂撩了一下滑到额前的头发，说道：“这你就别多想了，想也没用。”她一边说着，一边从肥皂水中湿淋淋地拎出一件父亲的衬衫，看看领口的脏污程度，隔着光亮无意中看见衬衫口袋里有一块黑影，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已被浸湿的信封。母亲在一旁问：“那是什么？”信封是对折的，铺展开，是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上面是父亲机关的地址。卢铁汉收，后面括弧中注释着两个字：私信。这是防止秘书拆封的方法。落款只有两个字：本市。母亲伸出手，说：“拿来我看看。”

卢小慧心中一跳，忙说：“挺湿的，你别上手了。”

她从信封中抽出一张信纸，打开一看，是一封没有抬头的信，内容很简短：“我的情况很不好，不知你听说了没有？这段时间我不能和你多联系，你也不必回信。周末的活动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放心。你忙，不用牵挂我。另外，听说小龙的情况也不好，你一定知道了。就这些，有机会我再设法打电话。娜”。卢小慧匆匆看了一眼，笑着摇了摇头，说：

“这是别人托他找一个老同事，字写得也不清楚，没多大意思。”说着，她把信纸放回信封，很随意地放在身后茶几隔板上的一堆报纸里：“待会儿我给爸爸就行了。”

母亲继续心事重重地看卢小慧一件一件地搓洗衣服。

衣服洗完了，漂洗干净了，晾好了，已经很晚了，卢小慧来到了父亲的书房。推开门，父亲正在写着什么，听见声音头也不回地问：“谁呀？”卢小慧将门在身后关上，说道：“是

我，爸爸。”父亲正在信纸上写着什么，见女儿走过来，随手将信纸一翻，侧转身看着卢小慧。卢小慧把那封浸湿了的信轻轻放到父亲桌上，说道：“这是你衬衫口袋里的。”父亲浓重的眉毛跳了一下。卢小慧说：“我没让妈妈看。”父亲看着女儿，卢小慧又说：“我也没看。”父亲的目光落在了对折的信封上，他拉开抽屉把信放到了抽屉里，然后指着旁边的椅子说：“坐吧，小慧。”

父亲这一阵明显地衰老了，眼袋显得更囊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络腮胡几日不刮，黑乎乎的一片，高高的额头上横着深深的皱纹。卢小慧想了又想，终于下了决心，说道：“哥哥已经宣布绝食了。”

父亲身体微微一震，下巴抖动着，内心显然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卢小慧又说：“已经是第二天了，昨天开始的。”父亲说：“那他们今天还开万人批斗大会？”卢小慧点点头，没说话。父亲的目光显得浑浊而呆滞，过了几秒钟，他低头看了看刚刚放好信的抽屉，伸手把抽屉轻轻推上了，心情沉重地说了一句：“都是我没有处理好。”

第十九章

听说父亲要带她去武汉，沈丽撇起了嘴，这么热的天，去武汉那个大火炉干什么？及至父亲有些风趣地说：“你还没听我把话讲完，我这次是带你去见毛主席。”沈丽先是一怔，继而知道这不是玩笑，又感到万分惊喜。在中国，能见毛主席大概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父亲非常自豪地说道：“这个节目怎么样，满意吧？赶快准备，今天就走，今天就见毛主席。”

能给女儿带来如此好的礼物，他显然十分得意。母亲瞟了父亲一眼，说道：“到了那儿，要

多听毛主席讲话，不要又像倒水壶似的说个没完。”沈丽笑了：“这个爸爸懂，又不是到别的地方。”

他们乘飞机下午两点多就到了武汉。一下飞机，就有小轿车把他们接到了毛主席的驻地。一路上，沈丽被一种强烈的兴奋所充溢，她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情在她的视野之外，对她具有神秘的刺激力。看出父亲也为这个会见所兴奋，并且还略有些紧张时，她就觉出自己的兴奋尤其可以理解。他们被一些人迎接着下了车，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进毛主席下榻的宾馆。毛主席正倚在宽大的沙发里和几个人说着闲话，看到沈昊，毛主席站起来伸出手，父亲连忙摆脱沈丽的扶持，两步上去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沈昊和毛主席几乎一样高大，然而，从父亲的背影可以看出，他的高兴带着平日少见的诚惶诚恐，这种拘谨和激动尤其博得了毛主席的和蔼亲热。

父亲转身将女儿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的目光笑着看过来，沈昊示意沈丽上前，她在一种腾云驾雾般的状态中走上去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的手大而宽厚，软软的，自己的小手放在这只大手中很舒服。毛主席一手握着她，一手指着她对父亲说道：“你这个女儿不能长胖了。”父亲含笑听着毛主席把话讲下去，毛主席接着说道：“她再胖一点，就和唐玄宗的杨贵妃很像了。”

听到毛主席如此赞誉女儿的相貌，沈昊开怀地朗声笑了，笑声中包含着对毛主席风趣谈话的自觉配合。沈丽也被毛主席独特的领袖风趣笼罩得如雷贯耳。他们坐下了，毛主席点着了烟，翘起了二郎腿，目光对着沈丽说道：“你读过李白写的《清平调词》三首吗？”

沈丽脸红了，她没有想到毛主席的话题从她这里开始，她点了点头。毛主席问：“你还能背下来吗？”沈丽的脸烧得发烫，她早就读过，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起赏花时命李白当场献的词，她只记得第一首的第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她连忙摇了摇头，有些拘谨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仰靠到沙发背上，兴致勃勃地背诵起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先从背景文字背起：“唐韦睿《松窗杂录》这样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之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盛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

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

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龟年遂以辞进。上

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

背到这里，毛主席说：“这就是三首词诞生的背景说明。”沈昊连忙笑着说道：“主席记忆力过人。”毛主席挥了一下手，说：“不过是读得多而已。在中国的古诗人中，我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特别喜欢李白，他的《清平调词》三首是这样的，第一句你

肯定知道，”毛主席又把目光转向了沈丽，“云想衣裳花想容。”沈丽点点头，说道：“我就

记住这一句。”毛主席笑了，接着重新背诵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第一首。其二是，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是，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毛主席背完了，在沈昊的接连惊叹中笑道：“李白是天才。唐玄宗让他去献词，这是赏花，又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一起赏花，他要把一切都描写到，要把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哄高兴，还要真正写成好诗，不容易。文人交往，生离死别，写诗容易。在帝王面前应酬场面，要写得不俗，就非李白这样的才子不行。你们看，这三首《清平调词》写得多么不俗。唐玄宗死了，杨贵妃烟飞灰灭了，诗却千古流传。像这最后一首：名花倾国两相欢，名花指牡丹，倾国指杨贵妃。长得君王带笑看，这是指唐玄宗。解释春风无限恨，意思是消化了君王所有的遗憾。最后是沉香亭北倚栏杆，写出了杨贵妃恃宠娇媚的模样。这首诗既完成了当时的政治任务，又成为千古绝唱。”

毛泽东为自己这个风趣的说法风趣地笑了，他指了指周围陪坐的几个人，说道：“今天要在全国找几个秀才来，就写我们今天的聚会，”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和沈昊、沈丽，“要写

得让我毛泽东高兴，让你沈公高兴，还要让沈小姐高兴，要符合今天的社会气氛，还要流传千古，”毛泽东的大手又在空中摆了摆，说道：“这几乎没有可能啊！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晚上我请饭，院子里就有花，我们赏一赏，请几个秀才试一试！”沈昊身体前倾地坐着，

这时由衷地说道：“主席的诗写得好，能够流传千古。”毛主席摆了摆手，说道：“过誉之言。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下定论，现在满天下歌颂我的文章、诗歌都是短命的，连李白的影子都没有。”

沈丽这时才从头脑热昏昏的兴奋和窘促中定下心来，当毛主席以父亲为主要谈话对象海阔天空地谈开来之后，她便多少获得了倾听的从容。当然，这种从容依然是漂浮不定的，毛主席的谈话与手势似乎搅动起一个热乎乎的气团，让你不能太冷静。毛主席仰靠在沙发背上，手里夹着烟，像是面对整个天地一样开怀地说着，笑着，父亲两手扶着沙发扶手，始终保持着赔笑的倾听。父亲脸上那沈丽从未见过的拘谨甚至有些奉承的微笑，足以说明

毛主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毛主席谈着谈着又把目光转到了沈丽这里，沈丽和父亲面对面坐在毛主席左右两个方向，毛主席说道：“我和你父亲是老交情了，他是我的恩人呐。”父亲在对面双手抱拳，惶恐道：“不敢不敢。”毛主席接着说：“你父亲给过我几千块大洋啊，那在当时是个不得了

支持。我老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几千块大洋要变成很大的精神呐。”父亲又兴奋，

又愉快，又惶恐，又赔笑，连连地说道：“主席，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不过是历史给了我一个好机会而已。”毛主席笑着摆了摆手，喷云吐雾地说道：“别人怎么没有利用过这样

的机会？那时候比你大洋多的人也有的是嘛。现在还不是被我们打倒的打倒，赶到台湾的赶到台湾，死了都不得叶落归根。”沈昊笑着连连点头。

沈丽知道，父亲平常讲话笑容是很少的，除了极个别的开怀大笑，即使说到很高兴的事情，也只是略含幽默神情的严肃态。他总是睁大眼似乎很诧异、很生气地盯着谈话对象，同时滔滔不绝地说话。自从见到毛主席，他的脸上始终浮着会心的微笑，那微笑在沈丽看

来有些凝固，有些困难。她真担心父亲长时间保持这种表情，脸部肌肉会吃不消的。由此，沈丽也看到了毛主席的权威。

三年前，沈丽曾经跟一个当共产党部长的远房叔叔一起去中南海参加过一次舞会，在那个舞会上，她很激动地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还惶恐不安地与毛主席跳了一曲。她至今还记得当时晕乎乎的感觉。毛主席魁梧的身体暖烘烘地裹着她，她努力跟随这个伟大的身躯移动步子，因为兴奋和紧张，自己的手有点发抖。毛主席一边舞一边和蔼地说着话，告诉她不要紧张，还特别抖了抖握在他手中的沈丽的手，说道：“放松一点，其实我不会跳，但是我很放松，你可能会跳，但是你现在不放松。跳舞应该你是我的老师，而不是我是你的老师。”当时，她和毛主席的身体挨得很近，能够觉出对方宽厚的体温，也能够闻到对方嘴里喷出的浓辣的烟气。毛主席把她当做一个正在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学生，亲切随便地说笑着，及至知道她是沈昊的女儿，便放开一点与她的距离，说道：“啊，意想不到。”而后，他对沈丽的亲切中便更多了正式的成分。今天，在这个场合看到毛主席，与那时的感觉大有不同，她至今能够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毛主席身体发出的特有的气味，那种气味很雄伟，很宽厚，含着浓烈的男人的汗味。

毛主席肯定不记得自己了，所以当父亲笑着说：“沈丽几年前在中南海的舞会上见过您一回，她还跟您跳过一曲呢。”毛主席显然印象不深，他笑着说：“哦？”然后说道：“现在舞不跳了，游泳。”他非常豪迈地说起自己住在武汉的目的就是为了游长江，他说：“在游泳池里游泳没有意思，到大江大河里才有意思。”他那黑红的脸庞显然记录着足够的游泳日晒。

沈丽一边聆听着领袖的讲话，一边不时看一看父亲。当看到父亲一直坐在沙发上半侧着身体谦恭地面向毛主席时，她对父亲生出一种类似怜悯的同情，就好像看到一贯轩昂高傲的父亲无精打彩地病倒在床上时一样。父亲的表情还让她非常不愉快地想到家中曾经喂养过的一条狮子狗，那条狗常常蹲坐在沙发上，用恭顺的请示的目光望着主人。她将这些不快的联想驱走，同时对毛主席产生了新的崇拜感，能够让父亲这样自命不凡的人物都毕

恭毕敬，毛主席确实是非凡的伟大。在今天的这个客厅中，他的伟大是通过父亲和陪坐的十来个人的恭敬显示出来的。

不时出现在客厅里为毛主席提供贴身服务的是一个很好看的小护士，非常温顺的面孔，高挑的身材。她有时为毛主席拿来一个垫背的软垫，有时为他拿来新的纸烟，或者附在他耳边轻声汇报一两个特别重要的电话。毛主席点点头，摆摆手，示意她去处理。沈丽意识到，这些细节只有自己这样的女孩才会注意，她总是特别关注伟大男人身边的各种女性。毛主席今天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衬衫，袖子很随便地挽到胳膊肘，一条宽松肥大的灰色薄裤，皮带在腰间松松地系着。掖在皮带里的衬衫也显出不算齐整的随意，大概有一个衬衫扣子没有系住，衬衫翘起来，可以看到里面的白汗衫。毛主席衣着随意、谈吐随意的样子，尤其浑然地表现出他伟大的权威。

毛主席的谈话热情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听说沈昊一家住在北清大学旁边，他问：“你们去北清大学看过大字报了？”沈昊回答：“去过，我去的少，沈丽常去看。”毛主席便将目光转向沈丽，问：“北清大学这两天的运动情况怎么样？呼昌盛还关着吗？听说北清中学的学生卢小龙也被打成反革命学生了？”沈丽惊叹毛泽东对情况的掌握，她点点头说：“是。”

毛主席又说：“听说卢小龙已经宣布绝食了，到今天已经绝食第五天了。”沈丽对这个情况也是昨天刚知道。毛泽东将烟头在烟灰缸中摁灭，说道：“我看这个卢小龙以后就是学生领袖。”说到这里，他对身后一直在用小本做着记录的工作人员摆了一下手：“今天的谈话不记录，这是我和沈老的家常谈话。”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学生关起来？你工作组又不是专政机关，为什么要随随便便关人？卢小龙不就是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吗？历来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确实都没有好下场嘛！听说北京二十多所大专院校反革命已经抓了上万人。”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沈昊说：“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这两党并存不是很好吗？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共产党内有些人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允许别人反对。别人一讲反对的话，就想把人家的嘴封住，怎么可能封得住呢？你看，你要把一个中学生的嘴封住，人家现在就开始饿饭了，连命都

不要了。这样不要命的人多了，你怎么下台？”

沈昊极力附和地说道：“国家大事，还是要主席亲自掌舵。”毛主席点着了一根烟，吸着吐出一口浓烟，然后，用夹着香烟的手摆了摆，说：“他们早就有人请我回北京主持工作，我还是让他们主持一段，有什么问题让他们相机处理。实在不行，我就只好游完长江回北京。”

第二十章

听说毛泽东很快要回北京，康生松了口气，他将自己泡在了浴缸里。天下的事情有的是事先想好了才做，有的是事先没想好就做。完全不想就做的事情很少，完全想好了才做的事情也很少。该想则想，想不出来则不硬想，对待一切事情都是如此。搞政治和写文章一样，事先没有构思和提纲很难进行，构思和提纲太死板也不行。这样想着，他便很舒服地躺在了浴缸中。

大半缸水他一进入就高涨了，波波荡荡地几乎溢出浴缸。头枕在浴缸边的浴巾上，看着淹到脖颈的水面，他不由得想到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就是在浴缸中发现了浮体定律。眼前浮现出一本自然科技书上的插图，阿基米德就像他这样躺在浴缸里，浴缸中的水满溢而出，启发了那个科学天才。那张插图上，阿基米德衰老的面孔倒颇像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面对镜子，他也知道自己的衰老。他1898年生，到今年已是68岁。他对自己的年龄十分清楚，对所有与他有关的人物的年龄都比较清楚。毛泽东是1893年生的，比他大5岁。刘少奇是1898年生的，周恩来也是1898年生的，这两个人都与他同岁。朱德和董必武年龄比毛泽东更大一些，但早已不掌实权，可以不必在意。陈云是1905年生的，比他小7岁，林彪是1906年生的，比他小8岁，邓小平是1904年生的，比他小6岁……这些党内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前都是排名在他前头的，现在，彭真已经被打倒了，其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将发生大的起落。除了这几个人，夫子陈伯达与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相上下，他是1904年生的，比自己小6岁。

听说毛泽东昨天畅游了长江，毛虽然比党内最高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年长几岁，然而，

毛的体魄好，看不到有谁能够活到他身后接班的希望。他能想象毛泽东那穿着肥大游泳裤的魁梧而肥胖的身躯如何在阳光下晒得黝黑，毛从游艇的舷梯一级级下到江水里，游艇一动不动停在江中，为毛泽东提供一个上下水的码头。当毛泽东喜气洋洋、肥肥胖胖地扑到长江中，周围早已围满了伴游保护的人，游艇小船也缓缓跟着。毛泽东会挥手示意，让船只远去，然后，像一条大鲨鱼一样在长江中畅游起来。每当想到毛泽东游泳，鲨鱼这个比喻最能够表达他的感觉：那是舒展的，骄横的，恣肆的，无拘无束无所不为的，整个江水和周边世界都任他挥霍翻腾。江水的雄浑或者柔顺都恰如其分地成为他挥洒自如、表现力量的背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的豪迈感觉既来自权力的自信，也来自体魄的自信。这一点，他自知毛泽东无与伦比。自己绝不能游长江，只能泡在浴缸里。自己也绝不魁伟肥壮，而是瘦小干瘪。

当浴缸中的水晃晃荡荡表现出他身体的浮力时，他觉出自己惟有腹部这里还饱满一些，浮力也显得大一些。两条腿肉少骨头多，在水中就显得重一些。他把一只脚借着水的浮力抬起来，像一块难看的木雕露出水面，几个瘦削的脚趾中间露着缝，有点瘦骨嶙峋地张开着。脚面上青筋暴露，脚踝骨凸起，脚腕显得干瘪衰老。这是右脚，每当下意识抬脚时，总是右脚先行。当这只脚沉下去了，他便在遐思悠悠中想到自己左右脚的不平衡。每到需要放松时，他习惯将自己泡在浴缸里，所以对自己的形体阅读得比较多。他发现，同样是瘦削的两条腿，左腿的小腿就比右腿粗一些。另外，左腿的脚后跟比右腿的脚后跟干燥，晚上洗脚，常发现自己的两只脚左干右湿。他深知中国文化的养生之道，这是不是左为阳右为阴的一种表现？这样想着，他双手抓住浴缸，将力量稳定在贴着浴缸弧度躺卧的脊背和屁股上，两条腿并拢抬起。当两条小腿都从膝盖处露出水面时，他再一次衡量了左右粗细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并不明显。

突然，他上身向下一滑，头淹到了水里，两条腿直指天花板乱蹬起来。仓惶之中，他急忙将两条腿放入水中，两手用力挣扎着将头露出浴缸，呛得嘴鼻喷水，鼻眼一片发酸。他两手撑着浴缸底部，身体像元宝一样卧在水中，只有头脚露在外面。浴缸里的水还延续刚才的剧烈晃荡，一片又一片冲出浴缸，瀑布一样哗哗地流到地上。他在浴缸中坐了起来，

这时水只淹到胸部以下。他有些自嘲地摇了摇头。在这个浴缸中，他倒足可以倒海翻江。长江是毛泽东的世界，浴缸是他的世界。人的权力有大小，人的能力也有大小。他索性坐在水中，轻轻搓洗起自己的胸部来。

瘦削的胸部，松弛的皮肉下露着肋骨，稍微搓一搓皮肤就发红了。搓下来的细细的泥屑滚成线头一样的小条落入水中，水面上慢慢漂浮起他身体上的遗物。隔着晃晃荡荡的水面，他不仅看到了曲在浴缸底的两条瘦腿，也看到了衰老的男人标志。对于这个部位，他已经多少年不注意、又多少年一直注意着。所谓不注意，是他已经在比较纯粹的意义上不近女色了。所谓注意，是他从中国的养生文化中知道，这始终是男人生命力的表现。

他觉得自己像鲁迅，鲁迅也是那种对女人缺乏热情的人，而对女人缺乏热情，一定是和鲁迅嫉恶如仇终生嗜斗的性格相一致的。鲁迅的形象适合用冷峻的木刻来描绘，鲁迅永远在黑暗中睁开冷眼洞察世界，并投出自己的匕首，鲁迅至死不宽恕敌人。这样的人不可能对女人馋涎欲滴，不可能对女人滚烫激情。这样搓洗着自己的胸脯，鲁迅那目光冷峻的面孔连同他浓黑的眉毛与胡子在眼前晃动着，一只烟斗袅袅冒着青烟。

眼前又浮现出郭沫若的形象。从郭沫若的文笔来看，就是与鲁迅迥然不同的男人。鲁迅是斗士，是杀手，是执行思想死刑的刀笔吏；而郭沫若的全部文字和他清白高挑的身材都表现出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鲁迅的文字是在黑夜的仇恨中用匕首刻下的，是咬着牙冷冷地向对手的胸膛投掷出去的，是毫无怜悯的。郭沫若的文字则是在风花一片的阳光中写就的，是在男男女女的人流中写出的，是面对山川大河的浪漫歌唱。这是一片流水的文字，多情的文字，委婉求全的文字。

每当想到鲁迅和郭沫若的对比时，他就找到了自己作为无情的政治杀手的生理基础。

一个热衷于女人的男人一定不适合残酷无情的政治，根据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拿破仑就不热衷于女色，希特勒也不热衷于女色，这些都是政治上的铁腕人物。一看希特勒的神经质的面孔，就能知道这个冷酷嗜血的政治家眼里，没有多少对女人的柔情。对女人的柔情会腐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冷峻性格。希特勒这样的人总是冷酷阴森地面对世界，歇斯底里

地用拳头猛击面前的讲台，对世界发出征服的号令。

沿着同样的思路，他又回忆起三十年代去苏联的经历。那时，他对苏联的斯大林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基洛夫都有一种深为敬仰的认同。对列宁的坚强无情的阶级斗争性，以及斯大林等人的坚强的政治斗争性，他深感共鸣。他甚至在那些年中生出一个幻想，那就是在苏联受到斯大林的赏识，最终成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继而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用坚强的铁腕整肃和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继而整肃和领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对苏联当时开展的“反托”斗争有着极为神往的怀念。苏联当时的第四号人物基洛夫遭暗杀后，斯大林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清洗，特别显示出政治斗争的纯粹性。他喜欢这样的政治。

恍恍惚惚中，他流烟飞云一般回忆起自己的身世。他是山东胶县大台庄人，祖父张葆元是孔门子弟，家有七八千亩地。父亲张发祥是秀才，还有着上千亩地。他出生后第一个名字叫张少卿，又叫张旺，用这个名字念了五年私塾。后来，到青岛礼贤中学，改名张宗可，读到19岁毕业。后又改名张裕先，在20岁时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一年。1924年，他改名张耘踏入了上海，在瞿秋白担任系主任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1925年，他用张耘这个名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就卷入了共产党最上层的斗争，和李立三、王明都有过翻来覆去的交往历史，在此期间，他又改名赵蓉。1927年，他与同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曹轶欧结了婚。在党外革命、党内斗争的残酷政治中，他像一台永不熄火的机器。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做一个革命领袖。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在争取自己的进步。1933年，在国内革命形势最危险时，他改名康生去了苏联。之所以改名姓康，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思路，康和张谐音也，康在俄语中发音又十分方便。1937年，他同王明途经新疆回到延安。在苏联的四年中，以及后来在延安的这岁年中，他始终介入党内最高层的政治思想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惊心动魄，瞬息万变，都要迅速判断，做出应对。

在这种斗争中，他越来越不好女色。世界上有比搞女人更有兴味的事情，那就是政治。政治该是男人的第一抱负。政治该是男人的第一爱好。这样恍恍惚惚地想着，他又由胸部搓洗到腰部，然后进入水中搓洗腹部，心不在焉地在水中轻轻搓洗起男人标志周围的毛茸

茸部位，搓洗起大腿的根部。他止不住想起像大鲨鱼一样在长江中骄横跋扈、勇猛搏击的毛泽东。每当想到毛泽东，他在与鲁迅及郭沫若的对比中获得的坚定自信就受到打击。毛泽东无疑有着不亚于鲁迅的坚强斗争性，也有着足可以和斯大林分庭抗礼的强硬与无情，但毛泽东绝不是一个丧失男人欲望的人，或者说，毛泽东也具有郭沫若的才情与风流。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冷酷无情坚强不屈的，作为一个男人，在生理上想必也是健全发达的。在毛泽东神采奕奕的魁伟形象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某种残缺。

这样想着，他又仰躺在浴缸里，水刚才晃出去一些，现在躺下来就不那么满。头枕在浴缸边垫放的浴巾上，手心不在焉地轻轻搓洗着浸泡在水中的身体，同时心不在焉地思索着。思索的结果他是知道的，那就是更坚决无情地从事政治，做一个出手更简捷有力的政治杀手。他很喜欢“杀手”二字，有时运用这些生僻险峻的词汇可以刺激自己，使思想更透彻。

卫生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与客厅的电话并连的分机。他从浴缸里坐起来，看着电话在卫生间的瓷砖墙上一闪一闪亮着红灯。过了一会儿，铃声停了，是夫人曹轶欧在客厅把电话接了。听见脚步声踏着地板轻轻地过来了，卫生间的房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传来曹轶欧压低的声音：“是江青同志的电话，你接不接？”康生说：“你就说我刚刚出去散步了，

待会儿我给她打。”曹轶欧拉上门正要离开，他又说：“我还是接吧。”

他水淋淋地从浴缸中站起来，用浴巾将身体稍微裹着擦了一把，然后将浴巾扔在水汪汪的瓷砖地上，水淋淋地从浴缸中迈出脚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地上的浴巾，扶着浴缸边的洗脸池，有些颤巍巍地来到马桶旁边，摘下了壁挂式电话。他沙哑地咳了一声，就听到了江青那嘹亮而绵软的声音，同时听到曹轶欧在客厅里轻轻将电话挂上的声音。

江青说：“康老，打扰你休息了。”康生说：“没有没有，我正在写几个字。”江青说：

“主席明天到，已经最后定了，我和春桥同志正在准备汇报的材料。”康生回答：“太好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他挂上电话，水淋淋地扶着洗脸池站在那里。对面是一面大玻璃镜，管式日光灯从玻璃镜上方雪亮地照下来，他看见了自己68岁的裸身像。比起他瘦骨嶙峋的肩膀、胸脯与手臂，他发现最衰老的是那张脸。身体不过是瘦一点，松弛一点，弱一点，单薄一点，那张脸却刻满了它独有的皱纹：额头上的横纹，眼角上的核桃纹，脸颊上的V型纹。而且，它的颜色最黑。

他感叹地微微摇了摇头：人的一生中，脸最累，最辛苦。

注：

【1】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质澄洳 恪M蚶毓そ 岫桑 砍 焯矜 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第二十一章

李黛玉这两天身体出奇地难受，月经淋淋漓漓没完没了，像个老朋友一样不离开她，大热的天弄得她心烦意乱。特别是走路时，尤其感到那个部位的粘热不适。人是很脆弱的，只要有一处不舒服，就终日受到它的折磨。天越热，她越觉出自己身体不耐寒热的虚弱来。夏天的炎热是比冬天的寒冷更难忍受的，脱下汗津津的衬衫，再脱下汗湿漉漉的汗衫，用

毛巾擦洗自己粘热的身体时， 她发现瘦弱的身体上惟一让她获得一点女性自信的那对比较丰满的乳房也有些无精打彩地微微下坠着， 似乎失去了往日沉甸甸的饱满， 显得有些松弛和轻飘。

她从小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 四肢的纤瘦是每年夏季最令她忐忑不安的事情。 裙子和短袖上衣势必要露出一个女孩的四肢， 这每每让她自惭形秽。 她比别的孩子更长久地穿着长衣长裤， 及至不得不换穿裙子及短袖上衣时， 她总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迟迟不动。 父母不能理解一个小女孩在七八岁的年龄已经对自己的外形敏感， 怕自己腿细不好看。 穿上裙子后， 她常常会穿上一条长长的厚袜， 将腿包裹起来， 那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厚袜子， 母亲就

会囊肿着眼睛唠叨道：“ 穿上裙子， 又套上厚袜子， 多么不伦不类， 不怕热吗？” 她不说话，

父亲这时往往会调解道：“ 小女孩穿上花袜子漂亮， 随她吧， 我们不要干涉。” 她便低着头脚蹭着地走开了。

在相当一些年中， 她一直为自己细棍一样干瘦的胳膊和腿心事重重， 每次洗澡， 都能看到自己细瘦可怜的身体和像搓板一样瘦骨嶙峋的胸脯。 在十来岁时， 她常常坐在洗澡的大木盆中无精打彩地走神。 女孩一旦在生理上自卑， 精神上也会自卑。 当她用衣服将自己细瘦干瘪的身体包裹起来后， 虽然她有一张比较好看的瓜子脸， 她还是找不到无拘无束的快乐。 她总是低着头匆匆地溜边走路， 总是感到自己胸脯的细瘦干瘪， 胳膊和腿的瘦骨嶙峋。 看到别的女孩挺着胸脯春风荡漾地行走在校园中时， 她明显地感到自己干瘪的胸下凹着， 松皱不平的上衣空空荡荡。

为此， 她特别注意饮食， 希望能吃胖一些， 发育起来， 然而她的胃口从小就像个小猫一样， 吃不了多少。 当看到别的女同学狼吞虎咽， 她不知不觉中又添了一份自卑。 这种自卑与对别人的嫉羨合在一起， 使她经常将别的女孩当成自己潜在的敌人。 母亲常常端详着她不停嘴地唠叨着：“ 人家孩子生活水平也不比咱们家高， 怎么就都长得比你好呢？” 这加重了她的自卑， 也加重了她对同龄女孩的敌视， 然而， 她从小受到一整套善良的教育， 像小羊羔一样孱弱善良， 所以， 她又常常为此谴责自己。 小学四五年级时， 她就意识到了自己

对其他女生的敌视，也为这种敌视而自我谴责。在矛盾的心态中，她越来越孤僻。上中学后，她已经不敢正视任何人的眼睛了。无论是男生的眼睛，女生的眼睛，还是老师的眼睛，她都不敢正视。

她的问题终于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怎么不敢正眼看爸爸了？”那一次，她突然感到莫大的委屈，眼泪一下涌上眼眶。她站在那里想抬眼看一看父亲，却怎么也做不到。

自觉到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这让她内心充满了幽怨和痛苦。母亲照例唠叨个不停：“人家的孩子都是大大方方的，就你老是萎萎缩缩，又没做什么理亏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听着这种数落，她更像一个沉默的羔羊了。每到这时，父亲总会宽和地调解道：“不要老说黛黛，再小的孩子也有自尊心。”父亲的话使她的眼睛一湿，有了想哭的伤心，却没有流泪的勇气。母亲的唠叨接着便会转向父亲：“你就是这样从小袒护她，越袒护越脆弱。”听到这里，她尤其不能哭了，她绝不能让父亲为她遭受责备。

从小惟一给她支撑的是学习成绩，特别是语文、算术、物理、化学这些主科，她学得很好。这为她换来一点老师的赞赏，也为她在家中换来一点存身之处。她的学习成绩像一把伞，遮住了母亲大半的数落。每当她缩到自己的房间趴在桌上学习时，母亲常常会在门口一动不动地观看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去，这让她体会到小女孩获得的一点尊重。自从意识到勤奋的学习和优良的成绩是抵挡母亲数落的保护伞之后，她放学一回家就蜷缩在写字台前，夜晚一柱台灯光照射的光明，就是她忘记一切的独立天地。这种每日低头溜边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埋头学习，使她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冷漠而又平安相居的状态。

不知不觉，她第一次月经来潮了。母亲在唠唠叨叨数落她将裤子、床单弄脏的同时，也给了她必要的指导。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还显出了关心，为她准备了必需品，并给了那个年代相当全面的卫生指导。那一天，她看着面孔苍白浮肿的母亲，看着母亲两鬓的白发，不禁有些感激涕零。母亲说了一句让她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话：“你从今天起就不是小孩了。”

以后的日子，母亲虽然照例用唠叨统治整个家庭，她却从没有忘却那一天母女俩在台灯下坐在自己小床上说话的情景。为了母亲生养了她，为了母亲那一夜对她的指导，她永远不

记恨母亲。

她发觉自己一点点发育起来了，胳膊和腿比过去多肉了，粗壮了一些，特别是两条腿渐渐丰满起来。一旦丰满，皮肤也白了，光泽了。虽然比起别的女孩她还是瘦弱的，特别是胳膊和肩膀还很单薄，但身体的这种变化还是使她幸福异常地品尝到了一点女孩迟到的自信。看到自己的臀部也不像过去那样瘦削，有了一点单薄中的丰满时，她尤其感到一种羞怯的快乐。当她走路时，感到臀部随着步伐轻微地一左一右晃动，她为臀部最初给她的重量感而欣喜和感动。从小，她就像一个只有骨骼的女孩，架着衣服在空气中移来移去。现在，臀部及大腿给她的体积感和重量感，让她几乎要感激起命运来。

一天，她裸体跪在床上，双手捂着脸，激动得差点恸哭起来。她为自己逐步发育起来的乳房而激动。这是一种又难过又高兴的激动。她扑倒在床上，抱着宽松的大枕头用乳房去挤压磨擦。她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不残缺的女孩而泪流满面。她把脸埋在枕头中哭了好久，以至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母亲发觉了，走过来敲门：“黛黛，怎么了，不舒服吗？”她哽咽着说：“没有。”混乱中，她急忙穿上内衣。母亲还是不放心地推门进来了，摁亮写字台上的台灯，看见了泪流满面的女儿：“你的脸通红，是不是发烧了？”说着，伸手触摸她的额头，那一触摸也是李黛玉终生难忘的，汗湿的额头觉出母亲的手温暖而疲惫，母亲问：“黛黛，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她一下扑在母亲身上，头抵着母亲的胸放声痛哭起来，一时哭得母亲束手无策。哭了一阵，她擦干眼泪，说：“没有不舒服，梦见难过的事了。”母亲困惑地端详着她，说道：“那就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母亲关上台灯走了，那一夜，她望着窗外的月亮久久不能入睡。她擦干净脸上的泪痕，整理好自己的头发，拉整内衣内裤，平平整整地躺在床上，用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已的胸脯，再从乳房往下抚摸自己的腹部，最后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女孩的标志，又轻轻抚摸了一下臀部和双腿，然后两手自然地放在体侧，静静地也是朦朦胧胧地想着有关自己的一切，睡着了。

她慢慢比较能够正视生活了，虽然还比较脆弱，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在人群中垂着眼。当别人需要她的帮助时，她会比较坦然。一旦她需要帮助时，她还是十分怯弱和腼腆。上

了高中，她懂得人生更全面的进步和要求，仍旧勤奋地学习，为了申请入团，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每当团员对她进行思想上的帮助时，她总是恭恭敬敬地聆听着每一句话。团干部朱立红几年来一直是她与团组织的联系人，她每个礼拜都要将一份思想汇报交到朱立红手中。朱立红矮矮地立在那里翻看她的汇报时，审查的目光总让她忐忑不安。朱立红一扬起她那大大的金鱼眼看她，她的身上掠过一阵轻微的颤栗。在家中，她可以用学习顶住母亲的唠叨，在学校，没有任何一把伞可以遮挡来自革命的审查。她的思想汇报一次次被认为不深刻、不触及灵魂，她便在痛改前非的情绪中深刻检查了自己从小因为身体瘦弱而生的自卑，认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朱立红对这一次检查一页页看得津津有味，说：“这次思想汇报还比较深刻，但还不够，还要深挖根源，要彻底暴露自己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李黛玉便沿着这个指导，在一年的时间里写了近六十份思想汇报，底稿就装满了一抽屉。

一个女孩在自卑中挣扎出最初的自信后，就有心力来关注男孩的世界了。在高二、高三这两年中，她渐渐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就是卢小龙。她不会喜欢凶恶的人，她喜欢善良的人。她又不会喜欢懦弱的人，她喜欢坚强的人。她喜欢优秀的人，又不喜欢风头太大的人。她要喜欢一个她觉得可信赖的人，卢小龙就是她心目中的这种人。他学习好，有才能，敦厚实在。既不夸夸其谈，张牙舞爪，又性格倔强，沉默寡言。

李黛玉知道自己的感情倾向，知道自己一见卢小龙就怦然心跳，知道上实验课时和他分在一个组做实验，情绪就异常兴奋。为了接近卢小龙，她多次从家中带来他需要的哲学书。

现在，这些故事都戛然而止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人都卷到了一个团团旋转的漩涡之中，她无法适应如此剧烈的变化。运动的第一天，看到贾昆的死亡，她至今闭上眼还毛骨悚然，贾昆那硬梆梆的身躯和骇人的僵硬面孔经常在眼前浮现。

北清中学的大字报已经换了好几代。她不曾想到卢小龙会这样跳出来造反，这使他们的距离一下子变远了。卢小龙不仅是北清中学的风云人物，还成了北清大学的风云人物，

很快又成为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今年高三毕业，原本她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做好了升学的准备，现在都不可能了。回到家中，北清大学更是一个汹涌澎湃的大革命场所，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震耳欲聋的广播喇叭，不时出现令她心惊肉跳的呼喊声。校园中，随时会有一大群气势汹汹的人呼喊口号、扭押着被揪出的坏人潮水般涌过。到处是批判，到处是打倒。互相批判，互相打倒。只有一个口号是一致的：跟随毛主席干革命！

李黛玉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她像被老鹰追赶的一只小兔，在高空团团掠过的阴影下胆战心惊，不知往哪里躲藏。她又觉得自己像洪水漩涡中飘浮的一片树叶，随时可能被吸入深渊。她希望自己能够挂住什么，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哪怕是还未连根拔除的一段枯树，至少能够停住身，喘口气。北清大学已经揪出了一批又一批人，她的家庭随时可能被冲垮，这样下去，她将很快就没有存身之地。

在孤苦无助的革命浪潮中，马胜利雄赳赳地出现了。他不知哪儿来的权力，使她不可抗拒地接受了，好像漩涡中的一片树叶挂住了露出水面的一块石头，懵懵懂懂中，她有一个极为屈辱也极为可耻的念头：和马胜利保持某种亲近的关系，或许可以多少保护自己的父亲与全家。

北清大学批斗卢小龙的万人大会她也参加了。她没有敢挤到近处，只是远远地倚着一棵白桦树站在大操场的最外边。听得见大喇叭中震耳欲聋的批判，却看不清台上那些人的面孔，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站在台前的就是卢小龙。那个轮廓，那个线条，那个昂起额头的角度，都是他。现在，她和卢小龙之间更遥远了。她扶着桦树，头靠在这只手上，回想起第一次从家中为卢小龙拿来他所要看的三本书，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著作。卢小龙真诚的感谢让她满怀幸福。卢小龙用手轻轻抚摸着光亮的精装书皮，问道：“你爸爸同意了？”李黛玉点点头。卢小龙说：“你一定替我谢谢他。”以后，李

黛玉曾多次把家中的哲学书借给他。

她现在还记得那次卢小龙去她家，父亲与他谈哲学的情景。当父亲侃侃而谈表现出他对哲学史的渊博知识时，她有着为父亲的骄傲。当卢小龙也认真谈到他对哲学的理解并得

到父亲的赞许时，她又有另一种骄傲。在那种骄傲中，似乎卢小龙是她的什么人。这种难以描述的微妙感觉，着实让她幸福兴奋了许多天。那一天，她给父亲和卢小龙沏茶倒水，里外照顾，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女孩完整的快乐。

现在，卢小龙正在被批斗，以后或许会更糟。朦胧中，她也飘过一丝稀薄的想象：卢小龙在悲惨的境遇中得到了她的帮助，后来他们便很幸福。但这念头只是一闪就过去了，恐惧破坏了她的全部想像力，她的家庭，她自己的命运都使她惊惧不安，在这个炎热的批判大会上，她时时感到呼吸困难。

这时，马胜利远远地发现了她，他走过来问：“你怎么站这么远？”李黛玉垂下眼没说话。马胜利说：“对有些事物，就应该谨慎，应该保持距离；而对有些事物，就应该缩小距离，应该勇敢，要明辨是非，提高觉悟。”李黛玉撩了一下此刻显得十分零乱的头发机械地点了点头。她一瞬间又掠过那个隐隐的念头：和马胜利接近，可能有助于保护父亲和全家。这个隐隐的念头又使她感到耻辱。

到了这时，李黛玉才朦朦胧胧地觉出，早已有一种新的自卑取代了她小时候对身体瘦弱的自卑，这种自卑有力地笼罩了她。在革命浪潮激荡的大操场，在马胜利黑黑的面孔后面，恍恍惚惚地浮现出朱立红这样的团干部对她严肃训导的面孔。朱立红大大的金鱼眼几年来一直让她胆战心惊，现在，马胜利那眼白很大眼黑很小的锐利目光锥刺着她，更是让她胆战心惊。

第二十二章

听说父亲病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没有回过家的马胜利抽空回家。

破旧的自行车在他壮大的身躯下像匹瘦马一样跑得飞快，转眼过了白石桥，又过了动物园，前面就是西直门，再过去几站的新街口就是他的家了。破车在他身躯下吱嘎吱嘎地响着，似乎承受不住他的体重。每次一骑上它，他就觉得人太大车太小，车像夹在裤裆里的一个玩具。骑着骑着，他就由瘦弱的车想到瘦弱的李黛玉。李黛玉弱不禁风的样子肯定

更禁不住他骑，可是，他就喜欢以强凌弱的感觉，就像这辆细瘦嶙峋的自行车，因为车矮人高，每次都要趁着劲跨上去，坐好之后，又趁着劲用一只脚蹬开，另一只脚才离地踏上脚蹬子。如果不趁劲，像一般人那样一脚踏着脚蹬子滑行，再抬另一只脚翻身上车，这辆小破车很可能禁不住他的体重。

他趁着劲左拐右拐，骑到了热闹的新街口大街。再一拐，就进入了一条笔直的大胡同。胡同口开着两个羊肉泡馍的小饭店，进去没多远，右手一拐，进了一个弯弯的小胡同，这就是栗子胡同。两边高墙相夹，走上一截，到了院门，栗子胡同一号。这里离新街口大街直线距离没几十米，却已经与商业区的热闹隔断了。

大院门是里外两道，两道大院门之间，夹着一棵多年的老槐树。槐树下有一间小破房，解放前是个门卫室，当兵的在里边守着大院。这个大院听说曾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北京的房产之一。现在，破落的门卫室也住着一户人，大伙叫做四大爷的一个老头及他家三代五口人。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那是一个尖头顶窄下巴的热闹老头。他对马胜利打着招呼，马胜利也顺口回了个招呼。四大爷住在门房，便义务扮演了门卫的角色。谁从大门出进，他都会从小方窗探出头来张望招呼。每天晚上到了钟点，他就把院门插上。红漆大木门终日紧闭，上面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小馒头大小的一排排门钉锈迹斑斑，像一排排扣子缀在大木门上。大木门上另开着一扇一人多宽的小门，供人们早晚进出。两道门之间的狭窄过道，窄得像一截鸡脖子，大槐树又粗粗地把门房剩下的宽度占去了一多半。槐树早已长得高出院墙，蔓成很大的树冠，阴沉沉地笼罩下来。四大爷家终日要亮一盏小灯，才能够寻找家中的细小活计。

穿过窄窄的过道，迈进二门高高的门槛，就进了外院。所谓外院，是靠门这一面和东西两厢三面有房，北面是高墙。外院稠稠密密住着十几户人，差不多都是一户一间房，各自在门口空地上砌一个小厨房，生火做饭，堆煤放柴火。在外院的包围中，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内院。整洁的青砖高墙，轩昂雅致的红漆院门。对开的内院门平时紧闭，里面住着一户有地位的文化人。听说男的是作家，女的是文化机关的领导。这家人只有外出时才将内院门打开，穿过外院时遇到外院的住户们也都亲切地点点头。多年来，里外院井水不犯河

水，没有什么交往。

马胜利家住外院靠门口的第二间房子。一进院子，就感到狭小与阴暗，国民党时期，外院是下人住的地方，有时还养着骡马。现在，上等人还是高高在上地住在内院，下等人还是憋憋屈屈地住在外院。外院住的差不多都是当工人的，送煤球的，拉平板车的，也有一户半户当小学老师的，住在下等人的院落里自然也就是下等人。

马胜利从小对内外院的差别就怀着模模糊糊的敌视，内院不仅独家独院，高大整齐，而且比外院高出几个台阶。内院门口四五道石台阶上去，才是对开的红漆大门。趁着内院的人出入，他偶尔也能瞥到里边的样子，几面的房子都很漂亮，连院砖也比外院整齐得多。

外院的地砖早已残缺不全，与泥土交错铺齐着面积，砖上锈满了青苔，院中横着污水沟，长着乱糟糟的小草。内院独家独院，听说用着好几个水龙头。外院十几家，合用着一个露天水龙头，每天早晨排队接水，中午排队洗菜，星期天排队洗衣服，是外院最常见的景观。

父亲在床上喘着，咳嗽着，马胜利的大姑在一旁照料着。当马胜利走进黑洞洞的屋子时，父亲的咳嗽声大了起来。马胜利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屋里的昏暗，父亲黑瘦的脸上一双凸起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发着光，小屋里迎门顶墙放着一张床，父亲就躺在那张床上，进门左手处贴墙还放着一张床，那是过去马胜利回家时睡的地方，进门右手靠墙，是一张摇摇欲坠的老式桌子，黑漆漆的，带着几个摇摇欲坠的抽屉顶在窗户下。再就是两三把椅子，两三个小板凳，墙角放着一个旧木箱，那是父子俩放衣服的地方。箱子早已破裂，又糊上牛皮纸，刷上油漆，一直用到现在。迎面墙上有一扇极高的小窗，竖着两根铁栏杆，窗外就是大院门外的栗子胡同了。夏天全凭着这扇豆腐块的小窗和房门能有点南北小对流，多少消点暑热。

大姑是个一脸和善的老太太，马胜利小时候死了娘，多亏大姑不时照顾，所以见她如见半个娘。马胜利一到家，先去水龙头提水，将自家小厨房里的小水缸灌满，接着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父亲不停地咳嗽着，马胜利每次从院子的明亮中迈入屋中，总是先看见父亲的眼睛在发亮。昏暗中，他能闻到父子俩住了多年的小屋泛出的又潮又馊的气味。房顶经常漏水，墙壁也常有湿痕潮迹，沤得破旧的桌椅板凳都散出湿气。脚下的砖头因为多年潮

湿，早已和泥土渗透在一起，踏在上头，像是泥土踩硬结成的块，如果用前脚掌用力旋转着捻它，会觉得每块砖头都可能酥软成粉末。

马胜利看着干瘦的父亲，想不出自己何以长得这样壮大。他的皮肤黑像父亲，高颧骨像父亲，脾气大像父亲，可是，父亲瘦瘦的，只有他身体的一半宽。自己从小吃窝头啃咸菜，长成这一身体格，也是一点好命。他去外边买了粮，买了菜，买了药，回到家，屋里已经聚了几个邻居。自从他考上北清大学，外院的邻居们便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一回家，就会和他打招呼说话，就连那个当小学教师的邻居也主动和他亲近。他们的女儿正上中学，考上北清大学是这个家庭的理想。

几个邻居都是向他打听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北清大学的运动现在是全国的话题。马胜利坐在小板凳上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自从进了北清大学，他每次回到这个院子中，都有一种衣锦归乡的好感觉。现在，讲述北清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更像来自革命圣地的革命者。

邻居们大都习惯房中的昏暗，家家如此。此刻，这伙人眼睛灼灼有光地听着马胜利讲述。正对马胜利的是半秃顶的王师傅，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叫王文翔，一双挺有神的大眼睛盯着马胜利不放。他从马胜利的讲述中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听到带劲的地方，王师傅额头更放出光来。挨着他的是一个叫大宝的小伙子，宾馆的采购员，他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还很有眼界地说，他已经去北清大学看过两回大字报了，并绘声绘色地讲起北清大学的所见所闻。马胜利礼貌地稍微等了一会儿，便伸手打断他的话，继续以我为主地讲述起来。大宝有一双倒八字眼，看人的时候很像舞台唱戏的吊起眼卖精神，论年纪二十多岁，看模样老得有三四十岁，下巴薄薄的，满嘴的烟酒气，说话间就把烟又点着了。马胜利指了指大宝身后躺着的父亲，示意抽烟免了。大宝便装起香烟，又显得深思熟虑地论说起文化大革命来。大宝对面的是丁老大，拉板车的工人，和马胜利的父亲有过多年的交情，这会儿皱着眉不紧不慢地听着想着。

虽然是一方小世界，但在这里兴风作浪，马胜利仍觉得任重道远。大姑正在厨房忙饭，父亲在床上竖起耳朵，一句也不敢落下，儿子在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混了个脸面，做父

亲的觉得很荣耀，咳嗽声半天没听见了，精神似乎也好许多。马胜利拿起床上的书包，说道：“我这儿还有几张从北清大学拿回来的传单，到时候大伙看看，都是批判北清大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黑帮罪行的。”缩在一边像个小老头一样的丁老大说道：“你还不如给我们念念。”马胜利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念不过来。这样吧，”他突然有了一个革命的创举，

去厨房舀出半碗剩粥：“我给你们开辟一个宣传栏，贴出来大家看，咱们外院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有，”他看着印刷厂的王文翔说：“王师傅就有文化，那边的林老师也有文化，大宝也高中毕业呢，可以给大伙念念。”大宝问：“贴哪儿？”马胜利一指斜对面小内院大门两侧的青砖墙：“就贴那儿。”有人问：“人家让贴吗？”马胜利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是

文化大革命！谁敢不让贴，保不住以后还要被贴大字报呢。”

说着，他拿起一卷传单直扑内院外墙，朝南的红漆大门和青砖院墙在阳光照耀下青红分明，十分豁亮。他用手沾着米粥在墙上刷开了，没一会儿，就把几十张传单长长方方地贴成一大片。白纸在青墙上亮得耀眼，他觉得不够劲，又跑到林老师那里借了毛笔和红墨水，将传单拼成的宣传栏四边用红笔勾画出来。白纸上一勾红边，更为显赫。在一张居中传单的半页空白纸上，他用红笔写上了“文化大革命最新动态”，随后，非常满意地站在新开辟的宣传栏前端详起来。稀饭半碗不够，他又盛了一碗。想着下回再回家，要把北清大学的糨糊桶驮一桶回来。

看着内院的青砖墙远没有被占满，马胜利用力挥了一下手，对围拢在宣传栏下的左邻右舍说道：“下回我多带一些传单大字报来，好好在这儿贴一贴。”接着，他对王文翔说：“王师傅，你给大伙念念。”王文翔伸手摸着头上的稀疏毛发，看看内院的红漆木门，慢吞吞地说道：“别打扰人家作家写书。”马胜利说：“怕什么？作家都是封资修【2】，现在没几个好的。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王文翔摸着头依然很为难，马胜利不耐烦地一挥手：“这怕什么，我给你们带个头！”说着，就高声念起来。他的声音很洪亮，就像在进行批判发言，粗大的手指指挥舞着，有雷霆万钧之势。

大门口的四大爷闻声过来了，外院又有好几户男女老少也过来了，没一会儿，就围上了一二十人，形成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小气候。听见背后内院门吱嘎响了，马胜利一边念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里边探出一张清癯的面孔，内院门比较高，人们都仰起脸朝那儿看，马胜利又扭回头，毫不停顿地接着高声朗读传单，过了一会儿，听见后面的院门关上了。他又念了一阵，对新华印刷厂的王文翔说：“您接着念。”这位中年工人还是有点迟疑，倒是那个倒八字眼的年轻采购员大宝喜笑颜开地说：“我来试试。”

为了扶持新生事物，马胜利又陪着在宣传栏下站了好一会儿，直到大宝把嗓子念哑了，那位新华印刷厂的王师傅也清了清嗓子，念了两页，他才回到家中照料父亲。父亲又开始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着，他扶着父亲吃了药，又为他轻轻地捶背。从小屋往外看，围在宣传栏那里的人群已经散了，只有几个刚下学的小学生还在指指点点地念着。

又过了一会，小学生们也跑回家吃饭了。正午的太阳下，只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站在那里，仰头读着传单，他们正是内院里的主人，看着他们的脊背，就能想象他们惊惧不安的面孔。他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们根本就不敢对开辟宣传栏流露丝毫不满。他们脆弱得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他突然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便放下手中正在择的扁豆，起身出了小屋，来到宣传栏前。他背着手在那对文化和地位都很高的夫妇身后站定，从侧后观察到两个人惊恐不安的表情，感到十分满意。他有意挪动了一下脚步，让自己的体重在脚底板下发出含蓄而又微露分量的声响。那两个人立时回过头来，男的高，女的矮，都很瘦，两副几乎相同的白框眼镜后面露出的是稍有些吃惊的眼睛。马胜利背着双手坦然自若地立在那里，慢慢一指墙上的宣传栏说道：“贴在这里可以吧？”那对夫妇连忙点头：“可以可以，很好的，为我们学习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方便。”高瘦的男人说话时喉节一下一下蠕动着，让他想到作家都是流氓成性的坏分子。矮瘦的女人客气地问道：“你是不是在北清大学？”马胜利说：“是，我和武克勤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武克勤早已是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对方连连点着头：“好好，你们干得好。你们马列主义水平高，为全国做了榜样。”

这时，高高在上的红漆木门里走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一张秀丽的面孔，白衬衫

下是一条红白格的短裙，她叫着：“爸爸妈妈，吃饭了。”接着又问：“你们看什么呢？”

女的回答道：“看最新动态呢。”女孩跑下台阶，往墙上看了看，又往马胜利这里瞟了一眼，

说了一句：“这些都该贴到学校的，干吗贴到住家来呀？”马胜利一下子被噎住了。父亲说：

“贴在这里也挺好。”女孩甩了一下短发，回头看了马胜利一眼，微黑的瓜子脸上一双亮亮的大眼睛流露着不满，她一左一右挽住父母，说：“该吃饭了。”就一起踏着台阶进了红漆木门。

门哐啷一声关上了，在耀眼的阳光下，红漆木门像一个沉默的布告。

马胜利一边走回黑暗的小屋，一边就想到了李黛玉和她的父母。刚才那个女孩回头时不满的一瞥让他很不舒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含着毫不掩饰的冷蔑的敌视。他眯着眼，在黑暗中将李黛玉和这个女孩做了一番比较，而后将手中的扁豆狠狠地一折为二，又狠狠地一折为四，哼地一声撂到了盆里。

注：

【1】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是“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重点打倒的对象，成员包括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

【2】封资修 “文化大革命”中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

卷 四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

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边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的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人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是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恭恭敬敬地、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24所重点大专学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地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

“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他说：“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辞严地强调了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

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起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

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

“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

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

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春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插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毛泽东摆了摆手，说道：“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

“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毛泽东又摆了摆手，说：“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

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

毛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做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怩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有典故的话：“以色列人，色衰而爱弛。”他知道这是历史上哪个皇帝身边的哪个女人说的话，却不在记忆中确认它。江青那白皙而略显松弛的面孔，特别是脖颈上那已显松弛的皮肉，让他生出又怜悯又嫌弃的情感。他知道什么叫年轻的生命，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陈旧了，松弛了，懈怠了，就唤不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有点可爱。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

听着汇报，毛泽东由姚文元那张胖胖的圆脸想到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恍惚之间，又由这篇文章想到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眼前最先冒出的总是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阳光照得刘少奇的白发和白上衣耀眼发亮。刘少奇总是目光有点发直地看着别处，无论他如何回忆，都难以在记忆中出现一个刘少奇正对自己的面貌。另一个出现在面前的人物就是彭真。这个和自己身材一样高大的人物倒总是在记忆中正对着他，他那张长大的脸，很高的发际，常常给你古代人扎束起头发的感觉。彭真的桀傲不驯是更令他不快的。离开理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一幅把彭真、刘少奇这两个人物赶下台的画面。

他问了一句：“彭真现在表现怎么样？”江青扭头看看康生，康生动了动那张多皱的面孔，回答道：“没有写出更深刻的交待检查。”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缓缓地抽着烟，让烟

雾在客厅中有如千军万马铺展开。

1965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曾经别有深意地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讲这话时，他注意到彭真毫不介意地抽着烟。后来他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但话中有着顽固的保留态度。毛泽东心中掠过一丝冷笑：对彭真这样的人，很难晓之以理，只有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枚重型炸弹，那就是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联合炮制，姚文元执笔的，前后十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当它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和北京的主要报纸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转载，毛泽东至今还能体验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北京在彭真等人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批吴晗就是为了打掉彭真。

当11月29日、30日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终于由此打开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动人物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年2月8日，彭真拿着一个《二月提纲》【2】到武汉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他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问话的结论不言自明，彭真却说：“不能算。”这是彭真又一次顽固的政治对抗。当时，他虽然含威不露，却在心中对这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男人产生了极为仇视的情绪。他知道，凭体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凭面对面的谈话，也不能压服他。他既不动手，也不动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批判对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他想到自己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讲的话了：“对这样一个政权，就要不断地清洗坏人，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把皮剥下去。”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不用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这样被剥掉了，现在又剥掉了彭、罗、陆、杨，今后，无非接着剥就是了。

汇报听得差不多了，他摆了摆手，对江青等人说道：“你们把几个大学反工作组材料留在这里，我看一看。另外，转告刘少奇，明天让他主持一个情况汇报会。你们把情况在

汇报会上再谈一谈、议一议，问题不难解决。”他指着面目严肃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不要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众人都笑了，纷纷起身告辞：“主席，您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拍了拍茶几上刚刚堆上来的材料，从容大度地起身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连夜完成你们交给我的这些任务。”

众人恭恭敬敬地走了，江青走在最后，转身对毛泽东说：“主席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毛泽东摆了摆手：“你们就准备去情况汇报会上放炮吧，我先看看材料。”江青顿了顿，想说什么，又觉得不妥，走了，边走边挽住小护士李秀芝亲亲热热地交待着什么。

人散尽了，毛泽东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在沙发上坐下。他拿起茶几上的材料，翘起腿，把材料放在膝头，一边看一边举起右手。李秀芝这时已回到客厅，连忙将一支粗铅笔放在

他手中。毛泽东在第一页材料上就做了勾画。李秀芝俯下身问：“主席，您就在这儿看材料？”

毛泽东点了点头。李秀芝说：“我给您按摩一下肩膀吧。”毛泽东继续看着材料，李秀芝站在沙发背后，解开毛泽东衬衫领口处的两个扣子，把领口撩开，隔着里边的汗衫按摩起毛泽东肥厚的肩膀。

她看到毛泽东在材料中随手划了一道，标出一个错别字，在那一行中，北清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呼昌盛”错写成了“呼昌胜”。在又一行中，他在“北清大学学生卢小龙”中的“大学”二字下划了一道杠，李秀芝知道，这里应该是“北清中学”而不是“北清大学”，“中”错写成“大”了。接着，毛泽东在又一页材料上郑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和—个惊叹号。

李秀芝手底下觉出了毛泽东很接受这种按摩，并且微微动着肩膀，把需要着重按摩的部位表示了出来。她更加用力地按摩起来。

注：

【1】《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该文不久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开始了批吴

晗（《海瑞罢官》作者）、批“三家村”、批中共北京市委的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

【2】《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针对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即《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该提纲，随后，《二月提纲》

经政治局常委传阅同意后，作为文件批发全党。此后不久，1966年5月，《二月提纲》被毛泽东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否定。

第二十四章

卢小龙被北清大学工作组当作反革命学生隔离审查了。他原本是北清中学的学生，因为进行了破坏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活动，便成为北清大学反干扰、查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北清中学是北清大学附中，北清中学工作组又是北清大学工作组的分支，所以，将卢小龙当作北清大学查反革命的成果也是顺理成章的。

最初，他被关在办公楼最高一层的一间小空房里。由于四层楼的窗户与楼下校园里的人随时可以联络，隔离效果不好，又有跳楼自杀的危险，所以，又将他转移到校办工厂一个闲置的危险品仓库中。

转移是在天刚蒙蒙亮时候进行的，卢小龙被六七个人押送着来到新的隔离审查地。为了防止他逃跑，他被反剪着胳膊，穿过一片楼，又经过一片校办工厂，沿着校办工厂红砖围墙，走过一段还算平稳的小路，跨过几条污水沟，又走过一段杂草簇拥的土路，在一片榆树、灌木、荒草的包围中，出现了一个旧青砖小院。院墙很高，上面布着铁丝网。猪肝色的大铁院门左右对开，两米高的门上是一排标枪一样的铁栏杆。大门两边的院墙上，可以半清楚半模糊地看见“危险物资，请勿靠近”的大字。院墙外的荒草一人多高，靠门口一株细瘦零丁的向日葵从荒草中探出小得可怜的圆脸，让人想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1】、

“人比黄花瘦”这两句不相干的诗来。向日葵四周的金黄色花瓣有点蔫卷，像一夜辛苦留下的倦怠。

押送他的人中有一个长方脸络腮胡的校办工厂工人，大夏天的早晨，披着一件破棉袄。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门上的大锁，哗啦哗啦地上下摇着，试图拨开水平走向的铁门栓。因为年久不动，风吹雨淋，铁栓和铁箍锈在一起，拔不动，只能用力将门栓转动。铁器磨擦的声音尖利地划破寂静的清晨，在空中撕开了一个有形的裂口。看见铁锈粉末似的落下来，络腮胡像拔河一样向右侧用着劲，在上下转动的同时进行横向拔出的运动。一个趔趄，铁门栓终于拔开了，披着破棉袄的络腮胡几乎摔倒在地。因为双手始终没有离开门栓把柄，他实际上是贴身歪倒在大门前。

几个人用力推开大门，大门装了小铁轱辘，门被吱吱嘎嘎很沉重地一点点推开了。院子里荒草一片一片，有的已经没膝，让卢小龙想到农村的大牲口棚。他们进了院门，门里边也有铁门栓，络腮胡吭哧吭哧将院门关上，从里面插上了门栓，扭押他的人便松开了手，在这里不用担心卢小龙逃跑。几个大学生显然不熟悉这个地方，跟着络腮胡往里走。拐过一个弯是一排库房，一个个灰漆大铁门上边分别用红油漆写着1、2、3、4、5、6、7、8、9、10，一共十间。他们用脚踏倒沾满露水的没膝荒草，趟出一条路来。到了5号仓库门口，络腮胡在一大串钥匙中寻找一番，挑出一把，插入门上的大锁。锁锈住了，一番忙忙碌碌的周折，终于将锁打开了。一边旋转着横向用力拔，将铁门栓拨开，吱吱嘎嘎将库房打开。

库房里黑洞洞的，扑面而来的阴潮窒闷让几个学生踌躇了，相视的表情似乎对在这里关人感到不安。一个戴眼镜的方脸学生问：“里面有床吗？”络腮胡说：“库房哪儿来的床？”

待会儿拿个草席往地上一铺就行了，大夏天的，就睡水泥地吧！”一群人往里走，发现有什么东西迎面飞舞起来，吃了一惊，随即有人说：“蝙蝠！”空间中到处张开的蛛网在透进来的光线中银丝一样发亮，有的扑面缠到脸上。几个学生为了掩饰心头的踌躇，非常严肃地对卢小龙说：“这里安静，你要老老实实在地接受隔离审查，把你反革命活动的全部背景交待清楚。”

他们拿来了一张草席铺地，一套被褥摺在席子上，又摺下一个破水桶，说道：“小便就在这儿，每天中午、晚上给你送饭时，自己提到外面倒了。”他们指了指院子中间的水龙头，又指了指院子角的厕所，“每天给你送饭时，你可以上厕所。”他们放下一个脸盆、一块毛巾：“中午、晚上送饭时间，你可以出来洗脸，脸盆可以存水。”他们用扳子将锈死的水龙头拧开。水哗哗流开了，带着黄黄的锈色。过了一会儿，水透亮了，再拧，就拧不紧了，只能让它滴滴嗒嗒地流着。

交待问题的纸和圆珠笔也没忘记拿来，当一切都交待完毕后，他们拉亮了库房里的电灯，说道：“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卢小龙说：“我抗议对我的迫害。”那个戴眼镜的方脸学生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表情也并不凶恶，他说：“你已经是反革命了，要认识自己的罪行。”卢小龙说：“我抗议对我的迫害。”戴眼镜的方脸学生说：“你要好好提高认识。”其他几个人显然不耐烦了，说道：“别和他废话！”戴眼镜的方脸学生又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卢小龙说：“我抗议对我的迫害，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绝食。”

“吃不吃饭还不由你？”络腮胡瓮声瓮气地来了一句，将房门重重地拉上，吱吱嘎嘎地插上铁门栓，哐当一声上了锁，又哐里哐当地晃了晃。听见他们踏着杂草的脚步音，停下来试水龙头的声音，水龙头哗哗地开大了，又拧住，络腮胡说：“拧不紧了，垫圈老化了，

就这么着吧。”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接着是嘎吱嘎吱打开院子大铁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一边旋转一边插铁门栓的声音，最后是上锁的声音。听见铁锁在铁门上拍响了两下，表明检查完毕，便无声无息了。

卢小龙开始绝食。

中午，来了三个膀大腰圆的男学生给他送饭：一个馒头，一碗菜。问他上不上厕所？倒不倒尿桶？洗不洗脸？卢小龙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他让他们把馒头和菜拿回去，并重申了自己绝食的行动。他们说：“吃不吃是你的自由，送饭是我们的任务。”三个人摺下碗筷

走了。

门一上锁，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四面连窗都没有。好在铁门上下都不严，贴地有半砖的空隙，上面也有缝。屋里一关灯，便能看见白晃晃的光从外面渗进来。当阳光从门上的缝隙直接照进来时，在黑暗中劈出一个斜面，空中的灰尘在这片光明中栩栩如生地发亮。凝视着这片阳光中飞舞的灰尘，让人想到宇宙的亿万星系。

到了晚上，院门又哐啷哐啷响起来，开院门，关院门。脚步声，杂草被踏倒的声音。卢小龙在黑暗中坐着，先看见门缝下面几双穿球鞋的脚，六只脚就是三个人。铁锁哐啷哐啷打开了，门被推开，在夏日白亮的黄昏中，又是那几个膀大腰圆的大学生给他送饭来了：一个窝头，一些咸菜，都在饭盒里。卢小龙指了指地上的碗说：“中午饭还在这里，都拿回去吧，我已经宣布绝食了。”他上了厕所，到水龙头洗了脸，打了半盆水，又回到5号库房里。三个大学生相互看了看，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大眼睛男生说道：“饭盒、碗我们都留在这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绝食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开始了。既然是绝食，就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坚持才能取得成效，首先应该保存体力。卢小龙用饭盒盖舀着脸盆里的清水喝了几口，把口腔、喉咙以及食道、胃润湿，然后静静躺在房角的地铺上。库房地面稍有些坡度，向着门口方向略有下坡倾斜，可能是为了冲洗时排水方便。他看着门上门下透进来的光亮一动不动。一旦躺下，景物也便发生了变化。库房很空旷，水泥房顶硬硬地罩在头顶，黑暗中能够闻见水泥的味道，空气中更多地洋溢着院子里飘溢的杂草气味。眼睛贴着地面望出去，看见一片墨绿色的杂草。那条刚刚被脚步趟出来的小路使他的视线得以延伸，迤迤迤迤地看到院子中央的水池。水龙头在水池边立着，虽然看不到水龙头，却能看到不停流淌的细水柱飘飘曳曳地挂着。偶尔一阵微风吹来，细水柱便散开成为风中垂柳般的线条。飘来摆去的水线往往飘到水池外边的草丛中，同时断了流落在水池中的细细的滴嗒声。

天渐渐暗下来，门缝泻进来的光明越来越微弱，院子里的景物也越来越模糊，黑暗像巨人一样陌生地矗立在面前。在一片沉闷的阴森寂静中，耳中嗡嗡作响，他感到耳膜的压迫。正当他在形而上的精神困难面前寻找力量时，形而下的问题出现了：黑暗的恐怖压迫

被庸俗的蚊子骚扰取代。他这才想到，在这个杂草包围的库房里过夜是多么难熬。他决定拉开电灯，那样也许好一些。

当他拉亮墙上那盏横探出头的电灯后，发现微弱的灯光一点不能使蚊虫有所收敛，这群饥不择食的蚊虫无论怎样用手挥打，都毫不退却。他想到，电灯的作用大概是把院外的蚊子都吸引到房子里来，那太可怕了。于是，他把那床又脏又破的被子拆掉，关上灯，将整条被面罩在身上。

他用脚和胳膊将被单绷成一个布棚。听见蚊子在布棚外嗡嗡地叫着，觉出了牢房生活的艰难。夏日炎热，捂在布棚中自然十分闷热，他却只能偶尔扇动一下，让棚里通一通风。稍一不慎，就有蚊子钻进来，在布棚里嗡嗡乱转，不顾死活地叮在自己的脸上咬开了。这时，他就必须非常狼狈地重整山河。这样熬到后半夜，他实在撑不住了，在朦胧中睡去。知道蚊虫隔着被单将胳膊和脚叮咬了几十处，却已无力周旋。他迷迷糊糊地想到毛主席的《矛盾论》，想到主要矛盾的说法。刚才，被蚊虫咬是主要矛盾，现在，困倦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这样糊糊涂涂地想着，就又糊糊涂涂地睡去。

突然，听见哐当当的响声，是水泥地上的铝制饭盒和瓷碗的声音，听见筷子掉在地上的哗啦哗啦声。他一个激灵，一定是老鼠来偷吃东西了。他立刻跳起来，听见老鼠吱溜溜逃窜的声音。他晕头晕脑地摸到库房门口，又一次拉亮电灯。

碗中的馒头已被咬得面目全非，馒头下的白菜炒粉条也油汤淋漓地洒了一地，饭盒盖掀到了一边，里面的窝头也被咬得残缺不全，只有窝头旁边的那块咸菜纹丝未动。为了保护自己绝食的战果，他从尘土中拾起筷子，将洒落的菜都夹到碗里，又将饭盒盖上。他本想把馒头和菜也一并放到饭盒里，但是，若将碗里的菜倒到饭盒里，压得稀巴烂，就看不清绝食的严格记录了。他想了想，端起脸盆又喝了两口水，到明天中午以前不喝水也能活了，就把脸盆里剩下的水倒在了尿桶里，然后，将脸盆倒扣在饭盒和饭碗上面。这就绝对安全了。他关上灯，重新蒙上被单，在蚊虫的包围中再度躺下。困倦中，听到蚊虫嗡嗡地飞舞。

过了好一阵，恍恍惚惚听到脸盆发出吱吱的磨擦声，像有人用铁刷子刷脸盆。一定是老鼠的爪牙在挠脸盆。他心中生出半无奈半得意的冷笑：老鼠的力量绝对推翻不了脸盆的

统治。但那声音越来越挠心，越来越积极，听声音似乎脸盆被老鼠拱得有点离地，脸盆在地上轻微地滑行，又砰地一声落地，随即听到老鼠四下逃窜的声音。他不禁觉得有趣地微笑了，这些老鼠将它们自己吓着了。他想到小时候在农村学会的一种抓老鼠的办法，一只大海碗扣在地上，用一只光滑的小酒盅倒扣着将碗的一边微微支起一指多高，在碗底放几粒油炸的黄豆，老鼠钻进大碗里稍一活动，大海碗就从小酒盅的支点上滑落，将老鼠扣在碗里。一晚上支六七个大海碗，就能扣住六七个老鼠。

他叹了口气，自己现在没有闲情逸致玩“扣老鼠”的游戏，否则，他可以找个光滑的小石子将脸盆微微垫起来，把胆敢钻进来的老鼠扣在里面。老鼠扣在脸盆里，就比自己关在库房里更黑暗了。倘若没有外力的拯救，老鼠在里面团团打转，终不能逃出牢狱。这样一想，就觉得老鼠分外渺小：为了贪吃一点食物，就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真可谓“鼠目寸光”。

朦朦胧胧中，听见脸盆又被挠响了。听声音显然不是老鼠所为了。脸盆被有力地推着滑行，黑夜中，似乎有人在用指甲挠脸盆，用手在推脸盆。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一下被惊醒，却不敢从被单里钻出来。一会儿，听到“喵喵”的叫声。他从被单里露出头，黑暗中看见两点蓝蓝的光亮，他知道那是猫的眼睛。随后，又看到一只猫的模模糊糊的影子。他在黑暗中冲猫招了招手，并“咪咪、咪咪”地叫了起来。猫在黑暗中犹豫着，门缝透进来的微亮和猫眼的亮光使他越来越看清了猫的轮廓，他又“咪咪、咪咪”地叫着它。

那只猫显得很孤独很寂寞地走了过来。它好像并不怕他，之所以走走停停，只不过是担心卢小龙并不喜爱它。猫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蹲下了，似乎对与卢小龙的交往不存奢望，同时呆滞地慢慢转动着头。卢小龙又“咪咪、咪咪”地叫了它几声，猫在黑暗中转过头看了卢小龙一眼。它对有人躺在这里并不奇怪，只是在判断他们的关系可否进一步接近。终于，猫一点点走过来，在离卢小龙面孔很近的地方蹲了下来。

卢小龙伸手摸了摸它的脖颈和脊背，猫很舒服又是麻木地接受着爱抚，似乎是遭受过很多遗弃而看透世态炎凉的家伙。卢小龙轻轻抚摸着它的脖颈，让它躺下来。猫的尾巴在

空中摇了摇，盘在了他的身边，脸很舒服地埋在了前爪中。卢小龙继续轻轻地从前往后抚摸着小猫，猫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温顺地躺着。

小猫的毛又滑溜又滞涩。滑溜是猫原来的质地，滞涩是无家可归流浪的结果。毛粘连着一些草茎、枝叶，他一边抚摸一边梳理着，将它们一一摘掉。毛上还粘连着一些泥土，他也将它们一一揉碎，梳理掉。原来蓬乱的毛经过一番梳理，显得更加平滑了。他从头到尾一下一下抚摸着小猫，觉出了毛皮下面烘热的体温，也觉出了小猫松软的躯体和脊背的骨骼，这是一只瘦猫。他一边抚摸一边问道：“咪咪，是不是没有家呀？”小猫“喵”地叫了一声，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卢小龙又抚摸了它一会儿，拍了拍它说：“好，咱们一块儿休息吧。”他蒙上被单睡了，同时发现在伺弄猫的这段时间脸上又叮了几个大包。

天亮了，绝食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熬过去了。

中午时分，院门的大铁锁才又被哐啷哐啷打开，铁门栓哐啷哐啷被拨开，铁门被吱扭扭推开，接着是一群人趟着杂草走过来的声音。显然不像昨天送饭的声音那样平常，显得有些气势汹汹。从门底下的亮光看去，密密麻麻的脚总有七八个人。开锁拔门栓，门吱嘎嘎推开了，一直蜷在身边的猫立刻窜到黑暗的角落里。与外面的光亮一起扑面而来的，是七八张洋溢着对敌斗争情绪的面孔。那个戴着眼镜的方脸学生被比他高大的学生簇拥着，他对卢小龙说：“抓紧时间吃饭，下午要开批判大会。”卢小龙感到心跳猛然加速，他问：“是批判我吗？”对方回答：“是。”接着又说，“你先吃饭吧。”一个学生手里拿着饭盒，这时递给卢小龙。

卢小龙说：“我从昨天已经开始绝食了。”

一伙人相互看了看，那个膀大腰粗的小伙子说道：“昨天中饭、晚饭我们都送来了。”卢小龙指了指地上倒扣的脸盆说道：“都在这里呢。”有人翻开脸盆，看到馒头表面被啃得面目全非的样子，他们脸上露出讽刺的微笑。卢小龙说：“那是半夜老鼠啃的，后来我就用脸盆扣上了。”

几个人背着光亮又相互看了看，昏暗的地铺上蜷居着一个正在绝食的中学生，是他

们需要理解和适应一下的情况。但也就是几秒钟的沉寂，革命的程序便开始了。一个人喝令卢小龙站起来穿好鞋，说道：“不吃就不吃，准备上大会。”然后，不顾卢小龙的抗议连推带搡把他推出了黑洞洞的库房。

正午的阳光刺得卢小龙睁不开眼，毕竟是一天没有吃饭，他感到有些站立不稳，一阵晕眩。这群人却气汹汹地呵斥他系好扣子，整理好衣服。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与仇恨是很快就能培养起来的。刚才，在打开倒扣的脸盆的瞬间，他感到自己的绝食在这些人心目中引起的比较善良的反应，那时，他们和他之间显得没仇没怨。然而，就这么一会儿推推搡搡的呵斥，就既激起了他的反抗，也调动起了这群人的凶狠。人既能被对方所激怒，也能被自己装模作样的行动所调动，这是卢小龙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感受到的一个心理规律。你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物没有仇恨，没有攻击性，但你只要攻击它，攻击性和仇恨就自然而然会生长起来，好像原本就种在自己心中。

批斗会结束了，卢小龙被押送回“牢房”。他躺在墙角的地铺上，在昏暗中看着门下那半砖高的空隙的光亮，看着院中的暮色。在对批斗会恍恍惚惚的回忆中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轻轻来到身边，是那只小猫。他伸手握住小猫的一只前爪，小猫用爪子轻轻挠着他的手心，然后温顺地靠过来，在他的脸旁卧下了。他感到一种回到家中有亲人相伴的慰藉。

他轻轻抚摸着小猫，又想起批斗会上的情景，妹妹卢小慧、华军和田小黎与纠察队的冲突历历在目。那个和妹妹站在一起的美丽女子似乎就是那次在日月坛公园喷水池旁遇到的，不知她和妹妹说了些什么，妹妹又和她说了些什么。这样想着，他的手停止了对猫的抚摸，小猫便轻轻地“喵”了一声。卢小龙还在遐想着没有对它做出反应，小猫便站起身走了几步，在离他稍远一点的地方蹲下了。然后，寂寞地、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沉默。

卢小龙回过神来，伸手招呼小猫。小猫转过头，在昏暗中看了看他，没有任何表情，还蹲在那里不动。于是，他又用非常亲切、爱惜的声音叫它：“咪咪，过来，过来吧。”小猫这才慢慢起身走过来。他抚摸着它的头和脖颈，说道：“我没有忘记你呀。”小猫在他手中矜持地又是舒服地转动着脖子。他继续在它头上、身上抚摸着，并轻轻给着压力。最后，小猫又安静地躺下了，将脸埋在了前爪中。

在小猫的陪伴下，卢小龙度过了绝食后的第二个夜晚。

卢小龙拒不交待罪行，继续坚持着绝食。到第五天，他昏迷了。在夜的朦胧中，只有一个勉强意识，就是用被单将脸和上身罩住。腿脚已经无暇顾及了，任凭蚊虫叮咬。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他始终知道那只小猫在身边陪伴着自己。这是一只纯白的猫，因为流浪，毛皮有些发灰。

绝食坚持到第八天、第九天时，他完全昏迷了。在梦一般迷离的世界中，这只小白猫一直在空洞的库房里游游走走、时走时卧地陪伴他，他们都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

后来，他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年后，他重逢了那个曾每日来送饭的大学生，他告诉他，他们每天过来看两次，每次都发现那只白猫在库房里，他说：“如果没有那只猫的守护，你完全有可能被老鼠咬得面目全非。”圆头圆脑的小伙子是北清大学地球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说他当时很佩服卢小龙的勇敢。而卢小龙事后曾几次寻到这个危险品仓库，却始终没有寻到那只陪伴他度过12天牢房生活的小白猫，他还记得小白猫右前爪的腕部有一个小小的伤疤。

当卢小龙绝食到第十二天时，被送入北清大学医院抢救。

注：

【1】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毛泽东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首词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第二十五章

一辆由普通轿车护卫、引导着的红旗轿车开出中南海，经长安街转过木樨地北行，在钓

鱼台国宾馆东大门减速，左拐弯进入大门。两边的警卫举手敬礼。院子里已经停了四辆小轿车：一辆坐着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一辆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一辆坐着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还有一辆坐着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这里了。红旗车停稳后，副驾驶座位上的警卫迅速下车拉开后面的车门，从车上走下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冲那四辆车挥了挥手说：“咱们就走吧。”

江青打开车窗，从里面探出头，招招手说：“走吧。”周恩来上了车，警卫刚准备关车门，江青又将头探出车窗，喊道：“等一等，我和总理坐在一起。”说着，她便下了车，向周恩来的车跑去。警卫关上了右侧车门，又拉开左侧车门，照顾江青上了车，以极轻捷灵敏的速度坐到司机旁边，关好车门。车队启动了。

周恩来有坐车办公的习惯，身旁经常放着一摞文件。这时为江青腾地方，就把文件收起来放在腿上。江青说：“影响总理办公了。”周恩来用他通常的幽默而又不失严肃的口吻说道：“和江青同志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办公。”江青笑了，她从来喜欢得到男人的赏识与恭维，特别喜欢那些出色的、有地位的男人对她的赏识与恭维。周恩来顺手将一个有一定厚度的松软而又光滑凉快的草席垫从自己身后抽出来，垫到江青腰后，江青对这样的照顾十分满意。

从三十年前她到延安起，党内高层人物中就很少有人像周恩来这样给她关照的感觉。周恩来对待任何人、处理任何事之得体、周到，是难以挑剔的。记得她在延安和毛泽东发生冲突时，没有别人可以诉说，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总是耐心地倾听，和蔼地劝解，严肃地批评。当她心平气和后对周恩来表示感谢时，周恩来会非常郑重地说：“我是主席的管家，这些小事应该我帮主席解决。说我周到，我周恩来姓周，做事就应该周到。”这时，他就会像刚才那样幽默而不失严肃、爽朗而有节制地笑了。

江青注意到，周恩来今天穿着一件白衬衫，并随身带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中山装，刚才连同文件一起放在后座上，现在都放在了腿上。想必一下车就会穿上它，整装出现在公众场合。对于这个大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的国家总理，江青从延安时期就有点别样的态度。

她对自己人生的那个阶段记忆犹新。

她这个1914年出生于山东的女孩，1929年就跑到山东实验剧院学戏，并投入了新潮，她那时的名字叫李云鹤，长得高高挑挑，白白净净。后来，经过漩涡一样旋转的努力，她成了电影演员蓝苹，活跃在上海，主演过名剧《娜拉》。娜拉出走的故事相当符合她当时的心境，她当时就是坚决反对婚姻，大胆追求爱情，既投入、又拿得起放得下地前后经历了四五个男人。她还投入左翼文化大潮，卷入共产党的政治，后来，因为危险，因为追踪情人，因为感染左翼文化大潮的政治倾向，她于1937年8月跑到了延安。

在进入延安之前，她先到达西安，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待过她的人中有一位质朴平易的女性，叫邓颖超。邓颖超看到她演戏的一些剧照，曾惊叹地说：“哦，是个电影明星。”江青顺利来到了延安。一到延安，她就知道这个共产党上层特别英俊潇洒、文质彬彬而又干练的周恩来，就是西安办事处邓颖超的丈夫。这一点颇刺激了她，也启发了她。在她眼里，邓颖超作为一个女人再普通不过了，居然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三号人物的夫人，她目睹了邓颖超在西安办事处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一定和她是周恩来夫人有关。

正是从那时起，她迅速进入了她自然而然进入的角色：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突出地追求革命领袖。延安绝对不是上海，在这里绝不可能反对婚姻、追求爱情。她便将自己全部年轻的热情投向延安最高的领袖、最伟大的男人毛泽东。

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早已牺牲。第二个夫人和毛泽东感情不和，去苏联养病。这是她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开始她也并没有十分的大胆，因为毛泽东在她心目中还像神一样高大。她追求领袖的念头也是逐步萌发、成长起来的，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伟大的革命领袖在喜欢漂亮、可爱的女人这一点上与其他男人没有差别。从最初想都不敢想，到后来有了追求领袖的想法，再到后来有了行为的冲动和自信，她发现，没有几次接触，她已在革命领袖的身边了。

到延安的第二年，她就和毛泽东结了婚。当时，倘若不能嫁给毛泽东，她也必然会嫁给其他哪位中共上层领导人物。

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必须表现出女人的全部计谋和乖觉。你必须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

什么是他不喜欢的，什么是他洋洋自得的，什么是容易触怒他的。你要欣赏他的政治，欣赏他的才能，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他的诗词。你要表现得天真无知，时时惊叹，你要充满新鲜的崇拜热情。这些都是最能打动他的。遇到他烦躁的时候，你要由着他发脾气，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出气筒。谁能真正成为他的出气筒，谁就是他最亲近的人。当他雷霆大怒发作时，你只能小心地稍做顶撞，绝不可过于顶撞，随后就要委屈、垂头、沉默，坐在一边流泪。在他继续发怒摔打东西时，你要一声不响地蹲下身，把他扔在地上的书本、纸张一本一本、一页一页捡起来。那时候，他还叉着腰气呼呼地瞪着你，发作着，你要止住自己的眼泪，将捡起的书本、纸张一点点理好放在案头上。然后躲到一边去，听任他继续发作脾气的尾声。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当那边屋子里又响起烦躁的踱步声和拍打桌上的书籍、纸张声时，你便低眉顺眼地轻轻走到他的门口，站在那里。领袖这时会气呼呼地站住，训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就要说：“我怕你见我烦，躲开了。你现在要我做什么？”领袖会一屁股将他魁梧的身躯坐到椅子上，怒气未息地不理你，还会说：“不需要你做什么。”这时，你绝不可再离开，而要在门口静静地靠一会儿，然后，恭敬地、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站在他背后轻轻给他捶肩膀、捶背。领袖经常熬夜批阅文件，容易肩背酸痛。你捶了几下之后，领袖就会不耐烦地挥一下手，说道：“不用你捶。”你便停住手，然后一动不动，等对方把翘起的二郎腿放下，再换另一条腿时，你便尝试着再给他捶起来。

这时，他似乎余怒未息地、不耐烦地接受着。你便继续捶，然后，开始给他捏拿肩膀。又过了较长的时间，领袖就会叹息着举起大手，拍一下面前的桌子，说道：“你怎么这么混？”

这时，你就可以哭了，而且不妨哭得厉害一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噎起来。

这时，领袖也会出现罕见的温存。他会站起来走到脸盆架那里，拿起毛巾走过来，塞到你手里说：“不是英雄不落泪，好啦，我们的英雄。泪落得多了，要成林黛玉的。”这时，你就该破涕为笑，然后，把头抵在领袖宽大的胸脯上捶捶他。领袖也会拍拍你的背，说道：“好啦，烟消云散。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然后，领袖可能就会坐下来，伏案写东西，

你就可以为他研墨、削铅笔、整理纸张。也可能领袖会坐下来抠脚趾，你就端盆水来给他

洗脚。领袖会说：“我会自力更生。”你就要说：“请给我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再后来，

就会出现一个很恩爱的夜晚。

一瞬间流烟飞云般掠过的这些回想，江青在心中止不住微微叹了口气，而这心绪在她的形体上也有流露，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江青同志在感叹什么事呢？”车一路北上，过了甘家口、百万庄，迎面丁字路口是动物园花岗石砌就的围墙。车队在这里左拐，再右拐北上。江青一指围墙说道：“文化大革命现在还没有发展开，以后连这围墙上都贴满大字报才声势浩大。”周恩来点点头：“会发展壮大的，不过交通要道、马路两边最好不要贴大字报，那样司机开车注意力不集中，会出事故的。”说着，他显得很愉快地笑了。周恩来的笑声很浑厚，他的身材不算高大，然而他的浓浓的剑眉，炯炯有神的眼睛、浑厚的声音还有那独特的端着左臂的站立姿势，都显出一个男人的伟岸。

思绪飘浮中，毛泽东的形象又在眼前矗立起来。事业、思想和权力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就这一点来讲，江青从来感到自尊心的满足。她毕竟成为了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妻子，作为一个女人，她在这一点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正因为如此，她可以居高临下地打量一切男人，也以同样优越的目光打量一切女人。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崇拜毛泽东的伟大时，她就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特别是看到一些十分了不起的男人在毛泽东面前俯首贴耳时，作为毛泽东妻子，她的骄傲油然而生。她甚至从心底里轻视他们，这种轻视当这些男人对她表示轻视时尤为加倍。

她知道，共产党上层大多数元老不把她放在眼里，从延安和毛泽东结婚时起，他们就搞了一个“约法三章”：限定她在贺子珍未和毛泽东正式离婚前不得以夫人自居；限制她只能在生活中照料毛泽东；限制她永远不可干预政治。毛泽东为了不得罪他的同僚，接受了这个“约法三章”。而她为了得到毛泽东，根本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在延安时，不管毛泽东的窑洞里来了谁，刘少奇、彭德怀、朱德，她只是端茶、倒水、拿烟，完了之后，便悄无声息地退到自己的房间里。

她至今记得，有一次一些人坐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吞烟吐雾地谈话，窑洞三间相连，进门中间是堂屋，堂屋右手一门连通毛泽东的房间，左手就是江青的房间。江青原本已经沏茶、倒水、拿烟完毕，退回自己的房间，忽然想到自己正在看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放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谨小慎微地走过去，穿过团团就座的人，去窗台上拿那本小册子。当时，作为总司令的朱德正坐在一张椅子上和毛泽东谈着什么，这时抬起眼，用非常不信任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虽然那只是一眼，却让江青感到浑身发冷。朱德那眼白眼黑分明的眼睛至今还刺着她，令她终身难忘。在随后这些年中，这样的目光她还经常遇到。那天，从毛泽东的屋里拿回《共产党宣言》之后，她坐在自己的屋里，手摸着《共产党宣言》，两眼直直地喘了半天气。当她隔着桌子从窗台上拿到书转过身时，发现不仅是朱德，其他几位领导也都用类似的目光看着她，她的出现显然使谈话暂时停顿，表明了他们对她共同的排斥。

进了中南海以后，她也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有一回，外交部长陈毅来看毛泽东。她在中南海住所的门口迎候，并非常亲热、礼貌的微笑着告诉他说：“主席在里面等你。”陈毅却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便径直迈着大步走了进去。当时，陈毅那不拿她当回事的傲慢样子，真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看着陈毅那肩背滚圆的身影，她似乎下了一个决心。在这个世界上，伤害别人的人都记不住自己伤害别人的历史，而被伤害的人却永远不会忘记一切。在这些年中她心头积满了这样的目光、这样的面孔、这样的背影，现在，历史的讲台终于轮到她了。

毛泽东的面孔又浮现在面前。那张面孔后来也变得有些不耐烦，他经常坐在沙发上用冷淡的目光看看自己。每当这时，她就会非常酸楚地回想起延安时期那段虽然不时有雷霆大怒、却还亲热的经历。她知道，爱情的最大敌人是厌倦。在这方面，她面临的是不平等待遇。毛泽东有厌倦她的权力，她却没有厌倦毛泽东的权利。每当这时，她就敌视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的一切女性。那些在毛泽东身边照顾毛泽东起居的小护士，尤其是她嫉恨的对象。她们能够成天围绕在毛泽东身边，而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她的眼前浮现出毛泽东的小护士李秀芝，她那和和善善、恭恭顺顺的小样，想必在毛泽东看来更顺眼得多。想当初，李秀芝刚进中南海时，还需要自己对她的指点，介绍主席的生活习性，那时

李秀芝是何等地小心，何等地恭顺！现在不同了，自己要见毛泽东，还要通过她的安排。她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面对的是领袖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全部生存地位都取决于她和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可以决定她的一切，她却没有丝毫违抗的可能，“顺者昌，逆者亡”

这句古话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她要更加打磨自己的秉性。她要学会沉住气。她要仔细观察和体会毛泽东所思所想。

她要迎合他的一丝一缕的意图。他不允许自己干预政治，然而事在人为。她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入手，抓动态，搞京剧改革，开座谈会。这样做了，她就多了一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毛泽东那冷淡的、不耐烦的目光也变得平和一些了。当她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后，她和毛泽东的联系进入了比较热线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她心头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人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更敌视、也更仰视和惧怕毛泽东的权威。当她终于在政治上迎合了领袖的需要时，她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她从这获得的成就感、兴奋感和陶醉感，超过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结婚。

在延安，一步登天成为毛泽东的夫人，使她几乎得罪了延安的全部男人和女人。她不在乎，她从来都是直扑最高目标。今天，她再一次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哪怕得罪北京的、中南海的全部男人和女人，她都无所顾忌。她顾不过来，她依然是直扑最高目标。她从15岁开始学戏，知道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是演员。生活的才能就是表演的才能。政治生活的才能就是政治表演的才能。

一路掠过黄昏暮色，和周恩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文化大革命，车队鱼贯而入北清大学。因为事先已有通知，校园内道路通畅，车队非常顺利地穿过教学区和宿舍区，来到北清大学的大操场。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近两万名师生聚集在这里。围绕大操场，七八个高音喇叭正在播放嘹亮的革命歌曲。暮色苍茫中车队亮着车灯驰向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扩音器中的歌曲停了，有人在台上带头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中央首长来北清大学！”“向首长致敬！”“毛主席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几盏聚光

灯将主席台照得雪亮。

周恩来早已穿上那件灰色中山装，从容地走下汽车。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都分别下了车。永远有着整体意识和组织意识的周恩来伸手示意，让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跟着江青一起往主席台上走。当这些人前后衔接之后，他才不前不后地走在江青靠后一点的位置上。周恩来一边走一边用非常冷静的目光打量着主席台上下的情况和后面康生等人走上来的情况。

主席台上的格局很清楚，两排桌子由一张张长条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第一排桌子上放着几个麦克风，桌子前面台前还立着几个麦克风，主席台后面张挂着多面红旗，主席台四角都有学生纠察队。主席台下面一圈戴着红袖章的纠察队学生和工人。密密麻麻的人群云集在大操场上，灯光由近及远逐步暗淡，在人山人海的最边缘，还有四面八方的人往这里聚集。再远处，隐约可见一个一个等距站立的保卫人员。

周恩来在前后招呼的过程中，早已将一班人中的每一个人都看在了眼里。江青戴着一副黑眉眼镜，白皙而略有些虚肿的脸上有种春风得意、激昂慷慨的神态，那是一个正在准备激情讲演的神态。陈伯达戴着一副方框眼镜，厚厚的嘴唇，肥胖的短脸，他打量会场的目光表明他在全心全意履行一个政治任务，这是一个对政治背景从来缺乏真正洞察的夫子。康生那张多皱的长脸上，倒是一种胸有成府的镇静态，不过他打量沸腾会场的眼光中无疑也露着由衷的兴奋与喜悦。由此，你便看到这个城府很深的政治斗争老手也有兴高采烈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从康生此时的快乐表情中，你似乎还能发现他童年时某种恶作剧的调皮。张春桥那张像鹰又像狼犬的阴郁面孔架着眼镜，显得比所有的人都冷静，那是一个随时在打量周边环境并做出判断和应变的人物。当江青完全沉浸在准备讲演的自我安排中，而在脸上堆出矫揉造作的亲切微笑时，周恩来知道，她现在根本没有余力观察其他人，她只是在众人目光的盯视中准备自己的台词。只有张春桥的目光不仅扫向台下，也偶尔扫视一下台上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这是一个真正注意研究自己和研究他人的人物。姚文元跟在最后，随大家一起鼓着掌上了主席台，他那鼓胖的圆脸、凸起的大眼睛看着操场上的浩荡人群，有一种半痴呆的笑容，这也是一个对周边环境毫无清醒洞察的人物。

周恩来将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又显得毫无观察。他总是亲切地、和蔼地、平易近人地同时又不失严肃地在自己的角色中。他永远知道自己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永远注意自己身旁的一班人。

一群人就座了，一阵阵高呼的口号和持续不断的掌声慢慢平息下来，现在高音喇叭里响起的声音是“热烈欢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给我们讲话”，全场一片热烈掌声。周恩来示意陈伯达、康生、江青先讲，他们推让着示意周恩来先讲。这时，大喇叭里响起热烈的声音：“我们首先请敬爱的周总理讲话”，全场掌声雷动。

周恩来非常从容地站起来，走到主席台前沿的麦克风前。这样站着讲话，是对广大师生足够尊重和支持的表现。他的话很简单：“同志们好。”全场一片热烈掌声。“今天我与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一起来看望大家。”全场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恩来接着说：“我们今天来看望大家，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宣布这个决定。”

周恩来的讲话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接着，陈伯达有些臃肿地走到麦克风前，在讲了一些向北清大学革命师生问候、致敬的话之后，他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从今日起撤消北清大学工作组，由北清大学革命师生自己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全场响起了狂热的鼓掌、欢呼声。

在周恩来、陈伯达讲话的过程中，江青获得了一点观察会场的冷静。这种冷静更加剧了她内在的紧张，她两手十指交叉放在桌上，似乎很镇静地端坐在那里，实际上却不由自主地用力相握着。她在准备自己的表演，自己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她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机会，她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她对自己终于出现在中国的公开政治中有着强烈的激动。她这是第一次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陈伯达的讲话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周恩来转过目光看过来，江青用手指着康生轻声说道：“请康生同志先讲。”周恩来拿起桌上的麦克风说道：“现在欢迎康生同志讲话。”全场又是热烈的掌声，又是“向康生同志致敬”的口号。康生从容不迫地讲开了，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讲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讲了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那沙哑的声音在夜空中同样换来狂热如潮的掌声和口号。

康生讲完之后，江青又示意张春桥、姚文元讲。张春桥、姚文元摇了摇头，表示不讲了。江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绕过长桌，走到主席台前沿的麦克风前。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她伸手挥出一个酝酿许久的动作，然后说出了在这个时代最博得热烈反响的话：“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大家。”全场一下沸腾起来，在一片狂热的掌声中，有人在麦克风前带领全场长久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样的热潮持续了一两分钟之久，江青知道，这个头开成功了。现在，周恩来也好，陈伯达也好，康生也好，张春桥、姚文元也好，都成了她的陪衬，她才是真正的中心人物。

掌声、口号声终于平息下去，她看着台下被雪亮的灯光照亮的成千上万的面孔，说了一句很富有感情色彩的话，这句话是她刚才坐在那里反复构思的，她说：“红卫兵小将们早就站在这里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来晚了，让你们受压迫了，受了错误路线的压迫。”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江青显得深情挚重地站在那里。她知道，站在这个黑暗天幕中灯光雪亮的主席台前沿，有如站在舞台上一样，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满怀深情又似乎是沉重地说道：“刚才我坐在那里就很不安。”她挥手指了指台下的人群：“同学们站在这里革命，我们有什么理由坐在这里？我们本来就来晚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全场响起了极为长久的掌声。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呼喊中，很多年轻人泪光闪闪，几个站在第一排的女孩子居然泪流满面。

这时，周恩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挥手示意将面前的桌子搬开，接着，亲自动手拉起桌上的台布。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站起来效仿。主席台上的学生们立刻将第一排长条桌撤掉了。在周恩来示意下，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上前两步，站到了江青的两侧。全场响起了更为长久的、热烈的掌声。

江青为自己的成功所兴奋。今天，她的举动明显地树立了革命旗手的形象。当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都算得上非凡的男人站在自己身后时，她是在男人的

簇拥中前进，那感觉真是万分良好。她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演，讲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讲她如何配合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时，天下起雨来，这是在黄昏的阴霾中酝酿出来的一场清凉阵雨。有人为首长们送来了几把雨伞，第一把雨伞首先罩住周恩来，周恩来挥手表示不要。那把伞赶过去护住了江青，接着，更多的雨伞将第一排首长全部罩住。这次，是江青带头推开头上的雨伞，将自己暴露在雨中和灯光中。周恩来也再一次挥手示意，让所有的雨伞都退开。

在越下越紧的暴雨中，江青慷慨激昂地讲着话，她挥手带领全场高呼：“要砸碎一切旧锁链！”江青为自己的成功所兴奋。今天，她的举动明显地树立了革命旗手的形象。当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都算得上非凡的男人站在自己身后时，她是在男人的簇拥中前进，那感觉真是万分良好。她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演，讲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讲她如何配合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时，天下起雨来，这是在黄昏的阴霾中酝酿出来的一场清凉阵雨。有人为首长们送来了几把雨伞，第一把雨伞首先罩住周恩来，周恩来挥手表示不要。那把伞赶过去护住了江青，接着，更多的雨伞将第一排首长全部罩住。这次，是江青带头推开头上的雨伞，将自己暴露在雨中和灯光中。周恩来也再一次挥手示意，让所有的雨伞都退开。

在越下越紧的暴雨中，江青慷慨激昂地讲着话，她挥手带领全场高呼：“要砸碎一切旧锁链！”

第二十六章

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三层看台上坐满了北京大中学校的师生，使得万人大会堂真正满员。1966年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这里召开了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院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会场的气氛相当热烈，这种热烈还含着抑捺不住的兴奋、激动和期盼。北京二十多所主要大专院校都来了比较多的师生，一些中学也来了比较多的中学生。当一万多张男女学生的面孔在那里晃动时，胖的、瘦的、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红脸的、白脸的、黄脸的、

黑脸的，颇像一个探索生命目标的生物大世界。人们的目光不断看向主席台，焦躁地踏着脚或不时欠起身，他们在等待一个时刻，等待着主席台上出现领导人物。

主席台上除了工作人员，基本还都空着。在下面的第一排座位上，我们看到了熟悉的人物：武克勤，马胜利，呼昌盛，卢小龙。他们很荣幸地坐到了临近主席台的前沿。在呼昌盛旁边，坐着自他被关押以来一直通过下水孔给他传递消息、输送饮食的胡萍。在卢小龙身边，坐着他的妹妹卢小慧。

掌声突然从前几排座位响起来，接着，迟迟疑疑席卷了大半个会场。当三层看台上的人们都看到十几个中央领导从主席台一侧的帷幕后面走上来时，全场的掌声就响成一片了。走上主席台的中央领导有头发灰白神情拘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永远保持端正风度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有个子不高但神情严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有一脸理论家气的陈伯达，有黑脸、瘦削的康生，有左顾右盼、目光闪烁的江青，有神情阴郁的张春桥，有表情迟钝的姚文元。在热烈的掌声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依次在主席台上就座。

刘少奇的表情严肃而沉重。邓小平的表情很平淡，刚一坐下，就拿起面前的茶杯，打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好像在出席一个与他无多大关系的活动。周恩来的表情是镇静的，又是郑重其事的，目光炯炯地看着台下。江青的表情中有种矜持的喜悦，当她随其他中央领导人步入主席台时，一边鼓掌一边还穿插一两个向台下亲切致意的挥手动作，似乎学生们对她有着特殊的欢迎，而她对学生们也有特殊的号召力。及至主席台上的人物都坐下了，他们不再鼓掌了，全场的掌声也逐渐停下来。细心的人会发现，最先停止鼓掌的是邓小平，他率先中止了这个通常的礼仪。接着是刘少奇。当他们两人坐下后，其他人才相继坐下。

最后坐下的是江青，只有短短的一瞬，台上只剩她一个人还站在那里与台下的学生鼓掌相呼应。当她最终坐下后，用一种全场都在注意她的心理状态端正了自己的坐姿和形象。

大会的主题非常单纯，就是宣布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撤消工作组。这是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后，通过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扭转的局势。大会很快进入主题，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代表新市委宣布了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

的《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李雪峰是一个相貌、做派都

十分典型的中国共产党省市委书记。他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宣布着决定，决定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在全场师生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那就是在工作组撤消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此刻，如果我们认为全场大专学校的师生代表都只是在做热烈拥护的反应，那么我们就沦入历史学家简单、枯燥的判断。事实上，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所处形势的变化有着独特的心理反应。每一个人物的反应都包含着深刻的故事。

北清大学张贴第一张大革命大字报的武克勤正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她特别意识到自己最中间的一号位置。她那张带着白框眼镜的比较多皱的干部面孔十分符合她原来担任的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

如果我们对她的描述做一个新的补充，那么就是，她的身材中等偏瘦小。当你觉得她不胖不瘦时，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身体实际比较干燥，比较轻飘，缺乏重量。她年轻时有过丰满的时候，生了孩子以后还有过稍稍发胖的时候，后来就逐步干瘦起来。这似乎与她同丈夫分室而居不无联系：自从她将失败的丈夫从月光的光明中推到月光之外的黑暗中后，她就逐步变得心绪烦躁，失眠多梦。

现在，面对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场面，坐在离首长最近的第一排，她眼前之所以浮现出那无聊的一夜，浮现出丈夫那在隐入黑暗之前跪在月光之中的瘦削裸体，就是因为她怨恨丈夫前不久做的狗头参谋：因为对北清大学造反派批斗黑帮的行动保持了距离，把与工作组对抗的位置让给了呼昌盛，结果，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她失去了风光。

今天大会召开之前，陈伯达与江青都专门打过电话，询问呼昌盛能否参加大会？北清中学的卢小龙能否参加大会？呼昌盛被关押近二十天，卢小龙绝食十二天，都使他们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据说毛泽东还讲过卢小龙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学生领袖，这让她感觉十分不好。现在，她的左手坐着呼昌盛，再过去就是卢小龙，从他们全神贯注的兴奋中，她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她贴出了北清大学第一张大字报，这个老本或许还可以吃下去，然而，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的光彩夺目、众星捧月的光荣地位却暗淡了不少。康生从

台上望下来的目光对她也没有特别的关注，这也让她感到冷落。

恍恍惚惚中，眼前又浮现出丈夫那天当狗头参谋时用蒲扇拍打两条并在一起的白灿灿的细瘦长腿的样子。那张高颧骨的瘦白脸在眼镜下面生冷发光。眼前又叠映上马胜利那黑壮剽悍的形象，同时也便闻到了右边散发过来的狐臭。一瞬间，她对呼昌盛遇难后拼命向她靠拢的马胜利升起一种又有所依靠、又十分轻蔑的情感。

马胜利坐在武克勤的右边，他更多地处在大革命的亢奋中。今天，终于能坐在跻身于最前列的位置，仰视着这些只能通过报纸得知信息的中央首长，他有一种感恩涕零的激动。他想起十二岁时拉着三轮平板车将受伤的父亲送往医院的经历。

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他一走一个趔趄，经常几乎滑倒。父亲裹着破棉大衣，在平板车上蜷缩着，晃动着。银白的大雪厚厚地覆盖了街道，鹅毛一般的雪花随着西北风将街道扫荡得行人稀少。两边店铺睁一眼闭一眼地瑟缩着，任何一个小店如果冒出一股煤烟，都让你觉得茫茫世界中有一点稀罕的人烟和暖意。他吃力地把握着三轮车，顶着风朝前走。他多么渴望有一个暖暖的家、暖暖的火和暖暖的饭桌，那样，他真会跪在雪地里拜谢。那场厚厚的雪不仅淹没了街道，也将房顶厚厚地覆盖了，往前望去，两边店铺的门窗、墙壁只是模模糊糊的两道灰影，在白茫茫的世界中若有若无……想到这里，马胜利真有一种跪拜向主席台、表达赤子之心的激动，自己是用勇敢和发达的体格争到了今天的位置。

他时时感到坐在武克勤左边的呼昌盛和卢小龙，他们对他们有着最直接的仇恨。如果现在他获得了打倒世上任何一个人的权利，他首先就要打倒这两个人。看到坐在呼昌盛身边的一股子酸臭小姐气的胡萍，坐在卢小龙身边的卢小慧，他尤其深化了对他们的仇恨。胡萍对呼昌盛忠心耿耿、大胆勇敢的陪衬，让他想到李黛玉胆胆怯怯的若即若离。卢小龙那个美丽而又大方的妹妹，衬托出了卢小龙高干子弟的出身，同时也让他想到自己在栗子胡同一号院内黑洞洞的房子里啃窝头、吃咸菜熬大的身世。他眯着眼盯着眼前，在轰轰烈烈的气氛中，他一眨眼的功夫就在想象中将胡萍和卢小慧予以了彻底的强暴。他把她们一个一个用标枪挑起来，那标枪就是他男人的标志，他让她们鲜血淋漓地跪着向他乞求。

呼昌盛此时没有过多的联想。他像一头被囚禁了几十天的野兽放出了笼子，有一种狂奔进取的冲动。工作组垮台了、撤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落在学校的师生手里了，如何掌握这个权力，是他现在真正注意的事情。

他让胡萍自始至终记录首长的讲话，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本，他正在迅速思索领导权的组建。自己的右边坐着武克勤，过去曾是亲密战友，今天不用面对面，胳膊挨胳膊，已经感到了相互间的对立。他觉出了这个中年女人的动心思、用计谋的特征，你随时随地都觉得武克勤在谋划什么，你也随时能够感到她有一种挥舞指挥棒、将一群为非作歹的人团结在身边供自己调遣的能力。虽然他和武克勤之间还没有展开正式的冲突，然而，和黑帮的矛盾、和工作组的矛盾似乎都已过去，和武克勤的矛盾却迫在眼前。

他看着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他现在还不能将他们的政治特征做出细致的区别。他只知道陈伯达、江青曾明确指示让他来参加这个会议，他就更留意地观察这两个人，希望得到接近他们的机会。他已经写好了《关于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抬头写着敬爱的首长陈伯达同志，敬爱的首长江青同志。为这个抬头，他费过很多思量。到底谁的名字在前，谁的名字在后？要处理好。按公开的地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然应该排名在前。按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地位特殊，似乎也可以写在前面。或者分别给两人写一封同样的信？可是，如果他俩交流情况，似乎更加不妥。最后，就变成敬爱的首长陈伯达同志，敬爱的首长江青同志，每人一个“敬爱的”，这样好一些。

他怀中现在就揣着这封信。夏天的衣服没有太大的口袋，他就把牛皮纸信封放在衬衫里面，背心外面。牛皮纸信封粗糙硬挺，信封角扎得胸脯有些疼，他怀揣着它，像怀揣着自己的前途。他不断保持着系在皮带里的衬衫的宽空，他要使信封不被弯折、揉皱，不被汗水湿濡。每当觉得身上有汗了，他就用手捏住衬衫，兜一兜风，让汗水被吹干。顺着脖子流下来的汗水就用手绢不断擦拭。在和牛皮纸信封磨擦接触的过程中，他觉出自己的胸脯既瘦削又结实。上面薄薄一层紧绷的胸肌，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只凶猛的食肉兽。

在被关押的二十来天中，他对通过秘密通道看望和帮助他的胡萍有了越来越深的情感。

在那充满铁锈、机油、煤油味的牢房中，他每天都想着将胡萍搂在怀里的情节。一旦走出牢房，这种想象同星空一起被淡忘了，占据他心头的激动是政治上的战斗。

胡萍是个有点外国味的女孩，头发自然卷曲，皮肤白里透红，眼睛水汪汪的有点流光闪烁，显出一点学生所没有的风流，让你想起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电影中的姨太太和小姐。

她现在紧紧跟着呼昌盛，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女爱英雄的意识完全支配了她，她为自己二十天来的英勇表现而幸福陶醉。当她一页页飞快记录着首长的讲话时，那翻笔记本的感觉，一行一行书写的感觉，都十分令她充实和兴奋。

胡萍的左边坐着卢小龙，当他被从医院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时，他并没有过分的激动。他不是一个特别爱激动的人，就像他决定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和决定绝食一样，他只是在认真地做事。

因为挨着妹妹，卢小龙飘飘忽忽的脑海中倏忽闪过自己与父亲的对峙：父亲高高大大矗立在面前，他硬挺着生嫩的额头抵抗着父亲的训斥。除此以外，别的意识都显得影影绰绰。包括那只在牢房中陪伴他的小白猫，也像儿童在阳光下吹出的肥皂泡一样，飘过消失了。他一边摘要记录着台上中央首长的讲话，一边也在想一个问题：下一步自己要做什么？

坐在哥哥身边的卢小慧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台上的中央领导，她从没有这样面对面见过。她打量着每一个人：刘少奇比她想象得衰老，邓小平比她想象得年轻，陈伯达比她想象得简单矮小，康生比她想象得黑瘦干巴，张春桥比她想象得难看，姚文元比她想象得窝囊。她最注意的是江青，这样近的距离，江青远比她想象得年轻漂亮。江青坐在台上的位置正好和她面对面，在灯光的照射下，卢小慧能够看得很仔细。

江青三十年代就到延安，现在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比妈妈的年龄大得多，却比妈妈显得年轻多了。皮肤是透亮的一种白，远远看着就像小女孩的皮肤，只有脖颈处露出的松弛显出她已经不年轻了。她虽然穿着军装，走上台的时候，高高的个子，仍然可以看出保养得十分苗条的腰身。听别人讲话时，她不时摘下军帽，露出一头修剪得十分漂亮的黑发。

江青一定注意到了台下第一排一个女学生正在目不转睛地打量她，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受到打

量的不自然来。想到这么大的首长会为她这个小姑娘的注意而显出某种不自然，卢小慧觉得很好玩。

从小得到的判断和欣赏女性美的能力，使她对江青做了细细的端详和评价：

江青的眼睛黑黑的，当她微笑凝视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打动人的，但不够温柔，不够沉静。闪烁不定的目光让你觉得她有点神经质，也让你觉出她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话多的女人。她的下巴比较宽，嘴也比较大，嘴唇有些厚，这样的下巴和嘴给你的感觉是“厉害”。

这是一个敢说敢做、坚毅顽强的女人。从她的表情中能够看出她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过许多冲杀。从她微显的眼袋和脖颈处的些微松弛，能够想到她那看来挺拔的身体其实已有了这个年龄常有的松弛和懈怠。这是一个看来身体孱弱多病但又永远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的争强好胜的女人。

卢小慧为自己能够从一个普通中学生的位置上观察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人物而有些得意。江青的目光似乎在镇定地面对整个会场，然而，那微微闪烁的表情却表明她一直觉得台下有很多人在注意她，而且一定知道第一排有人在注意她。她显得无意下落的目光居然和卢小慧很短瞬地对视了一下。卢小慧依然大大方方地看着她，江青却有些不自然地将目光转移走了。卢小慧想到，自己这双特别亮的眼睛一直近距离地注视着江青，使她躲也躲不开，于是，她觉得很好玩地微笑了。

在微笑中，她觉出自己作为一个女孩而有的对江青的羡慕与嫉妒。这是一种遥远的、温和的、不折磨人的，甚至是给人幸福和陶醉感的羡慕与嫉妒。像吃了草莓一样，一股酸甜的味道悠然浸润整个身心，这股悠悠的酸甜味道像烟一样稀薄地撩逗起幼年时读过的许多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灰姑娘，白马王子。与此同时，她对坐在哥哥右边的胡萍有了反感，反感她在呼昌盛旁边嘀嘀咕咕地告知什么，似乎在扮演一个得力助手的形象。卢小慧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充分运用自己善于观察的能力，把台上就座的中央首长都细细观察一下，好给哥哥当好参谋。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主席台上讲话了。他严肃的神情下掩不住一种儿童的神态，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直来直去、比较好相处的人。邓小平讲到：“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

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这些话引起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表情反应，卢小慧也便从中敏感到这些话一定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接着又说：“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消工作组，”这个说法显得十分着重、突出，从周恩来那似乎一动不动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样的话早有准备，也十分在意。邓小平最后讲：“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邓小平的话讲完了，这是一个郑重其事又照章办事的讲话。他坐在那里，像是做完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整理着眼前的材料，目光不看台下。

接着，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

周恩来讲时更不流露个人感情色彩。他显得比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的瘦削一些，脸上已有了隐隐可见的老人斑，只是他有力的神态和不时笼罩会场的目光使人忽略这样的细节。卢小慧听到周恩来讲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听到他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周恩来一直是她心目中神往的人物，所以她更多地注意了神态和仪表，并未多注意他讲话的内容。

她隐隐觉得周恩来有种主管一切又与一切保持距离的状态。刘少奇、邓小平一走进来，你便感到他俩比较亲近。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走进来，你会觉得他们之间比较亲近。周恩来不同，他不给你与任何人比较亲近或比较疏远的感觉。他总是很端正，很严谨，很亲切，又很严肃，在政治漩涡之中，又在政治漩涡之外。卢小慧想，要把这种感觉对哥哥传达一下。

最后讲话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卢小慧发现，这些领导人物面对面近距离观察时，大都比新闻纪录片或照片上显得衰老一些。刘少奇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头发很整齐地向后梳着。刘少奇讲话时露出的牙齿似乎不太整齐，脸上也隐隐约约有一些老人斑。他显得心事重重，像是没睡好觉，神情十分疲惫，他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话引起了场内不算热烈的掌声。刘少奇又说：

“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由衷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卢小慧注意到江青冷漠地垂下目光，放在桌上的手轻轻地、无声地叩击着桌子，显出对这一说法的明察秋毫与姑妄听之。与此同时，和江青相挨而坐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表情中也都隐含着一种朦胧的、模糊的、一致的东西。这种一致的东西让你感到，他们与刘少奇、邓小平不是一家人。

刘少奇接着又讲：“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除工作组。”从刘少奇的表情看，这段讲话对他来讲是一个严肃的、郑重的又是稍有些勉强的宣布。当卢小慧觉出这些意味后，既被自己敏锐的发现所兴奋，又有些紧张。

当刘少奇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时，全场大中学生反应极为热烈。在不该鼓掌的时候，很多人拼命鼓起掌来，并且显出一种兴奋的骚乱。一种自由、快乐、解放的气氛在会场内蓬勃升起，就好像一大片雨后春笋瞬间凸出地面一样。

在刘少奇讲话的过程中，不仅江青，张春桥脸上也露出明显的不以为然。刘少奇的讲话还没有结束，张春桥就收拾起面前桌子上的材料。这些掩盖在轰轰烈烈万人大会中的细节给了卢小慧深刻的印象，她甚至想到她该如何对哥哥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建议。

正在这时，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大会以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进入尾声。毛主席走上了主席台。全场顿时欢声雷动。主席台上的所有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向毛主席鼓掌。毛主席微微蹙着眉，神情凝重地鼓着掌，一边向台下招手。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

卢小慧顾不得观察台上的中央领导了，她激动万分地站起来，加入了狂热的欢呼之中。她的眼睛此刻只盯着毛泽东，吞咽般地注视着那日思夜想的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她不会注意台上那些领导人如何觉得自己黯然失色。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恭顺地朝着毛泽东鼓着掌。周恩来面对毛泽东很周到地鼓掌。刘少奇、邓小平则一边面对毛泽东鼓掌，一边目光恍惚着有些走神。

在激动之余，卢小慧看见哥哥卢小龙与呼昌盛眼里闪出了泪花。

第二十七章

听说北清大学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被撤走，卢小龙关押、批斗、绝食十几天后，总算没事了，他松了一口气。半个月来，他一直为卢小龙的命运忧心忡忡，现在雨过天晴，事态明朗，让他心里坦然了许多。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好事却给他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在家中的权威地位明显发生了变化。

当他此刻坐在客厅里与女儿卢小慧谈话时，就开始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痛苦了。

他们的住房是楼上楼下两层，一栋楼住着两个副部长，各有各的正门，各有各的后门。

所谓后门，就是一层客厅直接可以出去。这一面全是玻璃窗、玻璃门，推开就是自家的后院，种着葡萄。后院没有围墙，只有矮矮的装饰性竹篱笆。大院里住着部级、副部级干部，有围墙，有院门，有警卫。大院安全，小院就略呈开放性。卢铁汉一边抽着烟看着玻璃门外的景物，一边听卢小慧讲述7月29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的情况。

当他听完整个会议进程以及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内容之后，确知中央做出了正式决定，及至听到毛主席也出席了大会，他的一切疑惑便更不存在了。他看着卢小慧手里的油印传单，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此重大的政治决定不是由红头文件正式传达下来，而是被学生的油印传单大面积传播。作为部级领导，他要通过儿女的小道消息才能掌握情况，这让他太不舒服了。以往，都是他这个当副部长的父亲看过文件夹里的各种文件，用含蓄的方式对子女讲讲形势，做做指导，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听女儿讲形势了。正是通过女儿的“传达”，他知道了毛主席这些天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讲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严厉批评了中央前一段时间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在家庭地位的变化，都让他感到浮浮荡荡，不大稳定。

当卢小慧讲到几十天前卢小龙和他的争执时，他更是蹙紧眉头一言不发了。卢小慧说：

“爸爸，你应该承认，哥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卢铁汉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又从茶几上拿起烟斗填满烟丝。女儿习惯他这种沉默不语的态度，接着说：“你得跟上形势。”卢铁汉点着了烟斗，抽了两口，喷出了烟雾，显出做父亲的宽和与从容，他看着女儿说道：“把你刚才念的传单给我看一下。”卢小慧把传单递到他手里。

用蜡纸刻印的传单，字迹并不十分整齐，粗糙的白纸，蓝黑的油墨。显然油墨未干就被蹭了，显得模糊一片，还有错别字。粗拙的传单散发的油墨香，让你想到成千上万大中学生风是风、火是火的大革命狂热。他明显感到，学生们的传单和他阅读的文件是两个世界。他与铅印文件是一个稳定的、既成的、不容侵犯的秩序和规矩的世界；而这些传单让人想到那些汗淋淋的、年轻的手臂，像风一样刮来刮去，是一个躁动的、骚乱的、燃烧的没有秩序和规矩的世界。

傍晚时分，客厅有些昏暗，喷出的青烟在暗淡的客厅里缭绕。透过青烟看着外面的葡萄架在夕阳下朗朗生辉，他就有一种与屋内暗淡光线相一致的情绪。听见外面停放自行车的声音，正门走廊里进来了儿子卢小龙。这是几十天来与儿子头一回见面。

虽然经过十几天的绝食，儿子并没有显出特别地消瘦，大概是这几天恢复过来了。他的脸上带着与人为善的笑意，这在卢铁汉眼里绝对是个新现象。他一进门就亲热地叫了声“爸爸”，这也让卢铁汉产生一种复杂的心理。往常那坐在客厅里一动不动、抽着烟面对儿子的态度，今天显然被松动了。他端着烟斗从倚靠沙发的姿势里坐起身，说道：“你回来了？热不热？要不要先洗个脸？”他从来没有这样琐碎的、家长里短的开头。卢小龙对此似乎毫不奇怪，他到了厨房，打开水龙头，呼噜呼噜冲洗了一把，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又进到客厅，对卢小慧说道：“又有最新消息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儿子这种在他面前如入无人之境的轻松随意是史无前例的，但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毛主席写了大字报？在哪儿写的？”卢小慧问。卢小龙擦完脸，又大大咧咧擦着胳膊和腋下，然后，拿起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两杯凉开水，站着对卢小慧说开了：“这两天正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呢！8月1日开始的，听说毛主席大前天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做《炮打司令

部》。”“炮打谁？”卢小慧问。卢小龙说：“等我坐下来给你念。”

卢铁汉被这个重大的政治动态震惊了。与此同时，几乎同样冲击他的是儿子与他的关系的巨大变化。当儿子一反以往的拘谨，兴高采烈地言谈举止时，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被极大地削弱了。儿子现在已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脸色了，这是让他很别扭的事情。事实上，他也非常关注儿子刚才讲的消息，然而，儿子只顾着和妹妹说话，做父亲的便只能旁听，这很让他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孤立感和屈辱感。

儿子在沙发上坐下了，从身后的书包里抽出一个日记本，打开之后，清了一下嗓子，就念了起来：“《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题目，”到这时，儿子才想到父亲，他转头看了看卢铁汉，“爸爸，这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就印发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了。”卢铁汉抽着烟，略点点头，表明做父亲的持重和宽和，心中却又添几分不快。他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全会，却要听儿子传达消息。

倘若过去，他可以用足够的威严说：“这样传播小道消息是很危险的，政治上也是很严肃的。”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必须正视和接受另一个秩序。

看着儿子一头汗气和刚刚冲洗过的一脸水气，卢铁汉想到最初把他从农村领出来时的情景。第一次带他去澡堂洗澡，儿子光着瘦小的身体，肋骨一条一条的，屁股上有几个伤疤，肩膀上也有一条柳叶状的疤，头上也有一些疤。儿子怯生生地站在喷头下，惶惑着不知该如何洗浴。他把儿子从喷淋的水中拉出来，让他闭上眼，将肥皂抹在他头上，同时教他如何用双手把头上的肥皂沫搓起来，又把他拉入淋浴中冲洗。儿子不适应偏热的淋浴水，一边洗一边哇哇地叫着，好像烫着了一样。把头洗干净了，又教他搓洗自己的胳膊、胸脯、肚子、背、屁股、生殖器、腿、膝盖和脚。农村来的儿子从没有这样洗过澡，怯巴巴的样子让他生出怜悯和爱惜，还有一丝自己不愿承认的隐隐的嫌弃。他问儿子：头上、身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儿子一一说了：有在井台上摔的，有在土坡上摔的，有上树摔的，有打架破的……儿子现在长大了。

卢小龙一句一句大声地将大字报读出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

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念完了。卢小慧问：“这是针对谁的？”卢小龙合上紫红皮的日记本，说：“当然是指刘少奇。”“可能吗？”卢小慧问。卢小龙说：“你问爸爸，他

一定能够判断出来。”

儿子对父亲的亲热和友好，颇让卢铁汉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依然不失威严地、持重地慢慢点点头，说：“那最后一句话，六二年右倾、六四年形‘左’实右，很可能是针对刘少奇的。”他为自己能够获得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感到珍贵。家中的格局在完全意想不到中变了。当他不得不接受新格局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意识到儿子现在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了，自己似乎也开始用新的目光来看待儿子了。他知道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

在往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很可能还要依赖这个儿子。想到这里，他又恼怒又痛苦。

卢小慧对卢小龙说：“刚才我还和爸爸说来着，那次你和爸爸的争论，你坚持反工作组的决定，结果你对了，爸爸错了。”卢小龙立刻笑着说道：“不能那么说，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总理不都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吗？中国除了毛主席，有几个人能自觉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卢小慧说：“那你怎么看清的？”卢小龙说：“我不过是受压了就反抗呗，我那样做也是冒着风险的。”卢铁汉一口一口抽着烟，儿子对父亲的宽和态度让他想到一句格言：

胜利者总是宽容的。

范立贞从外边买菜回来了。一见卢小龙，她脸上就露出讨好的笑容，她将菜篮放到墙角，问道：“听说江青都接见你了？”卢小龙点点头：“是。”范立贞今天穿着一件短袖白底蓝花衬衫，她一边用干毛巾拍打着衬衫上的尘土，一边问道：“她都讲些什么了？”卢小

龙敦厚地笑着：“让我好好干呗。”卢小慧看着哥哥那长长的脸、宽宽的下巴和大大的嘴，还有那凸起的额头，觉得哥哥长得非常像父亲。母亲又接着问：“听说主席还说你是学生领袖？”卢小龙有些讷讷地笑了：“是。”范立贞说：“那你可真是了不起呀！”卢小慧说：“那

当然。”

卢铁汉这时抬起拿烟斗的手，指了指厨房，说道：“准备晚饭吧。”范立贞隔着烟雾看了看丈夫，收起了惊叹的笑容，拿起靠在墙角的菜篮子，刚要进厨房又放下了，说道：“我再说两句话怕什么的？吃早吃晚也不差这几分钟。”她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卢小龙问：“听说你绝食了十二天？难受不难受？心里怕不怕？小慧去北清大学好几回，就是打听不到你被关在什么地方。你爸爸每天就操你的心。”卢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简简单单地回答着。卢铁汉在烟灰缸里磕打着烟斗，瞟了一眼妻子。范立贞也瞟了他一眼，没理会，继续和卢小龙说话。

这时，卢小慧看看卢小龙，又看看父亲，看看父亲，又看看卢小龙。做母亲的奇怪了：“小慧，你看什么呢？”卢小慧说：“我在比哥哥和爸爸呢。”母亲问：“比出什么了？”卢小慧说：“我今天才发现，哥哥长得特别像爸爸，只是比爸爸小一号。”范立贞笑了，也看了看父子俩，说道：“儿子当然像爸爸了。”卢小龙低着头含笑不语。卢铁汉又点着了烟斗，抽了一口，喷出烟来，说道：“那可不一定，有的是儿子不像父亲的。”

晚上，卢小龙独自坐在写字台前，整理着书包里的东西。他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照片，是米娜的近照。她规规矩矩像个犯人一样立在那里，脸上带着两横三竖的可怕伤痕。卢小龙思忖地看着这张照片，妹妹卢小慧推门进来了。

他把照片夹到笔记本里，卢小慧看见了，笑着问：“你看谁的照片呢？”卢小龙说：“谁也不是。”卢小慧说：“女生的照片吧？”卢小龙说：“不是就是不是。”“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卢小慧问。卢小龙说：“女的，但和我没关系。”卢小慧看着哥哥笑了：“哼，肯定和你有关系。”卢小龙稍有一点恼：“不是和我有关系，是和我有关系的人有关系。我不解

释了，你看吧。”

他把照片从笔记本里抽出来，放到桌上。卢小慧拿过照片，借着灯光一看，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是不是那个米娜？”卢小龙说：“是。”卢小慧说：“她脸上的伤疤太可怕了，整个毁容了。”卢小龙看了看她，没有说话。卢小慧又端详着照片说道：“米娜原来挺好看的！”

卢小龙冷冷地说道：“那当然。”卢小慧看了哥哥一眼，觉出了话中含有的对父亲的批判。

她用手摸着照片上米娜的面孔，似乎想摸出那几道伤痕：“你怎么有她的照片？她这样了怎么还愿意照像？”卢小龙说：“这是学校那些学生照的。北清中学这两个多月揪出了一大堆牛鬼蛇神，好几十号，都给他们列了罪行榜，罪行榜上每个人都得有照片。”卢小慧问：

“你们学校的运动现在谁掌大权呢？”卢小龙说：“有一拨学生和几个年轻老师。”卢小慧问：“你不回去掌？”卢小龙说：“我想掌，我可能要掌更大的权。”

卢小慧在写字台旁坐下了，她把台灯往里推了推，从写字台侧面看着卢小龙说：“这张照片你准备让爸爸看吗？”卢小龙想了一下，说：“原来想让他看的。”“现在呢？”卢小慧问。卢小龙说：“暂时不太想，怕他看了思想上有压力。”卢小慧打量着他：“你原来准备让他看，就不怕他思想有压力吗？”卢小龙拿过照片看了看，夹到笔记本里，说道：“原来我觉得，他应该有点思想压力。”他看出妹妹还会接着问下去，便说：“不谈这个话题了。”

他一瞬间对自己的心理变化有了一点自觉，他意识到今天回到家中，与父亲的关系无形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淡化了他对父亲潜在的敌意。他原本打算用一种似乎无意的方式让父亲看到这张照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然而现在，他觉得心中对父亲的攻击性弱化了。

卢小慧有点调皮地看着表情不开展的卢小龙，说道：“你又在想什么呢，还在对爸爸的做法进行批判吗？”卢小龙拉开抽屉，把笔记本哐地摺进去，把抽屉一关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做了就得负责任。”这一瞬间，对父亲的敌意似乎又冒了出来。卢小慧垂下眼想了一下，说道：“爸爸也还有可以理解的地方。”“有什么可以理解的？”卢小龙有些激烈地

说，“他把人毁了，连一声都不吭，一点都不管吗？”卢小龙说着，两眼冒出了冷冷的怒火。

“哥，你怎么对爸爸这件事反应这么强烈？”卢小慧问。卢小龙正被自己的凛然正义胀满着，经妹妹这么一问，以及她那亮亮的打量他的目光，一下触动了内心深处的记忆，后脖颈一阵发热。他对妹妹恼怒起来，他说：“我有什么反应强烈的？我不过是一种客观的评价。真要揭出来，再贴上大字报，部长、副部长还不都得靠边站吗？”卢小龙此刻也觉出，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性其实还在心灵深处强烈地存在着，那是一个根深叶茂的植物，在心中生长了很久。

他拉开抽屉，又关上，似乎这个动作能够加重他的语气：“你还老说他可以理解，你还同情他。”卢小慧两手玩弄着桌上的一把铅笔刀，盯着自己手里的动作，说道：“是。”

“是
什么？”卢小龙有些带气地问。卢小慧说道：“他和妈妈早就没有什么感情了。”说着，她抬眼看着卢小龙。卢小龙怔愣了一下：“没有感情，当初为什么结婚？”卢小慧说：“当初结婚，当初有。当初有，并不等于现在有。”卢小龙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了，那对他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他的思维在这一瞬间短路了。卢小慧说：“你没看见爸爸每月一发工资，就全都交给妈妈吗？妈妈把钱管得紧紧的，连烟都是她去给买。”卢小龙的目光与妹妹相视了，他知道父亲在金钱上的拮据。过去，他从来以为这是个挺正常的家庭“风俗”，现在看来似乎还有别的含义。

卢小慧看着手中的铅笔刀说：“不说爸爸的事了，说你的事吧。哥哥，你现在考虑这些事吗？”“哪些事？”卢小龙稍有些没好气地问。“你现在有你喜欢的女同学吗？”卢小龙说：“没有。我不考虑这个。”“为什么不考虑？”“我从来就不考虑。”卢小慧略低着头挑起眼角，有点揭老底地说：“别胡说了。”

卢小龙一瞬间后脖颈又发热了。那还是上小学时的事，是他从农村到北京后的第三年。他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叫徐安安，她是班里最好看的女孩，他编织的故事从那时就开始了。那时编的故事很可笑，想象自己当了总司令，徐安安就跟着当副总司令。有一

天，两个人在进出教室时撞了个满怀，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强烈感受。女孩身体的温暖、柔和、弹性和明亮、芬芳的气息直扑过来，令他激动不已。他至今还记得一个暑假，徐安安来家中找他，通知他返校的时间。那天，因为天气炎热，他只穿着一个小裤衩。徐安安显得毫不介意地说完话就走了，他却懊恼了许久。他为自己瘦削的上身和肩膀上的伤疤感到懊恼。在小学最后的两年中徐安安一直盘踞在他心头，这个秘密无意中却被妹妹发现了。

那是冬季里的一幕，一天家中没人，他抑捺不住自己，用手指在结着冰花蒙着雾气的窗户上写下五个字：我爱徐安安。他对这五个字看了许久，窗玻璃蒙着雪花雾气，只有这五个字亮亮地透着外面的光明。他想把这五个字在玻璃上多留一会儿，临到家人回来前再擦掉。但他把这事给忘了。直到小学二年级的妹妹问：“哥哥，徐安安是谁呀？”他一下脸红了，赶紧跑去把玻璃上的字迹擦掉。玻璃凉凉的，手热热的，擦了一气，玻璃上一片水湿光亮。妹妹当时眨着眼睛问：“哥哥，你特别喜欢她吧？”他当时就恼了。

后来，妹妹似乎已经忘了这件事，不再提起，今天，却又在隐隐约约地暗示这件事了。

卢小龙有些恼怒，他不能理解妹妹为什么总对这件事记忆在心？卢小慧看着哥哥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的样子，也不能理解哥哥为什么对这件事反应如此强烈？卢小龙摆摆手：“咱们别谈了。”卢小慧垂下眼想了一下，她在理解哥哥的心理，说道：“你不愿说，不说就完了。

犯不着发这么大火啊。”卢小龙看着台灯的圆形底座，说道：“我没发火。”卢小慧说：“我

知道你没想这类事，可是想想也是人之常情啊。”卢小龙显得心气平和了一些，为刚才的恼火感到歉意，便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真的不想，也没有时间想。”说这话的同时，又对自

己有了一点自我意识，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渴望异性的人，又是最不愿意坦露这一点的人，这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卢小慧说：“你对别人不感兴趣，别人可对你感兴趣呀。”“谁对我感兴趣？”卢小龙似

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们学校的华军、田小黎对你就挺特别的。”卢小慧说。“那是战友关系。”卢小龙说。“我觉得不全是。”卢小慧说。“她们要那么想，就太无聊了。”卢小龙

不

屑地挥了挥手。田小黎俊俏的小脸还说得过去，那个华军实在是太难看了，把这样的人和他联系在一起，他感到不快。“那天批斗你的时候，她们俩冲纠察线，对你特忠诚。”卢小慧说。“我不想谈这个话题。”卢小龙不耐烦地说。

卢小慧一下想到那天遇到的那个惊人美丽的姑娘了，其实，她刚才说那些话时，心里想的一直是她，她说：“那天还有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特别关心你。”卢小龙一下有些注意了。在批斗大会上，他注意到了那个与妹妹说话的姑娘，可以肯定她就是他在日月坛喷水池边遇到的女孩，他问：“你怎么知道她是音乐学院的？”

“她告诉我的。”卢小慧回答。“她都和你说什么了？”卢小龙问。“她问了问你的情况，”卢小慧仔细打量着哥哥，“你对她感兴趣吗？”卢小龙有点脸红了：“什么意思？”卢

小慧觉得很有趣地笑了，问：“你想和她联系吗？”

卢小龙问：“怎么联系？她在哪儿？”卢小慧垂着眼想起了什么，又自我宽解地笑了笑，

说道：“你不说真话，我就不管。”卢小龙看了看妹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管就不管

吧，我有什么办法。”卢小慧说：“那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最好看的女孩，她又对你挺关心的，真要错过机会，我觉得有点可惜。”

卢小龙提了一个跳到思路第一位的问题：“她今年多大了？”卢小慧说：“她告诉我她已经从音乐学院毕业，可能比你大一点，也可能不大。”卢小龙又问：“知道她住哪儿吗？”

卢小慧说：“没有来得及问。”卢小龙说：“那怎么找到她？”卢小慧说：“我当然有办法。”

“那……”卢小龙挠着后脑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卢小慧揶揄地笑着：“那你刚才对我发火对不对？”“发火当然不对。”卢小龙乖乖地承认着。“那你错了吗？”卢小慧问。“错

了。”卢小龙回答。

第二十八章

1966年8月18日对于朱立红来讲，是又兴奋又沮丧的一天。当一场大革命将各种机会像雪花一样洒落到人间时，人人都可以捡起自己的机会，人人也都可能错过自己的机会。她觉得自己又错过了一个机会。这一天是文化大革命史上值得记录的一天。在毛泽东亲自提议下，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群众大会，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展开，其实是庆祝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胜利。关于这个伟大胜利，在那些天自然有覆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报纸、广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全部可以出场的领导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还别有深意地穿了一身绿军装，那后来被外电评价为特殊的政治姿态，表明他决心发动一场特殊的大革命，以改变现存的全部权力结构，身着绿军装表明，他的行动得到了军队无保留的支持。

天安门自然是红彤彤的，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自然是万众欢腾的，辽阔的天安门广场自然是人山人海的。很多革命师生代表被请上天安门城楼两翼的观礼台，一批最幸运的革命造反派学生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与握手。当一群中学生臂戴红卫兵袖章簇拥在毛主席身边时，朱立红也在其中。因为个子矮，她踮着双脚，伸长了脖子，跳着、喊着、鼓着掌。

当红卫兵们争相簇拥在毛主席身边时，朱立红想到小时候将红领巾献给首长的故事，她闪过一个念头，应该把红卫兵的袖章献给毛主席。然而，簇拥毛主席的红卫兵太多了，她没敢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因为她又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治原则？会不会犯错误？就在她犹豫时，一个梳着两个小刷子的中学生将她的红卫兵袖章献给了毛主席，戴到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中学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因为这个举动，第二天就成为全国报纸上出了名的红卫兵小将。

看到毛主席戴着别人献上的红卫兵袖章，朱立红的懊悔与沮丧像墙上的爬山虎一样爬满了心头，这个懊悔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都使她非常难受。每当看到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时，她就恨恨地两眼发直。这时，她

往往会挥一下手，像用皮带抽人一样中断和转移自己的情绪。她曾经后悔没有像卢小龙一样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现在又后悔没有比别人更早地抢到前面向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

后悔归后悔，必须继续革命行动。每个人都在自己可以行动的基础上行动。因为卢小龙成了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因为毛主席8月18日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所以，在全国大专院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的热潮中，北清中学红卫兵一下发展成几百人的大组织。朱立红虽然没有成为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第一号人物，却也成了前几号人物。因为她从小当班干部、团干部，特别有组织观念，所以便把全部热情放在了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组织建设上。

当别的学校红卫兵一哄而起时，北清中学红卫兵在她的努力下显得组织严密。她造了花名册，对每个要求加入北清中学红卫兵的人都进行了政治审查。审查主要是审查家庭出身，红卫兵首先要红五类【1】出身的人，这一点和她当共青团组织委员的思想完全一致。至于政治表现的审查就很简单了，只要拥护北清中学红卫兵，态度坚决，就可以加入。她还别出心裁地将北清中学红卫兵按年级分成了六个支队，并尝试着成立各个支队的领导机构。在支队下，她甚至还想按班成立小队，后来发现较难实施，也就将支队这一级作为基层组织。当她日以继夜地忙着编印花名册，召集各支队红卫兵进行组织活动时，卢小龙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北清中学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组建上，还忙于全市性的革命串连，因此，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组织大权就在朱立红废寝忘食的努力中逐渐被她掌握。虽然这种组织建设远不那么严密，多少有点像她想象中的农民起义队伍，然而，不管学校里如何乱，也不管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如何风起云涌，她就是非常有原则性地做着这份工作。为此，她和总部的好几个人发生了冲突：自命不凡的黄海对她不满；贫下中农出身的宋发也对她不满；一天到晚跟着卢小龙屁股转的华军还对她不满；好像没有几个人对她满意。

她习惯据理力争，也习惯放开喉咙辩论。她矮矮地立在那里，用高亢的嗓门覆盖住周围的空间：“我觉得应该这么做，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革命就该有严密的组织。”其他人之所以反对她，是因为她发展红卫兵的组织手续太繁琐，为此，学校里已经有人在酝酿成立其他的红卫兵组织。她却坚持原则，一意孤行。她的好斗常常使人畏惧。不论什么人和她发生

争论，她都会一句一句、不紧不慢、也绝不停止地表达她的主见。不管你用什么意见反驳她，她都绝不动摇。她常常用那使大庭广众都能听见的嗓门对付近在眼前的争论对象，这种态度足以使很多人怯阵而逃，她由此便能够无往而不胜。

一个人经常在别人的眼里看到自己，也在别人的眼里习惯着自己。一个胖得出奇的人，一定会从别人眼里看到自己肥胖的形象，他无论自卑还是自信，也便习惯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肥胖形象，并用一个胖人的眼睛面对世界。一个人如果瘦得出奇，也每天都会在别人的眼睛里读到自己的形象，他也便无论自卑或自信，都习惯用一个瘦人的形象面对世界。

一个人倘若在额头突然长起一个肿块，他就会时时感到别人的目光注意到这一点，无论他怎样难堪，他最后都不得不以一个头长肿块的人的角色面对世界。

朱立红习惯自己的原则性强、斗争性强、组织能力强、爱管人的形象，这个形象给她很大的优越感，她凭此雄赳赳气昂昂地活在世界上。她也习惯于自己的身材矮胖、眼睛凸起的形象，她也从这个形象来看世界。她矮矮地立在那里，不必对与异性交往有什么敏感，因为她几乎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微妙经历。当所有的男性都对她没有特别的意思时，她便生话在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里。她才不会像有些女生那样，一与男生交往就脸红心跳，或者有意无意地言语撩逗。她比她们都大方磊落，她就是男的女的一起管、一样管，用她那嘹亮的嗓音说话。她并不是嚷，她只是完全解放了自己的声音，使说出的每个字都能送到最远的地方。她也习惯了自己学习不好不坏的中等水平。她也想成绩好，却达不到，便在半自傲半自卑的状态中维持着。人只要在一个方面找到支撑自己的优越，就会在那里充分展开。

随着运动的急剧发展，她也顾不上红卫兵太严密的组织建设了。破四旧【2】的浪潮在一夜之间席卷北京，席卷中国。不少学校的红卫兵已经冲上街头，传单满天飞。听说，北京东交民巷已经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已经改成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这些带有封资修特点的招牌都被打碎。北清中学红卫兵也立刻行动起来。几百辆自行车狂风一般席卷过街道，赶到就近的颐和园。

一到门口，看到那些大铜狮子、麒麟等封建文物早被就近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颐和园的大红门上，门两边的墙上，也都贴满了红卫兵的大标语。几百人顿时有些泄气，乱糟糟地盘旋了一圈，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跨在自行车上挥了挥手，说道：“我们去黄村破四旧，把那里商店的旧牌子都砸了。”一阵吆喝，就有人跟上来，接着几百辆自行车都拥了上去，滚滚而前。朱立红也跟着人群骑上车，作为北清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的她已行使不了任何领导权。在革命的狂潮中，谁能够提出新的口号，大家就跟谁走。

几百人的队伍呼啸着杀回来，经过西苑，南下扑进北清大学南边的商业区黄村。一到这里，发现已经有许多中学的红卫兵在扫荡四旧了。几个红卫兵正站在一个商店的房顶上，双手叉腰指挥上上下下的人将商店门脸上吊着的大招牌摘下来砸碎。那是一个叫做“西来顺”的羊肉铺，西风代表资本主义，西来顺就是反革命招牌。照像馆橱窗里的照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两个新华书店，他们扑进去一看，早被一群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指挥着新华书店的员工们把书架的书籍搬下来，书架上基本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两个书架上陈列着毛主席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及《斯大林全集》，墙上贴满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地上散乱着纸张、宣传画，一些高考辅导书被踏得零乱不堪。一个身穿旧军装的红卫兵将一本《高中数学难题解答》踢球一样踢了几脚，书在凌空飞行中破碎，纸张飞散。

在这片商业区中，北清中学的红卫兵队伍因为找不到攻击目标，明显地涣散了。有人哑着嗓子嚷道：“咱们去五塔寺，那是封建迷信。”于是，涣散的队伍又振作起精神来，嗷叫着冲出黄村，一阵风似的朝南刮向动物园后门的五塔寺。

等到了寺门口，队伍已经损失一半。冲进院门，迎面是一个方坛，方坛后面就是在北京小有名气的五塔。五塔下面是十米来高的四方石座，四面刻满了佛像。石座上面矗立着五座七八米高的石塔，像五棵石笋一样指向天空。塔的前面有两棵巍峨的银杏树。令人失望的是，这里也已经贴满了红卫兵的大标语，塔前的香炉早被掀翻。石座正面的圆形红漆大门早已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塔周围的石雕也都被贴满了大标语，有的石雕已经被打残。

北清中学的红卫兵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抱起几棵粗木头将五塔石座四壁上的小佛像撞碎几个，也便因为手掌震破出血而罢休。

朱立红看到大家很懈怠地散在院子里，有的游游窜窜，有的坐在树荫下休息，便站到一个高台召集道：“这些四旧都破过了，我们要破一个别人没有破过的。”一个剃着光头的男生懒懒地背靠树坐着，这时头也不抬地向上挥了挥胳膊，说道：“你给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吧。”朱立红翻起金鱼眼从从容容地说道：“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四旧，全国都一样，我们破了它。”“你就快说吧。”有人不耐烦地说道。她说：“那就是马路上的红绿灯。”

这句话提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说：“怎么，把红绿灯都砸了？”朱立红说：“当然不是。红色象征着毛泽东思想，象征着红太阳，象征着红旗，象征着鲜血，象征着文化大革命，所以红灯应该代表通行。绿灯代表着资本主义，所以绿灯应该停止。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而不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马上回学校印一个传单，向全国发出倡议，把红灯停绿灯行改成红灯行绿灯停，然后，大家分头把它贴到全市一切大中学校和交通要道，再寄给党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

人们一下兴奋起来，在朱立红的号召下，纷纷从地上、石头上、台阶上懒起身来，跨上自行车，前呼后拥地刮回北清中学。一路上朱立红倍感兴奋，充当革命的带头人真的很幸福。她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不要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要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只有走在前面，才能成为领导。她身材矮胖，高把的女车原本骑不大快，今天一路上她跟在人流的后面都很吃力，屁股都磨疼了，此刻，在杀回北清中学的路上，她却骑得意气风发。

回到学校，她立刻起草“红灯行绿灯停”的倡议书。她的文笔并不太好，但她决心亲自起草，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虽然传单的署名肯定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然而，谁都知道这一革命倡议是她提出的，又是她起草的，和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永远不会忘记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向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的遗憾。

忙了一个通宵，终于将传单写好了，也印好了。当她满手满身都是油墨地把几百份传

单整整齐齐摺好，准备指挥北清中学红卫兵张贴到全市时，田小黎骑着车气喘吁吁从校外赶到。她手里拿着一张在外面街道上揭下来的传单，放到朱立红面前，说：“你看，咱们又晚了。”朱立红一看，黄纸蓝墨印着一份通令，题目是《彻底砸碎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制度》。

再一看，里边的内容与自己想到的完全一样，而且比自己写的传单更有战斗性。一看落款，是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红卫兵，再一看时间，是昨天。

朱立红一屁股坐到凳子上，看了看散乱的办公室，不禁有点泄气。这里原本是教导处，现在被北清中学红卫兵总部占领了，墙上还贴着一个文化大革命前留下的教导处工作计划。她上去一把将它扯下来，撕碎了，这是一张很硬的图画纸，猛烈的撕扯将手划破了，一抹鲜血与手上的油墨染在一起。她生气地将手一下摠在一张白纸上，红血、蓝墨印下了她残缺不全的手掌图形，像是泥地上走过的鸡爪印。她已经尝到了昨天在五塔寺发出倡议时的成功感，她绝不气馁，她必须提出新的号召，要不她只会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尾巴。她说：

“我们破四旧先从身边破起，身边的革命最重要。”田小黎眨着眼问：“破什么？”她一挥手说道：“把全校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右派坏分子都拉出来！”

天一亮，全校所有的革命对象都被揪出来了，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都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在教学楼前的小操场上低头站成两排，准备接受红卫兵的处置。很快，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及教师都聚拢在教学楼前。朱立红穿着一身从父亲那里找来的旧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腰间扎着军用皮带，站在教学楼前。她挥手喝令将牛鬼蛇神们押上来，北清中学的红卫兵便两个人反剪一个，将二十多个牛鬼蛇神押上了大门前的台阶上，一个一个将他们摠成了喷气式。他们脖子上都挂着牌子：有“反革命黑帮分子”，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反革命右派分子”，有“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个破了相的米娜依然挂着“反革命流氓犯”的牌子。

朱立红挥手道：“反革命坏分子就没有权利和无产阶级平起平坐，就不能让他们混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什么要挂牌子？就是要把他们揭露出来。但是，他们不挂牌子的时候，走在学校里或者回到家中，还会混到人民之中。这是四旧，应该破掉。今天，我们就要给

这些反革命、坏分子每人做一个摘不掉的牌子。”她一挥手，上来二十多个红卫兵，一人手里拿着一把推子或剪子，一对一地给这些反革命坏分子剃剪起阴阳头来。

北清中学的教学楼是一栋四层的青砖楼房，门前的小操场是全校师生做课间操的地方。操场中心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是节假日升旗用的。教学楼门口的水泥台比楼前的空场高四五级台阶，是体育老师领操的地方。现在，全校师生在这块升国旗的空场上伸长了脖子，围观水泥台上进行的阴阳头剃度仪式。这个仪式一开始，就显出了它触动灵魂的力量。过去的批斗、挂牌子、抽打虽然以有声有色的场面刺人耳目，却都没有今天这无声无息的剃阴阳头更有力。所谓阴阳头，是将头发从中间分开，剃掉一半，这显然是比任何批斗和体罚更污辱人的惩治。

排在第一的黑帮分子是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姓桑，今年已然七十岁，当她前些日子被揪上台挂牌批判时，还能沉默不语地站在那里。今天，当推子将她的白发齐齐地推掉一半，露出截然分开的一半光头时，她的精神垮了。她那瘦削衰老的身体原本还能令人尊敬地站立着，当看到自己的头发从头上滚落下来，并且从头皮的凉意和推子的推动中感到自己已经一半像人一半像鬼时，老太太的精神崩溃了，她一下从台阶上栽倒在地，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朱立红镇定地挥了挥手，叫几个红卫兵将她架走。很多人看着她那一半白发、一半光头的人形象，都止不住一阵痉挛。一个人哪怕晕死过去被抬走，都不能引起人们如此强烈而又难以描述的心理反应。一只被打死的老虎，还保持着它仪表的威严。一个被剥了皮的老虎，即使还有一口气，却真正令人惨不忍睹了。老校长在被拖走的过程中，一只布鞋掉了，一只瘦骨嶙峋的、衰老的脚在石子路上拖着过去，像是一条死狗的尾巴。

被剃阴阳头的第二个人，是五十多岁的副校长，姓高，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当他被剃掉一半头发时，身体一直像筛糠一样打着抖。剃完了，右边是厚厚的黑发，左边是惨白的头皮，红卫兵抓住头发使他抬起头来面对大家。在场的很多人的眼里有一种毛发悚然的惊恐。抓他头发的红卫兵一松手，高副校长的头就像折断了一样，低低地垂在胸前。

阴阳头的剃度在年轻女性的身上尤为惨烈。一个高中语文老师，姓冯，挂着“反革命

漏网大右派”的牌子，被剃掉了一半头发，同样露出惨白的头皮。她垂着头，另一半黑发垂挂下来。当红卫兵从后边揪着她的头发强迫她抬起头亮相时，她双手捂脸一下跪倒在地，像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伤以后嚎叫一样痛哭起来。红卫兵从后面抡起武装带抽打着她，喝令她站起来。她哽噎着迅速收住哭声，老老实实地挣扎着站起来。这个被定为“反革命漏网大右派”的语文老师当天晚上就上吊了。推门进去的红卫兵看到这个剃着阴阳头、吐着长舌头的人悬挂在房梁上时，都吓得目瞪口呆，不敢走近。

接受阴阳头剃度的二十多人，大多都驯服地接受了。当这群人头顶半黑半白、阴阳分明地弯腰站立在两排台阶上时，朱立红站在楼门前的水泥台上，冷冷地从背后打量着这些反革命坏分子，也冷冷地看着台下一千多张面孔。她对自己倡导的革命举动深为满意。她没有想到这个行动会产生如此威慑全场的强烈效果。没有任何一次行动能够像今天这样鸦雀无声，一千多人都冲着脖子、仰着脸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往常各种集会的骚乱，所有人的目光里都流露出震动。

当二十多个坏分子被哗哗地剃掉一半头发时，她觉出一种快感。这种快感让她想到那天在大操场用皮带抽打米娜时体会到的快感，那是她一生中首次体会到的特殊享受。这种享受让她想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消息，报纸上报道，在四川熊猫产地发现一只熊猫居然咬死村民的几只羊，喝羊血，吃羊肉。据有关科学家说，熊猫本身就是杂食动物，这种罕见的吃荤现象，不过说明熊猫原始食性的复苏。她被这条消息深深触动。当一般人对可爱的、温柔的、只吃竹子的熊猫的嗜血行为惊骇时，她却十分理解。她能够感到熊猫在尝到羊血、羊肉的滋味后的一发而不可收。她甚至回忆起自己在小学时就有的“熊猫”的绰号。思绪闪动中，她还想到动物园里的熊池曾经出现过小孩跌落进去的事故，结果，小孩被平常看来驯养温顺的狗熊吃掉了。这是人人感到毛发悚然的惨案，她却能体会到另一番滋味，甚至能够体会到狗熊吃人肉时的鲜美感觉。

反革命流氓犯米娜被排在剃度队伍的末尾。当推子指向她时，她突然跪倒在地，双手捂脸哀嚎起来：“留下我的头发行不行？求求你们，留下我的头发。”两个与朱立红一样身

穿旧军装的女学生抡起皮带抽了她两下，说道：“别人都剃，你怎么能不剃？你还想混在广大革命师生中吗？”米娜跪着膝行了几步，面向台下人群仰起脸，闭着眼大声哭嚷道：“我脸上已经有标记了，我不能混在广大革命群众中了，求求你们，留下我的头发吧。”一千多人都沉默不语地看着她。她脸上那两横三竖的触目伤痕，是青春的永远的封条。

米娜又转身跪着爬上四五级台阶，跪到朱立红面前，哭着哀求道：“我已经有标记了，我不可能混在广大革命群众中了，留下我的头发吧。让我扫厕所、掏大粪，干什么都行，求你留下我的头发吧。”朱立红冷冷地看着她。她现在已然没有再举手抽打米娜的情绪了，她对米娜充满了轻蔑和厌恶，她觉出自己矮胖的身躯里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性。她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像一座英雄雕像一样坚实有力。田小黎在一旁问：“还给她剃吗？”朱立红撇了一下嘴：“当然。”米娜在哽噎的哭泣中被剃成了阴阳头。她的头发原本茂密黑亮，被剃掉一半以后，黑白分明，那样子实在是触目惊心。

朱立红在这场行动中体会到比动手打人更痛快的感觉，你只需通过指挥来达到进攻的目的就可以了。虽然第一次抽打米娜时曾经给她带来特殊的革命快感，奇怪的是，那既是她第一次打人，也是她最后一次打人。从自己革命上升到领导革命，她尝到了不断提出革命新举措的甜头。她立刻带领北清中学红卫兵把这二十多个反革命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家都抄了，既破了四旧，又查获一批新的反革命证据。卢小龙这两天在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一个座谈会，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

她以北清中学红卫兵的名义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人人回家破四旧。特别是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要在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督促下，对其反动家庭实行彻底清查。北清中学红卫兵立刻开始行动。朱立红想到本班同学李黛玉的父亲已经在北清大学被定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她决定抓一个典型，带领几十个红卫兵冲进北清大学，直奔李黛玉的家。他们在小院门口留下几人守门，剩下的人便一拥而上，冲进了住在二楼的李黛玉家。

李黛玉的父亲李浩然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时两手发抖地扶着沙发站了起来。李黛玉的母亲茹珍像个吓傻的大头娃娃一样抬着她那浮肿、松弛的脸，直愣愣地看着这群人，不知说什么好。李黛玉更是万分惊恐。朱立红当着自己作为团组织联系人帮助了三年的同

班同学李黛玉，有一种大义灭亲的冷静和严肃，她照章办事似的说道：“我们来帮你们破四旧，你们自己动手吧，我们起个监督的作用。你们动手不彻底，我们再帮着清查。”

老两口哆哆嗦嗦将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打开，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拉开，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打开后，红卫兵们便上来将所有的书籍、相册、笔记本、信件做了一番清查。书架上一多半书被作为四旧扔在地上，当书架空空如也时，房屋中央就堆积如山了。朱立红很严肃、又很讲政策地说道：“这些书你们自己把它处理掉，撕掉、烧掉或者作为废纸卖掉都可以。”

李黛玉的父母如同得到大赦一样连连点着头。

清查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个红卫兵嚷了起来：“看，这是什么？”在衣柜的一扇门上，贴着一张英文画报。这是一张早已黄旧的画报纸，撕下来一看，居然是一个背景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贵族太太。“这是谁？”朱立红问。李浩然和茹珍吓得脸色煞白，李浩然看了看上面的英文，只得说：“这是宋美龄。”红卫兵们立刻同仇敌忾地发出质问，李浩然连连解释道：“这是从国外回来时带的一本英文画报，因为这个柜子裂缝了，就撕了画报来裱糊。”他指着柜子里边的其他几个内壁说道：“这也贴着呢，也是那本画报。”他一边说着，一边哗哗地把那些早已黄旧得发脆的画报纸从衣柜的内壁上撕下来，上边是各种人物和风景。然而，他们恐惧地发现，这个解释已为时过晚。

朱立红指着这页画报说道：“这是在你家搜查到的？”李浩然点头说：“是。”“那你在上面签个字。”李浩然哆哆嗦嗦还想解释，朱立红冷着脸说道：“签字吧。”李浩然手打着抖在这张画报的边缘上签了字。朱立红又看着茹珍说：“你也签个字。”茹珍两眼发直：“他一个人签了还不行？”朱立红说：“这是你们共同窝藏的。”茹珍还要解释，朱立红说：“不签就抗拒从严。”茹珍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在丈夫的名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朱立红将这页画报卷起来，握在手中，一挥手：“咱们走。”便带着成群的红卫兵冲下楼，留下几个人把守院门，不让反革命分子跑了，然后就雄赳赳气昂昂骑上了车。这时有

个人问：“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搜查结果交给北清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李浩然和茹珍是北清大学的教授，应该交给他们批斗。”朱立红说：“这是我们搜查出来的，是我们的革命成果。”“那应该怎么办？”田小黎问。朱立红说：“我们回学校，拿着浆糊桶、大字报纸，立刻到北清大学来刷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浩然、茹珍，落款就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田小黎双手松开自行车把，拍手道：“太棒了。”

他们出了北清大学西门，北上回学校。路过与日月坛公园相对的西苑大门口时，朱立红又灵机一动，说道：“我们应该到西苑去抄家。”田小黎说：“这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朱立红说：“就是要抄他们！共产党内的走资派都打倒了，他们还不能抄吗？我们是破四旧，听说国民党军阀沈昊就住在这个院里，肯定能抄出问题来。咱们这伙人太少，回学校叫人去。”

回到北清中学，朱立红让一拨人拟了几条大标语，扛着大字报纸、浆糊桶去北清大学贴大标语，自己则领着浩浩荡荡几百人风卷残云般冲进西苑。她要趁卢小龙参加中央文革座谈会没回来之前，多打几个漂亮仗。

几百人分头扑向十几栋小洋楼。朱立红亲自带领几十人扑向沈昊家。当他们冲进大门进入客厅时，沈昊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杜蓉坐在那里扇扇子，沈丽刚从楼上下来。一家三口看着这群红卫兵，不知出了什么事。

朱立红在众人的簇拥中说道：“我们来破四旧。”说着，一指客厅里挂的一幅国画“老牛识途”，上面画着背着酒葫芦的老头闭着眼坐在一头老牛身上，朱立红说：“这就是四旧。”

立刻上去一个高个子红卫兵将那幅画扯了下来。沈昊用十分惊讶又多少有点束手无策的目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朱立红一指楼梯，说：“上！”红卫兵们就要往楼上冲。

沈丽站在楼梯口挡着，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朱立红看着这个站在高处的高挑而美丽的女性，一时有点找不到思路，她感到了内心的强烈冲突，一下子有了那天抽打米娜时的冲动，她说：“我们是北清中学的红卫兵。”

沈丽眼睛一亮，说：“卢小龙是你们学校的吧？”

朱立红说：“怎么了？”

沈丽面对一群气势汹汹、准备冲锋的红卫兵，脱口说了一句：“我认识他。”

注：

【1】红五类 “文化大革命”中指如下五种家庭出身的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

【2】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中“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的简称，实施这一运动的生力军是红卫兵。

第二十九章

北清中学的红卫兵将“坚决打倒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浩然、茹珍”的大标语贴满了北清大学后，马胜利急急忙忙领着一群北清大学的红卫兵直奔李黛玉的家。北清大学红卫兵是“8·18”毛主席接见了中学红卫兵之后紧急成立的。马胜利不得不佩服武克勤在政治上的敏感。她率先发出成立北清大学红卫兵的号召，并立刻着手组建了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联络总站的负责人。

武克勤还提出名称的革命化，联络站的负责人不叫总指挥、副总指挥，而是叫总勤务员、副总勤务员。各系相继成立了联络分站，分站的负责人就叫勤务员，副勤务员。武克勤自然成了总勤务员，呼昌盛虽然因反工作组誉满天下，也只能屈居为副总勤务员之一，马胜利也当上副总勤务员。对于自己能够成为与呼昌盛平起平坐的第三号人物，他满意极了。

今天，当武克勤把揪斗李浩然、茹珍的任务交给他时，他先是犹豫了一下，马上就非常坚决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由他来执行再好不过。他能感觉到自己沉重的身体踏在水泥路上的力量，大地都在脚下有些颤抖。

到了李黛玉家所在的小院，院门口还有北清中学的两个红卫兵站岗。他立刻布置了几个人把岗哨接替下来，然后，带领一二十人上了二楼，冲进了李黛玉家。李黛玉家早已一片狼藉，所有的箱子、柜子及抽屉都打开着，地上是成堆被践踏的纸张：有从墙上撕上来

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有旧报纸，有稿纸。每间房子中央，特别是书房里堆满了书。一家三口胆战心惊地看着进来的这伙人。

马胜利看了一眼李黛玉，又看了看李黛玉的父母，便侧转过身，翻拣起面前齐胸高的书堆，说道：“李浩然，茹珍，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准备什么？”茹珍的声音在发抖。“接

受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马胜利回答。茹珍问：“两个人都去？”马胜利依然不看他们，像在审查书堆上的书，说道，“是，快一点，不要拖延时间。”然后，他冲挤了一屋子的男女红卫兵挥手道：“把里里外外再搜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隐藏的反革命罪证？”红卫兵立刻分到各个房间翻箱倒柜起来。

马胜利打量了一下李浩然和茹珍，两个人正哆哆嗦嗦地系着鞋带，李黛玉蹲下身帮助父亲把鞋带系好。马胜利抡起大手，拍了拍成堆的中外文书籍，说道，“这些早就是没用的垃圾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保留着？”李浩然唯唯诺诺地说道：“是，早就应该烧掉。”马胜利将空荡荡的书架上残留的几本外文书籍扔到书堆上。茹珍小心翼翼地解释道：“那些是字典。”马胜利说：“字典也不用保留了。”茹珍连连点头说：“是，是。”

马胜利又从书堆里拣出一本《新华字典》，很大气地撂到书架上，说道：“这可以保留。”

一瞬间，他注意到蹲在地上的李黛玉仰着脸看了他一眼，她那驯服的、察颜观色的目光让他心里一动。倘若过去，跨入这样的家庭，他会局促不安、自惭形秽，他会觉得自己的黑大粗壮侵犯了不该侵犯的地方；今天踏进来，却是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李黛玉父母的可悲地位，李黛玉本人的可怜处境，反而让他对李黛玉生出一种更温和的感情。

他背着手站在书堆面前，显得很宽大又很权威地对身后的李浩然、茹珍发着指示：“要低头认罪，接受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态度要老实，要认真交待罪行，不许耍滑抵赖。”他一字一句地说完这些话后，踹了一脚书堆说道，“这些你们来不及处理，我可以派人来处理。”红卫兵们满面尘土地从各屋归拢过来说：“搜查完了，没发现别的。”他显得极为威严地挥了一下手，说道：“押出去。”红卫兵拥上来，一左一右分别反剪住李浩然和茹珍的双臂。马胜利这一刻觉得自己体格极为威严：大大的脸盘、突起的颧骨及额头都显

出钢铁一样的权威。他像首长一样微皱着眉头指挥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执行《十六条》。”

好，走吧。”

红卫兵架着李黛玉的父母踏响着楼梯下楼去了。马胜利背着手瞄了一眼李黛玉，转过目光很有首长气派地问了一句：“你今天还去批判大会现场吗？”李黛玉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她像一片可怜的柳叶一样，孤零零地悬在半空中。

马胜利背着手在书堆旁来回踱了几步，站住，又瞄了一眼李黛玉，觉得自己像门一样宽阔的身体足可以将李黛玉整个装进来。他真喜欢自己万分强大、对方十分弱小的感觉。

李黛玉领口露出的纤瘦的脖子和凸起的锁骨让他觉得十分动人，那零乱的、遮挡在脸上的头发更惹人怜爱。他说道：“你不必去了，就在家听广播吧。”他指了指窗户，“你家离操场不远，操场又增加了高音喇叭，你在家就可以受到教育。”说着，他从书堆里拣起一本名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小薄书来，看了看，很权威地说道，“这本书可以保留，”便撂到书架上，转身背着双手迈着很重的步子快步走了。

李黛玉瘫倒在椅子上。保姆昨天就吓得算了工资，逃离了这个反革命家庭。现在，狼藉不堪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马胜利刚才下楼时把碰锁很重地撞上了。在这个“洞穴”里，她有气无力地喘着，粘热的汗水粘着衣服、裤子。窗外的高音喇叭响起了批判大会的口号声。这些声音像夜晚的探照灯一样强烈，直射进屋里，所有的墙壁似乎都在嗡嗡共鸣这个声音。听得出今天被批判的不止是父母，从点到的名字和呼喊的口号看，似乎有几十个人，都是这两天红卫兵破四旧中新揪出来的。

知道不是专门批判父母两个人，李黛玉心中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然而，一下午不停于耳的“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浩然、茹珍”的口号声始终在打击着她。傍晚时分，大会结束了，久久不见父母回来，李黛玉几乎要崩溃了。

终于，听到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又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她扶着墙，急忙穿过走廊去开门。一群红卫兵将父母押送了回来。看到父母的样子，李黛玉惊骇得浑身哆嗦。父亲和母

亲都被剃成了阴阳头，那一半白光光的头皮、一半花白的头发，像是要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一样。

母亲两眼直直地盯着眼前，她那被剃了一多半的白灿灿的头皮十分难看，剩下一小半花白的头发像鬼毛一样披在头上，让你不敢正视。父亲一定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低着头不敢正视女儿的目光。马胜利没有来，押送父母的是中午来抄家的那群红卫兵。其中有一个瘦瘦的红卫兵长得一副高眉骨、凹眼窝的广东人模样，他说：“这是北清中学红卫兵剃的，我们今天全是文斗。”说罢，一挥手带着人走了。

李黛玉扶着父母在椅子上坐下来。母亲胳膊肘支在大腿上，双手托着下巴，两眼发呆。父亲捂着脸仰靠在椅背上。屋里死一样寂静，李黛玉找不到安慰父母的话。

夜晚，李浩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想明白了，他起身到柜子里找出两瓶安眠药。被蹂躏了一天的茹珍躺在床上已经昏昏睡去，这时突然醒来，在枕头上欠起头，直愣愣地看着丈夫，她说：“你手里拿的什么？”李浩然说：“我睡不着，吃两片药。”茹珍一下从床上硬撑着坐起来，蓬松着半边头发有气无力地、又是认真地说道：“你可不能自绝于人民。”

李浩然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说道：“我知道，畏罪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茹珍前倾着身子，两眼浑浊地坐着，双手抓住自己的双脚呆呆地停了一会儿，说道：“你为什么拿出两瓶安眠药？”李浩然把安眠药又都放回床头柜的抽屉里，说道：“顺手拿的。”茹珍呆呆地看着自己脚边的床单，似乎在使自己清醒。过了一会儿，她抬眼看着丈夫说道：“你是不是受不了了？”李浩然说：“有一点。明天开始，每个系轮流批斗，确实觉得有点受不了。”茹珍想了想，说道：“受不了也得受，”她双手摸着自己的脚趾走了一会儿神，又躺下了，说：“你可不能做不负责任的事。”李浩然说：“我知道，那样会连累你和孩子。”茹珍看了看丈夫，闭上眼，说道：“你知道就行。”便又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看到妻子已经睡熟，李浩然又拉开床头柜，轻轻拿出那两瓶安眠药，走到书房，在沙发上坐下。面对眼前小山一样的书堆，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平静。似乎从这一刻起，他已然得到解脱。他拿出一摞稿纸，垫在大腿上写起来。他先写了一份给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

总站的“认罪书”，交待自己之所以隐藏宋美龄的反革命照片多年，就是为了准备迎接反革命复辟。他特别说明，这是为了到时候向反革命表示忠心的一个凭证。他还说明，此事系他一人所为，与茹珍无关，因为茹珍与他的政治立场一贯不一样。他在最后写到：“我自知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大不赦，所以畏罪自杀。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斗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认罪书”写完了，他又写了一封给妻子茹珍的信：

“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对婚姻的选择。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婚姻，多少年来，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苦恼。我也知道，这于你也是件不幸的事情。我们两个本该及早分道扬镳，但却一错再错，错到今天。几十年来，你从没有真正理解过我，也不愿意理解我，而我好像也从来没有理解过你。我们天生的秉性就合不来。当然，在政治上我们的看法也经常不一样。多少年来，我觉得受到的最大压迫就是家庭的压迫，我常常为此苦恼。然而，为了黛黛，我迁就了你。当然，你也迁就了我。如果有来世，我想我还愿意遇到你、认识你，但是我们绝不要再做恋人和夫妻。

“这么多年，应该说你没有对不起我，而我却在对不起你。因为我敷衍了你几十年，这无疑是我的极大罪过。今天承认这一点，对我是一种解脱。作为一个男人，我这一生软弱到极点，我从未向你表露过我的真性情。特别是当你婚后将你得意的计谋告诉我之后，我就对你不可原谅了。现在看来，我和我的第一个恋人张薇才是应该走到一起的。想不到你把她给我的接连几封来信都藏匿起来。我以为她离开欧洲去美国，完全忘记了我；后来才得知，这是你欺骗我的一个阴谋。我是在失恋的痛苦中与你结合的，这原本已是我的不幸。

你若将事实始终对我隐瞒到底，我也会获得一种平静。然而，你却因为得意将这一阴谋泄露给我，以为这是令人嬉笑的往事，这不啻往我心中扎了一刀。那天，你得意地放怀而笑，我却浑身发冷。在你得意的笑容中，我看到了你的冷酷和自私。从那时起，我就厌恶我们的婚姻。然而，我为黛黛忍受着。当然，后来也因为回国后的政治环境，尤其要忍受。

“你以为世界是你眼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你从来没有理解过你以外的世界，你也从来没有理解过两个人走到一起意味着什么。婚姻是一种契约，这个契约从一开始就要以

双方的诚实及心甘情愿做基础。当你玩弄了欺骗之后，这个婚姻对我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当我今天因为政治而畏罪自杀，既是为了逃离政治的压力，也是为了逃离家庭的压力。

“告诉你这个真实的心理，可能是很残酷的。然而，如果我一生都用假象作为对你欺骗行为的报复，是更残酷的。你只欺骗了我两年，便向我坦白了你的欺骗，而我却欺骗了你一生，直到这时才向你坦白，相比之下，我比你更虚伪。我们相处了几十年，在分手之际，我把真话说出来，顿感如释重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过去的欺骗，也原谅我此时的坦白。我憎恨我的软弱，憎恨我的虚伪，憎恨我的敷衍，以为这样能够照顾好我的黛黛，然而，我们并没有给黛黛带来好运。

“最后，我对你还有一个欺骗，那就是我在政治上的反革命罪行，是我将那张反革命画报隐藏在大衣柜门里边。我知道你和我的政治立场一贯不同，你在政治上是始终要求进步的，我无法拉拢你，便想，什么时候反革命复辟了，有了这个凭证，就可以对国民党表示效忠。那时候，我政治上翻身了，再和你离婚，在婚姻上也解放了。现在看来，这一举两得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

“我的大势已去，只好以一死了结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够按自己的理想活下去，能够活得好。希望黛黛以后嫁给一个出身红五类的人，嫁给一个工农兵，这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惟一愿望。

“仅此永别。李浩然”

信写完了，他看了看，觉得眼睛有些潮湿。他紧接着又写了一个简短的纸条：“茹珍，我走了。将我的认罪书交给他们，倘若他们不相信反革命画报一事与你无关，继续批斗你，你可以将我给你的信也交给他们，那他们就一定会相信你了。我想到东周列国里‘赵氏托孤’的故事了，在危难中，一个人去死容易，带活孤儿难，现在我就去做这件容易的事，你带着黛黛好好活下去。这张纸条看后立即销毁。至嘱。李浩然”

他把“认罪书”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写上了“呈交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又将给妻子茹珍的信放到了一个雪白的信封里，上边写着“吾妻茹珍收”，然后，将最后写就的纸条用曲别针别在了白色信封的上面。把这些都做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

起身，在茶杯里倒了水，打开安眠药瓶，将两瓶安眠药倒在一张稿纸上，一撮一撮放在嘴里吞服着，直到全部服尽。

走到这一步，他知道已经没有任何犹豫与退路了，他的心情极其笃定、踏实。他决定将住了十几年的家看一看，也决定再看一看茹珍和女儿。

这是四居室的住房，一个大的单间，就是现在他所在的书房，两壁都是高高的书架，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了，只立着残存的几本书，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

《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还有几本北京地图册。写字台上也零乱不堪，纸张漫铺着，笔桶倾倒，钢笔、毛笔、铅笔洒落一桌子。两个木扶手沙发中间夹着一个小茶几，上面养着一盆海棠。海棠正开着花，面对着壁立在面前的书山，有点独居深山幽谷的寂寞，让人想到荒山前的一棵古树。他站起身，看着眼前这堆书，康德也罢，黑格尔也罢，费希特、谢林也罢，费尔巴哈也罢，海德格尔也罢，萨特也罢，尼采也罢，柏格森也罢，都将与他一起付之灰烬。

他来到相邻的套间。套间的外面是饭厅，放着饭桌，墙角放着一张行军床，那是夜晚保姆睡觉的地方。看着这张吃饭的方桌，用手摸一摸那被多年汤水、油渍浸润的陈旧而又滑腻的桌面，让他回忆起了家常的生活。一瞬间不禁生出一丝对茹珍的怀念。他轻轻推开套间里屋的门，这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一进门有一道绿绸子的屏风，走过屏风，就是同卧多年的双人床。茹珍像一个玩累的小孩一样，歪歪斜斜地俯卧在那里熟睡。她没有躺直，身体弯成一个弧度，头折成九十度陷在枕头里，两个手向上举着，可以看见她苍白、浮肿及疲惫的面孔。因为这一半正好有头发，那一半陷在枕头中，倒也看不出阴阳头的效果。俯瞰她的形状，让你想到一条趴在墙上的蜥蜴。他把两个信封连同别在信封上的纸条轻轻放在床头柜上。为了茹珍及时发现，他把茹珍放在枕边的手表压在了信封上。她有天亮前一醒就看表的习惯。

深夜的北京暑热已经过去，大开的阳台门缕缕凉风透过纱窗吹进来。想到就要和这个折磨了自己几十年的女人永别，他生出了一丝怜爱之情。他拿起床脚卷成一团的毛巾被，

款款地放在床上，拉出一角轻轻盖在茹珍的腰背上。茹珍睡得很辛苦，口角流出的涎水将枕席全濡湿了。想到她明天也许逃不过批斗，还要轮换着上一个又一个大会，他不禁泛起对她的一丝心疼来。一瞬间，他甚至怀疑起自己今天晚上做出的决定。然而，当他抬起头在衣柜的穿衣镜里看到了自己界限分明的阴阳头时，就一下赶走了生离死别的惆怅。他轻轻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摁灭，就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摸索着轻轻走出了卧室。

在卧室门背后的墙角处，放着一辆折叠式的小推车，那是黛黛小时候坐的。从国外带它回来，是为了留下黛黛婴儿时的纪念。他双手摸着那不锈钢的推把，心中升起无限感慨。他轻轻把小推车提在手中，走出卧室，拉上了房门，又走出了套间，对门就是黛黛的小屋。因为是永别，他第一次未经敲门就推开了女儿的房门。

女儿床边写字台的台灯居然还亮着，照着背靠着枕头坐着就睡着的女儿。女儿一定是坐在那里想着什么就睡着了，她的一只手搭在写字台上，头歪枕在自己的肩膀上。女儿已经脱去了外衣，穿着一身白色的汗衫和短裤，伸直着两条腿。他第一次观看长大的女儿只着内衣躺在床上，想到那个粉团团、像小猫大小的生命今天长成这么大，更感到人生沧桑。

他觉出安眠药已经在起作用，头部如云飘荡似的晕眩起来。他不再多想，将手中的折叠小推车轻轻打开，四个小轱辘立刻着地了，小座位端正了，小篷顶罩在了座位上面。他推着小推车在水泥地面上轻轻滑行了几下，轱辘发出轻微的吱吱声，还比较流利地滚动着。他把小推车放到女儿的床前，那由绿叶衬托着红玫瑰组成图案的小车篷顶，让你想到下面坐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女儿又滑动了一下身体，向靠窗的方向转过头去。搭在写字台上的那手悬放着，显得很不舒服。他轻轻拿起这只手，将它放好。这只手比较纤瘦，有些湿热，正是这手与手的血肉接触，让他一瞬间感觉到了自己和这个生命的关系，也便想到了自己写给茹珍的信，想到自己给女儿带来的不幸。

他关上台灯，轻轻往外走。女儿的房间背对着月光，屋里显得很暗。他想了想，又回过身将台灯轻轻打开。他记起了女儿从小睡觉就胆小怕黑，今天晚上就让她在光亮中睡眠吧！

他拉上房门，走了出来，又回到书房里，眼前一片云雾飘摇。他赶紧走到沙发上坐下，面对与他头一般高的书山，调整好自己的坐姿。他让自己坐端正，坐舒服，两手放在沙发扶手上，头枕在沙发靠背上，将自己超度往极乐世界。

第三十章

栗子胡同一号院内院的主人一大早就被粗重的拍打门环的声音所惊醒，打开院门，冲进来臂戴红袖章的一男一女，他们一拍自己左臂上的红袖章说道：“我们是北清大学红卫兵，今天到你们家里破四旧。现在家里只许进人，不许出人，把全家人都集中到一个屋子，家里的东西一律不许转移、藏匿和销毁。一会儿大队人马就过来搜查。”说着，他们一个在院门口、一个在当院站定，两个人的红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毛泽东的笔迹，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方院子。北房是三间，门在中间，一进门便是客厅，客厅各有一门通左右两间。靠西的一间住着这家的男主人鲁湘岭，是一位年已六旬的作家，靠东的一间住着女主人方可人，40多岁，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西北角的耳房是厕所，东北角的耳房是贮藏室。东西厢房各是三间，也是中间开门，进门堂屋，左右各有一门通两边屋子。西厢房堂屋左右的两间屋子住着大女儿和二女儿。大女儿叫鲁敏，在天津南开大学上一年级。二女儿叫鲁继敏，在北京上中学，高二。东厢房两边的屋子里住着三女儿鲁续敏和最小的女儿鲁敏敏。鲁续敏上初三，鲁敏敏上初一。南边，中间大门占去了一间屋子的宽度，左右各一间房，西边是厨房，东边是放煤、放菜、放自行车的空房。靠厨房的西南角是一个露天水池，是一家人洗墩布、洗脏物的地方。厨房及卫生间都各有水龙头。靠放煤、放菜的空房的东南角上，又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房，堆放着许多杂物。院子是青砖地面，四边的房子都有高出地面的水泥阶，屋里也是水泥地面，青砖墙和红木门窗显得雍容、整洁。

大女儿鲁敏在天津上大学，其余三个女儿在北京上中学，也大多住校，周末才回家团聚。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无所谓周末不周末了，四个女儿昨天晚上正好聚到家中，今天一大早便面临着被抄家的局势。一家人很快聚到了北房正屋的客厅里。

两个北清大学的红卫兵看到突然冒出来的四个女孩，有的年龄还和他们相当，立刻有了不同的感觉。原准备抄的是写过很多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的作家，及至他的女儿们一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面对的是几个大中学生及他们的父母构成的家庭，敌我气氛显得不浓了。男的红卫兵长下巴，厚嘴唇，剃着马桶盖一样的头，大概是不好意思面对四个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出来的刚刚起床的女孩，他站到了院门口。女的红卫兵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矮个子，和男红卫兵一样穿着褪色的旧军装，看到左右厢房出来四个同时代的女孩，也减了几分革命的锐气，退到院门口站住，和自己的同伴低语道：“他们家四个女孩，有一个看袖章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厚嘴唇的男红卫兵点点头，他刚才也看见那个年龄最大的女孩衣服上别着红卫兵袖章，只是没有看清“红卫兵”三个大字下面的那行小字。

一家六口人在客厅里坐下了，看了看站在院门口的守卫者，便敞着房门，在对方的监视下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父亲鲁湘岭居中坐在一张低矮宽大的沙发式木椅里，光滑的木扶手、木椅座及木椅背给人以夏天的凉爽，也随时使鲁湘岭觉出屁股的瘦削。他照例斜倚着身子，使屁股不被硌得那么疼。他说：“待会儿他们就来抄家，咱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敞开的内院门使他的目光穿过自家亮晃晃的小院直看到大院的两重门，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里任何人进出，视线都可以直达这间客厅。妻子方可人坐在他的左边，皱着眉头说道，“他们有什么权力抄我们的家？你们不都是红卫兵吗？”

四个女儿在学校都加入了红卫兵，但都觉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大女儿鲁敏是四姐妹中最矮最胖的，一点不像出身于文化人家庭，倒像工农出身的，她在家中一贯的戏语是属于“母党”的，今天也自然而然地坐在母亲身旁。她说：“红卫兵想抄谁家都可以。”“那不对吧？”母亲迟疑地说道，“那你们也可以去抄别人家了？”鲁敏说：“谁家有问题，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抄。”

二女儿鲁继敏今天也是很自然地坐在了父亲的旁边，在这个家庭中，她总是扮演着“父党”的角色。她比姐姐高，也没有姐姐那么胖，显得很健美。这时，她对爸爸说道：“北清大学红卫兵可以来抄你。”母亲问：“为什么？”鲁继敏说：“北清大学前段时间有人贴了批

判爸爸的大字报。”“批判什么？”鲁湘岭和方可人立刻都有些紧张，鲁继敏接着说道：“就

是批判你写的《彷徨三部曲》。”做父亲的一下垂下眼不说话了，这是他三四十年代得以成名的作品。方可人转脸看着丈夫，也没话了：多少年的政治经验加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事态，使她完全可以想象，一部旧时代的旧作品在今天完全可以冠以“封资修”的罪名，她愣了好一会儿才问：“为什么你们没早一点告诉爸爸妈妈？”鲁继敏停了一会儿，才说：“爸爸不是身体不好吗？本来以为批判一阵也就过去了。”

挨着大女儿坐的是三女儿鲁续敏，像等差数列一样，她比鲁继敏又高了一些，苗条一些，一个很俊秀的女孩。她既不是父党，也不是母党，从小就既不偏袒父亲，也不偏袒母亲，因此既不得到父亲的偏袒，也不得到母亲的偏袒，常常一个人在外面活动。这时，她甩了一下短发说道：“只要上了大字报被批判的人，差不多都要被抄家，我们学校就是。”

四女儿鲁敏敏站在二女儿鲁继敏的旁边，和三女儿鲁续敏面对面。她更高一些，更瘦一些，是个很漂亮的女孩。那天，就是她在外院和在院墙上贴“最新动态”的马胜利发生了小小的冲突，她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想抄谁的家，就先贴谁的大字报？”大女儿鲁敏敏这时说道：“我们南开大学就是这样。先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出去，说谁是黑帮、反动的学术权威，接着就可以去抄家。”她停了停，又接着说：“妈，咱家自己破过四旧吗？”方可人说：“破了呀。你们没看这挂钟上的玻璃都下掉了？”

客厅墙上的老式挂钟，像童话中小房子的侧影。人脸一样大的指针盘下面，长长的钟摆像秋千一样不停地摆着。在指针盘的四点、八点处有两个黑洞，是插钥匙、拧发条的地方。挂钟原有一扇玻璃门可以开合，每次上发条时就打开玻璃门，玻璃上印着观音菩萨的彩色图案，前些日子已经摘掉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木框。木框镶着着龙凤铜饰，也都下掉了，棕色的木框显出深浅不一的痕迹。

望着已被破过四旧的大挂钟，大女儿鲁敏问：“破得彻底吗？”二女儿鲁继敏说道：“我

和敏敏一块儿回来帮着破的。那个弥勒佛的石头笔架都给砸碎了。”鲁敏问：“书呢？”父母

的房间里有很多书柜，放满了书。做父亲的屁股一定是被木沙发硌疼了，他的身体向前滑落一截，用拳头撑着一侧脸颊说道：“今天让他们破吧，该烧什么就烧什么，我写的那些书尤其该烧掉。”母亲双肘撑着大腿，很认真地说道：“那些书现在看来是有问题，我们早就应该处理掉，这样就主动了。”父亲越发向前滑落着身子，斜躺着用左手撑着头，右手摆了一下，“让他们破，更容易下决心。”

母亲看到大女儿军绿色的衣服上还别着红卫兵袖章，便说：“我看见他们刚才看见你的袖章后，态度就好一些了。”她问另外两个女儿：“你们的袖章呢？”两人回答：“在房间里

呢。”母亲挥手道：“你们去把它都戴上。”鲁敏敏噘着嘴嘟囔了一句：“人家是北清大学的

红卫兵。”意思是北清大学的红卫兵厉害。母亲突然想起什么，看着大女儿说道：“你们南开大学红卫兵不是也挺有名的吗？”鲁敏敦厚地看着眼前，说：“那我们也不能保自己的家呀，再说我们和北清大学红卫兵又没什么关系。”方可人眼睛一亮，看着小女儿道：“卢小龙的妹妹不是你们实验女中红卫兵的头吗？你不是和她挺熟吗？”鲁敏敏双手插在口袋里，靠着二姐鲁继敏的椅子站着，轻轻踢着地面，说：“人家卢小慧也不是靠着哥哥当上红卫兵的头，人家自己就反工作组，是反出来的。”

全家人寂寞了一会儿，觉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及红卫兵地位的高低和重要性。母亲说：“咱家要是出个卢小龙，就没人敢来抄家了。”鲁敏敏依然低着头踢着地面，说：“那您要成了武克勤，不就更不怕人抄家了吗？”母亲双手拍膝叹了口气，想到了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显得忧心忡忡了。父亲这时将几乎平躺的身体撑起来坐直，双肘撑腿说了一句：“我真不该写那么多书。”全家人一时无语，他低着头身子前倾地坐着，过了一会儿

说道：“我那些书越想越有问题，他们不抄，我自己也要抄，我要把我过去写的书全部销毁。

如果允许我发一个声明的话，我要向全国读者道歉，希望他们把我的书都销毁。”他长叹了一口气，“那些东西写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哇。”

母亲想了想，看着女儿们说道：“你们还是把袖章戴上吧，这样好一些。”除了鲁敏，三个女儿都晃着身子出了客厅。院门口守卫的两个学生问：“你们想干什么？”四女儿鲁敏

敏瞟了他们一眼，“戴上我们的袖章。”不一会儿，姐妹三人一边在袖子上别着红卫兵袖章，

一边走出两边厢房回到客厅。两个北清大学的红卫兵有些焦灼地来回踱着步，看着大门外的动静。

当四个女儿都臂戴红卫兵袖章坐在两侧时，屋里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鲁湘岭觉得气氛光明了，雄壮了，红袖章就像红旗一样有力量。方可人也觉得比较乐观了，她摘下眼镜用手搓了搓脸，笑着说道：“咱们家有四个红卫兵呢，革命家庭。”二女儿鲁继敏说：“爸

爸千万别出问题，爸爸要是出了问题，我们就都戴不成红袖章了。”母亲说：“你爸爸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革命的。”鲁湘岭站起来佝偻着身子在客厅里走了几步，走到门口时，看到院门口站的红卫兵，又转身走回来，说道：“看来，我的革命难一点。”他坐下了。

二女儿拿过父亲的手轻轻摩挲着，摩挲了两下，说道：“咱们那天自己破四旧，还有什么东西没清除？”父亲说：“还有一些日记、笔记和书信，当时不都翻看过了吗？”鲁继敏有些担忧地说：“就怕翻得不仔细。”大女儿握住母亲的手背晃了晃，说：“咱们的贮藏室清查过吗？我记得那里堆了好多旧报纸、旧杂志。”母亲回答：“没有来得及翻，他们要翻出来，就都处理了算了。你爸爸过去什么都要留，什么《文艺报》啦，《人民文学》啦，《红

旗》杂志啦，还有一年一年的报纸，说那都是历史资料。屋里堆得满满的，动都动不了。”

做父亲的突然想起什么，一下把身子坐起来，说道，“我的写字台玻璃板下还压着一张与陆定一合影的照片。”陆定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先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中的一员，这件事立刻使一家人极为紧张。二女儿鲁继敏说：“我们那天怎么没发现？”父亲说：“桌上放着砚台、笔筒，不太容易注意到。”鲁继敏看了看门外，两个红卫兵背靠院门站着，她对鲁敏敏说：“快进爸爸房间，把照片从玻璃板底下拿出来，他们看不见你。”

鲁敏敏探头看看院门，又往后靠了靠，觉出自己可以行动的角度，她贴着墙壁移到父亲房间的门口。大女儿鲁敏斜着看见父亲房间的大玻璃窗了，便压低声说道：“弯下腰过

去。”

鲁敏敏一进父亲的房间，便弯下腰来到父亲的写字台旁。写字台贴窗放着，为了躲避红卫兵的视线，她弯着腰用比桌子还低的高度移到写字台里端，蹲在那里，用手撬起了玻璃板。因为慌张，玻璃板上的砚台倾流出墨汁来，墨汁流了一玻璃板，又沿着桌子流下来。外屋能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人都十分紧张，又必须顾及着院门口的监视目光，鲁敏敏蹲在那里往外抽着照片。因为时间长了，照片粘在了玻璃板上，她用力撕着。照片撕下来后，还有一点残迹留在玻璃板上，她用力抠着。

这时，大院门一片嘈杂，一群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气汹汹地冲了进来，拥上台阶，进了小院门。为首的正是那天在墙上贴最新动态的马胜利。这边鲁敏赶紧压低声叫道：“敏敏，快回来。”鲁敏敏立刻放下玻璃板，因为动作仓促，玻璃板砰地一声落回桌子，发出碎裂的声响。鲁敏敏连忙猫腰出来，贴墙站在原来的位置，同时把那张四寸的照片对折又对折，塞到了裤兜里。

她探头看了看，那群学生正在院门口听那两个打前站的汇报，便回头看了看墨汁流溢的写字台，立刻迅捷地贴墙进到爸爸房间里，抄起一块白毛巾蹲下身擦着写字台上的墨迹，一边擦一边探头观看院里的动静。看到那群人朝客厅涌进来，她赶紧将毛巾扔到墙角，一猫腰出了房门，依然背靠墙站在自己的位置。

马胜利现在觉得自己的斗争水平极大提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真是“革命群众吼一吼，能让大地抖三抖”，过去扔铁饼也没有现在这样精神抖擞。听说李黛玉的父亲自杀了，

他更加觉得李黛玉需要他的照顾。他在懵懵懂懂中觉得这是自己的又一个胜利。就好像水中捞虾一样，虾在手中跳着，其实已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李黛玉现在就有点像他掌中一只可爱的小虾。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革命创造力火山一样喷发了。他已经查清楚了，栗子胡同一号内院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鲁湘岭。过去这么多年不知底细，一旦要打倒这个趾高气扬的作家也十分容易。他是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副总勤务员，既可以在北清大学叱咤风云，也可以管得宽一点，将手伸向全国。他让北清大学中文系的红卫兵分站写了一些批

判鲁湘岭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立刻就被转抄到其他大学，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新消息。现在，他亲自带领一批红卫兵到栗子胡同破四旧，抄鲁湘岭的家。他还灵机一动，以北清大学红卫兵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建造红海洋”的革命倡议。与此同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兵团”也发出了相同的倡议：就是将所有的街道、机关、厂矿、学校的围墙都涂成红颜色，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今天出动，他负有双重任务：建造红海洋和抄鲁湘岭的家。

自行车、三轮平板车一路浩浩荡荡来到新街口。在他的指挥下，上百个红卫兵开始用红油漆涂刷这一带商店林立的街面，同时，他领着两个红卫兵率先冲进栗子胡同一号院，留下他们看守，准备大队人马完成了创造红海洋样板街的任务之后，便来抄家。

一群人拿起刷子将红漆一道一道刷在店铺两边的墙上，真是畅快淋漓，每一刷刷下去都立竿见影。副食店、菜店、百货店、钟表铺、新华书店、药店的人纷纷拥到门口，用一种又胆战心惊又兴奋的神情看着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刷了几块红得彻底的墙，这便是样板，然后，拿着油漆将其余每一道墙都刷上几道，用油漆刷指着各店铺的营业员们说：“我们已经做了示范，你们要把自己门口的墙壁刷红。”说着，便把创造红海洋的传单贴在店铺的门上及水泥电线杆上。当一二十桶油漆都刷空之后，他们把空油漆桶东倒西歪地撂到店铺门口，骑自行车、三轮平板车，一阵洪流似地卷进栗子胡同一号院。坐在大门口的四大爷冲马胜利点头哈腰地招呼着，他也便对四大爷非常客气地点点头，说了一句：“我们来破四旧。”一群人冲进内院。

马胜利雄赳赳地踏进客厅。当他看到一家六个人中四个女儿都戴着红卫兵袖章时，这个阵势有点意想之外。四个女儿除了老大矮胖些以外，其他三个都是漂亮女孩，这对他也有—种隐藏在红卫兵袖章下的压力。靠左手站的最高挑的女孩，那天打过一个照面，她显得最小，也最俊。马胜利今天才发现，她的嘴唇一点不厚，那天觉得她厚嘴唇是一个错觉。她略低着头，目光上挑看着他，似乎还在无声的不满之中。

马胜利利用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副总勤务员的气派说道：“你们一家六口人是吧？”

母亲方可人说：“是，都在这里。”马胜利问：“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鲁敏开口道：“你可以讲一讲。”马胜利挥了一下手，上来几个红卫兵拿着浆糊桶在客厅的墙上刷开了，一会儿就贴满了十来张黄色的大字报纸。这是北清大学批判鲁湘岭的一份大字报，题目是：“鲁湘岭为哪个阶级彷徨？”大字报大大的题目用红笔勾画着，大字报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用大一号的字书写着，大字报的最后几句话是：“彻底揭露反动文人鲁湘岭的反动真面目，抡起革命千钧棒，将他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马胜利挥手一指，“看见了吧？”

全家人惊恐地不安地看着墙上的大字报，马胜利觉出了革命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行官的道理，他说：“你们现在先到院子里站着，我们要开始抄家了。”看见一家人有些迟疑，他说：“你们放心，金钱衣物我们分毫不取，我们要搜查的是封资修、反革命四旧。”他打量了一下四个戴着红袖章的女孩，看到她们被大字报打蔫的样子，心里生出冷笑。苗条的四女儿那张微黑发亮的俊脸上无可奈何的样子，让他再一次将她和李黛玉做了比较。看着她，他也找到了面对李黛玉时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实在好。

想到她们将会因为今天的革命行动而在明天丧失戴红袖章的权利，他就有一种在北清中学抽打米娜的快感，这也是自己过去杀鸡时获得过的快感。将鸡头翻过来，掖在反剪在一起的翅膀里，露出鸡脖子，拿起剪刀，几下就剪断了鸡的气管、血管。看着鸡血汩汩地往外流，流满一碗。鸡在手中不时扑腾着，他牢牢抓住不放，鸡垂死挣扎时，他用另一只手抓住鸡的双脚，高提起来，更有力地控制住它，听凭它在手中做用力的挣扎，这时，你能感到鸡的痉挛。鸡挺起来做最后的挣扎，喉咙便汩汩冒出带气泡的鲜血，每挣扎一下，冒一咕噜血泡，最后便直挺挺不动了。这时，你把鸡摺在地上，它还会扑腾一两下，而后就在点点滴滴的血迹中一动不动了。

马胜利知道，今天不便于打人，也不需要打人。然而，他非常想有这个享受，就是上去将四个女孩的袖章都拽下来。如果他此时有这个权力，那绝对是很痛快的事情。看着高高挑挑的最小的姑娘低头垂眼地从眼前走到院子里，他感到非常解气：你那天的趾高气扬哪

里去了？心中这样想着，嘴上不由得“哼”了一声。对方扭过头瞟了他一下，那一瞟又让你感觉她的嘴唇很厚，眼睛很大。马胜利冷冷地笑了。

各屋的翻箱倒柜同时开始，一家六口人站在院子中央。马胜利也背着手来到院子里，拿着皮带的手向四面发布着指示：“该动的东西一样不要漏，不该动的东西一样不要动。”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当红卫兵从各屋里跑出来请示时，他背着双手做着决定，尤其体会到了抄李黛玉家时体会到的感觉。

为了亲自查看各屋的战斗情况，更是为了满足自己多年来的好奇，他逐屋进行了巡查。转了一圈，便看清了整个院子的格局：屋里的东西也都还平常，只是房间之多、水龙头之多、院子之宽大让他愤愤不平。六个人一人一间房，每间都比外院的房子宽大、明亮，这真是需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东西两厢的房间是四个女儿住的，没什么可抄的。南边的厨房，放菜、放煤、放自行车的空屋，也没什么可抄的。重点抄的是正房，夫妻俩的房间都放满了书。鲁湘岭的房间迎门贴墙放着六个书柜。他老婆的房间迎门贴墙也放着六个书柜，书柜里满满当当摆满了书。马胜利看见红卫兵正东一本、西一本地挑拣着，便说：“不要这么缩手缩脚，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都清下来。”书潮水一般从书柜中倾泻到地上，片刻成了两座书山。马胜利说道：“都扔到院子里。”于是，院子里出现了一座更大的书山。一家六口人眼巴巴地看着蓬蓬勃勃的革命行动。

马胜利在房间里巡查着，看见写字台上的玻璃碎了，而且流散着许多墨迹，他显得很首长地问：“你们把玻璃打了？”正在抄家的红卫兵看了一眼，说：“我们一来就是这样。”

马胜利皱了皱眉，看着写字台上零乱的样子，有了一点狐疑。他目光又落在墙角一条沾着墨迹的白毛巾上，走过去把它拎起来看了看，墨迹湿淋淋地露着新鲜的面貌。他俯身查看写字台上的玻璃板，在靠窗户的右前角，发现一张照片的残角。他看了看写字台四周，抽屉沿上也有淋漓的墨汁。他叫来最先看守的两个红卫兵问了几句，思忖了一下，背着手走到院子里，来到一家人面前。

他两脚分立，双手背在身后，很权威地、有板有眼地、声音不高地说道，“请你们把

手伸出来。”一家人莫名其妙，夫妻俩先老实地伸出了双手，马胜利点点头，“再翻过来，”

夫妻俩又将手翻过来，马胜利又点点头，然后指着四个姐妹，：“也请你们把手伸出来。”

三个姐妹把手伸了出来，只有那个最漂亮的小女儿双手握拳放到身体两侧不动。马胜利走过去，“请你把手伸出来。”鲁敏敏不动。马胜利摆了摆手，从屋里出来两个男生，他挥挥手说：“来两个女生。”随着传唤，出来两个女红卫兵。马胜利抬起手中的皮带，很沉缓地指示她们站到鲁敏敏的身后，依然背着手对鲁敏敏说道：“请你抬起手来，我们看一看。”这时，他注意到鲁敏敏的凉鞋、袜子上都有黑色的墨迹。

全家人似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白白的太阳照下来，院子里一片凝固而又紧张的气氛。马胜利在鲁敏敏面前来回踱了几步，站住，抬起头看着她，说道：“你是自己伸出手来呢，还是我们采取革命行动？”鲁敏敏咬着嘴唇不说话，看见她的膝盖在抖动，是有意的抖动还是不由自主的抖动此时很难分清。马胜利摆了摆手中的皮带，两名女学生便伸手上来，鲁敏敏只好自己伸出了双手，右手沾着墨迹。马胜利又在鲁敏敏面前来回踱了几步，像是审问犯人一样缓缓地而又森严地说道：“玻璃板是打碎了，玻璃板下的照片是被揭掉了，玻璃板是刚刚打碎的，墨汁也是刚刚流了一桌子，我现在问，那张照片在哪里？”

一家五口人都看着鲁敏敏。鲁敏敏低着头一动不动。“说呀？”马胜利在她面前站住。鲁敏敏说，“我已经把它撕了。”“撕了？碎片在哪里？”马胜利问。“我已经把它烧了。”

鲁敏敏说。“烧了？灰在哪里呀？”马胜利说。鲁敏敏不语。马胜利拿着手中的皮带，将铜头倒握在手里，轻轻拍打了鲁敏敏胳膊几下，“要不要我们继续采取革命行动啊？”这时，做父亲的说话了：“敏敏，把照片给他们，那都是历史，不能说明什么。”

鲁敏敏看了看马胜利，又看了看自己的家人，从裤兜里掏出那张对折了好几下的照片，扔在了地上。马胜利“哼”了一声，指着地上的照片说：“你自己把它捡起来。”鲁敏敏还是一下一下抖着膝盖，低着头一动不动。“听见没有，你自己把它捡起来。”马胜利略微提高了声音，增加了威严的压力。鲁敏敏低着头，略微抬眼看了看马胜利手中的皮带，依然一动不动。做母亲的这时上来，弯下腰说：“我来捡。”马胜利抡起皮带抽打在方可人的胳膊

上，

方可人一下就被抽倒在地，胳膊上出现了很宽的一道血印。大女儿鲁敏从背后把母亲拉起来。马胜利背着双手，很近地逼视着鲁敏敏，“你把它捡起来。”鲁敏敏依然一动不动。马胜利突然双手向空中一振，用震天动地的嗓门吼道：“你把它捡起来，你听到没有？”

这一声吼吓得鲁敏敏后退了几步，马胜利身后的鲁湘岭吓得一下瘫坐在地上。大女儿及二女儿赶紧上去扶起父亲。鲁敏敏抬眼看了看父亲，弯腰把照片捡了起来。马胜利把手一伸：“放到我手里。”鲁敏敏瞟了他一下，将照片放到马胜利手里。马胜利将已经折得有些裂纹的照片一下一下打开，看到了鲁湘岭和一个人的合影，他问：“这个人是谁？”鲁湘岭扶了扶眼镜说道：“这是陆定一，一块儿开会时照的，很平常的照片。”马胜利冷笑一声：

“很平常？你们这样做，就说明它很不平常，”他逼视着面前的鲁敏敏：“你在北清大学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现场转移反革命罪证，这是什么性质，你知道吗？”

鲁敏敏这一次真正颤栗起来。马胜利感到自己比刚才高大多了：骄傲的小公主变成可怜的小羔羊了，又一个李黛玉出现了。他依然将皮带铜头倒握在手中，用皮带轻轻托起着鲁敏敏的下巴问道：“你是哪个学校的？”鲁敏敏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北京实验女中。”马胜利通过皮带明显觉出对方下巴的抖动，心中生出了特别成功的感觉，他问：“你说得大声一点，什么学校？”鲁敏敏退后半步躲开皮带，埋下头，用稍微大一点的声音说：“实验女中。”马胜利又问：“你是实验女中的红卫兵？”鲁敏敏没有回答。这时，马

胜利身后的方可人说了一句在当时以及在后来都显得十分可笑的话：“她们学校红卫兵的头就是卢小龙的妹妹。”马胜利扭过水牛一样的脖颈，冷冷地看了一眼这个出版社社长，高扬起皮带凌空抽了一下，吼道：“卢小龙是卢小龙，你们是你们，卢小龙能救你们吗？”方可人仰着脸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大女儿鲁敏将母亲拉到自己身前靠着。

马胜利威严地环视着一家人，又逼近鲁敏敏，伸手捏住她的红卫兵袖章，轻轻往下拽了拽，“你还有资格戴这个袖章吗？”鲁敏敏扭过头，用非常恐惧的目光看着马胜利拽袖章的手。马胜利又轻轻拽了拽这个袖章，“还是我把它摘下来吧。”鲁敏敏伸出右手捂住自己

的袖章，往后退了一步。马胜利没有松手，跟进了一步，说道：“我有这个权力，你知道吗？”

他取下袖章上的别针，将红卫兵袖章从鲁敏敏的胳膊上褪了下来。当他拿起鲁敏敏的手最后取下袖章时，觉出这只手光滑而又潮热。

鲁敏敏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双手捂住了脸。马胜利看着她慢慢说道：“我们会以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名义给北京实验女中红卫兵发一个通知，把你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告诉她们。”他回头看了看这家人，继续说道，“我们还可以把今天抄鲁湘岭家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其中包括你这个实验女子中学的所谓红卫兵如何当场隐藏反革命罪证，都写在大字报上，张贴出来转抄全国各地。”鲁敏敏一下蹲到地上，双手捂脸哭出声来。全家人都如遭灭顶之灾一样，傻呆呆立在那里。

马胜利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很潇洒地颠着，用皮带拍打着鲁敏敏的肩膀讽刺地说道：“你可以去找卢小龙的妹妹，再通过她去找卢小龙，然后通过卢小龙来跟我说情。”

鲁湘岭这时有点颤巍巍地抬起自己干瘦的胳膊，说道：“这跟她没关系，是我让她去做的。”

马胜利大吼一声：“我现在没和你说话，我在和她说话！”

第三十一章

米娜恍恍惚惚如在梦中。

脸上两横三竖的伤疤使她的脸紧绷绷的，好像贴了橡皮膏，抽紧着她的脸皮。阴阳头在太阳底下，左边温右边烫。出了汗，左边温暖右边凉。用手触摸，左边毛茸茸的羽毛一样，右边又光又涩，剃净的发根像齐根割掉的麦茬一样扎手。当她顶着阴阳头像褪皮的老鼠一样溜过校园时，不用抬眼就知道别人的目光是什么样的。正像自己用手触摸能够觉出头顶一左一右的截然差别一样，别人的触摸更能让她分明地感到一阴一阳在头上的分界。

右边的光头能够感到别人目光的冷热锐钝，左边的头发像茂密的竹林吹不透风一样。记得一次下乡支农割稻子，大片的稻田一半割尽，一半还在。站在田头一看，一边是厚厚的稻

海，一边是只留下稻茬的黑土地，水稻在分界处像金黄色的墙。自己的头顶或许就是这个样子。

她也曾试图将左边的长发披过来，遮住点右边，这样，至少有一点混淆不清的感觉。然而，她很快便将头发都归拢到左边，怕这种混淆不清提醒红卫兵将左边的头发剪成平头，那样，自己的阴阳头就在任何时候都无法遮掩了。顶着阴阳头走路时，她发现自己左右轻重不平衡了。左边有头发，脚步显出重来，右边没头发，脚步显出轻来。这样一轻一重地行走，就好像左肩挎了很重的东西，又好像穿了一双后跟左低右高的鞋，高一脚低一脚地踏在地上。校园的砖路本来就残缺不全高低不平，当她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走时，尤其不能适应这个路面了，她甚至有了残疾人的感觉。

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插上门，在镜子面前站住，鸭蛋脸上两横三竖的伤痕还像篱笆墙一样静静地画着，阴阳头让她对自己的判断闪烁不定。想象中黑色头发盖满全头，她便看到了往常的自己。想象中光头扩展到整个头顶，她便找到了一个出家当尼姑的形象。新社会早已没有尼姑了，她便不俗不僧地立在阴阳之间。刚才，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跪地求饶，似乎很痛苦，现在却显得很麻木了。想穿了，头发早晚能长起来，忍一忍就过去了。真正要紧的是，脸上的伤痕一定要养好，一定不要留下疤。她觉出自己的冷静与现实，更能觉出自己要活下来的顽强愿望。她像一条受了毒打的狗一样，爬过滚烫的炉碴和尖刺的荆棘，不管毛皮被划得伤痕累累，毛在身后挂满一路，还是一瘸一瘸地朝前挣扎着要活下去。

她见过农村打狗。狗先被打断了腿，嗷嗷叫着挣扎。再打头，依然不死，扭动着。又打脊背，脊梁骨打断了，听见骨头在木棒下折断的声音，狗疼痛地朝天仰起脖子，折断的脊背成了直角，一个挺直，居然前爪离地立了起来，箭一样垂直射向天空。这时，粗木棒又横扫过来，打在腰上，它一个后仰倒在地上，白色的肚皮仰对着天空，它痉挛着，滚动着，口角流出粘稠的鲜血。看见它的胸部和肚皮在一喘一喘的，还能看见它两腿之间一抽一抽的生殖器。接着，粗木棒垂直杵向肚皮，狗再一次扭动起来，几个彪形大汉抱住粗木棒使劲往下压，狗痛苦地挣扎着。脊梁早已断了，腿已打折，头已打裂，嘴已打得合不拢，但还

在奋力挣扎着，试图用四爪和牙齿抓挠这根欲置其于死地的粗木棒。

过了一会儿，它挣扎不动了，仰面瘫倒在那里。几个彪形大汉才撒下手来，擦着汗，满脸通红地说：“这个狗还挺耐打的。”他们坐在一旁休息了。没半支烟的功夫，狗又在地上抽一抽地动弹起来，就有人说：“动不了几下了。”又有人说：“看它能不能爬起来。”那条狗仰面躺着，微微地扭着，极力想翻过身来。做了第一次努力，便又恢复原状。像人仰躺一样，四爪完全摊开，又像一只飞在空中的风筝，平平地张开着。有人说：“这下彻底没气了。”可是，它又抽搐起来，在肘部折成90度，一抽一抽，抽了很久，接着，又做起翻身的努力。这次，打狗的人不说话了，抽着烟看着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有了兴头。狗闭着眼，不知道这个世界在看它表演，只是懵懵懂懂地走完生命的最后路程。它像还不会翻身的婴儿一样努着力。这一次，它找到了一个角度，肩部和头部几乎翻过来了，一只后腿在空中软弱无力地乱刨着，似乎在寻找空中的着力点，又失败了。白肚皮一下一下喘着。过了一会儿，再朝右翻，左前腿和左后腿都在空中乱刨着，头使劲弯着。

终于，它大致翻过来了，只是右前腿和右后腿还被压在身体下面，但左边的两条腿已经落地。它就这样趴着，喘着。正是在吃力地喘的过程中，看出它的脊椎已经折断，在那里有一个生硬的折角。鲜血从口角、鼻子里更多地流了出来，它的脖子整个贴地，嘴张着，血流得越来越多。它挣扎着又一翻，右边的腿从身体下面抽出来。尽管濒临死亡，它却恢复了狗的尊严。看见它奋力往起站。先是两个前腿用劲，然而，腿被打断了，只好又趴在那里，而且失去了俯卧的端正，侧躺着。它喘着、挣扎着，像匍匐前进一样移动着，居然移出很长一段距离，身后拖出的血迹令人惨不忍睹。它终于趴在那里不动了。头枕在前腿中侧卧着睡着了一样。

这是米娜在稻田旁看到的永志不忘的场面。

她要学习狗的精神，即使爬着也要活下来。

语文教研组的冯老师自杀了。那天，他们这些反革命顶着黑白分明的阴阳头劳动改造，清除一道污水沟。冯老师的尸体被一辆三轮平板车拉了过来，直挺挺的身子随着平板车的颤动僵硬地晃着，像一根木头。眼睛半睁半闭地凸起着，嘴合不上，向着天空的表情十分

可怕。路过一个小坑凹，平板车猛然颠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几乎滚落下来，又硬梆梆地落回平板车上。拉她的是学校的两个工人，去处自然是火葬场。

看着尸体被拉走，劳改队的阴阳头们纷纷收回胆战心惊的目光，继续沉默不语地用铁锹挖着沟里的污泥。七十来岁的老校长昨天摔倒在剃头的现场，不省人事，今天居然也弯着腰吃力地在沟里干着活。那矮小的身躯弯下来，两手握在锹把的前半截，后半截高高地挑在后面，样子十分渺小。米娜知道，反革命不怕劳动改造，天天挖沟，天天给饭吃，就谢天谢地了，怕的是天天批斗。自己要活下去，首先就要逃避批斗。

她回想起第一天在日月坛公园遭受毒打后曾想到过的装疯。她试着实施装疯的计划。

她逐渐变得两眼发直，变得听不懂人话。当红卫兵挨个责令他们交待罪行时，她便傻呆呆地看着他们。别人说她装傻，她听不懂红卫兵勒令她写检查，她懵懵懂懂地接过稿纸，撕揉一揉，就放到嘴里往下咽。看到周围莫名惊诧的目光，她便“哇”地一声开始呕吐。她发现，只要一回忆那天咽纸条的经历，就产生呕吐感。只要再嚼点纸咽一下，呕吐感会一下被刺激起来。当胃中的消化物带着胃酸像瀑布一样喷泄出来时，那些审讯她的红卫兵都惟恐躲闪不及。她就接着把第二页纸揉一揉往嘴里塞。一个矮个子的女生一脸嫌弃地缩回身看着她，一个男生一把将剩下的几页纸抽走，说道：“算了，去干活吧。”她还是傻呆呆地站着，浑事不懂。红卫兵把铁锹塞到她手里，她似乎恍然大悟，去挖污泥了，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接着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一边唱一边扭秧歌。

她知道，装疯也只能唱革命歌曲，唱反动歌曲是要挨打的。装疯还不能装得过分，过分了，会把你关起来，也是很难活的。反正她随时能够呕吐；反正她已经剃了阴阳头，脸上画着两横三竖；反正她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斗争的重点。适可而止地装装

疯，慢慢就把自己从批斗中“解放”出来。只要一上批斗会，她就呕吐。没有一个批斗现场愿意破坏自己的严肃景观，这样，她成了一个唱着歌挖泥沟的劳改分子。

唱着唱着她便发现，装疯其实是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她不需要看人的脸色，不需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她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大傻瓜。她扛着铁锹在校园里扭来扭去，她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她在“万物生长靠太阳”，她在“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她在“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她在“红军不怕远征难”，她在“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样唱着、扭着，自己像一个依依呀呀、跌跌撞撞乱走、乱爬、乱叫唤的大娃娃。浑身的筋骨从来没有这样舒服。当她夹着脸盆去洗脸房洗脸时，也是这样唱着扭着就过去了。人们头一回见她这样，都会瞠目结舌，见多了，便习惯了。你这样走过人群，几乎没有人再注意你。这种又自由自在又被遗忘的感觉太舒服了。

她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高兴的时候就扭一扭，这种唱和扭就是锻炼身体，何乐而不为？这样一想，就扭得更多了，终日不停了。走路扭，洗脸扭，洗衣服扭，劳动改造扭，挖泥沟的时候扭，担大粪的时候扭，扫厕所的时候还扭，一边扭一边唱，对周围的一切都熟视无睹。这是最大的自由，是疯子才有的特权。领悟到这个好处之后，她甚至想，怎么人们都没有想到装疯呢？怎么人们不知道疯子有多大的自由呢？

她的空间越来越大。洗了衣服，晾在宿舍外边的铁丝上，她一边唱一边扭，一边扭一边晾，居然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她拿起一件汗衫，拧干，然后两手拽住两端，在手中转着跳了起来，跳着跳着，用一个舞蹈姿势将汗衫晾在铁丝上。再拿起一个短裤，同样是拧干，两手拽住两端，再左转转右转转，脚尖着地跳着芭蕾舞，在原地旋转720度，做出各种荒诞不经的舞蹈姿势，最后以一个抒情的动作把衣服晾到了铁丝上。晾衣服的师生都离她远远的，她永远有足够的地方晾衣服。当然，她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回到宿舍楼里之后，一走走廊，唱的声音就低一些，回到自己的房间，声音就更低一些。她绝不打扰宿舍楼学生们的睡眠，她不愿意被赶出去。

到了晚上，她想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便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在大操场里扭起

来，唱起来。有月光，没月光，都任她自由飞翔。有时候，她居然一个人跳开了华尔兹，旋转起了芭蕾舞，高兴了，还可以做自由体操，一边做一边唱，秧歌、华尔兹、自由体操及广播操混在了一起。她癫癫狂狂地在大操场上舞来舞去。如醉如痴的表演给“疯子”带来越来越稳固的可信度。在自由自在的歌舞中，她觉出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她的腰身越来越柔软，腿部的肌肉越来越绷紧，胸部越来越有弹性，手臂越来越舒展。自己也越来越能吃，就着咸菜，窝头一顿饭可以吃两个。这种狼吞虎咽的粗大胃口和“疯子”又是非常配套的。她觉出了这种挥洒自如的幸福感。当月亮从深夜的天空照下来时，革命的校园早已寂静无声，大多数的窗户也熄了灯，她一个人走到荒草遍地的校园里，做芭蕾舞的原地旋转，做挺胸昂头伸手向前方的抒情动作，做庆祝胜利的扭秧歌。她觉得自己真是最聪明的人。她是一条会动脑筋的小母狗。她经常唱着扭着还想着，要是有一天不让她这样唱、这样扭，又该怎么办呢？

扭得浑身出汗了，她绕着操场慢慢走起来。不管有人没人，她都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漫步，她要踏着秧歌步晃着走。慢慢走到操场边的树荫下，她从疯子的角色中出来了，脚步慢下来，两手握在身前，一边走一边想，自己怎么才能和卢铁汉通个电话呢？电话只有办公室有，白天不能去，晚上也不能去。她没有权利离开学校，这样一个阴阳头和篱笆伤痕，就是逃到街上去，也打不成电话。只有在学校里她才是安全的，她的装疯也只有在这里才有意义。可是，她需要和卢铁汉联系一下，她也希望卢铁汉能够和卢小龙说一说，改善一下她的处境：她愿意继续装疯，但她不愿意继续当反革命。

突然，她觉得黑暗中有人在盯着她，像是遇到了鬼，也像是遇到了狼，她一下毛发悚然。转过头才发现，旁边的一棵树下蹲着两个人，两双眼睛像黑夜中的豹眼一样绿绿地发着光。她为自己刚才走神而恐惧，又难以一下进入疯态，便僵在那里了。那两个人站了起来，走出树影来到月光下。是两个男生，一个叫宋发，一个叫王小武，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她给他们代过课。宋发还是北清大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看来，他们已观察自己许久了，她觉出了危险。宋发黑森森的眼睛平视着她说道：“你怎么还没睡？”王小武挂着一张黑长的脸，站在宋发旁边，没敢正视米娜。米娜仓皇之中又尴尬地扭起秧歌步来，唱开“大海

航行靠舵手”，出了树影，站到月光下。宋发伸出手很严肃地制止住她，说：“别唱了，我们早看清楚。”米娜一下僵在那里，两只手还呈一个扭秧歌的造型。宋发看了看王小武，说道：“咱俩今天看见的，睡一晚上就忘了。”王小武微微点了一下头，宋发又对米娜说：“我早就观察过你，我明白你的意思。”

米娜觉得浑身透凉，像玻璃人一样被月光照得清清楚楚。她开始轻微打颤。宋发说：“我们知道你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也知道你过去对贫下中农子弟不歧视。”米娜想起来，两年前开学，迎接新生进校时，宋发和王小武从北京远郊区考入北清中学，那天在校门口，他们的行李卷散开了，忘了是宋发的还是王小武的，农家的被褥里滚出了布鞋、衣服、煮熟的老玉米棒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米娜当时正骑车路过，马上停住车下来，蹲下身帮他们收拾起东西，又将他们的行李卷横捆起来，行李散发着农村炕头捂出来的草木灰味和潮湿的馊味。然后，她将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和他们一起推着进了学校。那以后，每次见面，他们都很尊重地叫声“米老师”。两年了，校大人多，见得少了，也就淡忘了。

米娜在月光中咽了一口唾沫，她什么也不能解释。宋发又看了看她，“你还接着跳吧，我们走了，我们刚才也是在这儿说话呢。”说着，宋发拉住王小武的肩膀，两人扭转身慢慢走开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米娜叫道：“那……”宋发回过头，疑问地看着她。米娜嗫嚅地说道：“你刚才不是说我问题不大吗？”宋发皱着眉说道：“都知道你问题不大，就是看你喜欢打扮，也没揭发出你别的什么问题。可是现在谁也帮不上你。”米娜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们，宋发绷着嘴思忖了一下，眯着眼看了看她，说：“确实帮不上你。现在学校正在召开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选举校文革，以后看情况吧，现在也说不清校文革谁掌权。”

宋发扭头要走，看见米娜在月光下披着半边头发，像个没人管的狼崽一样，便又说道，“6月2日那天卢小龙把你和贾昆从日月坛公园拉回来，到现在还有人揪住不放，拿这事攻击我们北清中学红卫兵呢！”他停了停，又说：“你就先跳着吧，文化大革命还早呢。”

看着两个人在月光下走过宽阔的操场，渐渐隐没在楼群的阴影中，米娜好长时间都找

不到重新扭起来唱起来的感觉。

第三十二章

面对要冲上楼抄家的北清中学红卫兵，挡在楼梯口的沈丽脱口说了一句：“我认识卢小龙。”一伙人愣了一下，看着沈丽袅袅婷婷地站在楼梯上，朱立红觉得受到了居高临下的污辱，也觉出了自己及身后一群人被压抑的冲动。她一瞬间觉得自己像被吹起来的气球一样胀得粗粗大大，体积可以占满整个客厅，虽然她的身体没有那个高度，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宽度及厚度。在瞬间的迟疑之后，朱立红也脱口说了一句：“认识他有什么用？革命造反六亲不认。”说着，就要往楼上冲。

沈丽站在比地面高两三级的楼梯上挡住去路，朱立红使劲踏响着脚下的木楼梯，威胁地举起皮带，做出要抽打的样子。沈昊从客厅的沙发里高高大大地立起来，吊起高额头下那双硕大的眼睛，声音宏亮地嚷道：“《十六条》【1】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朱立红冷蔑地看了一眼这个“国民党军官”，心说，你还知道《十六条》？她收起手中的皮带，将沈丽挤到一边，一群人呼呼噜噜冲上二楼。

二楼是沈丽的琴房和沈昊的书房，一间一间房门被冲开后，看见雍容华贵的陈设，开着盖的钢琴和贴墙而立的一个又一个装满书的高高的书柜。朱立红用手中的皮带指挥道：“先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拿下来检查一遍，是四旧的全部销毁。”跟朱立红一块儿来的，还有北清中学红卫兵总部成员之一宋发，这个贫下中农子弟一见满屋古色古香的雕花家具就说了句：“这真是资产阶级。”他伸出手掌将一排钢琴键摁得叮当乱响，说道：“这算不算四旧？”朱立红瞟了一眼这个留着寸头的贫农子弟，在对敌斗争的同仇敌忾中生出一丝对他的轻蔑。她举起武装带随便抽了几下琴键，钢琴发出一阵零乱怪诞的声响，说：“这个可以不算。”又说：“上面还有三楼，留几个人在这里抄，我们上去。”她和宋发雄赳赳地将木楼梯踏得一片声响，冲上三楼。

沈丽已经上了三楼，并把所有的房门都关上了。朱立红命令道：“把门打开。”沈丽说：

“这是我们的卧室，外人不能随便进。”朱立红双手叉腰说道：“我们才懒得欣赏你的卧室，

我们是要破四旧。”沈丽说：“四旧我们自己可以破。”朱立红说：“红卫兵有权帮助你们破。”

宋发抬起黑黑的眼睛锐利地瞄了沈丽一眼，闪开沈丽的目光，对朱立红说道：“不和她争论，

我们进去抄就是了。”说着，就与朱立红带着一群人挤开沈丽，将她身后的房门撞开了。

这是沈丽的卧室。窗外的槐树滤进来幽静的阳光，房间里洋溢着一种幽静雅致的气息。深棕色的地板，墙壁，家具，宽大的雕花弹簧床迎面摆放，床边放着深棕色的床头柜。左面靠墙立着几个大衣柜，右面靠窗放着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一个低柜。再过来，右后方的墙角，是一个斜对着床的梳妆台。右前方的墙角处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梳妆台，台上的镜框里是沈丽的照片。迎面木板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镜框，是沈丽穿着泳装坐在海滩上的照片。这张几乎像真人一样大的照片，喜盈盈地看着冲进来的每一个人。

朱立红感到了环境对自己的压力，同时也感到了自己对环境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她再次觉得自己的身体成倍膨胀，粗大无比。她手中拿着皮带，叉腰而立，显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派。她冷冷地盯着沈丽那张泳装照，用皮带一指：“这就是奇装异服，这就是四旧！”冲进来的红卫兵中，有几个是宋发同班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显然被这种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惊呆了，迈进门时有些怯巴巴的，当他们的脚在光滑的木板地上踏出声响时，似乎有种怕把脚底下的地板踏坏、踏脏的畏缩。一个面孔黝黑的男生环视着房间里的摆设，懵懵懂懂地张着嘴，人都似乎矮了一截。

倒是宋发沉得住气，他浓黑的剑眉下一双眼睛眯得很锋利，表情有点阴森，他用力踏着脚下的地板说道：“这就是资产阶级。”同时扭过头，恶狠狠地看着自己带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子弟，冲他们一挥手，命令道：“呆着干什么，快抄！”十来个人冲向衣柜，梳妆台，写字台，床头柜，还有衣柜旁边的小书柜，拉抽屉，开柜门，倒海翻江。朱立红抡起铜头皮带，向沈丽的大镜框抽去，玻璃一下出现爆破似的裂纹。

宋发掀起弹簧床上的褥子看了看，他为自己刚才进门时受到的压迫感到耻辱，也为此刻的报复而冲动，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放开。他不敢正视沈丽冷冷的目光，又一次感到受压迫的屈辱，内心涌起新的报复的冲动。他喊了一声“他妈的”，就一下踏到床上，践踏起柔软的弹簧床，并在上面走来走去。沈丽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沈丽一眼，便躲开目光，双手叉腰站立在弹簧床上指挥红卫兵将每个抽屉都拉出来，进行彻底的翻查。

看到自己带来的贫下中农子弟在拉抽屉时动作有点小心谨慎，远不像干部子弟那么干脆利索，他冲他们嚷道：“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怎么缩手缩脚的？”

他特别冲那个厚嘴唇的红卫兵嚷道：“王小武，你是怎么搞的？”王小武正在翻来覆去试着把一个拉下来的抽屉装进写字台里，这时不知所措地仰起脸来，看着高高在上的宋发。宋发向他招了招手：“你上来。”王小武走到床边，有些不解其意。宋发目光犀利地盯着他：“让

你上来！”王小武看着床上漂亮的软席，踌躇着没有抬腿。宋发两脚开立在床上颠了颠，说道：“让你上来知道不知道？没骨头啦，这点勇气都没有！”王小武抬起一条腿，放到了床上，似乎这是一个经不住踩的地方。宋发不耐烦地伸出手一下把他拽了上来。沈丽冷冷地看着这个场面。

王小武看了沈丽一眼，避开她的目光，很别扭地站在宋发身旁。宋发背着手严厉地训斥道：“这就是革命！”说着，他用力一左一右在弹簧床踏起步子来，又用力颠了颠，对王小武说：“跟我学。”王小武吃力地在弹簧床上一左一右踩着。因为畏缩，也因为弹簧床上找不到平衡的感觉，当他转圈踩来踩去，并躲避着沈丽的目光时，一脚踏到床边，很重地摔倒在地板上。

这时，有人喊了一句：“还有那两个老东西的卧室呢，我们去几个人到那里抄！”几个人正要冲出房门，一下子站住了：卢小龙出现在门口，后面站着华军。卢小龙一眼看见朱立红，他问：“是你带来的？”朱立红说：“是，我们刚开始抄。”朱立红回头看了看沈丽说：

“她说她认识你。”

卢小龙这才看见了沈丽，一时感到十分惊讶。妹妹一直说帮他寻找到她，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他低声问朱立红：“这不是沈昊家吗？”朱立红说：“是呀，她就是沈昊的女儿，她说她认识你。”卢小龙明白了。沈昊是国共斗争史上有一定名气的人，这他早就知道。想不到的是，在日月坛公园遇到的漂亮女孩就是这位国民党军阀的女儿。他这才想起来，刚刚从一楼上来时，坐在客厅里的沈昊为何如此面熟，那天在日月坛公园喷水池边遇到的老先生正是他。看来自己今天及时赶到这里确实十分必要。刚才，他一回到北清中学，华军就向他汇报了朱立红这两天领着北清中学红卫兵的所做所为。讲到朱立红领着红卫兵来抄西苑时，华军以一个对卢小龙最忠心耿耿的助手的角色说道：“抄西苑，抄民主党派人士，合适不合适？出了问题，都是你的责任。”他当即就决定骑车赶过来。

他对沈丽点点头，又对朱立红说道：“我们确实认识。”朱立红照例用那全场都能听到的广大嗓门说道：“你们认识，也不妨碍我们破四旧吧？”卢小龙笑了笑，他在寻找自己的思路。屋里的红卫兵已经停下了翻腾的手脚，注意着卢小龙的态度。沈丽此刻也毫无表情地看着卢小龙。卢小龙对朱立红笑了笑，说道：“民主党派的家，我们暂时不要抄，怕不符合政策。”朱立红双手叉腰大声说道：“破四旧是大方向，‘8·18’大会上林副主席都讲了，《人民日报》也发社论了。”卢小龙有些拘谨地笑着：“破四旧也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呀，外国大使馆里你可以去吗？”他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还是先带大家回去吧。”

朱立红脸扭到一边，垂着眼说道：“沈昊是大军阀，有什么不可以抄的？”卢小龙说：“沈昊后来投诚了革命。”朱立红说：“投诚革命怎么了，彭真都打倒了。”卢小龙说：“沈昊在历史上还帮助过毛主席。”朱立红“哼”了一声：“谁能证明？”“文史资料上都能看到。”

卢小龙一直用哄慰的、和善的、拘谨的微笑说着话。朱立红则怒气难平地说了句：“我没听毛主席说过。”

沈丽看了他们一眼，走出房门，听见她推开另一间房门的声音，很快，她拿了一个镜框过来，将它立在了梳妆台上。这是沈丽和沈昊一左一右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合影，照片的下面是一行小字：“一九六六年七月于武汉”。朱立红一下泄气了。宋发尽量不发出声响地从

床上下来了，乱糟糟的屋子有了一瞬的安静。

卢小龙看了看屋里的情景，用思索的、商量的语调对朱立红说：“撤吧。”朱立红又不甘心地问：“别人家呢？”卢小龙依然用若有所思的声音说道：“都撤吧，就这么定了。”朱

立红知道，卢小龙从不大声争论。但当他每次这样似乎是思索地、商量地说出意见时，其实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决定。她挥了挥手说：“撤！”卢小龙依然垂着眼站在那里，声音不高

地说了一句：“收拾一下再走，尽量恢复原状。”红卫兵们纷纷把衣柜门关上，把抽屉推上。

王小武还去把踩裂的软席拉一拉。

一群人踏响着木楼梯，滚滚而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沈丽和卢小龙，华军等在门口。卢小龙有些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对沈丽说：“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沈丽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袖子一直到肘部，下摆长及脚面，她两只手握在身前，看着满屋的狼藉说道：“看你这个学生领袖的队伍。”卢小龙歉意地说：“真对不起，你自己还得再收拾一下。”沈丽说：

“我不收拾谁收拾？”卢小龙说：“要不，我帮你收拾也行。”沈丽说：“不用。”卢小龙说：

“我刚听到消息就来了，还是晚了。”沈丽说：“还好，还没有糟蹋父母的卧室。”她转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华军，卢小龙回过头对华军说：“你到各楼看一下，叫咱们的人先走吧。”

华军看了看卢小龙，又看了看沈丽，满脸疑惑地下楼了。

卢小龙顿时感觉轻松了一些，他说：“没想到沈昊是你的父亲，也没想到今天会这么巧合地遇见你。这下我们算真正地认识了。”沈丽穿着拖鞋在屋里走了两步，站住说道：“非常荣幸。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卢小龙咧开大嘴笑了：“哪儿的话。我在批判大会上看到你了，我妹妹说你挺关心我。”沈丽轻轻踢了踢掉在地上的硬币，说：“我不过是好奇。”卢小龙凝视着眼前，半笑不笑地说道：“我还托我妹妹打听你呢。”“打听我？怎么打听？”沈

丽抬起眼。卢小龙说：“我妹妹说，她有个同学的母亲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可以通过她找到你。”“找我干什么？”沈丽打量着卢小龙。卢小龙始终没有摆脱拘谨，他说：“我让她打听

的。”

沈丽看着这个有些拘谨的男孩子，想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觉得有趣地笑了：这个卢小龙相貌也太平常了，个子大约和她一样高，站在那里还显得有些窝窝囊囊，这个窝窝囊囊的人能够让红卫兵听他的指挥，真有点不可思议。她在屋里走了两步，指着墙上的镜框说：“你看，把我的镜框都打碎了。”

卢小龙这才摆脱了面对面说话的拘谨，走到镜框前面。照片中的沈丽身着泳装站在沙滩上迎着风欢笑着，他由衷地赞叹道：“这照片真漂亮。”沈丽“哼”了一声：“照片漂亮，

人呢？”卢小龙转头看了看沈丽，又看着照片说道：“人我不好意思正眼看。”沈丽问：“为

什么？”她的声音显出了熟识与亲热。卢小龙说：“因为人更漂亮。”

沈丽笑了，一瞬间，她甚至有些感谢红卫兵今天的行动了，这让她读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卢小龙此刻则真心地感谢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大革命，开始给他带来了一切。

注：

【1】《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其中共有十六条决定，故简称《十六条》，于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

卷五

第三十三章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何相处，不仅决定于两个人的本质，还决定于他们所处的全部环境。看着沈丽卧室扫荡后的一片零乱，卢小龙暗自庆幸红卫兵抄家打破了这个环境的高雅。他完全能够想象，倘若在正常条件下单独踏进这个家庭，这里的居住环境和气氛，一定会让他感到压抑。

沈昊上楼来了，高高大大地出现在门口，沈丽对他说：“爸爸，这就是卢小龙。”沈昊眼睛瞪得圆圆的，他总是用这种类似惊愕的目光看着他所感兴趣的人，他伸出手有些风趣地

训导道：“我们上个月在武汉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还说你是学生领袖。你这个学生领袖可要把你的兵带好哦，回去以后，要好好整顿整顿，不能乱来。”卢小龙笑一笑，依然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眼前，说道：“沈老，您也是带过兵的，您知道带兵有时候得严厉，有时候也得哄他们高兴，要不也带不动他们。”沈昊用一种有意不加掩饰的怔愣表情看着卢小龙，这也是他特别的幽默感，说道：“言之有理。”沈昊虽然对和卢小龙谈话饶有兴致，但还是以一个做父亲的通情达理把初次见面的时间与空间留给两个年轻人。他环指了一下房间，依然睁圆了很大的眼睛，用夸张的严厉与不满表现出又一种沈昊式的风趣，说：“你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了。好了，就罚你帮沈丽收拾一下了。”说着，他一跛一跛地下楼去了。

沈丽感谢父亲给了她与卢小龙交谈的空间，卢小龙也感谢沈昊给了他与沈丽谈话的空间，他们现在都有这个需要。沈丽拿来一把棕毛扫帚，将地简单扫了一下；又拿来一个墩布，将地大致拖了一拖；又拿了抹布，将两把椅子擦出来。她把抹布扔在桌上，又回去洗了手，回来后一指擦好的椅子，说：“坐下吧，等你走了，我再好好收拾。”卢小龙想了想外边队伍的撤退情况，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坐在这里，便坐下了，他说：“你的房间挺幽雅的。”

沈丽也坐下了，两手相握放在身前，说道：“要不是今天这种特殊情况，我从来不让别人进我的卧室，我只在琴房里会朋友。卧室是人体的一部分。”

卢小龙拘谨而又幽默地笑了，说：“那我今天是进到你的身体里来了。”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出了它能够引伸出的意思，不禁都有点脸红。沈丽瞟了一眼卢小龙，说：“你这话不合逻辑。”卢小龙也觉出刚才的话语无意中流露的意思有些猥亵，然而，又不能不从逻辑上狡辩，他说：“这是从你的话里推论出来的，完全符合逻辑。”

沈丽看着他又拘谨又大胆的样子，没想到她和卢小龙就这样自然地结识了。一瞬间，脑袋里冒出一句小说中看到的格言：“生活总是特别巧妙地安排一切”。她想阅读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正文。从以前的序曲到现在的正文，可以说是不错的开篇。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男女之间怀着恋情的兴奋，她丝毫都没有将卢小龙看成这样的交流对象，她只觉得自己在读一本类似《西游记》的故事，她和这本“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会

成为很有趣的朋友。当然，也不这么单纯，还有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这是她和几个情投意合的表弟一起相处时能够感受到的亲切意味。那意味是姐弟式的，又不完全是姐弟式的，有那种男孩和女孩性质的东西。这一瞬间的感觉是非常飘浮的，当一窗绿树将夏秋之间的阳光明明亮亮地过滤进来时，她又觉得自己面对的故事有点像动画片。让她感到高兴的是，卢小龙是一个爱干净的男孩。他穿着白衬衫旧军裤坐在这里，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任何让她不舒服的不洁气味。

卢小龙拿起沈丽刚才扔在写字台上的抹布，将写字台擦出一个边来，以便将自己的胳膊肘架在上面。及至想到什么，又站起来将沈丽坐的这一边也擦出一条边来，然后坐下了，将椅子拉得妥贴一点，右靠着写字台侧，右后方就是那扇绿树成荫的窗。沈丽也把椅子拉得妥贴了一点，她坐在写字台的正面，左手也便舒服地放到了写字台上，可能觉得卢小龙刚擦过的写字台有些湿，手臂放在上面有点发粘，她又拿过一张报纸垫在下面。两个人就这样很舒服地、半斜不正地相对而坐，进入比较妥当的说话关系。

这个关系因为卢小龙擦拭写字台引起的环境细节的变化，很快便有了让他们觉得非常自然、其实又非常突然的发展。

沈丽左臂下垫的报纸在宽度上一半在桌面上，一半在桌面下，在长度上已经到了卢小龙的手下。卢小龙看到那张报纸随着沈丽胳膊的活动还在宽度上滑向桌子下面，而且因为潮湿桌面的粘涩作用，在滑动的过程中是上面几层在移动，报纸显出卷皱来，他便伸手将报纸向写字台里边拉了拉。这原本是个顺手的事，然而它使得沈丽不得不抬起手臂，等再落下时，卢小龙又将报纸抚平了一下，两人的手居然有了轻微的接触。这个无意的接触却诱发出有意的行为：卢小龙轻轻捏住了沈丽的手，在说话的过程中若有所思地端详起来。沈丽没有想到事情竟会这样发展，她从小对自己的美丽给予男性的压力是敏感的，对与男性身体的接触也是敏感的，没有哪个人敢于随随便便握住她的手，更不要说在第一次认识时就如此大胆。然而，今天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卢小龙轻轻捏着她的手端详着，那漫不经心、若有所思的样子使得沈丽竟不好意思抽回自己的手。

卢小龙也没想到自己如此大胆，没有想到这一步如此漫不经心就实现了。两三个月来，

他对这个姑娘的种种渴望与想象已经造成了足够强烈的心理期待和紧张，与她初次结识应该是矜持的，充满心理压力的。然而，无意中把对方的手握在手中，就突破了一大段原本要反复试探才能走过的距离。今天抄家造成的氛围，使得一切都懵懵懂懂、有意无意地过渡了过来。在坐下来之前，他的内心还在非常紧张地想着该如何与沈丽谈话。他知道自己渴望什么，甚至感到内心在怦怦乱跳。当沈丽麻麻利利地收拾时，他一直帮忙挪动椅子来转移自己的紧张。及至现在把她的手握到自己手里，他依然觉得十分紧张，然而，他可以在漫不经心的注视和摩挲手的过程中若有所思。这种不进也不退的状态麻木着一切，也维持着一切。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抬眼，也绝对不能流露出与漫不经心、若有所思不一致的敏感，更不能停止似乎是漫不经心的话语，总之，他像一个持久不变的、嗡嗡的噪音一样维持着这个格局。他的身体一动不动，手用同样的频率和动作摩挲着那只手。这种摩挲绝不可停下来，也绝不可增加内容。维持现状的重复，就是维持现状的全部手段。

在摩挲中，他觉出了这只手的美丽。

这只手不大，手指修长而且丰润。握在手里，感到它是温热的，又是温凉的。手的皮肤十分润泽，和它的接触，衬出自己皮肤的粗糙。似乎在摩挲一块玉，久而久之，也能润泽自己的手。这只手很适宜绘画，加上手腕小臂，让人联想到这个生命的年轻美丽。想到绘画，他那美术的细胞便活跃起来，想到蒙娜丽莎的手，想到达芬奇。这双手比蒙娜丽莎的手年轻得多了，当然，这双手没有蒙娜丽莎那样温柔、敦厚和善良，在秀美中有些高傲，给人冰清玉洁不可侵犯的感觉。这不是给人以抚慰的手，而是让你匍伏在地只能亲吻指尖的手。他为自己这个西方古典小说中的联想感到可笑，模模糊糊掠过电影《三剑客》的一些镜头，那里似乎有类似的场面。

然而，好景不长，沈丽似乎一直注意着他讲述的文化大革命见闻，但显然也有些心不在焉，她一直含着若有若无的微笑观察着这两只手在进行和维持的过程。这时，她做出了要抽回手的动作，卢小龙干脆用力一些抓住她，沈丽笑着把手抽回去，说：“抓住不放啊，太放肆了吧？还没有人敢对我这样，你胆挺大的嘛。”卢小龙有些尴尬地看着自己的手孤零

零地留在桌上，把它抽了回来，笑着耸了耸肩，说道：“我大什么胆呀？这会儿已经出了一身汗了。”沈丽笑了，为这个调皮而老实的说法感到愉快。这个男孩拙拙的，却有一种不让

你讨厌的趣味，她说：“你出什么汗呀？”卢小龙说：“紧张呗。”沈丽说：“紧张什么呢？”

卢小龙说：“怕你的手跑了呀。”

沈丽靠到椅背上大笑起来，她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和这个风云全国的学生领袖就这样开始了故事。卢小龙看了看她，显然在这种开篇中逐渐找到了感觉。他过去也多少自觉到自己性格的某种力量，现在，在沈丽面前他有了新的自信，他决心更好地表现自己的独特风格，看来这恰恰是能够征服这个原本对他形成很大压力的女孩。他笑了一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说，我想了她好长时间，今天好不容易见到她，还逮住了她的手，这容易吗？”

沈丽笑得有点前仰后合了，她十分开心地说：“你想了我很久吗？”卢小龙盯着她说道：“从

那天日月坛公园第一次见面，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想你。”沈丽收住了笑容，向后抖了抖头发，问道：“为什么晚上想？”卢小龙回答：“白天忙着干革命呗。”沈丽问：“想我什么？”

卢小龙说：“想你漂亮呀，想着怎么能认识你。”沈丽觉得这样的谈话挺有味道，她继续问：“真的？”卢小龙说：“真的。就连我绝食那几天也想你，还想得挺多呢。”

“是吗？”沈丽不笑了，她觉得这不是一个玩笑的事情。她目光看着眼前恍惚了一下，说道：“我不会和你谈恋爱的。”卢小龙一顿，似乎受到挫折，又似乎不介意，他说：“我在绝食的时候还遇到了一只小猫。”沈丽有些不解其意，卢小龙便将那只猫的故事讲了。沈丽显然被打动了。

卢小龙说：“在小猫和我认识的头两天，有一天我摩挲它时，想到了你，我的手就停了。

过了一会儿，小猫站起来走到一边蹲着去了。我当时觉得猫真通人性。你不想它了，想别的事了，它都能觉出来。”沈丽目光朦胧地笑了：“那只猫爱上你了。”卢小龙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沈丽又向后抖了抖头发，说道：“你过去遇见过女孩吗？”卢小龙说：“那怎么会没遇

见过？”沈丽想了想，说道：“我是说，你碰过女孩吗？”卢小龙问：“什么叫碰？”沈丽脸微微红了一下：“怎么理解都可以。”卢小龙垂下眼想了想，说道，“有过吧。”随后，两人都沉默下来。这一瞬间，卢小龙想起了自己惟一有过的对一个女孩的触摸。

那还是他上初一的时候，他们家在平房区居住。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在门口的小院里种起了一片毛豆。每到放学时，他们就提着水浇灌。邻居金奶奶的外孙女薇薇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时常兴高采烈地跑过来帮着提水浇毛豆。有一天家里别的人都不在，他和薇薇

煮了几把毛豆剥着吃起来。吃着吃着，薇薇说：“你张开嘴。”他张开嘴，薇薇便把剥开的毛豆弹到他嘴里。两个人相视而笑，那笑非常甜美。薇薇又拿过毛巾，递给他：“你擦擦嘴吧。”他拿毛巾擦了擦嘴。薇薇又拿过茶杯，说：“你喝点水，漱漱口吧。”他看着已经

吃了一桌子的豆荚，喝了一口水，漱了漱口。薇薇说：“你再擦擦嘴。”他又擦了擦。薇薇站在他身旁说道：“你闭上眼。”他闭上眼，觉出薇薇在自己身边蹲下了，然后，在他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心“咚”的一声，一时有些晕晕乎乎，薇薇的气息像云雾一样裹着他。

他睁开眼，看着蹲在面前的薇薇。女孩的头发有点自然卷曲，像个外国小孩，眉毛特别黑，又细又长，正仰着脸用观察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两个人又轻轻吻了一下，一股触电的感觉震遍全身。

从那以后，他们就要好了。每当放学在院子里碰到，他们就会左右看看有没有人。没有人，就探着头轻轻地吻一下，然后赶紧分手，各自回家写作业。那些天他终日喜滋滋的。不久，薇薇被母亲领到南方去了，故事也便结束了，然而，那种亲吻时产生的触电感和腾云驾雾感，至今还能回忆起来。

沈丽从他的表情知道他回忆起了什么样的事情，她问：“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卢小龙看着她，说：“你怎么知道？”沈丽说：“你的表情告诉了我。”卢小龙犹豫了一下，说：“是我初一时的事情。”沈丽说：“那不算。”卢小龙说：“那我就没有别的经历了。”沈丽

用一种宽容的目光看了看他，说：“你这个人不让人讨厌。”卢小龙稍有点受宠地问道：“还

有什么？”沈丽说：“你挺有意思的，我愿意听你讲你的事。”卢小龙说：“还有什么？”沈

丽抖了一下头发，有些抱歉地说：“我不会和你谈恋爱的。”

卢小龙目光灼灼地问：“为什么？”沈丽说：“我不会和比我年龄小的男孩谈情说爱。”

卢小龙愣着看着沈丽，脸一下子显得更长了。沈丽站起来，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也不会和一个比我个子矮的男孩谈情说爱。”卢小龙感到受了污辱，他也站了起来，脸涨红了。沈丽用目光瞄了一下他的头顶，说：“你也许跟我一样高，可是男人只要和女人一样高，就显得比女人矮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说着，她显得悠悠闲闲、甚至有点吊儿郎当地在屋里转了一圈，又站住说道：“请原谅我的坦率，也原谅我的无理，我这样说话很不礼貌，不过，”

她瞟了一眼卢小龙，“我很愿意成为你的好朋友，经常听你讲你的事情。”

卢小龙垂下眼说道：“那你就等着吧。”他转过身往门外走。沈丽问：“你还会来吗？”

卢小龙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依然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眼前说道：“会来的，我要教训你。”

第三十四章

宋发总算找到了革命的感觉。当他带着王小武、田小黎坐上去北京远郊农村的长途汽车时，就感到扬眉吐气。王小武从来都是听他的，田小黎一听说去农村煽风点火破四旧，就十分积极，一路上好奇地问这问那。对这个从没去过农村的初中女生，宋发显出懂得一切的成熟来。车窗外掠过的田野村落，白杨树相夹的宽阔大道，正让他带着浩浩荡荡的革命风火杀向老家。

他的长方脸永远是端正的、贫困的，水平的眉毛永远是浓黑的、锋利的，眼睛经常半眯着，水平地盯视人。在北清中学时，他无时不刻地感到自己是来自农村的贫农子弟。在北京城内的重点中学念书，周围都是革命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他从一进校就感到自卑。特别是当学习比较吃力时，他尤其觉得自己是一条农村的狗跑到了城市里。总觉得这

里不是他的学校，总觉得自己像躲在什么地方，有点小小不安的感觉，“寄人篱下”这个成语经常跳在眼前。自己的皮肤比城里的同学粗糙。他们在校园里跑动时，空气一定是光光滑滑地抚过他们的面孔；而他在校园里跑动时，空气的掠过只让他觉出自己皮肤的粗糙，他把城市柔润的风也磨粗了。他的目光是狭窄的，不像那些城里的同学开阔。当他们的目光扇形张开普照校园时，自己的目光总是锥子一样直盯盯地看着眼前。连自己的呼吸也带着农村的特点，烘热粗糙，他是在火炕上睡大的，呼出的气带着烘热的土坯味。

宿舍里惟有他的被褥是大红大花的农村粗布，每天晚上铺展被子睡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土疙瘩。临睡前同学们都说笑着脱衣服铺被子，那时，他往往会感到自己是掺到白面里的一粒砂子。按说同学们的被褥衣装也很朴素，然而，他们都是一色的城市味道。干部子弟常常穿着军人的绒衣绒裤、内衣内裤，铺着军队的草绿褥子，那是一种朴素的高贵。那些工程师、教授的子弟穿着都很合身，毛衣、毛裤、毛背心，棉毛衫、棉毛裤，背心、短裤，一层一层都显出朴素的文雅来。他的衣服没有这么多层次，脱了厚棉袄，就几乎要光屁股钻被窝了。勉强有的一个层次，就是一件粗布衬衫，也带着土气。同学们从来没有讥笑过他，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和他们的差别，他也极力忽略这种差别，想方设法混入宿舍熄灯前的片刻海聊，然而，在钻入被窝的一瞬间，粗布被子与滚烫身体的磨擦还是提醒了一切。

每当星期一，那些周日回家改善了伙食的同学们大都吃不完早饭的一个窝头和午饭的一份米饭，他就常常在一片友善的说笑中帮他们扫荡。同学们绝无对他的讥笑，有的女生竟会很不好意思地央求他说：“我的米饭给你一半行吗？”那时，他多少处在了助人的男子汉地位上，他也装做非常豪迈地说：“行，那我就再努把力。”同学们纷纷把窝头米饭堆到他的碗里，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他喂饱了肚子，也咽下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自卑。一个人有了自卑，便要寻找平衡。他刻苦学习，然而，成绩却总不理想，这使他的自卑有增无减。他也刻苦锻炼，然而，体育成绩也是中下水平。在跑道上长跑时，他呼哧呼哧地跟在后面，感到从小的生活没让他长得人高马大。他也在政治上努力，然而，除了当上团小组长外，再没有什么突出业绩。他远没有那些干部子弟政治敏锐。

他倒是做成一件独领风光的事，就是买了一把推子，给全班的男生义务理发，这使他获得了好人缘。每当同学们围上毛巾，规规矩矩地坐在凳子上让他理发时，他就成了调动一切的中心人物。让转头就转头，让低头就低头，让扭过来坐就扭过来坐。围观等候的一群同学以他为中心说笑着。他推着、剪着、指挥着，一个理完又理一个，成为受欢迎受奉承的人。这种风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成为让他有些耻辱的记忆过去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获得了一个真正让他有点光荣感的地位，他成了北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然而，在一个又一个革命行动中，他依然感到自己处在紧跟的位置上。这种感觉很压抑，心头憋闷了几年的火气迸发不出来。那天与朱立红一起去抄沈昊的家，他先是在弹簧床上扬眉吐气了一番，很快又灰头土脑地撤兵。从那时起，他甚至有了对卢小龙的仇恨。自己为什么要服从他的领导，受他的管辖？他现在想要打倒的第一个人就是卢小龙。从西苑抄家回来，他和朱立红怒气冲冲的不满中，多少有一个共同推翻卢小龙的计划。只不过卢小龙现在名声太响，推翻不得，但憋下的闷火让他实在难受。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他说了算的时候，过去理发时围拢的小圈子，是他一生中惟一说了算的可耻记录。但这次一回到村里，却立刻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叱咤风云的痛快。

宋庄大队是一个七八百户人家的大村，傍在山脚下，盘踞着河滩里几千亩地，占着山上几百亩山地。一到村里，就看见大队部所在的那条街贴着几张不三不四的大字报。毛笔字写得歪七扭八，都是质问小卖部的，说小卖部卖糖精掺糖，卖火柴一盒不够一百根，卖盐不够分量，收购鸡蛋高秤。零零碎碎的几张破纸被风吹得鸡屁股一样乱飞着，又荒唐又可怜。他和王小武、田小黎专门带着一卷大字报纸和墨汁、刷子，说话间就在大街的白灰墙上贴出两幅十几米长的大标语。一幅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幅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落款是“北清中学红卫兵”，这也是全国响当当的牌子。杏黄纸上一落黑字，立刻显得杀气腾腾，街道两边围满了人，在哄哄闹闹的围观中，他带着王小武和田小黎回到家中。父亲宋富贵是个老实巴交的贫农，村里的贫协主席。看见儿子带着同学回来，两眼在黑暗中生出光来。他磕着旱烟袋，张罗着烧水。宋发的母亲正在院里张罗七八

只鸡，一头猪，也撂下手来，忙着迎接儿子。

一家人正说着话，院子里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村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潘立本。潘立本吊着一张白生生的长脸，瞪着两只圆眼珠子，用请示的声音问宋发：“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干？”宋发正坐在炕上倚着炕桌喝水，这时扫描了一下满屋的人，挥了一下手说道：“先破四旧。”潘立本坐在小板凳上仰着脸问：“有的村把地富反坏右【1】都游了街，咱们也干吧。”

宋发把碗往炕桌上一放，指挥道：“当然干。一个不能漏，规模要大。”一屋子人坐在小板凳上，蹲在地上，像听首长指示一样，他觉出自己言谈举止和目光的威严。屋子里挺暗，耀眼的阳光从外面射进来，一双双眼睛都言听计从地仰望着他。他尝到了公社书记来村里视察时的感觉，也立刻有了指挥一切的气派和能力。潘立本坐在阳光里，一张脸像马脸一样左右摇摆着，做着安排：集合民兵队伍，把全村的“地富反坏右”都拉出来，准备开批判大会。

宋发一伸手，很沉稳地打断了潘立本的安排，他在炕上居高临下地面对一群人，沉着地说：“第一，通知民兵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在大队部门前列队站好；第二，让民兵分头去把全村十几户“地富反坏右”都揪出来，到打麦场上开批斗大会；第三，抄他们的家，里外抄个遍；第四，通知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加批斗大会；第五，民兵连要维持好大会秩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他一板一眼地下了五条指示。潘立本掰着手指头重复记忆了一回，请示道：“批斗会要不要把地富反坏右捆起来？”宋发回答：“不用，一左一右两个民兵把他们胳膊扭过来，摠着就行了。”潘立本点点头，又问：“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呢？”宋发想了想说：“他们不能和贫下中农坐在一起，那些地富反坏右摠在前面接受批斗，他们的家属就在两边接受教育。”潘立本又问：“批斗大会要写几条大标语吧？”宋发一指炕上的王小武和田小黎，说道：“我派他们帮你们写。”田小黎和王小武马上说：“没问题。”

潘立本立刻做了安排，人们纷纷出去行动了。潘立本也要走，宋发叫住他，特别吩咐道：“一定不要手软，这是文化大革命，要火药味足。要安排几个喊口号的，口号我再帮你拟几个。还要安排几个批判发言的。”潘立本立刻说道：“你得先给大伙讲几句。”宋发说：

“这个没问题。大会完了就游街，给每个人挂个牌子，游到公社去。”“是。”潘立本转身

走

了。看到父母一直注意着自己，宋发尤其感到自己的指挥水平。他端起碗喝了口水，对坐在一旁的王小武和田小黎说：“咱们要把宋庄的破四旧搞好，争取在全公社、全县带个头，把这里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点起来。”田小黎和王小武爽朗的点点头，两个人的脸上都是听从的表情。今天回村革命，宋发感到十分痛快，一个全新的自我感觉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批斗大会在村边的打麦场上召开了。这个打麦场地势较高，山上麦子多半在这里收拾。打麦场三面是齐胸高的土坯墙，一面是粮食仓库，青砖墙青瓦顶，全村男女老少顶着金晃晃的太阳席地而坐，靠库房这一面就算是主席台。在库房房檐下的墙上，贴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像一门门大炮瞄着会场，三面土坯墙上还贴了很多条小标语。打麦场能进出大马车的大门两边站着持枪的民兵。在一片口号声中，村里的十几个地富反坏右被持枪民兵一左一右反剪着胳膊押了进来。在宋发、田小黎及王小武的指导下，一个个被摠成标准的喷气式，弯腰九十度，又被揪着头发扬起头。民兵们有持枪的，有没持枪的，他们不整不齐地站到会场四面。所谓主席台就是摆了一个长条桌，放了一个麦克风。麦克风里一讲话，村里的广播喇叭便响彻村里村外。地富反坏右的家属们也早被驱赶到会，这些人既不能和贫下中农混在一起，又有别于地富反坏右本人，便都按宋发的指示蹲在地富反坏右的两侧。

当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宋发双手叉腰站在主席台一侧时，他看到了席地而坐的几千个男女老少，看见了当空的太阳。在这个打麦场上放眼河滩地，可以看出十多里，他觉出自己的高大来。民兵连长潘立本一件事又一件事地不断请示着，他对每一个请示都做出指示。他发现，对任何请示都做出明确的回答，是加强指挥权的最好办法。在学校时，田小黎和他都是红卫兵总部的成员，地位不分高下。到了这里，田小黎样样听他的，成了他的助手。一想到田小黎心悦诚服的面对卢小龙的面孔，他心中就愤愤不平。现在田小黎、王小武簇拥着自己，言听计从地听他分派任务，他就觉得当首领没有什么难的，他甚至萌发出了回校后自己拉起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念头。

批斗大会经他一点头便开始了。批斗程序中照搬北京大中学校的，呼喊口号，批判发

言，会前动员，会后总结。当民兵连长潘立本宣布“现在请北清中学红卫兵宋发讲话”时，宋发几步站到了麦克风前。他一直为这个讲话支出着内心的紧张，一张嘴也便来了气势。他双手撑着长条桌俯瞰着会场，只要表情沉着，一字一句讲得慢，反而显得来头大分量足。他眯起眼看着会场，从千百双傻愣愣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高大，似乎没人记得他只是这个村的宋石头，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传播大革命之火的天兵天将。一个戴着蓝布头巾的老太太用十分畏惧的目光看着他，好像在等待一个有关她命运的宣布。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抱着双膝坐在第一排，仰着一双驯服恭敬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似乎在听一个最重要的指示。他发现在农村领导革命更容易，他的粗糙面孔在这里正合适。金晃晃的阳光混淆着热烘烘的山风吹过来，他和空气一样粗糙。当他讲话中找不到字眼时，就故作深沉地扫视会场，表明他将缓缓地放出每一句话，就好像打开笼子放出虎豹一样，他绝不需要匆忙，每一句话的出笼都是厉害的。

一个叫兰妮的女孩坐在第三排中间的位置上，不时仰起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出对方的低和自己的高来。他和她在一所小学念过书，她比他小两岁，放学的时候常走一条路。记得有一天下着雪，坡路很滑，她滑倒了，他过去拉她。把她拉起来，自己却滑倒了，结果两个人摔在一起。他们索性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他握着雪球去擦兰妮的脸，兰妮躲开了，又抓起一捧雪扑在他脸上。他就趁机扑了过去，两人在雪坡上抱成一团，直滚到了坡底，两人坐起身喘着，兰妮背靠在他身上，一边喘一边抓着地上的雪有气无力地向他的脸上轻轻扬着。他抓住她的手，她没有挣扎。他便从背后抱住她，在雪地里坐着。大雪鹅毛一般飞舞起来，十几步以外已经是模模糊糊，再远一些，路、树和山都隐隐约约。他们好像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后来，两人就站起来了，走完了回村那段路。现在，她看着他，好像在仰视一个英雄，她那若有所思的目光给了他越来越高大的自我感觉。

这时，一个民兵走过来指了指兰妮，又向主席台两侧指了指。兰妮脸一红，低着头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弯腰接受批斗的地富反坏右的家属人群中坐下了，她把头低低地埋下来不敢再看他。宋发这才想起来，兰妮从小过继给她的叔叔，她叔叔是下中农，然而，她

的生父是富农，正在台上接受批斗。这使他的思想空白了一下，但很快便被大会的各项议程填补了，革命的逻辑不能中断。

在他讲话之后，批斗会暴风骤雨般开始了。

让他意外的是，田小黎今天扮演了第一个抽打地富反坏右的干将。一个初一的女孩穿着一身旧军装，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奋力朝那些弯腰九十度接受批判的地富反坏右抽去时，显得英姿飒爽。抽打的起因，是一个叫钱尚礼的右派分子嘟囔着申辩了一句。这个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回村的国家干部一脸粗黑，早已与农民没什么两样，此刻被打得嗷嗷直叫。大多数农民都苦着脸看着抽打的场面，显得脑子慢，跟不上形势。也有脑子快的，民兵连长潘立本便拿起了一条机器上用的帆布传输带，噼噼啪啪抽打起撅在那里的地富反坏右们。他的行动更激发了田小黎，田小黎手扬得更高，落得更重。两个民兵上来，干脆拿枪托戳打这些地富反坏右的腰、背和屁股。在这一轮抽打中，全场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也没有喧嚷。鸦雀无声中听到两个幼儿哇哇啼哭起来，很快，幼儿的啼哭也被哄着、捂着落了下去。

随着一片纷纷沓沓的脚步声，对十几户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的民兵们跑步进了会场。

他们先是把一摞折叠的黄纸扔到一个叫马兴海的地主老头面前，一声大喝：“这就是你的变天账！”全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很多人欠起身伸长脖子往前看，后边的人半蹲半站地抬起身。那个叫马兴海的地主是一个六七十岁的瘦老头，他弯腰九十度撅在那里，哆哆嗦嗦地申辩道：“这是我家的家谱，不是变天账。”去抄家的是民兵连的副连长，一个虎头虎脑的高个小伙子，这时瞪圆了眼睛指着他说：“不是变天账？你为什么要记你的家谱？就是祖祖辈辈地要记录你的老根，要想变天。”潘立本走到宋发面前，轻声问：“家谱可以算成变天账吗？”宋发沉吟了一下，很有把握地点头道：“算。”潘立本上去一脚踹在老地主的屁股上：“隐藏变天账，还死不认罪！”老地主一个前栽，被反剪着胳膊的民兵架住，双膝一弯跪在那里，浑身筛糠一样抖着，又被踢着挣扎起来。潘立本从地上捡起那本家谱，打开看了看，是像折扇一样折叠的十来页的窄条本，哗地一合，向空中一举，喊道：“打倒马兴海！打倒反革命地主分子马兴海！”全场跟着喊起了口号。

随后，一个更大的战果公布于众。一个民兵拿着一张毛主席像站到会场前面，大声说道：“你们看见没有？这张毛主席像从脖子这儿被撕裂了，这是不是特大的反革命罪行？”全场一片肃然，那个虎头虎脑的副连长叫高石柱，这时将毛主席像接过来，走到刚才头一个被抽打的右派分子钱尚礼面前，说道：“这是不是你的罪证？”钱尚礼正被撅成喷气式，这时抬眼看了看说道：“那天我小孙子不小心把毛主席像弄破了，我已经从背后把它粘好了。”高石柱飞起一脚踢在钱尚礼的肩上，说道：“你还狡辩。”钱尚礼哆哆嗦嗦还想解释什么，一阵枪托落到他的臀上、腰上、背上。他登时疼痛得扭动起来，呲牙咧嘴地说不上话来。潘立本把那张毛主席像拿过来，前后看了看，小心地拿到宋发面前，说道：“这应该算是现行反革命吧？”宋发眯眼看了一下。这是一张四开大的毛主席标准像，裂缝从一侧横过来，到达毛主席的喉头处，在裂缝的后面已经用一条白纸小心翼翼地裱好了。他目光阴沉果断地回答道：“当然是。”潘立本立刻指挥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钱尚礼！”

一阵口号声过后，刚刚做好的木牌被拿来了，每个地富反坏右都被挂上了牌子。那个老地主挂的牌子是“反革命地主分子马兴海”，“马兴海”三个字上用红笔打着×。其他人的牌子也都写明了身分、名字，打上了×。钱尚礼的牌子上原来写的是“反革命右派分子钱尚礼”，现在又当场给他加上了“现行”二字。民兵们在潘立本的指挥下纷纷行动起来，准备押送这十几个地富反坏右游街。先在村里游，再游到公社去。

在一片骚动中，由远及近响起了敲锣声与口号声，上千农民押送着十来个挂着牌子、戴着高帽的地富反坏右游街过来了。大概是看到了打麦场中也在开批斗大会，那支游行队伍呼喊口号的声音更嘹亮了。潘立本对宋发说：“这是陈村的。”看着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打麦场前经过，潘立本愣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向宋发请示道：“游街已经落后了，前天大王庄就游了，咱们宋庄不能光搞游街。”宋发问道：“还搞什么？”潘立本一指那群批斗对象说：“像钱尚礼这样的现行反革命，马兴海这样的窝藏变天账的老地主，我们可以活埋他两个，这样一做，威风就打出去了。”“活埋？”宋发没想到这一招，潘立本又请示地问：“像这样罪大恶极的可以活埋吧？”

宋发必须对任何请示都做出指示，当他不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时，便在两秒钟的犹豫后

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可以。”潘立本立刻高声宣布：“现在开始游街，然后，将现行反革命

右派分子钱尚礼和窝藏变天账的反革命老地主马兴海执行活埋死刑！”

注：

【1】地富反坏右 中国六十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统称，“文化大革命”中也称“黑五类”。

第三十五章

每个人都处在历史潮流中，可能信仰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每个人又都是饮食男女，有着再庸俗及琐碎不过的欲念与活动。每个人又都在装模作样和赤身裸体地折腾。反工作组的政治冒险给卢小龙带来了不小的名声，也给他带来了北清中学“校文革”头目的地位，再加上他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的首领，这一切似乎使他飞黄腾达。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风暴中，他只能算一缕说不上来的小风。他可能越刮越大，也可能销声匿迹，他当然要越刮越大。现在，他在汹汹嚷嚷的人群中看着灯光雪亮的辩论台上的辩论，正在做一股风如何越刮越大的思索。

这是北清大学的一个辩论台，背靠三层宿舍楼的侧墙搭起来的木台子有一人多高，因为它两边是北清大学最大的两个学生食堂，又是校内东南西北交汇的交通枢纽，所以成了北清大学中心区，人们管它叫五角场。这一晚进行着一场牵动北京大多数学校的大辩论，是关于一副对联的辩论。那副对联自从在一所中学被提出之后，就席卷全北京，引发了许多学校通宵达旦的辩论。今天北清大学的辩论是一个大会战，五角场人山人海，几盏聚光灯将辩论台上下照得雪亮。在辩论台后面的墙上，就高高大大地贴了这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一直顶到三层楼顶，白纸黑字像是矗

立的鬼门关。卢小龙密切关注着台上辩论的进行，而且无可回避地做着自己的抉择。

北清大学今天的这场辩论居然是北清中学红卫兵挑起的。当这副对联传入北清中学后，

立刻在部分干部子弟中引起狂热，而他们大多又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的成员。在黄海、田小黎的带领下，北清中学数百名红卫兵骑着自行车冲进了北清大学并占据了辩论台，很快便在北清大学引发了支持和反对的激烈辩论。卢小龙对这副对联引起的政治狂热还来不及做出判断，仅从自己的出身讲，他绝不反感这副对联，甚至有血缘联系的亲切感。从政治斗争考虑，他也还做不出周全的思考。在他迟疑的时候，也便是丧失领导权的时候。当黄海吆喝着几百个红卫兵冲出北清中学时，卢小龙没有任何干预的力量。他停顿了几秒钟，便随便跳上一辆自行车的后座，跟着队伍来到了北清大学。

这是一股旋风的冲撞，左奔右突冲刷过整个北清大学，涤荡起尘土、枯枝和碎叶。这是一股洪水的冲撞，一泻千里，将大江小河全部冲得堤岸奔突。卢小龙希望自己能在时代的洪流中乘势前进。他总要选择流向，选择立足点，又常常难以左右自己。当这群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北清大学内高呼口号扫荡着前进时，他只有跟随的资格，没有领导的权力。

辩论台前灯光雪亮，万头攒动，首先跳上台的就是黄海。他黑瘦的脸，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脑袋，一副眼镜闪闪发光，一身旧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上，皮带扎在腰中，讲话时近乎疯狂，他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就是客观规律，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总结。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红色政权是老一辈革命者打下来的，革命的后代就天生热爱这个红色政权，就天生要捍卫这个红色政权，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本性。被革命镇压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企图复辟。他们的孝子贤孙从小受到反动家庭的教育，就仇视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天生就有反革命倾向，就有混蛋倾向，必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可能被革命队伍所接受。”他一边说，一边满脸放光地挥舞着手臂，五角场上的人海中不断响起雷霆般的掌声和狂热的呼喊。黄海扶了扶眼镜，继续演说：“老子们英雄打下了天下，儿子们好汉就要坐天下，就是如此。老子们反动被革命打倒，儿子们混蛋对抗革命，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阶级阵线。红色的江山绝不允许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染指，有谁胆敢伸出手来，就立刻斩断他们的黑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接受革命的洗礼

和改造，才可能获得重新做人的权利。”接着，是一片更加狂热的狂呼。

看着黄海在台上的表演，卢小龙深深感到强大的革命狂热。虽然狂热呼喊的人在人山人海不一定到半数，然而沉默的人在狂潮中是显不出他们的存在的，狂热的呼喊淹没了整个空间。黄海找到了一个题目，争得了他的机会。他不时在台上叫道：“我叫黄海，我是北清中学红卫兵。我在这里设下擂台，有种的上来辩论。”他的每一声呼喊都在台下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北清中学几百名红卫兵簇拥在台下，一阵又一阵振臂高呼烘托着黄海的英雄形象。卢小龙此刻感到黄海在和自己争夺着什么，这是一个突发而起的对立面。

接着，田小黎跳上了辩论台。她也是一身军装，武装带扎在腰中，她那俊秀的小样一在台上出现，就引发了台下一片赞叹，人们都能看出她的年龄不过十三四岁。她振臂高呼地向全场问道：“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不对？”很多人振臂回答：“对。”她又振臂高呼地问：

“老子反动儿混蛋对不对？”又有很多人振臂回答：“对。”然后，她回身一指后面墙上像龙门吊一样高高矗立的大标语：“这是革命的对联。革命造反派看了拍手称好，反革命看了心惊肉跳。这副对联就是鬼见愁。”随着全场一片狂热的呼喊，很多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将军帽抛向空中。田小黎又在台上领唱起了新近在北京兴起的“对联歌”，她挥着拍子，领头唱了一句，簇拥在台下的红卫兵就跟着唱了起来，会场中很多人也鼓着掌唱了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伴随上强有力的击掌声，一阵狂热的呼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田小黎干脆不唱了，领头呼起了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全场人跟着喊。她又领着喊：“老子反动儿混蛋。”全场又跟着喊。她又领着喊：“要是革命你就站过

来。”全场人又跟着喊。“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全场人更高声地喊。最后一句“滚

滚，滚他妈的蛋”，人们发疯一样呼喊，很多人满脸涨红，青筋暴露，眼睛凸起，像千万朵向日葵一起窜向天空，像千万条毒蛇一下从草丛中立起身来，像千万条海豚同时跃出海面。

卢小龙只要稍微放纵一下理智，也会投入这种狂热，发疯一样燃烧起来。作为干部子弟，革命的红后代，他同样有这种血液里的冲动。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还从未在学生运动中见过如此狂热的浪潮。他注意到，全场半数以上的人并没有跟着喊口号，然而，他们完全被这个浪潮覆盖了，正在用一种困惑的、惊恐的、思索的、忧心忡忡的、忐忑不安的、小心翼翼的、谄媚迎合的、故作理解的、羡慕崇拜的目光看着这一切。这里不仅汇集着北清大学、北清中学的学生，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也都闻风汇集到这里。

一个北清大学的学生跳上了辩论台。

这是一个样子很忠厚的戴眼镜的男生，说话带点南方口音，他在麦克风前说道：“我想发表点不同意见。”狂热的人群似乎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他又重复了一遍，人群才有了一点反应。他接着讲道：“我不同意这副对联。”这时，热潮降落下来，黄海和田小黎也都叉着腰转过身来，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对立面。这个大学生长着一张典型的读书脸，他很认真地说道：“我不同意这副对联，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全场响起一片嘘声，有人在台下嚷道：“你是什么出身？报报你的出身。”黄海在台上逼近了半步，问道：“你是什么出身？”对方略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是职员出身。”台下立刻有人高呼：“滚他妈的蛋！”田小黎在台上又带领着呼起口号：“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全场跟着高呼。田小黎又带着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全场又跟着高呼。

那个大学生还在认认真真地想讲什么，从台下跳上来十几个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对他一阵连推带搡，搞得眼镜破碎，衬衫撕裂，被赶下台了。接着，又冲上去一群身穿军装的红卫兵，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北清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有的双手叉腰，有的解下了腰间的皮带，耀武扬威地嚷道：“这里就是鬼见愁。”台下有人更狂热地鼓着掌，呼喊。田小黎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说道：“我们北清中学红卫兵今天在这里设下鬼见愁辩论台，谁要不服气，就请上台来。”她的每一句话都带来一片狂热的喝彩，卢小龙不得不承认，此刻的田小黎在台上确实显得英姿勃发。人到了自己的舞台和聚光点上，真是光彩照人。一瞬间，他真正

从男人的角度把这个女孩看了一个透。当然他此刻不可能在这方面动更多的心思，他要在政治上做判断。

又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学生上了台，他也要发表点不同意见。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声音：

“报出身。”他说：“我是男四中的，家庭出身工人。”听到这个出身，台上台下的人一时发

不出什么吆喝来，他便扛着压力嘟嘟囔囔讲了几句与刚才那个大学生相似的话。黄海突然双手叉腰走到他面前，问道：“你父母是什么工人？”浓眉大眼的中学生目光有点闪烁：“工

人就是工人。”黄海扶了扶眼镜，双手握拳抵在腰间的皮带上，说道：“我问你是不是产业

工人，是不是血统工人？”看到对方态度的犹豫和软弱了，他接着质问道：“你老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方稍有点嗫嚅地说道：“是手工业工人。”黄海又问：“现在在哪里工作？”

“六必居酱菜园。”会场一片哗然。黄海说：“过去说不定还是小业主呢。滚你的吧！”他用手一搪，把对方搪了个后翘翘。对方站在那里眨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只能灰溜溜地从台侧下去了。田小黎又领着全场狂热地唱起了对联歌。

卢小龙在人群涌动中几乎站不稳脚跟。他不甘于处在无所作为的位置上，可似乎又只能随波逐流。看到宋发和王小武也在人群中，他们的表情似乎也在思忖之中。这时，身边有人挤过来，是华军，她也穿着一身军装，她小声问：“这符合大方向吗？”卢小龙眯着眼，看着灯光雪亮的台上，说道：“再看看吧。”华军又说：“他们这是打着北清中学红卫兵的旗号辩论呢。”卢小龙微微点点头，“我知道。”

这时，台下跳上来一个人，立刻引起了台下一些人的注意。听见不少人在说：“那是呼昌盛。”会场上的热潮还余波未尽，一片“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的口号声还在此起彼伏地响彻全场，麦克风里却响起了他的开场白：“我叫呼昌盛，贫农出身。”全场一下安静下来。台上三四十个北清中学的红卫兵都拥在台的右侧，呼昌盛一个人站在台的左侧，汹涌澎湃的人群暂时安静下来。呼昌盛显然深知自己出场的戏剧效果，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名声，在这片刻的寂静中继续加强着效果。呼昌盛的出场给了卢小龙非常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像一柄冰冷的剑插在他的胸脯上，也像一道白亮的光照透他的身体。无论呼昌盛往下讲什

么，呼昌盛都是聪明的，敏锐的；而自己的随波逐流是迟钝的，他不该失去这个机会。他

以对手的眼光打量着呼昌盛的表演，令他惊愕的是，沈丽也混迹在人群中，尽管她戴着一副极为老旧的黄框眼镜，但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她。此刻，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显然没有注意到自己，这一因素使得卢小龙尤其觉出自己的愚钝。

呼昌盛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瘦脸顶着一副眼镜，站在台上像是怪里怪气的枪手。他一讲话，就显出了他身分的特别和政治智慧的特别。他挥手一指站在一边的黄海等人，面对台下说道，“北清中学的革命小将今天来北清大学大串连，大辩论，我表示热烈欢迎。

这既是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我对北清中学红卫兵从来有着最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当然是革命的感情、阶级的感情。北清中学红卫兵也是在反工作组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北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卢小龙和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同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我们同被北清大学工作组关押批斗，我们也几乎同时进行了绝食斗争。我想，我的革命立场绝不会使北清中学红卫兵产生误解。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这也不会使北清中学的革命小将产生误解。然而我还要讲一句话，我觉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还值得商榷。”呼昌盛停顿了一下，转头看了看台上的几十个中学红卫兵，又面对着全场讲道：“什么叫老子革命？彭真过去算革命的，现在已经是反革命。北清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过去算革命老干部，现在已经是反革命黑帮。老子革命本身就不是千年不变的概念。”

这话将锋利的矛头指向了狂热的红卫兵们。黄海双手叉腰一动不动地盯着呼昌盛。呼昌盛又说道：“老子革命不是一成不变，儿子好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被工作组迫害时，审问我、拷打我的几个北清大学的学生都是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可是，他们却成了工作组的走狗。今天的阶级路线，就要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来划线。”灯光雪亮的五角场中，有人带头高喊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但这片呼喊远没有刚才声势浩大，甚至显得势单力薄，却也形成了对呼昌盛的呼应。卢小龙从呼昌盛的讲话中找到了分析这个政治势态的思路，凭着直觉，他知道呼昌盛这一表态是正确的。当看

到沈丽正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台上的呼昌盛时，他知道自己的不行动是错误的，然而，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他行动的机会了。

正在这时，台上的形势却急转直下。黄海从刚才的困顿中复苏了过来，他走近呼昌盛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问道，“你是什么出身？”呼昌盛说：“我早已自报家门，贫农出身。”黄海又接着问：“你父亲是贫农，你爷爷呢？”呼昌盛回答：“出身看父亲。”

黄海说：“看一代查三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你的曾祖父是干什么的？”全场气氛高度紧张。

黄海运用了前一段时间北清大学批判呼昌盛时大字报揭露出的内容：呼昌盛的曾祖父是破落地主，也是一个秀才。黄海显然认为自己抓住了反击的机会，他说：“你唱什么革命高调？”

他一指墙上高高矗立的对联，“你反对这副革命对联，就暴露了你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阶级本质。”说着，他解下腰间的皮带，朝脚下的台子使劲抽了几下，“这副对联就是真革命、

假革命的试金石，谁反对这副对联，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台上的几十个红卫兵以及簇拥着辩论台的北清中学的红卫兵又都狂热地呼叫起来，有人在人群中高呼“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呼昌盛！”

呼昌盛看着黄海等人说道：“查三代？你们是不是想消灭革命啊？你们知道周总理的祖父、曾祖父是干什么的吗？”黄海及台上的红卫兵都瞪着眼说不上话来了。呼昌盛又接着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的出身是什么吗？”黄海愣着，突然抡起皮带朝呼昌盛脸上抽去：“你

敢攻击毛主席？”一声脆响，将呼昌盛脸上抽出一片血印。接着，田小黎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台上台下又跟着狂呼起来。呼昌盛还想争辩什么，一群红卫兵扑上去用皮带抽打他，北清大学的红卫兵们急忙跳上台将呼昌盛救走。这时，又有好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狂热地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冲进五角场。北清中学的红卫兵更加得了势，田小黎在狂热的浪潮中带领全场唱起了对联歌，“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响彻夜半天空。

卢小龙此刻对呼昌盛的嫉妒没有了，对自己失去行动机会的懊丧也没有了，又在判断

是否需要行动。这一夜的辩论，他在是否行动这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做了几十次抉择。他知道，如果行动将失去的是什么：北清中学红卫兵从此将有相当一部分人离他而去；然而如果不行动，在大局上丧失机会则是更大的损失。他喜欢铤而走险，他知道自己终将会行动，他喜欢一个人冲杀出来顶住狂风怒潮的斗争感觉。已经是半夜了，会场上的狂热正在进入后期，终将疲倦低落，他不能等在人群都将散去时再跳出来。失去对立面的辩论台及五角场显出了气氛的松懈，无论北清中学红卫兵在辩论台上如何独霸一方地讲演着、呼喊着，都显出节目将告结束的收势。当他第一百次做着是否要登台辩论的犹豫时，看到了沈丽正扭过身要往人群外边走。这个看来非常细小的因素使得卢小龙下定了决心。天下有很多大的抉择都是因为某个看来偶然因素的介入而做出的，平衡的天平只要在一端加上一个小小的砝码就倾斜了。他挤过人群，登上了辩论台。

对于他的出现，五角场上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而台上以及簇拥在台下的北清中学红卫兵却立刻有了强烈的反应。当黄海有些意外地立在那里时，北清中学众多的红卫兵却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卢小龙。卢小龙讲了第一句话：“我叫卢小龙，北清中学红卫兵。”

全场顿时静下来，一些正在往外走的人也都转过身来。沈丽也停住了脚步。

卢小龙对自己登台所产生的戏剧效果非常满意，他的出场比呼昌盛的出场效果更强烈。他有意识地停顿一下，利用这个静止继续强化效果。他站在台上，承受着雪亮灯光的照射，承受着成千上万人目光的注视。他知道黄海正在用怎样敌对的目光看着他，也知道沈丽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人活在世界上，就要设法引人注目，没有目光的关注，心灵就会枯萎，他就是要在成千上万人的注视中成长自己新的生命。一瞬间，眼前浮现出国庆节探照灯光从四面八方照过来，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壮观景象。他现在就处在这个焦点上。

他沉着地说出第二句话：“我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查三代，我的爷爷是贫农，我的老爷爷也就是曾祖父也是贫农。”他停顿了，在停顿的寂静中，他又说：“我的观点非常鲜明，就是坚决反对这副对联。”因为他的话来得强烈而且突然，全场都在一种停顿之中。“我的父亲现在是革命干部，我接他的班，明天如果他被打倒了，成了黑帮，我就和他划清界限，

背叛他。”会场上虽然有人想发起骚动，但整个气氛还在克制的平静中。

卢小龙知道，自己今天又顶风亮了相。接着，他又讲了不少不多的话，觉出了自己的声音必将成为新闻传播到北京和全国，便不再理睬这个可能通宵达旦的辩论会将如何混乱地发展与收场，跳下台，丢下一个尴尬的场面，带着一伙跟随他的红卫兵撤离了五角场。

第三十六章

每天天色微明，北清大学校文革负责人武克勤照例会巡视校园。在北清大学工作了十多年，直到今天，她才对北清大学有了最好的感觉。当她在伙人的随从护卫下视察校园的时候，她体会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新的感情。她现在是全国性的风云人物，白天绝不在人山人海的校园内露面，总是蜷缩在校文革办公室或其他一些秘密巢穴里指挥着她的下属；清晨地旷人稀时，才是她微服出行的时候。

校园还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大字报区亮着灯，只有寥寥落落的几个人。她背着手，一边走一边看着两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马胜利一群人跟随护卫着她，这里有武克勤的保卫人员，也有她的助手。带着这群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大学生视察校园，武克勤有着非常好的感觉。他们高高大大地簇拥在她的左右，他们对她言听计从，他们散发着年轻男性特有的气味，他们的脚步显示出了他们的年轻和健壮；这一切烘托着她，让她想到众星捧月。在她的指示下，马胜利派人跑去将大字报栏上的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路灯清白地照下来。

黎明最初的明亮冷冷清清地浮现在大字报栏相夹的空旷甬道上。

武克勤觉出自己的脚步是朴素的，布底鞋踏在水泥路面上没有任何重量带来的声响。她缓缓地走着，却时时感到自己的分量。周围一群人的脚步注释了她的存在。她走到哪儿，这群人就跟到哪儿。她站住，这群人便站住。她拐弯，这群人便拐弯。她的意志就是一切。看着笔直地通向南校门的道路，她背着手站住了，这条路真像是由她胸中淌出来的。她随手指了指路上残留的碎大字报纸，立刻有人对她解释：“清扫校园的黑帮们过一会儿就来打扫。”她点点头。巡视着大字报区，她体会到“领袖”二字的含义。毛泽东视察全国，她视

察北清大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大字报生动地显示出北清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动向。每天在这里巡视一遍，就能够把握阶级斗争的火候。现在，北清大学的大字报内容天南海北：有中央首长讲话；有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有对全国上上下下的黑帮、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炮轰；有对北清大学揪出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的批判；有对早已撤走、又被揪回来的工作组的批判；有各种政治寓言、政治打油诗；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然而，有一个主题非常突出，就是对校文革与武克勤的“反”与“保”。

武克勤在一条大标语前站住了：“踢开校文革，自己闹革命”，落款是“虎山行战斗队”。

武克勤问：“虎山行是哪一拨人？”立刻有人问答：“是化学系的，一共四十来人。”武克勤

含威不露地说道：“他们的核心人物是谁？要搞清楚。”马胜利说：“核心人物叫张明山，三年级的学生。”武克勤说：“把他的档案调出来，另外，对他的情况做个全面调查。好人犯错误可以教育，坏人绝不能漏网。”她又看到一张大字报：《武克勤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

发展最大的障碍》，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武克勤用手指了一下，“把他们的背景情况都搞清楚。”又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扳倒武克勤，北清大学才能真正乱起来》，落款是“旌

旗战斗队”。武克勤还没有张嘴，就有人说：“这是数力系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

还在继续调查。”又一条显赫的大标语：“校文革是新的工作组”，落款是“红旗飘战斗队”。

武克勤问：“这个红旗飘是新成立的吧？”旁边立刻有人说：“是昨天刚成立的，他们的情况我们也在摸。”

眼前出现又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武克勤的条条框框可以休也》。这张大字报采用了漫画的方式，一共十几页，每一页都是一幅漫画，重点抨击武克勤的条条框框。第一条是“惟我独左”，画的是武克勤挺着大圆球一样的肚子，翘着大拇指自我标榜。第二条是“反对武克勤就是反革命”，画的是武克勤正唾沫飞溅声嘶力竭地讲话。第三条是“老子一贯正确”，

画的是武克勤撅着屁股、一根尾巴翘在空中成了旗杆，上面飘着一面破旗。武克勤站在这张大字报前，眯着眼，脸色很不好看。漫画的落款是“缚苍龙战斗队”，她冷笑一声，问：“这个战斗队几个人？”马胜利说：“好像就一个人。”武克勤眯眼想了一下，说：“一个人

应该好处理呀。”马胜利说：“我们抓紧搞情况，几天之内就把他抓起来。”武克勤又从头扫视了一下十几页的漫画，说道：“我不是一贯正确；可是，现在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一条确实不错。”她背着手转身朝前走，一群人立刻簇拥上来。马胜利紧跟着她说道：“这张大字报我们一会儿就将它覆盖掉。”武克勤说：“覆盖它干什么？我还怕他们骂吗？能骂倒还算左派吗？多行不义必自毙。”她一边走一边说：“天快亮了，怎么牛鬼蛇神们还没有开始打扫校园呀？把他们都关在哪儿啦？”马胜利说：“分了两片，头一批人关在原来校办工厂的危险品仓库里，第二批人盖了牛棚，关在牛棚里。”“哪一片近啊？”武克勤站住问。

马胜利说：“牛棚近。”武克勤说：“去看看。”

北清大学关押牛鬼蛇神的营地到了。这是用席棚圈起来的一片地方。大门是两道木栅栏门，武克勤远远看见问了一句：“这么低的门，不怕他们跑吗？”马胜利说：“谁敢跑？想一想就吓死了。”木栅栏门口早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学生和工人在那里等候，见到武克勤和马胜利，立刻跑过来汇报：“马上就集合出发。”武克勤看了看微明的天空，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着急，马胜利在一旁说道：“我们要看一看。”

木栅栏门摇摇晃晃地拉开了，门柱是两根埋在泥地中的圆木。隔几米一根圆木，钉上草席，就成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牢不可破的围墙。一进这个特殊的院子，就看到一排排临时搭就的棚子。棚子石棉瓦顶，前高后低，一面坡，靠门这一面一人多高，另一面半人多高，四面都是苇席墙。一共有十来排，每排长长的数十米。往棚里望去，里边慌慌忙忙地活动着一些人。马胜利介绍道：“前七排关的是男的，后三排关的是女的。每一排房子关五十个，一共将近五百个人。”武克勤问：“这些房子中间通的吗？”马胜利说：“是通的。”

武克勤站在门口，渐渐适应了棚中的黑暗，看清楚棚子里一个地铺挨着一个地铺，有一些脸盆、牙缸在黑暗中反着光。她看了看房顶，摸了摸顺坡下去的石棉瓦，想到这些牛鬼

蛇神一进门便卧到床上，那半人多高的高度也就够用，她问了一句：“这里有灯吗？”马胜利说：“有。”说着，拉开了灯。几十米长的棚子被三四盏20瓦的电灯泡照得昏黄发亮。往那边看去，显得深远无限，地上五花八门的褥子被单使你想到它们不同的主人。棚子里有股窒闷难闻的气味，她回头看了看，数十米长的棚子开着三扇门，这一扇，中间一扇，再顶端那一扇就依稀可见了。作为一个多年在教师队伍中生活的人，她不能不有一些善良的联想；然而，马上就用一句话抹杀了自己的联想：“这条件相当可以了。”马胜利说：“是。”

基本上不怎么漏雨。”

她走出棚子，外面已经乱乱糟糟开始整队。棚子与棚子之间只有两三米的距离，那些牛鬼蛇神们一排一排在自己的棚前站好，每一队牛鬼蛇神都有自己的队长，看到武克勤和马胜利等人出现，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战战兢兢加快了排队的速度。这里都是一些四五十岁以上的教授、干部，哆哆嗦嗦地扭动着，站不出一个整齐的样子。面前这一队的队长是生物系的教授，武克勤认识他，叫董元明。一副挺拔伟岸的身材，发际高高的，模样挺轩昂。武克勤看到他，略垂了垂眼，对方目光也闪烁了一下。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他们才能明白的缘分，武克勤几乎决心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与他结婚。然而，当五七年董元明成了右派之后，也便没了丝毫可能。董元明作为牛鬼蛇神一个分队的队长，正在声音洪亮地喊着口令。武克勤走出院门，在外面的空地上站住，在疾风扫落叶的思想过程中，把一切非政治化的联想都扫荡得干干净净。她现在是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袖。

五百人成十个分队一队一队走了出来，在院外这块坎坷不平的空地上排列好。看到已经秃顶的原校党委书记罗进也在队列之中，她深深感到世界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已经起了不可思议的大变化。这密密麻麻的一片人，白头发的、黑头发的，秃顶的、戴眼镜的，男男女女，曾经掌管着这个最高学府，海内外享有盛名；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操在自己手中。马胜利过来请示：“您是不是给他们训训话？”武克勤挥了挥手，说：“免了。”这时，

一个负责看管的大学生走到队列前面开始训话。训话的主要内容，是对两个昨天违犯劳动

改造纪律的人进行批斗。一个，是原物理系的系主任，头发苍白腰背佝偻的老头子，他昨天和家人私通消息。还有一个，是原中文系的女教授，圆圆的脸上一双直愣愣凸起的黑眼睛，她也是和家人私通消息。这两个人被叫出队列，弯腰九十度站在前面。训话的大学生宣布：现在，全体先去打扫大字报区和为接待各地参观的群众修建的数十个临时厕所；回来吃早饭时，再对这两个人进行批斗。每个分队要准备一个批判发言。

队列前面放着一堆大扫帚、铁锹，还有数十个粪桶、粪勺。牛鬼蛇神们按顺序走过去，拿起自己的工具。依然排成纵队，出发去完成清晨的第一课。武克勤站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用适当的高度看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她想起了世界大战中的战俘营。当这些人在眼前移过时，她觉得这里的运动体现着一种秩序，体现着一种权威。这种秩序和权威因为一片沉默尤其显得尊严。当那些年迈的男女扛着大扫帚、铁锹、粪桶、粪勺从她面前蹒跚而过时，她决定今后不再视察这个地方。这不该是她亲自出面的地方，也不该是她亲眼目睹的地方。

毛泽东想必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只须在文件上做出批示，以此体现生杀大权。此刻的权威感或许太赤裸，所以并没给她带来十分舒服的感觉。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从她面前走过时，咳嗽着扭头朝武克勤脚下唾了一口痰。这在武克勤心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那声音十分像在唾她。对方突然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抬起一张苦难的老脸，十分惊恐地仰望了她一下，那表情使武克勤确知，这口痰绝不是针对她的。然而，这依然无法驱走她心中的不快。这自然是一个无须发作的不快。她转头问站

在一边的马胜利：“哲学系那个李浩然呢？”马胜利说：“他早就自杀了，向您汇报过。”武

克勤问：“他老婆呢，是叫茹珍吧？”马胜利回答说：“她还在家里。”武克勤疑惑地看了看

马胜利，马胜利解释道：“一些身体不太好、问题又不太严重的，晚上回家住，白天参加劳动和接受批判。”

武克勤露出一丝讽刺的微笑：“这么说，他们算一批走读生了。”马胜利笑着应和道：“是。”这时，他看见什么，抬手一指：“那不是茹珍？”武克勤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茹珍顶着触目的阴阳头浮肿着脸矮矮地走了过来，在她后面跟着一个十分纤瘦的圆脸女孩。

武克勤问：“是她女儿吗？”马胜利回答：“是，她叫李黛玉。每天早晨陪她妈过来，晚上再来接她。”武克勤问：“为什么？”马胜利小心地回答：“怕她在路上晕倒。”茹珍从扫帚堆

上拿起了一把大扫帚，扛在肩上，从武克勤和马胜利面前走过，还抬起眼傻呆呆地看了看他俩，便懵懵懂懂像个大头娃娃一样跟上前面的人去了。李黛玉远远地看着，脸上是一种想跟随又不敢跟随的懦弱神态。

牛鬼蛇神在眼前走净了，武克勤挥了挥手，说道：“走吧。”簇拥的人便都像她的尾巴一样灵敏地跟上。这一刻间她领会到什么叫“尾大不掉”；什么时候跟随的人不灵敏了，就是权力开始消亡。走过茹珍的女儿李黛玉身边时，武克勤特意站住，不失和蔼地问道：“你是茹珍的女儿？”李黛玉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低眉低眼地点头回答道：“是。”“叫什么名字？”

武克勤问。李黛玉回答：“李黛玉。”“在哪个学校？”武克勤又问。李黛玉回答：“北清中学。”武克勤问：“你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吗？”李黛玉点了一下头。武克勤说：“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李黛玉又点了一下头。马胜利看着李黛玉，说：“你要记住这些话。”李黛玉微微扬了一下眼，点了点头。

武克勤又看了李黛玉一眼，转身走了。

走出几十步，她感叹地对马胜利说：“这个李黛玉长得和我女儿有点像呢。”马胜利连忙点头：“是。”他见过武克勤的女儿陆文琳，确实和李黛玉有几分相像。武克勤又扭头看了看站在远处路边的李黛玉，叹了口气，仍朝前走去，同时想到刚才那个朝她唾了一口的老教授。虽然她确信那不是有意的，但她依然像被人唾了一口一样，感觉久久挥之不去。

第三十七章

一踏上去南方大串连【1】的火车，鲁敏敏就禁不住漾起一阵兴奋，好像从冰冷的世界一步踏入暖热的世界，一种懵懵懂懂、喜洋洋的感觉笼罩在她连日来一直忧郁的心头。

她跟卢小慧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来到火车站，这里早已像蚂蚁搬家一样喧天喧地地挤

满了人。随着人流拥进火车站时，她学着卢小慧的样子掏出了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的学生证，一晃便拥进了检票口。扛着大包小包的普通旅客与拿着学生证冲锋陷阵的串连学生混在一起，汹涌澎湃。在拥挤中，鲁敏敏那被北清大学抄家以来所有的惊恐、不安与抑郁似乎都消淡了一半，虽然那巨大的阴影还不能彻底离开她。昨天，卢小慧听她讲了抄家的情况后，安慰她说：“别想那么多，你爸爸还没最后定性，怕什么？我爸爸在部里也早挨了大字报，咱们干咱们的，该串连就串连去。”卢小慧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袖章，说道：“给你，戴上它。”她感恩涕零地接了过来，戴到左臂上。

袖章是厚厚的红布做的，沿着袖子往上拉，有一种摩擦力，这从手腕经过肘部套到大臂的感觉让她十分温暖。她觉得自己加入了一个组织，有了一个依靠，自己在大家庭中没有被遗弃，甚至觉得左臂有了盾牌一样遮挡起全身。在往站台冲锋的一路上，她时时感到了左臂红袖章的存在。那是一种十分威武的感觉，有恃无恐的感觉，红彤彤的感觉。在随着人流踏着台阶冲上地道口来到站台的过程中，她时时感到整个身体的快乐。她像一头瘦弱的小鹿，离开了自己的家，在森林边的草坡上生疏地一步步跑起来，周围有暖风，有很多快乐的动物和小鸟。她越来越放心地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觉出自己的瘦弱，可也慢慢觉出自己正变得结实，可以跑得比较快。

她们随着汹涌的人流扑向开往上海的火车。车门前拥挤着一堆人，车窗成了临时的门，很多学生干脆从窗口爬进去。她们四人在拥挤的人群后面着急地踮起脚，卢小慧看到几个男生爬进了一扇车窗，便拉着鲁敏敏几个人赶过来。几个男生正准备把车窗关掉，卢小慧连忙向他们招手：“拉我们上去吧，我们是实验女中的。”正在关窗的男生友好地一笑，把关到一半的车窗又提了起来。车窗里伸下来两双黑瘦的手臂，卢小慧推了推鲁敏敏，说：“你先上。”鲁敏敏将手举起来交给了男孩们，在慌乱而又兴奋的攀爬中被拉进了车窗。她几乎是栽倒在男孩们的怀里，那与男孩面孔的摩擦及呼吸的相互熏染给她带来了长久难忘的美好感觉。她快乐地喘着气，觉得脸在发烧，接着，便与那几个男生一起伸手去拉，这种车上车下团结一致的感觉让她充分体会到青春的快乐。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卢小慧，她快乐地笑着，大眼睛亮晃晃地放着光，无数只手伸下去把她热热闹闹、乱七八糟地拉上来之后，

几个男生便一下把车窗放下来，再不理睬外面敲窗喊叫的人们。

这是男三中的学生，也是四个，四个加四个，面对面挤坐在三人座上，十分亲热。车厢里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火车开动时，鲁敏敏觉得车厢里火热的气氛正暖陶陶地生长着幸福。四个男生有话多的，有话少的，但都十分热情，目光中有直扑过来的亲热与直率。卢小慧明明朗朗的圆脸漾着微笑，大大方方地与男孩们说着话，鲁敏敏便在腴腆中保持了轻松。男孩们的目光经常扫过她，那目光在亲热和快乐中隐含着别的意味，鲁敏敏能够朦朦胧胧感觉到。她便觉得自己垂下眼的微笑十分快乐，能够觉出脸上发热，自己平时就爱脸红，此刻一定是脸红了。

当火车微微晃着掠过田野时，过道上塞满的人摆来摆去，不断有人挤蹭着她。都是一些闹闹嚷嚷的男女学生。这种拥挤也给她带来团结战斗一家人的火热感觉。一个身穿黄军装的男孩一直在她身边站着，每次因为拥挤和车的晃动侧压过来时，军装上的扣子就印记在鲁敏敏的脸颊上。她能觉出扣子的光滑，衣服的毛糙，甚至闻到了对方身上的汗味。这也让她感到兴奋。女子中学那种整整洁洁、单单调调、严严肃肃的气氛一下被冲得无影无踪。这种男女生大杂拌一样挤在一起的感觉，像过年的鞭炮齐鸣一样给人带来喜悦。她眼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商店里卖的果脯，红的、绿的、黄的，各式果脯混在一起，甜蜜蜜地，软乎乎的，热闹闹的。女子学校此刻给她方格本的感觉：千篇一律，一个字写在一个方格中，再没有变化。

到了晚上，火车在京沪线上飞驰时，车厢里更拥挤了。卢小慧拉着她钻到座位下面，躺在地板上睡觉。在这一夜里，鲁敏敏有了十四岁年龄的最大收获，她第一次明确知道，自己长得漂亮。这是卢小慧告诉她的。

两个人躺在地板上非常好玩，座位黑压压的在上面，用手一摸就能够着。头这一面是车帮，左右两侧可以看见人的腿脚。脚的方向是过道，灯光昏黄中也挤满了人。在这个上下左右都被人包围的低矮空间里，听着火车哐啷哐啷地飞驰，感觉着火车在身体下面的颠簸，想象着火车在黑暗田野上掠过，听着火车里闹闹嚷嚷又瞌睡疲倦的嘈杂声，两

个女孩挤在一起，低低地谈论有关女孩的话题，让人想到婴儿的摇篮。

卢小慧告诉她，对面的一个男孩一直在看鲁敏敏，她说：“他肯定是喜欢上你了。”鲁敏敏在黑暗中仰躺着，微微笑着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两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胸口，说道：“他怎么会喜欢我呢？他为什么喜欢我呢？”卢小慧也舒服地仰躺着，将两手放在胸前，说：

“因为你好看呗。”

鲁敏敏当即觉得全身像触电一样有了麻酥酥的感觉，连后脖颈都潮热了。她不太敢相信这种事情，问：“我哪好看呀？”卢小慧转过身来，将头枕在一条胳膊上，端详着鲁敏敏，说：“你是挺好看的呀，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好看吗？”鲁敏敏在黑暗中摇了摇头。她真的不知道，只知道从小学开始因为长得瘦高，在班里排队总是站在最后，班里的很多男生都比她矮，这不但没造成她的优越，反而使她感到自卑。在小学六年里，没有一个男生给她递过条子。后来，她慢慢长得丰满一些了，同年龄男生的身高也逐渐有人超过她了，除此之外，她再没有别的感觉。卢小慧说：“你真的很好看。从你一到实验女中，我就发现你好看了。告诉你，我说你好看，就是在男人的眼里你也是好看的，你应该懂得什么叫女孩的漂亮。”鲁敏敏处在无比幸福的暖热中，这幸福像最美妙的梦一样，让她晕晕乎乎。她甚至要真地想一想，这是不是做梦。

卢小慧显出成熟女孩的友善和热忱，她仰面躺着，将鲁敏敏的漂亮做了一番描述与分析，显然她很愿意表现自己描述与分析的能力，鲁敏敏则用旱苗逢甘露的心情聆听每一个字。鲁敏敏觉得，两个女孩躺在一起谈论这样的话题，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卢小慧说：

“你的身材很好，苗苗条条的，而且你这种身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长越好看。你的皮肤不白，微黑但很光泽，有一种东方人的韵味。你的头发特别好，不光黑，而且有弹性，是一头秀发，如果披起来一定非常漂亮。你的眼睛特别女性感，一看就很多情，很传神，是那种忧郁的美。反正你身上有很迷人的地方。”卢小慧停了一会儿，问，“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鲁敏敏觉得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放着光，照亮了这片黑暗的空间。她在光亮中看到自己好看的面孔烧得通红，也觉出自己的身体体现着女孩的线条。紧贴着火车地板，她觉出自

己的脊背还比较瘦削，肩胛骨被地板硌得有点生疼，手臂也比较细瘦，然而，她觉出自己身体的修长，觉出自己臀部的丰满，也觉出两条大腿的弹性。火车颠动时，她觉出自己女孩的胸脯、肋骨还是微微凸露着，一对乳房却已经隆起，随着火车的颠动，乳房也在颤动，让她觉出了乳房的体积、重量和弹性。她在遐想中观察自己的面容，不由得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这一瞬间，她体会到自己的脸蛋确实光润漂亮，自己的眼睛在微笑或者不微笑时，都含着一种忧郁的美丽。她沉浸在对自己漂亮的体会和想象之中。

卢小慧又问：“你听懂我的分析了吗？”她又转过头来，枕着自己的手对着鲁敏敏说：“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漂亮，知道自己好看。人活一辈子，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太傻了，明白吗？”卢小慧抓住她的手摇了摇。鲁敏敏在黑暗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下翻身俯卧在地板上。因为不小心，头还碰了一下座位。她满脸通红地、幸福地说道：“我过去一直不知道，真的。”“那现在呢？”卢小慧也转过身来趴在地板上，侧转头枕在手臂上问。鲁敏敏一下觉得有股幸福的热潮从身体下部涌上来，她的脸和头都蓬蓬勃勃地发热，她凑到卢小慧的耳朵旁，轻轻说道：“知道了。”卢小慧说：“你得谢谢我。”鲁敏敏在卢小慧的脸颊上

亲吻了一下，然后，又不好意思地趴到自己手臂上，满脸烫热地说道：“太谢谢你了。”两人趴在那里，眼睛在黑暗中发着明亮的光，一边看着眼前，一边想着与女孩有关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卢小慧问道：“你家里就没人讲过你漂亮吗？”鲁敏敏摇了摇头，“没有。”

卢小慧问：“你不是有三个姐姐吗？”鲁敏敏趴在那里想了好一会儿，说：“她们从来没有说过我漂亮，她们小时候老打我。”“为什么？”卢小慧问。鲁敏敏说：“不知道。”两人陷入

片刻沉默，听着火车在颠簸中飞驰。这样趴在地板上，能够更真切地感到火车的铁轱辘在钢轨上飞速旋转和敲击钢轨衔接缝隙的运动。她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火车融为一体，能够觉出火车在掠过黑暗中的广阔平原，掠过黑暗中的村庄和树林。特别是当火车经过大小桥梁时，那轰轰隆隆空空荡荡的震动与回响使她们感到下面河床的宽阔，河水的汹涌。在火车的颠动中，她们感到了火车的生命，也感到了黑暗中广阔大地的生命。鲁敏敏在这一刻

间想起了一个雨夜。

那天，二姐回来，发现家里的猫丢了，当即就狠狠地打了她一顿。她至今还记得二姐那气汹汹的表情。那时候，她简直比妈妈还厉害，打了她以后还不许她哭，不许她告诉爸爸妈妈。她想着，把这件小时候的事情讲给卢小慧听，她说：“我小时候很怕姐姐，特别是二姐、三姐。”卢小慧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没姐姐，我有两个哥哥。他们从没有打过我。”鲁敏敏在黑暗中突然好奇地转过头，问：“卢小龙是你大哥吗？”卢小慧说：“是。”

“他对你好吗？”鲁敏敏问。“好。”卢小慧回答。鲁敏敏又问：“他是不是挺有思想的？”

卢小慧想了想，回答道：“他是一个特别敢行动的人。”鲁敏敏又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呢？”卢小慧在黑暗中笑了，说：“我以后让你见见他，你就知道了。”鲁敏敏在黑暗中凝视着眼前，陷入了遐想。

一出上海火车站口，就有红卫兵把守，北京的学生证便成了通行证。在第二道关口，上海的红卫兵挨个询问每个人的出身，卢小慧说道：“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一个圆脸的女红卫兵声音响亮地说道：“欢迎你们来上海革命串连。”

她们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中穿行了几天，纷纷扬扬的传单从两边高楼上雪片一样飘洒下来。这里比北京更拥挤，更稠密，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革命气象。她们逛了桅杆林立的黄浦江外滩，又跑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看了两圈大字报，便决定登车直奔井冈山。在上海的几天中，鲁敏敏觉得自己到了陌生而又新鲜的世界。这里没有北京宽展，少了水平线，多了高楼大厦的垂直线条。这里的墙与墙之间的距离更狭窄，这里的人更忙碌，这里的天空更零碎，这里的口号在空气中更稠密。而真正使她快乐的是，她到了一个与自己的过去毫无关系的新天地。这里没有小时候的记忆，也没有对家庭的回忆，想象不出姐姐们的面孔，这是她意识到自己漂亮后踏进的第一个乐园。当一个女孩意识到自己漂亮后，她对世界便有了一副全新的眼光。她喜欢上海的拥挤，喜欢上海的稠闹，喜欢上海高楼大厦间空间的狭小，喜欢上海方言的呢依软语，她成了一个晕晕乎乎、傻头傻脑、跑来跑去的女孩。

因为知道自己漂亮，她也便不断发现自己漂亮。那四个北京男三中的学生早已和她们挤散，现在无论在哪儿看大字报，都有人注意她。有了这种感觉，眼前的一切便都有了特别快乐的趣味。上海真是一个嗡嗡乱响的、快乐的马蜂窝。

她们又登上江西的火车，又是同样的拥挤，又是从车窗里爬进爬出，又是车厢过道里站满了人。在车厢的两端，门旁边和厕所里也都挤满了人。像是成堆的胡萝卜塞在一个大筐里，晃呀晃呀，胡萝卜磨破了皮。她在梦一样恍恍惚惚的状态中晃到了南昌。在这里，也是漫天遍野地看街上的大字报。又跑到江西省委大楼前和本地的红卫兵一起冲了一回省委，震天动地喊了一片口号。那潮水般冲进省委大楼的感觉实在令人兴奋，男男女女的红卫兵疯狂地喊着口号往前冲击时，她能够感到冲击的快乐。南昌市也成了传单满天飞的革命城市，她们晃着通行无阻的北京学生证，分文不花来到了吉安市。再往前走，就直奔革命圣地井冈山了。

吉安是个十万来人口的小城市，这里的文化大革命与北京还有一段差距。造反派在地委、市委的门口都遇到了保守派稠密队伍的阻挡。卢小慧说：“咱们先在这里冲一下，再去井冈山。”作为最早一批到达吉安市的北京红卫兵，她们立刻成为本地造反派学生万众簇拥的对象。她们用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红卫兵的名义上街贴出了“炮打吉安地委”、“炮打吉安市委”的大标语，吉安的造反派学生们在全市范围内帮她们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一时间，吉安市的街道两边和地委、市委大院门口，都贴满了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的大标语。现在，不仅卢小慧成了经常在街头讲演的中心人物，鲁敏敏也容光焕发地在人群中做开了讲演。当她站在高处面对千百张面孔时，觉得自己比过去挺拔了，高大了，也强壮了。

在她们的鼓动下，吉安市造反派学生开始冲击地委、市委前面的保守派防线。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进行肉体的冲撞，鲁敏敏冲在第一排。后边的人潮拥着她，前面一排排的人挡着她，她像潮水中的浪头一样冲过去，那些魁梧的工人、清瘦的学生都在勉勉强强地支撑着。她侧着身，用胳膊和肩膀作为冲撞的盾牌，在喊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她既能觉出造反派潮流的汹涌澎湃，也能觉出保守派防线拼尽全力的抵挡。这种有弹性的冲撞与拥挤，让她感到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兴奋与快感。她浑身已经汗湿，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往前冲。

终于，洪水突破了堤坝，他们冲了进去，源源不断的人流拥进了大院。这个看来不大的院子很快挤满了喧嚷的人群，一片涣散的沸腾。她气喘吁吁地撩着汗湿的头发，准备寻找新的造反行动。她把头发捋到两侧，一瞬间又意识到自己的漂亮，心中漾起一丝幸福。卢小慧走过来，问：“你没有挤伤吧？”她快乐地摇了摇头。卢小慧看了她一眼，说道：“你变了。”她垂下眼想了一下，快活地说：“我真热爱文化大革命。”这一瞬间，她惟一遗憾的是腰间没有扎一条皮带；倘若那样，双手叉腰站在这里，一定会更挺拔，更有生气。

吉安市的形势急转直下，工厂的工人一队一队开出来保卫地委、市委，农民也一队一队从四面八方的农村扛着扁担、铁锹进城保卫地委、市委。几个北京的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学生暂时撤退到一所中学内。浩浩荡荡的赣江从吉安市旁流过，江中有一个白鹭洲，这所学校就在白鹭洲上，她们等于被封锁在学校之中。站在白鹭洲上看着岸边滔滔不绝的保守派游行队伍，卢小慧和鲁敏敏都觉出了一种战斗的气氛。卢小慧决定从北京搬救兵，她给卢小龙拟了一封电报，由吉安市的一名造反派学生连夜泅水过江，到吉安市邮电局拍发出去。

注：

【1】大串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首都和各地红卫兵代表，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从9月6日起，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运动，至此，大串连迅速在全国全面展开，直至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第三十八章

朱立红的父亲朱严明坐在客厅的双人沙发上，他的妻子齐恩惠站在背后给他捶着肩膀。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相册和成堆的照片，朱严明一边和妻子商量着重大的事情，一边一张一张看着照片。

朱严明是卫生部一位特别的领导干部，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因此，几乎和中央的绝大部分首长都有过合影，面前这成堆的照片，就是他多年光荣的记录。现在，政治上风云突变，他想到要将这些光荣的记录整理一下，按路线分分队。有些照片绝对不能保留了：和彭真的合影，和罗瑞卿的合影，和陆定一的合影，和杨尚昆的合影，应该立刻销毁。而和毛主席的合影，当然应该多多地放大，挂在屋子的正中。他看了看墙壁上挂的一幅照片：毛主席站在正中央，其余的人分两排站在他的两侧和身后，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上就站着朱严明。他低头一边翻着照片，一边谛听着楼道里的动静。

一个人的脚步声上楼来，妻子停住手里的动作听了一下，说：“不是立红。”朱严明也分辨出来，这不是女儿的脚步声，让妻子继续给自己捶着背，同时像看扑克牌一样将一摞照片拿在手里，一张一张抽着看。脚步声经过家门口往楼上去了。又有脚步声从楼下响起，两个人都停下来谛听着。脚步声很任性地咚咚咚上楼来，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立红回来了。”朱严明起身要站起来，妻子齐恩惠将他摁回沙发，几步走过去将房门打开。朱立红气喘吁吁地滚进了房门，她一边进门一边瞪着水泡肿的大眼睛嚷道：“今天开门怎么这么慢，我都敲第四下了。”做父母的陪着笑，往常，女儿的脚步声在一层楼出现时，他们就有了反应；当女儿走到二层楼时，他们早已确认；当女儿走到三层楼家门口时，他们大多已经把门笑吟吟拉开，做出欢迎宝贝女儿的盛情状。今天，女儿的脚步声过了二层楼，他们才开始反应，当女儿敲响第一声门时，他们还没有赶到门口。

朱立红一进屋就嚷着要喝水，母亲把一杯凉开水递到她手中。看着女儿喝完，又接过杯子将毛巾递过去，等女儿擦完嘴，她接过毛巾说道：“去你爸那儿吧，你爸等你一下午了。”朱立红撇了一下嘴，说：“我还没洗手呢，咱家的规矩不是到家先洗手吗？”母亲又陪着小心笑了一下。父亲的目光一直笑咪咪地跟着女儿，这时又笑咪咪地摆摆手，意思是快去洗手，再过来。朱立红哼了一声，跑到厨房哗哗地打开水龙头，用肥皂洗了手。接过母亲递过来的毛巾擦了一把，便走过来一屁股坐在父亲的大腿上。

高三的女儿一回家还要坐到父亲的腿上，足以表明她在家中的娇娃娃地位。女儿已经

很胖了，很重地压在朱严明的大腿上，朱严明不但不感到负担，而且有种欣喜若狂的兴奋。他从小喜欢这样抱着女儿，抱着她看连环画，抱着她看民间故事，抱着给她讲故事。女儿慢慢大了，抱得少了，然而，每当女儿进出家门，还要这样抱一抱。当然，现在抱的方法与以前不同了。

小的时候，总是把女儿紧紧搂着贴在自己怀里，两只手将女儿箍托住。女儿胖嫩的身体和鲜嫩的气味总是引起他生命深处的冲动与亲爱。他吻着女儿的头发、脖颈，女儿会因为痒痒在他身体上扭动、蹬腿，甚至还会伸手抓他的下巴。那时，他就会捉住女儿白胖细嫩的手臂，女儿往往会极力挣脱，他就会说：“爸爸帮你打爸爸。”然后，抓住女儿的手拍打自己的脸。及至打到比较重、比较响时，女儿便满意了，继续安静地坐在父亲的怀里看连环画。他也就安安静静地搂着女儿，同时像摇篮一样微微晃着身体，给女儿受到爱抚的感觉，也给自己爱抚女儿的感觉。

现在，他当然不能再随意地从后面箍住女儿的身体，也就是两手轻轻地拍一拍女儿的大腿，再抓住女儿的肩膀或胳膊，任她在自己身上颠一颠。这个颠表明女儿在维护自己从小得宠的小女孩的形象，也表明她这么大还坐在父亲腿上天真烂漫的举动。父女俩都非常珍惜每次见面时的亲热仪式，他们都在重温往昔父女亲昵的活动。他们都知道这么大的女儿在父亲身上不可久坐，搂抱也不可过分，然而，他们总是显得非常随意和惯常。女儿像往常见面时坐在他腿上一样，总要找到一个很急切或者很快乐的话题，以便自然而然地延长坐在父亲腿上的时间。她拿过父亲手中的照片，一边看着一边问：“爸爸，你弄这些照片干什么？”做父亲的说起自己的打算。女儿全神贯注地一张一张看着照片，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坐在什么地方。父亲则一边轻轻拥贴着女儿烘热的身体，一边便很认真地继续讲起自己重新整理照片的想法。

对于父女俩的亲热举动，齐恩惠早已司空见惯，她似乎并不介意这一点，而且常常扮演一个与丈夫争宠女儿的角色。她这时走过来，用手摸摸女儿那光溜溜的短发，又拍拍女儿胖囊囊的脸蛋，说道：“我们立红今天想吃什么？”朱立红一边看着照片一边撇着嘴来了一句：“什么都行。”

终于，朱立红觉得在爸爸腿上坐的时间足够长了，便一滑坐到一侧，半躺半坐地仰靠在沙发上。父亲则侧转过身，让女儿更舒服地把两条腿都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开始轻轻地给女儿捶起脚腕子来，一边捶一边说：“今天骑车腿骑酸了没有？”朱立红继续认真地看着一张张照片，同时把两腿很舒服地伸挺在父亲的膝盖上：“怎么不酸？”父亲便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给女儿捶起腿来。捶到高兴了，就把女儿的腿当作一架钢琴，“弹奏”起来。女儿坐在左侧，大腿就是低音区，小腿就是高音区。他从高音击到低音，又从低音击到高音。有时一边哼着歌，一边像弹钢琴一样高低音跳跃着击开了。这时，女儿一边看照片一边就会撇嘴道：“你这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一点都不端正，一点都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便笑笑，又变成从高音到低音、从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捶敲。

齐恩惠在对面坐下了，仰着那张很精明的面孔看着父女俩，说：“立红，要不妈妈给你捶吧。”女儿仰躺在沙发上，说道：“你那太专业，你给爸爸捶吧。”做母亲的便一笑，她是在医院搞理疗的。女儿一边看着照片一边问：“妈，饭弄好了吗？”母亲说：“早弄好了，随时可以吃。”女儿说：“好了好了，我饿了，要吃饭了。”说着，她便推开爸爸的手，放下腿站了起来。

一家三口人围桌吃饭时，通常的话题是互相评价对方的胖瘦和相貌。女儿看了父亲一眼，说道：“爸，你最近是不是眼睛有点肿啊？”朱严明长着一张清清白白的国字脸，这时就会摸摸眼睛，说道：“觉睡得少。”朱立红接着就会看母亲一眼，说：“妈妈倒是不胖不瘦，没变化。”然后，父母俩便端详起女儿来。女儿那眼睛凸起的长方脸在他们眼里总是越看越顺眼。胖也好，瘦也好，埋在饭碗上吃饭，真像一个大娃娃。

晚饭是大米粥，芝麻酱花卷，红烧带鱼，肉丝炒芹菜，葱油拌海蜇，西红柿炒鸡蛋。朱立红吃得挑挑拣拣，在父母的不断哄慰下，终于吃完了。接着，一家人便商量起正经事。

朱严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过去曾在军队，后来到了地方，看见文化大革命形势变化多端，又考虑再穿军装。夫妻俩早已把这个问题商讨了多日，今天征询一下女儿的意见。女儿从来是家中的主心骨，现在又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的头头之一，全国响当当的造反派，

每次回家都带来大大小小的传单，其中包括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比做父母的消息灵通得多。

朱立红非常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她坐在大沙发的中间，将身体背靠在右侧的父亲身上，将两条腿放在了左侧的母亲腿上。这次是母亲给她按摩小腿和脚脖了，这是她每次长距离骑车回家必有的待遇。她从茶几上成堆的照片中拿出一摞，像看扑克牌一样一张一张翻看着，问：“您现在想回部队，随时能回吗？”朱严明点点头，说：“能吧。”他一边和女

儿谈着话，一边把女儿的手抓在手里摩挲着。女儿的手不像身体那样肥胖，显得比较秀气，这样捏着，偶尔还可以用它胡噜胡噜自己的胡子，光光滑滑的手摸过粗糙的胡茬很舒服。

齐恩惠一边给女儿捏着脚脖，一边说明道：“你爸爸可以去找林彪、叶群嘛。”朱严明确说：“过几天我就有机会去林彪家里。”

朱立红一下有些兴奋，她扬起脸看着父亲，说：“那您就去。”朱严明问：“去哪儿？”

朱立红说：“去林副主席家，去军队。”朱严明点点头说：“不过，这里因素还挺多的。”朱

立红问：“什么因素？”朱严明想了想，说：“我慢慢理清楚，再跟你说。”母亲这时倒把话

挑明了，她使劲捏了捏女儿脚脖，女儿尖叫一声，训斥道：“你这是兽医呀。”母亲便停

住手，说道：“你爸爸要留在地方，卫生部这几个部长看来都呆不长了，毛主席对卫生部不满意，文化大革命搞来搞去，最后说不定会让你爸爸当部长。你爸爸出身好，历史上清白，没问题。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事谁也看不准，也可能留在地方最后被打倒也说不定。去部队就安全多了，只是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了，再回去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朱严明觉得妻子的话太不得体，便说：“我倒没那么多考虑，我主要是考虑在路线问题上一定不要站错队。”

朱立红踢了踢脚，示意母亲继续按摩，然后用手拍了拍父亲的脸颊，说道：“那你就应该紧跟林副主席，跟林副主席和跟毛主席是一样的。”朱严明思忖地点点头，说：“我也是

这么想。”他从相册里抽出一张他和林彪合影的放大照片，说：“爸爸想把这张再放大一点，

也买个镜框挂到客厅里，你说好不好？”朱立红拿起照片看了看，林彪一身军装瘦瘦地立在那里，父亲也穿着军装恭敬而端正地站在旁边。父亲那时显得比现在年轻多了，像个小伙子，这张照片她早就见过，她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同时指了指墙上一群人与毛主席的合影说道：“不要比那张大，毛主席永远是第一位的。”朱严明连连点头，说：“那当然。”

一家人说到这里，似乎解决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重大问题。朱立红坐起身来，三个人都围在大茶几前翻弄整理起照片来。

朱立红从小就喜爱爸爸与中央首长的合影，朱严明也从来将这个作为骄傲与女儿分享。他经常一张一张地给女儿讲解那上边每一个首长的姓名、职务，包括他知道的丰功伟绩。那时，他和女儿经常做的一个游戏是，将上百张各式各样的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背朝上理在一起。然后，一家三口人像发扑克牌一样，一人一张地顺序发下去。到最后，每个人都将自己手中的照片摊开来，谁手里有毛主席的相片，就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胜利。其他的中央首长，朱严明也早已清清楚楚地讲给朱立红听：毛主席第一，刘少奇第二，周恩来第三，朱德第四，陈云第五，林彪第六，邓小平第七，董必武第八，彭真第九。他总能够让女儿得到最大的光荣，因为毛主席的照片、刘少奇的照片、周恩来的照片、朱德的照片常常更多地落在女儿手中，于是乎他们就会说：“红红见到了毛主席，红红见到了刘主席，红红见到了周总理，红红见到了朱总司令。”

现在，这些照片需要重新整理了。一类照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毛主席，有周恩来，有陈伯达，有康生，有江青，朱严明都和他们合过影，虽然有的是群体合影。另一类，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有和彭真的合影，和罗瑞卿的合影，和杨尚昆的合影，和陆定一的合影。这些照片前两天都已经销毁，今天大清理，又翻出几张来，放在了一边。还有大量的照片堆在两个司令部之间，现在明显地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的照片像一座小山，朱严明说：“这些人你现在分不清他们以后会属于哪个司令部。”朱立红从中抽出一张刘少奇的照片，说：“这张肯定靠不住了。”说着，就准备往彭罗陆杨那一堆里放。做父亲的说道：

“先不着急，还要再看看。”朱立红又从中间的一堆照片中抽出一张北京市副市长邓拓的

照片，说道：“这个早已经被定性打倒了。”朱严明认出了照片中的邓拓，立刻点头说道：“对，

这个照片应该销毁。”说着，将它放到了反革命路线那一堆上。朱立红又从照片中拿出一张有邓小平形象的合影，她说：“这张大概也不行。”做父亲的依然说：“这也还要再看看。”

朱立红把中间那堆照片用双手撮起来，再哗哗地让它们从手中泻落到茶几上，说道：“用不了太久就能把它们分清楚了。”父亲说：“是。”她用手拍了拍右边那几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照片，说道：“和他们永远不要有任何联系。”父亲点点头。她又拍了拍中间这一大堆，“和这里的每个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去分析。”父亲又点点头。朱立红最后拍了拍最左边的照片，说道：“这是你应该紧跟的。”她从里边拿出几张有毛主席的照片，“这是你永远要紧跟的。”又拿出那张父亲和林彪的合影，“这也是你永远要紧跟的。”做父亲的又点点头。一家人似乎都为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而感到轻松。

朱严明这才想起几天来一直想问的问题，他说：“你们学校的卢小龙胆够大的嘛。”朱立红问：“怎么大了？”朱严明确说，“他上次反工作组反对了，这次反对对联好像又反对了。

我看你拿回来的传单上有中央文革的讲话。”朱立红说：“爸爸什么时候去林副主席家呀？”

朱严明确说：“过一段时间，这个不是由我定。”朱立红说：“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也想去。”

第三十九章

当卢小龙搂着鲁敏敏在赣江边的沙滩上相偎而坐时，他感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梦如幻，他没有想到自己对女性的征服从这里开始。

浩浩荡荡的江水流过，波浪不时泛上平展的沙滩，漫到脚边。一个篮球大小的花皮西瓜像水雷一样半沉半露地在眼前漂过。一块破席子上糊着一张粉红的大字报纸，湿漉漉地像一艘船一样漂移着，大字报纸的一角翻起着，像飘扬在江面上的一面旗帜。夕阳把这面旗

帜照得透亮，隐约可以看见两个扭曲的大字：炮轰。远处，一艘艘驳般在江心行驶，冲开的波浪渐渐变为泛上河滩的一阵又一阵浪潮。对面的吉安市在夕阳下如一艘浩大无比的大船，楼群、平房、街道、电线杆、树木以及河堤上蚂蚁搬家般的行人，都烟蒸霞蔚、茂茂盛盛地洋溢着秋日里江边小城的生活气氛。江水映着夕阳亮晃晃地抖动着，从中看到天空和白云的镜像。这一段河滩极为平缓，身后是起伏的农田与村庄。

他们是游泳过来的，秋天的傍晚坐在江边，不免感到有些温暖中的凉意。他穿着游泳裤，鲁敏敏穿着游泳衣，两个人将衣服和鞋袜撂在了对岸的码头上。夕阳带着金黄的暖热镀在他们半裸的身体上，潮湿的江风带着腥味一阵阵扑来，觉出迎风的一面和迎阳光的一面身体凉热的不同。当卢小龙感到鲁敏敏因为凉意而轻微打颤时，就将鲁敏敏的脊背贴在自己的胸脯上，双手从背后连同她的两条胳膊都紧紧箍住，这样，两个人将夕阳镀出的暖热和江风吹出的湿凉贴在了一起。他用胸脯摩擦着鲁敏敏稍有些稚嫩和瘦削的脊背，两个人的体温排除了阳光暖热的印迹与江风湿凉的印迹融合在一起。

随着一阵更疾劲的江风低平地吹过来，潮湿未干的腿感到了夕阳将落尽的凉爽。他从后面更完整地将鲁敏敏裹紧在自己的身体里，同时觉出体内泛起的冲动十分直接和强烈。在一阵痉挛的搂抱中，他将这个冲动疯狂地印记在鲁敏敏的身体中。他双臂紧紧搂着鲁敏敏，双腿夹着她，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双臂和乳房，头埋在鲁敏敏湿漉漉的头发里，吻着她的脖颈和肩膀，再探过去吻她的脸颊。

当夕阳像飘浮在江面上的火球一样一下一下沉没到茫茫江水中后，江水先是被染得血红，随后变为暗红，最后暗淡下去。浓重的江水更沉默有力地流动着。赣江此时像一个披头散发的青毛狮子从天边匍匐过来，又匍匐过去。这是一头疲倦却又饱含雄壮生命力的雄狮，它趴在潮湿的红土地上，把狂热的身体烙印进了湿润的大地。这和他此时紧紧抱住一个女孩的感觉差不多。在一阵阵又激动起来的搂抱、夹持、抚摸和亲吻中，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骄傲的风筝，在地面上拖拉徘徊了许久，终于扶摇升上天空。蓬蓬勃勃的大风筝兜满着风，顶破重重压力，不屈不挠地升得越来越高。风在耳边呼呼地鼓荡着他，他雄赳赳气昂昂，无往而不胜。

又一阵狂热的拥抱和亲吻平抑下去后，他静静地搂抱着鲁敏敏。他能够从身体的直接传导觉出对方在遐想什么，他此时也在懵懵懂懂地遐想什么。他从小渴望很多的漂亮女孩能倒在他的怀中，不知编织过多少这样的故事，在白日 and 梦境中花花绿绿地演绎着，那是他的连环画。他终于在迷乱恍惚的思想中，大概整理了一下赣江边这个如梦故事的形成。

收到妹妹的电报，知道她和同学们被围困在江西吉安市的白鹭洲中，他最初感到问题十分危险和严重。北清中学红卫兵正在分崩离析，对联辩论后，黄海死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旗帜另立山头了，差不多有一半人跟着黄海在北京各大中学校横冲直撞。宋发也露出了另起山头的迹象。面对这些分裂，卢小龙一直想巩固自己对北清中学红卫兵的控制权。校文革早已成立，他名义上是校文革的第一号人物，然而，随着大串连的展开，学生们流水一般流向四面八方，学校的斗批改只有几个加入校文革的年轻老师在张罗，而大部分工作又是在忙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学生。教室都成了临时宿营地，桌椅、板凳早已搬空，地铺上睡满了天南海北的外地学生。对全北京、全国的政治斗争，自己该如何介入，搞哪些新名堂，也是他整日思索的事情。当把这一切暂时放下，带着几个人经上海、到南昌、赶到吉安市时，他发现，妹妹她们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危险。

既然到了吉安，就要有一个大的行动，要发起新一轮对地、市委的冲击。让他十分兴奋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如此大的威望与号召力。北清中学红卫兵卢小龙的名字一在吉安的大字报、大标语中出现，立刻引起了轰动。当地的造反派学生纷纷云集到他身边，全国各地不少路过吉安准备去井冈山串连的学生也都聚集在他的旗下。特别有趣的是，无论在北京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还是逍遥派，到了这里一律成了造反派。他们将吉安市的舆论占领了，北清中学红卫兵和卢小龙署名的大字报、大标语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没用两三天，他们就将吉安市的保守力量从精神上搞垮了。毛主席、江青对卢小龙有过的赞扬与接见，成了摧毁一道又一道保守防线的尚方宝剑。当他领着数百个北京学生打先锋，数千名本地造反派学生再度冲击地委、市委时，那些由保守派学生以及工人、农民组成的封锁线显得不堪一击，一冲即溃。当权派们纷纷被揪了出来，批斗、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子。

吉安形势翻了个个。

在吉安，他真正体会到了大权在握的感觉。在北京，无论他如何有名，他直接指挥的就是北清中学红卫兵和北清中学校文革。在人山人海的北京城，他算不上什么。只能用反工作组、绝食和反对“对联”这些铤而走险、顶风亮相的行为，使自己的名字冒出来，家喻户晓。而在吉安，一个城市的局势直接受他左右，只要他一句话，所有的学生，包括一些厂矿、机关的造反派，都会在一两个小时内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拥过吉安市最主要街道进行全市大游行。只要他做出一个决定，就能立刻在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当那些地委、市委的造反派干部也像造反派学生一样对他的讲话洗耳恭听、遵照执行时，他尝到了掌握权力的幸福。那是一种不用看别人脸色，而把脸色给别人看的生活。他想起小时候玩泥巴了。一汪水，一片烂泥巴，由着他践踏、挖掘、捏弄和摆布。想在地上添条沟就添条沟，想在小河边立两个小泥人就立两个小泥人。想在小河沟上用破瓦片架个桥就架个桥。现在，一个城市成了他玩泥巴的游戏场。

他知道什么叫“风雷动，旌旗奋，起宏图”了。他也知道什么叫“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了。他还知道了什么叫“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也知道了什么叫“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正是想到这句毛泽东年轻时代喜欢的诗句，他才想到要游一游赣江。他也想到了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以这种胸怀，他在—群簇拥他的北京学生和吉安学生中挥洒自如。

也正是在吉安，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在女孩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当那些地、市委造反派干部对他俯首贴耳时，他知道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力。当—群—群北京和吉安的女孩饱含着崇敬、爱慕或羞怯或勇敢地簇拥着他时，他知道了自己对女孩的权力。当鲁敏敏这个第一面就使他怦然心动的女孩以—种脸红羞怯而又崇拜仰慕的目

光长久地凝视自己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再不需要梦中用假想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饥渴，他也再也不用面对漂亮的女孩局促不安，他只要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政治才干，就无往而不胜了。当他允许鲁敏敏跟随在自己身边时，鲁敏敏兴奋不已。一个原本看着柔和多情的女孩，竟然像一个可以为他出生入死的女卫士。他走到哪儿，她便跟到哪儿。他讲话，她便记录。他召集会议，她便张罗场面。他饿了，她便帮他搞吃的。他渴了，她便给他找水。他说想游泳，她便借来了游泳衣裤。他们横渡了赣江后上到了河滩上。他让她挨着自己坐，她便又羞怯又兴奋地挨着他坐下了。他将她搂住，她便轻轻地将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他吻她，她便闭着眼把嘴唇给他。

那第一下吻在卢小龙全身激起了腾云驾雾般飘飘然的感受，他觉出对方的身体也一下变得绵软，她闭着眼仰在自己肩膀上，好像有点喘不过气一样发着抖，长长地呼吸了一下。他问：“你是第一次被人亲吗？”鲁敏敏点点头。他一瞬间想到：曾经那么遥远地渴望和想象的事情，今天就这样十分容易地实现了，不需要绞尽脑汁的设计，不需要曲折的努力。当你成了政治上了不起的男人后，女孩就会自己走到身边。他真像一只兜满风扶摇直上的风筝。他很饱满，很自信，很有力。在赣江边上意识到这一点，让他无比的兴奋、幸福和陶醉。多少年的渴望变成了现实。那一夜又一夜假想的连环画都暗淡下去，赣江边迷迷茫茫的故事才真正一派风光。如果说反工作组的胜利培育出了他政治上的自信，那么，将一个可爱的女孩十分容易地搂到怀中，开始培育了他男人的自信。

他紧紧抱住自己的所获，那苗条温暖的身体给了他极为亲爱的感觉。这个亲爱还含着一种感谢，少女的爱慕使他真正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江水不知不觉的流荡拍打中，天色浑浊暗淡起来，夜色一层一层抹黑了天地。天空中凝固着一派铁青色的云朵，暗蓝的天幕下对面的江城灯火迷离。江水在舒舒緩缓缓地流淌着，江中的白鹭洲像一个蜷伏的噩梦。

屁股下面的沙滩平滑而又潮湿，偶尔摸到一两块凸起的鹅卵石记忆着日晒的温暖。身后的农村及田野浮浮荡荡占领着广阔的空间。当空气凉下来时，他尤其觉出怀中这个女孩的柔软和暖热。她偎在自己的怀里，在朦胧黑暗的暮色的庇护下，他更无畏地爱抚和亲吻着她。

这时，他似乎忘记了北京，忘记了喧闹的革命，他在占有和品尝着怀中的一切。

这时的亲吻是长久的，他发现，这是一下就学会的事情。这个吻像一眼深井一样，栽入大地深处。这时的抚摸是更热烈也更从容的，那是对大地细心的耕耘。鲁敏敏的脸蛋是烫热的、光滑的，在她脸上吻着、蹭着的感觉非常激动他。她的嘴唇是湿润的，舌头长而润滑，像一条肥胖的泥鳅一样被他吮吸出来，在自己的口腔里活动着。她的胳膊还显得瘦削，捏着那比较松软的肉，能够摸到那可爱的骨骼。她的锁骨、肋骨也都微微凸起着，能够一一触摸到。她的乳房却有着让他惊喜的丰满，掀开泳衣吻着乳房，在两个人的身体中都激起了抑捺不住的扭动。他的手沿着乳房下的肚皮一直摸下去，这个神秘的探索居然没有经过任何胆战心惊的犹豫和阻挡就完成了。当他的手伸到女孩最隐秘的部位时，那里光滑的皮肤、稀少的毛发和潮湿的分泌一下使他浑身激灵地打了一个抖。自己的手像被融化了一样，伸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好一会儿找不到自己和这只手的联系，似乎中间的胳膊没有了。慢慢地，他将手的感觉和整个身体联系到一起。当他再往下褪鲁敏敏的泳衣时，鲁敏敏轻轻抓住他的手，说了一声：“别。”卢小龙还没有成熟男人应该具备的性知识，便不再坚持，这时，一个翻身压在了对方身上。他们裸露的上半身完全印在了一起。在黑暗江边的沙滩上，这真是一个大地为床、天空为帐的拥抱。

一艘江轮哗哗地冲击着江水，突突地响着马达在江中驰过，船上的探照灯雪亮地冲破黑暗，照射着江面。江轮远去之后，周围更加安静，听见江水一潮一潮轻轻泛上河滩的声响。他一边亲吻着鲁敏敏一边问：“你爱我吗？”生平第一次问这样的话，显得稍有些陌生。

鲁敏敏扬起双臂勾住他的脖子，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眼前想着什么，说了一句：“我觉得像做梦一样。”卢小龙也有同感，一瞬间他对这赣江边的故事的真实性有了怀疑。他甚至按照小说中描述的方法掐了掐自己的脸，用疼痛证实了这并非做梦。他用双手摸了摸鲁敏敏的两只眼。那双眼合上了，又睁开，在黑暗中依然若有所思地闪着亮。他又问：“你爱我吗？”

这句话一出口，依然显得生疏和不自然。对方点了点头。他问：“为什么爱我？”鲁敏敏依然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凝视了他一会儿，说道：“你棒啊。”卢小龙问：“我哪儿棒？”

鲁

敏敏看着他的脸，把他的脖子一下勾下来，让他的脸贴在自己耳边，说：“你以后肯定是个革命家。”卢小龙被她富有憧憬、崇拜和爱慕的声音激起了新的冲动，他用力地拥抱和亲吻了她一阵。

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是第一次和人好吗？”鲁敏敏在黑夜中看着他，无邪地点了点头。卢小龙吻了她一下，感到骄傲和满足。鲁敏敏用双手撑着他的肩膀，仰看着他：“你也是吗？”卢小龙想了想回答道：“我也是。”鲁敏敏又看了他一会儿，问：“你以后还会喜欢别人吗？”卢小龙看了鲁敏敏一会儿，不说话，又开始亲吻她。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女性的征服也才刚刚开始。

注：

【1】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出自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参看第二章【12】（1965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76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2】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出自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参看第二章【12】

第四十章

林彪一个人在宽大而朴素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窗户拉着一层薄薄的纱帘，窗外是安安静静的院落。毛家湾笼罩着一种日常的又是肃穆的安静。他走走停停，背着手站立一下，他在寻找自己的思路。

从10月9日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军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会议原定开七天，现在拉开架势，已经开了十几天。他看

看了一下桌上的台历，今天是1966年10月24日，明天，10月25日，他作为党的副统帅和毛泽东确立的接班人，要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此刻要完成的任务是，准备自己的讲话提纲。他从来只让秘书准备基本材料，讲话内容都是他亲自拟定。这也像指挥一场战争一样，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站立在房间中央，再一次感觉自己面对的一切。房间里非常朴素、简洁，四壁雪白，干干净净，只有写字台、几把不多的椅子和一个沙发。在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坐在藤椅中的照片，在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装饰的东西来干扰他肃静的思想。他又在屋里走动了一下，觉得屋内稍有点冷热不均。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和写字台上的温度计，都稳稳地指着摄氏21度，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室温。又看了看白色的纱窗帘，没有一丝浮动。温度很平稳，空气很平稳，他的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他对这个世界，总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他从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单刀直入世界、又脱离这个世界的人物。过去作战时，他以战争为自己的生活。对于世上其他争斗，他都隔着帷幕稀薄地观看。现在，处在和平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他也单刀直入思维简捷地紧紧把握与政治斗争直接关连的大脉络。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花红柳绿繁喧多样，也不管各种各样的事情如何千头万绪，他总是去繁就简，抓住那些与他行动相关连的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听任这个世界汪洋大海、恣肆泛滥。一个人没有精力去观察世界的方方面面。一个真正成就大事的人，要简捷地盯住那些与自己行为相关的为数不多的事情。看到世上有很多人漫天轰炸一样盲目地扑腾，他常常轻蔑地摇摇头。

他在屋里慢慢走了几步，停住，觉出自己身体的干瘦和轻飘，也觉出自己身体的衰弱。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鹰鹫，在空中飞翔时遮天盖地，在地上没有多少重量，甚至有些轻飘。自己的脸也是鹰鹫的感觉，他有一只鹰钩鼻，有一双锐利的鹰眼，颧骨凸起、两颊下陷也像鹰一样阴沉有力。他经常像鹰一样停在高高的悬崖上一动不动，俯瞰世界。他眯眼打量这个世界的目光，和两眼之间鼻子这一部分那种向前用力的感觉，也像鹰嘴一样，这常常是一种并不坏的感觉。他不需要像毛泽东那样恣肆地畅游长江、巡视南国，气势澎湃地做各种

讲话，也不需要像周恩来那样五洲四海地飞行，日理万机地忙碌，更不需要像江青这样激昂慷慨、飞扬跋扈、上紧发条地紧张开拓。他就是安安静静一坐，偶尔站起来走一走，依然沉淀出一种安静。当一个人精力不过剩时，只要你善于休养生息，反而可以进入非常简洁明白的精神状态。他在软椅上慢慢坐下了，整个房间肃静而又空洞。他喜欢肃静和空洞的环境，常常在这种环境中完成必不可少的重大思索。

他拿起一摞白纸放在膝头，拿起一支粗自来水笔，开始做独特的构思工作。他先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大字“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他要完成的总题目。他把这张纸顺手飘在地上。又在第二张纸上写上“1966年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把这张纸也飘落在地上。自己曾在1966年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已经作为现在的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成员。他提醒自己过去曾经做过的讲话，要在那个基础上有深入，有提高，有前进。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其实是这次中央会议上印发的参考材料之（四），讲的是红卫兵破四旧的丰功伟绩。这个材料实际上是他事先让谢富治准备的。

他把这张白纸也飘落在地上，这也是自己准备讲话要面对的基本情况。他又在第四张纸上写了“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简况、简报”，这是这次会议上印发的参考材料之（五）。他把这张白纸也飘落在地上，这也是他在准备讲话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基本情况。然后，他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上“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把这张白纸也飘落在地上。这是前几天，10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时陈伯达做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毛泽东所赏识。讲话稿他已看到，这也是他准备自己讲话所要面对的基本情况。

一张张白纸从他膝头飘落在地，铺展开来，使他面对了他要面对的全部基本情况。在有的白纸上写着“周恩来”三个字，那表示周恩来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有的白纸上写着“陶铸”二字，那是表明陶铸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有张白纸上写着“刘少奇”三个字，在与它相邻的白纸上写着“邓小平”三个字，这两张纸就在自己的左

脚旁边，它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在昨天会上做的检查。还有一些白纸上写着《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这几个月来的重要社论的题目，它们也都洋洋洒洒、显显赫赫地铺在地上，各自做出它们的提示。当身边铺满了写着大字的白纸时，他就安安静静地俯瞰着一切，感受着一切。他要面对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重要情况，最后形成自己这次讲话的有力构思。他的讲话绝不该繁文缛节，绝不该拖泥带水，绝不能像陈伯达这些夫子那样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他要针针见血，提纲挈领，出语惊人。

他又写了几张白纸。在一张纸上写了五个字“炮打司令部”，并加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把它飘落在离自己较近的地方。那是提醒他毛泽东的着眼点。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划上了一个大惊叹号，飘落在面前较近的地方。这句话是提醒自己前不久10月1日国庆节的时候在天安门上的讲话，那个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纸与纸之间有一些重叠没关系，只要字一落在纸上，它们的存在他就是清楚的。当满屋子都落满了白纸之后，他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基本情况都在面前了，就像指挥战争时一样，现在，要的是作战方案。

他在一张纸上写上“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又在下面写了“两头劲很大，中间劲不足”几个字。他把这张纸放在旁边的一个板凳上，这是他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他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准备讲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大标题下，他又写了三行大字，“第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第二，要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第三，破私立公。”他把这张纸也放在了板凳上，与刚才那张纸半重叠地平行。接着，他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三，怎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他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并在下面划了几个三角形，表明有若干条，然后，把这张纸也放在身边的凳子上。他又静静地闭着眼想了一会儿，在腿上那一摞白纸上又写下这样或那样简单的字，分别插到板凳上那三页纸的下面。这是他自己讲的三个问题分别罗列的要点。

当思路凝固时，他便一手拿笔一手拿着一摞白纸踏着满地大雪一样的白纸轻轻走几步，巡视着，把有些纸张拿起来看一看，又飘落在地，还把有些纸张之间的位置做一个调整。

而后，就又会得到一些灵感，回到软椅旁坐下，又写下一些字，分别插到板凳上那三页纸的下面。最后，他要讲的三个问题各有一摞白纸，写着这样或那样一些简单提示。他便一摞一摞拿起来，分别翻看着，又在新的白纸上将自己有关三个问题的思路归结为最简单的提纲。这该是开门见山的讲话，该是简洁有力的讲话，该是提纲挈领的讲话，该是远远高于陈伯达这些夫子水平之上的讲话，又该是恭恭敬敬跟随毛泽东的讲话。

讲话提纲大致出来了。他又将它们放下，在屋里慢慢走动几步，随后，摁了一下传呼铃，警卫干部迅捷而又安静地进来了。他挥手做了一个示意，对方立刻蹲下身将满地大雪般的白纸纷纷拾了起来，擦好放在写字台角。他又摆了摆手，对方便无声无息地撤退了。屋子里又是干干净净的地面，雪白肃静的四壁。

他站住想一想，又慢慢在软椅上坐下。

他又在膝头上放上一摞白纸，在新的一页上写下了几行字：“一，维护领袖地位。二，掌握干部队伍。三，号召群众。四，理论高度。五，明确的目标。六，历史的意义。”他把这张纸静静地放落在自己面前的地上。所谓“维护领袖地位”，就是他的讲话一定要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掌握干部队伍”，那就是说，他的讲话一定要在党政军干部中形成震动，同时感召起自己将要依靠的干部基础。所谓“号召群众”，就是他的讲话确实要能够在全国成为亿万群众的旗帜与口号。所谓“理论高度”，就是一定要在理论上直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一些振聋发聩的理论提法。所谓“明确的目标”，就像一个战役一样，必须包含着战役目标，否则，泛泛的理论讲述永远形不成号召力。一个明确的行动目标有时胜过十打理论纲领。所谓“历史的地位”，就是自己的每一句讲话都要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自己设计的“六项原则”，他又静心想了想，便将刚才大致拟定的讲话提纲放到膝上从头到尾审查了一遍，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然后整整齐齐简简单单地抄写在三张白纸上。他把这三张白纸看了几遍，便站了起来，将三张白纸放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上，轻轻压上一只红蓝铅笔。然后，便将写字台一角放的那些从地上拾起来的纸片都慢慢撕碎，扔到

纸篓里，又将软椅旁边板凳上讲话提纲的草稿也同样撕碎，扔到纸篓里，这个世界又肃静了。自己明天按照这个提纲的即兴讲话，就是继往开来、万马奔腾的了。

他在软椅上坐下了，觉出自己的额头和脊背上都有了冷汗。他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听凭冷汗在稳稳定定的空气中慢慢蒸发。他在等待自己身体内微存的正阳之气逐步从后背升起来，慢慢驱散脊背上的凉意，使周身变得气血完整起来。一日又一日的独自静坐，使他体会到当一个人思想焦灼地驰骋于天南海北时，整个精神和灵魂就都涣散到体外去了。那时，一个人的身体就像没有军队保卫、没有坚强边防的国家，一丝一毫的凉风都可能侵袭进来，使你觉得躯体的支离破碎。当你安下心定下神来，心神都守着自己的身体，你就会觉得自己比较充实，比较坚定。这种体验经常让他想到中国古代的佛家、道家的修炼。

他随手摁了一下软椅扶手上的又一个传唤摁扭，很快，一个内勤军人轻轻推开门，用请示的目光看着他。他伸出食指向上指了指，对方立刻明白，从写字台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绿森森的细香来，把香点着，插在一个小酒盅般小巧的青铜香炉里，放在写字台一角。林彪又挥手示意了一下，对方便撤退了。屋门又紧闭了，那只绿森森的细香燃起的青烟袅袅直上到雪白的房顶，又盘旋着漫开。林彪眯着眼凝视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安安静静地坐在软椅上。由于战争年代受伤，他的中枢神经受损，怕光、怕风、怕水，在居室里焚一支香，就是检验有风没风的最灵敏仪器。家中的人都夸张了他的怕光、怕风、怕水，他自己也在这种细心的护卫中沉浸在怕光、怕风、怕水的气氛中。他原可以不那么害怕，然而，渲染成这么害怕，也有一种麻醉人的力量。安安静静地坐在无人干扰的环境中，观察和思考并不安静的世界，有时让你升出一种冷酷而又从容的心态来。

眼前的青烟轻盈地、袅娜地上升着，这种青烟的飘动很能诱导他入静，进入半睡半醒的恍惚状态。从写字台桌面这个高度到房顶，就是青烟“长征”的路线。到了顶，高度上受到限制，便只有在广度上扩展，然后，便会弥漫漫漫，缭绕缭绕，环形起伏，最后，缭绕的青烟在很大的空间里变成图案复杂的巨大存在。他看到一个小小的蚊虫在缭绕的青烟中仓皇地飞翔着，在这只蚊虫的眼里，缭绕的青烟就是一眼难以穷尽的大千世界。倘若它想研究清楚这个世界的结构，想搞清楚千条万缕的青烟如何相互运动变幻，是极为困难的。实

际上，这个大千世界的发源在那燃烧的香头，它给青烟缭绕的大千世界源源不断输送着一切。世上的很多人就像那小小蚊虫，看不清事物的根本。当他们为满天缭绕的烟雾费尽脑汁时，根本不知道只要伸手掐断烟头，一切都烟消云散。一个青烟缭绕的世界来自一点红亮的香头，而那一点红亮的香头就会造成一个烟云缭绕的世界来装饰自己。

他想到了毛泽东，想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全国都大革命烟云缭绕时，他却盯准了那一点红亮的烟头。他慢慢闭上眼，自己的讲话也是一缕青烟升上天空，也会缭绕弥漫成广大的影响，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燃烧的根源。恍恍惚惚中，他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根源于真实的动机和目的。从真实的动机与目的出发，他便燃烧、释放出自己的能量，用弥漫的烟雾将自己笼罩起来。

忽然，门开了。林彪在恍惚中悚然一惊，背上泛出一片冷汗，心跳也加速起来。他刚要发火，便觉出了也想到了进来的是老婆叶群。他一瞬间不仅感到有风吹进来，而且有了小便控制不住、要尿到裤子上的急迫感。他出了一口气，定住自己的神，身体一动不动，眼睛微微睁开一线，果然是叶群半嚣张半文雅地立在面前。延安时挺好看的一个投奔革命的小姐，现在越长越像自己，露出一点男人相。也是颧骨凸起，下巴有点变尖。女人长得像他，可是十分地不中看。男人鹰相是勇猛的，女人鹰相是非常生冷可厌的。他瞄了瞄写字台上被扰动的那缕上升的青烟，没有说话。叶群也看到桌上的青烟在不稳定地摇曳着，知道自己冲撞了一个静默的状态，便立刻小心又犹豫地将门关上。林彪不耐烦地问：“什么事？”他生怕叶群长篇大套。叶群做出话一说完拉门就走的姿态来，说道：“我不想打扰你，可是不得不打扰你了。你要接见的人一会儿就都到了。”

林彪想起来，自己今天要接见几个军队卫生医疗系统的干部。他含威不露地说：“不是还没到时间吗？”叶群说：“四点半他们准时到，现在已经四点十分了，你也该准备准备。”

林彪说：“我有什么准备的？”叶群看了看他，犹豫着还是把话说了：“你总不能半醒半睡地猛然去接见人吧。再说，有关这几个人的情况我也要预先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另外，你也

好有个时间上上厕所，换换衣服呀。”林彪不快地闭上眼，没说话。他每到活动之前，无论是会见，还是开会，总要反复地上厕所，似乎要把体内的水分全尿尽，才能够放心心地去参加活动。他这时便挥了一下手说：“我知道了。他们来了，你再告诉我吧。”叶群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商量，希望你有个决定。”林彪不快地睁开眼，像个隐居山中的老道人一样看着叶群。

叶群说：“我是想说有关老虎的事。”林彪一下子振作了，老虎是他惟一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叶群说：“总要给老虎做个安排，现在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他这样闲着，是浪费时间呀。”林彪认真对待叶群的话了，他和叶群生有两个孩子，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儿子林立果小名老虎。林立果现在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是他十分钟爱的。他说：“那就做个安排吧。不过，做安排也要让他自己去闯，去锻炼。”叶群说：“那当然。不过你不做安排，他就没有去闯、去锻炼的机会。我想让他到空军司令部去。”林彪抬眼看了看叶群，叶群又补充道：“在这之前可以先到下面军区过渡一下，在基层锻炼一下。”林彪点点头，说：“就这样办吧。老虎这两天干什么呢？”叶群说：“正在搞你的自行车战时运输科目呢。”林彪一听高兴了，站起身说：“我去看看。”

前不久，他坐小轿车在北京街道上游转时，看到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突发奇想。过去战争年代，独轮车是战时运输的一大手段，现在，中国有上亿辆自行车，一旦爆发战争，能不能将两辆自行车临时组装成一辆四轮运输车？这一定是新时代人民战争的强大运输力量。两个人一左一右蹬着四轮运输车，既灵活又机动，需要时又可以化整为零，分成两辆自行车。他一回来，就把这个方案交给林立果去实验。他经常为自己的奇思妙想而自得。

他和叶群转来转去来到一间大房子，儿子林立果正在两辆拆散的自行车旁满手油污地忙碌着，周围还堆放着很多钢管、钢条和一地的扳子、钳子等工具。看见林彪进来，林立果立起身来，用手臂擦着额头上的汗。林彪笑眯眯地问：“到底行不行？”林立果稍有点局促不安地踏了踏脚，回答道：“理论上肯定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思路。实际上，就看我的设计和制作能力了。”林彪笑着点点头。他的情绪好了，似乎也忘了怕光、怕风、怕水

了，

刚才急着要小便的紧迫感也消失了。他俯下身，把儿子摆弄出的设计方案大致看了看，说道：“过段时间，要给你做点安排，你要好好接受锻炼。”这时，又一个在毛家湾搞内勤的中年军人迅捷而又平稳地走进来，对叶群说道：“主任，他们都来了。”叶群挥了一下手，说：“首长过一会儿就去。”林彪摆了摆手，说：“现在就去吧。”

看着那个军人离开房间，叶群小心地问道：“你不上厕所了吗？”林彪非常恼怒地白了她一眼，挥了一下手，就往外走。叶群立刻跟上几步，说道：“这几个人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彪说：“我不是都知道吗？”叶群说：“其中有一个叫朱严明，过去来过咱们家几次，后来脱了军装去卫生部了。他今天也来了，我不说怕你忘了他。”林彪一边听着叶群的介绍，一边记住了。他自己并不多记人名，然而，每到会见前，他都要听叶群介绍一下，以表现一个首长对多年前部下一见不忘的亲切形象。

一见林彪在客厅里出现，几位穿军装的和穿便装的顿时恭敬而又欣喜地站了起来。

林彪一一和他们蜻蜓点水地握了手。当握到一个惟一穿着便装的、长着端端正正国字脸的干部时，他既威严又和蔼地直接说出了对方的名字：“朱严明。”对方一下受宠若惊，说道：

“林副主席还记得我。”

看到林彪在中间的沙发上坐下后，大家才纷纷就座，带着恭敬而拘谨的笑容向他问候和进行三言两语最简单的汇报。轮到朱严明讲话时，他将一起来的女儿朱立红也做了介绍：“这是我女儿红红，她看过我和您合影的照片，从小就盼望能够见到林副主席。”林彪看着朱严明旁边坐的矮胖女孩，微笑着抬了抬手，说道：“很好，年轻人要好好干，前途远大。”

第四十一章

当卢小龙又一次来到沈丽家中的时候，与上一次抄家时的“狭路相逢”已相隔两个多月了。这次见面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变化是意想不到的。

沈丽正在琴房里和堂哥沈夏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十一月的北京早已是树叶落尽，

一片光秃。当卢小龙身后跟着一个女孩出现时，沈丽一下站了起来，她没想到卢小龙会来。在一片风景暗淡的无聊中，卢小龙风尘仆仆又自信饱满地出现，多少让她感到一点自己的软弱。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往日的光彩，自己的骄傲也有一点崩溃。

她将高大轩昂而又贫乏无聊的堂哥介绍给卢小龙，也从卢小龙的介绍中知道他身后站的印度式小美人叫鲁敏敏，实验女子中学的初中学生。在通情达理的应酬中，她却感到了被遗弃的委屈，这对于一贯骄傲的自己是少有的感觉。她当然还知道自己的漂亮，当然还记得上一次见面时卢小龙如何表白了对自己的爱慕，自己曾平静而骄傲地在两人之间划定了界限；然而，当对方两个多月没有光顾自己，今天突然出现时，她没有想到自己心中涌起一股怨恨，很像是小时候在父母面前受到冤屈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久违了。坐在光线晦暗的琴房里，面对着窗外的初冬景象，她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男孩已经在她心中占有了特别的位置。

两个多月来，她在漫天的舆论中常常读到这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曾经对她一见钟情，现在却显然无暇顾及她。在两个月的萧瑟秋风中，她还读到了自己的寂寞。当秋风将黄叶吹满街道时，北京的气氛显出了让人忐忑不安的动荡与冷酷。一种不安全感逐渐抑制了她出没于北清大学观看大字报的好奇。当窗外的槐树叶被刮尽，西苑的院子里一片灰冷时，她尤其觉出了自己的寂寞。这个闹嚷嚷的世界已经将西苑遗弃了。她不过是满天刮落的黄叶中的一片，落到哪儿是哪儿，没有人理睬她。后来，她似乎已经将卢小龙忘却。但当他今天出现时，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内心反应会如此强烈。她把握着自己的反应，甚至有些为自己的软弱感、怨恨感和被遗弃感而感动。当然，这一切都掩饰在她大方得体的举止之中，表现出来的是对客人的友好和热情。鲁敏敏一看就是个多情的小女孩，她温顺地坐在卢小龙身边，毫不掩饰对卢小龙的崇拜和爱慕。当她和沈丽目光相遇时，小脸微微一红表明她对这种人物关系的敏感。

沈丽也觉出了卢小龙两个多月来的变化。他脸上有了成熟男人才有的自信，好像一个生嫩的水萝卜被风沙吹了一番显得成熟了一样。他面对沈丽的从容，面对沈夏的从容，对

鲁敏敏随心所欲的吩咐，都显出成熟的男人样。这种成熟样虽然还夹杂着原有的拘谨，然而确实以坦然和从容表现了出来。此刻，沈丽觉出了房间的晦暗和几十天秋风萧瑟的笼罩，觉出了自己的黯然。她只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卢小龙带着鲁敏敏生气勃勃地踏进她的琴房，让她看到了大串连的风光，而她的房间却一派陈旧。她也想多少表现一下沈夏的存在，他高高的个子和风流倜傥的相貌该是对卢小龙的一个压力，也是对她骄傲的一种支撑，她懂得这个。然而，她背靠着钢琴坐在那里，面对着卢小龙却懒得这样争强好胜。

她知道自己的脸还在明亮地放着光，然而，那个光晕是柔软的，融化在房间的晦暗之中。鲁敏敏却像是刚从野外回来，微黑亮泽的皮肤洋溢着团灰白的光亮，让你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匹小马在草原上跑过，鬃毛迎风飘舞。卢小龙坐在那里，像棵不大不小的杨树，沉稳地迎着风哗哗作响。沈丽目光含笑地迎视着他。这种目光对于迟钝的人，可以理解为大方礼貌；对于高傲的人，可以读作自尊与平静；对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理解她的人，可以读作对对方长久的盼望和情意。她就用这种目光面对着卢小龙，在似乎是安详的、又是听天由命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中等待着。

卢小龙也没想到今天的见面是这样的。他没有想到西苑如此冷清，灰黄的风刮过院子，除了几棵松柏在守卫绿色的梦，柳树、槐树及杨树都光秃秃一派颓丧。没扫净的落叶在一座座小楼前贴地溜过，家家门窗紧闭，像是没人居住的地方。他只觉得自己是火热的，他带来的鲁敏敏是暖热的。当他敲开沈昊的家门时，沈昊不在家，只有他的夫人杜蓉坐在客厅里，一边织毛衣一边与保姆聊天。客厅里光线阴暗，人烟荒凉。及至他兴致勃勃地登上二楼，推开琴房，眼前的景象同样晦暗。一扇窗户，被黑苍苍的槐树所遮掩，房间里的木墙壁、木地板都是棕红色的，一架钢琴半对墙角斜放着，沈丽正和一个看着挺高大、挺轩昂、又有点目光闪烁、唯唯诺诺的年轻人聊天。从进门看到的景象，他知道这是一个冷清的谈话，不过是为了熬时间。

沈丽站起来了，并不像夏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那样光彩照人。她现在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开身毛衣，里边是一件黑色的细毛衣，显得比过去家常和柔软。她的表情也大不一样。那一次是大方的，揶揄的，骄傲的，无所谓的，这一次却失了很多硬挺的光芒，甚至让他

觉得沈丽这段时间生了一场并不严重却为时长久的病。一个面临抄家都显出骄傲的漂亮女孩，今天发生这种变化，让他心中生出复杂的情感。他原本是气昂昂地来这里，准备从容大度地表现一下自己的气概的。带鲁敏敏来，就是对自己的陪衬。他要表明自己对沈丽不那么钟情和在意，他要表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胸怀。两个多月来，在对女孩的成功中，他早已领会了一个在政治上成功的男性，可以如何保证自己在女孩面前的魅力。

意外的是，沈丽今天没有那种刺眼的骄傲，而且在亲热随和中流露出别有深意的目光。他不是一个迟钝的人，也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他读懂了这目光中的含义，原来准备针锋相对地表演一番的气势消散了。在这个冷清的环境中，看到一个骄傲但又温柔地维持着自己尊严的女孩，他感到心中发软。他在这暗淡的气氛中读出了沈丽的寂寞。她背倚着钢琴坐在窗前，窗外那疏密杂间的槐树枝干描绘出同样寂寞的天空。他也用一种目光凝视着沈丽。这种目光在迟钝人的眼里，可以读作和蔼友善；在高傲的人眼里，可以读作心平如水、一视同仁；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眼里，可以读作深深的关切和想念。

他觉出沈丽对鲁敏敏的宽和与不介意，也觉出鲁敏敏对沈丽的敏感与介意。他原本觉得，得到鲁敏敏能够让他心满意足，并获得轻视沈丽的力量，然而，一旦面对沈丽，他就觉出对方的目光对他的揪心的力量，这才是他真正期待的故事。面对着沈丽，他觉出了鲁敏敏的单薄，想到了她细瘦的胳膊与简单的肩膀，他有点后悔带她来。

沈丽和卢小龙谈着话，两个人都觉得沈夏和鲁敏敏的在场妨碍了他们。他们只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谈到两个月来的经历，特别谈到那次抄家。沈丽说：“他们还踩到我的床上，真是流氓行为。”卢小龙说：“是，应该算流氓行为。”沈丽说：“这样的红卫兵应该开除。”卢小龙说：“对，应该开除。”沈丽看着卢小龙笑了，卢小龙也看着她笑了。这时，楼传来保姆的声音，客厅里有沈夏的电话。沈夏下楼去接电话了，卢小龙说：“上次抄家，真对不起。”沈丽说：“有什么对不起的？又不是你来抄家。”卢小龙问：“那个打碎的镜框修好了吗？”沈丽说：“早修好了。”卢小龙说：“让我再看一看。”沈丽瞄了一下鲁敏敏，

站起来说：“行，跟我来吧。”卢小龙对鲁敏敏说：“你在这儿等等我。”便跟着沈丽上了三楼，

来到她的卧室。

卢小龙将房门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沈丽看着他，他也看着她。这样相互凝视了几秒钟，沈丽扬起双臂，两人搂在了一起。卢小龙一下迸发出疯狂的冲动，他双手箍住沈丽的腰，使劲将她的身体向后弯下去，狂吻着她的脸。沈丽则直起身来，把头埋在他肩膀上哭了起来。卢小龙一边吻着她的脖颈、头发，一边搂紧着她问：“你哭了，为什么？”沈丽浑身颤抖地往他身上贴了一阵，便仰起脸，让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卢小龙用手轻轻擦着她的眼泪，用嘴吻去她的泪水，说道：“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你怎么解释？”沈丽闭着眼摇了摇头，说：“我用不着跟别人解释。”卢小龙一下又爆发出冲动，他伸手把门插上，扑在沈丽身上狂吻起来。沈丽躲避着他的吻，伸出手轻轻挡住他的脸，说道：“让咱们的故事慢慢发展吧。”

第四十二章

过去，每天到部里上班对于卢铁汉是愉快的事情；现在，每天上班则变得十分头疼。当他站在寒冬刚露头的北京街道上等待公共汽车时，有一种日暮西山的感觉。

过去有小轿车接送，他可以舒舒服服七点多才从家动身。现在才六点多一点，天刚麻麻亮，他就已经站在公共汽车站萧萧条条地等待了。站牌下等车的人们在清冽的晨风中耷拉着脸戳在那里，像是破梳子上高低不齐的梳齿排排立着。夹着文件夹的他个子高大，举止沉稳，在队列中显得卓而不群。一些提着饭盒原地着急踏着脚的工厂女工经常仰起瞌睡未醒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似乎想看出他的身分。那些打量的目光与他目光相遇，便立刻躲闪开，过一会儿，便又斜过来。他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粗硬结实的额头与有力的面孔也像石像的头部一样，很有重量地顶在垂直的脖子上。风吹过面孔，觉出风的寒凉与锋利，也觉出自己皮肉的粗糙与烘热。行驶着汽车与自行车流的街道在他的视野中常常向远处斜下去，让他感觉街道不平，车辆和人流都像在巨型滑梯上，纷纷从眼前滑过。

车来了，人们立刻乱了排列的队形，争先恐后往上挤。他当然不会同流合污，但也不能一次又一次被后来的人们挤出去。他的方针是，轮到自己排到首位了，车在远处一出现，他就眯着眼估量着车速，判断公共汽车停车时前后车门的位置，然后，在看来不慌不忙、不挣不抢的运动中将自己恰好摆到车门的位置。这时，后边的人即使拥上来，他也能在拥挤的推动中不失身分地、动作持重地登上车。至于随后大群人拥上车的拥挤碰撞，他只能听之任之了，这种拥挤其实是一切群众运动的特征。只要你打开了车门，只要一群人争着上车，那么，你要在人群的拥挤和冲撞中保持自己的平稳，就要选择好自己的立足点。车开起来以后，虽然车上的冲撞弄得他很不舒服，然而，当前后左右的压力相互抵消了，他被那些比他矮半个头的人稳稳地挤定在一个位置时，只需象征地举手抓着车上的扶杆。看着车窗外快一阵慢一阵掠过的街道，也能体会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亲切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想到农村。吃饭时，家家户户端着大碗蹲在门口，你一言我一语地边吃边聊，真可谓“腿勤脑子懒，吃饭扛大碗”。一个大海碗，简直能装现在一锅的棒子面稀糊，

滚烫地端在手中，用筷子刮着表面一层凉皮，聚到嘴边，吸溜吸溜地喝下去。冷风吹过，滚烫的稀糊糊表面又结下一层凉皮。兜着碗边，刮着表面将它们聚拢过来，又是半烫半温地吸溜溜喝下去。棒子面糊糊冒着白气，蒸在额头上是热的，风吹过额头是凉的。碗像脸一样大，脸对着碗。烫热的糊糊经过口腔顺着喉咙流下去，熨得整个消化系统舒服之极。稀糊糊上漂着咸菜条，咸脆脆地嚼在嘴里。喝糊糊喝得熟练了，要一喝到底，碗的内壁还是光溜洁净的，绝不能让它干结上磕磕巴巴的面糊糊。左邻右舍的聊天声，喝烫糊糊的吸溜声，夹杂上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水井辘轳吱吱尖响，老太婆的吆喝，驴的嘶叫，现在想来真是美好的山村景象。文化大革命真要将自己打倒了，无非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种地，那也是不错的归宿。

他咽了口唾沫，体会着刚才想象中端大碗喝烫糊糊的味道。玉米面糊糊甜甜的还在口中，大碗的烫热也还在手掌心，甚至碗边在嘴角处留下的又凉又烫的感觉也在咽唾沫时新鲜地存在着。

还是那座灰白色的八层楼，还是那高高的大门，门前一二十级台阶，门口还是站着警卫，然而，他现在走上台阶，和以前从小轿车中走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遇见他的人不像过去那样亲热尊敬地向他招呼致意，或淡淡地点点头，或干脆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有的人快步在身边超越，扭头看他一眼，没有什么招呼就直奔门口了，将脊背很不礼貌地留给了他。到了大门口，那些熟悉的警卫也不再对他表示特别的尊敬。有的警卫冷漠地看着他，有的警卫则因为没能保持过去的尊敬态度故意转开了脸。他麻木不仁地进了大门。

一楼大厅中的影壁照例是贴最重要大字报的地方。这里每天早晨都围满了人，好在身高有优势，他绝不需用丢失身份的拥挤就能将主要内容看在眼里。正部长早已被打成黑帮，几个副部长也不三不四地被大字报批判着。将来是不是黑帮，谁也说不清楚。这里的大字报差不多都是指向部领导的，或是指向他们在中央的后台。绕过影壁，迎面就是楼梯，两边走廊口还有电梯。他和许多人既不上楼梯，也不坐电梯，而是经过楼梯两侧的走道，流水一般流向部大楼的后门。出了后门一片熙熙攘攘。这里原来是一片开阔的草坪，在草坪对面就是部里的职工食堂。在职工食堂的后面，就是宿舍区。除了部长们，绝大多数农林牧业部的干部职工都住在这个大院里。现在，部大楼和职工食堂中间这块开阔地成了大字报区。一排一排木柱、草席搭成的大字报栏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密密匝匝的人群在大字报栏间拥挤着、移动着。看大字报的大多是部里的干部职工，还有他们的家属，也有其他机关、学校来串连的人。现在，办公楼基本是空的，大字报区成了上班的主要地点。

卢铁汉以尽量不惹人注意的姿态加入看大字报的人群。他绝不拥挤，绝不快走，也绝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蠕动的人群慢慢移动身体是最好的。一到大字报区，他就觉得自己高大挺拔的身体有点松弛和萎缩。他发现，一个人只要稍微将面孔、双肩、脊背与双膝松懈一点，收敛一点，就不仅让自己觉得矮小了许多，在别人眼里也立刻显得不高大。此刻，只要他挺起胸昂起头，大大度度地背手一立，立刻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目标。而现在他稍稍塌一点肩背、低一点头，随着人流慢慢移动，就处在很平常的位置上。他用毫不惹人注意的、平平常常的表情一栏一栏看着大字报，判断着全国和部里的形势。

他发现，自己没当正部长是第一件侥幸的事情。正部长是众矢之的，掌的权大，受的攻击就多。一张大字报的最后还画了一张漫画，把那位正部长画成一个被革命群众一脚踏在下面的惊惶挣扎的可怜虫。漫画上，部长像只老鼠一样被踩住脊背挣扎着。他的又一个侥幸是，他从来讲话少，训人少，所以在几个副部长中他挨的大字报也相对少一些。部里一共六位副部长，其余五位除了一位多年生病疗养、这次反落清闲以外，剩下四位似乎挨大字报都比他多，也比他性质严重。他看大字报最关注的还是这几位正、副部长的命运，心头最紧张的是自己的名字又出现在大字报栏上。对其他几位正、副部长们被批判，他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他们挨的大字报多，被上纲上线得高，一方面让他忧心忡忡地紧张，因为水涨船高，都打倒了，他也难逃噩运，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在农林牧业部总要打倒几个走资派，倘若其他人都被打倒了，顶了数，他反而可能好过关。所以，在大字报栏前一点点移动时，每当看到大字报标题上又出现了某位部长的名字而没出现他的名字时，他就感到一点轻松。

一栏又一栏的大字报看下来，接近尾声时，他发现昨天下午到今天早晨没有增加自己新的大字报，不禁如释重负，这才发现额头已经有点汗湿。一阵风吹过来，几张没贴严的大字报哗哗作响，他觉出了身上的凉意，也有了想上厕所小便之意。这一阵，小便成了困扰他的大问题，尿频，尿不净。然而，面对这么多大字报，第一位的事情还是要将它们看完。

在靠近边角的、人流稀疏一些的大字报栏前，他看到一个面孔熟悉的女孩正在那里抄大字报，他一眼就认出了她是正部长贾城上中学的女儿贾若曦，梳着两个小刷子，同时也看到了大字报的题目《贾城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汇编》。洋洋洒洒二三十页粉红色大字报纸，

罗列着贾城的五十多条罪状。这张大字报是前天就贴出的，卢铁汉已经看过。贾若曦谨小慎微地抄录着，目光只在大字报与手中的小本之间上下移动，这无疑是最安全的抄录方式。

卢铁汉知道贾城已经被造反派们隔离起来，他不知道这种抄录贾城本人能否看到。也可能他对贾若曦的打量有点特别，女孩禁不住扭头很快地看了一眼，又转回头去。又写了几个字，才意识到她刚才看见的是谁，便扭过头来看了看卢铁汉，垂下眼，困难地表示礼貌地

笑了笑。

卢铁汉知道，作为她父亲的同事，作为长辈，他此时绝不能因为避嫌而毫无表示。他看了看周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陌生面孔，便走到女孩面前。女孩轻声叫了一声：“卢叔叔。”

他低声问道：“这几天你见到爸爸了吗？”贾若曦点点头，低声说道：“我每天给他送饭。”

“这能送给他看吗？”卢铁汉指着大字报问。贾若曦点点头。卢铁汉说：“让你爸爸注意身体。”贾若曦点点头。就在这时，卢铁汉意外地发现，在这张“罪行录”的旁边，还有一张两页大字报纸的大字报，题目是《坚决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城划清界限》，落款是胡秀芹，贾部长的妻子。贾若曦抬起眼很快地看了一眼卢铁汉，又看了一眼母亲写的大字报，无言地低下头，继续抄她父亲的“罪行录”。卢铁汉一时搞不清贾部长一家人的相互关系，也搞不清眼前这个女孩的政治态度，便进可攻退可守地有意识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那

声叹息对于决心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女儿，可以理解为他对贾城自绝于人民和自绝于家庭的反革命罪行的谴责和深感意外的感慨。而对于一个同情父亲的女儿，可以理解为他对贾城遭到的劫难无可奈何的同情与叹息，还有着对小女孩的爱莫能助的同情与爱惜。

到了八层楼自己的办公室，秘书苏小钟正坐在那里和自己过去多年的司机老乔说话，苏小钟坐在卢铁汉的座位上，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在询问老乔什么事情。这个长得像孙猴子一样的黑瘦精干的年轻人此时正脱掉鞋，将两只脚一盘一曲地放在椅子上，一边问着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看到卢铁汉进来，苏小钟立刻把脚放下来，伸到鞋里，同时对老乔挥了挥手，说：“行了，你走吧。”老乔瘦瘦高高地站起来，转过一张戴着旧军帽的蜡黄脸，犹豫而又惴惴不安地看了卢铁汉一眼，又转头看了看苏小钟，佝偻着腰拖着步子走了。

苏小钟这时已经趿拉上鞋站起来，拿上刚才记录的几页纸，离开了卢铁汉的座位，绕过办公桌，坐到了刚才司机老乔坐的椅子上。他目光闪烁地看着卢铁汉说道：“卢部长，您刚上来？”卢铁汉点点头。他对这个已经成了农林牧业部造反派头目之一的年轻秘书刮目相看了。苏小钟矮瘦精干地坐在那里，凸额头下面凹眼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礼貌地笑着：“卢部长，我准备写一张批判你的大字报。”卢铁汉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很宽厚地点点

头，说：“可以，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苏小钟又看了他一眼，解释道：“贾部长和其他几个副部长，我都贴过他们的大字报，对您我也不能不贴。”卢铁汉表示理解地点点头。他拿出烟，苏小钟伸手去拿桌上的火柴，卢铁汉自己伸手拿了过来，说道：“我自己来。”苏小钟是他几年前在广东省视察时发现的一个农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笔头好，有才能，就想方设法把他调了过来。现在，他自然应该对自己一视同仁。

烟点着了，办公桌上的电话也响了。苏小钟趁机不自然地笑了笑，说道：“卢部长，你接电话吧，我先走了。”卢铁汉点点头，一边吐出烟来一边拿起了电话机。听到对方的声音，

他第一个反应是，幸好没有在楼下大字报区耽误再长的时间。对方是米娜。看着苏小钟在身后把门关好，他便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来，他说：“是我，卢铁汉。”

米娜一听见他的声音，一下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越哭越止不住。卢铁汉看了看办公室的门，尽量耐心地等待对方哭完。米娜哭了一阵，说道：“你也不管我。”这句话一说，更委屈地哭起来。卢铁汉说：“你的情况我大概都知道，现在怎么样？讲讲吧。”米娜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卢铁汉又耐心等待了一会儿，说道：“我不是不管你，我的处境也不好。”

听到这话，米娜很快止住了哭声，听见她擦鼻涕的声音，她问：“也批判你了吗？”卢铁汉说：“是，大字报有不少。”听见米娜在电话里继续吸鼻子擦眼泪的声音，她显然放下了自己满腹的委屈，转而关切地问道：“他们给你挂牌子、游街没有？”卢铁汉说：“那倒还没有。”“说你是黑帮了吗？”米娜问。卢铁汉说：“还没有，让我上会陪了几次斗。”

米娜那边完全安静下来，她说，“我不该埋怨你。”卢铁汉说：“你应该埋怨我。”米娜停

了一会儿，说道：“你想开点好吗？”卢铁汉不禁为对方的善良和自己的无情而有些鼻子发酸。米娜又说：“我能熬过去，你也一定熬过去，好吗？”那声音有点像央告小孩听话一样。

卢铁汉眯着眼，拿着电话，一句话说不上来。米娜又说：“咱们一定要活下来。”卢铁汉听到米娜说“咱们”二字，就知道她的善良痴情了，同时也想到自己过去再动情，也从未有

过一丝一毫“咱们”的思想。倘若自己现在还安安稳稳当着副部长，他绝对会被这种痴情吓着，并且会轻蔑对方。然而，因为自己也处在前途叵测的困境中，这句话让他感到一种同病相怜的温情。但是，即使在这种温情中，他依然有一丝对对方说“咱们”的痴情的轻视。米娜又说：“无论多少年，咱们也一定能熬过来。”米娜的这个声音已经远离了刚才的痛哭和难过，便进一步增加了卢铁汉对她浅薄痴情的轻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残酷，他有了自疚，并更加感到对方的善良。这彼此矛盾的心理综合在一起，最终使他冷静地、也是对对方含有温情地结束了电话。放下电话，毫无道理的浮上心头的问题是：米娜确实被毁容了吗？她的容貌在以后还能够恢复吗？

这时，他才想起刚才急着上楼的目的是上厕所。

当他站到小便池前小便时，厕所大开的窗户使他可以俯瞰下面人群涌动的大字报区。五颜六色的大字报中黄纸最显眼，在红纸、绿纸、粉纸的参差陪衬下，一条条黄颜色在冬日的阳光下发着耀眼的光。隔着稀疏的秃树枝看着足球场大小的大字报区兴旺发达着，他发现自己男人的标志软塌塌地下垂着，半天没有尿出来，及至紧迫憋胀的尿意终于变为淅淅沥沥、断断续续的细水流出来时，他感到了生理上的苦恼。他此刻又一次感到，一个人如果尿不出来，尿不出来，将是最大的痛苦。迤迤邐邐了好一会儿，似乎尿完了，又没尿净，还在那里等待和运动。人体的水利工程倘若发生这样的问题，确实十分烦人。与此相联系的同样烦人的事情是，自己男人的标志几个月来失去了勃起的功能。

虽然，几个月来并没有运用它的需要，然而，当他发现无论在睡梦里，还是在白日有关女人的想象里，自己都失去了勃起的功能后，作为男人他还是十分的沮丧不安。这种沮丧和政治上的忐忑不安合在一起，弄得他更加萎靡不振。在这些年中，正是和米娜的交往，使他男人的功能达到了最佳状态。他没有想到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却表现出比年轻时更雄健持久的战斗力。他为自己奇迹般的表现而惊喜，他知道那是生命力的标志。米娜这个娇小的女人调动了他的生命力，他为此在心中对她赞叹不已。

现在，这种生命力随同政治上的失势一同垂败了。他最后抖落尽久久抖落不尽的几滴尿，准备收摊时，司机老乔一边解着裤扣一边进来了。他站到尿池前告诉卢铁汉的话是：

“苏小钟刚才向我了解您过去的生活作风情况。”卢铁汉心中微微一惊。老乔一边掏出男人的标志一边说：“我什么要紧的事也没说，您放心。我觉得您这个副部长倒不了。”这话让卢铁汉稍感宽心。然而，让他感到更加烦恼不快的是，这个与他同样年龄的老司机一泡尿冲冲地就射了出来。

第四十三章

早晨送母亲去劳改时，天气虽然清冽，但还安静。这会儿是上午了，天却刮起了阴惨惨的寒风。窗外萧条的树枝摇摇曳曳地呼啸着，让李黛玉感到家中的寒冷，也想到母亲穿得少了一点。她先给自己穿上一件薄棉袄，又拿起母亲的一件旧棉袄，顶风出了家门。

今天，全校的牛鬼蛇神都在北清东校清扫垃圾场，等她赶到那里时，看见老弱病残的劳动人群中，母亲围着一块灰头巾像个蹒跚的农村老婆婆一样，双手笨拙地握着铁锹，使劲铲着一块淤结在地上的垃圾。因为力气不够，她将铁锹支在腿上，弯着膝用整个身体的重量连撬带挖着。这是一片小树林，长着一棵棵胳膊粗细的杂树，旁边的垃圾堆蔓延过来，和落叶泥土混在一起，淤结了一个夏天秋天的雨水，现在是脏巴巴的一片。李黛玉穿过劳改的人群来到母亲身边，将棉袄递给她：“妈妈，你穿上棉袄吧。”

茹珍正弯腰用劲铲着那块很结实的垃圾泥巴，这时抬眼瞟了一下女儿，又接着用劲，说道：“我不冷。”她的铁锹终于比较深地插到了那块淤结在地上的垃圾泥巴里，她涨红着脸憋着全身的力气撬着、铲着，全神贯注的样子真像是在解决她面前最大的课题。终于，垃圾泥巴被撬了起来。她努起全身的劲把垃圾泥巴扔到旁边的垃圾堆上。泥巴飞落过去后，她还端着铁锹目视良久，似乎在欣赏自己的伟大成就。然后，她将铁锹竖在地上，用手背擦一下额头的汗，瞪着一双囊囊肿的眼睛看着女儿说道：“我不用，你拿回去。”李黛玉看了看小树林上空呼呼掠过的寒风，说道，“你现在不冷，待会儿休息的时候就冷了，我给你放在这里吧。”这是一件带绒领的蓝棉袄，旧得已经褪色，是母亲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时穿过的衣服。李黛玉把它卷了卷，放到了树杈上。母亲看看周围在寒风中迎着灰沙干活的人们

说道：“他们都没人来送衣服，我不能特殊化。”李黛玉说：“你没看他们都比你穿得多？”

母亲两眼怔愣地看看四周，很多人已经穿上了棉袄，再看看自己，一件旧单衣里边只有两件毛衣，便傻愣愣地看着女儿，说道：“那你就放下吧。”说着，又端起铁锹去铲又一块垃圾。

垃圾与泥地几乎结成一体，她一下一下铲着边缘，终于插进了锹头，然后，又是弯膝将铁锹架在大腿上，憋足力气连撬带铲地往里进着。那全神贯注的样子，真像是一心一意埋头做

游戏的大头娃娃。

李黛玉转身走了，母亲已经适应了劳改生活。因为基本上不上批斗会了，每日早出晚归的劳动，成了她一生以来最认真的上班。她没有一天敢迟到，天不亮就在闹钟声中爬起来。也没有一天晚上不抓紧时间洗脸、洗脚、睡觉，她总是说：“我明天还要去劳动。”她似乎完全忘却了丈夫的自杀，也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心理学教授。她在半麻木半辛苦的劳改生活中甚至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快乐。每天回到家中都要讲讲一天干活的有趣之处，像刚才这样将铁锹支在腿上撬着用劲的姿势，就是她在劳改中逐步摸索学会的。

第一次掌握这个方法，她回家后曾兴奋不已地和李黛玉讲述。当时，她激情难抑，居然拿起家中的一把长柄扫帚代替铁锹，给女儿做起了示范。她一边用这个姿势象征地铲着地上的簸箕，一边仰脸看着女儿，说：“这个方法非常科学。”她将扫帚铲入簸箕与水泥地之间。簸箕滑到了墙边，她也便铲着跟进过去，终于在墙根处将簸箕铲到了扫帚上。簸箕里的垃圾洒了一地，她不在乎，平端着扫帚直起身，对李黛玉说：“这样就把泥巴铲起来了，扔的时候要以身体为轴心旋转两臂。”说着，她便像甩泥巴一样，将簸箕甩到房间那一边。

铁簸箕落在水泥地上，咣啷一声，她得意地对李黛玉说：“你看，我扬得挺远的吧？”当她余兴不已，还想继续表演时，李黛玉说：“该吃晚饭了。”到了饭桌上，母亲再一次焕发出

了讲述这一技术发明的热情，她拿起炒菜的铲子又比划起来。这次是拿桌上的碟子作为泥巴来铲，两个手抓着菜铲，插入桌面和碟子的缝隙，然后撬起铲子，将铲子一下插入碟子下面。碟子在桌面上滑行着，被碗挡住，她终于将碟子铲了起来。李黛玉生怕她把碟子又一扬摔个粉碎，连忙伸手制止她。母亲这次倒还清醒，说道：“我就是和你讲这个道理。”

说着，就把铲子放下了。在以后的相当一些天内，李黛玉都要转移她对这个技术动作的示范热情。

李黛玉在北清东校的校园内走着，心中轻轻叹了一口气。人确实很容易适应环境。不仅母亲适应了现状，自己似乎也适应了现状。父亲的自杀，对她是一次崩溃性的打击，自己在世上惟一的依靠失去了。当她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和蔼的面容时，家变得一片空洞和冷落，自己的生命也荒凉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供奉父亲的骨灰，她便将它放在父亲生前的写字台上。又觉得不妥，便挪到空落落的书柜上，不高不低居中放着，还在上面罩了一块黑纱。她把一张印着山水的明信片背靠在骨灰盒后面，算是用这片山水为父亲设置了墓地。当她沉默不语地布置时，母亲瞪着一双浮肿的眼睛看看她，又看看书柜上的骨灰盒，说了一句：“能这样做吗？”见李黛玉不说什么，看了看便走开了。

那个早晨，李黛玉醒来便看到了床边的小推车。小推车那绿叶衬托着朵朵红玫瑰的图案在台灯光和窗外黎明的交相映照中像婴儿的梦。小推车离台灯很近，灯光像风一样涨满了小车篷。被照亮的小车篷又像一个美丽的大花灯笼，让她生出许多遐想。突然，她听到了母亲的一声尖叫。她赶忙跑到母亲的房间，看到了父亲留下的认罪书和给母亲的两封信。她又跑到书房里，看到了坐在书堆面前安详长睡的父亲。她和母亲当天就把父亲的认罪书交给了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母亲又让她将父亲的那封长信也交上去。最短的那封信自然是遵嘱销毁了，现在，这一切都不明不白地过去了。父亲畏罪自杀，母亲是什么性质，至今模糊不清，母女俩在痛苦与麻木中适应了这一切。

李黛玉心不在焉地来到北清东校的荷塘边散步。这里没有一丝硝烟，安谧的小路环抱着荷塘。满塘荷花早已残败，憔悴的黄叶与几枝露出水面的枯黄花茎在述说冬天即将来临的预言。三三两两的大学生在这里散散漫漫地溜达着。一个男生摇摇晃晃地走着，心不在焉地左右看着，哼着一支莫名其妙的歌曲。李黛玉一边走一边想，自己失去了父亲，但还是活下来了。一个人只要生命还在，是不是离开什么都能活下来？想到这里，她既感到寒冷和可怕，也觉出一点超脱烦恼的纯洁与安静。在这冷冷的风中漫步，心情竟然逐渐好起

来。这里被高大的桦树、杨树包围着，风显得柔和了，太阳便挣扎出一个模样，不那么颤栗了，比较安稳地照耀着这片小小的风景。穿着薄棉袄走在阳光中，她甚至有了暖洋洋的感觉。她的棉袄外边罩着一件天蓝的布衣服，两臂带着深蓝色的袖套，底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裤子，脚下穿着搭襻黑布鞋。趟着这里的风光走，柏油路很清洁，她也很清洁。

正当她在一片初冬的阳光中暖洋洋的漫步时，眼前出现的景象破坏了她心头的明朗。她看见卢小龙正和一个高挑而美丽的女孩并肩在荷塘边慢慢走着，隔着丛树稀疏的秃枝，可以看到卢小龙自信而又平静的额头与眼睛，他正在讲述什么。那个女孩一看就像初中生，带着少女忧郁、腼腆的多情。李黛玉感到有些难受，心脏像被一只手抓住了一样发紧。她从两个人手拉手走路的亲昵中，自然看明白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那个女孩不得不让人注意的美丽，真正给李黛玉带来了折磨。高中以来，李黛玉一直钟情于卢小龙，那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在生理上获得自信后萌发的第一个感情。这种感情是蒙昧的，又是宝贵的。卢小龙从未理会过这个，当他轰轰烈烈地投身于大革命运动时，他们的距离更是越来越远了。她在几乎把她打懵的家庭噩运中，还在多多少少关心着卢小龙。她把他连同革命一起高高供奉在了崇高的地方。今天，看到他随随便便地拉着一个女孩的手说说笑笑时，看到那个女孩俯首贴耳地跟随他时，她觉出自己的屈辱。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卑联系着以往的自卑体验冲上心头。她的心灵又像被抄家时一样，一片混乱凋零。

卢小龙和那个女孩走到荷塘边的亭子上并肩坐下了，卢小龙一边说话一边将女孩的手放在自己腿上摩挲、捏弄和欣赏着。他还将那个女孩的衣袖撸起来，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仔细地捏着她的小臂，似乎要发现什么。他拿起女孩的一只手，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还用那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和下巴，然后，握着这只手拍打自己的另一只手。两个人的手拍出的掌声使得卢小龙和那个女孩都开心地笑起来。卢小龙像个大哥哥一样笑得舒畅，女孩则笑得满脸漾着幸福的红晕。接着，卢小龙踌躇满志地讲起什么，女孩侧着头专注地聆听着，不时看一看日光下亮晃晃的荷塘。李黛玉隔着丛树和荷塘看着那边的亭子，觉出心中揪心的抖动。她朦朦胧胧觉出了卢小龙为什么不理睬她，她在想象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相貌。这时，她有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太阳又颤抖起来，风也凛冽了，刚才

迎着阳光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一下飘零起来，浓重的自卑又像一块石碑带着它的阴影压在心上。

这时，听到过来几个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其中一个人的脚步很重，接着便听到很熟悉的马胜利的声音。她抬头看了一下，大路上过来了雄赳赳的马胜利，身后跟着四五个大学生。马胜利一瞬间也发现了她，他站住了，对同行的几个人挥了挥手，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说着，就下了大路，沿着缓坡小路踏响着滚动的石子几步来到李黛玉面前。他宽宽大大地立在那里，俯瞰着李黛玉问：“你在这干什么呢？”李黛玉不由自主地又往亭子那边看了一眼，很快便转回目光来。一脸狐疑的马胜利也隔着树丛及荷塘朝那边望过去。他的目光反应了一下，随即就集中了，一脸铁青地望着坐在亭子里的卢小龙和那个女孩，他认出了那个女孩就是他栗子胡同一号内院的四女儿鲁敏敏。他曾经去抄过她的家，曾摘下她的袖章，也曾将抄家的战报贴在了北清大学。大概是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黑线人物太多，对这个资产阶级文人鲁湘岭的批判稍稍热闹了一阵，就被更多更大的题目淹没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家，他差不多将这件事情遗忘了。受到歧视和污辱时，他会想方设法地报复；而抄家实现了报复，他便多少遗忘了。现在，看到卢小龙捏着鲁敏敏的手，得意洋洋地夸夸奇谈时，他的仇恨和怒火便“腾”地烧了起来。

他眯起眼，目光像枪口一样阴森地瞄着对面，用手揪断了一根树枝，在心中下了一个狠毒的决心。看见那边卢小龙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拉住鲁敏敏的手转身走了，他才收回目光盯着李黛玉。李黛玉也一直注意着卢小龙他们的背影，这时转过来看了看马胜利，便垂下眼。马胜利这才联想起李黛玉在这里的动机，他的火一下就冒大了。他居高临下地指着李黛玉说：“你就一直看他来着？”李黛玉抬眼看了他一下，又垂下眼，她显然不习惯撒谎。

马胜利觉出浑身涨满了愤怒，他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李黛玉轻轻咬住自己的嘴唇，目光朦朦胧胧地看着眼前。这种毫不辩解的沉默使得马胜利怒火发作了，他抡起手打了李黛玉一个响亮的耳光。李黛玉一下捂住脸，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她扬起脸怯生而又有些仇视地看着马胜利。她过去很惧怕这个凶神恶煞，但在今天的情境下，她第一次有了一点

与对方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中隐含着对对方的冷蔑。

马胜利看了看四周没人，便暴跳如雷地说道：“你为什么这么贱？”李黛玉掏出手绢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又擦了一下手上的鲜血，平平静静地说道：“我贱跟你有什么关系？”马胜利气得浑身发抖，他又一次举起手。李黛玉侧转过身去。马胜利看到了她脸上血红的手印，嚷道：“我不许你这样不要脸！”李黛玉一动不动。马胜利解下扎在腰间的军用皮带，他这个不是革命军人子弟的红卫兵头目现在也穿上了一身旧军装。李黛玉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皮带，马胜利举起皮带，克制住内心的愤怒，不轻不重地抽了一下她的脊背，嚷道：“你听懂我的话没有？”李黛玉看也没看他，说道：“我贱跟你没关系。”马胜利举起皮带，在空中停顿了几秒钟没有落下，接着，便抽打起眼前这片丛树来，碎枝条飞溅着。他一边抽一边嚷着：“你是个混蛋！”

李黛玉转过头来，看着他莫名其妙的暴怒。一个碎枝条崩起来，扎到马胜利的眼角。马胜利一下停住手中的皮带，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接着拿下手来，看见了手中的血迹，又摸了摸眼角。李黛玉一看，那里一道鲜血淋漓的裂口。马胜利看见她的目光，一下暴怒起来，抡起皮带狠狠地抽了她一下。这一下就把李黛玉抽得蹲倒在地，她用手摸着自己的肩背，闭着眼扭动着。马胜利垂着皮带站在旁边，气呼呼地喘着。

荷塘边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马胜利走到李黛玉的面前，说道：“我没想打你。”李黛玉挣扎着站了起来，一手摸着脊背，一手摸着脸，垂着眼冷冷地说道：“你是没打我。”马胜利看了看她，说：“我送你回去吧。”李黛玉说：“我这不要脸的人用不着别人送。”马胜利被这句话噎得又冒起火来，他抖了抖手中的皮带，李黛玉看了一眼，说道：“你随便吧。”马胜利气得扬起皮带，在空中停顿了一下，抽在自己的腿上。然后，站在那里表情狞恶地喘着气。李黛玉又上下看了看他，似乎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了什么。在父亲去世以后的两个多月来，马胜利每次见到她，都免不了要凶神恶煞般地训斥她、管教她。而这一切管教的结果，却使她在不

知不觉中对马胜利有了一点支配的权利。

卷 六

第四十四章

当沈丽提出希望卢小龙带她参加一些文化大革命活动时，卢小龙感到有些惊愕。窗外已是凛冽的冬天，琴房里一片暗淡，他看着头发有些零乱、面孔绯红的沈丽。沈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垂下眼说道：“你不要老跟我纠缠这些，这样，我会讨厌和你来往的。”两个人站在那里一时无语。

刚才，卢小龙很狂热地拥抱和亲吻沈丽，而沈丽却一直在敷衍地躲避他，推挡他，最后终于将他推开了，两个人都感到受了屈辱。沈丽因为对方将感情粗暴地强加给自己而感到屈辱；卢小龙因为对方拒绝自己而感到屈辱。后来，他们相互打量的目光都有点陌生，甚至有些敌意。沈丽看了看关闭的琴房门，楼梯上也没有脚步声，又看了看卢小龙，说道：“你不要老和我谈这些行不行？我喜欢听你讲讲你的事。你老着急地弄这些，就不怕别人讨厌你？”说着，她止不住又瞄了一下卢小龙的头顶。

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再一次让卢小龙感到屈辱，因为他在这个女孩面前没有身高的优势。他越来越承认，沈丽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一类女孩，她懂托尔斯泰，懂曹雪芹，懂音乐，懂男人和女人的心理，他很希望听沈丽讲这些。每当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来到沈丽的琴房，他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他沉迷在一种高贵的幽暗中，他喜欢这里洋溢着与外界毛糙生活相异的舒适和温馨。他喜欢沈丽的美丽，喜欢她身上散发的好闻的气味，喜欢房间里飘散的气味，那既是多年老房子才有的典雅而陈旧的气味，让人想到几十年的历史，也混杂着沈丽的身体从小到大发散的气味。他甚至非常喜欢房间里的寂寞感，一到这个房间，就多少有点与世隔绝，棕红色的四壁在有阳光和没阳光的日子里都显出老房子的情调。在这里，他虽然不时趾高气扬地讲一讲自己在外面的得意作为，然而，更多地感到的是对异性的饥渴。他常常抑捺不住这种饥渴。

沈丽却再也不在卧室里接待他了，这让他十分悻恼。在琴房里，他虽然经常克制住自己，讲点沈丽感兴趣的事情，然而，每当沈丽的目光温柔了，有些憧憬地看着他时，他便忘乎所以，止不住想去抓住对方的手。对方因为被他刚才一番雄伟的谈话所征服，便把手留在他的手中，任他摩挲捏弄。他便会从手摸到手腕，又伸到对方的衣服里去摸小臂，还会俯下身吻对方的手背。对方这时也会有一两个温情的动作，比如伸手梳理一下他的头发。那时，沈丽看着趴在自己手臂上的卢小龙目光是若有所思的，朦朦胧胧的。卢小龙就是在这种情形的鼓励下，过去拥抱住沈丽。

沈丽刚才侧靠着钢琴坐着，钢琴没有打开，手臂就放在琴盖上。看见卢小龙由亲吻手臂推进到身体的拥抱，她轻轻用手推住对方的双肩。这个推并没有什么力量，只是一种提醒。她听任对方在自己脸上亲吻了几下，那个亲吻在她这里没有激起任何感情，只是在尽义务。当卢小龙的亲吻热烈并稠密起来时，她闭上眼有了一点躲避，她不让对方亲吻自己的嘴唇。当卢小龙动手动脚更加放肆地搂抱住她狂吻时，她极力躲避和推挡着，觉出这里的庸俗与拙劣。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了，挣扎着用力把对方推开了。她站了起来，两个人就这样喘着气相互有些敌意地凝视着。卢小龙在愠怒中脸上有点红一块白一块，这个让他一往情深的女孩总是这样冷冷地、坚决地拒绝他，让他感到羞辱。他觉得自己可以咬咬牙转身就走，永远不再来，然而，他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沈丽读出了卢小龙目光中的含义，看着这个把自己弄恼了、又被自己弄恼的学生领袖，她的思想一时冻结了，她不希望故事是这样的。她不会让卢小龙走，但卢小龙要走，她也不会拦。在微微的喘息中，她想到了刚才那一幕的拙劣，便又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拉整了身上的紧身毛衣。在这个动作中，她觉出自己的挺拔和苗条，体会到腰身的紧收和胸部的隆起，也体会到自己的美丽。她的面孔在幽暗的光线中丰润白净地发着光，她能觉出自己那双手的小巧、修长和丰润。她的表情是落落大方的，优美而高贵的。意识到这些，她觉出自己在这个幽雅寂寞的老房中所有的美丽与骄傲，她对卢小龙的打量也就尤其有一丝冷蔑。

卢小龙不高不矮地站在面前，穿着一身旧军装，腰间没有扎皮带，一脸恼怒地僵在那

里，流露出小男孩受到侮辱时可笑的倔强与敌视。沈丽觉出无聊。她不是不讲理的人，也不是极端任性的人。她想到自己在抄家那天对卢小龙的最初的侮辱，也想到不久前在那个暗淡无聊的萧瑟秋日里，自己曾当着鲁敏敏的面将卢小龙请到卧室，主动投入了对方的怀抱。然而，她还是很难将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男孩与在全国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联系在一起。她读了那么多文学名著，懂得人的心理，她并不希望自己做不通情达理的事。

卢小龙在恼怒稍稍过去之后，说了一句话：“你如果认为我们不合适，我立刻就走，而且永远不再来。”沈丽垂下眼停了一会儿，有些疲倦地看了看卢小龙，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别人喜欢你什么。”卢小龙懂得这个意思，他知道沈丽和其他女孩一样，喜欢他政治上的才华。他已经比较耐心了，已经比较注意表现自己的政治才华了，然而，每当政治才华赢得了沈丽多情的目光后，他就有些抑捺不住了。他也曾劝自己再耐心一些，只是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耐心够了，鲁莽起来就碰了壁。卢小龙看着沈丽，一句话没说。沈丽又接着说：“我知道你挺了不起的，会有好多女孩喜欢你，你也不一定非要和我在一起。”说着，她又瞟了瞟卢小龙。这句话无疑安抚了卢小龙的自尊心。他垂下眼说道：“谁让我那么傻呢，就迷上你了。”空气松动了一些。

沈丽走了两步，靠着钢琴站住，说道：“你不要老纠缠我，你还是多说说你做的事吧。”

卢小龙这时完全从刚才的悻恼中走了出来，他冷冷地说道：“那些事就是做的，也不是老在嘴上来说的。”说这话时，他已经找回了骄傲与自信。沈丽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说道：

“卢小龙，你带着我出去参加一点你的活动，我想看看你怎样做事。”卢小龙有些吃惊地看着沈丽，沈丽坐下了，指着刚才卢小龙坐的椅子，说：“你坐下，真的，我跟着你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卢小龙上下打量着沈丽，说：“谁敢带你去？”沈丽抓住卢小龙的手，拉着他坐下。卢小龙似乎还在保持自己的尊严，勉为其难地坐下了。沈丽说，“你是不是怕我目标大呀？”卢小龙瞟了她一眼，说：“你自己明白。”沈丽笑着说：“我会化妆呀。再说，现

在是冬天，戴个帽子，戴个口罩，换一身衣服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卢小龙思索地看着沈

丽，沈丽抓着他的手摇了摇，说：“我说的是真的，你等一会儿。”说着，她起身在卢小龙脸上安抚地吻了一下，便跑着上楼去。

过了一会儿，她从楼上跑下来，卢小龙一时有些愣住了。沈丽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卡叽布中山装，那差不多是男学生最平常的服装，脚下穿了一双解放鞋，也是男学生最普遍的样式，头上戴了一顶灰蓝的棉帽，样式像军帽，有在额上立起的绒帽沿，两边是带绒的帽耳朵，脖子下面紧紧地系着帽耳扣，脸上戴着一副雪白的大口罩，只有一双眼睛在冲他快乐地微笑。沈丽说：“怎么样，这回看不出我是个女的了吧？”卢小龙瞄了她一眼，说：“你

的眼睛不行，太漂亮。”沈丽说：“那是你先入为主，有成见。我过去这样挤公共汽车，没有人怀疑过我。”卢小龙看了看她脚上的鞋，说：“这天穿解放鞋，太冷。”沈丽说：“我还

有棉鞋。”她摘下口罩，解开帽耳扣，摘下帽子，抖了抖头发，说道：“行吧？”然后很快快乐地走上来，在卢小龙一动不动的面孔上一左一右吻了两下，“我保证跟你配合好，听你的。”

楼梯响起了脚步声，听到沈昊嗓门挺大地说道：“丽丽跑上跑下干什么呢？”接着，沈昊高高大大地出现在琴房门口。他总是通情达理地给两个年轻人以谈话的空间，又总是希望能和卢小龙这个学生领袖进行有趣的谈话。沈丽立刻将口罩戴上，将帽子戴上、系上帽耳扣，对父亲说：“我准备和卢小龙去几个大学转转，这样行吧？”沈昊宽大为怀地放弃了要和两个年轻人一起聊天的打算，摆了摆手说：“去吧，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行。”两人下了楼，沈丽推上自行车，卢小龙问：“你骑车技术怎么样？能在人群里钻吗？”沈丽笑着摇摇头，卢小龙挥了一下手，说：“算了，你别骑车了，我带着你。”他推起了自己那辆飞鸽车，说道：“上吧。”沈丽说：“怎么上？”卢小龙说：“怕摔骑着上，不怕摔侧着上，随你便。”

沈丽说：“你先骑起来，我再上。”卢小龙说：“你先坐上吧，我怎么都行。”沈丽瞟了他一眼，

“看你那了不起样！”卢小龙笑了，说：“我别的不行，骑车技术还算一流的。”

沈丽骑在后座上，卢小龙推着车踏着脚蹬子蹬了两下，就从大梁上上了车。然后，屁股离座俯身几个加速猛蹬，就把车蹬起了速度。他坐上座，又是一阵加速猛蹬，车一蹿一蹿

地越来越快。这个开头就使得两人之间有了全新的情趣和感觉，卢小龙通过车子的加速和拐弯，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到沈丽在后座上的身体，那是一个有一定重量、又比较轻盈的身体，这种感觉通过车子的传导非常具体，既能感到沈丽身体的修长和丰满，又能觉出她的苗条。在每一个急转弯中，对那个身体的长度、重量和质地的感觉都让他激动不已。在第一个急转弯时，沈丽就从背后抱住了他，这尤其让他感到兴奋，带着自己喜欢的女孩飞行，是很带劲的事情。

沈丽从一开始就被迅猛的加速激发了略有些受惊的兴奋，而后就轻轻抱住卢小龙的后腰，随着他的急转弯一起向里倾斜身体。风在耳边呼呼地吹着，感觉很舒服。坐在车上，使她觉出一个男性的体力在带动着她。她感到了这个男孩体内的力量，好像这个力量就直接施加在她的身上一样，给她带来暖洋洋的刺激。卢小龙带着沈丽进了日月坛公园，然后进了北清大学，准备穿过北清大学浏览一下这里的大字报，再去学院路的其他大学转转看看。

一过北清大学大字报中心区的五角场，他们就看到有一面墙声势喧闹地围满了人，那里肯定有比较重大的动态。卢小龙停了车，让沈丽下来，然后把车靠在一边上了锁，就拉着沈丽往人堆里扎，一直挤到前几排。他回头看了沈丽一眼，沈丽的眼睛在雪白的口罩上冲他高兴地笑着。卢小龙便和她手拉手肩并肩看起大字报来，像很要好的两个男生。

大字报的题目十分惊人，《致林彪的一封信》，落款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个学生，伊林和涤西。再一看内容，竟是反对林彪的。围看的人都非常安静，全神贯注。沈丽对有人给毛主席的接班人贴大字报有点惊讶，她捏了捏卢小龙的手，询问地看着卢小龙。卢小龙也捏了捏她的手，表示现在先不谈。他认真地看着大字报。他知道林彪是不能轻易反的，反错了是要掉脑袋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又告诉他，很多一般人不敢反的东西有些人反了，就反对了，成为最光荣的革命左派。这张大字报写得不能说没有道理，它认为林彪把马列主义庸俗化，宣扬用95%的时间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可以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种绝对化是违反辩证法的。卢小龙此刻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自

己又错过了一个机会，这是他对一切顶风亮相行为的本能反应。无论这个顶风亮相是正确还是错误，最终造成什么结果，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可能亮相亮对了，自己却错过了机会。这一瞬间，他总是发现对方行动的合理性，以此来增加对自己的刺激，使自己嫉妒难受，随后，他才会全面冷静地考虑别人的这个顶风亮相是不是正确，后果如何。今天也同样，他先为别人顶风亮相贴了林彪的大字报而自己没贴感到失落，而后才冷静下来，判断这件事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

听到周围人介绍，这张大字报是从别的大学刚刚转抄来的，好几个人正在抄录这张大字报，其中有一个人居然是朱立红。她正矮矮地立在那里，仰着一张胖脸边看边在笔记本上抄着。卢小龙想了想，拉着沈丽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沈丽非常好奇，她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卢小龙说：“我们去把它搞清楚。”说着，他带上沈丽骑车出了北清大学。没有多长时间，他们便来到了农业大学附中。这里稍微偏僻一些，大字报也冷清一些，操场及楼房错错落落。卢小龙摘下臂上的北清中学红卫兵袖章，领着沈丽问来问去，终于在学生宿舍楼里找到了那两个贴公开信的学生。

这是两个个子比较高、相貌朴素、神情忧郁的男生。当他们看到有人来串连时，显得很友好，也稍有一点戒心。他们问卢小龙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卢小龙转头看了看沈丽，坦然地回答道：“我是北清中学的，我叫卢小龙。这是我的同学。”他的自我介绍引起了对方热烈的反应和兴奋，他们显然知道卢小龙，没想到卢小龙会自己找来。他们热情地请卢小龙和沈丽到另一个房间里坐下，房间里几个双层床，几个桌子，有些零乱，光线却很明亮。卢小龙摘了帽子，沈丽依然戴着帽子和口罩。这两个叫做伊林、涤西的学生疑惑地看着沈丽说道：“我们这儿有暖气，不冷。”卢小龙笑着说道：“不管他。”便和这两个中学生聊了起来。他极力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及背景。伊林和涤西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他们的理论。当卢小龙想进一步判断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时，他们说：“现在，北京有一大拨人在秘密集结反对林彪。”卢小龙皱着眉思索着，觉出这件事在政治上的严重性质，两个人便对他说：“今天晚上在北京航空学院就有一个秘密会议，你可以去听一听。”看到卢小龙

犹豫的神情，两个人又说：“你可以不暴露身分，我们给你写个条。”说着，他们从笔记本上撕纸，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兹介绍两个可靠的朋友去参加会议，伊林，涤西。”

他们将卢小龙一直送出校门口，说道：“我们相信你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人，结论需要你自己下。”

他们骑上车，沈丽这次侧过身来坐了。她用一只手轻轻搂着卢小龙的腰，脸贴在他的脊背上，问：“你形成判断了吗？”卢小龙一边骑车一边在做“铤而走险”的思维。这一次，他觉得事情不那么好玩，他说：“这件事有点玩命。”沈丽娇嗔地笑了，说：“那你可别玩命了，北京航空学院咱们不去了。”如果卢小龙今天是一个人行动，他可能就不去了，正因为带着沈丽，又听沈丽这样一说，便冒出了与理智判断相反的情绪来，他说：“我这个人就喜欢玩命，咱们去看看吧。龙潭虎穴闯一闯，怕什么？”沈丽把脸很舒服地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好吧，你自己定吧，反正我今天跟着你。”

一路很长，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已经天黑了。他们在小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一边吃着一边找到了地方，那是一栋楼里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室很大，中间一个长条桌，旁边围坐了好几层人，其余的地方空空荡荡，光线挺暗，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秘密。门口的人听到他们是伊林、涤西介绍来的，写的条看也没看，就放他们进去了。一屋子人来自很多大学，还有一些穿军装的，来自军事院校和军事单位。谈话的内容既集中又散漫，主题自然是反对林彪。卢小龙拉着沈丽在一个最暗的角落里坐下。在后面墙边，高高地堆着很多软座椅。坐在黑暗中看着长条桌周围的一圈一圈人，卢小龙觉出这里的气氛有点怪诞。不知是房顶的灯坏了，还是为了保密，全部光源就是桌上的一盏台灯。如果为了保密，他又不太理解为何进门的手续这么随便。当几十张面孔围着一盏罩着红纱灯罩的台灯召开政治会议时，让你想到阿拉伯的一些民间故事，几百年前挖金矿的人和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盏台灯可能就是阿拉伯的神灯，古代挖金矿的油灯，和十二月党人秘密集会的灯。房间里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暗的，只有围拢那盏台灯的几张面孔在一片红光中清清楚楚。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一个个讲话激昂慷慨，所有的意见都一致，又都不一致。这似乎是一个开到天亮也不会有结果的会议。

卢小龙安安静静地坐着，他知道很多重大的政治决定全是这样熬时间熬出来的，他等着看他们熬出一个结果。反正他站在这个事态的前沿，倘若这是一个他决定投身的事情，他绝不会错过机会。倘若这件事情是危险的、不该做的，他现在躲在暗处，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也随时可以脱身。他很喜欢处在深渊边上的危险感觉。特别是身边带着沈丽，他一点没有熬时间的感觉。他让沈丽靠在自己的左侧，用左手从背后轻轻搂住她，用右手握住沈丽的手。他在享受危险政治气氛中的温馨情感。因为坐在黑暗中，有足够的安，沈丽摘下了口罩，解开了脖子下的帽耳扣。这样依靠着卢小龙观看文化大革命，一些伟大的政治搏斗就起源于这些策划活动，也如读一部小说、看一部电影一样，很刺激。不过，她此时有点困，冷了一路，在暖暖的屋子里靠着卢小龙，有一种松弛麻木的困倦。每当会议桌旁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动态和讲话时，卢小龙就会捏一下她的手，晃一晃，她便笑一笑，睁大朦胧的眼睛，向那边台灯照亮的人群看去。

夜深了，借着那盏台灯的朦胧光亮，可以看见一侧墙上的大挂钟已经指着12点。开会的人们也有的显出困倦，有人打着哈欠，大多数人还在精神抖擞地商议着。有一个短头发中年男子刚才还手撑着额头在打瞌睡，这时却激昂慷慨地讲起来。当他讲话时，有的人目光灼灼地倾听，有的人刚才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此刻却陷入瞌睡。卢小龙仍然在全神贯注地观察这个会议，他觉出自己像狼狗一样机敏，他通过一个又一个发言，嗅出了这件事的背景，判断出了每个人的出发点。他要继续观察下去，直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他越来越喜欢这种如临深渊的机敏感觉。

沈丽早已瞌睡得东倒西歪，他温情地将她更紧地搂在怀里。因为始终没人注意他们，沈丽便听任卢小龙摘掉她的帽子，抖开她的头发，然后枕在卢小龙的肩膀上晕晕然地瞌睡着。这时的沈丽显得温存而听话，卢小龙搂着她，偶尔轻轻地吻一吻她的脸颊，沈丽便把脸在他肩头蹭一蹭，像睡在大人怀里的小孩一样，听任他的爱抚。搂抱着这个美妙的“小女孩”，想到她白日里盛气凌人的高傲，尤其觉得她这困困恹恹听任摆布的样子娇嗔可爱。此刻，卢小龙觉得自己正在保护她，照顾她，像摇篮一样拥抱着她。她枕在他的肩膀上完

全睡着了。他轻轻吻着她的脸，吻着她的嘴唇，她在睡梦中如同躲避蚊虫一样，轻轻闪了一下。他更温存地吻着她，把她下滑的身体向上抱了抱，让她靠着自己坐好。

一个矮胖的女学生从那边人群的后面贴着暗影移过来，她手里拿着笔和本，看样子是想绕到会议桌的另一面去。当她走过来时，卢小龙心中一惊，借着那边照过来的朦胧光亮，他认出是朱立红。朱立红一边移动着，眼睛一直看着那边发言的人。卢小龙立刻将沈丽的帽子戴上，将帽耳放下。朱立红无意中也发现角落里坐着两个人，她显然吓了一跳。及至看到是卢小龙，似乎猜到了什么，走过来压低声音说：“你也在调查他们的情况？”卢小龙只能模棱两可地点点头。朱立红立刻显得如临大敌地低声说：“千万注意安全。”她又看了一眼倚在卢小龙身上的沈丽，在黑暗中，她觉得沈丽有些面熟，又不好意思多辨认，便对卢小龙做了一个同是地下工作者的摆手示意，就绕过这个角落，移向长条桌的另一边了。看见她坐在那堆人后面的黑暗中，借着台灯光从人缝中照出来的光线记录着什么。

卢小龙摇醒了沈丽，沈丽懵懵懂懂没醒透，他便在她脸上使劲亲了几下。沈丽嗯了一声，把脸扭过来，埋在他的肩膀上，还要瞌睡。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脸，在她耳边说道：“半夜了，咱们该走了。”沈丽这才反应过来，坐直了身子。卢小龙又趴在她耳边轻声说道：“戴

上口罩，上次抄你家的朱立红也来了，她刚才看见你了。”沈丽一下激灵了，问：“她认出我了吗？”卢小龙说：“不知道。”沈丽使劲闭了一下眼，睁开，抖了抖脑袋，把瞌睡全部抖落，迅速戴上口罩，系上了帽耳扣，轻声问：“走吗？”卢小龙点点头，便拉着她的手贴着会议室的边走过去。

他原本想从另一个方向绕过围着会议桌的这群人，想了想，还是从这边过去。他要让朱立红知道他的半途撤退。当他们经过朱立红面前时，卢小龙俯下身对朱立红说道：“我们先走了。”朱立红因为受到信任而点点头，并且借着人群头顶上射过来的光线，满脸狐疑地看了看严严实实地蒙着帽子和口罩的沈丽。

卢小龙拉着沈丽，像两条鱼一样溜出了黑暗的会议室。出了楼门，来到了月光下冷冷清清的北京航空学院校园。路两边的大字报区还亮着一片电灯，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在观看

大字报。寒冷的西北风嗖嗖地从后面吹过来，催着他们往前走。他推着车和沈丽并肩走了一会儿，便骑上车带上沈丽，让她搂紧自己，飞快地加速骑走了。

第四十五章

这天清晨，黄海在一片喧闹中惊醒。一个严重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在北清中学占领的四层的主教学楼被黑压压一片人包围了。他蹬上裤子，裹上军大衣爬了起来。站到窗前往下一望，密密匝匝的人群高喊着“砸碎北清中学联动黑窝”的口号，有些学生手里还拿着棍棒和石头。楼里的人都起来了，田小黎及一拨人聚到黄海身边问怎么办。黄海问：“几个大门都锁上了吗？”人们回答：“都锁上了。”黄海便领着人跑下楼看了看。这座楼有一道朝南的正门，宽宽大大地开在楼的中间，面对着楼前面的小操场，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道边门，连接它们的是一条横贯的长廊，走廊两边是一个个教室。现在，两道边门已经用铁链和自行车钢丝锁锁住，隔着玻璃可以看见外面骚乱的人群。正门由三扇对开的大木门组成，现在，也都用铁链和自行车钢丝锁锁住了，隔着门上的玻璃，更能看见外面人群的涌动。

黄海挥了挥手，指挥道：“用桌椅、板凳把几道门都堵起来。”在楼里居住的一二百个北清中学红卫兵从一层楼教室里搬出了课桌椅，堆积在正面大门与两侧边门上，堵了一个错综交叉。随后，他们想到这些人可能还会打破一层楼教室的玻璃窗冲进来，便迅速退到二楼，用二楼的课桌、椅子将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堵塞起来。黄海领着人站在二层楼中间的教室窗口，看着楼下成群的人。田小黎指着楼下说道：“这好多是外校的。”黄海眯着眼早已看清了形势。在大片外校学生的后面站着一群北清中学的学生，里面不动声色地站着宋发。今天这一大片人就是他召集来的。

自从8月下旬在北清大学那场关于对联的辩论后，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北清中学红卫兵一多半都跟着黄海跑了。他们在他的带领下，甩掉了卢小龙，和许多学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纠察队，管制文化大革命的秩序。他们反对打倒老干部，并且把反对的矛头越来越公开地指向中央文革。后来，他们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几

乎全部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组成，成为一支在北京街头横冲直撞的力量。黄海领人占领了北清中学的这座主教学楼，成为他们的宿营地和指挥部，他们以北清中学红卫兵自居，成为北清中学最有势的力量。卢小龙则发表了声明，散布到全市。声明说：鉴于一些人打着北清中学红卫兵的旗号做了很多不符合北清中学红卫兵成立初衷的事情，所以他宣布，重新成立北清中学东方红红卫兵兵团，简称东方红兵团，以示与原来的北清中学红卫兵区别。接着，宋发又带着一拨人另行成立了北清中学井冈山公社。宋发所依据的核心力量是几个贫下中农子弟，然而，他很机智地举起了卢小龙曾经举起的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的旗帜，吸引了一大批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子弟，组成了一个造反组织。

现在，北清中学是三国鼎立。用有些人的说法，宋发的井冈山公社是极左派，卢小龙的东方红兵团是温和派，这两派都是跟着中央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黄海的这部分人便被称为右派，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原来红卫兵中的人马，又被称为老红卫兵。

在北清中学，老红卫兵与井冈山公社及东方红兵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与井冈山公社，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一看到宋发目光阴沉地领着一群非红五类子弟跑到大街上去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黄海心中就冒出百分之百的阶级仇恨。他带领老红卫兵们毫不客气地将学校里原有的油印机、高音喇叭、扩音器、麦克风以及成堆的大字报纸、成箱的墨汁洗劫一空，搬到主教学楼内。他们成立了北清中学红卫兵广播电台，声音笼罩了全校。他们随时从学校出发，与各校的“联动”在一起行动，扬眉吐气了一番。随即，各种镇压也落到了他们头上。全市已经有相当一些“联动”成员被公安部抓了起来。他们昨天还疯狂地骑着车喊着口号在几个大学游行示威，晚上回到北清中学时余怒未息，就把宋发的井冈山公社总部抄了。井冈山公社总部设在学校的阅览室里，他们将那里的门窗玻璃捣了个稀巴烂，并将大字报纸、墨汁和油印机洗劫一空。宋发领着人逃出学校，没想到，今天早晨就请来了上千人的救兵，来了一个反包围。

田小黎在一旁撸着袖子说：“跟他们拼了。”黄海盯着楼下的人群，既有拼的仇恨，也有一丝胆怯。楼下那片气势汹汹的学生大多来自铁路学校、建工学校、钢铁技校等中专学

校，这些工人子弟远比职员子弟、高知子弟玩命得多。自己手下的这拨干部子弟真的论起打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更何况敌众我寡。他觉出自己的心跳，嘴上却说：“和他们拼。”

周围的簇拥者们开始又蹬又踹拆桌椅板凳，准备武器。楼下的人振臂高呼了一阵“打倒反革命联动分子”的口号，一片黑压压的杀气蒸了上来，这确实让他们感到有些恐怖。一个浓眉大眼的外校学生仰着脸冲他们喊话道：“限你们五分钟之内下来投降，要不我们就攻楼了，一个都不轻饶你们。”接着，又有人领着人群高呼起“打倒联动”的口号。黄海咬着牙像黑豹一样俯瞰着下面，到了这种时候，他只能豁出去了。

正在这时，人群后面有了一点骚动。从学校办公室方向赶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卢小龙。卢小龙走到宋发旁边说着什么，宋发蹙着黑眉、阴沉着脸一动不动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卢小龙拉着宋发穿过人群，来到刚才喊话的那个外校学生身边，三个人又说着什么，卢小龙的样子很认真。卢小龙似乎把他们说服了，便走到楼前，仰着脸用双手做喇叭筒，目视黄海说道：“你们撤下来吧。”黄海眯着眼看着卢小龙，卢小龙这时居中调停做好人，又想扮演一个学生领袖的角色，让他非但不感激，反添仇视。卢小龙又接着说：“黄海，撤下来吧。你们先撤走，再让他们也撤，其余的事慢慢再商量。”黄海一动不动。卢小龙又往前走了两步，上到大门前的台阶上，回头看了看后面的人群与自己的距离，用比较亲近的语气说道：“你还是下决心撤下来吧，真打起来，你占不了便宜。”“不占就不占。”黄海说。

卢小龙又说了一句：“好汉不吃眼前亏。”黄海被这两句带着哥们儿气的实在话安抚了自尊心，

他说：“让他们让条路。”卢小龙说：“那可以。不过，楼里的东西一样不能带走。”黄海说：

“我们个人的东西也不让带吗？”卢小龙说：“那当然可以。”

卢小龙回过身去，与宋发及那个浓眉大眼的外校学生商量了一番，便有一些人张罗着在大门前让开了一条几米宽的路。黄海阴着脸俯瞰了好一会儿，将一根板凳腿摔在地上，说了一声：“撤！”呼噜呼噜，一二百号人拆除了堵在一二楼间的课桌板凳，下到一楼。又拆除了堵在一楼正门口的桌椅板凳，将几扇大门都打开，然后，从走廊里推上自行车，前后

跟着出了大门。黄海走在最前头，卢小龙上来想说什么，无非是想再落个人情，黄海理都没理他。当他们在两边人群的相夹下走过时，像是战败投降的队伍。

队伍刚走到一半，两边人群中就又有人领着高呼起“打倒反革命联动”的口号来，接着，因为一个小小的磨擦，人群中有人抬起腿踢了黄海一脚，黄海瞪起眼骂了一声“你他妈的混蛋”，人群中就有更多的人挤上来，对黄海拳打脚踢。一时间阵势大乱。听见卢小龙等人大声喊着维持秩序，然而，磨擦一旦产生，一时就很难平息下来。推着自行车撤退的队伍在挨打中不可能不反抗，而任何反抗必将引来更大规模的攻打；结果，协议好的撤退变成一场夹道殴打。在殴打中，宋发请来的几个中专学校的造反派学生将压抑许久的对这些穿着军装耀武扬威的老红卫兵的仇恨充分发泄了出来，拳脚、棍棒、石头构成一场围歼。卢小龙等人拼死劝阻都显得无济于事，黄海领着这群人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地逃窜了。

受伤的队伍成了真正的哀兵。一个初中男生被打断了两根肋骨，送进了黄村医院。还有一个高中女生被打得头皮开裂翻着血肉，也被送到黄村医院缝了十几针。黄海有点发疯似的领着自己的队伍冲进北清大学，呼喊“打倒江青，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又冲出北清大学，来到学院区，在几个大学横冲直撞，呼喊口号。当这些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围追堵截时，他们便发疯一样骑着车冲出校园。

这是一个阴风四起的寒冷日子，阳光像青色的漩涡落在马路上瑟缩。凄惨的西北风撩着冬魔的卷发，呼啸着漫过天空，马路上一片铁一样的冷酷与荒凉。在这里再疯狂地骑车和呼喊，也激不起多大的回声。他们的悲愤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便像一条歇斯底里的鳗鱼一样疯狂地扭动着游过街道，蹿上长安街，射过天安门广场，来到历史博物馆后面的公安部。一二百头破血流、声嘶力竭的男女红卫兵放下自行车，就往大门里冲，一边冲一边高呼口号：“还我战友！”他们要求公安部释放最近逮捕的一批联动成员。公安部立刻做出毫不迟疑的反应，几排魁梧高大的军人肩并肩挡在了门口。黄海领着自己的队伍，疯狂地呼喊往草绿色的人墙上冲去。这种不顾一切的冲撞与呼喊，释放着他们心头淤结的能量。终于，冲累了，又有几个人被抓进了公安部。黄海便领着人在公安部门口静坐。一百多人像

是一百多个岛屿一样浮在天安门广场边缘的这段宽阔的长安街上。辽阔的广场上流过来阴阳怪气的寒风，太阳朝西滑过去，将青色的漩涡瑟缩地抖向天空。经过一天的消耗，终于将今天被扭送进去的同学要了出来。愤怒不已又是疲惫不堪的自行车队伍接着便散散漫漫地像一群黄花鱼一样从东向西漫过长安街。那边，红得发紫的太阳正在暧昧不清的西山上隐没下去，一头金黄的华发在空中不成体统地铺张着，随即便沦落了。

学校暂时回不去了，悲哀的队伍只能各回各家。队伍一旦四面八方分散，便像是鱼群被打散了一样，立刻没了生气。黄海的眼镜已被打碎，当他睁着凸起的眼珠在街头盲目地骑行时，身旁还跟着一辆自行车，车上的男生驮着一个女生，就是田小黎。晕晕乎乎骑过黄村，绕一个弯子避开了北清中学校门口，他们便骑到了颐和园一带。再往前，就离黄海的家不远了。黄海刹住车，用一只脚支住地面，有点阴郁地问田小黎：“你去哪儿？”田小黎看了他一眼，从那辆自行车上跳了下来，说：“我跟着你吧。”黄海看了看她，愣愣地想了想，说：“行，走吧。”田小黎跃上他的后座，他老牛破车一样地骑着。西边的天空早已清淡下去，又浓重起来。这段路有点上坡，他心不在焉地灰头灰脑地骑着。

终于到了家。这是一个机关大院，转来转去到了他家那栋楼。停下车，带着田小黎上了楼。打开门，屋里有一种人的萧瑟和空寂，好像刚刚搬了家一样，狼藉一片，满地都是纸张。田小黎一不小心踏上一个钉书机，只听见咔嚓一声，钉书机吐出了一个钉书钉。田小黎问：“你家也被抄了？”黄海没有说话，拉亮了走廊里的灯，这是一盏晕黄的瓦数不高的灯，也便看清了家中的格局。

一套四居室，右边两个单间，左边一个套间，正前方是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往左拐是贮藏室及厨房。黄海把身后的房门关了，问：“你还想再参观一下吗？”说着，他把右手第一个单间的门推开，这里放着一张很漂亮的长条餐桌，周围是七八把很漂亮的椅子，靠窗的一角放着一架钢琴。屋里十分零乱，浮荡着尘土的气味。几个油画镜框被打得粉碎，摊在地上。一幅蓝白花纹的窗帘被扯了下来，散漫地罩在钢琴旁边的椅子上，像一个晕倒的女子后仰在那里。黄海拉了一下灯绳，没有亮，他说：“灯也坏了。”

踏响着地上的纸张，他们来到右面第二间宽大的单间里。这里有双人床，有阳台，有桌

子，有衣柜。双人床上面的墙上有黄海父母的照片。这里的灯也坏了，借着走廊里照进来的昏黄灯光，田小黎看了看黄海父母的照片。黄海的父亲留着短短的平头，有着一张挺富态又挺严谨的面孔，目光笔直地看着你。黄海的母亲瘦瘦的有点苍白，脸上的表情好像要张嘴和你说什么。这间屋里就更乱了，壁柜像开了膛的母猪一样，里边的衣物乱糟糟地往外静止地倾泻着。墙角的一个书柜玻璃早已打碎，散乱的书藉也像高楼大厦上飞下来的传单一样呈静止的倾泻状。门背后两个衣柜也敞开着，呢子大衣、毛毯任人宰割地摊放着。樟脑球的味道夹杂着呢子的味道在空气中凝固地存在着。床单团成一团，两个枕头像两只撕打的熊猫一样，半斜不直地支着立在一起，一只拖鞋有模有样地躺在床上。

黄海一言未发，走过去用手擦了一下镜框上的尘土。镜框的一角有两道裂纹，他用手摁了摁裂纹的玻璃，碎玻璃发出裂纹磨擦的响声。接着，就有一块碎玻璃摇摇欲坠。他想了想，便把那块碎玻璃拔了出来。这条碎玻璃像是一把漂亮的玻璃匕首，黄海拿它比划着自己手腕的静脉，说道：“这一割，也就玩他妈的命了。”说着，他将玻璃往墙角的书柜摔去。听见玻璃匕首落地摔碎的脆响。阳台门没有闭紧，他走过去拉开纱门，又推开外面的玻璃门，便来到了一个宽大的阳台上。田小黎跟着黄海灰灰暗暗地走过去，看见外面一栋又一栋楼的灯火，同时也看清了这个阳台很大很长，一直贯通到餐厅。她这才想到，餐厅也有阳台门。阳台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摞碎报纸在掠过阳台的风中不时掀起一两页。黄海看了看楼下，说道：“这是四层楼，不想活了，跳下去也是一个玩命方法。”田小黎在黑暗中看了黄海一眼，黄海便拉开阳台门，进到屋里。

两个人又走进套间。套间外面是一个会客室，放着沙发、书柜，里屋就是黄海的房间了，有单人床，有写字台，有书柜及衣柜，一角还堆着一些零碎，其中有一个婴儿床，里边有一些什物。黄海拍了拍婴儿床四面的红蓝围栏，说：“这是我小时候睡的。”这两间屋灯也碎了，透进来的月光照得写字台上玻璃板在绿油油地发光。月光像一个悄悄的伴侣，提醒夜晚要注意的事情。黄海过去摁了一下台灯，居然亮了。玻璃板下压着黄海小时候的几张照片，有些是他与父母的合影。田小黎站在他身旁，跟着看了看。

他们又踏着一地的书籍报纸去了厨房。路过卫生间时，黄海拍了拍门，说：“这是卫生间，可以上厕所，可以洗澡。”然后，往左一拐，就到了厨房。厨房里更是一片黑暗。拉开灯，看见水龙头、水池子、煤气罐、煤气灶、案台、碗柜及布满油污的纱窗。水龙头上掖着几团抹布，一块肥皂已经干得裂缝。黄海拉开碗橱，看了看说：“有鸡蛋，有挂面，还有葡萄酒，咱们喂喂肚子吧。”田小黎说：“不饿，等一会儿吧。”

两个人来到套间外屋的会客室里，把大沙发上的书籍、报刊推到一边，相挨着坐下。月光从背后斜照过来，落在左侧的墙上，他们此刻都处在晕晕欲睡的状态中。田小黎早就知道黄海的父母均被打倒，然而到底是什么情况，平时是不谈的。此刻，黄海自己说道：“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心脏病，住着院。10月份被揪出来斗，心脏病发作，死了。妈妈是前几天跳楼自杀的。”田小黎看着黄海，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黄海扬了扬下巴，说：“就是在那个卧室的阳台跳下去的。死的也不利索，她没看清楚，跳下去又卡在树上，送到医院内脏破裂，抢救难受了三天才没了气。”田小黎背着月光扭头看着黄海，似乎是安慰地说道：“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妈妈现在还说不准。”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没话了，就这样坐着。

田小黎看着黄海那呆呆的样子，想到他过去才华横溢地在北清中学贴出的头一批大字报，不禁十分同情。她伸出纤秀的小手，若有所思地抚摸着黄海的手背，在安慰对方的同时，自己却走了神。黄海凶狠地叹了口气，一下站起来，走到厨房。听见他打开碗柜，一阵水龙头冲洗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把两瓶葡萄酒提了过来，还拿来了两只刚刚冲洗过的高脚酒杯。他把茶几拉过来，把酒瓶酒杯都揉在上面，坐下后，用牙一下咬开瓶盖，咕咚咚倒满了两杯，说道：“来吧，解解闷。”田小黎也跟着拿起了酒杯。黄海仰脖喝了一口，又想起什么，和田小黎潦草地碰了碰杯，说道：“为友谊干杯。”说着，一仰脖干了。田小黎直盯盯地看了他一会儿，也端起酒杯，慢慢地把这杯酒喝了下去。

月光照着茶几上的红葡萄酒，像是暗黑的血一样神秘阴重地荡漾着。黄海又给两个人的酒杯里倒满了酒，拿起杯说道：“来，干了。”田小黎举起酒杯，黄海一仰脖又干了，田小黎也咕咚咕咚干了。当第三杯酒斟满时，田小黎看着黄海问：“中央文革打得倒吗？”黄

海说：“毛主席倒不了吧？”田小黎立刻摇头，说：“那当然。”黄海说：“那他们就倒不了。”

田小黎看着他，问：“那咱们反什么呀？”黄海说：“活着干，死了算呗。”他举起酒杯一仰

而尽，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后把酒杯掬到桌上，拿起酒瓶又给自己倒起了第四杯，“以后，咱们就是狗崽子。”说着，将酒瓶墩在茶几上，酒意朦胧地看着田小黎。

黄海摇了摇圆圆的小脑袋，用左手摸了摸因为失去眼镜而视力不甚清楚的眼睛。放下酒瓶，又拿起酒杯，端到面前，对田小黎说：“接着喝吧，今朝有酒今朝醉。”田小黎有些

迟疑地端起酒杯，看着黄海一饮而尽，她想了想，也仰起脖喝开了酒。酒呛得她咳嗽起来，

咳嗽没止住，黄海随随便便地伸出左手拍着她的脊背。等她缓过劲以后，他的手就搂在田

小黎的肩膀上，傻呆呆地一动不动。这样坐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又拿起酒瓶把酒杯倒

满。瓶子里剩的酒不多了，他又拿起第二瓶，用牙把瓶盖咬掉，墩在了茶几上。田小黎说：

“咱们别喝了，该醉了。”黄海说：“你别喝了，我喝。”说着，又干了一杯，再把酒杯倒

满。田小黎说：“醉了挺难受的。”黄海酒意朦胧地怔愣着眼，说：“受不了就死呗。”田小

黎往后坐了坐，黄海双肘撑着膝盖，身子前倾地坐在那里，说：“今天我一回这家，就有了活着不如死的念头。”他转过头，“你说，活着还有什么劲？”

田小黎侧转身看着他，月光从窗户斜照过来，落在她身后的墙上，也落在她的肩膀上，

那俊秀的小脸则在月光斜线之上的黑暗中。她问：“你想自杀呀？”天下的事情就是一波推

一澜地向前走，田小黎这句认真的问话将黄海半真半假、半清醒半恍惚的说法推进了，他

冒出了一句刚才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决定自杀。”这句话混杂着酒意，也

混杂着他真实的人生绝望，还混杂着他的恶作剧。他可能并未真正决心要死，却要在田小

黎面前造成这个惊天动地的效果。这是这个世上男人面对女人不由自主要追求的奇迹。田

小黎无疑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慑，她没有丝毫怀疑地认真地问：“那你怎么自杀？”黄海醉

意朦胧地晃着头，说：“我把厨房的煤气打开，躺在这里让它熏死。”“能死吗？”田小黎问。

“那当然。”黄海回答。

这个被葡萄酒搞得有些晕眩的女孩掉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里，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黄海的手背。黄海一仰脖又喝干了一杯酒。第一瓶酒已经空了，他拿起第二瓶酒，将杯子斟满，他举起酒杯说：“来，为咱们的友情干一杯。然后你就走，我就死。”田小黎犹豫着举起酒杯。黄海这次显得比较郑重地和她碰了一下：“你是我在北清中学最看得上的女生。”说着，一仰脖喝干了。他拿着空杯看着田小黎，两眼血红地说道：“我真的挺欣赏你，又漂亮又勇敢。下辈子我再活一轮，就找你当老婆。”田小黎看着他，他也看着田小黎，说：“干了呀？”田小黎一仰脖干了，说：“我不走。”黄海说：“我要死，你还非跟着我吗？”

田小黎说：“我跟你一块儿自杀。”黄海直愣愣地看着田小黎，田小黎非常认真地看着他。

黄海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田小黎很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的。”黄海摇摇晃晃地站

起来，说：“好，那我就去把煤气打开。”他东摇西晃地摸着墙壁进了厨房，听见他扭动煤气灶开关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晃回来了，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搂住田小黎的肩膀。田小黎很顺从地挨住他，用脸轻轻蹭着他的肩膀。这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虽然仰慕过许多出色的男生，然而从来没有过恋爱的故事。她和男孩们在一起，有的是无邪的大方与率真。她勇敢，她泼辣，却从来没有在与男孩的交往中投下一丝一毫的暧昧。然而今天，她却开始学习和尝试这种故事。黄海开始亲吻她，她最初很不习惯，随即想到这已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一个女孩要陪一个男孩完成整个人生，她便接受了。她从来认为这种事情是不道德的、不该想的、不该做的。及至想了、做了，立刻在僵硬的陌生中体会到与生俱来的柔情。

她摸着黄海瘦削的脸颊，用很生疏的方式仰着脸接受黄海的亲吻。这个亲吻一开始在她心中引起的是小女孩接受父亲爱抚的幼小心理。而后，当她用两只手抚摸黄海的面孔和后脑勺时，又觉出小时候过家家时就体会到的小母亲的心理。在一片腾云驾雾般的混淆中，她苗条而结实的身体突然漾出一股冲动，这种冲动从女孩最隐密的部位发动，颤抖地冲上她的全身，她一下有些痉挛地搂住黄海的脖子。黄海没有想到这个以勇敢泼辣著称的女孩

能够发出如此激动人心的爱情来。她原本是男孩从来不敢把她看做女孩的女孩，但此刻，两个人的吻却互相刺激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这是不顾一切禁忌的亲吻和拥抱。两个人倒在了大沙发上，男孩的身体覆盖在女孩的身体上，他们歇斯底里地拥抱着，亲吻着。一个从来没有碰过女孩的男孩，与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男孩的女孩，进入了癫狂的状态。

黄海开始解脱田小黎的衣服，田小黎坚决地拒绝了。当黄海说“我们今天死要死个够本”时，田小黎仰躺在沙发上承受着皎洁的月光，想到在这样一个晚上真是什么都不必坚持了。黄海在激动和忙乱中脱尽了女孩的衣服，也脱尽了自己的衣服，他抱起田小黎来到里间屋的单人床上，在一阵生疏而又狂乱的摸索与配合中，两个人做完了一对男女结合要做的全部事情。随后，他们静静地搂着在床上待了很久。窗外的月光已经转了相当的角度，呈南北方向直着照了进来。对面的墙壁上一多半白亮，一少半昏暗。两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月光像水一样源源不断流进来。

又过了好长时间，两个人又温存地亲吻起来，然后凝视着头上的月光陷入遐想。田小黎问：“我们就这样死吗？”黄海搂着她没有回答。田小黎又说：“要死，我们也得穿好衣服呀。”黄海搂着她，从肩背到腰、到臀部、到大腿抚摸着女孩起伏的线条。过了一会儿，田小黎又说：“煤气过来了吗？”黄海一下把她搂紧，又狂吻了一阵，然后在她耳旁说道：“我去把它关上吧。”田小黎将身体紧紧地贴着黄海，有点不好意思地轻轻点了点头。

第四十六章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通明，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一百多个造反派头目早早来到这里等待着中央文革首长的接见。卢小龙笼罩在暖融融的、兴奋而又沉着的期待之中。这个足够容纳四五百人的会议室很宽阔地展开着，一幅巨大的黄山云雾山水画表现着安徽省的骄傲。当灯光将山水画上的烟雾缭绕到整个会议厅时，你便觉得喜气洋洋。

面对大门，背靠正面墙壁摆了两排座位，那是给首长们留的。左右两侧坐着好几排大中学生，这也是他们欢迎首长走进会议厅并接受首长接见的位置。卢小龙注意到坐在对面

第一排的武克勤及她身边的马胜利,而坐在这边第一排的就是呼昌盛,他自己不争不抢地坐在了第二排呼昌盛的身后。呼昌盛特意转过头,和他亲热地唠叨两句,表明他们曾经共同反对北清大学工作组的亲密战友关系。这时,卢小龙便感到了对面武克勤目光里对呼昌盛的敌意,也感到了马胜利对呼昌盛及自己的敌意。这里云集了北京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学生领袖,从他们跃跃欲试的神态及举止中,能够觉出他们的自命不凡。谁都是最了不起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时,大厅的门开了,几个服务人员出现在大开的门两边,接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几个卢小龙不太熟悉的首长走了进来。两边的学生立刻起立,热烈鼓掌。首长们也微笑着鼓掌,在夹道欢迎中走到了正面他们的座位上。他们转过身来,又面对左右两侧鼓了一阵掌,江青伸手示意两边的学生们坐下。学生们坐下后,首长们也坐下了。江青笑着对大家说:“又有一段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小将们都好吗?”全场人高声答道:“好。”江

青等人笑了。武克勤坐在首长们左侧第一排的位置上,这时便符合自己身分也表现自己身

分地带头说了一句:“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首长了,首长们好吧?”江青连连点头说:“好,

好,很好。”张春桥则面无表情地说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全场一片欢笑。江青看着武克勤,笑着表扬了一句:“你领着北清大学造反派去上海干得很好,上海现在整个形势起来了,一月大夺权,一月大风暴,毛主席说是巴黎公社,了不起的事情啊,这里也有你武克勤一份功劳。”在全场热烈的气氛中,有了对武克勤的羡慕与嫉妒,武克勤为自己争了个头彩而拼命地掩饰着笑意。

呼昌盛觉得自己也有武克勤这样露一下的资格,便在掌声平息下去后,又坚持一个人鼓了几下掌,然后举了一下手,说:“欢迎敬爱的江青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全场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江青笑容满面地说道:“哦,呼昌盛坐在这里。”人们笑了,呼昌盛也高兴地搔了搔头,笑了。江青一指面对面坐的呼昌盛和武克勤,说:“你们同是一个北清大学的,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啊?”武克勤和呼昌盛一时都有些哑然。江青两手八字一伸,比划着面对面两群人之间的宽度说道:“你们可不要汉楚相争。听说你们两个人闹得不

可开交哇，在学校里形成两大派势力。要团结。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江青的批评是非常和气的，高兴的。她显然为在这样的场合扮演中心人物而谈笑风声，妙语连篇。

学生们纷纷掏出笔记本，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青。整个气氛表明，接见的开场白已经过去，真正的内容就要开始。江青说：“今天我和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一起来和大家见面，主要谈几件事。一件事，就是要开始对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批判，北京的造反派学生要带个头。另一件事，是传达毛主席关于上海一月大夺权、一月风暴的最高指示。上海起来了，全国都有希望，全国都要向上海学习。第三件事，就是北京市也要紧跟上海这个样板，准备实行革命大夺权。”看到左右的学生都在记录，坐在最后面的学生有些吃力地仰着脖子谛听着，江青便招招手，说：“你们围拢上来坐。”学生们立刻起身，纷纷往前挪动椅子，两侧相对的人群合拢成一个弧形。江青为自己亲切和蔼的举动感到满意，她让这个弧形更加靠拢首长席，并说：“以后我们见面，就保持这样的格局。这样亲热一些，团结一些。”坐定的学生们都高兴地笑着，又都拿起笔记本准备记录。

江青环视了一下，问道：“怎么没有看到卢小龙？卢小龙来了吗？”所有的目光都开始左右前后巡视，听到一声挺含糊的回答：“来了。”江青说：“在哪儿？”卢小龙有些拘谨地挠了挠耳旁的头发，站了起来，同时觉得自己脸有点涨红。江青笑着说道：“我们的卢小龙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卢小龙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知道自己的得宠会在学生中引来嫉妒，便有意无意地用拘谨和不好意思来淡化自己的独占风头。江青和蔼地指了指身旁的一个空座，说道：“你坐到这里来吧，坐到我身边。”全场扬起一片笑声，张春桥神情严肃地伸手对卢小龙说：“江青同志让你坐过来，你就坐过来。”卢小龙侧身从前面椅子的缝隙中挤出来，走到江青身旁坐下了。江青笑着环指大家，说道：“我们就这样团团坐，团结起来到明天。”在一片欢笑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始了他们的首长指示。

卢小龙坐在这个受宠的位置上，兴奋的晕晕乎乎。他在温暖而又逼人的气氛中将目光埋在大腿上放的笔记本中。对面的学生目光一排一排射过来，在注视江青等位首长的同时

他便注视了他。他便更低地埋下头做着记录。当受宠的拘谨化作头上和脊背上的微汗蒸发过去之后，他的记录便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进行着。一大群学生围拢着江青等人，让他眼前浮现出农村猪圈里母猪刚刚产下的一窝小猪崽拱奶吃的情景。那些粉团团的还没长齐毛的小猪崽像一群大老鼠，在母猪肚子上闭着眼乱拱，真是万箭齐发，一往无前。眼前又浮现出母猪肥大的肚皮，和几排纽扣似的奶头。母猪躺在那里的样子十分的慈祥，十分的家长。

他赶走这些不伦不类的浮想，分明感到自己在安徽厅里听着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而视觉的怯懦，使得嗅觉十分地敏感。右边正在讲话的江青散发出一股像江青这样年纪的有地位的女人的气息。江青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薄料子外装，那外装很光滑，很流畅，很挺，江青的体温透过外装洋溢出来。他既闻到了江青的体味，也闻到了这身外装的气味。不知江青抹的是什么雪花膏，与江青的体味结合在一起，有种甜丝丝的清香。这种清香又被江青的体温调匀，熏得卢小龙十分舒服。江青身体的暖热与气味让卢小龙涌起眷恋的温暖感，这股气味就像江青外装闪亮的浅灰色一样，在眼前一圈一圈地旋转着，云朵一样将他掩在其中，让他受到抚慰。

他看到江青不时放在腿上的手，那是一只皮肤白皙、十分秀气的小手。骨骼是整齐的，皮肉欠丰满，显出她身体贫弱的高贵。卢小龙一瞬间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他没有任何记忆的母亲经常给他遥远的、凄凉而又温暖的遐想，他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也该比较白。当这种联想若有若无地掠过之后，江青在讲话中由她的动作、胸腔的震动和出口的声音传达出身体更多的温度与气息，使卢小龙笼罩在更朦胧、更温暖、更眷恋的气氛之中。他一瞬间对江青生出类似儿子对待母亲的情感，他知道这种情感很滑稽，很荒谬，很错误，便一驱而散，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江青讲话的政治内容上，思考政治形势，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

这种有意识的转移和压抑只是断断续续地起了一点作用，对江青身体的暖热的、松软的、慈祥的感觉始终驱之不散。一群小猪崽围着母亲拱奶的画面又纷纷扰扰地浮现在眼前。

他一瞬间觉得自己成为一头小猪崽，挤入拱奶的行列。脱离出来，又觉得自己像一头勇敢的狼犬，趴在这里记录着政治。面前所有的男女学生也变成了一群机敏的狼犬，围歼着什么、捕获着什么、准备着什么。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驱散对江青身体的罪恶的浮想，就因为她那混淆着雪花膏及薄料子外装气味的身体的气味温馨地洋溢着。他不离开这个气味，就驱不散这个联想。他便只好有意识地去感觉一下坐在身边的其他首长。

张春桥就坐在自己的左边，一想到他，也便闻到了他的气味。那是一个干瘦的男人的气味。气味比较浓重，比较凶残，同时又有一点沉着的修养。你能想到他身体的干瘦，骨骼和关节却充满了润滑的油脂。你能想到他面孔的瘦削，却有比较多的油脂从皮肤上分泌出来。空气中可以闻到张春桥头油的味道，一定是用脑过度，全身的营养都输入头部了。在张春桥的再左边坐着姚文元，隔着张春桥气息的阻挡，依然能够感觉到姚文元的气息。

那是一股肥囊囊的气息，它像硕大无比的鱼肚白一样漂在眼前，又像一个吹得很大几乎透明的气球浮荡在空中。他一瞬间甚至想到姚文元肚子上一派松弛囊肿的皮肉。这些对首长的荒唐不经的联想，他极力设法驱散。因为在往下的感觉中，隐隐约约地连他们的生殖器的形状都要浮现出来，那便十分地恶心，十分地罪恶。

江青的气息又十分好闻地、令他眷恋地充溢在面前。他便隔着江青的气息去感觉坐在江青右边的戚本禹。这位中央首长虽然在北京风华正茂，因其坚决激昂的讲话在造反派学生中引起一派狂热的崇拜，卢小龙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一副大学年轻老师一样沉思的面孔，又像一个躲在阴影里的机敏的枪手。刚才他一进来，卢小龙就端详了他。及至这样去感觉他时，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黑暗而又挺拔的身影。这个身影锐利无情，像一把铁矛一样穿刺着它对准的目标。他身体的气味显得简单，既有书卷的气味，又有铁锈的气味，他呼出的鼻息一定是热烘的。他的手势既表明他的坚定性，也表明他与生俱来的默默无闻与寂寞。

这样感觉来感觉去，思绪慢慢归于平稳，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首长们的指示上。现在是张春桥在讲话，他的手势和胸腔、腹腔的震动发散着他身体的气息。卢小龙注意地听张春桥讲上海刚刚发生的工人阶级造反大夺权的行动，以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

王洪文的造反事迹。王洪文顶风亮相、铤而走险、一鸣惊人，得到毛主席的最高赞赏，引起了卢小龙政治上极大的冲动。这个冲动如此有力量，一下将那些荒唐怪诞的、不伦不类的冲动驱得一干二净。卢小龙在想，王洪文能做的事，为什么自己没能做？在这场大革命中，他还能做出什么最尖端、最伟大的革命造反行动？眼前浮现出电影上看到的许多冲锋陷阵的画面，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挥舞着旗帜。他就要冲到一个又一个至高点上。

当他冷静而又深刻地进入政治思索时，发现首长的指示已经记了大半本，而首长的指示也便结束。首长们站立起来，学生们也站立起来。首长们在临别前和一些他们熟识的学生领袖握握手，说两句关切指导的话。每个首长面前都围满一堆人。江青握了好几个人的手，又回过头来笑眯眯地看着卢小龙，明显地表现出她对这个神情拘谨而腼腆的中学生的偏爱，她说：“卢小龙，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别人大叫大嚷，你在那里不声不响绝食，结果成了毛主席说的学生领袖。”卢小龙喜欢江青这家长一样的训导，喜欢自己在江青面前拘谨老实的样子。江青也喜欢他这种拘谨老实的样子，于是，他尤其显得有些拘谨和腼腆。他从帆布书包里拿出一个夹子，对江青说道：“这个给您。”江青说：“是什么材料？”卢小龙看了看周边的学生，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笑了笑，说：“这是我给您画的一张像。”江青一下来了兴致，接过夹子打开一看，是一张素描，她坐在一张藤椅上翘着二郎腿，两个手很舒服地扶着藤椅的扶手，和蔼地看着眼前，下面写着几个字：“敬爱的江青同志”。

江青高兴地笑了，问：“你是怎么画的？”卢小龙说：“我是参考报纸上您的照片、结合着我对您的记忆画的。”画面上的江青十分温和可亲。江青点点头，有点风趣地问：“我有那么慈祥吗？”卢小龙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后脖颈，笑了。江青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这个她比较偏爱的男孩说道：“你要好好干。要向王洪文学习。要争取立新功。要在北京市的大夺权中做出新的成绩。”卢小龙在一群大中学生的羡慕与嫉妒中幸福地接受着江青的宠爱。他在关键时刻并没有忘记自己政治上的构思，他用十分拘谨、十分老实、十分忠诚和十分忐忑不安的口气说道：“江青同志，我想要一个和您直接联系的电话号码。”这无疑足

一个十分大胆的要求。江青想了想，笑了，接过卢小龙手中的笔记本，在上边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说道：“不许再传。”卢小龙立刻合上笔记本，点了点头。

临分手时，江青看着卢小龙，拍了拍手中的画夹，说道：“这个礼物我收下了。希望你记住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卢小龙非常轻松地地点头。他要向王洪文学习。傅嫉幕啊C扛鳌壮ㄝ媿岸嘉 欢讶怒 江青握了好几个人的手，又回过头来笑咪咪地看着卢小龙，明显地表现出她对这个神情拘谨而腼腆的中学生的偏爱，她说：“卢小龙，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别人大叫大嚷，你在那里不声不响绝食，结果成了毛主席说的学生领袖。”

卢小龙喜欢江青这家长一样的训导，喜欢自己在江青面前拘谨老实的样子。江青也喜欢他这种拘谨老实的样子，于是，他尤其显得有些拘谨和腼腆。他从帆布书包里拿出一个夹子，对江青说道：“这个给您。”江青说：“是什么材料？”卢小龙看了看周边的学生，不好意思

地垂下眼笑了笑，说：“这是我给您画的一张像。”江青一下来了兴致，接过夹子打开一看，

是一张素描，她坐在一张藤椅上翘着二郎腿，两个手很舒服地扶着藤椅的扶手，和蔼地看着眼前，下面写着几个字：“敬爱的江青同志”。

江青高兴地笑了，问：“你是怎么画的？”卢小龙说：“我是参考报纸上您的照片、结合着我对您的记忆画的。”画面上的江青十分温和可亲。江青点点头，有点风趣地问：“我有那么慈祥吗？”卢小龙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后脖颈，笑了。江青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这个她比较偏爱的男孩说道：“你要好好干。要向王洪文学习。要争取立新功。要在北京市的大夺权中做出新的成绩。”卢小龙在一群大中学生的羡慕与嫉妒中幸福地接受着江青的宠爱。他在关键时刻并没有忘记自己政治上的构思，他用十分拘谨、十分老实、十分忠诚和十分忐忑不安的口气说道：“江青同志，我想要一个和您直接联系的电话号码。”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要求。江青想了想，笑了，接过卢小龙手中的笔记本，在上边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说道：“不许再传。”卢小龙立刻合上笔记本，点了点头。

临分手时，江青看着卢小龙，拍了拍手中的画夹，说道：“这个礼物我收下了。希望你

记住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卢小龙非常轻松地地点头。他要向王洪文学习。

第四十七章

此刻，王洪文正在上海高干俱乐部冬泳馆里游泳。游了几个来回，便水淋淋地爬上岸，往池边的一排座位走去，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自己上下结实的身体。

俗话说“三十而立”，他在三十一岁这个年龄一下大立起来。他1935年出生在东北，后来参了军，又上了朝鲜战场，抗美援朝回来在上海工厂里混了多年，不过是保卫科的一个小干事。现在，他成了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统率着几十万造反大军。“一月风暴”，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现在，上海的一半天下在他王洪文手中。到了今天，他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了不起，这个发现是从里到外的重新发现。他发现自己长得十分挺拔帅气，肩很宽，身材很匀称，面目端正，有工人领袖的仪表，有总司令的相貌。往日披着一件厚棉大衣，在国棉十七厂狭窄的、乱糟糟的空间里转来转去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端端正正站直过，也从来没有端端正正坐好过。他总在寒风与蒸气难解难分的工厂里挪来挪去，别人看不清他的面貌，他也看不清自己的面貌。那时，他像一条灰毛狗，没个正经模样。现在，他穿着拖鞋走在游泳池边，觉得自己走出了一股劲头。那是整个身体上下直落的劲头，是每一步都把膝盖弹直的很帅的劲头，也是每一步都震动着胸脯的肌肉、抖落着身上的水珠的劲头。他有一个标准的、强健的男人的体格。

游泳池边放着几张白色的圆桌，几十把白色的木质躺椅，他落座了。这个地方他过去从未听说过，更不曾来过，那是原来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们来享受的地方，也是中央高级首长住在上海时来消遣的地方。现在，他们夺了权，理所当然地夺取了一切。他今天就领着一群造反派小兄弟到这里来庆祝前不久取得的“一月风暴”的大胜利。虽然他是从小穷大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也一直在工厂穿着工作服、拿着饭盒混日子，现在，一步登天掌握了大半个上海的权力，他没有头晕脑涨飘飘然。当他们决定今天来这个高级场所聚会

时，他照例是裹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大衣，他才不像簇拥着他的小兄弟那样没见过世面地张大嘴东张西望，他没那么多好奇，没那么多惊讶，昨天没有的，今天就有了。他大大方方处之泰然地吩咐着这里的管理人员，好像他从来就是经常光顾的重要首长。

半年前，他还缩在纺织厂车间的某一个角落里和人们说着一些最闲的话，像个混世的油子。今天，他斜躺在木椅中，双肘放在扶手上，拳头撑着脸颊，一下就进入了深思熟虑政治战略的总司令角色。看着那群小兄弟们乱糟糟地在游泳池中嬉闹，他露出一丝领袖的宽容的、讽刺的微笑。这一二十个人大都不会游泳，站在游泳池的浅水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齐胸的水中搓开了澡。整个游泳馆里再没有其他人，拱形的馆顶像天空一样宽大，明亮的灯光照着游泳池四边空旷的空地，也照着大半个水面平静的游泳池。两三个服务员在那端门口安安静静地束手而立，等待他们的召唤。

他打开放在一边的书包，从里边拿出几本《红楼梦》的连环画，翘起二郎腿，很悠闲很自在的看了起来。他是听张春桥说，毛主席提倡大家看《红楼梦》，了解阶级斗争。他嫌字书太难读，便让手下找了这套小人书，一本本看着，似乎也能悟出点道理来。他是聪明人，聪明人不需要多读书。听到三言两语，便能明白大概。起码他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刘邦和项羽就不是读书人，没什么文化，却管着天下。他知道有一首唐诗的最后一句：“刘项原来不读书”。当然，不读书的人可以运用读书人的知识，只要会动脑筋就可以了。张春桥曾对他讲，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句话他一听就明白了，上海的工人阶级造反派现在就组成了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在于组织。

游泳池中的一群人看见王洪文上岸了，也都成群结伙地爬了上来。他们一生二熟地学会了气派，招手让侍立的服务员把浴巾拿过来。一人一条浴巾，铺在像小船一样弧度弯弯的椅子上，便水淋淋地坐下了。随后，看着王洪文手中的小人书，说起打趣的话来。有的叫他王洪文，有的叫他洪文，有的戏谑地叫他王总司令，有的就叫他司令。有的说：“大革命，你还有时间看小人书？”有的说：“你还看什么《红楼梦》？那都是四旧。”王洪文不急

不恼地笑笑，说道：“主席提倡看的。”仍旧坐在那里一页一页看着。没有他这个中心人物的参与，大伙说笑的兴致就少了一半，于是，人们就在他的周围团聚着，有意无意地败坏着他看书的气氛。几个人将水淋淋的脚歪七斜八地放到王洪文架着胳膊的圆桌上，七八条腿脚上的水湿了一桌子。王洪文瞄了一眼，拿起桌上的几本《红楼梦》连环画，塞到自己椅背上挂着的书包里，继续闹中取静地看着手中的小人书。

他注意到远远安静侍立的几个年轻秀气的女服务员都用恭顺而冷淡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身边这群弟兄们，他们纷纷将脚架到了一张张桌子上，互相说着一些低俗的笑话。一个身体白瘦的小伙子是轮胎厂的造反派头目，腿翘得太高，一不小心坐翻了椅子，水淋淋地摔到地上。一片哄笑及七手八脚的糟乱，引得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相互交换着目光，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王洪文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对身边这群兄弟们的乱闹并不以为意。他听凭这群人说笑耍闹，也听凭他们不断地和自己打趣。多少年在工厂的厮混，使他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工人领袖。你一定要喜欢泡在弟兄们当中，你要习惯他们对你打趣，要不嗔不恼。大家越是对你打趣，就越说明你有凝聚力。你不打闹，却要听得下别人的打闹。你不说废话，却要习惯听别人的废话。你不醉酒，却要习惯他们在你身边醉酒。你不胡说八道，却要习惯他们在你身边胡说八道。你不乱来，却要习惯他们乱来。你要泡在这些当人当中，你要让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你泡，让他们一离开你就泡得没趣、泡得没神、泡得没劲，天天想着和你泡，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首领了。

平常，你听凭这些人泡你，到了关键时刻，你该发令就要发令，该严厉就要严厉，该说一不二就要说一不二。这半年的革命造反使他尤其悟到了要成为工人领袖，第一要勇敢，胆大包天，敢说敢做，要天下第一胆；第二是足智多谋，遇事拿得出主意；第三就是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不开空头支票；第四就是一个“严”字，该严厉的时候，就要军法不饶人；最后一条，就是和大伙同甘共苦。今天这个泡，也就是同甘共苦的意思。

他津津有味地一页一页看着《红楼梦》的小人书，周围的造反派兄弟们都还是冲他说着话。有人说道：“王洪文，我看中央以后肯定会把你调到北京去。”很多人纷纷附和着。王洪文一边看书一边说了一句：“我不去。”一群人又纷纷说：“中央调你，你能不去

吗？”

王洪文说：“不去，就是不去。”又有人说：“毛主席要让你去呢？”王洪文又翻了一页书，

说道：“起码五年之内，我不会离开上海。”这时，有一个叫阿大的人靠在椅背上说道：“司

令，该给我们搞点吃的了，慰劳慰劳兄弟们的肚子。”王洪文眼睛没有离开小人书，抬手挥了一下，说道：“去让服务员安排。”阿大接着问：“搞点什么？”王洪文似乎很疑惑地看

了他一眼，说：“这个还要问我？想搞什么就搞什么。”阿大招手让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过来，

做了一番吩咐。

没多久，葡萄酒、白酒、香肠、松花蛋、牛肉干、红烧肘子和面包等食品就摆满了两个桌子。一群人穿着游泳裤赤裸着上半身就倒开了酒，举起了杯，叮叮当当碰起来。王洪文拿了块面包，夹了根香肠，把两只脚很舒服地放在另外一张空椅子上，一边吃一边继续看着小人书。人们三番五次地敬酒，他都说：“你们先喝。”一拨人一边喝一边问：“今天允许我们醉吗？”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你们看着办。”就有人一边碰着杯一边挥着手说道：“王洪文说过了，半夜还要去看黄浦江几个码头，今天都不许醉。”

当周围一群人叮叮当当划拳碰杯时，王洪文泡在这种气氛中，一页一页看着《红楼梦》连环画，觉得十分惬意。经过几个月的磨练，他已经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中树立起了权威。他现在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控制这支队伍了。一个大上海，现在多多少少要按他的意思办事，他跺跺脚，黄浦滩头也能抖三抖。他偶尔也略抬目光打量一下眼前呼风唤雨般碰杯吃喝的人群，虽然他在这里一言不发，但他是他们的中心，是这群人的主心骨。如果他起身离开，这群人吃喝的气势立刻就会塌掉。想到自己现在坐在中央首长们休闲的地方，掌管着半个大上海的权力，他就不能不想到这里的奥秘。

眼前的这群人曾经和自己平起平坐，只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情，使得他和他们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使他王洪文终于成了影响全中国的人物。他永远不会忘记两个月前的事情。11月6日，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集中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开上海工厂串连交流经验会。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

织，最初提出的名字是“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后来，有人提出加上“革命”二字，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最后，是他王洪文提出再加一个“总”字，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的提议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从这天开始，他在相互还都不大熟悉的各工厂的造反派头头中露出一点头角。既然成立总司令部，就要选举领导。王洪文又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全部造反派组织，理应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我们总司令部的核心组成员，就应该从这些发起单位产生。”他的提议又获得一致通过。往下如何选举核心组成员，王洪文的提议更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今天是我们头一次串连，大多数人是头一次见面，相互都不了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在单位的职务，这样便于选举。”这个提议自然又获得一致通过。当大家顺序自我介绍时，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都是非党团员，普通工人。而王洪文自报的则是贫下中农出身，复员转业军人，政治面貌党员，工作职务保卫科干部。这使他在会上获得了显著的优势。结果，他不但进入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核心组，还当上了总司令。

那其实是只有17个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一个并不整肃的会议，会议完全是被几个北京红卫兵策划串连起来的。当时屋子里乱糟糟地就把会开了，他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重大。他只是根据一个多年来都在不断重复的旋律行动，那就是在政治上要想尽办法多争得一点发言及表现的机会。在那天的串连会上，他本能地希望尽可能多地将自己露出来，没想到，两个月过去了，他居然成了影响整个上海乃至中国的风云人物。如果那天自己没有得到消息，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自己很有运。

七红八绿的一顿吃喝在游泳池边进行完了。在一片杯盘狼藉中，有人问：“司令，还有什么节目？”王洪文将小人书收到书包里，站起身说道：“冲澡，穿衣服，看电影。”当他们冲完澡穿上衣服在俱乐部的小放映厅坐下时，放映的电影是王洪文最爱看的《护士日记》。

这部由电影明星王丹凤主演的片子曾经让他痴迷不已，当银幕上出现“护士日记”的片名时，大伙都嘻嘻哈哈地叹气道：“老电影了，看过的。”王洪文不理睬众人的吵嚷，左手抱

着右肘、右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王丹凤演的女护士。银幕上的形象让他有过很多梦想，现在，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再看这个高不可攀的梦想就有了新的眼光。周围的人在抽烟，在说话，在打哈欠，在瞌睡，在进进出出地走动。他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影演完了，放映厅里柔和的灯光亮起来之后，一群人中除了两三个一直与王洪文坚持着看下来，其他人都散漫在各个角落，有的在呼噜噜地带着酒意酣睡，有的在抽烟说话。王洪文依然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黯然的银幕。过了好一会儿，有人问：“司令，该干什么了？”王洪文问：“几点了？”有人回答：“快半夜十二点了。”王洪文便挥了一下手，

说：“出发。通知码头，我们马上就到，准备好船。”一伙人立刻行动起来，歪在椅子上酣睡的人被推醒，揉着惺忪的睡眼，抖擞着精神，跟着出发了。

几辆小轿车、小吉普高速驰过上海市的街道，两边的高楼大厦像悬崖绝壁一样掠过着、旋转着，一条条灯火阑珊的马路被这些车辆掠过着、切断着、分割着。没多会儿就到了码头。一艘快艇亮着灯光在黄浦江的波涛中轻微颠簸着。他们上了快艇，快艇射出探照灯光开动了，很快来到黄浦江中。冬日的黄浦江面十分寒冷，王洪文站在船头，不愿下船舱。

他迎着凛冽的风，看着船头劈开的白浪像大鸟的翅膀一样向后飞去。岸边的大小码头和林立的高楼大厦都有稠稠稀稀的灯火点缀着，天空一派清冷。王洪文问：“二十路人马都准时出发了吗？”旁边有人回答：“都准时出发了。”王洪文没有吭气。上海“一月风暴”大夺权后，虽然有来自北京的声势浩大的舆论支持，整个上海却在到处溃乱着、瘫痪着，被推翻的上海市委的影响还在许多地方盘踞着。很多工厂停工；港口、码头、火车站也有很多地方陷入瘫痪；自来水、供电、钢铁厂、造船厂的生产及秩序也岌岌可危。要整个地控制上海的局势，还有很多硬仗要打。今天晚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调集了二十万人马，同时开往几十个保守势力的黑据点。天一亮便同时采取行动，要将那里的保守势力击溃，一举将领导权夺过来，恢复那里的生产交通秩序。

王洪文对指挥这样的行动充满了战斗情绪。如果说十几年前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作为普通战士没有尝到任何战争的趣味，今天，作为总司令，他则体会到战争的乐趣了。战

争的乐趣是指挥者的乐趣，而不是战士的乐趣。这是他今天才领会到的。今天晚上，他将在水上及陆上巡查整个作战形势，他要用强攻的方法解决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当快艇射着探照灯光劈开黑暗破浪前进时，他觉出了自己的势力和锐气。他甚至觉得这探照灯就是他撕破旧秩序的刺刀。

旁边有人向他汇报：“崇明岛上的农场基本上全瘫痪了。”他说：“一样组织人去解决。”

上海人都知道长江上的崇明岛是上海的郊县之一，也叫崇明县，那里有十多万农场工人。

旁边又有人说：“崇明岛的政策问题比较复杂。现在，绝大多数农场工人都造反回了上海市，

那里没什么人了，你去人解决什么？帮着种地？”王洪文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崇明岛调查一下。北京的红卫兵不是还有一些人留在上海没走？请他们也一起参加，他们的政策性强。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们再决定对策。还有其它问题吗？”“没有了。”刚才提问的人回答。

王洪文转眼看了看，从一个正在抽烟的人手里拿过抽了半截的香烟，放到嘴边狠狠抽了两口，然后眯着眼看着前方的黑暗说道：“上海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一定要把全部大权都夺过来。”说着，他把红亮的烟头狠狠地往黑暗的江中掷去。

第四十八章

去崇明岛要在吴淞口坐船，到了吴淞口，一派无比开阔的景象使沈丽惊喜若狂。这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长江，浩浩荡荡的江水像大海一样一望无际，在寒冬的清晨中浩浩渺渺地铺展向天边。凛冽的北风迎面吹来，江水像大海的浪涛一样汹涌着一排排移动的山岭向岸边扑来，摔成激扬飞溅的雪浪。沈丽虽然到过海滨度夏，然而，在这北风凛冽的冬日，面对如此粗犷壮阔的“大海”，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刺激。她实在是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她将帽耳扣松开，让寒冷的风从脖颈更透人地吹过。带绒的帽耳像鸽子的翅膀一样，在脸颊两侧哗哗飞舞。被帽耳缚紧的短发这时也像黑色的绸缎，力所能及地在帽耳内向后

急速拂动着。沈丽干脆摘掉帽子，抖了抖头发，一头黑发迎着天边吹来的江风向后横飞，像一只寒冷而又温柔的大手向后拽着她的头发，这感觉让她从暖热的身体中奔放出解放的快乐。她重新戴上帽子，就这么一会儿，暖热的帽子已经吹得冰凉。她扭头看着面色沉郁的卢小龙说道：“太棒了，像大海一样，崇明岛在哪儿？怎么看不见？”周围已经聚了百十来人，他们是首都红卫兵与上海革命造反派赴崇明岛的联合调查团，同乘两辆大轿车，天不亮就从上海市开来的，此刻，一群人聚在江边欣赏起天水一色的壮观景象来。卢小龙很冷静地回答道：“到崇明岛要坐一个多小时船呢，根本就看不见。”沈丽惊叹道：“长江真宽哪！”

卢小龙依然保持着冷淡，说：“长江流到这里，已经到入海口了，宽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可不是像海一样！崇明岛在中国算第三大岛，仅次于台湾岛、海南岛。”卢小龙的这些知识也是昨天到达上海后，在与王洪文会面时刚刚知道的。沈丽当时也在场，只是她无心。现在，当卢小龙作为自己独有的知识讲出来时，沈丽获得了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特有的幸福感。她真喜欢跟着卢小龙出来串连的感觉，也真喜欢在卢小龙那里有问有答的可靠感。

她含笑瞟了一眼卢小龙并不开展的面孔，嗔道：“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呀？还生我气呢？”

卢小龙矜持地、没有什么表情地昂着微微凸起的额头，迎风看着一派江水滔滔。他戴着一顶草绿色棉军帽，帽耳翻在头顶系住，让耳朵露在外面吹着寒风。在和沈丽的性格冲突中，他越来越多地运用男人沉默的自尊。沈丽拉住他的手晃了晃，说：“你真傻，你不知道我喜

欢你呀？王洪文算什么人，我才看不上他呢。”说着，她贴近卢小龙的脸说道：“别生气了，

要不，我亲你一下行吗？”卢小龙感到了沈丽温暖的哈气落在自己的脸上，又在寒风中变成一片湿凉。沈丽的亲热软化了他的僵硬，他看了看周围喧闹移动的人群，说：“行了行了，

别丢人现眼了。”这句北京胡同的俗俚语言倒把沈丽逗笑了，她松开卢小龙的手，抓住他的胳膊，与他一起跟着人流走下高高的堤岸，向那边的摆渡码头走去。她依然被江水的壮阔所兴奋，抬手指了指右前方，说：“你看那儿。”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见七八艘海轮在波涛滚滚、烟雾迷茫的江面上远远近近地

停着，最远的一艘几乎就在天边。这些海轮在微微颠簸中标志出江面的广阔与寂寞，它们像是几千年停在这里没人理睬一样。面对如此浩渺的景象，你完全觉不出上海的稠闹，只觉得自己远离了人类社会，站在了人烟的最边缘，往前迈一步，就掉入浩渺的宇宙中。

他们上了一艘不大不小的轮船，往常摆渡的客轮只能坐六七十人，因为今天人多，又有四五级风，需要大一点的船只，上海的造反派便搞来了一艘在海上也可以远途运客的船只。

人们纷纷上了船，当船驰入长江后，大多数人都顶不住刺骨的寒风钻入船舱了。沈丽和卢小龙站在船头甲板上看着滚滚浪潮扑面而来，看着烟雾浩渺的景色。被船破开的白浪哗哗地向船的两舷扑去，听到浪头一阵又一阵撞击钢铁甲板的声音，那声音沉沉闷闷又轰隆作响，显示出船的重量与甲板钢铁的质地。一只雪白的海鸥在船头零乱而曲折地上下翻飞着，注释出了烟雾弥漫的江面上逐渐露出的光亮。在左前方，可以朦胧看到比晦暗的月亮还模糊的太阳在浓重的雾气中浮荡，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在远方关注的面貌。

这次又是沈丽提出，希望卢小龙带她去外地参加大串连。卢小龙当时眨着眼想了想，回答道：“中央现在正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连。”沈丽说：“就因为要停止了，我才想出去看看，要不再也没有机会了。”卢小龙确实处在挺大的矛盾中，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他无疑应该坚守北京。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之后，北京市和全国各省市都在酝酿夺权，建立市一级的新生革命政权。上上下下的造反派力量都在争取自己的位置，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都在筹备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都在争夺首都红代会中的领导权，凭此进入北京市的新政权。他绝不该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一天都不可离开的关键时刻。然而，沈丽殷切的期望焕发出他极为美好的想象。那天，带着她去北京航空学院参加通宵达旦的秘密会议，那蜷在黑暗角落里相互偎抱的情景，一直留给他美好的记忆。他说出了自己的矛盾与犹豫。沈丽理解的同时，也更加感到失望，很不甘心地说：“那好吧，不去了，别耽误了你的正经事。”

沈丽的通情达理，触动了卢小龙作为男人的心理，他站在沈丽身后俯身亲吻了一下她润泽的头发，说：“还是去吧。”沈丽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中的卢小龙说道：“真的别去

了，你的政治事业更重要。”卢小龙却克服了最后一丝犹豫，俯下身从背后抱住她，用脸蹭着她的脸温存地说道：“我们选择一下，只去一个地方，就去上海。耽误不了几天，很快就回来，好不好？”沈丽一下转过身抱住他，与他做了亲吻。沈丽收拾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物品，不仅带着帽子、口罩及那副老旧的平光镜，也带了化妆用品，穿着一身男装。她笑着对卢小龙说：“你需要我以什么角色出现，我就以什么角色出现。”卢小龙问：“你有几种角色呀？”沈丽站起来，对卢小龙扬了一下脸，说：“一种好看的。”停了一下，又拿出那副老旧的平光镜，“第二种，不太好看的。”又拿起自己的化妆盒，“第三种，难看的。还有第四种，女扮男装。”她背靠着梳妆台站住，问：“你要哪种？”卢小龙笑着说：“能好看就好看；不能好看就不好看；实在不行就难看；难看不行就女扮男装。”两人高兴得在屋里团团打转，当天便出发了。

一到上海，卢小龙就设法与王洪文联系上了。听说卢小龙到了上海，王洪文还是很高兴的。运动初期，当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国棉十七厂的小小造反派头目时，卢小龙已经誉满天下了。现在，他虽然是大名鼎鼎的上海造反派领袖，会见卢小龙还是有时间的。

一见面，王洪文就对沈丽表现了很高的热情，这一点卢小龙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沈丽也感觉到了。王洪文在与沈丽握手时，眼睛一亮，一下显得非常挺拔，非常气派，非常有造反派领袖的风度。他与沈丽握手的时间比和卢小龙还长了一些，似乎是很随意地、但又是过多地问了一些话：“你叫什么名字？沈丽。哪个沈呢？沈阳的沈，美丽的丽。你和卢小龙是一个学校的吗？”这一瞬间，沈丽微微脸红了，含糊地点了点头。会见王洪文，她自然是以真实的相貌出现的。她明白无误地感到了王洪文作为男人对她的兴趣。对于这种兴趣，她从小就十分敏感。当这个声名显赫的造反派领袖高大轩昂地立在这里，含笑凝视着她时，她觉出了自己的兴奋。远距离的伟大总是超过近距离的伟大，当远闻其名的王洪文乍然出现时，确实比她早已熟悉的卢小龙更光彩夺目。

卢小龙站在一旁，立刻有了敏感的反应。他觉出王洪文足够的身高。当他与沈丽握手时，他们之间身高的差异显出男女关系的和谐，也显出他自己高度的欠缺。王洪文正在与一屋子人热热闹闹的商谈着什么，这种百忙之中站起身接待卢小龙和沈丽的感觉对于他是

很好的，对于卢小龙却是很不好的。及至他们坐下了，王洪文显得很朴素，很平和，并不盛气凌人，对卢小龙有足够的尊重，然而，他毕竟是在自己的巢穴里，被一群亲信环围着。他一边和卢小龙谈话，一边不断地从助手手里接过电话机回电话，还要在一些人送过来的急等他批示的文件上签字，还要对一些最重大急迫的问题做出指示。这种日理万机的背景烘托了王洪文的地位，烘托了他的才能，烘托了他对卢小龙和沈丽亲热和蔼的风度。就他与卢小龙现在的地位而言，双方该是平等的。然而，现场的烘托使得卢小龙处在了下风。而王洪文对卢小龙的态度也多少显出一点居高临下的和蔼，他管卢小龙叫小龙，欢迎他来上海，希望他在上海多走一走，看一看。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不要客气，讲出来，他来安排。卢小龙原本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面对这个看似很亲热很友好其实多少有点以势压人的王洪文，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他虽然在有些比较难堪的时候觉得自己脸有点发热，然而，他还是很朴素地甚至有些拘谨地坐在那里，用毫无表演意识的神态简简单单地说着话。

王洪文与卢小龙、沈丽坐成了三角形。他显得气宇轩昂，谈笑风声，略微后仰着坐在一把有扶手的环形靠背转椅里，翘着二郎腿，很潇洒地微微转来转去。遇到有人请示问题时，他便更潇洒地后仰着扭过头去应付一下。当指示完了，转过身来就更有一种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他要留卢小龙吃饭，甚至准备抽时间陪卢小龙在上海转一转。他说：“我可以给你们看你们最想看的東西。最大的造船厂，最大的海轮，万吨水压机，上二十四层楼的大世界，去外滩，看钢铁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给你们派船、派车。还可以让你们去舟山群岛，派军舰送你们。”这些许诺无疑引起了沈丽的兴趣。王洪文依靠着他在上海的巨大权势，表现出了三十岁男人足够的气派与魅力。王洪文的年龄，对于沈丽也有着比卢小龙更成熟的魅力。在不长的会见中，沈丽确实有些被王洪文魅惑住了。她虽然很聪明，很懂得男人与女人的心理，也自觉地照顾了卢小龙的自尊心，尽可能地表现了女孩在刚刚认识的异性面前的自尊与矜持，然而，她的愉快，她的兴奋，她的飞扬的神采，不仅给了王洪文滔滔不绝讲话的自信，也给了王洪文一丝想象。

王洪文的讲话似乎主要是对着卢小龙，卢小龙却觉出这一切热情是因为沈丽。他势单

力薄地坐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自尊，同时心中生出对王洪文的敌意。当王洪文最后提出“你们住哪儿，需要我帮你们做什么安排”时，他非常简单地回答道：“我们就住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我们自己安排一点活动，我还急着要回北京。”当时，王洪文显得很不经意地笑着点点头，对沈丽说：“你和小龙一起回北京吗？”沈丽早就觉察到王洪文的热情所指，她既为此感到愉快、兴奋，又稍有些不安。她笑了笑，扭头看了看卢小龙，说：“我当然和小龙一起回去。”当王洪文最后站起来与他们握手告别时，非常亲热地说道：

“希望以后经常来上海。来上海就找我，我随时欢迎你们，愿意为你们服务。”他撕下两页台历，在上面写上自己多个联系电话，一张给了卢小龙，一张给了沈丽。在握着沈丽的手时，他说：“你给我的印象非常与众不同。”接着，又很照顾大体地转头看着卢小龙，说：“你的名字，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听说了，连毛主席都说你是学生领袖呢！”在分手那一刻，卢小龙再次觉出了王洪文的身高对于沈丽的和谐和对于自己的压力。

这一晚，他和沈丽就挤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这是一栋弯弯曲曲、晦晦暗暗的老洋楼，楼上楼下木地板木楼梯，东一房间西一房间，像个迷乱的老鼠洞穴。一派潮湿、阴暗及冰冷中，乱哄哄地跑动着许多北京的红卫兵学生。电话机、油印机嘈乱地响着。纷纷沓沓的脚步踩过满地飞舞的五颜六色的纸张。窗外是狭窄而喧闹的上海市街道，与对面的楼很近，让你生出甩一根绳索过去就能搭上索桥的联想。油盐酱醋的气味，商店、杂货铺以及阴沟的气味从楼下狭窄的街道泛滥上来，给你天昏地暗、稠密不堪的感觉。两个人就在一间豆腐块大小的房间里铺着半尺厚的大字报纸蜷缩了一夜，这里倒是没有什么男女之分，楼上楼下各个房间里，包括过道，到了后半夜都混杂拥挤着男男女女的学生。有的人盖着军大衣或者普通大衣，有的人就这样一身衣服干睡着。有的人枕着大字报纸，有的人枕着自己的棉鞋、球鞋。寒冬的上海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冷冰冰的一栋老房子全凭成群的男女青年的体温把它装填起一点暖意。胶鞋的臭味混淆着墨汁味、尘土味和潮湿味，与通夜不息的昏黄灯光缠绕在一起，让你想到大革命之夜寂寞的青春梦。

这一夜，卢小龙和沈丽之间出现了一点磨擦。在与王洪文会见时，卢小龙的不露声色

使得沈丽没有更严密地掩饰自己的兴奋，她一直认为卢小龙是一个情绪十分平稳的男孩，他的表现理所应当。然而，她终于发现了卢小龙隐藏在深层的悻恼。在躺下之前，卢小龙抱着双膝坐在地上，对沈丽显得极为冷淡。沈丽不知道为什么，想了想，明白了，有了对卢小龙的一丝歉意。只是她不愿承认什么，也便不做任何解释。在有些尴尬的沉默中，面前的卢小龙尤其显得矮小和黯然失色。卢小龙板着长脸一动不动的姿态，不但没有引起她的爱慕与尊重，反而让她产生了轻视。昏黄而无聊的灯光从头顶落下来，小屋里更显得十分局促。一张破桌子、几个破木桶占据着一角，一扇小小的窗户装着窄窄的、肮脏的玻璃。隔着玻璃，看见深夜的上海市灯火像鬼的世界一样恍惚。卢小龙坐在那里，像是残破的林园里的小石雕，又像一条沉默不语的石头狗。

在肮脏的斗室，沈丽终于慢慢平静下来，慢慢在全部记忆和生活背景中再一次认识了卢小龙。她想到了他和她从序曲开始的故事，也想到了卢小龙如何做出了陪她外出串连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决定。这是一个一眼看不出任何潇洒风度及男人气派的男孩，然而，却是一个经得住仔细回想和品味的男孩。在品味中，沈丽对人的理解力全部复活了。她便在对白天的回想中，看清了王洪文在见面过程中表演的粗糙，也看出了卢小龙始终敦厚平和、不亢不卑的真正高贵，然而，她依然不愿意解释。好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第二天要联合上海市造反派去崇明岛调查农场的“经济主义歪风”，知道卢小龙来了，他们请他带队。这个活动无疑会在第二天使两个人的关系自然而然的解冻。

沈丽说了一声：“你也躺下吧，我困了。”便先躺下了。卢小龙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沈丽说：“你挨着我躺下好吗？这样我暖和一点。”过了好一阵，卢小龙没有说话，在她身边躺下了。沈丽将手臂枕在头下，望着四四方方的天花板说道：“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单独和一个男的过夜，居然是你，居然是这样。”她转过身来面对着卢小龙，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说道：“真不可想象。”卢小龙还是仰面朝天地躺着，想着白天的事情，感到了自尊心的敏感及自卑心理的强烈，同时也想到了要奋发向上的人生理想。沈丽在一旁睡着了，像儿童一样轻微的鼾声与鼻息呼在他的脖颈上。这使他慢慢平静下来。他侧转过身，与沈丽轻轻搂抱着睡着了。

清晨天还没亮，一群人就集合着出发了。他的矜持和冷淡不过是需要哄慰才会化解的余波。一个特大的浪头迎面扑在船舷上，溅起的雪浪像巨爪一样扑向船头甲板。沈丽回转头，将脸贴在卢小龙肩膀上躲避风浪。卢小龙抓着一根铁杆，一动不动地站着。沈丽在那片风浪过去后，扬起脸看了看他，说：“你还没有傻够哇？”卢小龙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以后再不带你出来了。”沈丽直起身将帽耳扣系上，说道：“你不带我出来，我不会一个人出来？一个人的心是看得住的吗？”她瞟了一眼卢小龙，“你纯粹是个大傻瓜。”

太阳渐渐揭掉了笼罩在江面上的白色雾气，江天开始明亮起来。当几艘帆船在浩荡江流中颠簸着远远近近地出现时，崇明岛的陆地便从水平线下浮了出来。一登上岸，就有车接。坐上车走了许久，便到了一个农场总部。当一百多人的联合调查团开始在崇明岛展开调查时，周围辽阔的土地、树林、河流、道路及房屋让你完全忘记了这是一个岛屿。你不能想象它被长江水四面包围着，你感觉就是在一个城市的郊区。长江的浩渺诗意完全没有了，有的是与土地相联系的最世俗的场景。路边的小茶铺旁趴着耷拉着耳朵的老狗，一个脏乎乎的小娃娃蹲在老狗旁边撒尿，茶铺里坐着无精打采的老头子，一只破汽油桶被开了膛，横躺在那里，成了一个小蓄水池，一头得了皮肤病的母猪晃着拖地的肚皮，呼哧呼哧喘过土路，身上的毛斑斑驳驳地褪光了，像是一幅最狼狈的地形图。在浩渺的波涛上，你会觉得水面辽阔陆地狭小。在这里，陆地就是一切。

从浩渺长江一步踏入这个土里土气的地方，沈丽最初感到十分不好理解，但也便理解了。崇明岛很大，从三年灾荒开始，上海市曾经动员十多万人来这里开垦种田。一个又一个农场和原来不多的农村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新的崇明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同时期来的农场工人都提出了造反的要求，结果是一批批地造反到上海市去了。现在，一个又一个农场除了场部有些干部留守外，几乎空无一人了。寒冷的西北风从寥无人烟的土地上刮过，也从寥无人烟的平房住宅上刮过，一排排简陋的红砖平房垂头丧气地趴在天地里。每一排平房的房前房后，都留着主人原来柴米油盐居住的情景，几乎每一家门前都有胡乱搭就的小棚子，风吹开小棚子吱吱乱响的破草席门，亮出里面的坛坛罐罐、扫帚、墩布、劈柴、破自行车轮胎。一家一家的房门上着锁，有的拉着窗帘，有的没有窗帘。凑近窗户

往里看，有的里面已经席卷一空，只剩裸露的木桌、木椅、木床。有的床上还有被褥，墙角大衣架上还挂着几件衣服。不同的情况表明，他们的主人有的给自己的大撤退留了后路，有的完全没留后路。有的房门大敞着，除了几件粗重的木家具外，空空如也，一片狼藉。窗帘都摘走了，钉子也掉了，挂窗帘的铁丝潦倒地垂挂着，寒风扑进屋来，一两张碎报纸与尘土一起飞扬。走出屋放眼望去，这个曾经人烟稠密的农场现在一片荒芜，让你想到历史的沧桑。

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与上海的造反派组成的联合调查团显出了临时拼凑的散漫，卢小龙在这几天的调查活动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和讲演，只是凭着已有的名声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把调查团的工作变得逐步有序起来。一个像模像样的领导体系在比较妥贴地安排整个活动。按说，这是一些十分繁琐甚至枯燥的工作，调查团很多成员都显出了急于离去的厌倦，卢小龙却做得有板有眼，最后一天，整个调查团已经有点像常设机构一样有序地活动了。沈丽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当卢小龙平平静静地组织会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一条条决定时，他总是那样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说出一锤敲定的话。正是沈丽欣赏的目光使得卢小龙在这个远离北京、甚至远离上海的空旷冷清的岛屿上，有如此孜孜不倦的活动热情。

这是在崇明岛上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清晨就将乘船离开。沈丽与卢小龙想在离开前避开人群，两个人待一会儿。他们住在一个农场的场部，办公室是砖瓦平房，中间是挺大的厅，四周是不规则的七八个小房间，每间房间里都睡着调查团里的北京学生或者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干部。卢小龙和沈丽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写字台贴着正中的窗户，两边各放一张单人床。他们和衣侧躺在各自的床上，面对面说着话，门虚掩着，表明和外面隔离又不隔离。为了说话方便，他们脚冲窗户头冲门，避免了桌子对视线的阻挡。被子很厚，但很潮湿，盖在身上很不舒服。两个人的谈话就在困倦而又毫不思睡的旅行心态中进行。

沈丽说：“你看，咱俩一男一女在一个屋里，好像谁都不奇怪。”卢小龙说：“大革命时期就是这样。”沈丽眼中含笑地想着什么，说道：“这要在北京，简直不可思议。到了这

种环境里，好多事情都不敏感了、麻木了，像那天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也是男女生挨着睡。”卢小龙说：“大伙心都不在这上，都不敏感，就都随便自然了。谁像你，自己的

卧室谁都不让进。”沈丽说：“那当然。”卢小龙说：“你说，现在是在你的卧室里，还是在

我的卧室里？”沈丽看着窗外不明不白的月色说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卢小龙说：

“那就是咱俩的。”沈丽说：“你胡说什么呢？也不怕别人听见。”卢小龙说：“现在谁顾得

上听这个呀？”沈丽说：“不过，我看人们对你还是比较注意的，你的名声确实不小。连王洪文也对你蛮客气的。”卢小龙说：“王洪文算什么东西？他还不是碰运气碰的。”沈丽说：

“你不是碰运气？”卢小龙说：“我的行动都是经过认真思索的。”沈丽说：“王洪文也肯

定没少动过脑子。”卢小龙说：“你替他辩护什么？”沈丽说：“我犯得着替他辩护吗？我这

是和你讨论问题。”

卢小龙说：“我也挺难想象的。”沈丽说：“想象什么？”卢小龙说：“挺难想象你的，

那么娇贵的一个人，可是一路上挤火车睡地板，和男的女的滚在一个大屋里睡，也挺革命

的。”沈丽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卢小龙说：“那你甭回家了，就一直跟着我到处颠吧。”

沈丽说：“该回家还得回家，老这样也不行。当然，老在家里也不行。这儿这么脏，吃不好睡不好，我还是挺想家的。可要是一年到头在那个家里，真能把人闷死。”卢小龙说：“那

你为什么不上班？”沈丽说：“我这不是去年才毕业，分到政协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什么班呀？”卢小龙说：“我要是不晚上学的话，也早就是大学生了。”沈丽在黑暗中突然

对这话很感兴趣，她欠起身问：“你怎么会晚上学？”卢小龙说：“我这届高三的学生差不多

都是47年生的，他们是7岁上的学。我被我爸爸从小撂在老家，我们村里没学校，上学

要跑好几里地，又没人管，我快8岁才上学。上学的第一年，脚又得了冻疮，差点烂掉。结

果第二年又重上了一年级。”沈丽问：“那你今年多大了？”卢小龙说：“我比同届同学都大

两岁，已经二十二了。”

沈丽说：“你还是大点好。”卢小龙说：“这有什么好的？”沈丽笑了笑，过了一会儿才

说道：“那咱俩年龄就差不多大了。”卢小龙问：“你原来真的不愿意和比你小的男孩谈情说爱吗？”沈丽说：“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不好。你看起来又比你的实际年龄小。”卢小龙说：“那是小时候没吃好。”沈丽扑哧笑了。卢小龙说：“你看着又小，又大。”沈丽稍有点

紧张地问：“什么叫又小又大？”卢小龙说：“你要是表情善良点、天真点，完全像个初中生。你没看这次出来说你是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显得比我们班很多女生还小呢。

可是，你要是冷起一张脸，又真不像中学生，那表情太老练。”沈丽笑了，说：“那你喜欢我小，还是喜欢我大？”卢小龙说：“对我，小；对别人，大。”沈丽开心地笑了，说：“最

好让我把人得罪完，人人都讨厌我，你就高兴了。”

卢小龙也笑了，说：“你没看王洪文一看见你，就表现欲十足。”沈丽说：“早看出来。”卢小龙说：“我看你还挺享受的。”沈丽说：“那当然。女孩谁不愿意别人喜欢自己呀。”

卢小龙说：“你就不怕我难受？”沈丽在黑暗中笑了，说：“这才是你说话的风格。”卢小龙

说：“什么风格？”沈丽说：“实在。”卢小龙说：“实在了有什么好处？”沈丽开玩笑地说：

“让我心疼呗。”卢小龙说：“你这种人就不知道心疼人。”沈丽说：“为什么？”卢小龙说：

“你对我好，绝不是因为我可怜。”“那是因为什么？”沈丽问。卢小龙说：“是因为觉得我还有了不起的地方。”沈丽笑着撇了撇嘴，说：“那当然，你要是个窝囊废，我凭什么要对你好！”卢小龙说：“这就对了，所以我说你不知道心疼人。”

沈丽用胳膊把自己的头支得更高一点，看着卢小龙说：“那你可得得太不全面了。你知道自古以来美女爱英雄吗？”卢小龙说：“怎么不知道？你先得是英雄，美女才会爱你。”沈丽说：“可你知道不知道，很多美女爱的是落难的英雄？”卢小龙想了想，没说话。沈丽说：“你第一得是英雄，第二还得有点悲剧色彩。”卢小龙笑了，说：“就是还得有点可怜

劲。”沈丽也笑了，说：“你和王洪文见面的时候，他其实在风度上输了。”卢小龙问：“为

什么？”沈丽说：“那还不明白。”卢小龙看着窗外的蒙昧月色没有说话。沈丽接着说：“他

那样的表现，其实对你是不礼貌的。表面上有风度，实际是没有风度的。他那种做法，只

能够蒙住浅薄的女孩。”卢小龙说：“没蒙住你吗？”沈丽说：“当时好像蒙住了一点，回

来后越想越反感。你那天的表现才是真正有风度的。”卢小龙笑了，用手挠着自己的耳根，

说：“不胜荣幸啊。”沈丽很诚恳地说道：“是真的。”这声音多少感动了卢小龙，他在黑暗中

凝视着沈丽。

沈丽说：“你知道吗，我这会儿挺爱你的。”卢小龙看了看房门，说：“小点声，你不怕别人听见？”沈丽说：“人活着为什么什么都要怕呢？”卢小龙不语。沈丽一下子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将脸侧枕着自己的双臂，看着卢小龙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股劲挺难拿的。”

卢小龙笑了，说：“什么意思？”沈丽说：“挺难拿就是挺难拿的，得细细品味才能真正了

解你。”卢小龙说：“你今天在船上已经说过这种话了。”沈丽说：“说过也能再说一遍嘛。真

的，你挺好的。”卢小龙说：“我好在哪儿？”沈丽说道：“好在不大说得出来。我有点困了，

不说了吧。”卢小龙说：“好吧，你先睡吧。”沈丽说：“你也睡吧。”卢小龙说：“你别管我。”

沈丽伸出手来，说：“那你摸摸我的手。”

卢小龙伸出手握住沈丽的手，两个人的手就这样悬空着拉在一起。沈丽说：“那天在红

卫兵联络站挨着你睡的感觉特别好。”卢小龙说：“今天呢？”沈丽说：“今天也想挨着你睡，

可是不能。”沈丽的声音低弱下去，她的手在卢小龙手中越来越沉。很快，响起轻微的鼾声。

卢小龙起身下床，趿拉上鞋，将沈丽的手轻轻放在床上。屋子里寒气逼人，他想了想，又

轻轻掀起被子，将沈丽的手放到被子里，然后将她的被子盖好，沈丽就这样侧着脸枕着手

臂像小孩一样俯卧着睡熟了。卢小龙俯下身，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颊，便带着一种男人的

感觉回到自己床上躺下了。

他看着外面不青不白的月色和婆婆娑娑的树影，听见一两声远处的狗吠，觉得浩荡的长江十分遥远，繁闹的上海更为遥远，北京就更遥远得渺茫了，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呼吸在黑暗寂静的小屋中若有若无地应和着。

第四十九章

张春桥背着手，在中南海宽大的办公室中慢慢踱着步。他从窗户上看着楼下的景色，已是冬去春来的萌芽时期了。秘书推开房门从外间屋走进来，轻声请示道：“呼昌盛和四个学生已经到了中南海西大门，警卫刚来的电话。”张春桥略扭过头，看着神情恭敬的年轻秘书说道：“告诉门卫，只让呼昌盛一个人进来。”秘书点了点头，出去安排了。张春桥扶了一下眼镜，又背着手端详起窗外的景色来。

这是二层楼，楼下有不露季节的松柏，也有露着季节的柳树。秃了一个冬天的柳树虽然还没有绿树成荫，但枝条已经变软，像女人的长发一般柔软下垂着。倘若下楼细看，一定已经长出嫩芽。这样朦胧地看去，只能感到萌发的气息和模模糊糊的绿色。冬去春来，万象更新，自然的辩证法不可逆转。人类历史也是一样，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他凝视着中南海内朦胧的景色，觉出灰暗中的安详，沉默中的躁动以及寂寞中的生气。他可以去钓鱼台国宾馆办公，那里早已是中央文革新的办公地点，而且景色也开朗得多，不像这里这样沉闷，然而，钓鱼台是江青趾高气扬的地方，自己去反有许多不便。像现在这样躲在偌大的中南海中，坐在某一座楼的某一套办公室里，表面上处在不惹人注意的位置，才可以更从容地策划很多事情。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了，目光又习惯地凝视起写字台上的一个盆景。那是一座险峻的山峰，诡谲多变的石山立在水中。不知是用什么样的天然石头略做加工而成，山峰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山洞。石头疏松多孔，从山脚下的一片水汪中拔上水分来，整块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像是一座山峰上的阴森草木。山峰的整个神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阴险”。当他

将这两个字赋予案台上的山峰时，便使山峰有了真正的神韵。没有比阴险的山峰更深刻有力的了。阴沉，阴森，险峻，险恶，艰险，危险，险象环生，险处逢生，这些十分刺激人的词汇，最后综合在“阴险”二字中，让人感到警醒。

他是一个善于运用语言的政治家，一辈子玩弄修辞，知道语言的力量。一般人中庸愚昧，将全部词汇分成了贬意、褒意两大类。当拒绝用贬意词描述自己、逻辑思想时，人们常常失去了最深刻的智慧。一说阴险，就是反面人物，其实，阴险何其壮观！一座光明正大的山峰有什么看头？一座端庄秀丽的山峰有什么特色？所谓青山绿水，更是俗媚。突兀立起一座阴险的山峰，让你悚然一惊，浑身冒出冷汗，然后以敬畏的目光仰视它，这是何等的奇绝！一个政治家倘若做事如一座端庄秀丽的山峰，无疑是平庸之辈。倘若做到“阴险”二字，就十分有力量。用不着多想，只要想到“阴险”二字，立刻就能觉出脸上那庸俗浅薄、一厢情愿的书生气荡然无存，同时觉得自己的眉骨立刻像岩石一样阴沉地凸起，在这里蕴藏着阴沉险峻的力量。你的目光立刻变得犀利，你的鼻子和嘴的线条立刻变得有力，整个人立刻进入“阴险”的状态。你不再风流才子，俗态百出，你也不再怨天尤地，一厢情愿，你不用东张西望，犹豫徘徊。你会觉得阴险的眉骨下射出的阴险的目光带动着整个身体朝向智慧的方向阴险有力地突进，你会躲在人群中露出更清醒的观察，你绝不轻易张牙舞爪，而是警觉地伺机而动，你绝不被别人所驱使，而能够驱使别人。

他抽着烟，随着阴险的目光将烟徐徐喷向阴险的山峰。在烟雾缭绕中，那座山峰阴险得更为深邃。他一口一口将青烟吐向山峰，思想便和阴险的山峰融合为一。就像开阔的江天让人思想开阔，狭窄的幽径让人思想狭窄一样，面对阴险的山峰，他的思想永远不离开阴险的境界。搞政治，只要有一丝浪漫幼稚，无论有多少才华，最终都将犯愚蠢的错误。而只要沉浸在阴险的境界中，你就会比别人看得深一层，计划得比别人多一步，你就略高一筹。一个好棋手应该是阴险的棋手。一个好政治家应该是阴险的政治家。一个好军事家应该是阴险的军事家。倘若要他写一本政治斗争的战略战术，他就会把它写成《阴险论》。何为阴？何为险？他要做出含义广泛的注释与发挥。想到这里，他阴险的眉骨和目光里露出一丝自我讽刺的微笑。真正阴险的人不会去写《阴险论》；写了《阴险论》，就是对阴险的

悖离。古今中外一切出色的政治、军事、外交策略，都是“阴险”二字的注释。不敢这样想，就是迂腐。敢于这样透彻地思想，就会通达天机，左右逢源，无攻不克，无往不胜。中国古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则要补充一句，阴险者治人，不阴险者治于人。

吐出的烟雾将阴险的山峰环绕得更为阴险，他在阴险的凝视中，感到了整个身心阴险的彻底。当他吸烟时，热烘烘的、辛辣的烟气吸满口中，送入两肺，在那里缭绕运化，将感觉送到全身，再从口鼻喷出去。这时，他就像布满岩洞的山峰一样，全身都被沟通了。

这样体会着抽烟的感觉，不免想到解剖学的人体。人的血肉脱尽了，就是一架骨骼，人与人的差别就简单了。有了血肉，有了五脏六腑，再加上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肌肉及骨骼系统，人就复杂多样了。大脑使得这堆物质有了真正的意义。想来想去，人的价值就在大脑。他也便觉得自己的大脑是比较有分量的大脑。他在屋里慢慢踱了几步，感觉全身有的关节没有处在完全的伸展之中。完全伸展没有张力。像现在这样，膝盖似乎有点弯曲，肩背似乎有点收缩，含含蓄蓄地在空气里挪动，置形体于不顾，惟大脑在运作，就是真正的人类。

门推开了，秘书在门口用头往一旁做了个示意，告诉他呼昌盛到了。张春桥略微摆了摆手，意思是让他稍等一等。房门关住了，他继续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又一个秘书，脸胖胖的，论年纪四十多了，论相貌和姚文元差不多，论工作经验也该有些年了，然而，人不长进，就没办法。这种人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目光短浅，就适合一辈子做秘书。想到这里，他不得不感慨人生之差别，也便想到姚文元那张同样圆囊囊的脸，露着七分忠厚三分愚钝。身边跟着这样的人大可以放心。他永远在明处，你永远在暗处。你永远跟着你，你永远指使他。

他看了看桌上的台历，已经是1967年的春天了。今年是自己五十周岁，自己1917年“十月革命”那一年诞生，必然与众不同。在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邓小平、林彪这一批人差不多都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出生的。邓小平和林彪最小，一个1904年，一个1906年。他们同一代人势必要相互厮杀，很难说谁接谁的班。

自己和他们相差二十岁，整整一代人的差距，正好是改朝换代的又一代政治家。在这代政治家中，无人是他的对手。只有1914年出生的江青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中是不能忽略的人物。然而，和江青、姚文元这批人同在政治舞台上，他有足够的信心，他要比他们阴险得多，阴险者治人。不论江青有多大的野心，多大的发动能力，将继承多大的政治遗产，他都不以为意，他可以使江青、姚文元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的傀儡。

觉得自己的思想告一段落了，他咳嗽了一声，房门推开了，长得很像姚文元的胖秘书出现在门口。得到他的指示后，秘书转身叫呼昌盛进来。呼昌盛因为受到张春桥在里间办公室的个别接待，显然有些受宠若惊。他兴奋而又拘谨地在一张沙发上落座，秘书往装好茶叶的茶杯里斟上水，放在呼昌盛的面前，呼昌盛连忙欠身致谢。秘书又走到张春桥的写字台旁，用目光请示张春桥要不要倒水，张春桥用手抚摸了一下盖着盖的磁化杯，摆了摆手。秘书影子一样无声地退出了，门紧紧地闭上了。呼昌盛早已将恭敬的目光仰送过去。张春桥很舒服地背靠着藤椅说道：“你还带来了几个人？”呼昌盛说：“是。”张春桥说：“今天有几句重要的话，只和你一个人谈一谈。”呼昌盛连连点头：“是，是。”他双肘撑在大腿上，身子前倾地坐着，两个手相互搓着，像一只跃跃欲试的狼犬。张春桥完全知道自己的权威，也知道这样开头的效果，他摁灭烟头，又点着了一根烟，徐徐地吐出烟雾来，让烟在阴险的峰顶上掠过，同时从从容容地准备讲话了。

面对阴险山峰喷吐浓烟，使他在讲话前又自然而然地重温了“阴险”二字。他看到自己夹烟的中指与食指被烟熏得焦黄，这块焦黄特别显出了自己的老辣。真正的阴险在全部言行中都要有表里两个层次，这一点他特别受中医的启发。中医是讲“表里”对应的。肝主眼睛，眼睛为表，肝为里。肺主皮毛，皮毛为表，肺为里。肾主筋骨、耳，筋骨、耳为表，肾为里。而且，还不仅是一层表里，中医将五脏六腑又分为表里。脏为里，腑为表。心脏与小肠互为里表。肺与大肠互为里表。脾与胃互为里表。肾与膀胱互为里表。肝与胆互为里表。心包经与三焦互为里表。多层的表里对应构成完整的人体。同样，只有多层的表里对应，才能结构成真正高妙的、也是真正阴险的政治行为。

今天把呼昌盛叫到这里，是要做一番秘密安排，随后，就会变为呼昌盛在北京市的大规模行动。他的秘密安排为“里”，呼昌盛的行动为“表”。所有人看到的是呼昌盛带领的学生造反运动，实际上一切是他在暗中指使。他又知道，任何秘密地指使终有可能不成为秘密，那么，又一层表里是，他今天对呼昌盛讲的话都做好了在明天某个时候不成为秘密的准备。那时，他的话又要经得住政治形势的检验，倘若江青知道了，应该她不恼火，倘若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也无可挑剔，如果以后全国都知道了，他也绝不留下任何把柄。到那个时候，暴露的是他今天的讲话，此为“表”；而讲话隐含的真正意图，是旁人难以觉察的，这是“里”。这样，在自己的言行与谋略之间，又构成了表里对应。他的政治行为常常包含着更多的表里对应，而他则躲在全部言行的后面。这个世界的人只观察别人的言行，而将自己的言行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比别人更阴险的地方是，他躲在自己言行的后面设计自己的言行。他曾经受启发于小孩搭积木。阴险聪明的政治家就像搭积木一样搭自己的言行，你的言论及行为就是你手中的积木。你要审查它、运用它、改造它、变换它，灵活运用，巧妙组合，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为自己这点悟性感到高兴。他总是机警多谋而又饶有兴趣地搭着自己的政治积木。天下的一切因素与条件，都可能与他的言行结合在一起，成为他手中的积木，融会贯通地摆出新样式。这也是抽一口烟的瞬间重温的思想境界。

他讲话了。这个讲话同一切政治性质的讲话一样是深思熟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第二次个别找你。”呼昌盛连连点头。他便没有停顿地说道：“上一次找你，你还记得吧？”呼昌盛连忙说：“当然记得。那是去年12月，您指示我们炮轰刘少奇。那一次，我们在全北京张贴了大标语，出动了几十辆宣传车，可以算是全国第一次公开炮打刘少奇。”张春桥点点头，说：“那不是我的指示，那是……”呼昌盛立刻点头说道：“是，是。您那天的讲话使我更加深了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理解，启发我采取了那个革命行动。”张春桥抽了口烟，说道：“这是你的觉悟，是你对路线斗争的敏感。中央文革、包括我在内都是不断向你们革命小将的敏感学习的。那次你发动的炮打，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江青同志非常满意，连连说，这个呼昌盛是真正的造反派。”呼昌盛搓着双手，

十分兴奋。张春桥翘起二郎腿，靠在藤椅上说道：“我刚才说的是江青同志的原话。”他说的确实是江青的原话，他的全部秘密安排都不怕万一公开。他接着说道：“我们全部的革

命造反行动都要领会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非常的行动。毛主席为什么要写一张大字报？我们要领会。”呼昌盛连连点着头。张春桥接着说：“我们的每一个政治行动，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呼昌盛又连连点头。

张春桥弹了弹烟灰，把被压着的左腿换到上面，说出了第二句话：“前段时间反击‘二月逆流’，你也表现不错。”呼昌盛一直处在受宠若惊的兴奋中，像一个随时准备冲出去干什么的小学生。张春桥说：“你们都知道了，‘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叶剑英一伙人跳出来，大闹怀仁堂。第二天晚上，是我和姚文元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2月18日晚，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的讲话你们当然都是知道的，已经贴到大街小巷了。”呼昌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张春桥接着说：“毛主席讲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都是毛主席的原话呀。毛主席又讲，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这也是主席原话呀。主席拍桌子了，他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要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这也是主席原话呀。主席说，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了，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主席最后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主席起身就退场了。”张春桥将很大的一截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说道：“所以，康生同志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呼昌盛早已知道这些内容，然而，亲耳听到张春桥再一次重复，依然感到雷霆之势。

张春桥站起来，在写字台旁踱了两步，说道：“毛主席讲这些话，说明什么呢？”他看着呼昌盛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目光，停顿了一下，说道：“就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张春桥挥着拳头，加重着这句话的语气。他看着呼昌盛说：“你明白这里的意思了吗？”呼昌盛迅速思索着，回答道：“坚定不移跟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张春桥点点头，在藤椅上坐下了，又翘起了二郎腿，用手指拍了拍写字台说

道：“你要想想，为什么会出现‘二月逆流’？”呼昌盛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瘦脸在一副很大的眼镜下思索着，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张春桥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因为呼昌盛的眼镜正好亮晃晃地反射着窗外的亮光，使他很不舒服。他接着说道：“更具体呢？”呼昌盛又想了想，说：“就是因为我们从去年12月开始打倒刘少奇。”张春桥一下放下二郎腿，说道：“对，你的理解很正确。”

他接着便说出了第三句话：“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该做什么？”呼昌盛有了想要站起来跃跃欲试，他说：“现在应该掀起一轮更大规模的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张春桥点点头，说：“你敏感，就有可能抢在前面最先行动，中央马上也要有一系列批判刘少奇的重要文章发表，毛主席又要有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呼昌盛兴奋地连连搓着手，挪动着脚，像是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张春桥又点着一根烟，仰起面孔思索地停了一会儿，吐出烟，说道：“这实际上是给了你一个最光荣的任务。”呼昌盛连连点头，说：“是，是。”他知道，这种预先吐露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个别谈话是对他何等宝贵的恩宠，他会在新一轮政治风潮中成为全国最冒尖的造反派英雄。

张春桥接着教诲道：“你要和武克勤尽量搞好团结。”呼昌盛点点头。张春桥知道呼昌盛和武克勤势不两立，也知道他们之间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平息了矛盾。武克勤是康生的宠物，自己也要在群众中建立个人的基础。他深知这些造反派学生的能量，没有他们的配合，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做不成。他想到前不久刚刚在上海发生的险情。1月28日，上海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高潮。他们抓住了张春桥在历史上化名

狄克，写过反鲁迅的文章。那一轮炮打让张春桥颇为胆战心惊。最后，上依靠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依靠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才平息下来。当“红革会”准备举行20万人大游行，掀起炮打张春桥的全市性高潮时，一封支持张春桥的“中央文革来电”被火急印刷了几十万份，撒遍上海市大街小巷。上海“工总司”出动了上百辆广播车，十多万造反派工人把守全市交通要口，才将那个炮打浪潮镇压下去。当时，如果没有王洪文的造反派队伍，即使有中央文革的来电，都没有人张贴和散发。2月5日，“上海公社”成立，自己终于掌握了上海大权。现在，当他把主要力量放在北京这个更大的政治舞台上搭积木时，他既要注意政治上层，又要注意社会基层。他正在不失时机地将呼昌盛这个在全国数一数二的造反派头头收在自己手下。他说：“你要打破条条框框，敢想敢干，把事情做好、做漂亮，这样我就高兴了。”呼昌盛连连点头，说：“我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张春桥又说：“不仅我高兴了，江青同志、中央文革的所有领导同志都会高兴。”呼昌盛又连连点头。

张春桥最后说：“你今年多大了？”呼昌盛说：“二十二。”张春桥点点头，说：“好好干吧。”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里包含着很大的嘱托与关注。呼昌盛知道谈话到此结束了，他搓着手看着张春桥，做着站起来准备。张春桥说：“你知道我只和你个别谈话的考虑吗？”张春桥说着站了起来，呼昌盛也赶忙站了起来，说：“知道，这是首长对我的特别培养。首长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上，而且绝不对任何人讲。”张春桥显得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说：“讲，也不怕；不讲，对你更好。”说着，他伸手与呼昌盛握别。

看着呼昌盛离开房间时的恭顺感激的样子，他又将目光徐徐地落在那座阴险的山峰上。在这个世界上搞政治要有耐心，每一个行动都不可能立刻天翻地覆。积木要一块一块搭，今天不过是又搭了一块有点意义的积木。眼前这座山峰的山顶有点像人头，上面有两个很大的孔洞，像人的鼻孔。他看见一个“鼻孔”中绒绒的青苔上落着一片纸屑，便从桌上拿起一把削铅笔刀，伸过去抠掉那个纸屑，同时突然觉得自己的鼻子里也有了被抠的搔痒，他仰头想打一个喷嚏，但这个搔痒却引而不发。他屁股半悬，欠着身体，捂着嘴半天没打出喷嚏来，只好不了了之，偃旗息鼓，鼻子却酸了，眼睛也酸了。他有些沮丧地看着山峰上

的“鼻孔”，喘着欲罢不能的忿忿之气。他伸出手指在那个“鼻孔洞”里抠了一抠，指甲缝里抠进了青苔。这一刺激使自己的鼻孔冲上一股奇痒，仰身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房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那个像姚文元一样圆脸胖肿的秘书，一双疑惑不解的目光直盯盯地看着他。

第五十章

一个人的事情几乎和一个国家一样多，这是胡萍在一片忙乱中掠过的念头。周边的世界就像一个捅开的马蜂窝，乱哄哄的，人像潮水一样塞满了北清东校。今天在这里召开4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把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揪出来批斗，和批判刘少奇具有同等的意义。批斗大会规模之大，在北京也是惊人的。这是呼昌盛联合了北京几十所大学的造反派组织策划的，惟独甩开了武克勤。呼昌盛早已与武克勤分道扬镳，他现在领导的造反派组织叫做“北清大学井冈山兵团”，已经成了闻名全国的响当当的牌子。

当40万人云集在北清东校大操场时，呈现出一个人烟稠密的场面。太阳越过前几天“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阴霾，无比晴朗地普照下来，40万人披着尘土仰着放光的脸立在这里，像是秋收的场院上立满了金晃晃的玉米棒，数不清的玉米棒子散发着稠闹的收获气息。几十万人踏起的春天浮躁的土气，沸腾地飞扬起来，坐在主席台上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人头上，有一层厚厚的人气，像波涛，像滚滚的麦浪，像沸腾的油锅，浮荡着。气息的稠密程度让你想到即使扔一个婴儿上去，也不会沉没，他会在这浓重气息的波涛上飘浮，当气息高涨时，婴孩甚至可能被托上高空。在气息垫的笼罩下，闻见的是40万人稠密的体味，混淆着各种衣服的气味，纸张的气味，他们手中拿的传单小报的气味，还有尘土的气味，春日阳光的气味，让你感觉“风景这边独好”【1】，“风展红旗如画”【2】。

王光美被强迫穿戴着她随刘少奇去印尼出访时穿的奇装异服，低头弯腰立在壮阔的主席台前沿。在她身后，黑压压地站了三百多个全国有名的黑帮陪斗。彭真、陆定一是这群黑帮的领衔人物。大会一开始，宣布将王光美及陪斗的三百多名黑帮押上主席台，一长串

黑名单在高音喇叭中气壮山河地宣布着，全场几十万人的脖颈都抻成了啤酒瓶，在浮荡的好奇中观看一排排黑帮走上台并依次自觉地弯腰低头。王光美穿着一身近乎白色的旗袍裙立在台前正中央，像一只即将被宰割的天鹅在临刑前供人观赏。身后一排一排做她背景的黑帮大多是男性，齐齐地弯腰低头立在那里。高高大大的彭真一开始立得太直，弯度不够，就有红卫兵拿着皮带抽打了一下他的后脑勺与脊背，彭真看看左右的黑帮，便与他们一同弯下腰低下头。大操场四周的柏墙已被人们践踏得不复存在，更多的人还在万川归大海一样从四面汇集过来。胡萍不得不佩服呼昌盛的组织能力，佩服他在大革命中的呼风唤雨。她坐在主席台的最后面，观察着会场。

主席台是很宽大的水泥台，为了这个批判大会，主席台的后半部又加高了一米。在两个梯度的主席台上，前面站的是黑帮，后面坐的是一排排革命造反派的头头。主席台的最后面是一壁高墙，高墙后面有一排很高大的桦树，正好遮住阳光，罩下一片树荫。主席台两侧，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大旗飘扬着。胡萍坐在最后面，是比较安静、比较阴暗的地方。

她看见呼昌盛在一群得力干将的簇拥下，指挥着台上台下的一切。他那瘦削而结实的背影，不时转头露出来的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瘦脸及闪闪发光的眼镜，都让她想到呼昌盛不顾一切扑向前方的勇猛无畏。作为一个女孩，自己更是有血有肉地领会着这个劲头。当他扑在自己身上，狼吞虎咽地暴饮暴食时，你觉出他的急迫凶猛和不顾一切。他常常不是爱抚她，而是蹂躏她，不仅用男人的标志犁她，还用牙咬她，用手掐她，用膝盖践踏她。那时，她丰满松软的、足够女性的身体便被战火烧遍的国土一样了，她也便忽略了呼昌盛身材的干瘦。勇猛的动作与力量对于男人足以弥补体积与重量的不足，甚至尤其激烈地刺激起她的冲动。每次一想到要承受呼昌盛又一次爱的暴政，她就有些紧张。这种紧张既含着畏惧，又含着渴望，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在彼此身体的厮磨与接触中，她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切地了解了呼昌盛。在这个大革命的年代，她竟然懂得了男人在床上的作为常常和在政治中的作为有相通的禀性。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是一头食肉猛兽，而且让人想到豹子这类一触即怒的猛兽。他机警，勇于进攻，不怕危险，不怕死，拼尽全力地厮杀，鲜血淋漓地撕咬，对捕获物绝没有任何温情。

他喜欢独往独来，喜欢长啸着穿越山林，喜欢猛然出现在他的敌人和捕猎物面前，喜欢居高临下地俯瞰。即使在和她发生爱情时，呼昌盛也常常在剥去她的衣服后，站在床上俯瞰她。看够了，才扑下来蹂躏她，那样子真像豹子从高处扑向一头绵羊。你要承受他的凶暴，要逐渐在承受中安抚他，软化他，消磨他。当你遍体鳞伤后，他才会气喘吁吁地稍稍安稳下来。这时，你才可以更从容地抚摸他干瘦而又结实的身体，对他说一些娓娓动听的情话，向他述说情感、忧虑和不安，也可以对他劝导、提示和管教。你也才可以和他商量更重要的事情，进行更深入的谈话。你有很多担心，他却毫无担心，这常常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分歧。

坐在暗处的主席台后面看过去，胡萍想到，一个人事多，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担心的事情很多。现在，大会顺利召开了，起码她的第一个担心过去了。她曾经担心这两天会下大雨，因为前几天天气一直阴霾不开，她曾建议呼昌盛将大会推迟几天。呼昌盛当时火急地拍着桌子嚷道：“《光明日报》的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都出来了，其他各报的社论不久也要出来了，这个行动绝对不能再晚，再晚就失去任何意义了。下小雨就下小雨开，下大雨就下大雨开。”结果，天晴日朗，人比预期的来得还多。看着呼昌盛及全市的造反派头头们坐在一排排长桌后的背影，再越过长桌看到一排排顶着亮晃晃的太阳低头弯腰的几百个黑帮，再越过他们看向几十万人站满的大操场，胡萍感到自己此时又处在不太被呼昌盛需要的地位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呼昌盛反工作组绝食，自己每天晚上通过那孔下水道与呼昌盛沟通时，是呼昌盛最需要她的时候。后来的一段时间，呼昌盛也还经常比较需要她，然而，又经常不太需要她。这常常令胡萍十分担心。

她还要担心很多呼昌盛关心的事情：她担心这个大会组织产生混乱；她担心40万人召开大会弄不好挤出人命；她也担心王光美和几百个黑帮的押送、集中、疏散和安全问题，出了人命也不好；她还担心呼昌盛的安全，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绞死呼昌盛”、“油炸呼昌盛”的大标语也曾满北京地出现过；她还担心保守派的捣乱，也担心武克勤从中破坏；她还担心几十万人的秩序，担心批斗活动搞不好中央文革不满意；总之，呼昌盛组织每一

项活动，她都担心呼昌盛成功不了。这些担心常常变为她对呼昌盛的提醒，变为对呼昌盛

领导的“北清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建议。她虽然在井冈山兵团不算最核心的成员，但其实是惟一能够真正影响呼昌盛的人。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一年了，在全国都在大夺权的过程中，她常常要考虑呼昌盛明天的政治地位。担心呼昌盛在政治上不能成功，这是她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心。

与此同时，她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呼昌盛成功了会抛弃她。两种担心常常此起彼伏地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作为第二个担心的表现，她常常非常警惕和敌视呼昌盛身边的女学生。现在，有成群的女学生追随着他，其中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一个男人举起旗帜勇敢前进时，在他身后不仅出现了革命的队伍，也出现了女人的队伍。当呼昌盛被一些女孩包围时，她不能怒，不能恼，常常怀念起呼昌盛去年绝食时两个人的关系，那时，她是呼昌盛身边惟一的女性。如果呼昌盛成功了，就将离开她，而不成功，就会留在她身边，她很难在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如果呼昌盛成功了便抛弃她，她宁可不要呼昌盛成功；然而，呼昌盛不成功，她却可能不要呼昌盛。震天动地打倒又打倒的口号声早就一遍又一遍响了起来，大批判的怒吼早就通过遍布校园的高音喇叭响彻天空。在这片大革命的声势中，胡萍的思绪掠来掠去，最终还是落回一个女孩的思路。

现在，时时提醒自己的是身体的感觉。这两天，月经提前半个月就来了，而且来得很汹涌。她发现自己的妇科越来越敏感。前天，一知道父亲被打倒，就感到全身受到震动，反应最强烈的是妇科部位，小腹一阵隐痛，当天月经就提前来了。这次经历使她突然领悟到一个规律，每当她心理上受到强烈冲撞和打击时，常常在妇科反应出来。有时候是分泌物增多，有时候伴有一些鲜血。像这一次，月经突然提前，而且量大。当两腿之间女性最隐密的部位一派粘湿时，她不仅觉到了那里淤积的血迹，也隔着衣裤闻到了血的腥味。这时，她不能不感到作为女人的软弱。当一个打击落在身上，最先受伤的是妇科。发现这点规律，让她生出很多女性的忧郁和叹惋。

父亲照理说是知识分子，可又是当权派，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学部的学部委员。当学部的造反派冲进家里把父亲揪出来批斗时，和今天将这么多黑帮

揪出来批斗是一样的。家自然是抄了个底朝天，当她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箱子都像螃蟹开膛一样乱糟糟地敞开着，床上地上的衣物摊得乱七八糟。书柜有翻倒在地的，有没翻倒在地的，让你想到庙里的泥菩萨，有的站着，有的被推倒了。母亲也被揪着去陪斗了。连自己的房间也被搞了个天翻地覆。桌上的玻璃板碎了，素洁的床单上印着肮脏的脚印。抽屉拉开着，里边的书、日记本被翻得乱七八糟，自己收集存放的文化大革命资料也都一卷而空。当时，涌上她大脑的第一个问题是，父亲打倒了，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现在，政治上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生理上的影响却出来了。那个躲藏在小腹部的子宫其实是女人身体的缩影，是女人最敏感的器官，外来的打击首先让它受创。这样想着，尤其觉出自己的软弱。看着眼前光天化日下批斗王光美与几百个黑帮，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让她感到革命的严酷。当自己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反而要受到家庭的连累时，她多少觉得自己像失去了贝壳保护的软体动物。当她拥有一个红色家庭，再有一个革命造反派的身分，她可以做到勇敢无畏，然而现在，她远不像过去安全了。

一瞬间，她又想到自己身体的松软与白皙。她知道自己的皮肤很白，黑褐色的头发有些自然弯曲，眼睛波光流动，有些外国女孩的样子。她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块嫩豆腐，躺在白瓷盆里微微晃荡。她有足够的柔情温柔一个男人，然而，她需要一个有一定硬度的盘子托住自己的身躯。她知道自己聪明，也知道自已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甚至想独自做出政治业绩，然而，她最愿意的还是像宋庆龄辅佐孙中山那样，辅佐一个伟大的男人从而成为伟大的女人。这样，她的目光又落到呼昌盛的身上，他正在和身边其他大学的几个造反派头头低声交谈。

她的妇科也为她和呼昌盛的感情做出了奉献。这种奉献的表现之一，是她几次月经不来。这使她非常紧张，怕是怀孕了，她曾经冒充已婚女子去医院做了检查，不过是虚惊一场。那时，呼昌盛也跟着紧张，他这个造反派领袖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虚惊过去之后，呼昌盛便揶揄她说：“你这是搞假怀孕。”今天她突然明白了，“假怀孕”也是一种妇科反应，假怀孕和真怀孕一样，表明一个女人为爱情做了奉献，表明爱情在子宫里已经开过花、

结结果。在没有和呼昌盛发生男欢女爱之前，她很少有月经推迟的现象。看来，一个女人总是利用自己妇科的反应在述说什么，妇科的反应可能就是女人最特殊的相貌。想到这里，她心中生出一种女人的自怜自爱，同时也便觉得在这样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定要设法使自己柔软的身体躲藏在结实的贝壳里。

批判大会在一片革命口号中结束了，几十万人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四面泛滥。透过大操场四周的树木及楼房，看见一股股稠密的人流向四面流去。大操场上人稍稍松动了一些，也还密密麻麻地拥挤蠕动着。几百个黑帮在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的押送下鱼贯撤出，一大群红卫兵裹着王光美也离开了主席台。胡萍听说还要对王光美进行审问，便跟了过去。那边数十万人还没撤净，这边的一栋教学楼内，一场审问已然开始。

王光美被红卫兵围在一间教室的中间，教室门紧闭，整个教学楼的大门也有专人看守，胡萍进入自然不会有困难。当她进入教室后，审问早已在进行之中。王光美神情疲惫地站在那里，低着头用比较镇静的态度回答着一个又一个气势汹汹的问题。胡萍挤到人圈的第一排。过去，在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上，看到过王光美的形象。看过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同刘少奇一起出访东南亚的纪录片后，王光美成为她特别感兴趣的人物。现在，王光美近地站在面前：修长的个子，即使在批斗中也显得很好看的面孔，带着一股资产阶级味。

有红卫兵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你知道不？”王光美想了一下，回答道：“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可能觉得这一句申辩会激怒红卫兵，她紧接着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他负责。”胡萍盯着王光美，王光美的这个回答应该说是很顽强的。又有一个红卫兵拿着手中的皮带指着她说：“《红旗》上戚本禹的文章你刚才说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是修正主义一套？”胡萍知道，红卫兵这里指的是戚本禹写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她在看王光美如何回答。王光美回答道：“批判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是唯心主义等还可以，说他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还想不通。”有红卫兵又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王光美回答：“有某些方面是一样，但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刚才提问的红卫兵立刻接着说：“这不是

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又有红卫兵问：“戚本禹的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王光美回答：“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

胡萍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王光美，她有些佩服王光美的勇气。在北清大学不到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知道批判过多少“黑帮”、“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没有几个人敢像王光美这样每句话中都有着对抗和保留。红卫兵又紧接着问：“难道《红旗》杂志的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王光美停了停，回答道：“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红卫兵又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王光美抬起头垂着目光回答道：“中

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来说是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这句话多少激怒了红卫兵，有人指着她训问道：“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王光美回答：“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这句话很有些激怒在场的红卫兵，有人举起皮带，抽了王光美脊背一下。又有红卫兵说：“不打她，接着审问她。”一个红卫兵便立刻指着她发问道：“刘少奇看了戚本禹的文章是什么态度？”王光美想了想，说：“刘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这时候，又拥进来一群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对王光美的审问暂时中断了。胡萍看着骚乱的人群中站立的王光美，心中忽然生出一点对她的敬意。她知道这个敬意是超阶级的，然而，她想，倘若自己处在王光美的位置，是否能够这样坚强不屈呢？倘若有一天呼昌盛被打倒了，牵连到自己，自己会怎么样呢？

晚上，她将这个联想告诉了呼昌盛。当时，北清大学井岗山兵团核心组的一拨人正围在一起，弄了几只烧鸡，几瓶葡萄酒，碰杯庆祝白天革命的胜利。胡萍坐在呼昌盛身旁，在一片喧嚷嘈杂中把这话低声对呼昌盛讲了。她说：“我觉得王光美挺有骨气的，没说一句对刘少奇不利的话。”呼昌盛一边油晃晃地撕咬着烧鸡腿，一边问：“真有一天我被打倒了，审问你，你能做到像王光美这样吗？”胡萍想了一下，说：“如果你对我那么好，我就能做

到。”呼昌盛说：“什么叫那么好？”胡萍说：“如果你像刘少奇对王光美那样对我好，咱俩

结了婚，又生了孩子，我跟着你也光荣了一番，那时你如果被打倒，我肯定和王光美一样。”

呼昌盛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胡萍。

注：

【1】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诗词《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这些诗句在“文化大革命”

中曾被红卫兵广泛引用。

【2】风展红旗如画 出自毛泽东诗词《如梦令·元旦》，参看第二章【4】。

第五十一章

餐桌上早已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刘少奇还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王光美从昨天下午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后来听说是今天要召开批斗大会，到现在还没回来，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这种等待充满了麻木的担心。终于听到院门口有声响，似乎有脚步声进了院子，但随即又消失了。刘少奇谛听着，想了想，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星光和灯光朦胧映照下的院子中央，王光美正扶着一棵小树喘气。看到刘少奇，便立直身体，昂起头整理了一下头发，笑着说道：“你放心，我一点都没有受伤。你吃饭了吗？”

她显得比较轻快地走上来。刘少奇说：“我在等你一起吃饭。”王光美一边扶着刘少奇的胳膊往里走一边埋怨道：“等我干什么？到时间你就应该吃饭。好了，咱们一起吃吧。还要做什么？我来弄。”她先到餐厅看了看，有大米粥，馒头片，咸鸭蛋，酱豆腐，酱瓜。王光美说：“我再炒个鸡蛋吧。”刘少奇上下看着她说：“不着急，你先洗洗吧。”王光美看了看自

己一身的风尘，米白色的旗袍早已脏污，手上也是一片乌黑，便说：“也好。我冲一下，咱们就弄饭，一起吃饭。”

王光美进了卫生间，响起一片洗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洗完澡，将湿漉漉的头发在后面扎起，穿了一身家常的衣服，换了一双拖鞋，很清洁地出来了。她似乎把里外一身肮脏的衣服连同一天一夜的遭遇与疲惫都扔在了湿气腾腾的卫生间里，看着刘少奇神情阴郁的面孔说道：“你用不着那么担心，我这不是回来了？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造反派的能量总得找个地方释放。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说着，就围上一块碎花布围裙，利利索索地走进厨房。厨房里很快响起了一片炒菜的声音。从今月起，中南海的造反派把一切内勤人员都赶跑了，这两天他们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自己洗衣服。好在早就没有什么党政国务需要他们操持，每日自己搞家政家务，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转眼，王光美端着几个盘子从厨房出来，嫩黄的葱花炒鸡蛋，焦黄透白的椒盐豆腐，虾仁烧白菜，生气盎然地摆在了饭桌上。两个人坐着吃饭，筷子拿在手中，却先说开了话。

刘少奇询问了一天一夜的详细经过，王光美便将整个批判、审问的过程用比较平静的口气如实叙述了一下。她知道刘少奇关心批判、审问的整个情况，提的什么问，定的什么调，这是他进行政治判断所要依靠的凭据。当全部情况讲述完了，王光美才发现，刘少奇从始至终只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嘴里慢慢咀嚼咽了下去，其余的饭菜都没有动。王光美说：“先吃饭吧。要相信历史，相信时间。”她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又夹了一块四四方方的椒盐豆腐，也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说：“你尝一尝，看我经受了一天批判后，做饭是不是还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刘少奇目光沉重地盯着眼前，没有什么表示。王光美又将咸鸭蛋磕开，挑出里边油红的蛋黄，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大米粥上，“炒菜不吃，吃点咸鸭蛋、酱瓜，喝碗粥吧。”刘少奇抬起眼，阴郁地看了她一下，说：“你吃吧，我不想吃。”王光美吃了两口，放下筷子，看着刘少奇说：“形势确实不那么乐观，可是，黑白总不会完全颠倒吧？”刘少奇目光凝冻地慢慢摇了摇头。他是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对目前的处境不敢存丝毫侥幸。他又意识到什么，抬眼看着王光美，用筷子轻轻敲了敲面前的

菜盘，说：“我一天没动，没胃口。你被折腾一天了，再吃点吧。”王光美摇了摇头，说：“我也吃不下。”

王光美将饭桌收拾了，又说了一会儿话，已经是十一点多了。王光美说：“休息吧。”

刘少奇看了看她，说：“你先休息吧，我再坐一会儿。”王光美想了想，说：“我先躺一会儿，

如果你还不睡，我再起来陪你。”刘少奇点点头。王光美进了卧室，躺下了，才一会儿，就听见她打起了呼噜。她平时是从不打呼噜的，看来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刘少奇慢慢走进卧室，床头灯还亮着，王光美已经睡得很沉，她仰躺着，被子盖在胸口下，一只胳膊放在胸前，一只胳膊就平伸在床上，头陷在枕头里，还没干透的头发显得十分零乱。走近看看，发现她一脸的疲惫。刚才硬撑着微笑，还看不出什么，此刻睡着了，一天多来的紧张、惊

怕与劳累全写在了脸上。那张脸一下多了许多皱纹，露出衰老之态。刘少奇站在床前，心情黯然。当一个男人不能保护女人，还要女人受到牵累、替自己去承担压力时，委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王光美的鼻咽里似乎堵了什么东西，张着嘴呼吸着，响着一下又一下的呼噜。这样打着呼噜睡很不舒服，刘少奇很想让她侧过身来睡，又怕惊醒她，想了想还是拧灭了床头灯，慢慢走出了卧室。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了，将台灯打开，在当天的台历上记下几个字：“王光美去北清大学接受批判，晚九点半回家。”然后，又简单写了几个字，表明这次批斗大会和审问的大致情

况，“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最大的反党头子。”“《论修养》。”

“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接下来，他的思绪陷入无从开展的停滞状态中。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全国的形势，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了。台灯光照下一片静默的黄晕，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便拿过台历，顺手翻看一下今年三个多月来的情况。

1月1日，元旦，这一页上写了几个字：“六时，大标语。”那天的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清晨六点钟，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院门，进来了几个中南海的造反派。他们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最主要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

绝没有好下场”。最后，他们用排刷蘸着墨汁在院子的地上也写下了这两条大标语。这样，每次出门或者从外面回来，都要看到这两条大标语了。1967年的元旦就在这样“开门黑”中开始了。

又翻到1月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他不禁把眼睛闭了一下，这几个字对他的刺激最强烈。那天，他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在中南海职工食堂的门口贴下了这份大字报。听说这份大字报后来被转抄到北京许多大学。当时，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围满了人，当他在人群中看到这张自己子女署名的的大字报时，既感到屈辱，又感到痛苦。听说在此之前，江青曾亲自找到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刘涛做工作，儿女们的行动让他尤其觉出了这场大革命的残酷。那一天，他没有吃饭，这比政治局通过一个批判他的决议对他的打击还大。晚上，又一群中南海的造反派闯到他的家中，在走廊里批斗了他四十多分钟，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印象最深的是，一群人让他背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要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字报。1月3日是给了他沉重一击的日子。

翻下来，是1月1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接见，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徐业夫坐着华沙牌小轿车来接自己。深夜了，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主席的临时住处。记得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毛泽东指的是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的“智擒王光美”中的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腿受伤了。毛泽东从这个误传的细节出发，似乎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关怀，当时，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路上坐车过来时，他始终惴惴不安，不知道领袖将如何处置他。那天晚上，谈话的气氛显得平和，他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务，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者老家种田，以能够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建议他读几本书，毛泽东还推荐了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这两本书。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身，一直将他送到北京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他回到家中，王光美及子女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

员都在急切地等待他带回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他对他们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嘱咐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王光美眼巴巴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那天回来，他居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王光美又在半夜给他弄了点吃的。毛泽东的接见，给全家人带来了朦胧的期望，好像在云雾浓重时相信天气总会晴朗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样。

他继续漫不经心地慢慢翻着台历。1月17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

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直接和毛泽东通电话的可能。2月4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再往下，翻到3月16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出，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毛主席干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毛泽东1月13日接见他时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3月31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4月8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1月13日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含义。那天，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出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毛泽东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样子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流露出宽慰他的口气。临别时握手，毛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毛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毛泽东点头是发不出

来的。思路进行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无从前进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毛泽东1月

13日的接见是不是欲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出来，他便慢慢摇了摇头。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毛泽东根本无须麻痹他。

眼前流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勃然大怒地对他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

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眼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交待自己认识的大字报的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口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胸口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做多少事。现在，浑身上下露出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子里站住时，对自己的身体有了非常明确的感觉，他觉出自己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身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身衣服挺拔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具体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毛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美站到桌子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头在农村已经是老态龙钟地拄着拐杖了。

这样想着，他再一次觉出自己的身体与身上穿的衣服不配套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柜子上的穿衣镜，镜中的自己十分衰弱地架着一身庄重的中山装。他明白自己的感觉从哪儿来

了。他现在穿的浅灰色的中山装是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出场时最常穿的一身衣服，然而，这个已像农村老头一样衰弱的身体架不起这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了。这套中山装是朴素的，又是端庄的，他的身体却到处出现了萎缩，他甚至觉得很难挺直自己的脊背和脖颈了。当他在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时，脚步有那么点小心翼翼怕摔倒的意思，那已经不是国家主席的脚步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精神上几乎完全被打倒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毛泽东的大照片。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的，戴着帽子穿着一件大衣背着手站在海滩上，后面是大海，风把大衣一角吹起来，毛泽东显得高瞻远瞩，深沉伟大。毛泽东现在当然还能架起他的领袖衣装，可是，倘若让他每天也接受这样的冲击，他也会和自己一样很快衰弱下去，和他那身笔挺的领袖装不配套了。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不能有任何不尊重领袖的思想意识。

他走出书房，来到卧室门口，听到王光美的呼噜声已经变成柔和一些的鼾声。他慢慢走进去，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见王光美已经翻过身侧睡着，被子很乱地缠绕在身上。他想了想，没有惊动她，又退了回来。觉得胸口还是有些憋闷，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慢慢走一走最好，于是，他便在客厅里走了走，思索了一下，又慢慢走到院子里。工作人员全部走尽了，倒也显得清静。院子里是一派春天的气息。星光凉凉爽爽地照下来，能够闻到中南海湖水的气息、松柏的气息和柳树刚刚发绿的气息。

他在中南海住的这套院子叫福禄居。福禄居并没有给他带来福，反而成了他被变相软禁的地方。他每天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或者坐在家中一动不动，再就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当他在福禄居与怀仁堂之间的路上行走时，中南海的一切人员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他不会离开这两点连线。去中南海其他地方散步，他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权力；而去怀仁堂往返，倒是他接受革命大批判的老实安分的表现。

夜晚的空气挺宁静，他转着转着便走到院门口。看见外面的树、房子和路，觉出深夜的中南海似乎还和平安静，受到这个和平安静的诱惑，他不由得迈出了院门。中南海过去

是绝对安全的，现在，只要没有造反派揪你，自然也是安全的。造反派这个时候都不会活动了，他尝试着在院门口来回走一走。这种走动似乎有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他还有比院子更大一点的活动权力，他也还有走出院子活动的一点勇气。这样，他慢慢来回走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一点。当他站住，看见自己与星光照耀下的福禄居有一段距离时，觉出了这种谨小慎微争得的自由空间的稀缺和宝贵。春夜的中南海十分安详，虽然在朦朦胧胧的房屋及树木的阴影中，还能觉出神秘叵测的不祥因素，然而，只要在心头克服一下，就会把一团一团阴影想象成夜色最安谧的表现。一排一排的路灯光很节制地照耀着各自的范围，房屋与树木在路灯光下遮蔽出各种形状的黑色，都可以理解为每个建筑与植物的高度和宽度。也可能是走一走松弛下来了，便没有回头，走得远了一些。遇到几个值夜勤的军人，他也没有太在意，只恍惚觉出对方有些疑惑地观察着自己。

他懵懵懂懂地架着那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走到一片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抬头一看，不禁为自己黑夜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感到悲哀。因为在不经意中，他又来到了怀仁堂前的大字报区。这里的大字报栏一排一排在灯光的照耀下冷清静默地敞开着，稀稀寥寥的几个人在那里背着手看大字报，白日里人群稠密的大字报区此刻像一幅冷清的梦境。白日里，这里是大革命的中心，每个人都陷在汹涌的人潮中，贴出的每一张大字报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现象；此刻，大字报区冷清清地摆在中南海的春夜中，天上是星空，四周是朦胧树影，你便觉得它是一个多余的、虚假的存在。灯光明亮的大字报区远远摆在夜色中，像是奇特的盆景，又像是空无一人的戏台。

正在他进退犹豫时，听到后面有急急赶来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王光美在一个警卫战士的指引下匆匆向这里赶来，她一边走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没有看到站在树影下的刘少奇，着急地朝大字报区张望着，及至看到刘少奇站在树下，连忙走过来搀扶住他。这个警卫战士的态度显得比较善良，他宽大为怀地摆摆手，意思是让他们回去。王光美致谢地向他点点头，便搀挽着刘少奇慢慢往回走。

第五十二章

当和卢铁汉约定今天晚上八点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后，米娜心头空落落的若有所失。她是在校门口传达室打的电话，放下电话，在夏日下午的阳光里拣着树荫慢慢往回走时，她甚至忧郁起来。从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她被揪出来批斗开始，一年来，她似乎一直在盼望和卢铁汉的重逢，那曾是她的目标，甚至是很遥远的目标。特别是在去年最痛苦的半年里，这个目标像黑夜里波涛翻滚的大海上远远的一座航标灯，飘忽不定地带给她希望和想象。今天，目标近在眼前了，她却恍恍惚惚，懒懒洋洋。

阳光耀眼地普照着校园，主教学楼和前面的小操场一片傻呆呆的炎热。自从春天学校里进驻了军宣队后，学校比过去平稳有序了，也比过去平淡麻木了。整个校园就像这傻呆呆的炎热一样，有着说不上来的懈怠与沉闷。她在想，和卢铁汉的即将会面为什么没有激起一丝一毫的兴奋？是因为拖得时间太长了，把她的感情拖麻木了？卢铁汉现在和她一样，最紧张不安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正处在“靠边站”的位置上。那是不再遭受运动初期大规模批判的日子，也是终日麻木不仁的绝望和苦闷的日子。在今天的电话里，她听出了卢铁汉声音的干燥、混浊与滞涩，在依然显得沉稳宽厚的言语中，流露出他对这个会见的期望，他说：“咱们该见见面了，时间太长了，一年了。”她当时回答他：“见到我，可别吓着我脸上的伤痕还没褪下去。”卢铁汉说：“现在还会在乎这个吗？一年不见了，咱们好好聊一聊吧。”

米娜第一次听卢铁汉说“咱们”，既有勾起回忆的亲切感，又觉得十分陌生和遥远。她想了想，便同意了，因为她似乎没有不同意的理由。约定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因为这是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晚上八点钟的天安门广场人肯定不多也不少，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站着说会儿话，比去公园更合适。无论是光天化日，还是傍晚幽静，两个年龄悬殊的人在公园里会面都会惹人注意，极不妥贴。晚上八点钟的天安门广场天不黑也不亮，朦朦胧胧的光线下，脸上的伤痕会模糊一些，卢铁汉的目光对她的压力也不会太大。她这时才想到，和卢铁汉约定会面之所以情绪忧郁，可能还因为自己脸上的伤痕。

阴阳头早就去长就短，重新长了起来，现在成了齐脖颈的短发。脸上那两横三竖的伤

疤经过近一年的精心养护，褪了几层皮，总算长拢长平了，但还是留下了深色的痕迹，像棕色的油彩描绘出来的一样。因为这个伤痕，她不愿意见过去认识自己的男人，特别是像卢铁汉这样赞赏过自己容貌的男人。在北清中学面对着校内的男男女女，她早已无所谓了，因为这里的人都是看着她一脸伤痕地过来的，他们早已司空见惯，甚至还有人会宽慰她：“长得比过去好多了，不怎么显眼了。”然而，一走出校园，脸上的标记还常常成为她行动的障碍。冬天可以戴口罩，春天、秋天也可以戴，夏天就不行了。迎面走过来军宣队的范

排长，这是一个方脸剑眉挺英武的年轻军人。她看着范排长说道：“我今天晚饭后出去一下，

看一个过去的同学。”范排长穿着一身军装，背手而立，挺首长地点点头，说：“早点回来。”

在北清中学，他现在就是最高领导，带着一二十个战士管理着全校。他又装作巡视整个校园的样子看了看四周，含笑对米娜说道：“图书馆我已经和他们打了招呼，你想去借书，可以去。”

米娜觉出了范排长笑眯眯目光里的另外一层含义，这层含义使她这些天来的生活增加了别样的兴奋。她早已不再装疯了，因为军宣队经过初步审查分类，把她及几位老师从“牛鬼蛇神”队伍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她每天还去参加劳改队的劳动，然而地位变化了，她成了劳改队的副队长，帮助军宣队管理劳改队。她便有了经常向范排长汇报工作的机会，范排长也经常笑眯眯地在原校长办公室和她个别谈话。有一次，他很随意地笑着问她：“文化大革命前你是不是周末常去跳舞哇？都和什么人跳？”她一下脸就热了，垂下眼想了想，说：“那时舞会很少，是中央的一些部委大院搞的。我也是偶尔去一去，碰上谁就和谁跳。那时候刚毕业，一个人住在学校，到了周末也没什么事。”范排长便点着烟，一边抽着一边隔着烟雾笑眯眯地打量她，那种目光完全忽略了她脸上的伤痕，让她感到十分舒服。现在，范排长又用这种目光看着她，借着说点与劳改队的管理有关的事情，和她说了会儿话，最后瞟了她一眼，背着手了望四周，很首长地朝教学楼走去。

她穿过树影笼罩的校园小路，回到女生宿舍楼。楼道里阴暗凉快得多。开了房门，进到

自己的房间里，一层楼的房屋也显出阴凉，一路上的热汗在阴凉中蒸发着。她在墙上挂的那方镜子面前站住了，她把镜子摘下来，放到桌上，人也坐下了，又细细抚摸和端详起脸上的伤痕来。她发现，自己的眼睛还是漂亮的，自己的头发还是秀美的，自己的鹅蛋脸的脸型还是好看的，伤痕还很显眼，然而自己看惯了，并不触目。她又尝试着用男人的眼光来看它，觉得任何一个男人第一次看到她，伤痕一定会让对方触目，真的看惯了，大概也会觉得，她除了这伤痕其实还是一个好看的年轻女性。范排长笑眯眯的目光又浮现在眼前。她在卢铁汉的眼光中会是什么样呢？卢铁汉高高大大地立在面前，他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落下来，脸上的伤疤受到目光的触摸，又有了不平整的感觉。她止不住又用手抚摸起脸上那两横三竖的伤痕，发现大多还是平滑的。倘若世人都在昏暗的触摸中交往，自己还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

她想到自己曾经多么渴望头发长起来。及至阴阳头那剃光的一半慢慢长出短发，将长发也削短取齐后，头发便一个月一个月长成了模样，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但也并不像原来期望的那样令她激动。她曾经每日每夜盼望结束“牛鬼蛇神”的日子。当有一天得知自己从“牛鬼蛇神”中被“摘”了出来，她既高兴又有些麻木，奇怪的是居然还有点若有所失。她把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在心中体会了一番，当想到再不需要装疯，再不需要受人监视，再不需要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过日子时，确实觉得失落了什么一样。这种感觉和今天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么想着，她便面对着镜子有点走神地微笑了一下，那个微笑含着对自己的一丝批判，莫非自己就心甘情愿当一辈子“牛鬼蛇神”？装一辈子疯？不，她要开创自己的新生活。范排长笑眯眯的目光和卢铁汉高高大大的身材浮现了出来。她一下站起来，准备将自己妥当地打扮一下，去见卢铁汉。想到卢铁汉电话里那迟钝、苦恼、寂寞的样子，她觉得自己今天不应该扮演面孔受审查的角色，而应该扮演让男人感到安慰、鼓舞、刺激和吸引的角色。

傍晚时分，她干干净净地出发了。大革命年代一切打扮要和不打扮一样，她穿了一件新一点的短袖白衬衫，一条淡灰色上有许多红葡萄斑点的裙子，把头发梳整齐就出发了。走过校门口传达室时，又遇见范排长站在那里背着手和几个老师说话，目光朝她略打量了

一下，她微微地朝他露出一丝打招呼的微笑，便快步走了。

坐公共汽车到了木樨地，又换公共汽车经长安街去天安门，马路上到处是浓烈的文化大革命气氛，两边贴满了大标语，其中“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标语最触目。

在几座楼上和几个大烟囱上，都高高张贴着这样的大标语。一队一队的学生队伍在马路上流过，向路边散发着大雪纷飞的传单。一辆又一辆宣传车追过公共汽车向前开去，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沿途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米娜这才发现，这是一年来自己第一次来到北京街头。自从一年前的夏天成为“牛鬼蛇神”后，她就像只老鼠一样蜷在北清中学的校园内，挨批、挨斗、捱日子；就是最近获得了自由，她也没有想到要上街，似乎上街已经不是她的权利。这样想着，她倒感谢起卢铁汉来。马路上喧天闹地的文化大革命气氛虽然让她一阵阵紧张，宣传车风驰电掣驰过时，她每每胆战心惊一番，然而，最终想到这和她没有关系，便把这一切当作好看的景象。她毕竟有了上街的权利，有了观看大革命的权利。

车过了西单，前面不远就是天安门了，却停住不走了。一片震天动地的高音喇叭声，铺开一个人山人海的世界。所有的乘客都下了车。这段长安街黑压压地堵满人，一眼望过去几乎看不到尽头。米娜犹犹豫豫地随着人流往前走，及至发现在汹涌澎湃的人群中穿行并没有什么危险，便胆怯地随着人流往前进。她终于看清了密集的人群是围在中南海新华门及两边的长安街上的，近百辆高音喇叭车响彻云霄的口号都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波涛起伏的学生队伍中，她看到了许多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横幅与红旗。一辆辆由卡车改装成的宣传车上边也张贴着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名字。在新华门，十几辆卡车并排在一起，搭成了临时的主席台，上边挂着一幅数十米长的红布白字横幅：“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在主席台下搭起了上百个席篷和帆布帐篷，是日夜在这里战斗的红卫兵的营地。透过敞开的帐篷门，可以看见很多红卫兵一脸黝黑地顶着湿毛巾坐在里面，想必是熬了不止一个通宵。在拥挤不堪的人海中，一些军队的医护人员背着军用医疗背包，在一个个席篷和帆布帐篷中出没着。一辆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都朝向新华门与中南海的红围墙呼喊着口号：“与刘少奇血战到底，不获全胜誓不收兵！”“刘少奇从中南海滚出来！”“打倒中国最大

的赫鲁晓夫！”听到一份《最最严正的声明》，勒令刘少奇“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滚出中南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米娜稍有点惊怕地穿行着。忽然，她看到了北清大学红卫兵的宣传车、横幅和红旗。在一辆宣传车上，一个面庞长大、身体壮阔的人让她不由得浑身哆嗦了一下，那正是马胜利，他正对着车下的一群人指东划西地指挥着。可能有什么事让他恼火了，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横眉怒目地呵斥着什么。米娜觉得浑身上下被抽筋一样，恐惧地低下头，匆匆忙忙穿过密集的人群朝前走去。

终于，到了天安门广场。回头望去，黑压压的人群几乎蔓延到这里。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的检阅台下也贴着巨幅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这巨幅的标语朝向整个广场，广场上也是一派大革命的气氛。一辆辆宣传车载着红卫兵响着高音喇叭呼啸而过，一支支红卫兵队伍也雄纠纠地走过，朝新华门方向汇集。米娜觉得约错了地方，看来卢铁汉对北京的革命形势也不全都清楚。当她按约定地点来到纪念碑下时，情绪略微松弛下来。广场上三五成群游荡的人大多是看革命的，不是干革命的，回想起刚才穿越新华门时，马路上站的很多市民也是围观的。她用手绢擦了擦脸上和脖颈上的汗水，把被汗水粘住的头发理好，又放慢步伐让自己安然下来。她要迎接一个中断了一年的节目。

卢铁汉还没有到，她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八点一刻，过时了。看看天，已经暗了，广场上早已一片灯光。她正在想卢铁汉是已经来了等不及又走了呢，还是没来，就看见卢铁汉绕着纪念碑慢慢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抬腕看着手表，并张望着远处。他的样子还是高大的，姿势也是挺拔的，神情保持着副部长派头，只不过人显得比过去苍老、黯淡，嘴角两边的皱纹比过去更深了。米娜一瞬间升起的感情十分复杂，有时隔长久的沧桑感，还有辛酸苦辣的多种滋味。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分隔长久的淡忘，对对方的关心，及对自己的怜悯都像袅袅烟气一样升上心头。她的直接反应是迈步走过去，脸上那两横三竖的伤痕却像一道铁丝网拦在面前，一年来，这几道伤痕第一次显得这样有力量。广场上一派灯光人影朦胧晃动，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卢铁汉背着手走着，看着广场上流来流去的不稠不稀的人群，看着那边灯火明亮的人民大会堂和被灯光照亮的天安门城楼，还有长安街方向的“揪刘前线”的人山人海，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一直响到这里。他站住了，又背着手来回走了走，再抬手看表，低下头想着什么，那凸起的额头、长大的面孔都显出更多的苍老与憔悴。大概是等待的焦灼与失望使他想到了什么，他的肩背也佝偻起来，完全失了副部长的气派，像一个干了一辈子粗重体力活的老头子。整个天安门广场在米娜面前成了梦中无声的画面，卢铁汉成了无声画面中的人物。米娜一时失去了清醒的真实感，在一片恍惚中，她觉得自己踏在一块虚幻的、倾斜摇摆的地面上朝前走去。脚底下的每一步都没有踏出实在感，每一步似乎都会踏空，让自己从梦境中摔醒。她觉得自己心中升起泪淋淋的情感，她在可怜对方的同时，也可怜起了她和他以往的全部故事。

当她踏着摇晃不平的天安门广场走到卢铁汉面前时，卢铁汉转身看见了她，立刻露出放心的表情。两个人在灯光辉煌而又朦胧的天安门广场上面对面站着，米娜垂下眼，不知道说什么，眼泪先涌上了眼眶，她躲在眼泪后面想着自己要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卢铁汉凝视着她说道：“咱们一年多没见面了，时间过得真快。”米娜略微抬起点头，露出一丝笑，

点了点头，眼泪很平常地流了下来。脸上的伤痕没有对眼泪形成任何阻挡，任它垂直流利地往下淌。一年多前，在日月坛公园的喷水池中，那像深沟一样的伤痕曾经阻挡着流在脸上的雨水，现在，伤痕毕竟是长平了。因为眼中有泪，脸上也流着泪，泪痕的感觉分散了她对伤痕的感觉，眼泪在摇摇晃晃的灯光中反射着光线，眼前便有了比较丰富的光色来装点她的神情。

卢铁汉用着重的声音说了一句：“让你受苦了。”这声音连同一股浓重的烟味落到她身上，勾起了她辛酸的回忆。她用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使自己平静下来。卢铁汉伸手轻轻揽了一下她的肩膀，说：“咱们一边走走一边说话吧。”说着，他又收回手，两个人并肩在广场上慢慢走起来。卢铁汉说：“知道你被解放了，我特别高兴，就想见见你。”米娜又想到什么难过的事情，泪水又止不住扑簌簌地流下来，这一次，她想放声大哭了。卢铁汉看了看四周，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背，说：“先不哭了，这里不方便。”米娜很快止住眼泪，用手

绢擦了眼睛，然后，双手握着手绢放在身前，抬起脸抖了一下头发。那边，新华门方向的高音喇叭还在远远地响成一片。他们绕着纪念碑缓缓地走着，并肩走路的相互依存的节奏，使米娜重温了以往的情感。

虽然她感到自己和这个身材过于高大、魁梧的男人有着很不和谐的地方，然而也有一种让她深深眷恋的东西在心中复苏。这种眷恋就是她躲在一个温暖的窝里的感觉，她希望有一个暖洋洋的爱抚落在头上。当看到别的小女孩在爸爸膝前扭来扭去受到父亲笑呵呵的爱抚时，常常让她生出这种憧憬。而对一年多前两人还在一起跳舞，她却觉得十分陌生。至于两个人在床上发生的故事，是她现在绝对不愿回想的。一年的受苦，使她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她最初遭受折磨时能够投到卢铁汉的怀抱里，她会激动不已，会把整个生命奉献给这个暖烘烘的高大男人，现在，她觉得两人之间有了距离。无论有多少回忆哺育的亲切感，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距离。

他们开始说话。卢铁汉说：“没想到天安门广场这两天这么乱，要不就不约在这儿了。”

米娜说：“是，刚才我从新华门那里差点走不过来。”卢铁汉说：“他们在打倒刘少奇。”米

娜说：“那是揪刘前线指挥部。”卢铁汉说：“刘少奇下场挺惨的。”米娜说：“惨的人挺多的。”

卢铁汉说：“是，你就挺惨的。”米娜说：“我现在好点了，你呢？”卢铁汉说：“说不上来。”

米娜看了看他：“你算被打倒了吗？”卢铁汉说：“有过打倒我的大字报，可没算是最后定性吧，现在就是靠边站着。”米娜看了看他，说：“你现在每天还去部里上班吗？”卢铁汉说：“大多数时间不去了。通知我去我就去，不通知我就不去。”米娜问：“那你每天就在家吗？”卢铁汉说：“我还能去哪里？”米娜看了看卢铁汉，发现他的脸不光是苍老憔悴，也消瘦了许多，脸颊有些下陷。不知是灯光的缘故，还是身体的缘故，他此时的脸色有些发青，表情也有点迟钝。米娜问：“那你现在每天在家里干什么？”卢铁汉说：“看看书，种种花草。”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沉默了。米娜原计划要做一个能给人安慰、鼓励和刺激的女

人，现在，她却没有什么话可说。

又走了一会儿，一个完整的家庭在他们面前走过，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他们小学生模样的女儿在广场上乘凉散步。女儿梳着长长的小辫子，一左一右拉着父母的手，不时还将身体前扑，将身体的重量撑在父母手上。父母便一左一右架着她，小女孩像撑双杠一样跳着走。米娜这时才注意到，广场上散散漫漫的人群有一些就是这样乘凉散步的。那边人民大会堂与中山公园相夹的长安街路口还是密密麻麻的革命人群和喧嚣不停的高音喇叭，这种大革命气氛中的家庭生活景象让你感到世界千奇百怪，又按部就班。梳长辫子的小女孩突然松开父母的手朝前跑去，前面有一辆卖冰棍的白色小推车吱吱嘎嘎地推过，卖冰棍的是戴着白帽子的老妇女，面孔红黑。小女孩跑过去买了三根冰棍，兴高采烈地高举着跑回来，给了父母一人一根。

米娜有了和卢铁汉谈话的话题，她问：“你家里都好吧？”卢铁汉说：“就那样吧。个人是个人事。”米娜知道他一家五口的大概情况，停了一会儿说：“有家还是挺好的，有话总能在家里聊聊。”卢铁汉迈着缓缓的步骤走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叹了一口气。米娜问道：“你不和他们聊吗？”卢铁汉垂着眼想了想，微微摇了摇头。米娜看到他疲倦的目光，突然领会到卢铁汉其实是一个在家中也不聊天的男人。这样想着，便对他的境遇有了更多的同情，他今天晚上约自己来，或许就有聊一聊的愿望。她心中升起一种软乎乎的感情，这种感情多少像小时候抱着洋娃娃哄着拍着时有的感情。她似乎想伸出手轻轻抚摸什么东西，或许就是那个洋娃娃。她似乎又看到自己的手在一片阳光中闪闪发亮。她对卢铁汉说：

“说说你的情况吧。”卢铁汉说：“没什么说的，就那些情况。”米娜转头看了卢铁汉一眼，

说：“那你谈谈你的想法吧。”卢铁汉沉郁地走了几步，说道：“想法也理不出个头绪。”两个

人站住了，互相看了看。

卢铁汉躲开了她的目光，背着手昂起头看着灯光笼罩的天安门广场，前门箭楼、历史博物馆及大会堂都在暗蓝的天空下环卫着宽阔的广场。米娜想到什么，说：“你等一下，我去买两根冰棍。”说着，便跑向那个卖冰棍的小推车，老太太抬起白帽下黑红的面孔问米

娜是要小豆冰棍还是奶油冰棍时，看着米娜的眼睛露出一丝惊骇。她的目光在米娜的脸上打量地停留了瞬间，这给了米娜强烈的刺激。老太太的目光触痛了她脸上的伤痕，提醒了她破相的事实。她坚持着站在那里，看着老太太将小推车上面的白木箱打开，掀开里边的保温棉垫，抽出两根冰棍，一支奶油的一支桔子的，然后合上棉垫，盖上盖子，将冰棍递给了她。在递交冰棍收钱的过程中，老太太又很快地看了她的脸一眼，这一次倒没有那么多惊骇，却有着更明确的判断。米娜觉得老太太的目光像冰棍一样凉，她扭身拿着冰棍往回走时情绪黯然，好像在走向死亡的深渊。今天见面，卢铁汉对她脸上的伤痕始终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注意，这很安慰了她，她觉得起码在夜晚的灯光下她的相貌并没有让卢铁汉吃惊的地方，然而她现在知道了，那一定是卢铁汉有意不刺伤她。她在卢铁汉苍老、瘦削、黯然的无聊与寂寞中看到了一点让她感到慈祥的东西。

她走到卢铁汉面前，垂着眼问：“你要桔子的，还是要奶油的？”卢铁汉说：“都行。”

米娜将奶油冰棍递给了卢铁汉，两个人吃着冰棍，慢慢绕着纪念碑一圈又一圈走着。冰棍吃完了，米娜拿过卢铁汉手中的小木棍，跑了两步扔到垃圾箱里，用手绢擦了擦嘴。她看

见卢铁汉在那里有些尴尬地用手背擦了擦嘴唇，便问：“没带手绢？”卢铁汉按了按裤兜，摇了摇头。米娜犹豫了一下，将手绢递过去，说：“你擦一下吧。不过我已经擦过汗，不太干净了。”卢铁汉看了她一眼，接过去，用手绢在嘴四周轻轻按了按，又略微擦了擦手，便还给米娜。两个人又慢慢走起来。米娜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将手绢重新折叠了一下，将潮湿的部分折到里面。在折叠的过程中，她似乎闻到了手绢上卢铁汉那浓重的烟味。她将手绢握到手心，转头看了看卢铁汉，说：“你现在是不是抽烟比过去更多了？”卢铁汉点了点头，说：“是。”

两人又走了一阵，米娜说：“太晚了，我该走了。”两人面对面站住了。卢铁汉点点头，

说：“以后有时间再见吧。”米娜说：“好。”又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卢铁汉很慈

祥地看了她一眼，说道：“你脸上的伤痕基本上看不见了。”米娜垂下眼，她知道这是安慰。

卢铁汉又说：“我认识一个最好的皮肤科大夫，协和医院的，你可以再找找他，他可能会帮助你。”他告知了对方的姓名、电话及地址。米娜感情复杂地站在那里，她记住了有关这个医生的一切。

卢铁汉比她高一头地立在面前，好一会儿，才伸手抚摸了一下米娜的头顶，又沿着后脑勺轻轻抚摸下来，大手落在她的脊背上，隔着薄薄的夏衣，她觉出了那只大手的重量、热度和粗糙。那只大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脊背，表示了一点嘱托和爱护。米娜直到这时才领会了对方对自己的全部情谊，她低下头，用头在卢铁汉的胸前轻轻蹭了蹭，停顿了一会儿，仰起已经泪流满面的脸看了卢铁汉一眼，便和他分手了。

第五十三章

卢小龙站在“洪都七号”江轮的最高层甲板上，看着船头劈开赣江水溯流而上，船的上下两层甲板上站满了手持长矛的北京红卫兵，他正率领着三四百人的“首都红卫兵赴赣联合调查团”由吉安去南昌参加江西省革命造反派的联合革命行动。1967年的夏天已然天下大乱，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陷入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的武斗之中，卢小龙也卷到了“天下大乱”之中。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学生造反派领袖几乎没有掌握丝毫实权。卢小龙在年初关键时刻领着沈丽到上海串连，回来后尤其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近百名市革委会委员中，挂了一个倒数第几的虚名，没有任何意义。学校的实权又都落到解放军宣传队的手里，他更是无事可干。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在军宣队的管制下渐渐名存实亡，当校园里每一班学生都由一个解放军领着整日坐在教室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时，学生革命造反的空间迅速收缩。几经犹豫，卢小龙给江青打了电话，他原想述说自己受压的感觉，及至电话通了，却变成了对江青的问候。倒是江青问了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便如实回答：没什么干的。江青对他说：现在全国范围内在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1967年是全面阶级斗争的一年，让他放开眼界，关心全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江青显得很忙，对卢小龙有些淡忘，

对卢小龙的电话也稍感意外，这有些刺伤了卢小龙，然而，江青百忙之中的三言两语口气还是和蔼的，这又给了卢小龙一丝安慰。这种安慰在电话打完之后被他不断重温着，以能克服一种深深的被遗弃感。他发誓不再给江青打电话，随即又说服自己，江青同志很忙，能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最大的关心了。

这种复杂的心理，最终酿成了新的“铤而走险”的行动。他不畏生命危险，带着卢小慧、鲁敏敏还有北清中学的一些学生杀向南方了。这次，他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为保卫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而战，多少有些悲愤和不顾死活的心情。很像一个儿子在受到父母冷淡、遗忘及屈辱后，不但不抱恨，反而用不惜牺牲生命的忠诚行为来证明自己对于父母的重要性。这一次，他希望自己再在中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们沿着京广线南下，先到湖北武汉干了一阵，又南下到湖南长沙干了一阵，最后从湖南株洲坐车向东来到他们大串连时来过的江西。这时的中国依然是“革”与“保”两条路线的斗争，各地的省、地、县党委早已在运动初期被冲垮，所有的保守势力都聚集在军区的庇护下，各省市差不多都形成了从上到下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面临争夺未来各级革命委员会政权的实质性斗争，两大派的斗争愈演愈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卢小龙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与当年大串连时一样，北京来的大中学生无论在北京是什么派，到了这里一律成了造反派，这件事让卢小龙觉得十分有趣。看着密密麻麻站在两层甲板上手拿长矛、头戴安全帽的红卫兵，卢小龙就觉出了武装与战争的含义。在江西，他再一次知道了自己名字的价值，正是凭着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组织能力，他把赴赣的所有大中学生结成了一个影响全省运动的势力。在北京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许在外省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得到，他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中又生出许多想象。

天空逐渐阴霾起来，两岸的田野、村庄、公路和一脉一脉小山缓缓掠过。船上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水手走过来告诉他：“这一带是保守派控制的地区，要多加注意。”卢小龙看了看浩浩荡荡的江水与两岸平静的田野说道：“没关系，我们在水上，他们在岸上，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再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南昌的行动。”这次，他们之所以不走陆路走水路，就是为了躲开保守派控制的地区。正在这时，远方江面上接连露出几艘船只，就像

整个江面发生倾斜一样，卢小龙及甲板上的很多红卫兵都有了危险的预感。远远地看不清那几艘船只的情况，更看不清船上的人，然而，从它们一艘接一艘气势汹汹驰来的样子，就让你想到这可能是敌人。大伙管一脸络腮胡的水手叫大刘，这时候说道：“是不是把大旗收起来，让大伙躲到船舱里？”卢小龙看了一眼在甲板上飘扬的“首都红卫兵赴赣联合调查团”的大旗，又看了一眼上下甲板上立满的红卫兵，望了望与对面船只的距离说道：“不用。”他知道，时间已来不及这样做了。没多一会儿，一共四艘船迎面开了过来，这是四艘一样的铅灰色的运输船。船不大，每艘船上立着七八十个手持长矛、身穿蓝帆布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彪形大汉，有的人手里还拿着船上救火用的战戟一样长长的救火钩，有的人手里持着一丈多长的带矛尖又带钩的竹竿。当四只船相继迎面擦过时，这边船上全副武装的北京红卫兵与那边船上的彪形大汉们互相对视着，打量着。

看到这四艘船没有迎面摆开阻挡的阵势，而是一艘一艘擦过，卢小龙一瞬间掠过一个侥幸的念头：他们大概不是冲“首都红卫兵赴赣联合调查团”来的，然而，他随即就看到这四艘船在“洪都七号”的船尾绕了一个弯，掉过船头，左右各两只与他们并行着将他们包围了。全船的红卫兵不用动员，全都端起了长矛，许多红卫兵从甲板上堆放的煤堆中抓起了一块块煤块，一些勇敢善战的男生大声呼喊着、布置着。卢小龙没有下任何命令，上下两层甲板经过一阵汹汹嚷嚷的跑动，已经形成了战斗的准备。所有的长矛、救火钩、长竹竿都调到了一层甲板的船头、船尾与两舷。男生在前，女生在后，上层甲板运上来大量的煤块，四边的人都双手拿着煤块摆好了投掷的架势。

卢小慧和鲁敏敏戴着安全帽、双手拿着煤块跟在卢小龙身边，卢小慧问：“你不指挥一下大家？”卢小龙打量了一下两边包围的船只，摇了摇头。鲁敏敏一张微黑秀气的面孔在斗笠下微微涨红，她看着卢小龙问：“打得起来吗？”声音中既有着迎接战斗的激动，也有一丝害怕与紧张。卢小龙瞄了一眼两边的船只，双方正在虎视眈眈地对峙着，他说：“估计得打起来。”卢小慧睁着一双很大很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说：“是得做好最坏的准备。”卢小龙点头。他走到驾驶室，船长正在掌着舵镇静地看着前方。他问船长：“咱们有可能开快

点，甩开他们吗？”船长摇摇头，说：“他们船速都比咱们快，我们现在已经是最高速度了。”

卢小龙又回到甲板上，看见两边的船只只是左右夹着并行，并没有任何举动。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就这样护送他们去南昌？船上的红卫兵都紧张地端着长矛拿着煤块，引而不发。他们遵循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

当这只混合船队驰到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段时，对方开始行动了，一片气势汹汹的喊声让北京红卫兵乘坐的“洪都七号”靠岸。卢小龙这时也便随着水手大刘的手指，看见两岸出现了举着扁担棍棒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沿着江岸漫动着，嚷着，像是草原上的万马奔腾。看来，这是保守派精心策划的行动。“洪都七号”自然是毫不理睬，全速前进。四只铅灰色的船开始了攻击，像是四只凶狂灵敏的灰狼进攻一个行动不便的大肥猪一样。猪仗着自己个大体重，哼哧哼哧照直往前行进，四只灰狼轮番上来撕咬，长矛与长矛拼刺，救火钩与救火钩拼刺，一两丈长的竹杆也都带着矛尖铁钩戳向对方。“洪都七号”没有任何机动的权利，它只是坚持不懈地朝前开着，抵挡着前后左右的轮番进攻。船上的煤堆给了红卫兵很大的帮助，黑色的煤块闪着亮射向灰船，打得那些手持长矛的彪形大汉躲闪不及。卢小龙也抓起煤块投入战斗，他现在惟一的原则就是，要比任何人更勇敢地作战。他很快看清了对方轮番进攻的意图是撞击“洪都七号”的船舷与船尾，想使这艘船失去行驶能力，于是，他指挥大家将火力更集中地对付那些最危险的冲撞，特别注意保护船尾，船舵是很脆弱的，一撞即毁。同时，他指挥投掷煤块的红卫兵除了攻击对方船头端着长矛的彪形大汉，也攻击对方的驾驶室。有两艘灰船的驾驶室玻璃被煤块击中、粉碎，多少打击了对方进攻的气焰。

大概是就要越过保守派控制的地区，两岸闹闹嚷嚷追赶的农民被越来越多地抛在后面，四艘灰船对“洪都七号”的冲撞急剧升级了。他们的船首甲板厚而尖利，每一次冲撞都给“洪都七号”猛烈的震动。听见红卫兵们发疯一样的叫嚷声，那是一次又一次的冲撞中有红卫兵掉入江中。“洪都七号”已经严重受伤，船身出现倾斜，四只灰船的冲撞更加疯狂，落水的红卫兵越来越多。现在，三艘灰船继续冲锋陷阵，一艘灰船在后面用带钩的竹竿捕

捞落水的红卫兵。看见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落入滔滔江水中，所有的首都红卫兵都杀红了眼。

卢小龙跑到驾驶室问船长：“这离开老保地区还有多远？”船长眯着眼望着前方回答：“还有几公里。”卢小龙问：“船能坚持吗？”船长说：“不知道。”正说话间，又一个冲撞造成

的强烈震动使船的倾斜更加剧了。卢小龙对船长说：“无论如何坚持下去。”船长微微点点头。

天空阴云越来越低，两边江岸上漫山遍野的农民已经渐渐看不见了。一艘灰船开到“洪都七号”前面，船尾站着一个人大声嚷道：“你们再不靠岸，我们就开枪了。”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只步枪。卢小龙站在驾驶室里看了一眼船长，船长也看了一眼他，继续掌着方向舵朝前开着。持枪的人向两边岸上望了望，又喊了一些话，见红卫兵的船只还在坚定不移地前进着，便举起了枪。一声枪响，将驾驶舱前面的玻璃击碎，船长被击中头部，倒在了方向舵旁。卢小龙上去扶船长，看见子弹从船长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脖颈穿出来，一片鲜血淋漓。船长抬手指了一个方向盘，便浑身一松，头和手都失了生命，落了下去。卢小龙赶紧扶住方向盘，一直在驾驶舱看船长驾驶，对方向盘也大致有了感觉，他把握着船的方向，一往无前地继续开着。对方又举起了枪，在对方开枪的一瞬间，卢小龙略微低了一下头。这一枪没有打中驾驶舱，却听到外面卢小慧的一声尖叫：“鲁敏敏！”他顾不得多想，继续把着方向舵，感觉着方向舵对船只方向的影响，调整和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又一声枪响，击中驾驶舱，又有玻璃破碎的声响，同时觉得左臂遭到一击。他扭头看了一下，左肩膀下一片鲜血。

船只越来越倾斜了，人在上边几乎站不稳了。大刘这时跑过来，叫了声：“船长！”发现船长已经死了，他连忙对卢小龙说：“往右打，靠岸，船要沉了。”卢小龙迅速将方向盘连续右打，船只一边倾斜着一边靠向右岸，在离岸还有一二十米的地方搁浅了。卢小龙冲出驾驶室，大声指挥道：“大学的男生、高中的男生留下来掩护，全部女生和全部初中学生撤退，跳水上岸。”还有些女生在发疯一样嚷着，不愿先撤退，卢小龙大声呵斥道：“谁不服从命令，谁就是叛徒！谁不服从命令，就是想耽误大家！”负责掩护的男同学都拿着长矛煤块集中到船头船尾及江心一面的船舷，三面对抗着四只船的包围。这边，全体女红卫兵受伤

的、没受伤的、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纷纷跳水，向岸边扑去。看到一多半人像饺子一样投入江中，又像落水的绵羊群一样爬上岸时，卢小龙又下命令：“中学的男同学撤退，大学的男同学掩护。”留在船上的一百多个男生都在嚷：“你们快走！”卢小龙急了，倒握起一根长矛，吼着戳打着眼前的人：“快上岸，不要当俘虏。”于是，大家将手中的煤块最后一次抛出，将长矛也像标枪一样投向敌船，然后跳下水扑向岸边。卢小龙与最后几十个人投出手中的长矛和石块，也都跳入江中，泅水上岸。

战斗时勇敢的军队，撤退时便溃不成军。几百个红卫兵男的搀着女的，好的扶着受伤的，混乱不堪地淌过一片泥泞的沙滩，向高堤上跑去。等他们登上高堤喘着气回头望去，那四艘灰船都离着江岸不远停住了，那些手持长矛的彪形大汉也都举着长矛涉水上岸了。对方是几百个手拿凶器的彪形大汉，这边是一群空手的男女学生，又抬着架着许多伤员，再跑也跑不动了。卢小龙看了一眼河堤上铺砌的石块，上去双手猛然扒起一块，举在手中说：“准备石头，在这儿死守！”于是，男女一齐上手，将这片比较疏松的石块都扒了起来。

有的将大石块摔成小石块，有的就双手一大块举在手中，面对着河堤的陡坡，准备与来犯的敌人决一死战。

彪形大汉们几乎全上了岸，有人正在指挥他们向这里包抄。红卫兵中有一个女生叫起来：“他们抓着我们的人了！”远远看去，一群彪形大汉正围着什么人，中间有一个短头发的女孩，肯定是北京学生。卢小龙听见身后又有一个人喊道：“那个被枪打伤的鲁敏敏还没过来呢，肯定被他们抓着了。”那边，一个女孩子尖利的声音在彪形大汉群中喊着：“你们滚开！”卢小龙眼一下红了，他挥臂喊了一声：“跟他们拼了！”就举着石头冲下堤岸，红卫

兵发疯一样举着石块喊着朝岸边冲去。这个声势一定很吓人，刚刚登岸准备追捕北京学生的彪形大汉队伍立刻有了犹豫和动摇，随着红卫兵越冲越近，他们开始退却，最后，竟然是仓惶地涉水上船了。

红卫兵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两个人，一个是卢小慧，她披头散发、衣裳零乱地站在那里，脚下躺着昏迷不醒的鲁敏敏，后脑勺一片血污，沙滩上也是一片鲜血。卢小慧满脸血痕地

看着卢小龙，眼里漾着泪花，她声嘶力竭地说：“你们也不管管我们就跑了。”卢小龙放下石头，蹲下身，双手将鲁敏敏平托起来。红卫兵纷纷举着大小石块冲到岸边，四艘灰船上的彪形大汉们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在船舷两侧密密地立着，双方就这样怒目而视。红卫兵的队伍高声叫骂着，对方的队伍冷冷地沉默着。天下开了大雨，很快，赣江和岸边的田野都被烟雨茫茫笼罩。雨越下越大，红卫兵们也喊累了，就这样气呼呼地与四艘灰船对峙着。又过了一会儿，四艘灰船开动了，顺水向吉安方向急驰而去，消失在茫茫烟雨中。

接着，白茫茫的江面上隐约看到几艘快艇闪着红灯从南昌方向开来，急速地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比较密集的枪声。这次闻名全国的“赣江大惨案”失踪的首都红卫兵共60人；随后，南昌方面来的造反派武装快艇带着机枪将四艘灰船上的保守派打死十多人，剩下连船带人全部俘虏。

第五十四章

每天清晨，当母亲扛着铁锹去参加劳改时，李黛玉不再送她。半年前，她在马胜利的催促下，在北清大学贴出了声明，与母亲划清界线。现在，母亲去参加劳改，她再不接送，母亲回到家里，她也再不称她“妈妈”。母女俩就像两个毫无关系的人在一起吃住而已。

李黛玉站在窗前，看着穿着褐色开身毛衣的母亲扛着铁锹往院门口走，将近一年的劳动改造，母亲已经获得了每日把铁锹扛回家的资格，每天早晨可以直奔劳动地点，省去了到牛棚集中的科目。她的阴阳头在一年时间早已削长就短，重新长成了均匀的花白短发，身体似乎也比过去结实了一点。她走出院门，站在那里招呼着，那边院子里便走出一个扛着铁锹的老太太，那是生物系的一个老教授，一头白发，一张布满核桃纹的瘦脸，两个人凑到一起，一同去劳动改造。母亲还转过身仰起那张浮肿多皱的脸往这边楼上张望了一下，目光从李黛玉站的窗口扫过，好像在眺望一个陌生的地方，目光直愣愣的没有任何内容。然后，便和生物系的老教授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说话的样子想必又是过去那种唠唠叨叨。

夏去秋来，清晨，外面亮屋里黑，望着母亲逐渐消失的背影，李黛玉左手抱着右肘，用右手的手背轻轻托着下巴，在亮暗交界的窗前目光朦胧地呆站了一会儿，然后，抖了抖头发，清醒了自己，开始洗脸刷牙。她还特别将自己的小屋收拾整洁，将床上的枕头被子整整齐齐摞在一起。最初，是被子在下面枕头在上面，想了想，又将枕头放在下面被子放在上面。又想了想，将它们分开，枕头还放在床头，被子方方正正放在床脚。又看了看，将被子扭转成45度，斜放在床脚。这样站在自己的小床前，感到十分的妥贴。床头的写字台上台灯亮着，粉红的灯罩下，一派暖色的灯光照在床上。枕巾上两只熊猫正在娇憨地戏耍，床单是浅豆绿色的，上面有红蓝黄长条纹，在台灯光的照耀下暖暖地迎接着什么。枕头与被子像两脉小山，环抱着一片秋草茂盛的田野，造就了充满诱人气氛的好风景。她把台灯关了，房间里一片清晨的昏暗，窗外一片冷清的明亮。她又把台灯打开，眼前只有一床暖意，房间里的黑暗及窗外的明亮都淡薄了。她开灯关灯反复了几次，突然想到时间，看了看写字台上的闹钟，已经是七点半，便立刻脚步匆匆地来到母亲卧房的阳台上，朝楼下院门口和更遥远的方向张望。

在经过母亲的卧室时，她看到了母亲一人独睡的双人床上被褥的零乱，闻到了屋里一股捂了一夜的污浊气味。看看远处的路上没有出现来人，她想了一下，进了阳台门，来到母亲的卧房里，伸手整理起床上的被褥，一边整理一边不时隔着阳台的纱窗门朝外张望着。当她叠被时，被子一抖开，就浓浓地腾起母亲身体的气味，那气味也像母亲的面孔一样，浮浮肿肿地飘荡在空间。她迅速将被子叠好，将褥子铺平，床单拉整，枕头拍松理好，然后在清晨的晦暗中打量着贴墙而放的双人床。父亲已经离世一年，床上主要是母亲的气味，也残存着父亲的一丝气息。这被子、床单、褥子及枕头都是父亲在世时的旧东西，多年的浸濡留下了父亲的遗味。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睡双人床，被子收起了一条，枕头还是两个，每天晚上还像过去父亲在世时那样两个枕头并排放着，母亲说，这样睡她习惯。李黛玉将两个枕头摞在一起，成45度放在双人床的左前方，被子呈45度放在双人床的右前方，枕头和被子成八字形环抱着一方风水，像是昏暗寂寞的山林，又像是古代的陵园墓地。父母的卧室里有股沉闷而又陈旧的气味，这气味让李黛玉感到窒闷压抑，又感到血缘

相连的亲近。这里被褥的味道，家具的味道，墙角堆放的什物的味道，床底下各种布鞋皮鞋的味道，墙壁的味道，都在述说她这个生命的由来和成长。

她突然听到院子里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赶紧扑到阳台门口，马胜利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左右张望着从小院门口大步走向楼门口。她立刻跑出父母的卧室，来到家门口，将碰锁轻轻拧开。听到马胜利放轻着沉重的脚步，一步几个楼梯很轻捷地上到二楼。她没等对方敲门就将门拉开了，马胜利闪了进来，随手将门在身后轻轻关上、锁好。两人互相看了一下，马胜利板着一张长大的面孔，用宽阔的身体将李黛玉随随便便挤到墙上，压着她，用手捏了捏她的脸，像是履行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样问道：“欢迎我来吗？”李黛玉眨着眼没说什么。马胜利又捏着李黛玉脸上的皮肉，揪起来晃着问：“不愿意回答？”李黛玉伸手去捂自己的脸，说：“你把我揪疼了。”马胜利又用力揪了一下，松开手说道：“我想揪就揪，这是我的权利。”说着，便放开了李黛玉。

自从半年前的冬天，在北清东校荷塘旁看到卢小龙手拉手领着一个初中女学生说笑并同时遇到马胜利后，李黛玉很快就和马胜利到了一起。现在，这个家成了她和马胜利不时幽会的地方。马胜利问：“老家伙走了？”李黛玉点点头。马胜利背着手溜溜达达沿着走廊走到顶头，迎面是厕所，他拉开门看了一下，关上，又向右看了看，是厨房，向左看了看，是李黛玉父亲原来的书房。他走到厨房里看了看，李黛玉跟了过来，马胜利依然背着手，看了看黑污晦暗的厨房内的煤气灶、碗橱、水龙头、案台和蒙着油污的窗户。李黛玉问：“你还没吃早饭？给你下点挂面吧。”马胜利摇了摇头，背着手出了厨房，溜溜达达进到书房里，他看了看空空如也的书柜，蒙着一层薄薄尘土的写字台及身旁的一对软椅。李黛玉问：“你想在这里说话？”马胜利手中握着一卷纸，抬手一指书柜中央陈列的李黛玉父亲李浩然的骨灰盒，说：“我可不愿意坐在这骨灰盒下。”李黛玉看了一眼书柜上父亲的骨灰盒，那上边依然罩着一块黑纱，骨灰盒后面立着一张印着青山的风景明信片，骨灰盒前立了一个小镜框，那是父亲的遗像。李黛玉没有说话，她一瞬间想到的是，她还不能为了马胜利将父亲的骨灰盒去除。

马胜利背着手，巡视地来到与书房相挨的套间里。外间是餐厅，现在只有一张饭桌几

个凳子简单明了地放在中央。马胜利又进了里间屋，那是李黛玉母亲茹珍的卧室。他站在门口扫描了一下，又扭头看了看门背后，然后看着床那边的阳台门说道：“你去阳台上看一看，

今天天气怎么样？”李黛玉从马胜利身边擦过，走过双人床的床边，来到阳台门口，推开玻璃门，在阳台上张望了一下，又进到屋里对马胜利说：“有点阴天。”马胜利简单地扫描了一下卧室，便退出房门，来到走廊上。他又察看了一眼锁好的大门，就推开与套间外间房门相对的李黛玉的房门，李黛玉跟着他一同进了屋。马胜利将整个房间上下扫描了一下，目

光才落到被台灯照亮的温暖的小床上，他说：“怎么还开着灯？”李黛玉说：“屋里暗。”马

胜利看了看窗户对面的楼房，说：“屋里开灯，外面就能看见。”李黛玉上去拧灭了台灯，马胜利一把将李黛玉抱在怀里。李黛玉照例是稍微用力地推着、挣扎着，然而，今天让她失望的是，马胜利也随即松了手，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坐下了。李黛玉看了看他，也在床上坐下了。

马胜利将手中那卷纸递给李黛玉，说：“你看看这个。”李黛玉接过来打开，是一张八开大小、白纸蓝油墨的传单，左上角划着一个大爆炸的醒目图形，大标题是：“赣江大惨案，

卢小龙等300多红卫兵英勇牺牲”。李黛玉的眉毛跳了一下，马胜利目光阴沉地盯视着她，

问：“你看着怎么样啊？”她顶着马胜利的目光将传单看完了，一时间情绪有些复杂。正是卢小龙的刺激，使她决心跟了马胜利。也正是卢小龙的刺激，使她一心一意跟着马胜利。

几个月来，她关心马胜利的一切，力所能及地帮助马胜利做各种事情，她希望马胜利成为最了不起的革命造反派，她愿意为马胜利牺牲一切，包括提供一个女孩能够提供的感情。

她在床上将自己做了奉献。当马胜利粗黑宽阔的身体向她压下来时，她一边推挡着一边承受着，在胆战心惊的、撕裂般的疼痛中掀过了自己处女的一页。当马胜利气喘吁吁地在她身体上动作时，她一边哼哼叽叽扭动着身体承受着，一边陷入若有所思的恍惚。当马胜利停住身体，看着她问：“你想什么呢？”她便将斜视天花板的目光收回来，看看马胜利说：

“我想你呢。”马胜利阴沉怀疑地盯了她一会儿，便一下放落全身体重，压在她纤瘦的身体上，猛烈地做她、掐她、揉她。她用尽全力挣扎着，推脱着，直到狂风暴雨结束。

无论如何，卢小龙对她自尊心的伤害是她增强对马胜利感情的一个刺激。现在，卢小龙死了，她与马胜利的关系已成事实，不会改变，却似乎一下显得黯然，失去激情了。卢小龙死了，他对他的怨恨便没有了，剩下的自然是一点若有若无的回忆与同情。“你到底觉得怎样啊？”马胜利审视的目光愈发阴沉。李黛玉将传单放到桌上，说：“不怎么样，和我没关系。”马胜利打量着她，问：“真的没关系吗？”李黛玉把传单一下合起来，说：“他本

来就和我没关系。他自己要找死，那是他活该。反正人都要死的，早死晚不死。”马胜利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要是我告诉你和这不同的消息呢？”李黛玉问：“谁的消息？”马

胜利说：“还是有关卢小龙的消息。”李黛玉说：“都和我没关系。”马胜利又看了看她，垂

下目光想了一下，将传单打开看了一眼，便叠起来放到桌上，拍了拍说道：“可惜，这是已经过时的消息。”李黛玉不解其意地看着他，马胜利又拍了一下传单慨叹道：“这是上个月的传单了。这几天我才知道卢小龙还活着。”李黛玉疑惑地看着马胜利，问：“这是造谣吗？”

马胜利说：“也不是造谣，文化大革命好多消息还不是越传越走样。赣江惨案是死了几十个北京学生，卢小龙也在船上，可他没死，他回来了。”

李黛玉看着马胜利，马胜利也抬眼看了一下李黛玉，然后目光盯着眼前，像是回忆深仇大恨的往事一样说道：“你知道那个鲁敏敏吗？”李黛玉看着他，她知道鲁敏敏就是自己上次在北清东校荷塘边遇到的与卢小龙手拉手的女孩。马胜利目光一动不动地接着说道：

“她也跟卢小龙在一条船上，挨了一枪，没打死，不过听说打傻了。前两天卢小龙护送她回北京，一直把她送到栗子胡同一号。”李黛玉看着马胜利，小心地问了一句：“你碰见了？”

马胜利脸色阴沉地点了点头，那天他正好回家，看见卢小龙与几个男女学生搀挽着头部还

绑着纱布的鲁敏敏进到栗子胡同一号内院。鲁敏敏勉强能走路，一张面孔全变了，那双眼睛傻傻呆呆地，好像对世界失去了反应。李黛玉垂下眼，她立刻觉出自己的情绪又发生了变

化。对卢小龙的同情是不需要的了，对马胜利却有了比刚才多一点的关心和温情，她说：

“咱们别说卢小龙了，他和咱们没关系。”

马胜利看着她，她也看着马胜利，就这样对视了一会儿，马胜利阴沉凶狠的目光变得平和了一些，他拍了拍桌子说道：“我打心眼里就特别恨卢小龙这个人。”李黛玉看着他，转移话题地问道：“你还恨谁？”他站起来一挥手说道：“还恨的就是呼昌盛。”然后，双手

插到上衣口袋里，在屋子里踏着很重的脚步来回走了几步，站住说道：“这些人都老子天下第一，自以为了不起。哪天落到老子手里，一定整得他们死去活来。”李黛玉看着马胜利，十分理解他的愤慨。马胜利俯瞰着李黛玉问：“你一心一意跟我吗？”李黛玉垂下眼，双手抚摸着床单，她现在已经多少知道一点如何治这个凶神恶煞了。果然，她的沉默不语使得马胜利也多少觉出自己的粗暴无理来，他用脚勾住椅子腿，将椅子往李黛玉面前拉了一点，坐下，摊着手向李黛玉说道：“呼昌盛是什么东西，卢小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卢小龙

流氓一个，把鲁敏敏这样的初中生搞了，还不知搞了多少。”李黛玉两手撑着床边，垂着眼面无表情地听着，她在等待马胜利自己发泄完。马胜利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我最近才掌握情况，卢小龙还和大军阀沈昊的女儿搞着。”李黛玉很快抬了一下眼，瞟了一下马胜利，

又垂下眼。马胜利挥着手说道：“我还掌握情况，知道卢小龙参加过反林彪的反革命行动。”

李黛玉有些吃惊地略抬了一下眼，马胜利面对面离她很近地说道：“哪天卢小龙落到我手里，

我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对李黛玉说：“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整呼昌盛的材料，以后我还要成立一个卢小龙的专案组，专门整他的材料。”李黛玉显得漫不经心地说道：“卢小龙又不是你们北清大学的。”马胜利说：“他是全国性人物啊，谁都可以整。

他要是反革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揭发他。你是不是反对整他呀！”李黛玉冷笑一声，说：

“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管？”马胜利看着她问，“那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李黛玉说：“我不过是关心你。不管你做什么事，只要你做得对，做成功

了，我都支持。”说着，李黛玉似乎是带气地往后坐了坐，马胜利一下有些讪讪地笑了：“行

了，算我言之无理。”李黛玉双手叉在腰上，扭过头眼睛看着别处，继续夸大自己对马胜利的不满。马胜利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行了，行了。”李黛玉摇着头甩开他的手，她现在越来越掌握支配他的方法了。马胜利却一下将她搂抱起来，贴在自己身上，李黛玉将双手挡在胸前，同时侧转头做躲避状。

马胜利此刻觉得怀中的姑娘真如仙子一般可爱，他百般温存地亲吻她，李黛玉躲着不让他亲吻嘴唇，他便亲她的头发、脸颊和耳朵。李黛玉双手捶着他说道：“你想把我的耳朵震聋啊？”马胜利便全身起了冲动，将李黛玉紧紧箍着放倒在床上，压了上去。李黛玉显得十分生气地推着他，说：“你放开我。”马胜利说：“我就不放开你。”说着，就开始发疯

地解李黛玉的衣服。李黛玉踢着双脚说道：“你脏不脏啊，都穿着鞋呢。”马胜利蹬掉自己的鞋，又蹬掉李黛玉的鞋，将李黛玉的身体在床上摆正，然后，扭开李黛玉抵挡的双手，三下两下就解开了她的外衣，又三下两下脱下了李黛玉的毛衣，露出了衬衫，又解开了李黛玉衬衫的扣子，露出了汗衫。他撩起汗衫，双手抓住李黛玉的乳房，一边搓揉着，一边亲吻着。李黛玉身体扭动着，马胜利又三下两下扒去李黛玉的外裤、棉毛裤。他跪在床上，双膝夹住李黛玉的身体，同时几下就脱光了自己的上衣，威武雄壮地解开皮带，开始脱裤子。

李黛玉仰望着黑塔一样的马胜利，闻着扑面而来的熏鼻的狐臭，嗔责地问道：“你这两天洗澡了没有？”马胜利双手搓了搓自己发达的胸肌，说：“我现在每次见你前都洗澡。”看着马胜利跪在那里脱裤子，李黛玉便闭上眼，等待着往下要发生的一切。她嫌恶马胜利的腋臭，又知道不能刺激马胜利在这点上的自尊心，甚至觉得马胜利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狐臭有多难闻，她便经常对马胜利说，她从小喜欢干净，从小喜欢经常洗澡换内衣的男同学，说得马胜利最后表了态：“为了让你满意，我以后只要见你，就先洗澡换内衣。”李黛玉满意了，自己用这个巧妙的方法，减少了马胜利的狐臭给她带来的恶心。她更满意的是，

自己善于制服这个凶神恶煞一样的造反派头头了。

当马胜利铁塔一样的身体又一次压下来时，她一边用双手挡在胸前，紧张起全身的肉准备承受那强大的重量与刺激，一边又目光朦胧地想起什么。马胜利一边激动地喘着气，

探索地进入着，一边凶狠地问：“你想什么呢？”李黛玉说，“我没想什么，我怕你弄疼我。”

其实，她想到的是一些美女驯服凶恶魔鬼的民间故事。她今天才明白这些民间故事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凶恶的魔鬼是不存在的；而像魔鬼一样凶恶的男人是存在的。

第五十五章

隔了几个月，又来到西苑沈丽家的小洋楼门口，卢小龙有些激动。推开门进入沈丽家，正赶上夜晚停电，一层的客厅里点着两只蜡烛，沈昊和妻子杜蓉正在不高兴地讲着什么。

看到卢小龙突然出现，沈昊睁大了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杜蓉也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沈昊大声说道：“卢小龙，你还活着？”卢小龙敦厚拘谨地笑了笑，说：“还活着。”他对沈

昊这个反应并不意外。在南方冲杀了几个月回到北京后，不少人以为他已经在“赣江大惨

案”中死了。沈昊一拍太师椅的扶手站了起来，挥着手说道：“唉，这就胡来了，那些传单大字报消息一点都不可靠哇，这太不像话了。我前几天还看到一张传单，说你死在江西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一跛一跛地走到旁边一个红木柜子上翻寻着，杜蓉坐在那里织着毛衣，这时瞥了丈夫一眼，说：“人已经回来了，你还去管什么传单呀？”沈昊回过身，抖着双手对卢小龙说：“嗨，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为了加强幽默感，又接着说道：“真以为你卢小龙为

国捐躯了呢。”卢小龙笑了笑，说：“这次还没轮上。”

卢小龙自然是关心沈丽的情况，然而，他首先要表现对沈昊夫妇的尊重，他笑着说：

“我一进门，就听见您在高谈阔论。”杜蓉像弥勒佛一样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一边织着

毛衣一边瞟了丈夫一眼，说：“他正想不开呢。”卢小龙笑着问：“沈老有什么想不开的？”

沈昊连连摇头摆手叹气：“唉，不谈了。”杜蓉说：“小龙又不是外人，你谈谈，也就不闷了。”沈昊说：“是我自己不自量力。”卢小龙问：“怎么了？”沈昊说：“几个月前，我给

毛主席写了封信，意思是不要打倒刘少奇，无非是讲了一番我的建议。后来，毛主席给我回了封信，还寄来了刘少奇的材料，让我看完退还。嗨！”沈昊摆着手说：“我真是多此一举，搞得没有意思。”卢小龙立刻明白了几分，笑着说道：“沈老关心天下大事，尽了心就行了。”杜蓉揶揄地说道：“他还不是觉得自己没面子？”沈昊又连连摆着手，说：“我还要什么面子？我不过是犯了迂腐和不明事理的错误。”看到杜蓉又要说他，他摆着手说道：“小龙，这个咱们以后再谈，你先去看看丽丽吧，”他指着楼上，“她在三楼自己的房间里。”

卢小龙还想做点礼貌的过渡，沈昊连连摆手，说：“快去。丽丽可为你的事难过一些天了，快去吧。”

卢小龙借着门厅里昏黄的烛光上了楼梯。一拐过弯，他就一步四五级急速而又轻盈地一口气蹿到三楼，一片黑暗中推开了沈丽的卧室。靠窗的写字台上立着两支红蜡烛，沈丽正坐在那里看着什么。听到开门声，她转过脸来，卢小龙将房门在背后掩上，靠门站住了。一支蜡烛从沈丽的身后照过来，一支蜡烛在沈丽的身前跳跃着，沈丽的头发和面孔都披着金黄朦胧的光亮，她的眼睛惊愕地睁大着，屋里的空气十分宁静，只有烛光在空气中梦一般晃动着。

沈丽终于看清了、也确认了眼前的事实，她从桌前慢慢站了起来，似乎想一下扑过来，却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在烛光的照耀下，他们互相用目光对视着，两个人一步步向对方走近。沈丽穿着一件很厚的白色棉绒睡袍，穿着拖鞋，披着头发，静静地站在了卢小龙的面前，烛光在她背后辉映过来，她的脸显得十分柔和宁静，眼泪像沉默的星星一颗一颗挂下来。卢小龙敦厚地、也是安慰地笑了一下，说：“我没有死，我还好好活着。”沈丽一下转过头，将脸贴在卢小龙的肩膀上，卢小龙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圣洁地搂住了她。沈丽趴在他肩头哭了起来，卢小龙又稍稍用力地搂抱住她。沈丽修长而暖热的身体抖动着，这种

抖动传导到卢小龙的身上，形成生命的撞击。他越来越紧地将沈丽搂抱住，越抖动越抱得紧，越抱得紧越直接感受到抖动，他要将两个人的生命完全化在一起。

他捧起沈丽的脸轻轻地吻她，沈丽闭着眼把嘴唇给他。他吻着她，搂抱着她，真正体会到全身心要进入对方身体的冲动。这种冲动的搂抱与亲吻将沈丽弄得有点喘不上气来，她轻轻做了一个推挡的动作，卢小龙便放松了一些自己的双手。沈丽又把脸埋在他的肩上，贴着他的身体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仰起脸，用手摸着卢小龙的脸颊，看着他说：“你还

真命大，活着回来了。”卢小龙又吻了她一下，说：“我要是这么就死了，不是太冤了吗？”

沈丽抖掉脸上的泪水，笑着说：“为什么？”卢小龙迎视着沈丽，说：“我还没有你怎么着呢，就死了，那不是太冤了？”沈丽用头撞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那就让你冤死。”两人都笑了。卢小龙搂着沈丽吻着她，与她一起走到写字台旁，挨着跳动的烛光面对面坐下了。

卢小龙凝视着被烛光照亮的沈丽，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穿这身睡衣真漂亮。”沈丽一笑，说：“当然比跟你一起去上海大串连时穿一身灰皮漂亮。”卢小龙说：“你穿那身衣服

也不难看，你穿什么都好看。”沈丽瞟了卢小龙一眼，说：“看你，倒挺有欣赏能力的。”两

人又隔着烛光相对静静地凝视了好一会儿。沈丽看着卢小龙身上的一身灰布衣服问：“你里边穿的什么？”卢小龙说：“上边是毛衣，下边是一条棉毛裤。”沈丽说：“你把外衣外裤都

脱了吧。”卢小龙说：“那像什么？让你爸爸妈妈上来看，岂不是太狼狈了？”沈丽笑着瞄了他一眼，说：“没关系。你穿这身外衣，我不让你抱我。你没看我穿着睡衣呢，内外有别。”卢小龙挠了挠头，站起来把外衣脱了，挂在一个空椅背上，又犹豫了一下，把外裤也

脱了，搭在了椅背上。沈丽拿过一双拖鞋，说：“把你的臭球鞋也脱了，穿上这个。”卢小龙穿了拖鞋，上下看了看自己，上身是一件深蓝色的毛衣，下身是一件砖红色的棉毛裤，有点不伦不类。沈丽看了他一下，说：“别不好意思。我今天对你有特殊待遇。”卢小龙笑了，

他自然知道这里的亲密含义，他说：“我领情，只是觉得这样子有点不自在。”沈丽又瞄了

他一眼，看着他那条膝盖处有破洞的棉毛裤，也止不住笑了，她问：“你这身衣服干净吗？”

卢小龙说：“那绝对没问题。我回北京后，里外洗了个遍，换了个遍，要见你，更得干净整齐了才敢来。”

沈丽拉开衣柜，拿出一件浅蓝色的棉绒睡袍递给卢小龙，说：“你套上这件衣服吧，这样就体面了。”卢小龙接过睡袍，很舒服地穿上了。他抖了抖睡袍，在梳妆台前的镜子前照了照，调皮地挤了挤眼，说：“今天这待遇确实格外隆重，有点受宠若惊啊。”沈丽说：“那

当然。卧室本来就不能让人随便进，睡衣更不能让任何人穿。”卢小龙笑着揶揄道：“我知道你的理论，卧室是身体的一部分，睡衣肯定更是身体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今天是完完全全进入你的身体中了。”沈丽隔着烛光瞄着他说：“真不该让你活着回来。”卢小龙在沈丽面

前坐下了，静静地看着她说：“我真的想了。”沈丽问：“想什么？”卢小龙回答：“想要你。”

沈丽垂下眼想着什么，又抬起眼看着卢小龙，卢小龙也看着她，两支红蜡烛在他们身旁燃烧、跳跃、照耀，听见烛苗燃烧的轻微爆响。卢小龙目光炯炯地看着沈丽，说：“答应我吧。”

沈丽不说话。卢小龙说：“我这次大难以后想，真要是这样死了，就太冤了。”沈丽凝视着他，说：“你不是没死吗？”卢小龙说：“那我以后要是死了，还是太冤了。”沈丽说：“答

应你，你就不冤了？”卢小龙说：“是。”沈丽凝视了他一会儿，说：“可是，如果你真的死

了，我就不冤了吗？”卢小龙想了想，说：“那我不死。”沈丽握住卢小龙放在桌上的手，

轻轻捏着，说：“你真的不要死，不要再做太玩命的事。”卢小龙翻过手来，捏住沈丽的手，

两只手互相揉搓着，他问：“是你要求我这样吗？”沈丽想了一下，说：“就算是吧。”卢小

龙说：“那我就尽量照办。”

两个人的手相互温柔地揉捏着，卢小龙凝视着沈丽，沈丽却目光恍惚地想着挺遥远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说：“听说你死了，我真的挺难过的。”卢小龙问：“真的？”沈丽诚恳地点点头，眼睛在烛光下已然又潮湿了，她的手还和卢小龙的手在桌上互相捏着，脸

趴在了自己的手臂上，说：“还记得崇明岛最后一个夜晚咱俩说话的情景吗？”卢小龙点点头。沈丽目光朦胧地说道：“那差不多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了。”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还有那天在上海见过王洪文后，晚上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两人挤在小屋的地板上睡觉，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回忆了。还有那次在北京航空学院参加秘密会议，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我靠着你睡着了，朦胧觉着我的身体往下滑，你把我抱住了，靠着，那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回忆。”沈丽目光朦胧地说着，眼里不断渗出新的眼泪，她的手还与卢小龙的手互相握着、捏着，在寂静的烛光笼罩的夜晚中补充着言语的表达。

沈丽说：“你真是挺好的。你对我也真是挺好的。”沈丽说着将他轻轻拉过来，两个人在烛光下很亲爱地吻了一下。现在，两个人的脸都趴在自己放在桌上的手上，离得近近地相互看着，蜡烛在他们脸旁燃烧着、照耀着，蜡烛燃烧的油烟味在空气中弥漫。一串红色的烛泪扑簌簌地沿着蜡烛流下来，落到桌面上，发出极柔软轻微的声音，然后，在蜡烛的根部凝冻成一个红色的花瓣。沈丽吻了吻卢小龙的脸颊，轻声说道：“你真是对我挺好的。”

卢小龙说：“还有待提高。”沈丽说：“为了陪我去串连，还耽误了自己的政治事业。”卢小

龙连忙摇着头，说：“那算什么，我不在乎。”沈丽看着卢小龙，说：“你觉得你对我好吗？”

卢小龙说：“当然好。”沈丽问：“你觉得好在哪里？”卢小龙说：“好在真正喜欢你。”沈

丽闭上眼笑了一下，卢小龙突然想起什么，说道：“我还给你画了一张像呢。”沈丽问：“在

哪儿？”卢小龙说：“我带来了。”沈丽说：“给我看一看。”

两个人都坐了起来，卢小龙从挂在椅背上的帆布书包里拿出一本《红旗》杂志，打开，从里边抽出一张画纸，画面上的沈丽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双手抱在身前。沈丽拿过来看着，笑着说：“画得还真像。你画的是我什么时候的样子？”卢小龙说：“就是第一次抄你家时见到你的样子。”沈丽说：“你什么时候画的？”卢小龙说：“在江西画的。”沈丽问：

“为什么？”卢小龙说：“太想你了。”沈丽又看了看画像，然后看了看卢小龙，说：“你还真有点绘画天才呢。”画面上的沈丽洋溢着一股让她自己也很赞叹的动人生气。卢小龙说：“我有时想，要是搞不成政治了，我以后就搞艺术。”沈丽问：“你经常画画吗？”卢小

龙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只画过两幅，都是画的人物。”沈丽问：“另一幅画的是谁，也

是女性吗？”卢小龙点了点头，说：“是。”沈丽问：“是鲁敏敏？”卢小龙摇了摇头，说：

“不是。画的是江青。”沈丽看着他，不解地问：“你对江青特别感兴趣吗？”卢小龙想了一下，说：“我现在对她的感情比较复杂。”沈丽垂下眼沉默了一会儿，问：“鲁敏敏呢？”

卢小龙一时有些黯然，说：“她和我一起去江西了，在武斗中被打伤了脑袋，现在有点痴呆。”

沈丽问：“很严重吗？”卢小龙垂下眼，说：“她现在都不大认得出我。”卢小龙说到这里，

目光略有点呆滞。屋里很静。

两只红蜡烛在他们的脸侧跳跃。烛光照亮了房间，也将两个人的身影巨大地投射到房顶和墙壁上，微风透过纱窗轻轻吹进来，蜡烛的火苗抖动着，将一缕缕黑烟飘飘曳曳地送上去。这样安安静静地过了好一会儿，沈丽目光恍惚地想着什么挺重要的事情，她看着卢小龙，轻声说道：“你去把门插上好吗？”卢小龙看着沈丽，理解着这句稍有些突然的话语。

沈丽将胳膊肘放到桌上，用手撑着脸，在烛光很近的光照下看着卢小龙说：“去吧。”卢小龙站起身走到门口将房门轻轻插上了。

沈丽穿着睡衣在床上平躺下了，当卢小龙走过来时，她轻轻拍了拍床，让卢小龙在床边坐下。卢小龙挨着她的身体坐下，抓住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两手中抚摸着。两人都知道他们准备要做的事情了，然而，又都失去了刚才不曾准备好时的冲动，一时显得有些尴尬、局促和生疏。过了一会儿，沈丽用手轻轻将卢小龙拉向自己。当卢小龙俯下身去拥亲吻沈丽时，却远没有一见面沈丽在他怀中哭泣时那样充满爱情与激动，他甚至有些不舒服地想到，沈丽现在答应他了，是和刚才谈到鲁敏敏的话题有关，当沈丽勾着他的脖子和

他接吻时，让他想到她是为了在他的心目中抹去另一个女孩的印象。这一瞬间，他与沈丽的亲吻显得内容贫乏。

沈丽似乎也觉出了什么，她轻轻推开卢小龙，仰望着他。两个人相互凝视着，都在思索着。过了好一会儿，沈丽问：“你在想什么了？”卢小龙很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没有回答。沈丽追问着：“你想什么呢？”卢小龙摇了摇头。沈丽往里边躺了一下，说道：“你也躺一会儿吧。”卢小龙躺下了，两人仰看着烛光在天花板上的跳动，一缕缕细微的烛烟在烛光照亮的天花板下缭绕。沈丽转过身用手轻轻抚摸着卢小龙的肩膀，说：“你是不是想到鲁敏敏受伤难过了？没关系的，以后慢慢治疗，会好的。”卢小龙也觉出自己的表现有点莫名其妙，他搂住沈丽亲吻起来，希望由此进入爱情，而亲吻也便真的让他逐渐进入了爱情。女孩的美丽、芬芳、温柔及暖热很快激发起男人的冲动。沈丽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把蜡烛吹了吧。”

卢小龙从床上坐起身，去吹写字台上的蜡烛。因为距离较远，吹了两口没吹灭，蜡烛的火苗横飘摇曳。他有些恼了，沈丽现在让他吹蜡烛和刚才让他去插门，似乎都十分微妙地破坏了他的状态。他来不及思索这里的奥秘，只知道在这样的爱中，他不愿意扮演被安排的角色。他趿拉上拖鞋，站起来走到桌边，一挥手臂将两只红蜡烛都扫倒。听见蜡烛折断，摔落在写字台上的声音，烛光也熄灭了，借着窗外的星光，可以看见两缕黑烟在桌面上升起。沈丽问：“你这是做什么？”卢小龙走到床边，俯身一下抓住沈丽的臂膀说道：“你说呢？”

黑暗中，卢小龙觉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却使他进入了冲动的状态。他双手用力地抓着沈丽的臂膀，他的冲动通过手的震动传达到沈丽的身体上。沈丽也由生命深处起了冲动，当卢小龙开始压在沈丽身上、并有些粗暴地解着她的衣服时，两人都感到，他们原来想象的美好的生命交合此刻是在带点邪恶的冲动中开始的。卢小龙骑在沈丽身上，用有些粗暴的动作解脱着她的衣服，像是在宰割一个任他宰割的世界。沈丽仰望着直着上半身的卢小龙，觉得他高大、专制、压迫一切。当短瞬的准备阶段过去后，两个人开

始在并不十分和谐的状态中合作他们一生中首次做的事情。女的天生懂得更多，男的天生懂得更少。女的要引导男的，男的不甘接受女的引导。经过一番有些生疏的配合，男人女人要做的最大的事情终于开始了。

上帝的恩惠使得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好：男人很硬，女人很软；男人充满了主动，女人温顺地迎合。当生命的结合达到如火如荼的高潮时，卢小龙真正表现了男人在爱情疆场上的勇猛驰骋，沈丽也充分纵容和欣赏了卢小龙的勇猛驰骋。沈丽又像一开始见到卢小龙时那样激动地泪流满面，紧紧搂住卢小龙的脖子，卢小龙在狂喷怒射的宣泄中紧紧地搂住沈丽，不停地吻着她。爱情在此刻变得十分纯洁。